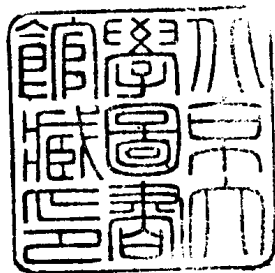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一四冊目次

牧齋初學集一百十卷目錄二卷(一)

〔清〕錢謙益撰
明崇禎瞿式耜刻本

.....

牧齋初學集一百十卷目錄二卷（一）

〔清〕錢謙益撰

明崇禎瞿式耜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牧齋先生初學集序

歲癸未冬海虞瞿稼軒刻其師牧齋先生初學集一百卷既成先是先生再寓書於余寄示近所著藹言及高陽行狀屬余序其文甚切而余方退讓未遑蓋先生身雖退處其文章爲海內所推服崇尚翕然如泰山北斗雖鷄林蛋戶有能知愛之者顧欲俾鄉里窮僻衰耄之夫嗷然并其首有不諱而笑其妄且誕乎此余之所爲不敢也古人有言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先生之文惟先生自知之又曰人之相知貴相知

心以余相從之久相得之深而先生虛已下問晨夕不厭凡一詩之成一文之構無不嘖口抵掌祛形骸忘嫌忌所謂以仁心說以公心辯以虛心聽當其上下千古直舉李杜而下三唐諸名家傑作一一矢口品隲商榷論次之而今延曰不敢序先生之文又不呀然相視而失笑者乎蓋余識先生于未第時一見而莫逆于心且三十年矣始同養病于拂水辛酉先生漸聞反命相會于京師時方在史局分撰神廟實錄兼典制誥杜門注籍不泛爲詩文及再出而巨

爲專恣正人摧陷先生且削籍歸矣戊辰今上登極召起田間方且柄用而僉倖力齟齬之旋復放歸遂招余耦耕湖山之間若將終身焉者已而橫被誣奏權奸下石身禁圜命如懸髮而先生嗜學益力覃思逾深嘉定施孟翔除武昌推官歸語余云曾兩候見獄中憫其圍戶湫隘暑雨跼踖殆非人所居而先生朝吟夕諷探賾洞微孜孜不厭一如平日方與其徒瞿生友人劉敬仲談藝和詩余時心甚危之恐爲讒夫媒孽以爲謗訕先生聞之初不以余爲過慮

也凡自天啟甲子削籍出都門及今上召對免歸各有七言律詩二三十篇頗繁雜詩多至數百首其所遭罹禍患愈迫切而其文章光燄愈昌大宏肆奇怪險絕變幻愈不可測又且怨而不對憂而不懼得風人諷諭之致而不失溫柔忠厚之意自非具大根有定識真能信前因通宿命何繇捐人我遺得喪坦然一至是哉余觀先生早荷神廟登進在承明著作之廷回翔禁林親侍熹廟講幄雖其屏棄明時未獲大用今上臨軒側席每爲再三嘆咨其

文章不可不謂顯達矣晚而以其忠猷嘉謀無由入告左右者為憐言三十首以垂于後不惟冀愛君之深憂國之切隱然溢于言表而救時世之累亦已見其一斑藉令不遭斷斷不惟謗謏日晝詔于密勿之地視師于戎馬之間何以老而能學窮而益工使文章必傳無疑若今日哉昔白香山不序元微之集而悉見于所寄通州論文書以余衰病不復能東下就見終老聊叙平昔以當一夕之談而已不可謂序也冬月長至後新安布衣友人程嘉燧述于松圓

山居

異鄉門人徐增敬書



錢受之先生集序

愚陋諸君子之言曰聖人將動必先愚也又云君子有奇志而天下不親焉顧子與海虞先生未之親暱也觀面之何曾而矢忠之不二其所親更弄甚于此者噫亦稱奇矣答之君子先憂而後樂今之君子先樂而後憂夫憂樂無常亦惟其世耳虞今之世憂人之憂曰甚于一日不得不以答之無憂者為足樂也周元公曰學者須學顏子樂趣夫顏氏之樂豈不在于簞瓢陋巷哉至于為邦之問則答夫子以四代之禮樂制度相與傳授非羣弟子所敢望也而末後諸二以技擊殷遺倭人為致嚴乃今之世則為淫靡之習傾危之人者比二矣顏子平生之經濟在于畏匡子在河何敢死之一言雖聖人無死地但不知當時夫子何以過宋而宋人不知顏何以在後而不死于樂氏曰為梗而回同道似又以民溺民飢之憂與簞瓢陋巷之樂其致一也故曰憂樂無常論其在不已子與海虞先生之問在亦屢更與當其少樂者二憂者存焉當其可憂則已亦難于獨樂矣樂行憂違若子未嘗以陋居為樂也確乎其不可放乎與先生當其勉之庶天下後世知吾受之二詩與文如嚴若平不作苟見而已若謂勵之必固解之若謂曉之必固愚之則又非子與受之非弄意于持世者也惟無心于世者而忘數又庶足以局之者哉時崇禎甲申中蘇節玄弟曹學佺賦始識 但柳書

讀牧翁集七則

錢牧翁集成以余能讀其文索余叙之每吮毫和墨神氣輒索因思蘇黃同世山谷終身服膺坡老之文然未嘗為叙其見於題跋者往往有之亦竊附於此為題數則以告世能讀牧老之文者

流俗之文每變愈下良以志趣凡近了無拔俗之韵不思力與古人作敵耳間以私智舞文古法益復蕩然故世所競尚之文余鮮有讀至終篇者蓋繩以我法至十數行未有不敗矣獨至

虞山文見輒神思清發宿累都捐久而酣暢益深懷古之思歐陽率更見索靖碑寢臥其下三宿不能去此解故須旦莫遇之未易與近人道也

文之有法如松直棘曲鵠白鳥玄眼橫鼻豎夫苟因其固然天地萬物俱為妙道之行也然嬰兒自旋見屋廬轉以正告之爾自眩驚屋實不轉彼必不信蓋未能立於不傾之地耳近時惟虞山文尺寸必謹於成法至委折奇致不煩繩削而自合如駭雞枕四面視之皆正豈若院體

書以無復增損為法耶

桓宣武入蜀有老吏曾供事武侯者宣武詢之云諸葛公定以何為長吏對以未見其長但每事停當耳近人詩文間亦有長處恨苦不停當故不能欺余老吏也余所服牧齋詩文特以其停當耳

錢牧老語余言每詩文成舉以示抑夫人當得意處夫人輒凝睇注視賞味終日其于寸心得失之際銖兩不失毫髮余嘗以李易安同趙德甫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

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勝負為飲茶先後中則舉栝大笑或至茶覆懷中不得飲而起每思閨閣之內安得有此快友而東冬文心慧目鈔有識鑒似此易安猶當讓出一頭地惟朝雲謂子瞻一肚皮不合時宜此語真為知己然則公與抑夫人故當相視而笑也

悲傷忠憤之志盤屈糾纏而無以自遂其於政事之得失邪正之消長不以一身禍福易其憂國之思含悲負痛殷然而無以自解故奮筆於楮端鋒鋷芒監感慨淋漓刺人於眉睫之間而

林人於志氣之微一篇亦見數行亦見如獅子殺物若大若小一付以不欺之力以此知文須有爲而作若其無謂可以不作也

歐公云花之絕爲牡丹然而不實果之絕爲荔枝然而非名花雖然二物者惟不兼物之美故能各極其精是無咎以爲詩文雖兼亦自如此余固未以爲然余讀牧翁文體氣高妙以爲至矣而詩波瀾老成亦極其妙庖丁奏刀象虛合於桑林之舞以無厚而入有間故可通之養生也

西昌蕭士瑋書

牧齋初學集目錄上

第一卷 還朝詩集上

神宗顯皇帝挽詞四首

泰昌皇帝挽詞四首

歸女詞四首

寄陸大參

渡江二首

題褚家堡公館

清流關和尹員外

滁州懷李長蘅

滁陽王廟

臨淮田舍題壁

彭城次坡韻四首

徐州雜題五首

滕縣寄長蘅

鄒縣謁孟廟

大風發穀城山

登荏平

河閒柳二首

刁酒二首

和范致能燕山道中絕句八首

白溝河 范陽驛 疎瀾河 友洞館

附錄舊詩

送福清公八首

許墅寄董崇相四首

繡斧西巡歌四首

疊韻答季穆四首

再疊韻四首

第二卷 還朝詩集下

入朝呈同館

送宣大董侍郎二首

送劉編修頒詔朝鮮十首

昌平州

黍謁長陵

陪祀定陵二首

碧雲寺

西山道中二首

經筵記事十首

香山寺二首

過易水

寄東江毛總戎

渡淮寄里中游好四首

宿汶上

北上懷吳中故人六首

寄嚴太守二首

書徐州官舫二絕句

河決彭城方議改築賦詩一章

驛壁代書

次陶路叔韻

雨中過清流關

夜過磨盤嶺

王師二十四韻

趙滕縣祠堂

新嘉驛和袁小修題會稽女子詩三首

初祖折蘆圖

第三卷 歸田詩集上

乙丑五月削籍南還十首

哭何季穆九百二十字

答徐大謝餉參

贈星士

答李貴之	投老	惆悵詞三首	蛺蝶詞四首	寇白	瞿五丈挽詞四首	王川子歌	休休歌示漢月	饋魚二首	丙寅除夕	寒夜聞姬人語	第四卷 歸田詩集下	丁卯元日	元日自和前韻	書石屋語錄	元夜點燈小飲	雨中邀諸人看燈	次韻徐于有憶	徐于原倡	再和前韻	柳絮詞六首	次韻徐于故妓二首	題畫寄王侍御五言十韻二首	寄張吏部四十韻	苦雨數	雨不止二首	張季挽詞	邵叟	謝于潤甫送酒	酒垂盡而孟陽至	報顧秀才索飲	與秀才飲酒	以頂骨飲器勸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短歌答韓孟郁	次韻答文啓美二首	代鶴答	贈竹深堂鶴	和徐于悼松二首	孟陽載酒勸飲	答孟陽慰失子	亡兒後圻所築月臺	登茅山三首	爲亡兒設醮	茅山懷古六首	謝于昭遠寄茶	丁卯孟秋聞享太廟作	八月十四夜	十五夜	續彭仙翁登高詩	九日答徐于	謝徐二餉鱸蟹	聞大行皇帝遺詔二首	聞登極恩詔有述二首	答徐于聞詔二首	丁卯十月書事四首	羣孤行	舟師數	第五卷 崇禎詩集一	元日立春	繇橫山抵光福	夜步虎丘橋	阻雨光福	冒雨游玄墓	紅梅	折梅	看梅登茶山歷銅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東香庵

歸舟即事四首

虎丘秋月圖

悼鶴二首

得鶴二首

依韻徐于喜見

和花朝

仙山樓閣圖

花朝排韻二首

春雨

春雲

春雲

春晴

仲雪折梨花見贈

雪裏桃花

飲海棠下

寒食集津逮軒

代徐于贈伎

看徐于別妓二首

復官誥贈內二首

三月三日十二韻

送張老

第六卷 崇禎詩集二

戊辰應召十首

見方孩未題壁

十一月初十日召對感恩述事二十首

壽房海客十四韻

次韻示張藐姑

疊韻藐姑送酒

戊辰除夕

第七卷 崇禎詩集三

贈書

贈硯

代書硯答

答書硯

飲酒七首

三疊韻送稼軒

立春

覓春

春風

送郭中書

鸚鵡

鵲巢行

題畫竹二首

寒食

寒食後一首

無花

贈郭太保

送于鐸

左耳病

冷飲

酬督師袁公二首

贈林將軍

送劉起

追和朽庵十咏

附朽庵詩七首

得許同生書

和王元之芍藥詩三首

寄題蕭伯玉春浮園十四首

和漢 柳山 公安亭

宿雲 雲 愚山 金粟堂 芙蓉池

答楊補二首

送房海客赴南吏部

夢中作

對簿三絕句

次韻張藐姑送別

二髯篇

第八卷 崇禎詩集四

出都寄伯玉

洛河別劉咸仲

答茅止生

寄中朝諸公四首

十條行

懿武

滄酒歌

七夕四絕句

臨清追昔游二首

長干行

記尹孔昭詩語

舟行四首

阻舟安山間

團扇篇

濟上逢李侍郎

書西涯仲家淺詩後

牖吏

舟發加溝

臥起

阻風滿家灣

題淮陰侯廟

淮上二絕句

後飲酒七首

渡淮

淮屋

露筋廟

寄顧所建

第九卷 崇禎詩集五

寄南都諸公四首

反東坡洗兒詩

別宋比王六絕句

答比王留別六首

再送比王六首

次韻何慈公四首

野老

讀史

愍大師入塔四首

知微長老

沈老

拂水築臺歌

次朱子暇韻三首

干將行

張五

睢陽五老圖次韻

八月十二夜

十三夜

十四夜

十五夜不見月

十七日即事

次韻答李茂初三首

眼鏡篇送張異度

紅葉

寶嚴灣楓林

登南巖抵破山即事

題長蘅畫

冬夜觀劇歌

徐子挽詞二首

贈汪景謨二首

除夕次孟陽韻

辛未元日

新歲次韻二首

人日次韻

言樹堂詩

感秋二首

送侯主事入賀

讀汪三詩

戲題鍾伯敬茶訊詩

星士生子

送人之廣東

王德操小像四首

辛未除夕

第十卷 崇禎詩集六

壬申元日

人日寄張藐姑

卜肆行

汪烈婦歌

寄答孫功甫

仲夏觀劇四首

負郭

得萊城解圍報

贈萬尊師

石田翁畫溪川八景圖歌二首

東臯種菊詩四首

送座主王文肅公子淑朴歸秦一百韻

壬申除夕

癸酉元日

乙亥中秋祥琴次韻四首

閒坐

北客

仙壇唱和詩十首

答白叔德操

送陸孟鳧

答越卓凡

陸宣公墓道行

張明府小像四首

贈翁朔州二首

送華山道者

陳氏壽燕四首

游虎丘諸山四首

上茂苑相公二首

寄謝曹能始

次劉漁仲韻二首

葛將軍歌

張老二首

贈王二溪方伯二首

贈倪太公十四韻

識字行

第十一卷

桑林詩集

清江浦遙寄

漂母祠

黃河

俳體示士龍

答士龍二首

清河三首

宿遷

郊城二首

示士龍

費縣三首

泉林

泗水二首

早發二首

登岱五十韻

春盡日

遣問盧德水

齊河懷古四首

耿濟鎮 晏城 高唐城 定慧寺

禹城道上

德水送芍藥

東壁樓懷德水

次韻德水見贈

德水贈詩

附見

張太守送酒

張太公壽讌詩

代贈十六韻

柳枝十首

荷花辭十首

別王鹿年

贈程魯瞻

題畫二首

美人調鸚鵡圖 山陰送梓圖

欲別東樓去四首

雄縣次稼軒韻二首

第十二卷

霖雨詩集

姚方伯復官

洮河石硯歌

送丘俞二將軍

贈鄭仰田高士

獄中雜詩三十首

送馬巽脩

杏花宮人圖

題畫二首牧馬圖射虎圖

李將軍挽詞二首

咏雪三十韻

贈孫道人

次韻劉敬仲六首

再次十二首

續次四首

生日詩三首孫史部劉司空

倪戶部

送何士龍南歸一百韻

梁生寫真二絕句

趙璧

送陳崑良

寄許文玉

寄侯豫瞻提學

郭胤伯過訪

五芳井歌

張將軍挽詞二首

林齋集目錄上

萬戶部小像

若活一百年

如此過兩年

昔我年十七

答潘朗士二首

新阡八景詩有序

拂水回龍
箭閣朝宗
園桂天香

湖田舞鶴
香石參天
紫藤水錦

石城開障
會湖浴日

山莊八景詩有序

錦亭晴曉
秋原樵耕
梅園露室

香山晚翠
水閣雲嵐
酒樓花信

春流觀瀑
月院燈檠

歲暮懷孟陽

除夕示楊之易

第十三卷 試拈詩集上

元日讀史記六首 華山廟碑歌

松談閣印史歌 人日

次吳德輿韻六首 何處生春早二十首

書四靈詩 書梅花集句

讀漢書寄陳侍郎 題王孟端畫

上元後二首 送傅給事

送劉宮諭 端哥

反風行 送僧游我眉

過應侍御小飲 贈胡泌水

送路侍御二首 題杏花邨圖

夢與長蘅談詩 徐孃歌

寄侯繕部 題大鳥圖

送南臺侍御二首 平臺行

次韻答項宮諭 玉堂雙燕行

姬太僕墓道歌 送楊侍御二首

送任侍御二首 王郎行

題劉宮諭畫三首

春山曉瀑 秋山讀書 墨梅

次韻答王芥庵 文啓美入直二首

登封行

第十四卷 試拈詩集下

中秋餞馮爾賡使君八首

題張子度屋壁

謁高陽少師公於里第感舊述懷十首

王師二首

苦憶東樓上四首

贈別謝太宰

汶上道中

曲阜道中二首

恭謁孔林先聖廟一百韻

濟上逢項仲展

淮上舟中

卷下

家人拏舟相迎

廣陵二首

硯山詩

送蕭季公歸泰和

次韻于惠生二首

除夕偕孟陽守歲

第十五卷 丙舍詩集上

已卯元日次韻

簡蕭伯玉

東鄰

喜季公却迴

疊前韻有寄

題滄桑對奕圖

歸來泉歌

徐興公過訪

示張元祐

曲江歌十絕句

寄張御史二首

送別蕭伯玉十首

羽林僧

春夜

上巳日

寒食山行

上冢

呈陽羨相公四首

寄范司馬二首

四月初六日送春

拂水競渡曲十首

顧侍郎過訪

二哀詩

劉敬仲傳

次韻無題二首

荷葉鼎詩

中秋五首

重題斷句八首

聽青琴理絃子

瑤臺歌

寄郭胤伯

長筵歌

于廣文挽詞

卷二

送黃子羽二首

陳眉公挽詞

歲暮雜懷八首

除夕

第十六卷 丙舍詩集下

庚辰元日次韻

次韻答曹能始二首

觀美人手跡七首

題長蘅畫冊

小葉詩十章

和徐二遠歌兒二首

寄季次公

迎春曲

雪中楊伯祥過訪

寄尹子求二首

寄尹西有

題女郎畫二首

送曾霖寰二首

送張王筍中丞四首

送林自名二首

春夜聽歌十首

乞蘭詩

黃仁丹四首

次韻茅孝若五首

有谷

第十七卷 移居詩集

移居八首

雜憶詩十首

夜汎西湖

得盧德水書却寄

寄德水

孫光甫再守泉州

答陳先輩二首

哭魏叔子二首

鄭節母詩四首

茅止生挽詞十首

次韻七夕二首

題畫寄香山

與姚叔祥論詩戲題十六首

一止

中秋大雨

次韻三首

九日宴集

短歌送林銓

次黃石齋見懷四首

嘉禾舟中二首

宿鴛湖

吊李玄白

題南湖勺園

第十八卷 東山詩集一

半野堂答河東君見贈

初贈詩

孟陽次韻

附見

冬日泛舟有贈

疊韻再贈

次韻奉答

以俊詩

孟陽次韻

附見

寒夕文讌疊韻

孟陽次韻惜別

附見

冬至日感述示孫愛

迎春日泛舟

和春日詩

春日我聞室作

除夕山莊探梅

庚辰守歲

次韻

辛巳元日

次韻

新正過山莊

元夜虎丘西溪

次韻

次韻示河東

有美一百韻

駕湖送牧翁之新安

次韻

栖水訪卓去病

夜集胡休復故第

西溪看綠萼梅

題仲芳畫冊

西溪鄭庵

看梅贈吳仁和

橫山江氏書樓

春分日橫山晚歸

題江道闇蝶庵

望天目山

簡方昌化

和陌上花三首

奉和三首

響雪閣

登齊雲巖四首

抵天門宿柳梅庵

謁文天大素宮

第十九卷 東山詩集二

發瀉口徑楊千抵祥符寺

浴湯池留題四絕 奉和四首

宿枕源庵作短歌 夜雨

雨不止題壁 小樓看天都峯瀑布

天都瀑布歌 登硃砂庵登老人峯

憇文殊庵 文殊院夜起看月

下雲梯還蓮華峯 登始信峯上石筍石

運天平石登煉丹臺

飯慈光寺抵湯口 出湯寺抵瀉口

湯池 天都峯

蓬華峯

石筍石

鍊丹臺

慈光寺

宿方方石書館

過方司馬故第

題孟陽長翰山居

過釣臺

第二十卷 東山詩集三

合歡詩四首

催離詞四首

贈田國威

燕譽堂秋夕

秋夕話舊事

中秋出游二首

依韻奉和二首

高中丞乘城詩八首

長千行寄鄭應尼

贈痔醫

聞梅長公計二首 小至日京口舟中

奉和 寄杜總戎

冬至後京江感懷八首

孫太守得子四首 雪中次坡韻二首

次戈三自壽二首 辛巳除夕

次晏元獻公壬午歲元日雪詩

次前韻 獻歲書懷二首

留惠香 代惠香答

代惠香別 別惠香

仲春和合歡詩韻四首

春游二首

宿繆西溪從野堂

送徐秀才戊辰州 將相談兵圖

効歐陽詹既月詩 贈劉大將軍

駕鸞行 黃長公壽歌

送程九屏二首 壬午除夕

第二十卷下 東山詩集四

癸未元日 元日雜題八首

陳鴻節過訪 留鴻節

馮猶龍壽詩 鄭將軍生日

魯孔孫畫竹歌

蟲詩十二章 有序

如蛛 登蛛 登蛛 蚊 蟻 蟻 蟻 蟻 蟻 蟻 蟻 蟻 蟻 蟻

禾髯餉醉李二絕句

謝肇下知己及二三及門四首

恭聞 天語賦十四韻

次韻徐吏自寄四首

城北二絕句 輓尹西有二首

答夏雪子二首

中秋得鳳督馬公書報師期

牧齋集目錄上 十九

燈下看內人插餅花四絕句

三良詩三首 有序

段賢良含素 汪中菴藏星

絳雲樓上梁以詩代文八首

癸未除夕

牧齋初學集目錄上

牧齋初學集目錄下

第二十一卷 雜文一

春秋論五首 跋尾

第二十二卷 雜文二

雞鳴山功臣廟考上下

致身錄考 書致身錄考後

第二十三卷 雜文三

書金姬傳後 書建王皇閣疏後

第二十四卷 雜文四

嚮言上十五首并序

第二十五卷 雜文五

書瀛國公事實 書沈伯和逸事

書盧孔禮事 書鄭仰田事

丁丑獄志 微士錄

東征二士錄

第二十六卷 雜文六

書錢塘大慈山甘露院二牒後

再書二牒後 記司馬溫公神道碑

龍川二書後題 孝譽先生私諡議

顧孝廉請贈議 吳中名賢續議

放生說

袁祈年字說

陸符字說

第二十七卷

雜文七

富貴主人文

楚女對

書武林陳夷事

節婦文氏旌門頌

節婦薛氏旌門銘

節婦金氏旌門銘

新安呂氏節孝銘

雙節堂銘

義塚碑銘

第五公畫像贊

駝基硯銘

琴銘

杖銘二首

游墅關關壯繆廟銘

世齋集目錄下

二十一

第二十八卷

序一

開國功臣事略序

開國羣雄事略序

重輯采海遺錄序

國史名山藏序

新刻十三經注疏序

蘇州府學志序

鄉約序

取節錄序

建文忠編序

南昌趙氏族譜序

雙鳳顧氏族譜序

宋文憲護法錄序

陽明近溪語要序

華嚴懺法序

蕭伯玉解起信論序

心城全集序

第二十九卷

序二

方正學文集序

蘇門六君子文粹序

本草單方序

編次諸家文集序

兵略序

參籌祕書序

春秋匡解序

左匯序

說文長箋序

洪武正韻箋序

鄭氏清言序

宋氏誠意錄序

于氏日鈔序

姚黃集序

瑤華集序

破山寺志序

沒寧錄序

麟旨明微序

世齋集目錄下

二十二

第三十卷

序三

少師高陽公奏議序

侯榮康公奏疏序

梁少保卹忠錄序

鄒忠介公奏議序

范司馬參機奏疏序

趙文毅公文集序

耀州王文肅公集序

顧端文公文集序

顧宮諭文集序

徐司寇畫溪集序

何香山文集序

第三十一卷

序四

湯義仍文集序

李君實文集序

劉司空詩集序

劉咸仲初稟序

范異羽詩集序	黃鶴嶺游恒山詩序
孫楚惟詩序	孫紫治詩序
孫幼度詩序	孫靖自文序
楊澹如詩稿序	陶不退閑園集序
陶仲璞遊園集序	劉將軍詩集序
第三十二卷 序五	
嘉定四君集序	虞山詩約序
徐元歎詩序	黃子月詩序
華聞修詩草序	越東游草序
會房仲詩序	鄭孔有文集序
王元昌北游詩序	王元昭集序
黃孝翼蟬窠集序	邵幼青詩序
邵梁卿詩序	朱雲子小集序
張孟恭江南草序	馮班詩序
陳遜詩集序	徐子能詩序
黃蘊生經義序	
第三十三卷 序六	
一樹齋集序	張益之存笥集序
黃德操詩集序	徐仲昭詩序
蔣仲雄詩序	張異度文集序

嚴印持詩稿序	琴述序
三嚴作朋集序	來氏伯仲詩序
秦槎路史序	王署初編序
賀中冷淨香稿序	瑞芝山房初集序
南湖草序	林六長虞山詩序
戴初士集序	秋懷唱和詩序
東壁遺稿序	錢集之遺稿序
鄭聖允詩集序	士女黃皆令集序
第三十四卷 序七	
兵使馮公督學福建序	
大司馬李公參贊機務序	
宮傳黃公奉詔存問序	
錦衣吳公進秩一品序	
贈左君擢西臺序	贈涇陽張儀昭序
送段含素辟召還商城序	
兵使高君留任序	何推官考績序
趙靖江考績序	楊縣丞歸雲南序
第三十五卷 序八	
送瞿起田令永豐序	
張處士赴遼東序	賀朱進士序

贈別方子玄序

龔崇德考滿序

定海范氏雙節序

汪母節壽序

李祥符考績序

賀文推官詩序

瞿少潛字序

贈侯朝宗序

第三十六卷 序九

壽福清公六十序

文文起六十序

李本寧七十序

史太嘗六十序

鄒彥吉七十序

畢封君八十序

江侍御六十序

黃憲使八十序

侍御汝瞻八十序

陳中丞六十序

北齊集目錄下

三

謝象三五十序

宋太公七十序

永豐程翁七十序

范太公八十序

沈翁八十序

第三十七卷 序十

李貫之七十序

于潤甫七十序

于潤甫八十序

康文初六十序

贈汪君序

溧陽彭翁序

陳孟孺七十序

周翁八十序

壽何嶧縣序

趙敘州六十序

鄒孟陽六十序

嘉禾黃君序

聞谷禪師七十序

第三十八卷 序十一

侯母段宜人序

顧母王夫人序

畢母孫太夫人序

林母吳太夫人序

馬母李太孺人序

吳母程孺人序

黃母張夫人序

益都任氏雙壽序

角東陸氏壽讌序

第三十九卷 序十二

方太夫人鄭氏序

姚母文夫人序

楊母侯孺人序

周忠介夫人序

北齊集目錄下

三

太倉張氏壽燕序

何母丘太孺人序

松陵張氏壽燕序

涂母王夫人序

潘母湯節婦序

毛母戈孺人序

第四十卷 序十三

昨非庵日纂序

時子求期思集序

石田詩鈔序

歸文休七十序

陳孺人七十序

寶應李侯壽燕序

吳白雪遺集引

陸鯢庭集引

袁伯應南征詩引

純師集序

孫子長詩引

馮已蒼詩序

第四十一卷 記一

高陽孫氏闔門死節記

應天軍門軍器庫記

福建布政司修造記

蘇州府修學記

檐歸閣記

錢湛如祠堂記

第四十二卷 記二

重建青蓮寺碑

瑞光寺興造記

武林報國院記

徑山種樹記

第四十三卷 記三

重修素心堂記

蓼庵記

保硯齋記

儀孟劉母銘旌記

兵忠武畫像記

第四十四卷 記四

重修維揚書院記

景寧縣改建儒學記

徐州保我亭記

復介石書院記

龍樹庵記

黃鶴山永慶寺記

資慶院重修記

聊且園記

白教諭遺愛記

泐法師靈異記

鄭氏復祭田記

虎丘雲巖寺重修大殿記

萊陽姜氏一門忠孝記

韓新王墓碑記

第四十五卷 記五

耦耕堂記

秋水閣記

花信樓記

王崇軒記

第四十六卷 記六

游黃山記九首并序

第四十七卷上 行狀一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

兵部尚書中樞殿大學士孫公行狀上

第四十七卷下 行狀一

孫公行狀下

第四十八卷 行狀二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王文肅公行狀

左諭德贈詹事終公行狀

第四十九卷 行狀三

朝列大夫管公行狀

第五十卷 墓誌銘一

楊忠烈公墓誌銘

贈大理寺卿鹿公墓誌銘

贈太僕寺卿黃公墓誌銘

贈太僕寺少卿顧公墓誌銘

第五十一卷 墓誌銘二

郭文毅公墓誌銘

贈太子少保李公墓誌銘

祭酒馮公墓誌銘

贈兵部尚書徐公墓誌銘

張評事墓誌銘

第五十二卷 墓誌銘三

兵部侍郎孫公墓誌銘

南京工部侍郎葉公墓誌銘

贈太僕寺少卿姬公墓誌銘

御史李君墓誌銘 給事侯君墓誌銘

劉訓導墓誌銘 郝延長墓誌銘

齊孝廉墓誌銘 王秀才墓誌銘

第五十三卷 墓誌銘

譚太僕墓誌銘 許府君墓誌銘

左扶溝墓誌銘 郭平樂墓誌銘

錢輩昌墓誌銘 謝府君墓誌銘

曹府君墓誌銘 徐府君墓誌銘

劉府君墓誌銘 張君墓誌銘

第五十四卷 墓誌銘五

李長蘅墓誌銘 王淑士墓誌銘

沈無回墓誌銘 李玄白墓誌銘

張元長墓誌銘 金子魚墓誌銘

張異度墓誌銘 徐元修墓誌銘

聞子將墓誌銘 周府君墓誌銘

第五十五卷 墓誌銘六

徐元晦墓誌銘 邵茂齊墓誌銘

瞿元初墓誌銘 何季穆墓誌銘

王季和墓誌銘 馮剛宗墓誌銘

李緝夫墓誌銘 繆采璧墓誌銘

趙靈均墓誌銘 張孟舒墓誌銘

張叔子墓誌銘 何仲容墓誌銘

第五十六卷 墓誌銘七

按察蕭公墓誌銘 參政陳公墓誌銘

長史何公墓誌銘 按察徐公墓誌銘

徐沔陽墓誌銘

陸朝列墓誌銘

陸平陽墓誌銘

孫府君墓誌銘

王通判墓誌銘

天河公生墳志

第五十七卷 墓誌銘八

浦君鎔墓誌銘

張義卿墓誌銘

夏君墓誌銘

龔府君墓誌銘

龔府君墓誌銘

陳則輿墓誌銘

陳府君墓誌銘

繆君墓誌銘

王府君墓誌銘

第五十八卷 墓誌銘九

陳母張氏墓誌銘

錢太宜人墓誌銘

宜人陸氏墓誌銘

趙太孺人墓誌銘

黃孺人墓誌銘

吳安人墓誌銘

顧恭人墓誌銘

徐孺人墓誌銘

第五十九卷 墓誌銘十

秀才孫鈴妻王氏墓誌銘

金孺人墓誌銘

張太宜人墓誌銘

趙孺人墓誌銘

黃孺人墓誌銘

湯孺人墓誌銘

張母黃孺人墓誌銘

第六十卷 墓誌銘十一

贈太僕少卿徐君墓誌銘

張昭子墓誌銘

鄒孟陽墓誌銘

姚君墓誌銘

金文學墓誌銘

朱府君墓誌銘

第六十一卷 墓誌銘十二

顧端文公淑人朱氏墓誌銘

沈節婦墓誌銘

唐君平墓誌銘

趙敘州墓誌銘

蔣斷事墓誌銘

毛君墓誌銘

第六十二卷 神道碑銘一

趙文毅公神道碑

左都御史曹公神道碑

高忠憲公神道碑

贈太僕寺卿周公神道碑

第六十三卷 神道碑銘二

傅文恪公神道碑

禮部尚書蕭公神道碑

慈谿馮氏先塋節孝碑

封兵部尚書李公神道碑

左布政王公墓碑

第六十四卷 神道碑銘三

兵部右侍郎梅公神道碑

第六十五卷 神道碑銘四

兵部尚書申公神道碑

南京刑部尚書沈公神道碑

右副都御史錢公神道碑

徐氏先塋神道碑

第六十六卷 墓表一

臨安王給事墓表 王季木墓表

宋比王墓表 琅邪王府君墓表

參政沈公墓表

趙郎中墓表 副使張君墓表

張益之墓表 顧勳衛墓表

李德遠墓表 姚處士墓表

張季公墓表 吳君俞墓表

第六十七卷 墓表二

南海黃夫人墓表 澤州王氏阡表

丁氏墳前石表辭 孫安人墓表

房母太宜人墓表 劉氏二節婦墓表

瞿太公墓版文

第六十八卷 塔銘一

慈山大師廬山五乳峯塔銘

聞谷禪師塔銘 洞聞禪師塔銘

鶴林法師塔銘

第六十九卷 塔銘二

雪浪大師塔銘 一雨法師塔銘

汰如法師塔銘 竺璠禪師塔銘

第七十卷 傳一

呂講經傳 程尚書傳

雷孝子傳 吳孝子傳

丁節婦傳 孝女荆觀傳

楊烈婦傳 顧節婦傳

第七十一卷 傳二

朱鷺傳 徐霞客傳

萬尊師傳 王淵生小傳

第七十二卷 傳三

瞿元立傳 顧仲恭傳

第七十三卷 傳四

梅長公傳 張進諫傳

紫髯將軍傳

第七十四卷 譜牒一

請誥命事略

刻先君子古史談苑目錄後序

先太淑人述

外庶王母墳銘

亡兒壽荀墳誌

亡妹合葬誌

第七十五卷 譜牒二

春池府君行狀

忠甫令甫墳誌

令甫錢君墓表

節婦徐氏墓誌銘

陳孺人墓誌

第七十六卷 譜牒三

北齊書目錄下

御史錢府君墓表

鄭令人墓誌銘

純中秀才墓誌銘

觀伯墓誌銘

何嶧縣合葬誌

陳府君合葬誌

第七十七卷 祭文

祭于忠肅公文

祭趙端肅公文

祭傅文恪公文

祭高陽公文

再祭高陽公文

祭安邑曹公文

祭南昌相公文

祭孫文介公文

祭唐太嘗文

祭翁太嘗文

祭王方伯文

祭于惠生文

祭徐元晦母文

第七十八卷 哀詞

潘僉事哀詞

石義士哀詞

姚孝子哀詞

尹長思哀詞

翁太嘗哀詞

瞿少潛哀詞

宋稽勳哀詞

第七十九卷 啓 帳詞 書

賀福清公啓

答方長治啓

賀任侍御帳詞

上高陽師相書

答唐訓導論文書

與京口老僧書

與卓去病論經學書

孫軒跋附見

第八十卷 書 帳詞

復陽美相公書

報長安諸公書

答鳳督馬公書

上應撫鄭公書

回金正希館丈書

第八十一卷 疏

五臺山藏經塔疏

西方蓮社疏

化城寺大殿疏

一樹庵佛殿疏

徑山大悲閣疏

天岑寺修造疏

華山寺募緣疏 虎丘修造募緣疏

開元寺萬佛閣疏 北禪寺興造疏

書熱縣募建聚奎塔疏

書西溪長老冊 追薦謝耳伯疏

爲卓去病募飯疏

第八十二卷 贊 偈

佛母大準提王菩薩贊

關壯繆畫像贊 慈山大師真贊

清源何氏圖譜贊 王氏世德贊

仰田高氏真贊 張元長真贊

卷八十三

張異度贊 劉西佩僧相贊

御史汝瞻畫像贊 瞿元立畫像贊

宋主事畫像贊 五老石贊

題滕公遷像 張李二生小像贊

張中吳真贊 大悲觀音像贊

畫阿彌陀佛偈 慈門書華嚴經偈

第八十三卷 題跋一

跋淳熙九經二則 讀左傳隨筆五則

書史記項羽高祖本紀後二則

跋李氏春秋私考 跋禹貢解

跋王右丞集 讀南豐集

讀蘇長公文 題中州集鈔

題懷麓堂詩鈔 書李文正東記錄

題歸太僕文集

第八十四卷 題跋二

記北盟會編鈔本 記月泉吟社

跋汪水雲詩 跋王逢梧溪集

跋朱長文琴史 題續吳都文粹

跋趙忠毅集 跋傅文恪集

書王損仲詩文 題王和仲手簡

卷八十五

跋董侍郎文集 書賀府君墓碑

跋同年會卷 書姚母旌門頌

跋高存之邨居詩 書竹林畫卷

題張元如立嗣議 書寇徐記事

題孟陽贈汪生序 題張子鵠行卷

書嘯道人自敘 書于廣文宗祀錄

第八十五卷 題跋三

跋宋版左傳 跋前後漢書二則

跋坡書陶淵明集 跋張司業詩集

跋東坡志林 跋東坡詩注

跋渭南文集	書東都事略
跋宋版文苑英華	跋草窻東谷二集
跋顏魯公誥	記清明上河圖
題楷書千文	題中書科書卷
跋董玄宰赤牘	跋玄宰書杜詩
題長蘅畫	題劉媛畫大士
跋一笑散	題徐生小令
題程孝直印譜	題誥命墨刻
書黃中允劉招	題練中丞詩
題張子建詩	題鴈字詩二則
題張日永詩	題長蘅書劉賓客詩
第八十六卷 題跋四	
書法寶三書後	跋傅文恪大事狂言
跋雪浪書黃庭經	跋憨山大師大學解
書壁峯禪師塔銘	跋血書華嚴經後
跋清教錄二則	石刻楞嚴緣起
跋老米記魯公事	記峨眉仙人詩
題放生閣賦	書放生池冊
題佛海卷二則	題同學會言
題獨寐寤言	題顧與治詩

題胡白叔六言詩	書吳太雍文
第八十七卷 奏疏	議
已巳勅明謝恩疏	丁丑就繫訟冤疏
剖明科場始末疏	戊寅放歸謝恩疏
辛巳違旨回話疏	輸丁議
編審議	優免議
調用鄭帥議	
第八十八卷 制科一	
萬曆庚戌廷試策一道	
第八十九卷 制科二	
會試論一首	未一首
策五道	
第九十卷 制科三	
天啓元年浙江鄉試錄序	策三道
論一首	
第九十一卷 外制一	
外制集序	
皇后冊文一首	
內閣十九道	詹事四道
宮坊翰林十二道	

第九十二卷 外制二

都察院二十四道 大理寺十道

太嘗寺四道

第九十三卷 外制三

太僕寺三十五道 尚寶司十道

贈官誥命五道

駙馬有經贈禮部右侍郎 附錄祭文一道

石茂華追贈資德大夫

洪文衡贈工部右侍郎

第九十四卷 外制四

張振德贈光祿寺少卿

給事中二十五道 御史二十七道

第九十五卷 外制五

吏部八道 戶部七道

禮部九道 兵部二道

刑部八道 工部一道

大理寺四道 中書舍人一道

恩蔭官六道 兩殿中書八道

第九十六卷 外制六

南吏部侍郎六道 南通政八道

南光祿十一道 南御史十道

第九十七卷 外制七

南吏部一道 南戶部九道

南禮部八道 南兵部五道

南刑部五道 南工部二道

第九十八卷 外制八

布政司一十一道 按察司三十二道

第九十九卷 外制九

知府三道 同知通判七道

推官三道 知州八道

第一百卷 外制十

知縣二十五道

第一百一卷 太祖實錄辨證一

太祖降誕 上入濠城 彭趙稱王 徐達為鎮撫 太平城下之戰 汪同來降 太祖馬吳國公

太祖降誕 上入濠城 彭趙稱王 徐達為鎮撫 太平城下之戰 汪同來降 太祖馬吳國公

太祖降誕 上入濠城 彭趙稱王 徐達為鎮撫 太平城下之戰 汪同來降 太祖馬吳國公

太祖降誕 上入濠城 彭趙稱王 徐達為鎮撫 太平城下之戰 汪同來降 太祖馬吳國公

太祖降誕 上入濠城 彭趙稱王 徐達為鎮撫 太平城下之戰 汪同來降 太祖馬吳國公

太祖降誕 上入濠城 彭趙稱王 徐達為鎮撫 太平城下之戰 汪同來降 太祖馬吳國公

太祖降誕 上入濠城 彭趙稱王 徐達為鎮撫 太平城下之戰 汪同來降 太祖馬吳國公

太祖降誕 上入濠城 彭趙稱王 徐達為鎮撫 太平城下之戰 汪同來降 太祖馬吳國公

太祖降誕 上入濠城 彭趙稱王 徐達為鎮撫 太平城下之戰 汪同來降 太祖馬吳國公

陳友定不屈

第一百三卷 太祖實錄辨證三

陶安通封

楊暉伏誅

僧使日本

汪興祖封侯鐵券

吳龍子家封

薛顯復祿

廖正廣洋粉

黃彬不書卒

第一百四卷 太祖實錄辨證四

招示奸黨三錄辨李善長獄詞

第一百五卷 太祖實錄辨證五

朱亮祖杖死

胡美伏誅

鄭遇春復爵

顧敬襲爵

曹國公恩典

封征南十二侯

梁國公胡顯考誤

審昇伏法

吉安三侯伏誅

胡海坐黨

周德興伏誅

鄭曉好引釋史

第一百六卷 讀杜小箋上

讀杜詩寄盧小箋序

游龍門奉先寺至洗兵馬十七則

第一百七卷 讀杜小箋中

晚出左掖至張舍人道織成二十三則

第一百八卷 讀杜小箋下

諸將至收京二十四則

第一百九卷 讀杜二箋上

讀杜二箋序

行次昭陵至戲為六絕句二十一則

第一百十卷 讀杜二箋下

收京至聶耒陽書致酒肉十則

注杜詩略例

牧齋初學集目錄下

牧齋集目錄下

四十四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

還朝詩集上

九月一日奉

九月初二日奉

神宗顯皇帝遺詔於京口成服哭臨恭賦挽詞

四首

竹符領郡國王几罷音微率土悲風動數天泣
露晞清霜明祕器紅葉掩容衣慟哭江城暮秋
茄起落暉

其二

太姒胎而教甘盤學後臣指江陵營齋嘗念母

步禱為憂民靜攝周函夏分封斷鬼神南郊傳

累德哀策屬何人

其三

在宥羣方理高居庶物新天為摧醜虜歸白平

地不愛金銀言開莽楊柳深宮月梧桐別院

春昇平多故事載筆詢遺民

其四

北極升遐日南徐慟哭時攀髯生有願臨穴死

無期侍從朱衣隔臚傳玉筆遺奔喪吾豈敢亦

欲報恩私

九月十一日次固鎮驛恭聞

泰昌皇帝升遐途次感泣賦挽詞四首

御極恩方布登遐詔已刊生存臣子恨死孝

帝王難鳳闕秋霜滿龍樓夜雪殘見星吾敢後

慟哭向征鞍

其二

妖星頻貫掃白氣久纏綿將作荒三殿上詔修

材官哭九邊上登極即餉起居宮掖祕清削御

容傳國史微何代三朝并一年時至議改元未

者年以

其三

丹地飛章日青宮側席時憂危宗社並訶護鬼

神知禁近終難問彌留竟可疑盈朝董狐筆執

簡欲何施

其四

憑几將傳命垂衣尚視朝重陰才見曉偏雨不

崇朝德自三旬著功難百世祧吾君幸有子十

六誦唐堯

嫁女詞四首

余初登第旋奉先人諱里居奉母垂十有一年

乃詣闕補官是時 神廟上賓國論喧騰遼寇
隙突別母北上中心惻愴而作是詩也

中堂何喧闐明燭耀銀缸箱簾啓菱蕤刀尺聲
硤硤大姊裁羅襦小妹熨袴褶鄰女贈錦段雙
雙繡鴛鴦阿母舅婆娑籌燈理中棠阿母向我
言撫汝嬌且長十載遠汝家頻頻類娼婦輕軒
宵在門重整嫁時裝女行欣有家阿母心內傷
牽衣告阿母肯指燈燭光女身如明燭影在阿
母旁

其二

北齊集一

三

有家亦云久結綯在高堂云胡背君子不得奉
尊章歸寧十餘載道路阻且長欲絕忍棄捐欲
往河無梁戰身事慈母顧影守帷房獨坐親圖
史行步施珩璜懷哉采芣詩誦彼沍露章豈若
魯潔婦陌上行採桑菟絲生陂田終不慕高岡
芙蓉悴秋風其名焉拒霜我生不有命胡為怨
空床

其三

空床雖獨守終然念所天主人良高臥臧獲偷
晏安薪突誰與徙井曰或不完祭祀廢春割寇

盜隳牆垣百憂攪我心逼遯不得言趨床復倒
枕豈爲兒女歡終身一與齊棄捐永相闕况我
非棄婦何能不沈潤不見漆室女倚柱起長歎

其四

長歎亦何爲會合當有期懷君雙明珠中夜生
光輝沈淵何足悼光彩諒不虧縞衣與綦巾理
我嫁時衣絃服及春風何能待秋時醜婦憎明
鏡衆女疾蛾眉琴瑟貴靜好閉戶理朱絲行行
遠阿母回頭涕漣漣翩翩辭歸燕向我飛差池
吳門寄陸仲謀大參

北齊集一

四

步操相呼倒接離東阡南陌夜歸遲檀槽奏罷
翻新曲樺燭燒殘覆舊棋燕賞花時無主客催
微酒社有文移謝公底事情懷惡只爲中年有
別離

渡江二首

京江南北路不到十餘年歲月看如此風波意
眈然浮生催渡客宦況釣魚船何事眉山老歸
期只問田東坡金山詩云我謝江神
豈將已有田不歸如江水

其二

山城如畫裏一櫂亦悠哉鈴塔晴相語魚龍靜

不飛澄江千嶂見秋水片帆開約略金山寺會
聽粥鼓來

儀真西十里褚家堡公館壁版晉江李伯
元作修館記其文有宋元名家風致李未
嘗以文章名於世其文集亦不傳感而題
其後

漆版摩娑字半湮蟲絲鼠跡暗承塵文章頗似
襄城驛可有停車點筆人

過清流關讀尹二員外嘉賓題壁詩云莫
道時清關失險勇夫重閉自春秋歐陽公

北齊集一

曰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其意尤可感也

輒書短歌繼之

南滁介恃江淮土清流一關作門戶山環徑複
路研然萬馬盤空忽軒舞關門懸雷通井幹遠
迤中原去莫捍臨濠王氣芒碭雲後却前迎勢
凌亂我來吊古清流關升關四望山孱顏山高
水清如昨日戰壘剗削沙蓬閒清流失據暉鳳
死十五萬人刳羊豕降幡已分樹石頭釣絲何
用量江水承平天地無南北中車春糧從所適
勇夫重閉自春秋尹生之言使我憂

過滁州懷李三長衡長衡偕上公車愛滁
陽山水有異時吏隱之約故及之

十五年前再往還停車猶記並開顏風霜宛爾
如君秀泉石依然笑我頑行役總歸鴻爪跡懷
人仍在馬蹄閒環滁官舍琴臺畔拄笏知誰解
看山

南滁望滁陽王廟遂趨臨濠道中感而有
述

我車出南滁遂走臨濠道帝鄉多白雲王侯盡
宿草緬懷滁陽王一旅起傭保真龍潛魚服板

北齊集一

六

塗附羅萬家人畜 帝后 天子呼翕媼遺業
資龍興殘軀沒雲擾廟貌良已隆血胤終莫考
麗牲碑版傳立馬墓田杳嘯歌感牧豎惆悵詢
父老我觀草昧初羣雄覲大寶逐鹿分犄角探
龍競鱗爪真人信天授詎能一劒掃牧羊蕩秦
灰銅馬啓漢造赫赫高光業驅除豈云小滁陽
追王陳毫都紀年渺史存有諱忘國往無繼紹
故事亥豕譌殘書蠹魚飽善哉秦楚際遷史著
月表寄語石室人放失事搜討

臨淮田舍題壁贈王鶴年

坦腹便便書十圍鐵衣拋却臥牛衣恨君不度
三岔水生取

歸

彭城道中寄懷里中游好次坡公在徐寄
邦直子繇之韻四首

少小論交杵臼閒十年漂泊共郊原燈窗颯颯
秋風急簾閣蕭蕭暮雨喧笑口嘲轟巾角墊書
籤狼藉酒杯翻停車欲作相尋夢睡眼揩時淚
已吞

其二

臺頭急雨懷邦直東閣淒風對子繇偶到彭城

北齊集一

七

事舊事轉於行役起離憂竊紅吾谷楓霜蚤收
淶西湖菰水秋料得諸君嘗共醉不知曾話阿
僕不

其三

料峭西風汴泗閒江東應念袂衣寒軟紅三尺
新闌夢嫩綠千章舊釣灘拂水鶯花春寂寂彭
城風雨夜漫漫情知五百年閒事銅狄摩娑不
忍看

其四

十日京江不滯留故人趣別我先憂驛繁喜作

班荆語短許空期彈缺游擁髻風情傳後閣胡
床談笑憶南樓掉頭終擬隨公等浩蕩春波戲
白鷗

徐州雜題五絕句

彭城十日水奔流太守行呼吏卒愁河復詩成
無一事羽衣吹笛坐黃樓

其二

重瞳遺跡已冥冥戲馬臺前鬼火青十丈黃樓
臨泗水行人猶說霸王廳

其三

東齊集一

八

柳老花殘木葉秋西風斜日總牽愁天涯大有
多情客不忍經過燕子樓

其四

磨盤嶺過出淮東捍索如雷百丈洪陸走要知
山下路舟行莫使滿颿風

要知山下路莫使滿
帆風皆吳語

其五

鴉軋爭看濟渡舟人如鳧鴈集汀洲寒衣減蹀
君休笑自古黃河是濁流

丁未春與李三長蘅下第拉馬過滕縣賞
酒看花已十四年矣感歎舊游如在宿昔

作此詩以寄之

滕縣春來花萬樹花白花紅夾煙霧交加嫩紫
欺艷陽灼燦繁英炤日暮今我來時秋已老柳
禿槐黃隕霜露風雨依稀下第身鶯花指點停
車路與君過此十四春日月如梭事錯互青春
作伴更幾迴紫陌看花是前度花開花落落成
谿征人合省從此去花前掉臂去復來縱見花
開有何趣美君真作淡蕩人閒卽牽舟湖上住
山僧扣門分盤餐榜人刺舟乞絹素西湖煙水
收淥波靈隱霜林放紅雨征途茫茫君倘憶清
夢悠悠我難赴推尋舊跡如見君花白如銀味
君句長寄余詩云滕城山好沈吟感歎日欲
西爲君酌酒田文墓

鄒縣謁孟子廟

巋然騶國里廟門鎖蒼翠鬱盤千年宮檜栢留
浩氣末學紛壇墀講堂開馬肆妾婦充朝著從
橫樹師帥獲禽良已訖率獸一何恣嗚呼七篇
書無乃墜於地棟宇自古昔誰與任塗墜下車
淚泫然再拜濕階几

大風發穀城山

驅車穀城山到風旋如塊屋端殷崩雷石角噫
衆竊合沓饑鴟號排蕩飛鷁退首塗失西東亭
午轉冥晦天窄危徑裏日蕩浮埃外興譁徒侶
錯馬旋尾鬣對跼步蹴石根却行歷人背登頓
鳥道半經亘蟻封內歇鞍方問塗息肩始一喟
行看日車斜坐喜坤軸在行邁固有時冥升信
多晦善哉前車戒斯言旅人昧

發荏平過高唐州

今日宜行旅天清日融融徒御行且歌人馬欣
相從朝發魯連邨却過平原封顧此風日美念
彼道路窮駕車役童豎東燎責老翁袒肩驚肉
鞍頰足嗟骨春弓劒趣傳遽竿牘疲郵筒使車
風颯沓飛騎塵冥濛民勞思小康財盡歌大東
嗟我亦何人晏坐安車中

河間城外柳二首

日炙塵靈轍跡深馬嘶羊觸有誰禁劇憐春雨
江潭後一曲清波半畝陰

其二

長條垂似髮髮拂馬眠衣總不堪昨夜月明
搖漾處曾牽歸夢到江南

修宰餉刁酒戲題示家純中秀才

刁酒沾唇味許長河閒才得一杯嘗儂家酒譜
卿知不記取清甘滑辣香

其二

北酒盈尊菜滿盤每因西笑憶長安如今又想
南茶喫悔擲槍旗上馬鞍

和范致能燕山道中絕句八首

吾郡范文穆公成大以乾道六年使金自渡淮

至燕山塗中有絕句詩一卷自白溝河抵會同
館凡八首則余入畿南所經歷道也吊古憂時

■米齊集一

感歎天水金源遺跡援筆屬和情見乎辭庶幾
效滕韓之義焉

白溝河 范詩注云在安肅北十五里闊

才丈餘古亦名巨馬河本朝與遼人分界
處

遼宋分疆一線流白溝人說是鴻溝兩河三鎮
全輪却殘局休論十六州

范陽驛 范注云汴州驛牆外有尼寺二

鐵塔夾塗如雪俯瞰驛中

朔漠風來語鐸鈴浮圖如雪夾郵亭使臣中夜

頻欹枕替戾岡音或可聽

琉璃河 范詩云琉璃河上看鴛鴦注云

在涿州北三十里極清泚茂林環之尤多

鴛鴦千百爲羣

花石網殘花鳥稀乾干山雀幾時歸琉璃河上
乘輅客愁見鴛鴦對對飛

灰洞 范注云在涿北燕南之閒兩旁皆

高岡無風而塵土全集不辨人物

燕南涿北殺愁人灰洞無風自起塵一片江南
圖畫裏西湖秋月石湖春

■米齊集一

十二

良鄉 范注云燕山屬邑驛中供金栗天

生子皆珍果又有易州栗甚小而甘

攬轡嘗新一歎嗟山梨易栗帶胡沙宜春小苑
芳菲日首霜葡萄屬內家

盧溝 范詩云草草與梁枕水低蓋文穆

過時此橋尚未斃石
已割燕雲却罷休使車容易度盧溝桑乾河水
與梁下依舊長流繞汴州

蹋鷗巾 范注云金接伴使田彥皋所裘

蓋胡服也

鷄鷄貂鷄總紛紛巾幗何曾遺去虜人而使南

頻伊勿角札尚封還赤心自懸紫千折丹

會同館范注云燕山客館也遼人館本

朝使已謂之會同館

其四

攬轡乘輅使指同攬轡錄敘能使金所撰也大中祥符路振使遼有乘輅錄

母上賓遺詔出普天開讀淚并流楚宗係累

燕賓館宇雜華風會朝青海班三恪莫訝胡兒說會同

泣相見高廟衣冠欣出游楚宗因高廟十餘年至是得澤王

附錄舊詩

天親改削珠厓何日罷征求詔錄一故上

吳門送福清公還閩八首甲寅

其五

都門祖帳謫如林却望彤墀淚不禁出處頻頻

甘陵南北久分岐鴟鴞雅容彼一時抗疏有人

附錄舊詩

附錄舊詩

其六

明主念安危何限老臣心夢回漸覺朱衣遠身退初知白髮深林下有人君側少知公未忍說投簪

盈瑣闥顧名無闕省果恩恩牛怨李誰家事白馬清流異代悲人載調羹心赤苦臨行諄復外庭知

其二

其六

上帝高居傑肅雍中書退食敢從容舉朝水火和羹苦于野玄黃戰血重四海憂來頻緩帶隻身朝罷每扶節可知報主心如醉久矣愁聽長不鐘

傳宣鈴索待中宵夙夜寧知帝座遙自分朴忠要聖主何煩激切擬先朝之國特大臣相丹墀虎豹紛相伏白簡魚龍莽自驕擗擋篋箱留諫草欲令傳史記唐堯

其三

其七

外圭爭望錫河山忍聽優歌枯苑閒春盡親王

拂衣歸揖武夷君九曲僊山帝許分釣碣自

携新煉石臥床還弄舊書雲朝班改隸三元會
錫命裁成十資文斗柄瞻相仍在手幔亭光氣
夜氤氲

其八

閩海爭傳岳降神匝天弧矢護生申契丹使亦
知元老回紇占應見大人代許孤忠留一柱
帝思耆德撫三辰吳門咫尺鄰閭闔珍重東山
五畝身

繡斧西巡歌四首爲徐季良先生作 乙卯

繡斧西巡不暫停猿啼宇怨蜀山青胡床襍被

■ 集卷一

十五

蕭然去片石留爲劒閣銘

其二

焚霧巴煙蜀道遙每瞻參井歎中朝知君未愜
澄清思又過清江萬里橋

其三

清時指佞豈塗窮眊筆看他御史驄莫道一鳴
都斥去能言鸚鵡在雕籠

其四

監察繇來比蜀椒不應開口在中朝遷官解道
如甘子甘子心頭苦自饒

夜泊泚野關却寄董太僕崇相四首 戊午
泚野關前薄暮過孤裝窮客免譏訶榜人莫訝
逢迎少津吏繇來殿最多 同年生推 過雨洗鑄
針慧水迎風倚權按吳歌十年漂泊中宵夢怕
聽霜林振鳥窠

其二

閩廬城下雨蕭蕭有客方舟共策遼 謂崇相也 直北
總憑山海障自東莫斷懿河腰鑄刀可忘降夷
狡賜劔還防宿將驕更說天街多客宿起占箕
尾坐中宵

■ 集卷一

十五

其三

吳兒誰復說韓餘勛業空傳琬琰書近見閩中
董應舉頗推吳下呂純如身經海道千盤險血
濺貂璫十指餘但使羣公皆女輩不才甘自老
樵漁

其四

宿火熒熒冷不除酒溫時復點殘菹更長細聽
關門折燭短蘂繙海漕書下水帆幙過越嶠中
宵絃管接姑胥清平時節繁華地襍被孤蓬信
所如

疊前韻答何三季穆

通籍金閨數載過開門羅雀省人訶春心駘蕩
花間少秋髮繽紛酒後多但說艱危三太息每
逢朋舊一悲歌五湖只在蒹葭畔漁火衝寒磬
鴈窠

其二

衝車格格馬蕭蕭天下徵兵盡度遼係累行人
傳禿節參夷降將詫橫腰每憂畢口星非舊誰
禁旄頭氣不驕報國自慙無一寸坐聽瞽史度
寒宵

其三

年來災沴逼楊徐碩鼠會占草木書有羣鼠渡江之異占
在草湖海憂危惟汝獨荻蘆豪傑更誰如燈窓
俛首心堪折書案籌邊淚有餘春暖洞庭蝦菜
好可能削跡共佃漁

其四

氛祲冥冥歲逼除行吟自採澤邊菹星占未解
靈臺奏雲物真慙太史書鐵鎖樓船還建業龍
衣御酒自姑胥裁詩共有河山淚感激飛騰我
不如

除夕再疊前韻和季穆寄黃二子羽之作

兼示子羽

除夜閒門冷落過桃符土梗也相訶爾衡姓氏
投入少韓愈文章逐鬼多幕燕頻煩春社語卽
難愁絕夜分歌五行記異憑誰驗鸛鵲年年識
舊窠

其二

隕霜猶未殺菅蕭約略年光轉次遠低亞梅花
先索笑欠伸楊柳欲舒腰冰侵綈几書籤冷衣
覆香篝侍女驕煨芋焚枯吾事足莫將風雪厭

寒宵

其三

黃簾綠幕漏徐徐短檠頻挑夜勘書藝苑叢殘
根莠在文人凋謝槿花如金華絕學吳黃後金華
謂宋文憲公吳淵伯太僕遺編歐柳餘謂崑山
黃文獻公憲之師也寄語吾徒須努力張羅休效一囊漁

其四

殘雪流漸入硯除歲華荏苒度鹽荏人情簡點
惟除目世事參差似曆書仕路無因同鼠穴儒
生何計勒狼胥眼中二子非凡鳥且共翺翔足

瑪如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

明倫彙編

十九

弘齋初學集卷第二

還朝詩集下起天啓元年甲子

入朝有作呈詞館諸公

朝朝侍漏侍金輿住往衝寒對玉除每向候人
分宿火却隨堂吏憇周廬長鳴共苦龍雞早夾
立爭看仗馬如傳語詞垣數君子冰銜三字不
堪書

送兵部董侍郎漢儒總督宣大二首

幽并兩道建牙中列帳蕭然靜朔風千隊市場
來種馬百年御恆護槐龍軍前揮扇油幢碧閣

東傳籤畫燭紅柿漢一山屏障外更煩前箸策

遼東

其二

素囊游牧近雲中挾賞連兵勢漸雄併興規圖
傳住牒嘉靖中宣大山西督撫所守之議擺邊殘隊雕弓
中朝但出金繒計胡婦頻仍玉冊封指中興

功第一雅詩吾欲嗣車攻

送劉松修為訓頌詔朝鮮十首
鳴江水綠兔山青鴻範猶傳舊典刑新傳五行
歸論奏清朝訪落待橫經

其二

復國威靈薄海濱龍衣虎節昭青春東藩遺老
爭垂淚又見神宗舊史臣

其三

金函玉節日邊行遼海榮光接漢京黑水殘波
休作浪黃河已為聖人清

其四

七略傳書在漢庭高文典冊竝崢嶸皇家不
用閒詞賦未許雜林識姓名

其五

其于墓對檀君祠墓前山色滿城陴知君繫馬

無窮思正是春風麥秀時

其六

平壤城邊戰骨叢更聞麗婦哭征東熙寧雅樂
君須訪兼采夷歌備國風宋熙寧中命樂工采樂於高麗

其七

寶文清燕集襟裾飛閣臨川類石渠試按圖經
問遺跡翰軒莫忘訪遺書寶文清燕皆高麗秘閣臨川問其聚書箱

所之

其八

屬國山川斥堠連咨諏命使豈徒然圖經舊說
宣和好不載陪臣贈和篇宋書通鑑有本使高麗陪臣謝和賦者以馬失體

其九

逆奴四路拒王師一鼓兼開創屬夷應有
聖朝哀痛詔滿城忠義鬼先知余謀頌詔朝鮮奈東征陣亡屬夷而副部無言及者

其十

自古論兵貴伐交出奇左掖搗奴巢詞臣歸獻
平夷捷并與衰遲一解嘲東使余以次當行謀從東出奇搗奴老巢利行余遂衰其藏故本章及之

昌平州唐劉去華故里

不見前朝諫議祠春風古道長茅茨千秋流恨
成甘露兩字驚心是北司烽火中宵傳紫塞風
霾盡日望彤墀登朝自顧顏何厚欹枕明朝鬢
有絲

清明日陪祀

定陵恭述二首

紗燈玉斧儼垂旒慟哭珠襦悶一丘是日清明
射楊柳經年寢廟長梧楸金銀氣白二泉晚環

珮風清別殿秋今上移宮之後望裏香山神
御在水冠還竝兩宮遊

其二

清秋灑淚送宮車雨露今陪秩祀初路寢裳衣
憑几在新宮楹桷考工疎寶殿柱下漆赤水如對作之過深居尚想神光杳末命如傳燿火餘報稱十年違侍從嘔心應在定陵書

恭謁

長陵

文皇神武唐宗後靖難功成戰血殷鐵騎至今

長陵

四

趨朔漢王永終古鎮燕山峯迴屏障諸陵拱日
落旌旗萬馬還姚崇詩上長陵云勢如萬馬自天而下前後北征
多侍從承平忝竊史臣閒

西山道中二首

上陵何美得幽期夢裏西山慰我思泉石雨枯
惟有骨鶯花春老尚無安歸鴉禁輪愁偏急羸
馬斜陽喜竝遲來往鴝鴻紛接武祇應倦羽獨
差池

其二

望東青山開復遮數峯缺處有人家溝渠流

圯牆水籬落飄來禁苑花夕炤對街宮樹直晚風旁掠酒帘斜軟紅塵土原如許一入東華便可嗟

碧雲寺

丹青臺殿起層層玉碣雕闌取次登禁近恩波蒙葬地內家香火傍禪燈西山諸寺皆司禮大豐碑鉅刻書元宰闡大老之文碧海紅塵問老僧禮罷空王三歎息自穿蘿徑拄孤藤香山寺

千峯匝匝更分明砌複岡迴一徑清天遠夕陽連海色山空晚院聚鐘聲雲從石磴中間出月向香臺下界生萬疊煙巒檻外不知何處與身平

其二

仙仗宸游杳莫攀夕陽騎馬歷屏顏來青禁扁傳金母來青軒扁秀色香山動玉顏神宗幸西山額謂侍臣香山獨有秀色佛火自依新月上齋鍾猶出莫雲間定陵松栢呼風急知有神靈扈從還

經筵記事十首

綈几牙籤進御初天顏肅穆不曾舒案頭回得重瞳眇白髮詞臣跪展書

其二

元老延登講幄新文華祕殿啓埃塵袖中儀注中官訝嘖嘖詞垣尚有人諱然余講論儀注出為飲客

其三

初日曈曨炤直廬兩行山立聽傳呼侍班卿相皆元老直殿將軍是武夫

其四

文華後殿軟輿迎九五齋中對穆清今日講官誰稱旨東班庶子最分明是日高陽公

其五

儒生今日近天家銅尺書籤歷復斜歸去天香滿衣桁袞袍袖正文加佛即本先華詩焉

其六

棕棚東掖拜恩榮列俎雕盤法酒清不比尋常賜茶飯人言天子請先生

其七

御氣氤氲繞玉皇西清旭日射衣裳侍臣身在
爐煙裏頌賜何煩漚手香手香官內府頌賜正

其八

金鶴籙然異域香侍臣却立正相望如今鶴去
人猶似引頸無言御座旁金鶴香爐下展書
官對立之處今鶴
去不問

其九

天矯槐龍想玉除槐廳無復史官居蓬山芸閣
吾能說只是閒憲讀道書

其十

宋室西羌縛鬼青通英書殿正橫經遼陽會獻
奴兒誠定有神書憾索鈴

寄東江毛總戎

文龍

鴨綠江頭建鼓旂開闢百戰壯軍威青天自許
孤忠在赤手親擒叛將歸夜靜舉烽連鹿島月
明傳箭過鼉磯紛紛肉食皆臣子絕域看君臥
鐵衣

春日過易水

驅車信宿驛程閒雙鬢蕭騷春又還易水到來
偏易感酒人別去更相關暮雲宮闕愁心繞落

日水冠古道閑老大不堪論劒術要離墳畔有
青山

癸亥元夕宿汶上

薄霧春泥黯黯吹一燈風雨夜何其愁依短檠
聽更漏悶撥寒爐記歲時好景良宵渾棄擲暗
塵明月費尋思猜殘燈謎無人解何處平添兩
鬢絲

甲子秋北上渡淮寄里中游好

登車感騁何方歎息虛名愧服箱世上癡兒
難了事吾曹小子自成章丹楓數里明殘炤紅

柳千林熟早霜拂水西湖釣游處定知清論滿
滄浪

其二

少壯真非把罷時俊游今已歎衰遲逃禪定入
遠公社乞食還過漂母祠問對秋鷹藏老手閒
臨春鏡簡新絲天涯我亦憐同病落日蒼涼有
所思

其三

世事閒來細忖量不如高臥味差長楮牙牛陷
多奇疾食宿相兼乏好方東家子富而惡西家
子貧而美里女謂其

母曰欲東家食西家宿也細雨秋蠅尋舊圃微風春燕試新粧故人別後應憐我頭白關山一夜霜

其四

千年王氣萃汾榆渴口淮流並拱趨禹會於今朝玉帛霸朝空自斷上荆塗周世宗征淮以荆朝陽有王氣中斷之幾分茅總列中都志聚朱三百年而太祖出誰披遼海圖入國下車三歎息有人稿項在蒞

客塗有懷吳中故人六首

王同知孟夙

牧齋集二

九

衣鉢蕭然寄石孟又乘單舸上匡廬生平尚有須眉在踪跡真成鶴鷺如蓮葉漏殘秋雨後菊花香澹夜禪初郵亭莫笑奔趨數也是雲堂一宿餘

李先輩長衡

鎖院文章京雒塵篝燈每共話酸辛青袍奉母誰如子席帽趨時自有人精舍繙經招淨侶晴窗鬪墨趁閒身明年相約桃花水一笑清溪整角巾

王僉事淑士

吳超車馬競馳喧中有幽人獨寤言紅藥授書懷北郭葉水心居青燈讀易想南園齋心梵夾時繙閱抱膝長編自討論安得丹鉛從所好與君風雪閉重門共丹鉛深更重門閉

文狀元文起

蕭然襤被出都城此日班行繁重輕不是翰林增諫草誰令天子放門生堦前警鶴諸琴德竹裏遷鶯和友聲綠浪紅欄佳麗地思君白月炤柴荆

牧齋集二

十

周吏部景文

獨鶴難羣自寡儔三間老屋日西頭夜抽架笑隨兒讀展擲園蔬享婦羞共許清通持水鏡還期淳朴挽風流三原舊事吾能記老嫗携錢出買油狀忠裕云與王三原隣也每夕見老嫗携錢出買油也

鄭吉士謙止

疎草流傳重石渠身為教學在田廬百篇自可尋師友室還堪給埽除赤壁襟期風月笛台州醞藉畫詩書耗磨歲月多能事莫遣蕭騷鬢髮疎

寄嚴道微太守二首

侍帝官如謫籍初一麾況復早縣車蒲團已悟
拈花案尺素爭傳倒葢書仙館巖崖君舊築樵
陽圖籍我新疏吳門採藥應相待侯棗陽桃好
共鋤

其二

朝班點罷卽仙班不出朱門亦閉關爲問君平
能市隱何如長史駐人閒銀筒大藥雲嘗護石
井神丹暮自還行過華陽重迴首如今烏目是
虞山真諦精神樞淳于斟入吳烏目山中隱居
遇仙人慧車于長如景丹經陶隱居云吳

無鳥目山蓋偶志
烏目山是虞山也

渡河題徐州官舫二絕句

白蓮妖賊勢衝波列戍連營盡倒戈辛苦徐州
汪太守心淵能將隻手障黃河

其二

罪臣交頸寬刀鋸上有詔許遂東經
撫日侍以不死功守蒙頭
偏網羅漢法自來難置喙匈奴未滅可如何

天啓甲子六月河決彭城居民漂溺者數
萬余以季秋過之水尚與雉堞齊方議改
築悼復河之無人憂改邑之不易停車感

歎而作是詩

亂山遶淮泗合沓圍彭門徐城居其中窪如處
覆盆黃河天上來蹴踏凌崑崙睨不敢前紆
迴避城垣惟帝懷明德圭璧有司存獄漬守
嘗職馮夷聽要去言不然尋丈閒區區築籬藩
下健復積薪胡能障河源今年六月初乙夜河
聲喧上天無纖雲大地忽倒翻樁撞堅堞墮崩
湃后土掀魚腹恣吞噬鯨鬣爭翻反老弱實智
井穰祿褰焚根至今城頭上波浪猶云云麗譙
棲魚鼈樓櫓刻水痕潮汐迷昏旦日月磨精覓

世齋集二

十二

卜云宜改建墨食惟高原已聞測圭景未能具
鋪畚古人重遷國詢謀及子孫徐城古如鐵南
北通舟輶面河距形勝扼險置戍屯誰與平足
定遷無乃巷議繁去歲地大震今者河橫奔天
潢溢砥柱地軸搖厚坤東師猶在野西寇時決
蹠狐狸滿四野虎豹守九閭爛羊費官爵寵鶴
多乘軒諄復布譴告天意良有存改邑與改井
瑣屑安足論我聞宋熙寧河決澶淵村老守夜
行呼河伯迴併吞魏我黃樓下十丈建旗旛吾
君神且聖側目憂元元百神咸受職河神其

敢喧小臣司紀載欲敘筆已兒願誦河復詩浩歌連至尊

聞山東賊平喜而書驛壁代書示顧伯欽小儀

道梗初為行旅憂路岐頻向候人謀喜聞直北關河信已說山東盜賊收便可脂車通上國不須枉道過中州題詩為報平安字濁酒知君倒一甌

次陶給事路叔驛壁韻

攬鏡髭須非故吾匡時曾展一籌無道塗碌碌

秋齋集二

十五

渡牛馬林薄閒閑樂鳥為碧血有人埋死骨主萬聲秋死黑山何日罷征夫遷愁巨浸連鄉邑十月

敲門吏索租

雨中過清流關

雨氣微茫積翠分旋粧行路景氤氲僧携蓍笠穿紅樹人生監與度白雲古砌墮樵衝水下空林落葉隔溪聞鄉心不耐關山笛又聽鐘聲報夕曛

夜過磨盤嶺

積霧沉沉雨氣繁亂山行盡又黃昏深林人語

喧孤戍小院經聲出暮邨搜食饑鳥心未飽識塗老馬足堪捫磨盤嶺下千盤路頭白經過始斷魂

王師二十四韻

六月王師捷東方息鼓聲潢池皆赤子京觀卽黔黎割剝綠肌盡誅求到骨齊相持持梃挺只似把鋤犁大將兵符集中原戰馬嘶可憐禽狗鼠還與修鯨鯢免已無餘窟羊偏畏觸抵偵猶煩地穴攻亦舞衝梯賊縛加鉤索師還布羨黎塹溝填老弱竿槊貫嬰兒血併流馬谷屍分路

秋齋集二

十四

作谿殘膏腥竈井枯骸挂棠梨處處懸人腊家占鬼妻虎饑俵亦泣人立豕能啼穴頭同蒿艾封腸見草稊旋風來凜凜哭鬼去淒淒虛市稀烟突鄉鄰斷人雞暗行燐自炤春作齒成泥兵候天猶慘荒郊日易低停車心悄悄不寐夜栖栖寇滅欣彈指奴強恐噬臍天心留儆戒人事識端倪廟算紆籌策王功費品題豐碑竝崇廟嶺嶺夕陽西

題滕縣趙宰

邦清

祠堂辛酉春趙有書遺

余譚滅奴方略征播州以勤死

立馬荒祠下祠門噪晚鴉
播州新裏革騰縣舊
栽花拱壁踉蹌鼠書牆
詰曲蝸遺編論東略開
篋重咨嗟

新嘉驛壁和宋三小修題
會稽女子詩
紅粉誰人省識真試臨青鏡已傷神
還愁著眼難分別取次先過妬婦津

其二

零落風光哀怨人銀鈞玉筯一時新
可憐和墨千行淚也作郵亭十丈塵

其三

北齊集二

十五

五湖煙水興茫然塵劫何因問宿緣
他日海山尋伴侶洞天深處勢瑤牋

題初祖折蘆圖

一葦飄然載東流廓然無聖語誰酬
金陵夜泊
嵩山雪白馬青絲出壽州

牧齋初學集卷二

歸田詩
人皆言牛心
六年内

舟兩月方達京口望中街

詠兄得十首

破帽青衫出禁城
主恩容易許歸耕

尾還如夢穩臥牛衣得此生門外天涯遠

橋邊風雪塞驢情漢家中寶方全盛五

歎不平

其二

牧齋集三

龍免休嗟白髮重軟紅塵土尚攀絲未結宛轉

班清廟天仗森嚴坐辟雍東觀青編時偃仰西

清黃繖日從容他年春雨犁鋤後一一軒渠訖

老農

其三

雙舄飄蕭類轉蓬布帆無恙向江東豈知路鬼

椰榆日猶借河神舶棹風
舟然甲馬營余積粉
金龍神有反風之異

遠駕那須存老馬高飛誰與弋冥鴻江天回首

真寥廓不礙微雲綴碧空

其四

已分班聯隔鷺鴻祇應伴侶託魚蟲故書堆可

當長枕今兩軒如在短蓬數卷丹鉛還老子

兩朝朱墨付羣公
余雖占舟中草開國功臣事
略時方特舉三案議改正

汗青頭白君休笑漫擬千年號史通
新封
司馬遷為
史通子

其五

世情炎冷日相交堅坐渾如看叫喚去燕來鴻

俱作客拙鳩巧鵲總營巢行藏漫欲紆三宿消

息真當玩六爻已分友心思學道奪官何必怨

機嘲

牧齋集三

其六

塵世榮枯通與芥蜀莊祇合老沈冥麟游不省

戕胎卵龍闢何知及蜣蜋心靜六時聞刻漏眼

明五嶽見真形江天雲物清明候或有人看處

七星

其七

外物粗知蒙邑書詎應戴笠美乘車敝冠何意

彈新沐脫髮誰能戀曉梳身隱不須言放逐時

清未可廢樵漁耦耕舊有高人約帶月相看並

荷鋤
歸程五

其八

數載奔波苦骨皮除名於我亦相宜已輸勇退
成高尚更可書空作笑資去國尚占台鼎宿用
眉山去位事視師難問玉關期高陽請入觀之
累歲未閒身贏得無餘事徒倚舡窗自咏詩
去不許

其九

單舸衝風滯楚州淮陰南下又無舟誰人解唱
公無渡對此真令我欲愁黑浪粘天排宋鷁赤
雲夾日炙吳牛頻年跨下橋邊水炤我勞勞已
白頭

其十

幾番江頭問渡時卽今真箇是歸期夕陽京口
橫漁艇細雨新豐颺酒旗林鳥自應欣宿早山
雲尚恐笑歸遲素衣莫歎緇塵化短髮依然舊
鬢絲

渡淮聞何三季穆之計賦九百二十字哭
之歸而酌酒焚諸殯宮以代哀誄

今年罷官歸太歲在乙丑端陽發潞河盛夏過
界首家僮遠來迎衝炎裹糧糗山妻書一紙頗
問平安不楮尾一二行歌邪字難剖似言旬月

其十一

聞失我平生友摩娑以爲無懜視良復有雙眼
添昏花撞冒類杙臼呼童細問之老淚迸如瀏
吾友生東海松栢出培塿少小凌華行長成歷
儕耦譬如眉著面又若冠戴首江山冒鬱蟠蛇
龍筆劬繆讀書富等身賦詩捷又手心恥章句
蠹目笑儒主鯁讀史實承魚注經理蟬蚪卓犖
故不羣經濟雅自負貫穿貴與前畋漁漁仲後
大事窺掌故小物識韜韜制度令甲乙職官志
誰某東南水溝洫西北旱田畝食貨紛權鹽河
渠費堰帝往往窮源本一一貫樞紐尤諳將相

略能發功利誰嫌發決毫釐支離削駢拇世事
供涕唾流俗喪械榘求志良已奢用我挾以走
皇皇著作庭濟濟俊乂數引君著其閒夫亦何
惡忤四十誤儒冠變奇不成偶揣摩雙鬢絲射
策寸心嘔面顏委塵土文章付朦朧轉喉已觸
諱鞠躬亦蒙咎雉羅羅無時雀角獄再陪蜀犬
爭自吠晉焚或有嗾悻悻孤憤盈戚戚憂生久
一從吾黨游磁鐵永相取雖誦然宿火清言酌
昔酒寒燈吐殘花春盤薦新韭夜雨泊小舟明
星坐高阜陶陶移日夜忽忽過卯酉石渠滋同

異堅城王攻守史家訂朱墨文苑難根莠破愁
仗酒兵白戰落辯牘角逐急追迫歡喜快爬垢
拍案豈好辯絕倒呼善誘屏風僵倦僕鄰牆起
睡叟伊余苦顛蒙乘馬不知杜以友焉鞭策頻
年賴擊扣傲兀喜見君敝衣不掩肘長風起青
蘋高霜肅蒲柳摧頽翼時使我氣亦陡辯博
開心蒙堅強剝顏厚直諒而多聞夫誰出君右
去年京江別臨分出苦口自言星星髮不紆若
若綬室無伶玄妻家有馮衍婦功名今已矣歸
與老覆釜

君墓田在覆釜山也見高僧傳

五

謂訣尊自宦海多喧越世運值陽九憂憂上竿
魚蒙蒙喪家狗尚期與親串笑談共疏殺斯人
今不存有酒誰鼓缶俯仰一凄斷哀歌向南斗
嗟君不遇時被褐泣瓊玖習習鳥鴈籠圍魚
在筍孤生嘗坎珂高步忤夷醜躍馬悲生髀引
弓志中鵠國論憂涕騰戎素憤踐蹂憲橋圖九
塞藜藿念 三后視天信夢夢閔人實恻恻云
胡信宿問鬼伯坐相趣盛年顧日景壯志蔽牆
柳籌策罷東略簡編絕西狩巫陽逝不招靈環
邈難叩高高不可論耿耿何時朽意者視不舍

無乃極或吼疆死能為厲前志豈云苟聞君病
將留危坐視拱枵清明飭衣巾一似豫戒朋舊室
家大逆旅兒女同鼓穀逝將歸樂土相與宿春
果從茲離怨親况乃念謏詬裝嚴辦早發夜盡
罷干振快若辭穿絡行矣脫繩糾知幻剖膠革
觀空餉瓶甌報盡期種蓮願忘入藕荆凡無
喪存彭殤何天壽是夢本非真一覺了不受哀
哉蠅蚋羣競此難務公死已醒吟嚙生猶歎于
喁斯言吾亦贊君其笑寔數

次韻答徐大于王謝餉參之作

收齋集三

六

自從失清河人篋價騰貴金縢市久絕包茅貢
不至桓桓毛將軍單師與虜對來獻皮鳥捷數
並遠將寄周德方休明楷矢在篋筭藥物可託
諷肉食豈知媿頃聞柳河敗愒愒夜不寐絃絃
包蕭歎感彼葛藟疋憂心自煎熬服食轉顛顛
聊以詒吾友珍重靈草視臭味敢差池甘溫庶
同類佇看復舊遊貂參滿內地載約賡此章共
拜吾君賜

贈星士

澆書攤飯醉仍眠任運騰騰信往緣萬事未曾

惟有死此生自斷豈料天有醒已過一千日小
駐還須五百年更進一籌君識否海山幾率正
茫然

依韻答江上李貫之

雀喧鳩聚亦泐泐寂莫秋江媿臥龍有北已知
人共界東家何意子為恭憂時君比張平子埋
炤吾懷阮嗣宗席帽山頭相憶處秋風茅屋捲
三重

投老丙寅閏六月廿一日

投老經年掩草門清齋佛火自晨昏衣裳旋覺
蟬蛸收籬落頻看木槿繁時至雄風生左角夢

牧齋集三

七

迴斜日炤西垣水邊林下君知否定有高人一
笑論

惆悵詞三首

清切吳音和梵音殘經晚院影沈沈含嬌欲共
荷花語寂寂誰知不染心

其二

羅袖當風憶舞腰雙蛾不逐黛痕小
雲鬟霧鬢
依稀在只是冰心未許描

其三

秋風偏向夜窻清一片銀河畫不成俗殺陳王
神女賦月明吹作步虛聲

步虛聲陳思王所作

蛺蝶詞四首

一庭花霧畫冥濛蛺蝶雙飛逐好風依約黃簾
還繡幙可曾飛過宋家東

其二

顛倒鴛鴦手自裁封題重疊又頻開生憎蛺蝶
非青鳥却放雕籠鸚鵡來

其三

倚盡疏窻十二闌愁腸不似帶圍寬春光殢殺
閒庭院蛺蝶雙飛也作團

牧齋集三

八

其四

小院迴廊日漸西雙雙戲影共萋迷春風自愛
閒花草蛺蝶何曾棟樹棲

飲

小至夜翁孝先兄弟挈舟相邀與寇白泥
銀燭何煩炤豔粧十眉端合坐生光白頭未可
妨歡笑紅粉猶能怨酒狂桃葉話殘人似夢鶯
歌聞罷夜還霜明朝發興拌泥飲莫放愁隨一
線長

念白

雙髻輕攏首未膏風懷約略北春濤問名欲傍
香山柳得姓還從萊國桃慵倚晚粧殘畫燭愛
翻新曲倚檀槽塞帷泛瑟吾能賦莫謂閒情不
似陶

程將軍相如挽詞

據鞍橫海劇論兵柳市花宮任借名三矢何曾
悲老大用廉頗事一錢豈但直生平用程下歌姬零
落吹簫去門客淒涼乞食行至竟英雄埋骨處
白楊塞草亦蕪城

瞿五丈星卿挽詞四首

尚書神道儼儀刑閣老文章焰汗青福清少師為作墓銘
三世簪纓存舊德百年篋衍見遺經山中尚想
瞿剛叟剛見晉書隱逸傳海虞人天上仍看
傳說星夢裡駁安何處所良嘗知已勒新銘君
夢前身為
賢文殿主

其二

少年民譽已清流晚節孤風更寡倚宦况蕭閑
如漫叟家居恭謹類恬侯畦蔬過雨親芟擷書
草篝燈重勘讎歎息斯人今不作琴簪自上鈞

魚舟

其三

湖重岡複草芊眠鬱鬱西山好墓田馬鬣封塋
依丙舍兔園燈火記丁年存家笏是先朝賜誓
墓文應後世傳釣水遊丘連宰樹鄉人加敬拜
新阡

其四

衰髯驚秋歎索居閑思朋舊轉蕭疎登朝劇喜
彈冠日投老相期汗簡餘君著皇明臣略月曰
東臯頻命酒花深北郭共巾車西風老淚憑誰
灑寂寞空齋畫紙書

玉川子歌題玉川子畫像玉川子江陰顧
大愚道民也深目戟髯其狀如羽人劍客
遇道士授神行法一日夜走八百里居楊
舍市去江陰六十里人試之與奔馬並馳
玉川先至約十里許任俠喜施舍好奇服
所至兒童聚觀亦異人也

玉川子何予詭朝游淮陰城暮宿吳門市萬迴
不足號千迴趙北燕南在脚底劉風怒生兩腋
邊蹇驢摺著巾箱裏閑水裏高展齒長須奴赤

脚婢白牛爲服乘駝背行李石猴小于拳檻
 虎馴而聽儼如洪厓先生負戴共移居又如中
 山老樵扶携出游戲市兒拍手羣追隨君亦豈
 蚩頗自哆今年六十五素絲披兩耳髮短心尚
 長足縮踵猶跂我觀世人之行盡如馳熙熙穰
 穰往來疾於矢爭名奪利死不休鍾鳴漏盡行
 未已閉隨豎亥步天地忙與義和競刻晷君今
 江頭老布衣胡爲乎芒芒奔波亦如此世路苦
 偏側出門不容軌孟郊顰眉阮籍哭虎豹擇人
 飢魅意擇地徐行猶恐遭顛顛盡氣狂奔何以
 避棘枳我昔盛年好馳騁今縛誅茆守蓬藁香
 篆縈簾閣不開凝塵蔽榻裘如委君之疾馳裹
 糧重繭良已疲我方神游于徐欠仲猶未起漆
 園雙蝶夢正甘華山五龍睡初美君歸來乎從
 我游悔不與君折其趾圖中一隻類道者幅巾
 黃縑著麻履權奇似僕僕不見安閒蕭散差可
 擬披圖展玩更對君乃知畫工有深旨同牀異
 夢各不知坐起問景終誰是吁嗟乎君其善識
 圖中意它年爲君作傳竊比方山子
 休休歌示禪人漢月

休休休咄咄咄莫問胡天與漢月多開口饒改
 闕正好拈來一筆刷君不見牧齋老人太痴絕
 不事參禪不縛律天寒霜重苦不眠兩脚凍僵
 如削鐵起來開尊斟美酒煖簇熏籠煨榾柮呵
 手頻偎酥粉胃齧唇屢竊鸚哥舌擁被醺酣欲
 上潮倒床鼻息如雷發日高三丈夢未醒憑君
 有口如何說休休咄咄咄君家禪宗我不會
 夜來燒却乾矢橛
 蠟梅二首
 羅浮曾見夢中身髣髴新粧改翅塵雀啅乍驚
 三月露嶺南舊歲暮來衣輕黃蜂歸暗簇十分
 春染成宮樣宜金屋剪出花房惱玉真寂寂銅
 瓶愁對汝扣門還憶縞衣人
 其二
 浩翁戲咏惱人香京雒居然壓眾芳風味爲君
 傳譜牒晶明終自恨平章蠟梅以山谷二詩盛
 梅五出而不能品於京雒山谷云花
 明頗爲嫌梅成價釵頭雪色消金縷帳底春心
 啓蠟房莫以黃中笑梔院尤廷之蠟梅詩梔
 蠟今日遍江鄉范石湖梅譜蠟梅品
 陸仲子移贈蠟梅二株次前韻爲謝

綠水約略是前身幻出宮粧不染塵磨口半含
仍索笑檀心通體自生春禪家漫說脾爲蜜仙
女什誇額點真風物美君香閣裏纖纖撚蠟對
佳人

其二

野外垂垂鎖暗香移來庭院借君芳蜜奴破雪
催春信蠟使街寒拆報章絳淺黃輕呈國色金
塗銅沓締花房寒梅瘦勁終難狎只合溫柔老
是鄉

再疊前韻二首

牧齋集三

十三

高蘂依然託此身生香迥自出埃塵凌寒數朵
偏辭雪映日千房各貯春霜女換青排冷豔月
娥暈白鬪清真移根漫說吳中譜不信司花肯
借人

梅譜蠟梅經後者
花疎其品最佳

其二

閒庭小院始生香燭暗簾開別有芳針纓賞
緣爲侶伴步搖支綬見文章麴水綽約宜當夕
黃裏依稀恐退房莫道南枝成別種歲寒誰共
白雲鄉

梅譜蠟梅
本非梅類

薛文饋大魚兼寄二絕句戲答

長魚發發帶冰脂想見寒江出網遲放箸驩娛
看一飽夜來風雪老漁知

其二

臥初朝來割素餐金盃已見鱸如絲當筵置食
還三歎爲憶衝波跋浪時

寒夜聞姬人語戲作

衣篝寒覆五更霜枕畔車鳴夢許長逐客并無
員外置姬人猶說侍中郎綠衣公論吾何恃紅
粉流年汝未忘漸喜花朝近生日擬裁致語慰
淒涼

牧齋集三

十四

丙寅除夕

寂寂田家老瓦盆歲時兒女共寒溫流年已餞
如過客窮鬼頻除尚款門夜靜曙光凝竹柏窗
虛雪色泛琴罇殘燈側畔冠巾影心跡憑誰子
細論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

歸田詩集下丁卯歲七年

丁卯元日

一樽歲酒拜庭除稚子牽衣慰屏居奉母猶欣
餐有肉占年更喜夢維魚釣簾欲迓新巢燕絲
硯還疏舊著書旋了比鄰雞黍局竝無塵事到
吾廬

再用前韻

流年已過似謁除歲酒江南正索居靜聽兒童
喧竹馬閒看几榻走衣魚迎來富貴占新夢鞭

得聰明讀舊書迎富貴聽聰明皆正旦笑殺吳
儂成底事頽然一醉偃蓬廬

書破山刻石屋珙禪師語錄後

石屋虞山產初機逗天目西峯扣擊久風亭悟
因熟透網橫金鱗法海吞鮪鮓靈骨歸海外微
言著遠錄此事非等閒妙悟絕軌躅單傳歷上
載鑿鼓號塗毒神劔光差差飛矢鋒鏃鏃性命
若絲懸誰與敢輕觸嗟吁數年來法門倒竿盡
游蜂各稱王此蜂聚族紛紛各營營往往汙
蘭噴愚人苦煮沙智者晒災木頑硬不成鏡焦

華難種穀哀哉犬與豕豈堪龍象蹴山僧刻此
編貽我寒齋讀一讀再三嘆喟然感流俗淤泥
生妙蓮炎火見真王誰續傳燈傳一洗肉眼肉

上元夜點燈與家人小飲

小欄曲幙自周遭燕賞依然盡室譁羅袖參差
迎畫燭玉釵旋折避銀花燈如宿鳥枝相亞人
似遊魚影互加聞道六街俱寂寞憑將一笑挽
年華

十六日雨中邀徐于諸人看燈口占代簡

曲欄陰霽意萋迷登興邀賓走尺蹠已剩宿雲

牧齋集四

遮繡幙更添微雨作香泥花閒沾濕春衣好屋
裏迴旋舞袖低著履賞燈君莫笑風光正在小
樓西

次韻徐大于王別後有憶之作

月午花深底樣愁更堪淚眼送歸舟他年結子
空悲杜前度看花尚憶劉人可意時無那死物
牽情處信知无柳絲不斷西陵夢掛紙知君到
秀州秀州小縣在秀州徐于詩只有前蘇小
墓亦在秀

別後有憶賦七字句請牧翁同作

徐子

觸忤閒腸舊置愁
追憐夜壑早亡舟
情牽嫩柳曾傷李
選唱新詞絕似劉
投老餘癡堪自笑
爲花添瘦任人尤
惟憑月落孤衾夢
覓遍虛無更九州

再和徐子前韻

萬斛風帆不載愁
多情一別類沉舟
生憎燕子辭王謝
錯怨桃花賺阮劉
人爲風懷偏易老
天因離恨也多尤
君看東海還清淺
或有神芝出祖州

柳絮詞爲徐子作六首

唱斷蘇臺楊柳枝
春愁如線又如絲
古歌舊恨君休記
聽取新翻柳絮辭

其二

送郎莫唱楊柳枝
生憎一簇更千絲
柳枝只解結離別
柳絮隨郎無盡期

其三

白於花色軟於綿
不是東風不放顛
郎似春泥僕似絮
任他吹著也相連

其四

亂點新粧拂畫眉
玉樓春盡倚欄時
隨風乍可沾泥死
莫作浮萍逐水移

其五

高下繁迴度好春
愁楊如夢又如塵
風流性格依然在
爭似長條解縛人

其六

柳絮新歌續柳枝
情塵如淚淚如絲
沈園柳老綿吹盡
夢斷香銷向阿誰

次韻徐子傷故使詞二首

桂華落盡影參差
日夕牛羊上塢多
記得當年歌此曲
引聲不忍到嬌娥

其二

藍質嬌歌宿草前
清明拜掃已多年
秋風舞盡雙蝴蝶
還是春來送紙錢

澤州王達文侍御罷官里居詒余書曰杜
門無事灌畦教子公爲我賦詩以發雀羅
羅夢之意遂爲書禽鳥二圖以寄各系
五言十韻書于卷尾

雀羅

落簿休官日蕭條却埽初
高軒多去跡連騎少

來幸鵲蓋陰方散龍門既遂虛陸潘槐柳在君
李復綦疎賓客何勞謝蓬蒿不用鋤無媒荒徑
路有雀下塔除剝啄兒童喜嬉遊伴侶如張羅
還寂寂避網亦徐徐彈射珠堪惜飛鳴粒願餘
物情君自見莫學署門書

蝶夢

愕夢前塵外浮生一枕餘蛇釣身入定蟬蛻息
還虛寐熱眠龍穩神閒化蝶舒良宵看栩栩清
晝想遂遂牽惹游絲竝惜騰戲慢如花明竟蕩
漾日煖影于徐颺去茶煙緩驚迴杆響疎鶯梢

乳香集四

酣嘯後燕語欠伸初莫辨蕉陰訟何因鼠穴車
與君聊作伴昔昔願爲魚

寄澤州張吏部

光前

四十韻方閑屯留暴

給諫之計詩未悼之兼懷張藐姑甘州

前年入都門逢君飛徒御班馬鳴路岐斜日寺
門暮衝風起御溝落葉滿行路滄海忽颺塵市
朝了非故君既自免歸余亦見抵去小人無遠
慮戰身守沮洳撥機即田功斧省省魚具公上
給耕桑伏臘俟牧酤屏跡徒牆面端居類穴處
痴痴鑽紙蠅兀兀蛙書蠹刺刺刺或免覺類疾

已病吾輩何足云齊焉其殆庶閒君方樂志集
室理國圖王屋西軒意天昇負極柱丹林被翳
蒼沁水還迴互林嶺却復迎煙靄清遠聚花樂
春榮繁燕多冬暄布潛藏養氣志蕩滌放情懷
明月見嘯歌清風起毫素鳴鶴來居貞漸鴻貴
儀羽三晉饒雲山中條鬱西顧秀發著眉宇風
靈儼負靈風隱降守池覽昭王宮基參井富氣
潤靈境神所居被褐矜懷抱登朝好修嫻格仲
避諂諛局促事翁姬一朝謝羈紲懷夢喜得
游觀極俯仰天其爲君助人生皆旅人勞勞苦

乳香集四

寄高功名如輕塵富貴比危露我慕公子區
車出通津津約範姑人倚戈酒聚成膏火自藏
然如馬帶傾仆不見黑頭公策見美徒步修門
香何期靈璫遊難許曉雙寧懸機哉足肯適
有酒且當歌方時莫量而盛壯欣樂康晚足
暇看君鵬鷺嬉笑我足鵬舉長謠匪遠歌聊
以代晤語

苦雨嘆

東南天漏何時好一月懸霖失晴昊早濤膏
塋壁昏繁鬱不辨意微曉最和望舒停瞻仰商

半黑蜈蚣鱗不簷溜銕句如撞胃點滴楊琇欲
貫腦蛟蛇蹙撈爭平陸蛙龜跳梁上木杪未須
沮洳愁九穀且自哀爛悲百草今年獻歲已發
春雨雲稍遲震電早玉女忽隨滕六笑雪師兼
把雷車掉陰陽攢簇并一時天公號令肯顛倒
占年誰與問乙巳唐誌李淳風撰乙巳紀事將
占起并上元乙巳無類乙卯唐布衣李潛用撰乙卯為其為畢各
記乙卯太和九年也有好恒雨恒暘責非小老農嘈嘈亦何為歸來
蒸薪避行潦

寒食後雨不止書示鄰里

北齊集四

七

甲子冥冥雨決旬愁霖高揖轉傷神今年寒食
真無火何處煙花別有春呼婦鳩還勤過我竊
脂雀亦窘如人自愁及物非吾事早餉鄰翁有
東新

其二

從星不辯畢箕文行雨誰將點滴分近霽渾疑
平作地遠山直恐化為雲江鄉蝦蟹還遺種海
國蛇龍敢亂羣擬上天公牋一紙老農可許綠
章聞

高士張季挽詞

一棺寂寂掩柴菅零落貧交漬酒還使骨千年
埋傲兀孤墳三尺起孱顏松頭月焰新封土花
裏鶯啼舊隱山粉繪不隨長夜盡數峯依約暮
雲間

贈陸墓邵叟是僧彌之父

蓬蒿三徑少追扳中有高人善閉關忙為市南
行藥去閒從城北討春還齋時婦料供僧未晝
裏兒敍過雨山寄語道旁名利客青門原只在
人閒

金壇于潤甫釀五加皮酒為南酒之冠潤

東齊集四

八

甫與繆仲醇友善仲醇善別酒釀法蓋得
之仲醇今年潤甫釀成損餉而仲醇亡矣
賦四十二韻奉謝并悼仲醇

我飲不五合頗知酒中味苦愛此酒佳芳香入
夢寐頻年再出山衰遲受顛躓不獨戀官爵兼
亦為酒累自從歸田來道遠苦莫致吳酒負虛
名往往煩餉饋糟與吸醕委頓非吾志惡酒
如惡客其性悍而驚撐腸芒角起薄喉熾炭熾
甜酒如小人其性柔且遲口吻滋嚼嚙關高長
脂膩我性與之違何能強周比入盞先皺眉沾

唇已剪鼻方當困幽憂况復苦陰陰無帶孰堪
愁有鈞不除睡朝來送酒人遠自金壇至未暇
潔尊壘先呼擊泥壇黃柑洞庭春雲露石湖貴
猶嫌金醴薄不美松花細肅如見君子寒清沁
心肺藹如近美人光風汎腸胃雲陰解翳駭驚
花見明媚暄如踏春陽冷如坐月地頭風愈眩
運末疾起重腿螟蛉息嘲啁雷霆斷驚悸丁寧
戒室人此物吾所嗜升合謹斟酌朝夕手封閉
頻煩看甕面促數滌飲器不畏大戶嗤但恐後
車匱中年多哀樂昔遊盡顯頌我友繆仲醇別

牧齋集四

九

酒號渠帥生平家人產強半營酒事勁正本式
法清濁剖涇渭酒家有南董此翁庶無愧一朝
歸黃壤酒鎗閉空筭盈尊不能飲墳土空復漬
感君餉我酒知君有深意安用聖人爲飲此盡
日醉我醉亦易醒君酒難再乞流涎忍口饒信
筆作詩戲美彼公孫朝封趨成委積從君賃酒
城願爲此中隸

金壇酒垂盡而孟陽方至小飲作

佳醞那能不共持開尊欲酌便相思曹公自解
沉吟意陶令偏憐顧影詩杯盡政如春去急壺

何可奈客來遲一觴莫笑頻相勸無酒明朝更
題誰

顧炳秀才遺書索飲有醉吐丞相車茵之
語作七字句報之

糟丘且莫歎沉淪漢世君看尚酒人已見相公
呼後舍吏聞馭吏敗車茵無多酌我終須醉時
一中之頗近真却笑楊雄老投閣鴟夷歎井向
誰論

與顧秀才飲酒作

無花頗恨司花神有酒偏宜衝酒人但看當

牧齋集四

筵浮大白何愁後問走窮賓桑間布穀催耕急
樹上提壺勸飲頻我老君貧何所作商量同占
醉鄉民

以頂骨飲器勸酒次秀才韻

風雨闌珊春暮時銜盃莫問夜何其酒旗已分
臨天駟飲器休辭倒月氏新廟還應祀儀狄後
車定合置鴟夷中山醉死真堪羨千日無勞問
醒期

短歌答博羅韓孟郁博士

昔年留君醉燕市東方兵起君歸里今年君官

南橋門我已久祝頭上巾人生相知苦難見何
異秋鴻與社燕感君寄我長句詩懷袖殷勤置
君扇東華茫茫舊塵土我已無夢君何詡花磚
日午啼雞鈴索蕭閒睡鸚鵡起與君俱已鬢如
絲可憶青山有宿期廣文雖冷官猶在吳市相
尋定幾時孟郁丁未落第和余詩云
異時倘相逢或在吳門市

文三啓美次余除夕元旦詩韻見寄疊韻
奉荅兼簡文起狀元

奇石名花錯盞盆清言竟日寡寒溫停雲家世
紅欄里邀笛風流白下門芳草閒庭新度曲桐

華小院別開尊廿年游跡如前夢每向空齋屈
指論長清集四
十一

其二

信美芝蘭接砌除依然布褐共閒居霧深欲隱
南山豹風積能搏北溟魚陸氏有文嘗互評謝
家無夢不堪書對床風雨聽蕭瑟珍重衡山舊
草廬

代鶴荅

軒墀曾是誤恩來野性終期碧海隈承日自憐
丹頂在梳風未忍素翎摧長鳴半夜知誰和靜

立閒庭恥受媒惆悵王京稀伴侶爲君三疊舞
琴臺

贈竹深堂鶴 徐子

野鶴婆娑舞竹深疎簾隱几對蕭森長鳴自
吸三危露獨立孤含萬里心未許軒墀分氣
色漫隨魚鳥看升沉可因彈射年來甚祇是
幽棲合在林

和徐子悼響閣前小松之作

新松無復倚疎籬想見亭亭假蓋姿風過尚傳
清梵語鶴歸還認舊栖枝識符十八終爲夢壽

到千齡亦有期猶勝不材樗與櫟空令匠石笑
支離長清集四
十二

其二

提壺自挂石欄前每爲庭柯一悵然可是孤根
難整地也應造物忌參天未成鱗甲先供伐稍
出蓬蒿已被鐫回挽滄江更誰是直須雲壑臥
千年

孟陽載酒就余同飲余方失子疊前韻志
感

別後春醪憶共持多君載取慰相思豈知河朔

同拿日正是延陵喪子時醉死却輸劉白早憂
來還恨杜康遲淋漓戲墨燭前事浣壁書窻更
泥誰

三疊韻答孟陽慰余哭子作

中酒心情不自持如魔似病攪人思情騰殘夢
花飛候寂寞空梁燕去時老覺繁霜侵鬢早愁
看明月入懷遲憑君一笑聊相共開口來朝更
向誰

亡兒後拆所築月臺悵然有作

月臺平築子城隈一日嬌兒上幾回思子不堪

牧齋集四

十三

頻悵望傷心無復倚崔嵬欄傾似逐風高去檻
折誰牽竹馬來又恐他年雛鶴返不知城郭認
樓臺

登茅山三首

便闕虛臺已字文仙山終古屬三君秦王自改
人閒鴈梁代空餘嶺上雲芝月有光期獨采松
風無價許平分積金連石遺封在笑殺紛紛蟻
子羣

其二

一入華陽隔世氛天壇真擬見茅君溪田黯黯

流殘月樓觀憑龍駐晚雲谷口樵歸繞出日洞
中基罷又斜照白頭未了人閒事慚愧會探七
詰文

其三

殿輪迹在大茅東逋客依然識舊宮近岫過雲
如設色遙山湧浪欲排空暮蟬乍歇千林雨秋
笛先催一葉風回首南朝塵霧裏徒聞宰相在
山中

六月二十三日元符萬寧宮爲亡兒設醮

牧齋集四

十四

尋真去却要非熊繼世回天上受書傳不易
云許氏遠經皆傳塵中小兆夢還來仙山亦有
呼兒鳥莫道人閒盡可哀子詩云谷鳥猶呼兒
山人夕露襟況之子非
熊也見段氏酉陽雜俎

茅山懷古六首

磐石崇天壇勾金隱地肺叔申既來遊二弟亦
至止山中輕宰相人閒重長史君看神武門掛
冠復誰子

其二

新莽竊漢錄偏走媚百神刻鏤金玉謹齋

茅君牛柄難久據繩聲徒穢聞三君笑不顧騎
鶴凌白雲送名山首及三茅

其三

夏馥謝漢碑微書著桑樹及其遇鈞心文彩老
傭雇仙籍隸方諸史傳書黨錮寄語人閑于處
感何所慕夏馥為保令府明吳侍郎保令府華

其四

隱居度世人豈昧救世局惜哉齊梁主難繁白
駒足高名託外兵微言著別錄英英嶺上雲至
今在空谷

養齋集四

十五

其五

我我積金峯帶以連石鄉隱居割封邑弟子授
寵章蠻國遞相雄蟻封安可嘗煌煌十資文千
年勒華陽逆奄之子建封建

其六

紹述亂綱紀鼎物象播遷仙都白玉印乃在華
陽巔銅人已辭漢石鼓終入燕至寶歸上清長
得保天年

謝于昭遠寄廟後茶次東坡和錢安道韻
昔人苦作有情癡下飲不知茶與茗我今惜懂

養齋集四

十六

老人太苦硬刺刺品茶刺責倖我詩漫浪聊戲
耳只愁湍泉飲生癭

丁卯孟秋閒時享 太廟作

清露晨流肅羽苑上公升拜采雲高殊勦久冠
貂蟬列 聖主初辭裸獻勞 九廟神靈還陟
降千官趣走 倖著蒿遺民舊日叨陪祀親見
會孫奠黍蕭

八月十四夜艤舟虎丘與孟陽長蘅小飲
小舟如簾閣艤向虎丘溪笙歌何喧闐餘音沸
寒水孤吟發蛭窺閤默復憶几譬如坐磔信臥

瞥心數起覺然空谷音忽見程與李殷勤如明月入我船窻裏小酌無盤餐開顏且歡喜四山歌吹罷落月汎清汎貪老羞見月詩句斯言未為音月如今我羞不及故人矣歸舟對孤枕悵悵心未已延緣華聞音猶恐是二子

八月十五夜

歸舟信孤颿忍與明月別今夜生公石駢闐那可說酒氣昏深池人煙冒清樾喧喧鼓吹罷清歌如一髮歸人盡扶醉坐客但耳熱有曲誰解賞歌者自悵咽我生好清游避此繁麗窟歸來呼病婦舉杯共邀月忽聞小樓西高歌唱圓闕去去勿復聽使我心斷絕

八月十七夜

今年十七夜圓月勝三五月滿不厭運弦望自有敘譬如繁艷花春殘始開吐又如妖冶人半老鬪眉憮我為驗曆頭欣然命倚侶新蕩繁華壘小摘倒筐筥酒伴期不來茫然似失伍長鬚兩三人嘆息自相語北里考歌鍾黃金充棟宇東鄰喧鼓吹錢刀壓倉庾主人有何樂惜騰自豪舉病婦支空床嬌兒臥淺土文籍滿四壁踐

東不堪煮流光炤素髮吟蟲響空杆任彼明月好豈能變愁緒僮言良可聽我興未能阻捫臂自跳踣擊撞類曰杵天公為解圍晴昊變風雨依韻答徐于病中見懷

簾閣香殘正憶君新詩宛轉似迴文每憐面會如千里未省腰圍到幾分合眼閑來推昨夢支頤懶去看秋雲多情多病真相似搔首何辭到日曛

彭幼朔仙翁丙寅十月化去歲盡却有手書貽所知多言化後事蓋尸解也幼朔嘗

登高寄余詩云設嗟魚服英雄老爛醉龍

山感慨多蓋亦功名自喜之士晚而入道者昔人言英雄回首卽神仙此語蓋不誣丁卯九日獨坐感嘆因續成其詩以傳于好事者

枕實偷嘗已再過榴皮書字半銷磨尚嗟魚服英雄老無那龍山感慨多梁父舊游還跨鹿初見陸務龍白鹿有道人見徐元直青城老將去乘驪事渭南見陸務龍知君不少登高伴却望人間一醉歌九日得徐于詩却寄

今辰掩戶復停腸總爲登高易斷腸四海知
惟兩鬢三年與爾共重陽黃花笑客應無數白
鴈愁人又一行同病更憐同賞在解折更酒助
茶香雖然九月與陸希實茶同示
陪人泛更酒解助茶香

重陽次日徐二爾從饋饌蟹

肴具圓方雜醢熬白衣今日送衡茅肯甘重識
加餐意選擇遙憐纖手勞自笑吾家傳嗜蟹敢
言詩句補題饌小人屬厭君休謂一飽如今學
老饕

天啓七年九月九日聞 大行皇帝遺詔

牧齋集四

一九

二首

風悲霜慘集茲辰旅鴈南來報計真萬國心傷
馮几詔三年腸斷屬車鹿身爲馬角生來客夢
作龍胡墜下人欲臨國哀何處所市南扶杖問
遺民東坡問元祐太后升遐吏以罪人不許成
亦亡于禮也諸之禮也

其二

豐邑深懷 皇祖仁艱危誓欲副貽孫兩年書
命塵東閣天啓元一
永之內刊三月官銜忝北門乙丑春
兼學士
而罷 二出承明占國論得歸茅屋賴 君恩

殺身自此知無地泣盡三聲向嶺猿

九月二十六日恭聞 登極恩詔有述

三載 先朝版籍民 詔恩重許從儒紳沐猴
自笑冠非我廐馬應慙類似人仲子厚起廢答
有荷轡之馬
革解帶圍多沒漣蟬辭衣篋尚逡巡影娥川水
清如許偏招東歸舊角巾

其二

衰殘不稱掛金章且作班欄拜北堂旋取朝衣
來典庫還如舞袖去登塲聊將野鶴爲雞伴寧
許沙鷗入鷺行只合鄉人推祭酒蒸豚簫鼓賽

牧齋集四

二

吟桑

徐大丁王聞 詔枉詩見賀奉答二首

彈冠何敢附清流擊壤欣爲野老僇屈指浮名
真泛泛驚心噩夢尚悠悠朝家求舊存芻狗人
世更新學土牛見說臯夔滿臺閣祇應留我作
巢由

其二

安穩磯頭舊釣緝 主恩深處是沉淪敢言身
退如迂叟却喜人呼作老民陸務觀自著
山陰老民 撥棹
久裁春後服畫圖時墊雨中中騎驢倒墮君休

笑 聖世今真作幸人

丁卯十月書事四首

道塗好語沸兒童扶杖灌呼我亦同斗柄已聞
歸 聖主冰山何事倚羣公阿瑤總曳尚書笈
頌 厥還乘御史驄勇退史應書阿母拜章先出
掖庭中 事並見天啓七年邸報

其二

絲綸閣下競津塗楊李 新都 諸公不可呼夏屋
棟應書梓匠明堂稅亦盡侏儒羹調衆口須兼
味船急中流仗一壺共道微垣新氣象天樞旁
看四星無 於時集四

其三

秋窻晴日影遲遲午夢初醒黍罷炊獨對空枰
嘗歛手每臨殘局更談碁霜清狡兔爭營窟月
白驚烏盡揀枝一著雖低差較穩且依旁角守
茅茨

其四

黃門北寺獄頻仍錄牒刊章取次徵死後故應
來大鳥生時豈合點青蠅蒼茫野哭憂邦國寂
寞家居念友朋痛定不堪重拭淚清齋勤禮佛

前燈

羣狐行

一狐縊死鑲琅璫一狐縊死懸屋梁羣狐作孽
兩狐當公然擲揄立道旁昔日羣狐假狐勢一
狐爲宰一狐帝一朝狐敗羣狐跳殺狐烹狐卽
爾曹兩狐就縊皆號咷狐不生狐乃生梟狐已
死梟尚肆捕梟作羹亦容易羣狐羣狐莫嬉戲
夜半睽忽雷火至

舟師歎

千舟百舟若鱗次大勝小艚如櫓比舟師夢寐
呼水至愕起依然閣平地黃旗夙昔凌長風布
帆滿漲百石弓攤錢白浪笑舉酒胡乃束手稱
技窮我坐船艙自悶默眼看寸進還退尺潮平
風正尚無期橫飛直下何繇得君不見午潮已
落暮潮催九日灘頭未是遲長年自辦乘風具
捩拖開船會有時

初學集卷第五

崇禎元年一也崇禎元年
戊辰歲六月

崇禎元年元日立春

淑氣和風應候來王春元朔併相催故知青帝
攢新令不是天公厭兩回東坡元日立春詩受
省事天公厭兩回
歲酒應羞白髮向陽花欲笑寒灰釣船游展須
排日先踏西山萬樹梅

正月十四日與邵僧彌看梅西山蘇橫塘
抵光福

放舟出橫塘喜與煙郭遠遠景宜日斜清游取

花齋集上

春淺嫩柳絲未舒寒條竿將展近水樹乍明還
峯月漸顯同舟得佳侶靜好有餘善行看煙巒
紆生愛溪橋轉約略雲樹閒西山累甌甌山容
如高人作意任偃蹇我生在塵網鹿鹿苦未反
明朝山中雲倘笑歸來晚再拜萬樹梅為我潑
顏覩

夜步虎山橋

信步尋谿橋邨犬吠林杪月色淡自佳山行誤
亦好暮峯斂餘黛早梅散輕縞定知今宵夢空
濛入幽討

元夕阻雨泊舟光福

尋花不覺遠直入梅花邨孤蓬坐滴瀝清曉如
黃昏未能理蠟展何暇開清尊名花初發時燕
賞亦遲人西山千萬樹亞枝趁朝暾洗粧映流
水薄寒倚柴門豈知墮煙雨掩抑空淚痕梅花
如靜女有恨初不言我懷同楚客莽莽欲斷魂
世無別花入此意誰與論

十六日冒雨游玄墓

發興上藍輿買勇著芒屨尋花欲乞命韓詩都
將命乞
花豈爲風雨怖冒雨發龜峯穿花到玄墓參月

花齋集上

橫清晨玉雪蔽行路沾濕聞雨香登頓入花霧
初疑雨妬花轉爲花惜雨梅亦愛清妍裏雨如
含露孤標宜輕寒靚粧倚薄暮秉燭如有思吮
毫未能訴欲償清游適更覓寒餓句

奉慈庵紅梅一株嫣然獨出感而有作

萬樹漫山玉雪中一株獨自笑芳叢新粧不是
綠施赤薄怒應看近發紅聊貶高寒遮俗眼暫
先穠豔領春風調羹至竟誰能事枉竊年華媚
化工

美人詒折梅一枝僧彌歎賞請余同賦

小院疏窗傍畫闌。攜來細向曉瓶看。端詳苦愛橫斜好折贈。深知揀擇難。伴我餘香。宜夜靜。憐渠剪燭對更殘。一枝已識春風意。莫倚孤舟怨薄寒。

十七日早晴過熨斗柄登茶山歷西磧彈山抵銅坑還憇衆香庵

吳山環西南。其山秀而嶧。鬱盤起玄墓。迤邐屬西磧。梅花生其中。居然好宮宅。譬彼冰雪姿。淖約處姑射。回環具區水。粘天浸寒碧。空濛滋霜根。浩渺蕩月魄。湖山畜氣韻。煙雲發芳澤。所以

長齋集五

西山梅迥出凡格。我來早春時。發興興蠟雙屐。探奇忘晴雨。尋花越阡陌。茫茫梅花海上。有花霧積。不知何處香。但見四山白。藍輿度花杪。登頓旋已易。恍忽如夢境。愕眙眩游跡。縱覽乘朝暾。留連坐日夕。殘陽挂煙樹。橫斜似初月。清游難省記。勝情易追惜。還恐梅花神。芒芒笑逋客。

衆香庵贈自休長老

路約緣溪一徑分。千林香雪炤斜曛。道人不作尋花夢。只道漫山是白雲。

西山看梅歸舟即事示僧彌四首

口年游跡半萋迷。老去逢君又杖藜。芳草路當春雨後。梅花村在衆山西。茶山煙雨荒新築。峯峯未果茶銅井。莓苔沒舊題。余與一淵孟何題名絕壁去今更憶盤螭桃萬樹。人間何限武陵溪。盤螭桃花最盛今無復存

其二

千邨煙靄蔽芳叢。流水疎籬有徑通。花霧陰中晴日變。湖山斷處白雲烘。低迷楊柳差新綠。點綴櫻桃記小紅。安得松圓老居士。墊巾同過虎橋東。

其三

三年噩夢已塵沙。又向東君感物華。獻歲雪消遲柳色。試燈風雨妬梅花。曾除酒券書千卷。假以酒券從人儘放漁舟水。一涯眼底仙源在。人世春深隨處有桑麻。

其四

虎山橋畔好溪山。聚塢銅坑取次扳。屐齒衝將新雨去。杖頭携得老梅還。青山對酒知誰在白髮。尋春讓我閑自此。柴荆多畫閑遲君。花下或開關

虎丘秋月圖題贈似虞周翁

虎丘佳麗地中秋明月時吳僕競芳辰結伴相
邀嬉一翁迤邐來蒼顏白須眉徐行躡浮圖信
步穿劒池雙鑲憎扶掖矯健逾僮兒還憇十人
坐微汗揮裳衣游人羣指目使女爭遶圍無乃
地行仙遨游下巖扉此翁少好游游興老不衰
年年中秋月艤舟虎丘湄排連五十秋晴雨莫
閒之譬如秋風鴈歲歲不失期還觀同游人游
跡苦繁差少者漸以老老者漸以稀山中有老
衲拱揖復嗟咨與翁為輩行是我影堂師亦有

牧齋集五

上

中年人鬢髮漸成絲拍肩呼曾孫側坐相追隨
昔時裘馬客今或寒與饑盡船易新主蕭鼓無
遺吹昔時紅粉伎零落歸山岬或為衰年嫗乞
食行吹簫吳風遞更換吳粧日歲鞋短衣過紅
紫大袖拂履綦吳歆稱絕調傾聽良已非新腔
難按拍急管增繁悲轉盼復誰是屈指亦自疑
豈獨市朝改兼恐陵谷移惟有生公石盤陀閱
成虧惟有劒池月秋來鑑如規羨此鶴髮翁身
閑步逶迤秋山與秋月年年對霜髭人生皆昔
夢一往不可追夢愕與夢微夢者豈自知殆滑

如好夢夢覺心說怡胡為勞生人惘惘徒歛歛
翁今年九十健嚙足若飛幸逢聖明世擊壤
歌雍熙煌煌老人星長炤虞山屋更度十中秋
為舉百歲卮

悼鶴

來從何所化何之碧海茫茫不可追留魄尚疑
初月影招魂正在落梅時舞休竹裏風生少鳴
斷松閒露下遲約略重來還報我秋空春曉是
前期

其二

牧齋集五

六

殘年百事苦傷悲更報胎禽去晚池院落又如
亡愛子寢門應此哭相知乘軒任爾誇新寵爭
樹還誰占舊枝商略雲山瘞仙骨玄黃祇恐未
相宜

瘞鶴之明日有鶴翔於鄉園去往年鶴來

之地一牛鳴耳宗老明翼氏購得贈余先
以佳咏感而致謝

獨鶴仍從海上來柴門還為羽衣開丹丘信隔
猶疑望紫府書通便却迴顧影似憐曾舞雪返
魂應逐未殘梅仙家騏驎非凡骨寄謝詩人莫

漫猜

蒼履之喜得鶴見遺四韻

雲消鶴去不勝愁小兆人間似可求去年九月

有鶴去後朱頂已蒙仙客號詩宋李正文正客素

翎還伴老人頭羽毛雖短誰能假菰米方殘豈

自謀莫向華亭論聲價相經久已誤浮丘來詩

華已知陽鳥意度

依韻徐子喜見

月昏雲薄闇思量別緒參差有底長啼樹鳥闌

仍宛轉穿花蝶老故輕狂重支秋枕溫殘夢更

微音集五

拂春眉理斷腸綰盡柳絲還柳絮東風只合爲

君忙除前使時有柳

和履之花朝見示

愕夢纏綿尚記存芳華空對二分春淒涼寒食

還如我穠豔花朝乞與人生計料平量餘昔酒

功名磨折剩閒身白家大有穿楊手切莫蹉跎

學老民用樂天喜敬

題仙山樓閣圖

華堂遲日春融融嬌蘭寵蕙多光風誰爲此圖

掛素壁神山仙館來空濛參差崑崙頂縹緲扶

桑東上有摩天削成千仞之絕壁下有拔地偃

蹇百尺之喬松天光浮動日月水海濤激射廳

輪峯五雲聚族不成雨千霞解駁皆爲虹交梨

無根長翳蒼夜芝有光焰丰茸琪花瑤草人不

識但見竹柏長青葱其間樓觀參差起璇瑰瑤

碧相蔽蒙細界煙巒辨棟宇平臨月駕開房櫺

墉城金臺盡治所易遷童初或離宮草真續紛

互來往似謁金母朝木公金條脫玉玲瓏頂巾

作髻衣綃垂紅白珠約臂青章帶胃鳥爪紛指

掌虎齒還嬰童高堂壽母定誰是無乃亦在圖

微音集五

畫中主人捧圖獻母側慈顏一笑回春容班白

稚齒齊上壽撞鐘代鼓樂未終金盤擲麟莫數

他家事斟難調鼎吾祖自有彭鏗翁彭鏗翁

能何餐神仙傳云彭祖

花朝魏仲雪徐于王諸人宴集賦詩用花

朝二字排韻余閉關不得與仲雪枉詩見

示依韻奉和兼簡于王

不分春光取次奢小閑側畔想芳華晴煙籠上

柳邛邛雨暖日熏桃樹樹霞舊社房櫺看到燕

新粧簾幙記回車憑君傳語東風道莫放花期

過棟花

其二

遨頭婪尾羨招邀可惜闌門負此宵垂白心情
餘我在踏青風物任君描春將好遍垂垂去花
旋開齊續續飄準擬諸公作寒食莫欺老子似
今朝

春雨

小閣疎簾香篆遲冥冥春曉似昏時揩摩老眼
看如霧撥觸愁腸散作絲淺綠樹滋鶯不覺小
紅花濕蝶還知輕衰麗殿垂楊畔閒殺江頭老

釣師

春雪

記元年二月十九日事此多用東坡
癸丑春分後雪詩句而反其意

遲日同雲更合圍東皇何事發陰機李梅冬實
原非分雪霰春深故作威繞樹鶯雛應罷語漫
天柳絮敢爭飛老農劇喜遺蝗盡旋覺陽和轉
褐衣

春雲

萬里春空碧落分微茫點綴起氤氳亭亭車蓋
誰吹汝漠漠高樓正憶君蔽日早時能待族飄
風一旦已離羣白水蒼狗須臾事霖雨終期出

岳雲

春晴

暮霞新爛午陰收儘放春光在陌頭意慳好風
吹綠醕眼明初日炤紅樓青天宿霧看誰掃白
晝游絲颺不愁爲報園林鶯鶯道呼晴逐雨莫
憑鳩

仲雪折梨花見贈口占

寒日到來春寂寂梨花開遍月朧朧煩君折贈
銅瓶裏閒殺庭前昨夜風

雪裏桃花次薛叟韻

牧齋集五

雪花拂拂釀花朝故著桃花未肯飄傳白更憐
頰頰好欺紅不放粉墻燒朱門人面愁相映紫
陌塵埃恨欲銷擬爲寫生誰下筆王家還有雪
中蕉

雨中仲雪招飲海棠下

二月簾櫳中薄寒錦城花霧畫漫漫鮮妍正合
停杯賞沾濕何妨低帽看剪剪風輕還刻燭濛
濛雨重更憑闌知君卜夜留連意坐惜芳華未
許殘

寒食日子王仲雪諸人小集津逮軒

展引奚奴杖掛錢，隻雞近局許招延。貧家節物
宜寒食，病使風光似禁煙。茶白還爭分火候，桃
紅欲褪賣陽天。清平要著新詩寫，好記崇禎第
一年。

雨中海棠花下代徐子贈妓

風風雨雨妬花天，人病花殘劇可憐。還恐海棠
零落盡，文梳窗下對花眠。

寒食日看徐子別妓二首

落花細雨正佳晨，萬樹紅芳一病身。試看清明
寒食候，料量還是未殘春。

其二

梨花開盡摘花新，送妓憐君似送春。記取今年
作寒食，粥香陽白爲何人。

喜復官誥贈內戲效樂天作

三年偶失楚人弓，憂喜迴旋似塞翁。我褫緋衣
緣底罪，君還紫誥有何功。佩環再試從風響，寶
髻仍看耀日紅。重作安人莫侈太，饅耕還憶舊
家風。

聞新命未下再贈

山林采鶴可同羣，那雖榮且莫欣。昔纓帶筆

眞爲我今遲官誥，豈緣君譙樓風雪應知免。應
母妻俱頌，內殿恩波更許分。元日中宮朝，情
請看丞相婦，綠窗朱卷對斜暉。中宮好
夫人有

三月三日泛舟卽事十二韻

風光雨又晴，上巳更清明。節候今年異，遨遊此
日并。煙嵐開水國，雲錦蔽山城。岸綠攀還折，堤
青踏欲平。執蘭修故事，插柳惜芳情。新火紅粧
出，香塵翠袖生。就花拈舞蝶，揀樹聽鶯啼。鶯吟
移舟緩盤回，去馬爭歡娛。窮日夕燕賞及時清。

北齊集五

醉眼牽花影，歸心殢鳥聲。酒依金谷數，詩候麗
人行。襖畢還相賀，春衫試體輕。

送張老還溧陽

張君攻岐黃，高名走婦孺。坦懷絕厓斥，劇談見
情懷。好酒復喜奕，流連雜歌呼。勝負如等閒，局
終色不忤。吾觀善奕者，握子多顧慮。推枰歛手
時，黑白在何處。古來當局人多爲一著，誤縱負
國手。名豈知拙工，趣君來早鶯啼。君去新蟬語
流光去，不返屈指如傳遽。與君須臾閒，甲子在
旦暮。安知世上人，芥柯不已故。餘尊湛東瑩，斜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

崇禎詩集二

起戊辰年七月盡一年

戊辰七月應召赴

閱車中言懷十首

三年嚴譴望修門隨例趨朝又北轅
聖代故應無棄物孤臣猶有未招魂
夕陽亭下人還過端禮門前石尚蹲
重向西風揮老淚餘生何以荅殊恩

其二

已辦腰鎌學耦耕悠悠真悔逐人行
長吟頗惜齊三士撫卷誰知魯二生
白馬清流傷往事南箕北斗媿虛名
巢繇至竟非無謂堅坐深山謝聖明

其三

寥廓高天一冥鴻肯隨烏鳥問雌雄
紛紛豈止容卿輩碌碌何須笑乃公
赤汗馬應空冀北白頭豕自媿遼東
郊原無限停車思落日披襟得遠風

其四

傳呼何必厭乘弱風日清恬當出游
坐穩依微憑小閣睡酣搖曳在輕舟
譬如禪坐還馳想只

作看山不下樓却數昔年行旅事
分明殘夢已悠悠

其五

淋鈴夜雨漏初長夢入江南櫻笋鄉
重碧樹深春燕語小紅花發臘醅香
聞簫月下移歌舫度曲風前近笛牀
秋夢也如春夢短郵亭塵土正茫茫

其六

露警秋衾夢亦清篝燈襖被駕車行
征人倦睫留殘睡客子枯腸帶宿醒
日出樓烏衝曙色風回班馬亂秋聲
前邨呖啞真堪舞不是荒雞午夜鳴

其七

客路無風沙自驚飛鴻沒處暮雲平
山低落日坡陀影岸瘠征車輾轆聲
村垞雨穿如土偶林魘月薄竝人行
征塵滿眼君休笑剩有清流可濯纓

其八

三年遷客意蹉跎芳草天涯路又過
滕縣樹邊朝雨細嶧山雲下夕陽多
心如乳燕初辭社身

日炤西樹且復竟一局酒闌送君去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

牧齋集五

十三

似飛蓬乍轉科苦憶淮南舊叢桂秋風為我發
山阿

其九

信宿驅車每夜分鳥鳥聲樂感離羣秋聲獵獵
非關樹雨意濛濛欲作雲直吐無風皆朔氣薄
寒有日似斜曛江南大有悲秋客臨水登山正
憶君

其十

颯颯涼風動旅途黃塵赤汗不曾蘇春明門外
人來往秋水篇中意有無失勢蚊蠅戀殘暑下
繡鷹車快平蕪夢紅蘋白秋光好獨倚軒車入
畫圖

臨城驛壁見方侍御孩末題詩

驛吏逢迎舊緒水生還今日是耶非綸竿喜值
金雞故華表真同白鶴歸抱蔓摘瓜餘我在破
巢完卵似君稀循墻歎息看題句浙浙秋風起
夕扉

十一月初六日 召對文華殿旋奉 嚴

旨革職待罪感恩述事凡二十首

秘殿風高白日陰天堦雲物晝沉沉裂蘇未足

廷臣意故上空煩 聖主心 宸翰星回官燭
影禁庭雷殷屬車青孤臣却立彤墀內咫尺
君門淚滿襟

其二

輪扉晝閉詔麻停是日 天威赫震遽敢謂蟲
飛能蔽日亦知蟻鬪應占星初三日木星入南
斗占曰大臣相殘
是日故 浮名儘可供描畫腐骨終須付汗青寂
寞火城君莫笑案頭還有讀書螢

其三

久知不去又將鉗無奈時情似蜜甜薄命東華
縻月俸虛名南斗動呈占出山我自慙安石作
相人終忌子瞻伏闕引刀男子事懶將書尺效
江淹

其四

碁局方閑睡正濃白身仍作舊吳儂狂奴本自
輕侯霸殘客何煩對敬容京雒緇塵看素髮御
溝流水見孤踪頻年放逐緣何事縱欲干時興
已慵

其五

事到抽身悔已遲每於政局算殘棋都門有客

送臨賀廷辨何人是魏其楊柳曲中游子老車
輪枕畔逐臣知寒燈冷炕悽涼夜不醉何因作
酒悲

其六

孤生半世飽艱辛敢恨虞翻骨相屯吾道非與
何至此臣今老矣不如人養成枳棘難為橘刈
盡椒蘭不作薪每誦韓公晚香句整襟時一慰
沉淪

其七

宮鄰初散鼠狐羣殷殷成雷又聚蚊卷舌光芒
謝北齊集六

仍炫耀台階氣象尚氤氲傷心詔獄生春草回
首觚稜隔暮雲明主定無鈞黨禁文華休擬
作同文代作謝安云文華

其八

責薄恩多兩鬢殘休將青鏡對南冠風靈放我
稱遷客木稼從他怕達官是月再朝士空憐
銜鼠穴山妻應笑上魚竿得歸茅屋非無事還
為清時賦考槃

其九

一自承明罷直廬寂寥誰問子雲居久無聞上

等邊訊遠絕雲中款塞書謂韓所表東莞無
吏王新城二公日
午冰稜漸屋角門閑風葉卷堦除論交最喜廉
頗客解道朝盈與夕虛

其十

破帽青衫又一回當筵舞袖任他猜平生自分
為人役流俗相尊作黨魁明日孔融應便去當
年王式悔輕來宵來吉夢還知否萬樹西山早
放梅

其十一

兩月春明席未溫眼看深谷又高原金多爭羨
謝北齊集六

雒陽路禍至方思上蔡門五鼎食烹皆主父三
期賢佞總王尊莊生能悟逍遙理只為精思史
尾言感長山劉
相而作

其十二

白日雷霆天御筵捫心終不愧皇天變龍揖讓
誠難事賈豎爭言豈必然一道玉階清似水兩
條銀燭直於椽夕陽宮樹孤臣影只似他時候
八埏

其十三

未辨躬耕即採薇刺天何事翼羣飛巢絲也是

中朝客變契依然大布衣故園秋風生邸舍
門冬日炤柴扉深慙薄劣干南斗莫更求名擬
少微

其十四

天語頻煩戒翰登可知不爲點青蠅 聖朝重
倚絲綸薄薄命難充粥飯僧春水花源尋伴侶
秋風瓜圃會賓朋書空泣涕非吾事縱是憂時
也不應

其十五

天門謫蕩夢中聞鹵簿繽紛大祀回警蹕聲誰

世齊集六

七

傳委巷燔柴光可炤寒灰身先席稿慙非禮
唐用稿心願爲犧歎不才無分甘泉陪法從俳
結故云倡私擬祝高禩

其十六

南郊燔火炤早恩正是秋余夢斷時禁漏威遲
殘客舍朝衣顛倒覆家兒齋宮肝蠶詞臣賦宣
室深譚逐客知才薄可憐仍貶謫爐灰盡盡不
成詩
王元之南郊大禮詩云可憐此
夜南於客盡盡爐灰浸漏來

其十七

白日蕭閑午睡成睡餘兀坐又閑行烏喧老樹

聲還樂雀啁空枝墜不驚晚歲冰霜知物態
憲研席見平生高車厚祿雖無分一領狐裘似
晏嬰

其十八

獵獵寒風歲逼除柴門刺啄到雙魚親憎言祿
催偕隱友賤求名勸著書薄俗休官如物故畏
塗削籍當遷除夕陽亭下城西路歎息何人返
敝廬

其十九

召對紛紛集通英 御前唯諾盡公卿夕垣又

世齊集六

八

駕柴車去
謂西江章朝省誰容仗馬鳴鸚鵡能
言殊反覆沙蟲善化更縱橫閒憲莫著歸田錄
數上日春林聽早鶯

其二十

闌珊朱墨對寒缸謫宦頻年氣未降可是負書
來上國還如讀易向東憲酒兵勝後消愁壘
鐙堅時折慢幢頗爲艱危識天意要令漁釣穩
三江

臘月十六日房海客侍御初度賦長句十
四韻爲壽君與章魯齋瞿稼軒兩給事皆

以枚卜事牽連謫官

同病同心不共談天涯只在禁城南
釣天夢斷魂猶悸地羅成議不堪
去國味如初下第掛冠情比舊
遺簪希文敢擬賢稱四展季何妨
點有三排格引繩良已甚掛格即掛根也漢書註拔茅連茹亦奚慙
尾狐善幻人爭訝首鼠相蒙世所諳
車馬駢闐懷舊雨沙堤寂寞笑新參
羈栖仍是巢枝鳥雌伏真成抱繭蠶
御柳煙光遲積霰香山雲物隔重嵐
年華荏苒俱雙鬢燈火青瑩共一龕
事過皺眉休再問歡逢開口莫辭耽
孺人憂

牧齋集六

九

張苑姑太僕許餉名酒墨前韻奉簡

流落京華阻笑談何殊太史滯周南
開籠縱鳥知何日繞樹棲鳥自不堪
官罷故人稀折簡罪深明主勸投簪
養狙自昔誰非四成虎如今不待三
與我周旋良已久受他描畫有何慙
機心抱甕虛施巧毒手爭麻實飽語
歇後賦詩謔鄭五目前謀醉且曹參
郎當自笑拖腸鼠角逐

閒看食葉蠶舊步生辰值箕斗新添
鋼疾在煙嵐歸與卻掃求羊徑老
去應同彌勒龕漏屋書傳君自聖
張以草自負因山賦就我真耽馬曹
官好看西爽酒郡封移帶宿酣
張曾遠或謂肅故世有移付酒泉之戲路風波餘白首帝城節物到黃柑
朋尊許餉休相負一醉陶然共作慙

三疊韻謝苑姑太僕送酒

羈懷廓落向誰談尺五空瞻韋杜南
官罷門閉猶自可酒乾壺盡更難堪
知君自愛新封郡念我誰憐舊盞
簪顧影陶潛惟有一揮孟李白不

集齋集六

十

成三尊盈何意勞相送瓶罄從茲遂
不慙杜宇謀歸身未得提壺勸飲耳
先請料手量未敢傾三雅斟酌應須醉
二叅洗盞光先浮綠蟻當歌興已動
春蠶枯腸發發澆成浪醉眼騰騰看
作嵐草聖張顛真我友逃禪蘇晉與
同龕典刑宛矣柔而旨琴瑟依然樂
且耽蕩滌三年忘昔夢惜騰十指出
餘酣解醒賴有春前茗下物還餘霜
後柑傳語時人應大笑不知誰點又
誰慙

戊辰除夕

命酒呼盧強令歡春明門外禁鍾闌
閒庭冷稱

將歸客卒歲除如已罷官爆火聲中思老母寒
燈影裏見南冠歲時舊事都無幾只有痴飲賣
不殘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

祭蘇集六

六

牧齋初學集卷第七

崇禎詩集三起二年已
盡五月

贈書

年年謫宦東書頻部快襖襪卷未勻不惜累人
行汗馬可憐隨我作勞薪朱黃點勘須完好籤
軸裝潢要族新重去與名山作盟約莫令更平
污傳車塵

贈硯

紫純端硯鎮書樓牛後真令龍尾差潦倒可憐
書牘背先華還憶草詞頭摩娑便欲看雲起砥

牧齋集七

礪猶能為工謀更有浮熙九經在歸裝已足又
何求余自下刻九經命石硯家坊下磨之
題其後紫純王硯閩人宋江所遺也

代書硯荅

桂檣縹囊託俊車相將依舊返蓬廬但看包裹
端溪硯不見增添祕閣書退筆冢中悲力盡短
檠牆角歎交疎與君莫負殘年約共理雕蟲伴
蠹魚

荅書硯

遺經古硯舊相於僕被蕭條載滿車老去論交
惟二友歸來削跡共三餘晴窗洗胃還吞墨永

日攄腸欲煮書簾閑悄然私自問蓬山酉室何如

飲酒七首

昔與范郎飲班荆剪葵韭天啓辛酉過吳興飲
范質公齋中質公
時為吏部郎家醞清且甘汪汪炤尊自深談復淺酌
日景移卯酉別後長相憶此酒似我友去年遺
我書勸我勿淹久百壺聖之清提攜候馬首開
函讀未終流涎掛饒口炎風衝傳車紅塵咽堤
柳我行良悠悠我意君知否頻年向西笑半為
郎中酒

牧齋集七

其二

閒閒桑者園在彼官道旁桑園在德州東界
為范質公別業衰
柳疎屋宇落帆到門牆主人開酒甕延我坐草
堂酒面如故人別久色微蒼停杯相顧視斟酌
彌芬芳別君三年來世故難付量市朝塵屢生
滄海波再颺豈知尊中物猶能保故嘗驛馬鳴
路岐斜日炤西廊珍重故人酒且復盡一觴

其三

長安多美酒酒人食其名酒旗蔽道車轂相
摩爭刁酒非泔水味薄甜如飴易酒釀天壇市

沽安得清醴酒稍芬芳勁正乖典刑我性好別
酒齒舌判渭湮對此寧不飲枯腸任雷鳴飲酒
任露醉真覺皆虛聲清濁此賢惡分別徒管管
與君取次醉醅酌共一觥此言當杜舉聊用勒
酒城

其四

羊羔產汾州葡萄釀安邑刁賈主人名桑落應
候出一一走京華種種煩置驛肩荷慮顛踵車
馳或汎溢抱攜如懷繡登頓敢奔汨一夫致一
罌一石數金直愛惜閤馨香收藏辟風日封題

外集卷七

復再拜華翰權貴室貴人多不省累置似博埴
寂寥揚子雲扶疎守玄默徒然頌鳴夷者酒何
難得

其五

世多愛官者不復知酒旨亦有愛酒者不暇計
官美愛酒令人狂愛官令人鄙腸爛飲不休漏
盡官不止昔酒與貪官皆可令人死我本愛官
人侍郎不爲庫我亦愛酒人致酒每盈几今年
命大繆官罷酒亦恥長嘯謝都門斯可以去矣

其六

吾憐袁小修豁達好飲醇開尊無好酒往往生
怒嘆長安盛宴會賓筵正初巡當杯但一嘆瑟
縮不沾唇俗子共愕眙知者嫌其真袁生每大
笑看我頭上巾自從此人死燕市無酒人酒近
久寂寞袁約致易州酒爲其客江生爲酒遊酒德誰與論誓踐腹
痛約南下湘水濱滿酌黃柑酒澆君宿草墳

其七

昔與程孟陽閒窻較酒品屈指北酒佳西笑忘
去食寢南酒推金壇井香比桑葢于公知我好
載送似給廩船到競逢迎尊開破寒噤消磨長

外集卷七

四

日景流連乙夜枕自從來長安市酒類拾潘還
憶良書醴如饑思得佳美酒不博官吾計久已
審况乃官又罷頌繁受安寧已矣歸去來無爲
歎蔣荏多乞于家酒細與程生飲

送瞿稼軒給事南還三疊前韻

門外天涯未易談江南路在潞河南同時放逐
君先去異地羈留我不堪聖世辨奸難曲筆
清時養晦忍抽簪車回峻阪何須九肱折良醫
不憚三戎馬生郊還國恥班行失士豈吾慙琴
心靜向弦中理棋勢全於局外諳秋卷蠅頭溫

諫牘春燈龍尾夢朝參排風獵獵旋飛鷁
溫溫養浴簾木落破山尋古寺花深拂水看晴
嵐撥頭船裏新茶竈折脚鐺邊舊佛龕酒熟泉
香無別事書淫傳僻有同耽師丹老去身多忘
孫叔年來寢正酣何日二童還一馬相期斗酒
共雙柑客中送客真惆悵破涕裁詩又作愁

十三日立春

迎春春在鳳城頭簇仗衣冠進土牛鋪展煙光
來紫陌追隨笑語到紅樓林鶯口噤思宮樹官
柳眉舒向御溝獨有城南羈旅客與春無分又

添愁

覓春

春明門外亦長安不省陽春到此難朔氣遼遼
辭弱柳先風瑟縮辭崇山翠北愁眉鑲上
苑紅如粉本看狼藉江色早討春歸去莫
教殘

春風

午枕眠方足晴窗曝未終忽吹新白髮知是舊
春風物候驚柔綠心情怕軟紅可憐春未老送
我向江東

送郭中書赴督師袁公墓

昂昂千里馬不合駕鼓車丈夫九尺身豈肯隨
朱儒郭生做僕人側足承明廬譬如雞羣鶴載
翼不得舒一朝請論事慷慨陳兵符願如漢卜
式接踵死匈奴天子賜顏色羣公咸歎歎近
臣寄邊瑣此例今所無我從罷官來不見關門
書屈指五年期今又一歲初袁公於上年抗
期聞君赴嚴程出祖臨交衢慙無繞朝贈控馬
進一壺分張何所道逝將歸里閭因風問袁公
匡復定何如

鸚鵡

鸚鵡人憐汝雕籠養養成翠矜矜妙麗紅背闊
聰明側近偷言語憑高沅檻楹君何憂反舌時
過寂無聲

鵲巢行

樹上老鵲羣作惡奪我鵲巢反啄鵲鵲羣苦少
鵲苦多冬架春成枉作窠據將我巢為汝室啞
啞聒耳聽不得蒼然一鵲號鵲鳥左翎掠風右
掠草眼看鵲弱與鵲強何忍盤回坐樹旁君不
見鵲兮鵲兮善擇木浮圖有穴崖有屋鵲羣自

注目寒空且攫肉

題郭無傷所藏朱鷺畫竹是余往年所贈
頭白蕭郎畫竹聞數莖蕭颯坐生雲霜筠雪幹
還如我障日成陰卻擬君

其二

高裏蕭蕭竹數竿晴窗亦解報平安年來小劫如風雨賴有長身共歲寒

寒食

客舍蕭蕭寄病身
落花寂寂度佳晨
忽聞寒食爲今日
始覺風光已暮春
名酒盡難禁獨夜
好

壯齊集

驚啼不赴愁人。吾生從道。渾如夢是。夢何須太苦辛。

寒食後
一
口

寒食淒涼作去不暖夫也取次又清明孤臣氣
味愁鑽火故國心惟苦實錫苦恨落花隨柳絮
謾勞啼鵲替鶯聲東風誰唱吳娘曲暮雨蕭蕭

聞禁城

無花

客裏無花獨倚樓。討春無計恨悠悠。無花亦有
便宜處。省却花飛一段愁。

贈博平郭太保

遊仙句金穴誰論特達侯客到異書縑帳底花
開襖帖在牀頭蕭翼賺蘭子寺門桃李蓋故郭家黃定式成帖故云他時
國史編家集定與聯珠一部收本朝郭忠武公郭氏聯珠集
送于鉅秀才南歸

送于錡秀才南歸

木星入斗霜且霤疾雷震電當嚴冬孤臣束身
侍譴逐攢頭縮頸如寒蟲飯甑累門斷人跡譙
訶匣戶勢浩洶于子僅被就我宿掉臂徑突重
圍中朔風塞簾霜著壁油燈無燄光曠曠布余

牧齋集七

潑水寒不寐，皎背依倚彎角弓。訓狐號屋鼠，盤
器夢魘驚覺杵。撞胃更闌漏盡坐，相慰軟語唧
唧疑吟蜚。有時激昂撫枕席，蹴我起聽蕉樓鐘。
誓將排雲叫闕闔，寄牋苦恨飛廉慵。嗟子長身
秀眉目，輪囷肝膽誰與同。我歌汝和良足樂，冰
天雪窖春融融。春來幾何忽已老，楊花如雪飛
城東。愛而思子苦不見，三月新婦關房櫳。一朝
扣門聲剝啄，策蹇攜我歸匆匆。我身正坐不得
去，別子日漸南飛鴻。子歸解裝正初夏，棟花風
過榴花紅。故人見子應歎息，訊我顏狀悲途窮。

我生有命可自斷世事豈異焉耳風黃閣知爲
何老子白首仍是舊阿儂梵川綠淨不可唾金
壇酒碧炤骸空五噫未遂吳市隱十賁行割華
陽封因風寄語勿惆悵料理家釀遲醉翁

左耳病戲作十二韻

歎世侵尋似鹿皮聾雖半耳已如癡盈尊社酒
憑誰餉決爛仙方久不窺但遇一呼仍響應若
聆偶語却參差僮便主贖誇脾健婢諫醫膚諱
腎衰強欲屬垣還側耳纔看拋枕又支頤史稱
偏聽應如是人說佯聾或近之憎老懶令嬌女

九

剔怯狂畏與醉翁持八音未許詰全部兩造祇
能割半詞洞裏乖龍眠正穩解詩煩君自入華
來耳牀頭鬪蟻動還疑毫呼賢吏猶多媿傳聾亦
歸作家公漸有期空篋音聞旋恍忽覺玄夢
斷轉迷離不須獻賦從軍法好證圓通問道師
鄭注醉所格者之左耳

冷飲示侍兒

花前宜試樂天杯冷飲東垣未可哈笑殺家翁
買燕女錯將溫酒當行媒家註行事見
奉酬山海督師袁公兼喜關內道梁君

棟將赴關門二首

臨渝今是國儲胥山有臨渝地鎖鑰東門萬
革車匡坐油幢臨虜使橫磨墨盾草郵書鶯啼
大轟連營靜月出雄關列竈虛蚤晚師中得梁
謹度遼長策爲君憶

其二

黃酒論兵傑直餘青燈賓從儼前除掃犁羨爾
謀方老表餌慙吾術已疎甲第金鋪魚鑰管景
鐘鐵索鴈行書白山好勒磨崖頌衰晚何因借
後車袁自詭五年漢奴頗以講

十

口占贈林將軍喬情骨

超距身輕三百陌前飛刀法自九夷傳血漂樓
櫓如平地土拭干將更屬天林長子水戰魏絳
耿鐘懸虞考衛青侯奏空去名鐫頗聞聖主
思收復親式羣蛙風九邊

大房海客韻送劉起歸宣城起與湯祭酒

宛親場內好參禪鑽火應知定出煙已分此生
離虎口何須知已付龍泉杯蛇辨後休除病嬰
蛻消時莫問天執手送君成一笑磨鹽何日了

前錄

追和朽庵和尚樂歸田園十咏有序

正德間朝士有以郎官罷歸者高僧朽庵林公以淵明歸去來今辭爲題賦樂歸田園十咏送之崇禎二年余飽繁都門客有以朽庵遺筆見贈者開卷吟諷喟然三歎遂援筆伸紙追而和之昔蘇子瞻居海南徧和陶詩子繇序而傳之余何敢竊比子瞻顧如子繇之言所謂欲以晚節末路師範淵明之萬一者其志趣不可謂不同也然子瞻實追和淵明而余之所和者朽庵

林齋集七

十一

而已世之君子其尚恕余之僭踰或亦因是而知朽庵也夫是年四月十八日

歸去來今至覺今是而昨非 次韻

久在樊籠始見幾高人只是急流歸畏榮未必知吾意忤物何妨與世違戢羽豈容尋住跡懸車自合歛餘輝却嫌此老還多事形影神中辯是非

朽庵宗林詩宦海漂流早見幾故園荒廢正思歸住迷來悟心方樂投老尋閑願不違新別廟堂無悵恨舊栽松菊有光輝池魚羈鳥

還淵數童子何勞講是非附見七首

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 用韻

少日成惆悵行迷喜得歸鶴應知我返鵬亦傍人飛白水浮孤棹青山見素衣飄搖謝塵網昔夢但依稀

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用韻

平陸成江恨我情濛濛時雨逗初晴征夫指點晨光好遂向柴桑一路明

欲知歸去好前程每對征夫問一聲茅屋幾家門尚掩茫茫天地未分明

牧齋集七

十二

乃瞻衡宇至有酒盈尊 次韻

僮稚意我歸舒鴈却前望眼明記舊宇身閑去宿恙看松繞荒徑采菊泛新釀英英南山雲庶與我心況

引壺觴以自酌至審容膝之易安 用韻

壺酒庭柯徙倚看南窗也似北窗寬人生何限遑遑者兩膝隨身沒處安

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罕謁 次韻

羣輔錄中看世代周王傳裏見乾坤此翁枯槁君知否容易人閒說閉門

梨栗詩書貴子孫菊松瓜菜樂乾坤養高不受重來詔誰敢問敲處士門

策扶老以流憇至撫孤松而盤桓 次韻
拂拭塵中眼舒眉飽看山山將人竝憇杖與我俱閒入景戀遲暮孤松欣往還出雲并倦鳥幽意總相關

扶老手携杖觀幽眼見山歸林飛鳥倦出岫斷雲閒松下尋詩去谿邊載酒還昔年車馬路今日沒相關

歸去來今至樂琴書以銷憂 次韻

微齋集七

十三

世人似鼠鏡窺陶家老翁悟已久官中束帶肯折腰山寺聞鐘卻回首南邨何事更東林種蓮豈必殊垂柳親朋情話聊解頰琴書流覽總敝帚藍輿醉臥人不知扣門乞食我何有我生粹兀略相似玉堂今作扶犁手和詩敢効僇僇耳翁感懷竊比朽庵安歸來築室祀靖節左白右蘇配以偶故山松菊當蘋藻薦彼清琴侑濁酒
農人告余以春及至曷不委心任去留

次韻

窈窕崎嶇意舟車丘壑閒泉流榮木下春入老

農頌萬物誰非寓吾生會有還達人亦同盡贏得去留閒

聞得農夫說春回畎畝閒舟車無枉跡草木有榮顏尋壑穿雲去經丘踏月還百年能幾日寧不放心閒

胡馬子遑遑欲何之至樂夫天命復奚疑

次韻

人生如教射一發貴善息陶潛避俗翁枯槁弄本色惜哉時不偶橫流汜邦域雄劔在室中光芒閃淩逼洗滌資禪心林檎仗酒力酒酣咏荆

微齋集七

十四

軻深情自茲得耘耔盡能事嘯歌見天則醉來恕繆誤聊用齊淑惠仕晉誠苦饑逃宋懼弗克乘化游縱浪樂盡付冥默能潛乃龍性可諫匪鳳德餘事作詩人遺名累酒國我和朽庵詩游戲并筆墨悠悠千載後公有高人識

得許同生書寄示儼歸去來兮辭

歸兮賦就喜投閒澆酒中將換紫綸人笑竚無淮上采天教眼看潮西山一生刺機嘗翻著萬事騎驢却倒還未敢援毫輕屬和正愁陶令滿人閒

王元之自翰林請官賦廣陵僧舍芍藥有感傷綸閣多清客之語余屏居寂寞戚里以芍藥見遺誦元之詩適對此花感而繼作詩凡三章亦如元之數

盤龍紅藥出天家寂寞銅瓶幾朵花承日有誰
植翠袖當風還自怯黃沙紅芳炤眼驚春盡金
縷綠頭惱鬢華五味爲君思齊和敢將零落怨
天涯

其二

紅燈焰焰覆茅茨卻炤春衫黯自疑曾是芳菲

案同集七

十五

依上直可憐攀折贈將離綸閣舊侶蒼苔在僧
舍新愁白髮知漫道謝公詩句好翻階先咏萬
年枝

元之詩存云紅藥當階
翻自後詞臣引爲故事

其三

五侯簾幕競萎蕤驛騎殷勤寄贈時夜燭去辭
紅豔隊春風來乞曉粧詩雕闌墮珥辜新賞金
屋餘香認舊枝其怪宮袍長放逐君王不要賞
花辭

牡丹初曉木芍藥蓋本同而未異
也太白雖賦牡丹亦假借得使

寄題泰和蕭伯玉春浮園十四咏

柳溪

煙著層層柳雲生面面溪欲尋垂釣處咫尺使
人迷

公安亭

亭在安
下

嘉樹閱元宋芳名有譽處嗟彼雕朽質吾亦宥
老楮

金粟堂

禪罷月當戶酒醒香滿空寥寥桂花意榮落任
秋風

芙蓉池

蓮葉何田田花香蕩疏綺惆悵採蓮人歌聲隔

牧齋集七

廿六

秋水

一 嬋娟逕

亭亭千箇竹凜凜歲寒姿要見嬋娟質秋風粉
落時

杯山

山如一酒杯湖水嘗灌注我好杯中物還乘此
杯渡

聽鶯弄

弱柳依趺坐晴湖蒼梵聲道人曾破戒把酒聽
啼鶯

宜月橋

風月新秋夜江山清露中吹簫更度曲多此在橋東

宿雲墩

墩深雲所歸雲去墩仍在却疑此非墩亦是雲變態

愚山

江聲噉山腰帆影掛樹杪只疑船舷上欲覓山頭草

浮山

秋聲閣

十七

浮山山下水盡帶梅花靚似憐梅清寒十里賜湯沐

秋聲閣

東風看酒汜落葉使人悲不是悲秋士秋聲那得知

蕭齋

蕭辰坐蕭齋縱筆作蕭字他年收精藍亦應號蕭寺

鳧閣

汎汎水中鳧安眠復徐引君胡爲此閣知己問

詹尹

次韻荅楊補見贈

倦鳥暮林蔽羈人念鄉里中年哀樂多識字憂患始刺促復何爲歸乘田間未書麓估生計鶴料算食指休日諒未晚拙政亦吾以息影依衡茅引竿向清泚君看懸屋車豈復慮生耳

其二

微雨簾帷寂凝塵几榻靜生面恍閱卷熟客笑引鏡博奕爲猶賢飲酒安用聖且理幽憂疾遑恤膏肓病散髮謝東修毀車絕奔迸聊復學農

秋聲閣

十八

園終當變名姓君能從我游帶月鋤可竝

一次張藐姑韻送房海客赴南吏部

薄游片似在巖扃窺戶何愁屨不停淮水月如官况白冶城草竝客袍青物情或可饒井子藥龍無多辨稀苓莫向半山論舊事謝公墩畔雨冥冥

閏四月廿三日夢中作

柔桑覆籠綠純純密雨溫風正養蠶門外街泥春燕語櫻桃消息到江南

閏訟將結赴法司對簿口號三絕句

突兀沙堤棘寺傍莫將鈴索笑銀鑄台階今夜
占星象先看垣前貫索光

其二

毀冠策蹇路人憐拂面青蠅互撲緣猶勝諸公
埋詔獄一生不得到西天傷楊穆諸君子也獄中以法司焉西天

其三

廿年父局歎他賸蠹紙成箱筆作堆頭白汗青
成底事却將詩案繼西臺

次韻范姑送別

紫陌青雲未可論紅牋夢入舊慈恩到家秋枕

紫青集七

十九

聞蛩語別路春風記鳥言身隱却憐明主棄
道窮還仗古人尊祝君努力匡時略安穩東吳
老灌園

二髯篇戲簡井肅梅中丞兼呈兵部王尚

書左坊丈中允

先朝昔煽亂婦寺據肘腋四海一應山奮髯相
抵格身縶若盧獄禍蔓華萑藉自從楊髯死士
氣久沈汨婦寺有遺種螟蠕禪龜魄靈狸雖雄
并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訓狐朋扇劇韓詩訓狐
明自馮城復依社夜出而晝匿冠蓋滿長安昨

指空歎惜在東長蟬螭連蜷避雌霓矧彼叩頭
蟲向火乞餘炙堂堂髯司馬中樞屹柱石長身
出班行正氣賁交戟暨暨髯中丞輪囷肝膽赤
入書來酒泉忠憤壯羽檄舉朝何蚩蚩低眉戴
中幘賢哉此二髯庶不負頭額人生稟陰陽鬚
者陽之液髯多得陽剛其人亦岸客所以婦寺
流頤頤如脯腊何用拔鬚眉天爲愛與柞我鬚
苦不修攬鏡頗不憚旣羨綠坡竹又愧春田麥
黃香貴髯如醉離離若綠坡之竹鬚若春田之麥
穿刺馬尾非族類顛毛又狼籍旁人向我笑笑

紫青集七

二十

我目論窄徒以髯取人子羽恐貌失二髯固絕
倫髯奴還見責不見文官相亦是無鬚客作詩
寄中丞捉筆笑啞啞遙知發函時掀髯墮冠幘

牧齋初學集卷第七

初學集卷第八

崇禎詩集四
起已巳六月
月盡八月

出都門口占寄蕭伯玉

同日南遷客前期潞水楂不知蕭伯玉底事尚
京華赤日燒肌燼蒼蠅聒耳譁想君消受得猶
未苦思家

潞河別劉咸仲
廷諫吏部

別緒鄉心浩莫分潞河風雨帝城雲能寬放
棄惟良友未忘京華馬聖君衰髯數莖還去
國秋風一葉又離羣渭城歌罷休垂淚逐客頻

年實飽聞

潞河舟中夜坐荅茅止生見贈

浪湧波喧絮語聞燭花無焰夜初分奕棋國手
誰論我杯酒英雄敢竝君牛馬旋迷新漲水魚
龍還感舊噓雲他時重聽西窗雨記取孤舟潞
水濱

六月廿七日舟發潞河書事感懷寄中朝

諸君子凡四首

回首駭陵又夢中鳳城只在五雲東情懷黯黯
歸雁日踪跡差池去燕風天下安危兩司馬

已占水人閒出處一飛鴻素衣待放還三宿未
忍驅車泣路窮

其二

黃金臺下士縱橫側席何人副聖明紫閣盛傳
聞禁漏白麻速欲下延英沙堤銀燭兒童美火
齊金盤道路每極目中條山色好隱居吾欲訪
陽城

其三

聖德軒圖可比倫明廷屈軼正嶙峋流傳諫紙
臺生色突兀班心國有人是日見公安反舌春

殘休發口訓孤月白自謀身憑君傳語昌黎叟
載筆無煩論爭臣

其四

信宿辭朝奏數行封題和淚進明光三家邨
裏人仍在一葉舟中意儘長老去惟應思帝
力窮來只合掉書囊熙朝不數貞元日敢效忠
州錄古方

中條行
已巳六月
徐州作

君不見中條山陽城昔日曾開關白衣微起作
凌脫僑就職無慙顏月俸計口途酒媪諫紙

夢置空箱聞歌呼痛飲夜達旦醉臥客堂下聽
運貞元奸佞不可當白麻旦夕宜朝堂忠臣延
延待誅慘宰相懼伏眠如羊中條山人起立閣
延英門上飛風霜諫官叫天爭喧逐金吾燕歲
聲如雷延齡不相陸贄免奮臂坐使唐天曰乃
知酩酊不言有深意務欲撥棄細碎爭崔嵬我
過中條山念君如宿昔君名長比條山雲君心
尚似條山石一代相知李鄴侯千年涕淚避賢
驛之陽城驛詩我鄴侯公諱名高避賢即思君不見可奈何耐君
一觥歌主客君不見長安碁局日紛紛著眼爭

牧齋集八

三

如局外人若無衡嶽壚邊客誰向中條訪隱淪
城隱淪洲之中條山李泌為相舉為諫議大夫非鄴侯不能知道州即後之舉傳次

鼈蟲

傲舍都門外湫隘類鼠穴土坑檐前楹瓠甌累
後聞炎歊氣彌蒸溝滄惡不潔凡百蟲與豸因
俛作巢窟有蟲蟻蠹類厥狀肖惟鼈形圓脊微
穹帶介儼環列多足巧於緣利嘴銳如鐵伏匿
床第間夢嚙同悅習雙肌陷針芒嗽血恣剗劓
橫眼方如錐墳起已成凸不禁膚爬搔猛欲手
試若捷疾鬼驚走在一瞥都無翼撲緣不

聲慙屑近或匿枕衾遠或走柶案明或潛帷
或據衣結遠床何處搜拂簣誰能微兒童
批捫經時臭不歇未足快俘獲徒然滋嘔噦
我坐環堵室屏居謝朝謁方當病幽憂又復遭
驚島睡少不耐嗜皮枯豈堪折逝將謁上帝精
誠訴餐餐綠章方夜奏天門還畫閉巫陽顧我
笑子亦太薄劣胡然扣閭闔除此小蟲蠹歸來
焚奏章束裝遂南發從容理席薦瀟灑振巾幘
揮手謝鼈蟲且與爾曹別如何韓退之得官喜
見蠹

牧齋集八

四

滄酒歌懷稼軒給事兼呈孟陽

君初別我新拆柳歸帆約載長蘆酒今我南還
又早秋也沽滄酒下滄洲輕舟一葉三千里長
瓶短甕厭兩頭與君去國如去燕一水差池不
相見滄洲蘆花如雪披滄水東流無盡期滄州
好酒瀉醅白炤見行人鬢上絲東阜秋清月舒
彩西湖採蓮歌欸乃期君開懷酌滄酒醉拉程
生戲墨海

七夕四絕句

小帳星橋雲鬢髮經年怨別淚潸潸憑君莫道

天河閒只在盈盈一水閒

其二

虛將觴斝擅朱顏咫尺星河斷往還但使牽牛能伏軾更將餘巧乞人閒

其三

雲堦索莫暫經過素手依然弄玉梭賴有七襄機度日不然其奈九秋何

其四

牽牛求配苦蹉跎織女機絲患巧多烏鵲可憐無一事頃童尾秃爲填河

屬中給諫房侍御諸公爲余澤連誦官者

過臨清追昔游有作二首

丁字簾幃不下鈎疎疎微霞點紅樓明粧促坐生春色畫燭嬌歌蕩旅愁油壁小車爭自至紅牋名紙妬他收而今只有垂楊在禿盡枝條撩白頭

其二

倦游還憶壯游人蓆帽毬車二十春醉捲白波輕酒敵笑拈紅袖比花神芳顏老去爲商婦旅鬢窮歸有角巾爲問長干新樂府壁間誰與拂埃塵

初稿云長干樂府傳商調短鬢風流判角中粧閑歌樓休惜問玉顏約略已成塵

長干行

附錄

萬曆己酉十月偕計吏過臨清新安何周無黨邀谷范兩名姬置酒勝流飲集燕賞淋漓樂美人之目成惜雲英之未嫁醉後作長干行題於北里谷氏之壁閒凡二百八十三字明日同席者傳寫其藁乃錄而藏之篋中名士胡胤嘉沈守正胡潛皆屬和焉

長干女兒爭妖饒秦淮一曲水亦嬌複道迴郎睽佳麗六朝楊柳秦時潮美人如花活花

卷八

六

裏嬌態那復知作使臨粧懶學文君眉當筵解勞薛濤紙馬家楊家最有名但看一笑俱傾城按拍何人嫌曲誤留懽若箇便粧成江南是處矜花草渡江但說臨清好燕趙佳人真擅場摧殘苦向風塵老賈胡多錢僉父臭秦箏吳歈等閑奏小范空餘林下風谷生枉自閨房秀拂袖低迴寒歸跡奴草具唱歌時陌頭白汗薰香粉馬上黃沙與畫眉目成不忍惜歌舞顧影那堪淚如雨江南小草花不如江北名花暗如土人生遇合總悠悠此

夕相看黯欲愁眼底娉婷俱未嫁忍看溝水
東西流劒花崢嶸眉黛濕玉釵欲掛銀缸泣
促席行杯露未晞歌罷長干盡於邑君不見
馬家池館傾摧久長橋已圻祠郎手江南樂
事亦易闌經過且盡杯中酒

萬曆己未李三長蘅下第南歸尹二孔昭
爲詩送之有云海畔逢錢大叮嚀莫作痴
念故人贈處之義每爲涕洟今年春長蘅
又下世矣法然有作書示兩家子弟

哀樂中年自不堪每嗟詩句重開函叮嚀苦語

牧齋集八

七

還錢大收拾遺文到李三交友旋如頻剝荀身
名聊似半僵蠶一言贈處非容易囑累諸孤莫
漫談

舟行四首

南浦思勞勞陂塘秋漸高旅人逢古渡落葉下
亭臯世事悲紈扇機心笑桔槔潞河千折水極
目不容刀

其二

斷岸蘆抽白斜陽夢遶紅舟行秋色裏人在水
聲中掠燕經殘雨吟蟬趣晚風陰蟲休切切已

是白頭翁

其三

頻年諳放逐盡室苦漂流蓬棹孤燈雨蟲吟一
葉秋身堪充水手相合配軍頭一笑殘生事閒
尊倚舵樓

其四

昔雨今還涸冷榮盡日移出雲山意懶經暑岸
容衰噩夢驚蟬斷銷魂折柳知經過齊故國三
宿亦濡遲

阻舟安山間

牧齋集八

北河水溢河流灣百步一曲如回環南河水流
闊滿地十里一洞開畫閣扉門迴似天門高沙
衝石擊水怒號開官如帝卒如鬼尋丈限隔喧
波濤闊河茫茫陵復谷瞿塘灩澦起平陸千桅
倒眠百榜停一葦安能恣馳逐就中有人殊灑
然朱黃自點秋水篇臥起船艙宛齋閣細聽聞
水疑礧泉舟行胡蹇車胡疾人生隨身只兩膝
長謠獨酌聊復爾坐久鈎簾月東出

圓扇篇

欲歡團扇美人作輕雲如紈雪如素裁成顧免

舒月波畫出乘鸞向天路美人容華傾六宮含羞却扇嬌且慵自分團圓賽明月豈知搖動生秋風碧天一夜秋如水炎涼盡在君懷裏不怨秋風坐乘捐却愁明月長相似秋來明月正嬋娟別殿長門是處懸從教妾扇經秋掩但願君心竝月圓君心如月不可撥妾扇團圓那忍割可憐團扇無蔽虧不比清光有盈缺奉君清暑為君容莫道恩情中路空蛛絲蟲網頻垂淚還感君恩在篋中

張子高賦白羽扇云秋氣之移季終感恩于篋中蓋公懼李

牧齋集八

九

濟上逢總河李侍郎與余竝遭逆

奄之難余以閤訟再謫執手慨嘆兼示嶺

南詩卷感今念往率爾成篇

執手俱為未死人參差病鶴記城闌長途趣我歸田數殘夢從君度嶺頻往事依僮驚背索新詩灑吏喜書紳臨分苦語應須勉領略風波要此身

七月廿三日舟過仲家淺牀戲作長句書

李文正公詩卷後

成弘作者誰其選茶陵落筆成瑚璉先民大雅

存典刑後輩輕浮棄永為我行篋貯麗堂詩今日舟經仲家淺牀門崔嵬不似昔頑石半泐水聲法橋摧檣倒儼號咷船月低昂想仰俛摹畫景物詩有聲雄快壹似并刀剪公生遭逢休明世不出國門步鼎鉉官宦法酒草詞頭玉堂大字揮禁徧生平困踣此詩遂聊用作詩志小塞嗟我不辰逢百罹五年去國兩乘輻津吏面生呵單行長年眼熟笑重趼闕河鹿鹿舟作蘆津途涓涓消水在巖百場上水一下灘十度扣牀九開健舟行過淺一嘆嗟酌酒蒼茫酌濟沈酒酣

牧齋集八

一

仲紙繼公後詩成自笑筆力輒

牀吏

公作

南行逾三旬閒關渡濟水河乾牀如織牀吏數呵止我舟似倦鳥墮翼次牀傍牀吏殊鬼我稱奴列前行傍行皆問我何官職今去將何之恭承牀吏訊捧手前致辭登朝多顧領五載兩放棄春明席未溫秋衾夢長悸單車出國門行行歸東吳豈知遭梗塞扁舟委泥途牀吏莞爾笑官言無乃頗官行良多梗梗不在牀河牀河官雖卑啓閉實所司上水及下灘一一各有宜官

船排鴈齒糧艘綴魚貫要津豈容據橫流詎能
亂疾如離弦箭速如上阪車天時與人力參錯
如槎牙亦有一輩舟衝風便遠逝有力負而趨
賢愚豈同滯人言仕宦海險絕比瞿塘小脾脾
關河大脾脾朝堂關河尚自可朝堂愁殺我風
波難揭厲關鍵慣連瑣官今此水邊刺刺苦隋
陘何似朝堂上一步度一脾官其少須臾安坐
須脾脾候施會有時無爲苦喧喧叩頭謝脾吏
天遣吏教儂譬如伸隻手推我魘夢中身如黃
楊木節節厄閏年我命有節度不獨世迤邐團
團推磨牛總在陳跡內過脾且勿忤遇脾且勿
憤游魚脫釣釣不復口喁喁高眠到曉漏蓬底
月豔豔

牧齋集八

十一

舟發泖溝

舟子招招發櫂歌新秋佳日似清和浪花聚處
團雲影荇葉開時剪水波掠燕當風成曲折驚
魚沒藻起盤渦濯纓自與清淮約不用臨流嘆
濁河

臥起

臥起蕭然雲水鄉閒看日蔭弄失黃憲楞白紙

紫香篆簾影清流澄晚光木葉波逐生近渚漁
歌風欲起斜陽不須更作滄江夢淺水蘆花興
已長

阻風滿家灣

弱纜難爭萬里程黃河東岸一舟橫潮來陣馬
如分勢風急檣烏自作聲柳市三家成小聚桃
源數里得虛名欹竿側施非吾事坐看千帆盡
日行

題淮陰侯廟

牧齋集八

十二

淮水城南寄食徒真王大將在斯須豈知隆準
如長頸終見鷹揚死雉狗落日井陘旗尚赤春
風鍾室草嘗朱東西塚墓今安在好爲英雄奠
一盂

過淮上二絕句

漂母祠堂落照邊城南垂釣故依然君看市上
紛紛者何限淮陰舊少年

其二

烏盡弓藏事惘然英雄終不受人憐生平跨下
能蒲伏只是羞隨噲等肩

後飲酒七首

停棹買滄酒但說孫家好酒媼為我言君來苦
不早今年酒倍售酒庫已如掃但餘六長餅味
甘色復縹儲以嫁嬌女買羊會鄰保不惜持贈
君君無苦相勸塗潦泥活活僮僕手持抱鄭重
貯船艙暴富似得寶明燈吐新花夜雨響秋草
君如不快飲負此酒家媼

其二

攤書晝日臥流觀范曄史可憐齊武王大業困
蟲螳赭汗擁牧兒刮席奉更始終令田舍翁應
符作天子達哉蜀婦言朝聞可夕死載尋黨錮
傳談虎欲擊齒杵臼貯心胃撞春自觸抵呼兒
浮大白為我澆塊壘飲酣發酒悲泣下露泥泥
上為劉伯升下為李元禮

其三

驅車出春明辦嚴不宿昔故人憐我去追餞城
東陌烏帽去已遠白雨泥盈尺登高共凝望凝
坐到日夕我行感離羣聞此長嘆息孤舟雨濛
濛落葉風策策因知故人心念我獨行役一杯
代酬勸亦復進脯腊心口相勞苦手腕互主客
願因西北風寄聲故人側酌酒如見君無馬忙

相憶

其四

春風來優柔取次上膏脈鳥鳴花茸茸冰漸水
拍拍秋風颯以緊搖落在片時甫下洞庭葉已
折庭樹枝春風類膏澤著物光融融能增綠鬢
絲轉使紅顏紅秋風多慘悽中人如痲疥薄寒
膚疹粟增歔體伸欠我本悲秋士又作秋風客
蕭然命尊酒慰此風雨夕一酌解煩醒再酌生
芳菲三酌景風至熏然襲裳衣大哉造化力四
時遞平分至哉醇酒德斟酌回陽春

其五

孤生踐駭機薄命輕秋豪天地為洪鑪燎此一
牛毛流言浮巨石積毀銷脂膏自分老頭顱碗
乾寄歐刀介恃聖明主奉身歸蓬蒿自茲保
兩手安穩持霜螯何以明君恩瓦盆傾濁醪
一斟又一酌載詠康衢謠

其六

清辰開酒罍有物如凝脂團團相糾結輪囷復
藏蕤矚眼截如肪觸手滑如砥嫩如小兒掌甘
如妃女飴馨香揀鼻舌三嗅涎流匙罍頭僅容

指膏乳非人爲浮蟻不足言無乃真肉芝或云
酒之精沉益脫糟醕醖釀金玉漿氣結既甄
服之爲列仙匪獨可療饑事雖不經見此理誠
有之酌酒自慶喜醉倒成鴟夷

其七

我飲非大戶頗自嫌甜酒雖無滿座客亦能致
好友不招惡客來一任窮賓走富歌每分夜醉
花自宜晝厭厭復陶陶意不在五斗渴飲刺卷
波叫呶沸招手醉在木杪坐吐向車茵嘔譬如
登徒子可謂好色不我欲定酒律訊彼醉鄉叟

此叟方若芋頰然指吾口

八月初二日渡淮

秋老長淮草尚青孤裝搖曳一浮萍關心舊雨
還今雨回首長亭復短亭泛機宛如窮估客懸
車卽是老明經到家慈母應相慰白髮新添又
幾星

淮屋記淮安太守許同生作淮屋之事也

淮人作蘆屋縛蘆爲桷椽輒擊省塗墍樽櫨無
刻鐫結構樸而雅凡治廉且便許君守淮陰但
飲淮上泉歸來結淮屋亭午猶醉眠人言蘆爲

屋嘗思史記中言淮陰王孫伯也其室甚大
不耐久風雨易漏其室甚大其室甚大其室
竹樓安在哉其名甚公

露筋廟

露筋夫人明且賢其德其行其血其骨其
仕啖冰心王三其德其行其血其骨其
夜漫漫何處是王三其德其行其血其骨其
牙利君不見其德其行其血其骨其
吾高郵縣志卷之八其德其行其血其骨其
高郵縣志卷之八其德其行其血其骨其

水夢風荷王三其德其行其血其骨其
尋殘夢明月王三其德其行其血其骨其
弓君莫問處頭王三其德其行其血其骨其
釣舟

初學集卷第八

牧齋初學集卷第九

崇禎詩集五

起巳巳八月
盡四年辛未

已巳八月待放歸田感懷述事奉寄南都

諸君子四首

留都文物漢西京虎踞龍蟠集俊英 高廟神

靈嘗陟降中朝佞倖敢縱橫瑣闌月白鍾山曉

烏府霜寒淮水清望盡浮雲天北極長安應見

秦階平

其二

舊京清議仗羣公驛騎橫飛諫紙風拜表日行

牧齋集九

黃道裏焚香心在綠章中唐麻感激排狐鼠漢

黨分明辨鴛鴻 主聖時清還努力 孝陵佳

氣正葱葱

其三

三老衣冠在白門清朝麟鳳尚郊原積薪國有

優賢意碩果天遺舊德存安石流風傳諸野半

山陳跡說爭墩金陵歷歷前朝事退食還應一

笑論

三老謂司農鄧公三俊大憲
陳公于廷大理徐公良序也

其四

白浪橫流捲濁河餘生剛比一毛多羣公正議

排闥闔 聖主深仁解網羅小園春陰閒汲甕

孤舟野水老漁蓑輪囷尚有心期在獨倚樵風

寄浩歌

反東坡洗兒詩已巳九月九日

坡公養子怕聰明我為痴默誤一生還願生兒

環且巧鑽天幕地到公卿

宋北王過訪虞山將別以六絕句為贈

落葉蕭蕭響徑莎兒童却掃遲相過看君漫滅

懷中刺恰稱閒門有雀羅

其二

牧齋集九

突兀長篇賦荔支主文謫諫起人思歌樓酒壁

從揮灑且莫流傳諷諭詩北王詩為支長篇有
樂天諷諫之遺

其三

五斗酒應饒下物八分書足張去吾軍疎窻小

閨初冬夜月落歌殘可少君

其四

吾谷丹黃似夢中經過每欲吊西風詩朋禪侶

凋殘後也似霜林幾樹楓

其五

膠水休為長缺歌州民地主遲君多南翔便是

西州路匣硯囊琴忍再過南唐李長衡所居

其六

茸城寒月正如規列屋徵歌闌十眉寄語主人應醉客莫嫌宋玉有微詞

比王將行次前韻留別再和六首

幾樹梧桐一徑莎君行剝啄少人過衡門兩版堅如鐵不用門前更設羅

其二

陳紫姚黃品荔支謫官風味正堪思對君畫筆流涎劇况味梁溪斷送詩李忠定謫沙陽有畫荔枝詩以陳紫姚

黃又詩云不知誰是善知識斷送歸來食荔枝比王處易支愚余小閣中見之者以爲可旋摘

其三

三杯自可觀觴政一日那能廢酒軍莫道醉鄉無史牒酒家南董定推君比王方修酒志

其四

十載清游在眼中霜林共惜小春風白頭伴侶三人在約略心期愛晚楓孟陽楓林遲比王詩云前期尚有遲來客

吳發小春花信風去今十三
年同游李長衡僧等慈皆漫

其五

手自鳴琴客善歌淋漓潑墨酒邊多瑠花珠月如相待便似當年老鐵過

其六

畫船携得硯如規曾向春紅伴畫眉珍重朝來遠山色小鸞休咏白頭詞比王載宋硯甚富小鸞比王妾也

比王許再和前韻長至日蚤起復書此趣之

斗柄瞻相手自莎經典釋文頃人間屈曲偶經過笑君尚護仙人短顧我依然口縷羅比王書來嘆余

故云

其二

踏遍炎荒喫荔支輕紅旋摘也堪思梁溪詩云不如且對臙脂畫柴几湘簾賦小詩

其三

落魄風流迴不羣酒場騷壘自能軍微詞若道無人解何事登徒也識君

其四

吳儂難得到閨中想象生香是捉風脫略味香單說色判他紅荔似丹楓

其五

廿城聽過後庭歌還憶梅花拂水多一樹莓苔
數枝雪凌寒著榮待君過

其六

北嶺參差露半規西山重疊隱修眉登樓何限
思君意簾閣焚香讀楚詞

次韻何慈公歲暮感事四首

薊北兵塵逼暮冬蒹蘆愁殺老吳儂剗但爲
知人事蟻鬪誰能壯國容拔宅升天還有路乘
桴入海欲何從殘生顧影真堪笑好笑非關學
士龍

其二

牧齋集九

梅信差池鶴夢寒傍簷聊喜鵲聲乾途窮白髮
猶難放身老陰符已不看南海騎麟真漫浪東
門逐兔枉悲酸齋鹽且喫殘年飯兩耳那堪著
箭瘢

用南唐
王與事

其三

空堂完結正幽幽韓詩空室幽高枕慙非抱膝
流老去童心還似少春來蓬戶只如秋硯漸凍
合愁南牧耕酒香濃念北郵寒疾頗思龜手藥
百金安敢覬封侯

其四

風雨漂搖不可當清虛宮裏日差長關基小試
行軍法撒豆頻誇却敵方閒逐鄧林搜棄杖戲
禁滄海學栽桑險竿兒女西涼伎贏得先生一
哄堂

野老

野老心終恨虜騎扶藜咄咄步中宵卽看露布
來京國無那雲林遠市朝筵卜頻煩欣竹算鏡
聽瑟縮畏詩妖輟耕今日欣相告嵩祝仍趨誕
聖朝

讀史

牧齋集九

六

班史才繙又短長閑鑽故紙費商量死人豈必
無生術今病何會乏古方種漆樊侯知備豫解
絃董子會更張空齋白日聊成夢一笑依然看
屋梁

庚午二月懸山大師全身入五乳塔院屬

其徒以辦香致帛奉述長句四首

隋山如乳五峯垂一塔巋然掩導師面壁朝來
仍入定藏舟夜半已潛移影堂落月明燈在刻
漏穿花響梵遲莫問阿師聲後句臥龍岡水繞

堦堦師臨終不作偈有學人妄添蛇足故云

其二

如王氣宇更誰先
蹴踏平欺龍象筵
斷取陶輪憑手掌
破除彌戾等雲煙
空山月炤苔龕裏
春日鶯啼石塔前
猶有六時喧瀑布
諸方驚倒野狐禪

其三

龜毛兔角不須疑
千偈瀾翻信口爲
支遁何妨通義學
遠公原是老經師
周續之與雷次宗同受遠法師詩義見詩義疏
冰山瘴海埋身處
木索冠巾說法時
讀罷

牧齋集九

十

豐碑度林樾
香爐峯頂月如規

其四

猶憶拏舟夜別師
胥江水落月斜時
草堂未踐青山約
蓮社空餘白首期
坐斷風雷成小劫
夢回甲子看殘碁
傷心誰繼蕭夫子
謂宗伯宣爲化公也

新曹溪第一碑

贈廬山知微長老

大師昔陷若盧獄
長老一身視饘粥
大師今埋五乳峯
長老六時司鼓鐘
死生形影不相捨
長老爲雲師爲龍
大師石塔何崔嵬
影堂正向廬

山開焚香掃地坐
復臥臥聽瀑布如崩雷
塔裏明燈嘗不動
塔前青松手所種
若問長老年幾何
長老身心盡如夢

瓜山沈老居北郊
茂瓜丘老而好事賦以贈之

中裁白氈杖紅藤
丙舍青山近可登
叢桂秋風生北郭
種瓜朝日曜東陵
繁華眼底看巢燕
雙鍊眉端想臂鷹
老去光明須記取
祝君嘗此佛前燈

沈老深目高額里人有戲之
戲爲拂水築臺歌贈嘉定夏生華甫

牧齋集九

八

拂水山高屋庫下
况復蒙茸隔林莽
牆外青山自矗立
招邀不肯入庭戶
徙倚觀山意未愜
何繇收攬得十五
今年疊石爲此臺
面勢軒敞恣所取
向背數步藏曲折
位置羣山就仰俯
劒門閭扇手可排
石城雉堞猶能數
此山與我非生客
欣然故人覩眉宇
蜿蜒似可下枕席
傲兀頗欲分笑語
登臺四顧咸歎息
問誰築者夏華甫
夏生豁達俠者流
酒後槎牙出肺腑
爲山一簣雖細事
如登將臺握齊斧
山氓蚩蚩園丁笨
轉圓闕筍類搏土
刻漏立表各命工
能驅市人東

部伍與誇聲闌畚築罷獨提巨石手撐柱不煩
執秩爭用命日盱奮迅逾亭午又如大將督戰
陳身先士卒共甘苦人言夏生築臺好生也俯
躬但僂僂指麾幸有松圓老敢貪天功借旂鼓
此意遙遁人豈知說禮惇詩聞自古君不見東
方獨奴躡畿輔去年血濺蘆溝橋今年塵暗平
灤土朝廷將吏盡賈豎天子拊髀思文武夏
生夏生吾惜汝投石馭衆氣如虎何不置之遵
永閒付以長繩縛驕虜

夏日偕朱子暇憇耦耕堂次子暇訪孟陽

韻三首

牧齋集九

九

西湖軒敞背山深小築儼然是故林清簾看暮
方丈客早慈師居山中神觀之暇觀茶至夜分
看奕夜燈聽雨十年心遺民老似孤花在陳跡
閑隨舊燕尋擬著此中棲逸史遠從虞仲到於
今

其二

艱危間盡想方袍收拾殘生避承豪一酌春醪
營我老千章夏木爲君高圖山墨漫西湖雨煮
水茶生北碕濤稍待秋風到蘆荻共尋蟹舍上

魚舫

其三

澹景芳陰梅雨時過雲相訪少人知紅稀舊圃
羣蜂去青暗重林碩果垂澗底流泉穿石急松
閒明月出林遲他年終作三休侶乘興先爲結
隱期

干將行

庚午五月十三日
舊臨邑司馬而作

君不見莫耶之劍缺黍米姑蘇梧桐臥流水莫
耶舊恨今已矣又見干將死獄底干將鑄時光
屬天百神下降蛟龍纏鬼怪相戒匿形影挽槍

牧齋集九

不敢爭妖躑可憐劍氣一朝盡黑獄沉沉埋血
燐牛斗變化知何日貫索光芒竟誰問君不見
延津龍去有餘悲還憶吳宮麋鹿時無復湛盧
誅宰詭爭傳屬鏤賜靈胥

贈張五叔維

幾枝桠柳半床塵門外青山過雨新送來僧來
嘗共食乞花客至已忘貧屋如韓愈詩中句韓
破屋數間身是王維畫裏人一曲洞簫判盡醉
桐華滿地月如銀

崇禎庚午中秋日拜觀睢陽五老圖敬次

杜正獻公原韻

鬚眉中屢盡高閑瞻拜修然整散冠舊德至今
傳五老豐碑何用視三桓枝茅事往風猶在舉
網謀成骨已寒嘆息昭陵還盛世儀刑長向畫
圖看

八月十二夜

憑闌風露浩難收旋覺清光在上頭橫攬煙樹
成小築平臨雲物見高秋時秋水落與月
穿窈窕山皆漏湖通空明野欲流金酒相看多
遠思蘆花如雪記滄州余去年過滄州有懷五陽詩

秋齋集九

十三夜

石城雲散暮煙收冉冉清光兩白頭坐久湖山
皆得月望窮天宇始知秋浴鷗汀渚層層出沒
鶴溪田淦淦流盃酒勸君成一笑長鉶那得更
滄州

十四夜留吳門下潤甫

傍嶺新成駐月樓客來恰喜值中秋苦多風雨
催君去借少湖山爲我留滄酒淡堪澆小戶漁
灣淺可繫扁舟却灰金虎繁華夢莫對佳晨憶
二丘

十五夜不見月

免遠塔高不用愁浮雲只在屋東頭雖虛澆澆
金尊炤却掩蕭蕭白髮羞栖鶴麝思北嶺啼
蛩清切近南樓更闌且對殘燈臥領略孤衾一
段秋

十七日雨中小酌卽事

稻花風急浪花催湖外重陰積不開好客恰如
將雨至清歌直欲送愁來雲霞月窟千層合日
射山根一颭迴碁罷燈殘北窻下秋蟲多處重
徘徊

秋齋集九

十二

嘉定李茂初風雪中自南翔過訪不值而
去留詩盈帙頃復枉和初夏次韻詩見懷
遂依韻奉荅首章傷長蘅之逝而末章則

期茂初之來茂初長蘅之兄也
水池塘草又深檀園柳蔚成林新桐但引

清晨恨長蘅檀園引新桐落葉空驚獨夜心佳

句見君還髣髴惟餘除夢可追尋劇憐一掬南
翔淚兩度西風忍到今

其二

百里嚴風刮敝袍吟髭凍合想抽象論交自爲

冰霜苦煉句偏於寒餓高滄海我真愁須洞落
蘆君亦嘆波濤斜風細雨松江路蓑笠何因共
小舸

其三

蕭閒山館晚秋時風物還堪報子知楓葉三分
霜點染荷衣十字雨低垂縣流礪合泉來早傍
嶺樓成月去遲相訪不須愁剝啄應門雙鶴有
前期

眼鏡篇送張七異度北上公車

西洋眼鏡規壁圓玻璃爲質象絢緣千年老冰

出玉淵巧匠消治施刻鐫薄如方空吹輕煙瑩

十

如月魄濯清泉帷燈簾閣對簡編能使老眼回
少年蠅頭蠶尾如兒拳楚風豈必非輪懸賈胡
贈比黃金千伴我綸閣今歸田短檠曲几相周
旋無復椽燭輝金蓮免圍敝罔蠶且穿礫碎鱗
勸蟲魚篇此鏡失職吾所憐摩娑三嘆夜不眠
張兄偕計北上燕束芻絀絲當贈鞭侑以此物
非棄捐如遵美女詒朱鈞萬蟻戰酣晝日殷五
星明聚夜緯聯春蠶食葉秋毛旋此鏡燿燿閒
蓋纏目光如炬筆如椽六丁下取奎避躔春王

三月花嬋娟紗燈玉斧聽臚傳萬言長策貢細
旃閣老次讀當御筵君家金鏡此其先天地章
光宜節宣有鏡覆目光乃全惟皇聰明曜八埏
冕旒蔽明垂遠延知白守黑通重玄服有瘴膜
得鏡燭如燈能照日月偏竝觀兼聽無愚賢不
見煉石能補天老農潦倒牛背邊負日欲獻無
因緣長歌此詩風謠然願君採進重腫前

同徑山僧出郊看紅葉

烘日蒸霞萬樹堆石城應作赤城猜駐顏青女
能相待試手天公又一迴斜照樓臺疑罨畫晚

風蛺蝶誤遲回老僧住近臨安路錯認漫山錦

繡來

繡來

十月十七日偕孟陽茂初步至寶嚴灣楓
林爛然因尋故人瞿元初墓徙倚寺前石
橋作短歌記之

谷林之西石城東竊紅殷紅燒去秋空誰知寶
嚴灣更好四山合沓藏千楓呀然一徑通窈窕
流丹絢赤相蔽蒙護惜霜風起屏障包裹錦繡
園房櫺我來步屨如相引炤眼灼爍驚芳叢忽
如漁郎造花徑綠溪瞥見花茸茸又如天台山

匿匣好女離立矜春容煙林向背亂朱碧日景
穿漏皆玲瓏背日丹楓盡不出坐臥彌覺此語
工道旁宿草故人墓黃土正掩紅葉中追憶生
平腹痛語安得孟酒澆蒿蓬人言此墳古塔址
指點丘垤看龍從白楊蕭蕭霽空谷長似鈴鐸
悲回風沉吟感歎古寺側斜陽猶炤一畝宮寺
門寒水石橋下恰有一葉流殘紅

次日自拂水步至吾谷登南巖憇維摩寺
金粟堂飯後下破山過高僧墓與孟陽尋
等慈和尚葬處薄暮而返卽事爲詩語不

倫次

北齋集九

一五

意行曳杖隨所騁遙林紅葉紛相請信步谷林
凌坡陀矯首維摩限煙嶺惠不在天行卽到一
笑欣然終男猛追趨樵子穿榮確提掇棠衣避
柴梗携手反平晒僮奴喘失脚恐踏後人頂石
徑登登磐石出岫轉峯迴在俄頃老僧導我游
南巖巖踞山巔儼項領突兀盤杆列兩湖滅沒
煙塵生萬井灌木森如百頃禾俯視楓林背日
景丹丘錦城斯在下紛紅駭綠誰能整恍然生
身色界上累蘇積塊何足省虛堂像設禮金粟

空山精怪見詠杏淨名無言我亦默饑來且噉
蔓青餅辟塵試辨古石鉢揀芽約致新土茗齋
鐘撞罷尋破山松風颭颭四山靜笑揮篋輿却
竹杖判將老足試頑礦高僧墳畔僧族葬空心
潭下無潭影空門何用悲宿草吾友多情淚如
綆今年冬暄霜未濃丹楓爛結丹砂永殘紅恰
似佳人老夕陽更愛晚粧靚閑身良友好風日
天其以此慰幽屏清游無緒心自紫歸塗雲物
彌炯炯揮手且與山僧別多謝維摩老木癭
題李長蘅爲吳生畫溪山秋意圖

北齋集九

十六

吳生遇盜事亦奇襍被囊琴瑟而特向盜乞畫
真癡絕盜亦欣然還擲之此畫經官良不苟老
樹槎牙怪石走豪奪巧取或可慮豈意魯弓還
盜手今年逢君書畫舫收藏欲厭宜味編展玩
竟日頭目運更撫此卷心茫然水墨淋漓如欲
語眼中斯人定何許畫裏還看漠漠雲燈前自
聽瀟瀟雨詩腸湊眼半焦枯短歌隔塞堪盧胡
憑君更屬松圓老爲寫江干乞畫圖

冬夜觀劇歌爲徐二爾從作

金鋪著霜月上楹高堂綺席陳吳羹撞鐘伐鼓

催嚴更促尊合坐飛兒觥蘭膏明燭凝銀燈紅
花夜笑春風生羅縠蹴水光盈盈繡屏屈膝圍
小伶十三不足十一零金花繡領簇隊行行列
參差機體輕宛如魁壘登平城涉江采菱發新
聲紅牙檀板縱復橫絲肉交奮梁塵驚歌喉徐
引一線清江城素月流雛鶯歌闌曲罷呈妙戲
僂童當筵廣場沸安西師子金塗背擲身倒投
不觸地尋撞上索巧相背須臾技盡腰鼓退西
涼假面復何在險竿兒女心猶悸滿堂觀者爭
愕眙人生百年一戲筭郭郎鮑老多顛悴今夕
何夕良宴會主人携酒坐客位秉燭歡娛笑惜
費舞衣却卷光綵絳歌場尚圓聲搖曳眼花耳
熱各放意客歌未晡主既醉

徐于王挽詞二首

夢雨庵中幾夜分綠尊絳蠟共知聞海棠小院
春深雨楊柳新詞日暮雲貧病不愁添白髮彌
留猶悵別紅裙與君花下多游跡但遇花時便
哭君

其二

箱篋蕭然屏當時爲君閒理舊蛛絲蟲魚想像

旁行字香粉凋殘豔體詩廢園蜻蛚栖菜甲空
廊蝙蝠撲花枝秋來無限傷心處鄰笛斜陽又
一吹

贈新安汪景謨

汪精於鹽筴時僑居廣陵

十里紅樓映好春朱顏綠髮紫綸巾少年曾擬
龍頭客此日真成鶴背人后土祠前花似玉軒
轅鼎裏永爲銀竹西歌吹重城月爛醉從他淮
海塵

其二

閱盡滄桑鬢未華悠悠人世幾蟲沙憂時尚貯

微齋集九

十八

桓寬論爲國空餘卜式家方朔舊聽金馬詔陶
朱終泛五湖槎迎仙樓畔多仙侶進酒應將棗
似瓜

庚午除夕次孟陽山中詩韻

除夜蕭條風雨晨庭萱侵雪旋生春爆殘竹似
蕉園稿時神廟實錄告成故事實蕉園符換桃仍錄成焚稿於太液池之蕉園符換桃仍
華戶神不用署門辭過客也須謝竈請止鄰山
中喜有林逋在自與梅花作主人

辛未元日次除夕韻

流年赴壑值斯晨歷落艱危五十春已與昌黎

同命主更推渤海作詩神謂高也移山莫問河
濱叟卜宅還招栗里鄰拜罷北堂無一事商量
蠟屐伴高人

新歲有感次前韻二首

頌椒銘栢競芳晨只有寒門怕放春世少窮交
休著論宵多愕夢不驚神復霜往往悲中野乞
火紛紛媿比鄰數樹江梅將破萼未知索笑向
何人

其二

焚香散帙坐清晨澍雨慳風妬早春依社憑叢

牧齋集九

十九

原是鬼牽絲刻木總爲神漢臣未可營居第齊
國還須卜市鄰取吳子近市聞道公車徵射策
少年誰似雒陽人

人日書事示李一孟芳用前韻

澹蕩風懷佳麗晨商量何法破新春築臺未許
逃文債作廟還應祀酒神人日梅花多喜氣草
堂南北有芳鄰與君便是仙源客莫漫招他問
路人

言樹堂詩爲金壇于季鑒作

高門何將將蘭錡臨通衢北堂高且靜網戶綬

綺疏夾窻夏爽爽複突寒渠渠堂中何所有規
地施氍毹筵席肆莞簟賓祭登牢蔬堂竹何所
樹萱花滿堦除四垂復六山葉跗相扶疎壽母
居此堂有子承歡娛壽觴一再舉慈顏與萱如
萱花非桃李不隨春華徂萱樹非松栢侵雪長
卷舒光風轉蘭蕙庭萱與之俱綠衣戲堂下翻
反遞相於子潔比白華朱萼被絳映帶萱草
色丹白紛蔽敷嘉名應宜男孫枝美且都芳蘭
茁其牙靈芝產坐隅我思潘安仁奉母賦閒居
珍木映池沼繁榮翳屋廬乾沒有明訓止足良
牧齋集九

二十

厚誣終然負阿母千載爲嘆吁豈若樹萱者色
養自有餘蠲憂屏其貧養性遂厥初小人亦有
母寸草心豈無爲君歌此詩紳帶還自書

感秋二首

于季

扁舟約略洛河東去國孤身似斷蓬已是三年
成昨夢漫餘雙鬢待秋風燈前波浪中宵雨簾
外榮枯半樹桐自分無才方宋玉不將搖落怨
天公

其二

腸斷都門送別人三年懷裏字猶新朱厓夢入

真堪長碧血藏來可化塵容鬢為君添颯拉心
期愧我尚輪囷飄搖一葉知何處轉向秋風歎
此身臨邑司馬沒於請室時復見夢故有李朱注之盛

送南刑部侯主事入賀冬至節觀省其尊
人太傅公兼奔長公之喪

清時貴戚總能文瓊瑤枝孰竝君觀省長安
元近日會朝夕至正書雲石城皓月懸鳩署勿
水寒風掠鴈羣燕市停鞭倘相憶玉河落葉尚
紛紛

讀汪三遺民詩集

牧齋集九

柳老鶯殘笑白顛長干遊跡尚依然閑尋舊句
如藏謎細讀新詩當紀年世事懜懜中酒後交
情約略看花前曉來頻噴綠何事應為衰遲綴
此編注詩多列貴游余亦附名其間故有此詩

戲題徐元歎所藏鍾伯敬茶訊詩卷

鍾生品詩如品茶龍團月片百不愛但愛幽香
餘溢留齒牙徐郎嗜茶又嗜鍾生詩微吟短咏
爬癢處恰是盧仝飲到搜腸破悶時鍾生逝矣
徐郎慟吟詩啜茶誰與共生平臭味阿堵中生
作茶郵死茶供今年徐郎示我茶訊篇兼携好

茗穀雨前坐聽松風沸石鼎手汲雲浪烹新泉
茶罷還枕石礪眠沉吟茶詩欲泫然高山流水
在何許但見風輕花落紫茶煙我不解茶又不
知詩一碗兩碗天池六安茗一首兩首黃金白
雪詞憐騰茗芋良足樂清吟韻事非所宜還君
此卷成一笑何異屠門大嚼眼飽胸中饑

星士陳叟生子

老蚌珠光焰海東東東舉佳氣正龍慈莫嘆問字
為遙集其母燕婢也故有遙集之諺且喜呼名是小同與其父年同取義更切也人世但求庚癸足生年更要甲

牧齋集九

二十一

辰雄三奇六合人誰曉湯餅筵前問乃翁

送人之廣東

客衣初授省裝綿南食秋衾楓葉邊不是之官
持漢節何妨過嶺軟貪泉兵依黃木占烽戍吏
映紅蕉望海船驛路逢人還問我為言霜鬢正
蕭然客先自嶺海回野人多問余起居

戲題王德操小像四首

在家真可著袈裟七尺枯藤兩碗茶還有閒情
難忘却虎丘明月馬塍花

其二

靜夜然燈響木魚清晨鉗拂赴禪盧眉間黃氣
緣何事新得蕭娘一紙書德操長壽人通與羊
每得華表手助籠置袖中
喜見眉宇人望而知之

其三

也是詩人是道人等閒風月閒關身虎丘燒了
王微嫁更覺枯禪氣味真

其四

龐公靈炤機相似通德伶玄意若何却怪畫師
非石恪不將天女伴維摩

辛未除夕

牧齋集九

二十三

除夜柴門獨放閑新愁舊夢總相關半生心事
寒燈裏數載交游宿草閒懶聽比鄰喧爆竹笑
看童稚撞冰山春風一擢滄浪曲應占漁莊第
幾灣

牧齋初學集卷第十

崇禎詩集六
起五年壬申
盡九年丙子

壬申元日

元日幽居一事無
雀羅寂寂到朝晡
人教老却衡門裡
天爲粧成臥雪圖
時事總憑新燕子
世情只笑舊桃符
停雲八表知何意
且坐東軒進一壺

人日得張藐姑刑侍書却寄

書閣摩挲嗅古香
冰消硯北逗春光
蕭條歲序逢人日
迢遞音書到草堂
天井烽煙新壁壘
玉

集卷第十

關竟夢舊風霜
天涯相望俱頭白
各對梅花說斷腸

卜肆行贈毘陵周午陽給諫稼軒推重午

陽時時延致問卜故以賈生爲喻

君不見雒陽賈生能籌國
篋衍新書治安策
痛哭流涕長太息
身逢明盛心偏側
漢朝卿相疾如讎
讒言堆積成山丘
填胸攢眉不稱意
洗沐出游長安市
忽逢季主談天人
伏軾低頭心欲死
世運箕風還畢雨
可憐賈生心獨苦
前席居然答鬼神
長纓何日羈胡虜
有人如鳳復如鴻

長笑端居卜肆中
微言但託龍門史
世主徒聞河上公

新安汪烈婦歌

君死妾亦死
君往泉臺盡相俟
君死妾暫存數日
送君歸墓門
君身已葬君有息
妾下從君乃其職
七日不食我何求
區區寸心庶不食
世閒男子一種饑
餓腸紛紛籍籍食粟如螽蝗
豈如汪家新婦不食死
千年梁黍堆廩倉
吁嗟手首陽之風今已矣
宋家枋得亦如此

題相士倪生卷子

集卷第十

二十年前識君父
期我飛騰起雲霧
祇今晚晚又識君
霜毛雪鬢徒紛紛
人生能得幾二十
觀河皺面何足論
爲肩火色誠何有
曷鼻黧顏戲已久
誰令鄭圃還食菽
但見魯門如喪狗
勸君揩拭兩青銅
相法如今也不同
塵埃若欲知卿相
先看聲頭鼠目公

寄荅廣東孫方伯恭甫

攤書潑墨笑窮忙
散髮蕭然作報章
閣筆爲君書異味
閑函知我戴名香
清齋荔子充堂食
長日蕉陰轉印床
會得故人誨贈意
披襟分取北

意涼

仲夏觀劇歡譙淡月戲題長句呈同席許

宮允諸公

淡月邀歡赴會期老夫能耗也追隨可憐舞豔
歌嬌日正是鶯啼燕語時中酒再霑年少病討
花重發早春癡閒身好事渾無賴看取霜毛一
番遲

其二

桐花風軟燕泥新一月歌場登幾句小戶權爲
衝酒客大家挨作佐別花人追陪歡譙應賒老

牧齋集十

三

驅使風光莫較貧處處典衣鋪妓席知誰相笑
又誰嗔

其三

選勝偏宜朱夏長追歡更覺白頭忙熟梅雨殢
三分酒眠柳風吹一國狂飲劇好更新幟蠡曲
宣休索舊宮商叫喚莫謾嘲長夜日月何妨在
醉鄉

其四

衆中歌笑自言殊冉冉風光溢步趨點拍更誰
傳滿子歸來但坐看羅敷青袍便擬休官在紅

粉還能入道無筵散酒醒成一笑髯絲禪榻正
疎無

負郭

負郭猶餘種秫田合歡長似在花前鴟夷盡日
嘗盛酒銅狄他時幾問年阮氏籍成俱作達公
孫朝穆故堪憐執盃持耳休辭醉笑口難逢正
月圓

壬申九月得萊城解圍報

山東盜方熾勦撫策未分援兵頃不進瑟縮蟻
子羣萊人易于食督師瑱不聞聖人赫斯怒

牧齋集一

四

西臺遣監軍王生善推命勸我無憂謹謝君足
辦賊談笑行策勦旬日邸報至捷書果云云萊
城頃解圍登賊祇游魂惜哉王生術何不獻吾
君坐看肉食者薨薨聚蠅蚊空樓下梧葉颯如
實秋雲呼酒互持勸一笑日已曛

贈萬尊師

峨眉秘錄爲君開又向天師受職來赤日吹唇
俄致雨青天燃手旋轟雷獄成百怪銜符至壇
輟羣神作禮迴莫爲社公頻發怒人間狐鼠正
喧喧

石田翁畫奚川八景圖歌

奚川八景圖石田翁爲七世祖理平公及其兄
理容公作也二公家世耕讀隱于奚川撮其勝
槩釐爲八景學士大夫咸歌咏之石田爲補圖
而系之以詩然而家譜失載家人宗老亦罕知
者則其去吾家久矣廣陵李沮修見之於金陵
王氏詢知爲吾家故物購以見詒百三十年之
後頗還舊觀焚香展卷欣慨交集遂作歌以記
之繼聲屬和竊有望于君子焉

吾祖舊題奚川景石翁爲作奚川圖廣陵封君

牧齋集十

五

好事者金陵購得歸于吾楷摩老眼細瞪視夜
枕不寐朝忘餉恍惚移身入畫裏故園喬木風
景殊先從江邨見小市誅茅蓋瓦互架鋪洞庭
蝦菜朝走集新豐雞鳴暮識塗楊柳微風颺酒
幟杏花小雨提村沽市旁石橋枕江臥紅欄綠
浪臨交衝青箬裹鹽來浦澈綠荷包飯歸菰蘆
黍徒欣欣如有喜倘免屬涉羣誰呼茅屋滄洲
自映帶書聲漁唱相縈紆江流無聲清夜永有
人引書仍挈壺蟹舍中間訪隱逸牛欄西畔尋
生徒原隰坡陀似山麓行人千丁通樵蘇千

萬抱風氣密中有兆域開青烏帝鄉白雲封宰

樹長江落日懸龜趺流泉夕陽昔相度江流地

勢原相扶柳溪竹里間阡陌柳溪理容公所居

皆以自號築室穿池連路隅竹深堂高日清閑

琴劒彝鼎羅氈湯東谷記云中有瑞紙窓攤

書宿燈火石鼎聯句皆笙竽堂中高咏者誰子

得非草窻東谷無草窻劉公濟東谷湯公家積

十才子也贈逸此圖盤礴非草草想見閣筆還

操觚有竹庄中好賓主翁所居石田寒冰栗玉

清眉須攜畫歸來水月舫七世祖有舟名水

第賞鑒頻歎吁收藏豈乏牙籤挿愛惜寧將寒

具誇清平之世忠孝家有此識字畊田夫吾祖

風流良可繼子孫不畊且讀何其愚嗚呼不畊

且讀何其愚

再題奚川八景畫卷

榮木樓頭風日美秋光滿簷鵲聲喜百年畫卷
今來歸水墨清妍炤紫几焚香洗爵告家廟栢
架懸籤壓圖史楚弓人得豈其然魯王盜歸安
足擬晴窗簾閣重摩挲吾廬宛在奚川俟吾家
先世事畊讀風光盡入此圖裏白雲迴合藏松

楸喬木叢攢識桑梓宅畔新成百步橋墳旁手
闢千家市良田廣宅互經營水垞江邨正邈迤
竹深堂前竹萬箇柳溪溪邊柳三起柳陰藹藹
連粉榆竹箭森森勝桃李連畛拒陌多種瓜樊
圃編籬不用枳野店春風魚菜來長江落日帆
檣止漁唱悠悠蘆渚閒書聲琅琅茅屋底犢背
或看書掛角庭前時見麥流水秋依月令戒登
穀春按豳風勸于耜輸租不憂鑿鼓煩種秫每
詫甕缸侈綠樹長維書畫船青門頻倒逢迎屣
高人談經日異糧好客哦詩夜同被草窻先友

收齋集十

竝崢嶸竹屋遺詩尚綺靡七世祖詩名竹深遺稿湯東谷深所推服
承平王孫人共美文采風流更誰氏自從後世
占科第舊業依然枕江汜嗟余刺促催世網白
首孤生繫磻几二頃負郭苦失計三間老屋知
誰是故園門巷長蓬蒿西風罷亞生荆杞慵情
有似僧退院漂泊恰如舟未艤布衣躬畊諒非
晚閉門種菜真窮矣垂老重看石田畫三嘆先
疇在故紙奚川流水想桃源竹深亭館思竹里
謝公述德吾豈敢右軍誓墓徒爲爾已分殘年
老襍禩更囑添丁充耘耔往不可諫來可追矢

詩聊以貽孫子

東臯種菊詩四首贈稼軒給諫

君畊東臯田復種東籬菊王績與陶潛俯仰共
一屋東臯黃花時悵望節候獨陶令苦乏酒辜
負葛巾漉美君浣溪堂秋菊繁盈目有花復有
酒開筵招近局何須嘆荒寒已許占清福酌酒
酌兩賢如農祀先穀

其二

菊以黃爲正君子正其名所以東坡老欲掃紫
與頰東臯千株菊畦圃吁未經單心複纏枝千

收齋集十

葉并萬鈴庶以說耳目何用提品評節物苟如
此敢與時好爭高咏南山詩悠然想淵明

其三

胡廣患風疾休沐飲菊水八十猶克壯侍母謝
杖几庸庸撓大議公台負譏毀惜哉神仙藥遺
穢等馬矢靈均餐落英早沉汨羅死安知椒蘭
徒壽考非伯始種菊愛其芳紛紛且休矣不如
飲君酒共醉寒香裏

其四

種菊東臯上所喜秋露瀼移檻復列斛馥郁開

草堂叢菊如羣賢不雜屠沽行其中高秀者黃
來傲風霜對之不敢嫌肅拜陳壺觴君為醒無
功我似瘖子光秋光淡如菊燕靜彌芬芳老圃
良足學節安可忘肯哉東臯詩山菊秋自香
注主王文肅公之子故戶部郎中淑朴

歸關中敘舊述懷一百韻

盜賊南山裏千戈左輔邊黔黎成狗鼠沃野變
烽煙長吏嬰城免將軍棄甲逸流離踰四塞侵
略過三川力拒君何勇潛攻寇頗獫兒能張兩
翼身即領中堅據險乘墻屋飛機擲輒蒼頭

卷十

九

咸用命赤手或當先浴血捫創面椿喉數斷咽
長安舒羽檄餘賊返戈鋌戶部擇聖流賦身自
吳此後此國有孤臣哭家亡坐客趨所欣文未
堅敢嘆室如懸秦市難增減金陵好聚鐫提携
書數十跋涉路三千汲水秋風急淮河落日玄
虺隤荒店馬眩運下江船握手翻疑夢沉吟却
問年酒巡街鼓緩語熱燭花圓撩眼風塵色經
心香火緣可堪今契闊還記昔駢闐北使並言
典試及余登萬曆丁中葉三秦甲大賢舉朝推
第及門之事柱地東海望回天子又登高第師將秉化權槐

卷十

十

堂紆紫綬杏苑簇紅箋座主龍門峻諸生鴈塔
聯愚蒙慙造士流俗詭龍登僊衣鉢授垂手官牆
企及肩斷金容冶鑄攻玉荷陶甄擬議綸扉筆
追陪浴殿員風從微翕習雨散遶迤邐北後站
領仙清流黨人按世豫私門孽朝清國論偏部
昭避位去國之事魁南北署黨禁紹熙沿杓直星依指芒寒宿避
躔清流常皎皎醜類正騫騫伏莽興戎壯高墉
射隼便鍾原因物扣鏡不為人妍肯待三年報
都將一網塞構兵彌瀾楚餘燼合崑宣枉狀波
翻覆飛章矢屬連門蘭嗟并艾釜豆泣相煎定無
公為公元兄為人借名歸自解蓬池直歸耕漆
龍郎中為寶城令亦罷歸水田人知馬融草孰贈統朝鞭門人為畫諫起
融家章歛手臨空局樞來任老拳城南瞻氣象
之喻渭北釣清泉維下居仍介關西望益專意儒題
障塞草野畫征虜虎觀敷陳邈龍樓羽翼捐儲
宮商老慮國步杞人憐紛濁登樓外憂危攬鏡
前龍胡街主恤狼尾望公還天啓初以先帝舊
學起公田間發龍山斗看崔歸滄桑又改遷已下並言卷寺鈞
少陽家出震雌霓比連卷簸弱僉壬巧馮依婦
寺願決藩笥萬燥鈞黨考楊連削籍空三事刊

事沸八埏拖腸難仰藥折骨美沉淵媼子繁螟
 蟻閭兒長蠟蝶咸寧王邦新乳虎猗氏甲老
 饑禽日日驚追捕家家花囊饘檻車拌並載牢
 戶儘平填已下叙公身祈死身如贅愛生骨亦
 痛鬼神猶助虐夫子遂長眠拉折靈胡掌崩隕
 王女蓬關河悲黯慘魑魅喜蹁躚高家侯芭土
 修門宋玉篇百身吁可贖七尺媿猶全年于自
 問籍召入京旋構暫許茅連茹俄看草蔓延孤
 踪何撲邀羣刺總翩翮封印藤麻格堆盤火齊
 鮮覆金供鼠赫點王聚蠅羶共嘆詹來魯空招
 隗至燕食寧留碩果飲遽散初筵霍瞻箕風暗
 飛流斗域殷駭稜朝戀闕襍被夜乘舩此以下
 之事田屏居藿食還初服衙門省宿愆折鐺煨粥飯
 禿筆弄丹鉛幸得懸車軸知誰任屋椽解嘲真
 嬾作罵鬼託殘編小築西湖畔中車拂水巖山
 窻雲淦淦澗戶竹娟娟石罅泉奔射林臯月漏
 穿拈花迎夏蝶選樹蔭秋蟬割肉歸神社挑燈
 送佛錢經行尋北澗譚讌度南阡蟹舍長腰米
 漁莊縮項鰻不材羞擁腫爲用憚儀衿已下敘
 中贈處之意舊雨來人少寒風送客旋含言心悄悄

分手淚潄潄弟子吾衰甚恩門或忘焉逢迎誰
 側皮宴會罕加遵陸氏莊荒矣廉公市寂然世
 塗同鳥鼠薄俗異夔蛇底事防人面何妨坐馬
 韉文肅門生滿吳下郎中禮弛張求省括燥濕學
 安絃物論將昭雪郎君定洗滌還期溫比玉莫
 倚直如弦離別中年惡涼溫昔夢牽驪歌聲慘
 愴難酒恨纏綿下馬陵終拜金鑾集早傳賦詩
 當贈處餐飯勉加旃
 壬申除夕
 流年告別又匆匆送歲蕭條不送窮撩眼光陰
 燈火呼撞胸心緒漏聲中門符換却看新面書
 盡鑽餘識舊叢多謝天公耐貧薄一般白髮領
 春風
 癸酉元旦
 壽觴初舉日瞳矐賀客駢闐燕喜重羅雀驚飛
 門屏外垂魚拜舞寢庭中流年荏苒看兒長報
 國逡巡願歲豐奏罷綠章占氣象墻隅遙望朵
 雲紅
 乙亥中秋吳門林若撫胡白叔二詩人引
 祥琴之禮勸破詩花大若撫來韻四首

二老相依貧病鄉賣詩賣藥自成行病知居士
安心法貧得詩人換骨方有句却難償酒債無
昨聊省看排場蓮華世界君知否總向詩籤藥
裏藏

其二

說鬼頻煩及志支興來姑使妄言之尋仙却喜
華顛早失學翻嫌踏蹬遲愛殺黑甜如混沌憎
他青鏡有妍媸達生頗美東鄰老盡典衣襦合
舞兒東鄰從二

其三

螳螂龍拏總不聞席門簾閣看雲鵝龍出入
偏藏影豹脚飛鳴恰聚羣羣筍家愁繁藉草
堂往往勒移文與君話到滄桑事一笑挑燈已
夜分

其四

殘生噩夢兩無憑還似飛鴻乍離繪酒戶下中
禁亦得詩腸枯澁戒何曾鈎簾想像粘風蝶穴
紙商量放凍蠅詩語未成先欲懺炷香遙禮二
憐僧白乳樹二種詩集

閒坐

青袍白馬已駸駸閒坐東窗度暝陰聖代自
能調化瑟孤生未忍治祥琴功名豈是無因立
將相須從有福尋苦向焚桐論斷削勞薪長恐
誤知音

北客

每逢北客怕趨陪况復平津閭裏來正好一涼
蘇病骨莫將殘熱惱寒灰詔麻舊祗糊棋局京
雒新函拭酒杯秋草蕭蕭鋤不得無媒徑路任
君猜

仙壇倡和詩十首

牧齋集十

慈月夫人前身爲智者大師高弟降此於吳門
示余曰明公前身廬山慧遠也從湛寂光中來
自忘之耳用洪武韻作長句見贈期待鄭重且
屬余曰求椽筆作傳一首以耀于世亦道人習
氣未除也余爲作泐師靈異記并和其詩十首
師示現因緣全爲台事現鬼神身護持正法故
當有天眼證明非余之戲論也

荷風晻靄日曛曉精舍焚香降泐公賸欲與君
談此事故應未始出吾宗人閒久已長迷鹿天
眼何曾誤識龍領取導師深重意醉花眠竹謝

其二

其二

月地雲堦觀閣曉夫人秩祀北仙公妙華已悟
三車法台教今為繼別宗神降摘詞膏吐鳳此
回卓筆欲成龍麻姑狡獪真年少擲米區區作
鬼工

其三

三生殘夢喚瞳矐記別深慙是遠公已悔六時
違淨業誰傳四始立詩宗盲人說法述真象狂
子談禪好假龍後五百年虛囑累利竿倒却仗

長安集一

十一

神工

其四

金闕寥陽曉氣曉綠章促數上天公帝方蒿目
憂黎庶君亦齊心相祖宗孤鼠亂行憑虎豹
魚蝦波及為蛟龍靈風肅穆惟中語憑仗神工
幹國工師受時問世每笑奏上帝情辭懇惻此云

其五

萬戶煙銷旭日曉扣門猶自夢周公中原血肉
悲朝市寢殿衣冠哭祖宗高廟神靈容鼠
雀皇天老眼混魚龍朝廷補袞知誰手組織

事如貝錦工

師示詩為余白其貝錦故有此句

其六

熹微旭日隱瞳矐猶喜人天眼至公言論無聞
疑叔度衣冠見慕愧林宗贈詩有叔度林宗之目生嘗畏
世諸談虎術不逢時學豢龍鼠臂蟻肝更何有
從今一一聽天工

其七

帝城雲物正瞳矐尺一何曾及子公踰躓半生
悲宿業昇平中夜想神宗殘生却似重歸鶴
退士渾如未見龍身與蒼生同稿項敢云霖雨

牧齋集十

十六

待人工

其八

日薄懸車氣尚曉未應衰晚羨羣公勲名行輩
皆綸閣位業交游半岱宗師稱應山江陰孫為真官綜核又
聞新丙魏拜稽空說舊夔龍茫然欲手君休笑
贏得空枰號國工

其九

仙壇樓觀鬱瞳矐大筆真難繼魯公雙樹至今
留法寶五花那得蔽台宗闔廬城下問經雉烏
目山頭聽法龍師許五月十三日降于余家應與諸天共盟

證侍余結集付良二

其十

天門閭闔日瞳眈靈瓌傳宣佑鉅公天子年已

勅東皇邀木母更驅西伯獻河宗蕩除讒佞投

哮虎潤澤焦枯遠睡龍玉札金文司命誥仙班

咫尺領羣工

師議天下方治于
未章致頌詩之意

白叔德操傳起廢之信遺詩枉訊次韻奉

答聊用解嘲

病甕誰傳起廢年開械一笑晚風前難因惜尾

憂瀕死鼠爲拖腸怕上天貢禹冠應慙宿好子

長安集上

公書肯仗時賢五湖儘有閒風月已具鷗夷舊

釣船

送陸大孟鳧之錫山學官

樞衣緩帶帶僂師儒顧影依然笑步趨客枕夢依

雙堠近秋里人共一燈癰橫經先誦披華賦設

教如頒調水符莫嘆廣文官獨冷老夫久已著

潛夫

答越卓凡憲副

中山篋裏謗書新博得沙場百戰身大以垂成

留刺賊帝將不死答勞臣衣深赭色橫戈久

筆退鋒草檄頻我欲爲君歌督護夜闌酌酒
向鈞陳

陸宣公墓道行

延英重門晝不開白麻黃閣飛塵埃中條山人

叫閭哭金吾老將聲如雷蘇州宰相忠州死天

道寧論乃如此千年遺槐歸不歸兩地孤墳竟

誰是人言榮葬留忠州又云徵還返故丘圖經

聚訟故老闕爭此朽骨如天球齊女門前六里

路蕎麥茫茫少封樹下馬猶尋董相陵飛鳧孰

辨孫王墓青草黃茅萬死鄉蠅頭細字寫中箱

長安集上

起草尚傳哀痛詔閉門自驗活人方永貞求舊

空黃土元祐青編炤千古人生忠佞看到頭至

竟延齡在何許君不見華山山下草如熏石闕

墳碑野火焚樵夫踞坐行人唾傳是崖州丁相

墳

舒仲符畫丹徒張明府文先小像戲題四

絕句明府記三生事一世爲僧再世爲鄰

家童子自爲記甚奇

水石清妍鶴骨癯依然劒佩列仙儒此中若著

邢和璞便是王郎破墨圖王晉卿以破墨畫邢和璞

圖

其二

鈴柝蕭閒香篆灰江濤射枕夢初回分明記取
三生事曾聽金山粥鼓來

其三

計口齋鹽度六時放衙取水一軍持人言宿世
修行慣不是禪師定律師

其四

空花水月影層層劫後生前總一燈要與雲山
留話柄也將玉帶施山僧

牧齋集十

十九

贈翁朔州兆吉二首

朔雲邊雪夢鱸尊數載方州一角巾暈月圍城
悲飲血嘶風歸騎喜抽身佛燈長似平安火詩
債渾如簿領塵君正懸車吾削跡東阡北陌好
爲鄰

其二

吹簫高閣俯迴廊絳帳青燈列鴈行
朔州爲先
夫子吹簫
處也三傳春秋推武庫一門簪笏夫子高足
靈光誰從宣室虛前席且說安昌坐後堂元遺山詩書郎
雲落今頭白憶
荷衣呼出拜白頭愁絕舊書郎

斷荷衣
出拜時

華山道者劉虛中募刻道德經於厓石懼

其爲山靈之累也作詩送其去以諷止焉
太華五千仞道德五千言靈岳與寶書終古元
氣存君今鐫此經厓厓勒山垠模寫時俗書名
氏相綴分俗書多破體踏駁何足云山中無除
目安取軒冕羣雲臺石室閒刻畫留痕山靈
亦何咎離此鉗鑿冤願君回俗駕息機罷紛紜
歸從老希夷灼灼臥雲根

莆陽陳氏壽譙四首

東齋集十

二十一

南極光依藜火青澄霞助月見精爽老人星下
多芒翼還是陳家舊聚星

其二

方床竹几夾窻紗人說毘耶居士家滿室天花
都不著長留法喜伴維摩

其三

磊落金盤荔子殷傳觴壓酒賽朱顏絳羅襦裡
膚如玉恰似仙人出海山

其四

開宴吾家舊幔亭綵雲十日駐青冥賢郎近向

吳門去又說麻姑過蔡經

丙子中春日茂苑相公謝政過歸招邀燕

賞余與其仲啓美張異度徐九一劉漁仲

追陪信宿游虎丘支硎諸山記事四首

謝公高興寄東山遲日招邀共賜閒問壑尋丘

塵世外中車蠟屐畫圖閒風寒乍勒回春候雲

澗俄經作雨還最喜林深無虎豹夕春猶許歷

屐頻

其二

短簿祠前花正殷相看心在水雲閒蓮宮載酒

蘇齋集一

七

仍招隱竹院逢僧又得閒蟲鶴變餘存白社劫

灰飛盡表青山公言子厚多題句一笑何當浣

蘇斑十四日遊虎丘余語茂苑丁公言子厚題詩亦與此山詩存手相與一笑而出

其三

岡複溪迴 徑穿招提樓閣暮雲邊山腰正值

諸峯缺寺面平鋪萬頃煙爲悶把茅尋石室莫

因渫井嘆寒泉茂苑與茶雪法師有結茅之約道人縱鶴今何

處且放雙眸向碧天十五日遊中峯院

其四

卅年游跡花山寺雙園觀人盡可憐失馬因緣

雙嶺外亡羊岐路一燈前青松旋覺龍鱗長白

石還驚鳥道連昏黑藍輦重回首藤蘿新月近

諸天自寒山游花山寺詩二十許人惟茂苑兄弟異度及余四人在

上茂苑相公二首

講席延登入禁闈主恩旋許遂初衣雲還碧落

原無意鶴向青霄豈倦飛竹下清齋餘鳥苑花

閒小院與僧歸天庭黃色仍如許知是先生戰

勝肥

其二

也知脫屣一官無每爲憂時或嘆吁屋棟豈應

蘇齋集十

二十二

勞我祝床稜寧患少人模片茅蓋頂真堪老兩

膝隨身不要扶竺塢虞山過雲處勅教雙鶴遞

相呼

曹能始爲先夫人立傳寄謝

逐子東征杳莫從機殘積冷泣尸囊青編幸遇

曹能始彤管何慙范蔚宗築室不堪論舊隱焚

山寧復問新封孤生滿拘三春淚泉客珠成恰

似濃

次劉漁仲留別韻

南國猶殘半月春東亭共恰百年身與君作別

難成醉欲贈將離始覺貧黃卷秋燈燒尾客綠
窻朝日盡眉人蘭臺好獻雄風賦莫漫徵詞及
宋鄰

其二

赤糜銅馬逼淮徐老屋三間幸著子坐甲裏糧
師日老拂衣擲硯計全疎廟堂鈎黨語弧矢郡
國求金急羽書早辦枚臯傳檄手莫誇詞賦似
相如

葛將軍歌

吳人葛誠以爲將市人殺稅
賦未死時江淮間舟
船齊不之報有驗

牧齋集十

二十二

葛將軍萬夫雄我昔遇之妻水東懸顏虎鼻眉
目古蕉扇颯拉吹秋蓬死骨穿近五人冢生蒐
嘯動五兩風葛將軍今死矣權奇倣儻誰與儔
生惜不逢漢武帝鴻漸之異因閭里式臺宮中
應召見上林牧羊躡草履君不見車丞相宮殿
出入乘小車亦是上書一男子近多召見上書
人不文除拜
雲間張老工於墨石許移家相依賦此招
之二首

百歲平分五十春四朝閱歷太平身長鏡短屐
全家具綠水紅樓半主人荷杖有兒扶薄醉縛

無見笑長貧山中酒伴更相賀花發應添愛
江鄰

其二

不是尋花卽討春偏於忙裏得閒身終年累石
如愚叟倏忽移山是化人無酒過牆長作惡有
錢拄杖已忘貧明年肯踐南邨約祭竈先須請
比鄰

王二溟布政謝事家居八十如少壯聽歌
度曲累夕不倦奉贈二首

蕭閒真欲擬騷鸞雙鏤猶能說據鞍小建嘉旗

東齋集一

二十四

臨餉部平分旌節領騷壇三休記向中條勒四
漫詩留退谷刊猶恐非熊頻入夢鐫除溪石不
名蟠

其二

名場戰地謝駘馳禪榻茶煙颭鬢絲功在刀州
成昔夢罰依金谷賦新詩嘗餐免藥抄雲子自
轉鶯歌教雪兒萬樹梅花方破臘祝君先插向
南枝

奉贈會稽倪太公十四韻

家學經鋤世所欽會稽竹箭比南金辭方娥廟

爲絲絹筆向耶溪浮劍鐔揮灑剡藤成五色鏗
鉤雷鼓有餘音分射的年年白飲德河醪處
處沈滿載樵風頻往復扁舟夜雪每追尋花深
梅市詩嘗徧月滿柯亭酒自斟修竹茂林供列
座青鞋布襪稱長吟千巖萬壑爲圖畫禹穴秦
碑自古今烏府風霜傳舊節鯉庭桃李接新陰
大公侍御史
視學南監膝前御史床猶在宅畔尚書塢正
深虞竹盈堦方鬱鬱丁松入夢轉森森蓬萊春
水浮仙閣石鏡梅花媚遠岑上樹呼猿輕作伴
升堂使鶴衆如林陽明宛委家山是誰識先生

東齋集十

二十五

萬古心

識字行

題吳門家節母冊子

母能識節字兒能識孝字人生識字只兩箇何
用三倉四部盈箱笥美君傭書養母能不憂白
筆潔白先晨羞牛腰詩卷千傳誦行看綽機懸
烏頭君不見長洲陳五經樞衣跪母提汲餅籬
邊使者星馳報天子詔書一夕來青冥

第十一

丁丑春盡赴急徵稼軒並列刊章上龍相從

草索渡淮而北赤地千里身雖棄人不忍吁
嗟閨雨之思遂名其詩曰桑林集

過清江浦遙寄故人

跨下橋邊又此行緒衣白髮可憐生班荆却喜
無人問刻木祇愁有吏迎惜別飛花憎岸草相
留語驚笑林鴛多情依舊長淮水流入清江伴
勝聲

漂母祠和何士龍

韓侯釣水遠城垣青史猶垂進食言人以千金
知老母天將一飯試王孫孤生書劍霑新淚逐
客簪纓感昔恩欲薦渚蘋何限恨寒鴉落日滿
祠門

黃河

都將銀漢變黃流也是天公錯一籌鵠駕但馬
終夕計龍梁寧是濟川謀災來何用沈圭璧時
至那須辨馬牛飛舄出圖君莫詫清河白馬又
誰尤

併體戲示士龍

四瀆已將三瀆過三春總是一春忙黃沙學傅
何郎粉赤汗從熏荀令香釜下馬通和餅蒸棧
閒驢西北人長歸來準備江南話煖鋪深缸笑
幾場

次韻荅士龍二首

白首孤臣踐駭機天門夢斷翮猶飛覆蕉鹿訟
無榮辱芥羽雞場有是非扣角車前唯汝共觀
魚濠上與心違閨中春莫應相憶掩淚頻聽緩
緩歸

又次

蛇鬪龍爭共發機刺天毛羽正羣飛十州鑄鐵
人謀錯萬物爲銅大冶非作楫胥靡身故在刺
舟漁父意相違君看河上攤錢叟不犯風濤不
肯歸

清河道中三首

拍岸河流氣不平單車盡日遶河行帆檣矗立
遙天破波浪掀翻大地爭單眼飛沙人面改撞
冒噩夢旅魂驚野田蔓草渾無賴斷送芳菲逐
處生

其二

銀鑪驅我太匆匆，襖被囊衣客子同心似行枚。
銜舌底身如釋米簾車中東，還刺促看南斗西。
笑情騰向北風，捫腹自嗟還自問，不知若箇是
途窮。

其三

慘澹郊原似霧霽，洪河噉岸馬嘶空。粘天黑浪
非章相刮地，黃塵是庾公柳樹病猶晞。夏雨蒼
花開亦向春風人，閒榮落關何事野店殘陽一
閃紅。

宿遷

牧齋集十一

三

枕畔車輪又一宵，荻簾土銼共蕭條。棧爭惡草
驢言怒炊仗，殘通馬意驕。野集煙稀知罄盡，春
田兆圻見龜焦。溺人強笑誰相問，莫以愆陽歎
聖朝。

郊城二首

村店無籌殺五更，棧驢啮暗相驚。蓬鬆旅鬢
料風色，滴瀝愁腸量雨聲。催舞荒雞啼夜半，識
塗老馬盼晨明。雲開日轉非吾事，也要殘春一
路晴。

其二

挹斗揚箕誤有名，捫參歷井信浮生。天垣貫索
星文賤，人世胥靡性命輕。豺虎頻年銜尾過馬
驢，終日竝頭行岱宗。顧我如衡獄，盼鑿開雲報
午晴。

一歎示士龍

一歎依然竟隕霜，烏頭馬角事茫茫。及門弟子
同關索，薄海僧徒共炷香。百口累人藏複壁，千
金爲客掩壺漿。昭陵許哭無多淚，唐制有哭者
許哭昭陵
要倩馮班慟一場。里中小馮

牧齋集十一

四

費縣道中三首

驅車入魯弔遺黎，宗國相傳事可悲。歌鳳有人
供放逐，鬪雞無相繫。安危申豐錦，去鄰爭羨陽
虎弓。還盜亦嗤唯，有汶陽田下水至今流。恨遠
鳬龜。

其二

費縣城邊紫翠重，恰憑登頭看山容。雲舒霧殺
浮千嶂，雨濯煙綃出數峯。石瀨咽沙流淺淺，野
花眠草吐茸茸。停車佇想東蒙客，欲討尊羹興
已慵。

其三

闌珊心事怯餘春殘夢驚迴一欠伸病樹不禁
蛇在腹野花終倚草爲身檻中馬老空知道繫
下車勞枉作薪當食爲君三歎息難將更僕話
窮塵

泉林

泗水之原出焉題

泉林源泗水叢薄閔荒丘的礫翻空色縈迴貯
湫流道窮悲澤井物化感藏舟願解塵纓濯悠
然炤白頭

泗水二首

牧齋集十一

五

柳市綠煙麥起波江南樂事趁清和當風翠袖
穿花竝映水紅粧向晚多驚識疏窻溫舊語驚
悖別院選新歌情知好夢成殘夢也較車聲枕
畔過

其二

柳絮飛灰菜甲塵車中何處見殘春北來有鶯
如胡語南望無鷺比鴈臣渡淮以此絕不聞鶯
燕亦似作此音故以
鷗泗水狀流長帶咽歷山遙黛正含顰劔溪雲
滿漁莊水領略秋光要此身

早發次士龍韻

車輪鳴轆轤鈴鐸響丁東鄉夢殘燈外羈心覺
語中褐衣蒙早霧席帽泛春風偶梗休相笑漂
搖各斷蓬

再次

累愚浴殿北鈴索液池東莫道天方醉還期日
再中看桃宜令節嫁杏與春風歎息年芳逝飄
蕭兩鬢蓬

四月十一日登岱五十韻

牧齋集十一

六

清晨上泰山下山未昏黑登覽興已賒驅車一
何疾我行渡泗水望岳心悚栗原野相却迎丘
陵莽奔逸胡然類削成未見表律竿停車迴馬
嶺凝望似堂密岱勢自迴伏羣山各離立傲傑
矗數峯疊浪見沸澤偃蹇欲不朝顧眄疑旅揖
低徊成運眩登頓猶攝束紆迴凌絕頂顚仰蕩
胃臆天去山不多雲與地爲一衆山斯在下九
點煙霄瑟鉅如牛眠冢細如蟻封埴散如狐綏
綏聚如羊解解弭伏象環衛奔走效羈繫傲傑
雖兀傲沒踝不及膝乃知丈人尊兒孫敢匹敵
登登四十里十八盤乃畢山容濯深秀石狀鬬
詭特洞壑互排陷罔鬱競迸逼窄地山根湧撐

天石笋出層峯腰帶雲遠嶂掌蔽日大冶無不
有神工故難詰琢為斫山姿縮放盆池質近松
辨齊峙遙樹紛禾柳戍削水低昂翩反袖欹反
玲瓏月斧漏窈窕雲車匿屬連方帖安颺去忽
剖副濃淡尺寸變向背一瞋失領要苦煩紆追
適恍迷惑何當信宿留攬采靈異悉坐看下垂
雲布滿兜羅色又看崇朝雨飛練挂千匹煙嵐
扶烘染雲海按蕩瀾籠拙賦家心極命畫史筆
逝將毀車輪豈獨戴臺筌游借刻晷身世兩
牽率每笑秉燭忙自歎乞火急是時天大旱山

牧齋集十一

七

枯石將泐渴游既惺松閨雨彌快悒元君盛香
大盼蟹走郡國金錢佐軍儲羨餘潤私室神道
亦乘除青帝遽失職雀鼠穿帷帳風雨剝韋韞
惜哉陰陽愆致此騷塞極神心本天咫明禋在
國恤魯童舞僂僂齊偶啖啞啞天門開談蕩膚
寸雲豈息莞莞蟻蝨臣獨為蒼生泣

春盡日丈士龍韻

淒涼白髮黃塵裏祖道東皇又一巡軍碧裁紅
成故事落花中酒是前因跡來好別長禁客況
復窮途更泥人是我送春春送我祀君詩句問

殘春

將抵德州遣問盧德水

千載栖遲汗簡青飛鴻漸羽故冥冥抱經有約
尋盧閣書牘何顏問杜亭窻下草深埋退筆床
頭花盡臥空鉞披帷想像人斯在試款衡門一
扣局

齊河懷古四首

耿濟鎮

耿奔擊張步濟師齊河陽至今耿鎮水軍聲沸
湯湯歎息千年後荒城築阜昌

牧齋集十一

晏城

朱地遺者誰相國齊晏子千駟不匡君二桃能
殺士激彼梁丘生浮白為之起

高唐城

綿駒雖不存善歌表遺里君聽齊謳聲抗越清
濟水豈無梁甫吟何人為側耳

定慧寺

呂公榮公徒鐵衣佐龍興投戈返初服撒手歸
上乘麒麟可即圖龍像俱傳燈

師起謂上於濟南募兵五千人與公相繼

今寺藏二公
詩集公九奇序

早發定慧寺禹城道上逢茅山張鍊師

漏鼓晨鐘喚病魔，僧憊殘夢未銷磨。
誰中虛擬三閒住，桑下真成一宿過。
領略難談酬客少，商量雀語誤人多。
騎驢却笑神仙客，倒載黃沙奈何。

德水送芍藥

藥闌花朵正紛紛，披客含憐君贈我。
時纖手折來紅粉誤，攢頭恨去綠盤知。
芳菲尚憶翻階早，和齊深憂寶鼎遲。
莫作離騷香草看，楚臣腸斷是將離。

校集上

九

將離

東壁樓懷德水

小樓殘日自昇平，茶罷煙消香篆更。
訴盡春愁雙鶯語，喚迴午枕一雞鳴。
中原氛祲連玄菟，下界浮雲竝太清。
撫檻欲招金馬客，夜深同候泰階明。

次韻酬德水見贈

蒼黃被急徵，性命落片紙。
昔爲頭上巾，今爲足下履。
感君逢迎意，縈綿入骨髓。
笑眉忘艱辛，抗言論文史。
半生歷坎陷，判爲正主此。
逆人吐刺

芒屨我，其疾美，辟如中風走，暫息聊復耳，慚無
帶上珍，視彼積中毀志士，思風雨替史知，星紀
矢，詩敢遂歌聊以復吾子。

上牧齋先生

盧世淮

平生一寸心，結託數番紙，夢想凡幾年，今日
奉約履，攝枉聆微言，徹骨透髓，隨方知，有身
世，方知有經史，曠觀古及今，懷抱盡於此，先
生救世手，淵淵饒內美，伊呂伯仲間，名位偶
然耳，從不受人譽，何乃來人毀，讒夫卽高張，
焉能亂天紀，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

校集上

十

謝德州張太守送酒

越吟憔悴著南冠，炙日熏風道路難。
且向東方窮宴斂，東方明平敢於安邑問豬肝。
香翻乳酒傾雲液，油點槐淘瀉玉盤。
從此人傳送，臨賀爲君鄭重一加餐。

通州張太公壽謙詩十六韻其子主事文

輝知縣文燧來請

邦畿鄰魏闕，家世本留侯。
束髮輕榮進，齊眉良愧蘭。
好迷絲綸擢，出桃李鯉庭。
收柳市眉良愧蘭，青渠可羞石，
盈新鐙爰懷握舊傳，鈞筵對良桑。

樹杯添谷黍弄小紅花競吐重碧酒新蕸桃熟
將人試梨消不外求長筵羅易栗深院植安榴
人世腰纏鶴天恩杖祝鳩易京堪避世聖水可
忘憂亥宇春秋小丁年齒髮適星槎通漢渚仙
治滿神州北海供椒蘭平原置酒郵二子一令
會德州故有滿燕歌徵戚里趙瑟倚筵侯載詠
南山什麋歌迭獻酬

代贈十六韻

別館新宮碧落連星娥月姊自年年錦章天上
仍難報機石人閒可浪傳搗藥兔還尋好伴入

河塘肯炤孤眠目成敢託波通語意感祇憑枕

十一

作綠臉際芙蓉長自媚詩中芍藥倩他憐欲知
君面聊看鏡但憶郎家便數錢藥使歸身欣啞
謎鈞藏蓮子畏空拳明粧不省宵來卸好夢還
將睡去圓苦憶落花爲我伴生憎飛燕到誰邊
關情落索拋紅豆使性迷離拆翠鈿已分管絃
陪謝傳教云條脫贈羊權雉羹斟酌期加飯烏
爪爬搔不用鞭緩唱深杯供竹葉斜行小字擘
花箋駐顏豈必餐雲母煖老終當種玉田報喜
金針新露夕懷人執扇早涼天秋衾也逐征夫

遠莫是君歸在妾先

柳枝十首

花信樓前風暗吹紅欄橋外雨如絲一株顚顚
無人見肯與人閒綰別離

其二

離別經春又隔年搖青深碧有誰怜春來羞共
東風語背却桃花獨自眠

其三

簇纓垂綠阿那姿風流種性會禁持樹旁空有
傳書使蝕葉成文好寄誰

其四

十二

天生標格擅溫柔小院會攔燕碧流不是腰支
長委地怕隨紅杏出牆頭

其五

楊葉楊花撩亂時半隨殘夢半游絲可憐萬線
千條在但記征夫舊折枝

其六

嫁杏標梅不耐羞嬌慵盡日倚粧樓團圓解得
東風意判與兒郎打綉球

其七

莫將拋擲怨年華也傍開花也落花河畔青青
比芳草長隨蕩子到天涯

其八

玉樹瓊枝事杳冥天榆月桂總精靈莫欺楊柳
清泥種也是天街一小星

其九

彎彎月掛柳梢頭新葉如眉月似鈎看取月圓
明鏡焰長開眉葉萬重愁

其十

長養成陰自有期飛花飛絮莫傷悲楚江萍實

卷十一

十三

大如斗好是蟠桃結子時

荷花辭十首

南浦荷花覆白蘋採蓮歌斷曲翻新芙蓉蕊菖
多名色不及荷花是可人

其二

十里蓮涇接館娃石城西畔是儂家一枝占斷
西湖種曾是西施舊采花

其三

菡萏芙蓉不較多蓮心蓮的本同科芙蓉頭上
原從草滿子饒他也姓荷

其四

月宮團桂樹婆娑化作峯頭十丈荷倒向蓮花
爲世界可知玉女是姮娥

其五

荷花的的水中央蕩子牽舟一水旁刺密荷稠
那得見迴舫隔浦滿風香

其六

魚戲田田隔水知荷花不語自低垂團團碧葉
遮如蓋旋遊明珠打鴨兒

其七

卷十一

十四

嫩蕊生紅恰試花卷荷纔展欲欹斜含嬌離立
誰堪倚自歛朱房對晚霞

其八

旭露朝霞慢慢試粧翠莖紫的半摧藏小蓮結子
偏憐早不比紅蕖正出房

其九

露集枝條玉不分如規碧葉動成紋藕身到底
終須折一片冰心付與君

其十

結實成蓮心自知分身化作藕千絲千絲未斷

終相偶交葉驕花一蒂垂

德州送王鹿年

頻年遭患難道路與子俱有如墮枝鳥依此失
水魚子今捨我去置我於路隅譬彼替失相偃
偃何所如子行非無事爲掃我室廬慰我犂角
子衛我充棟書我有萬行淚附子衣裳裾爲我
拜北堂灑向舊倚閭

東壁樓簡程魯瞻

兩膝隨身不自謀一茅蓋頂更何求
君突兀千閒屋置我差我百尺樓
北海開車欣後載西園促坐阻清游
他時得遂平原飲傾蓋相看笑白頭

牧齋集十一

十五

爲魯瞻題畫二首

卻扇含顰欲翠蛾閑看侍女教鸚哥
可憐紅嘴聰明鳥怕殺雕籠是網羅

右美人調鸚鵡圖

施派帆風去莫疑高人乘興卽前期
人閒何限迴舟處得似山陰夜雪時

右山陰返櫂圖

欲別東樓去四首

閏四月望日發德州將歸死於司敗吏卒促
迫僕馬惶遽居此樓浹旬一旦別去又不獲
與主人執手欲哭欲泣皆所不可賦欲別東
樓去四章題於樓之前榮壁上庶幾他日解
網生還要德水魯瞻痛飲此樓屬而和之
欲別東樓去棲遲念浹句槐陰亭早夏鶯語
餘春酒爲閒嘗好書從借看新他時與朋好
風雨話斯晨

其二

牧齋集十一

十六

欲別東樓去行車起暗塵忘腰衣帶緩數日鬢
毛新小劫看今雨中年別故人可知分手路昔
夢自相因

其三

欲別東樓去孤城已暮如可憐羈縻客仍作賈
胡家賣餅經寒食吹簫過落花還愁鈎黨急踪
跡到天涯

其四

欲別東樓去東樓卽我廬扶疎槐作陰啁哳鳥
相於墻屋如初至門庭自掃除分留題壁句漫
憑待蟲魚

早發雄縣次稼軒韻

竝著南冠亦偶然何妨酌醴復烹鮮孤花自綻
三春後病樹猶居萬木前失路馬行枯麥裏颺
空塵起大車邊戴盆莫怪頻瞻望也是城南人
五天

其二

畿南赤縣夕烽連邊鄙曾蒙胡虜憐元結詩序
州破鄆不犯北州邊鄆而退豈結賦蕭條仍禹
貢桑林焦灼又湯年作霖誰副興雲望繁露空
緒致兩篇何日南山理蕪穢荷鋤同種豆其田

牧齋集十一

十七

齊初學集卷第十二

霖雨詩集起丁丑五月盡一年

閏四月二十五日下刑部獄尚書侍郎暨臺諫郎署相見者五十餘人久旱次日大雨劉敬仲司空迎謂曰此霖雨之徵也余笑曰安知不曰亨弘羊天乃雨乎因以霖雨名其詩云

送姚方伯永濟復官

解網殊恩應禱求褰帷重許鎮方州旄頭角動催庚癸索口星移向斗牛竹馬舊童迎去憶桑林新雨拂行轡高牙大纛尋嘗事還爲東南借一籌

牧齋集十二

洸河石硯歌爲劉君作兼呈宋中丞祖舜君不見本朝輿圖軼秦漢洸河今爲國西岸肅慎桎矢恒來庭丁零牛羊可併業洸河之研玉比堅踰羗絕塞來幽燕廣廈細旃曾貯此抱罕西頃在眼前白山小奴游兔久傳烽漸近登津口高麗滿紙阻職貢鼉磯島石煩戍守老夫捧硯自躊躇拂拭還君三歎餘豈知飛檄磨厓手牘背相隨獄吏書

送丘俞二將軍

佩印曾經擁節麾荷戈今復戴恩私卽看夏雨平反日又是秋風選將時索虜共驚新壁壘島夷還識舊旌旗俞故名將大猷之子白頭未試猿公術短後猶堪作健兒

贈樓桑公子

元老登陴萬虜奔卽君援筆卽戎軒金張但是傳貂葉郭李何曾出相門遼薊夷情如指掌幽并俠少半銜恩雲中夜獵歸旌卷月白樓桑古樹村

牧齋集十二

二

獄中雜詩三十首

支撐劒舌與槍唇坐臥風輪又火輪不作中山長醉客除非絳市再蘇人赭衣直履非吾病厚地高天剩此身老去頭銜更何有從今祇合號罷民

其二

夜柝驚呼夢亦便晝應如夜夜如年都將永日銷長繫只倚孤羗伴獨眠晝獄脚跟還有地覆盆頭上不多天此中未悟逍遙理枉讀南華第一篇

其三

遷史空留貨殖文竹刑華籍正紛紛國中安得
魯男子天下無如王長君黠鼠晝巡添伴侶蒼
蠅夜息斷知聞斗牛側畔千將氣早晚先芒定
屬雲燕人鄭師玄知天象云去年冬一貫索
星明主有大入入獄明公當之矣

其四

水冠桔槔北相遭徑行中閑小市朝敢祖詩書
輕法律權祧孔孟事臯陶賦神廟園扉地竝
綸扉隘鈴柝聲如鈴索遙夢將樓船渡皮島欲
從詹尹問何妖

牧齋集十二

其五

通籍刊章目互除恰如朝市有盈虛誰教長者
爲方筭更便刑徒習隸書悼往難羣看斷尾謀
新鼠穴夢乘車閑中簡點人間事憂患祇應識
字初

其六

紛紛燕獄上書人天語連章戒瀆陳凡上疏
陳狀皆
豈有孤臣淹棘木漫勞溫旨下楓
宸傷心尚點絲綸簿炙手還逢丞相嗔猶有憂
時心未已難鳴風雨歎斯晨

其七

貫城西畔鐵城幽紂絕陰宮抵夢游側席深居
皆虎尾負牆離立總牛頭風傳暗柝千般恨月
焰圓狴別樣愁謾通繁霜飛六月葭沉灰冷轉
悠悠

其八

聖世孤生忍自裁夏臺頌繫比春臺深慙黃霸
傳經至傳給事右君胡行
人雪田皆來執經敢趣朱游和藥來加
劒空餘檠水焰持刀偏畏鼓聲催書生何用憐
文季投匭於今厭草萊

牧齋集十二

其九

訓狐白日向人呼周兩中宵問影孤有室端堪
客兩膝無牀何處認雙趺月窺圓戶如愁繫風
途更籌似逐通唯有羈人甘索處塊然窮鳥觸
籠隅

其十

驕陽初伏正乘權窩室薰蒸劇可憐爍石只應
圓土爛流金不見鐵圍穿西天却受炎方苦指西曹
爲西天
思曳足看飛鳶

其十一

三韓殘破似遼西
竝海緣邊盡鼓鼙
東國已非箕子國
高驪今作下句驪
中華未必憂寒齒
羣虜何當悔噬臍
莫倚居庸三路險
請封函谷一丸泥

逆奴吞併高麗奪我屬國中朝置之不問

其十二

漫漫長夜旦何期
無復平分辨四時
苦雨淒風差耐得
薄寒小病亦相宜
天荒地老餘園土
鬼爛神焦見積屍
坐斷波吒真地獄
不繇羅刹不慈悲

其十三

四序司刑盡爽鳩
何須葉落始悲秋
心情好處渾中惡
風月佳時不抵愁
送去紙錢新鬼市
汲來井水伏屍流
八寒陰獄長如此
縱有陽春到此休

其十四

此中不省是何方
地絕天通限堵牆
玄鳥避巢無四序
蠟燭龍迴駕少三
光枯骸每與人爭
坐白晝頻看鬼亂
行唯有六時鐘鼓
發燈殘夢斷也傍徨

其十五

台星落落夜寥寥
咫尺垣牆貫口遙
大有羯奴侵上國
可無司馬相中朝
延登近日金甌易
夢卜頻年沙路崑
崙輪閣園扉多故
事與君分墀祭

阜陶入獄祭阜陶見范滂傳本朝亦載入關祭阜陶事

其十六

易水波騰碣石翻
修羅一掌障乾坤
知交踉蹌憂連坐
僮僕倉皇擬叫閭
美酒經時澆漢獄
愁腸終夜繞吳門
却憐痛定仍思痛
病悻頻將白首捫

其十七

霜慘雲繁鎖鐵扉
茶香更酒事都非
南冠潦倒憐烏帽
獄卒踉蹌認白衣
人比籬花何許瘦
身如朔鴈幾時歸
遙知四海登高會
多指燕山酹夕暉

其十八

微道嚴更護棘叢
果然牢獄不通風
安知獄卒尊如此
始信吾生固有窮
白日可能迴地底
綠章何處達天中
斗魁直下天牢在
午夜依然繞帝宮

其十九

受焚宿火焰黃昏撼撼寒風打席門每借愁端
支求夜都憑噩夢返羈魂功名過眼篝燈在世
事從頭倒枕論睡起情騰扶白首可知羅網是
君恩

其二十

漁灣蟹舍互寅緣萬樹寒梅疊畫松綠放檐
依候足竊紅出水受風偏鉤車每惜飛花地簾
閣尤宜小雨天夢斷江南好春事與君獄底話
神仙與劉敬仲談江南風景因次其韻

其二十一

黑獄沉沉白日昏嚴更况復警重門難尋伴侶
憑形影欲達音書托鸞言見晉書五行志短蕭條逢
滅劫夢長迢遞歸魂亦知過夜相思處燈燼
香消半席溫

其二十二

廿年齊聽景陽鐘投老衣冠此地逢祝去詎來
如有恨單行卻立豈為恭獄中書通快陰相驛
頭會聚橫蜂觸接跡經過折蟻封卻笑凍蠅思
附驥穴窻何日得從容

其二十三

欲隨短景斷愁腸可耐嚴更又許長謝客蟪蛄
收冷戶休人蟋蟀守空牀耗磨膏火三分漏領
略寒威一番去霜傳語司空休起舞鳴雞暗鴈
總堪傷

其二十四

經年獄底阻艱危狂鳥投籠馬就羈尊者夢中
曾示現尊者說法以評論故應受果報與老僧
海上已先知丙子歲吳門王生謁普性有老僧
難行也達高環堵彈琴處方丈毗耶宴坐時儒

行宗風都會得信知調伏是便宜

其二十五

半椽恰受向隅人矮屋還憎墊角中穴紙聲疎
魚網舊啄門響密雀羅新床多臥筆應知懶架
少繡書始覺貧最是催詩并問字每於清夜惱
比鄰

其二十六

蕭辰嚴獄應枯風急周廬警夕呼身老蟬衣
穿尔雅道窮蛛網閔陰符寒冰著面生稜角饑
火迴腸轉輓轡遙夜歌聲正三闋始知回也是

吾徒夜間傳石

其二十七

六街鼓息五更頭
草席單衣萬事休
已見騎驢臨獨柳
曾看走馬向長楸
革膠一夜離肝腎
牙齒何年長觸髀
東閣免歸西市死
夕陽亭下總悠悠

其二十八

良友冥冥恨夜臺
寡妻稚子尺書來
平生何限彈冠意
後死空餘挂劍哀
千載汗青終有日
十年血碧未成灰
白頭老淚西窗下
寂寞封題一

鴈回命其子走書相告

其二十九

溪柳冥濛比雪寒
竹堂月影思漫漫
世第也
好花筆禿珊瑚架
惡草匙荒雲母盤
斟雉羹調誰進
御持螯酒熟且加餐
可憐警枕英雄老
夢斷湘靈瑟未閑

其三十

皇覽揆余初度時
松醪春酒菊花枝
千金稱壽慚親串
一物全生荷聖慈
老眼盡圖行聚米
虛意料敵坐圍棋
成都桑樹衡山芋
別盡寒燈

夜話遲九月二十六日劉南

送馬異倩歸會稽

諸公紛紛趨買城
子由我入如踐更
子罷呼囚我趣上
恰如除目刊姓名
多子僕行相問訊
執手顧觀心怛怛
天地萬物逝何所
欲哭欲泣皆不成
是時當路正炙手
同文之獄初煩興
端禮門前舊鶴刻
格天閣下新題評
羅緝吉網平錯拒
子虛烏有相枝撐
杯裡無蛇我所悉
水中有蟹那能平
和藥起束手欲戰
然灰被溺目敢登
開口捕舌豈容通
排山壓卵孰與爭
骸骨已分

填牢戶竟夢猶想歸柴荆

聖主聰明察庶獄

小臣愚闇偷殘生
竈火撲滅乞兒散
社樹斫伐妖狐驚
台階中圻卷舌曲
斗閒索口還崢嶸
與子開口方一笑
抗手即路難爲情
我爲老寡坐幽閉
子如稚婦初歸寧
蓬學娉婿不相似
槌床撫枕俱屏營
原澤蕭蕭鴻鴈少
江河悽悽多甲兵
登山臨水何處所
送子目斷秋蓬征
東中風土良不惡
弋釣採藥聊意行
逸少故有濟世志
安石肯忘東山盟
西陵驛樓過鵬望
東土人士多逢迎
牘背何繇具書尺
因風哽咽遞寄聲
琅

瑤白首尚無恙爲我炷香謝 聖明

題杏花宮人圖爲傅右君

閒撥銅鑊看淚痕春風取次到長門監宮傳報
天顏喜紅杏花開滿禁垣

題畫二首爲傅右君

策星夜動王良馬車騎紛紛滿郊野幽并好馬
胡兒騎迴鞭蹴踏長城下今年雲中開馬市百
金一馬胡人喜金繒壓鞍革桐酒齊唱吳歌度
遼水老髯吳官立道傍佇看烙印黯悲傷莫輕
此馬爲胡種曾秣天閑十二坊東奴掠我馬沐
其髮驚者以予

牧齋集十二

十一

西旁西旁印宛然

右牧馬圖

南山白額毛蟲祖掉尾磨牙踞林莽嚙人不肯
避豪賢狡獸輕禽敢余侮壯士髮植風蕭騷身
掠虎落禽咆哮應弦飲羽日一曠拉押雨血摧
風毛倒載爛班出叢薄山虞高眠野樵樂寄言
尋斧休放縱還爲深山惜藜藿

右射虎圖

李將軍 國標 挽詞二首

飛將名空在封侯事忍論死爲明國法生敢負

君思集市沙場血吞胡厲鬼竟古來推較者先
與鑿凶門

其二

未見東奴滅其如西市何國殤應會鼓虞殯已
聞歌獨石邊牆在中朝敘蔭多誰懸藥街首酌
酒向銅駝

咏雪三十韻

凜凜國中暮濤濤雪下遲雲同天黯淡霰集地
離披肅氣金方積嚴威玉律宜臺烏紛淺色林
棘稍皴枝帶殺來鳩署分寒出鳳池猶嫌霜稜

牧齋集十三

十二

去薄肯放日華滋嘉石堆盈矩圓扉穴刺規刀
山尖矗矗鈴索墜疊疊病栢封枯削孤篁壓倒
垂牛頭噴變赤鵠面苦藏繁厚集俄成陣輕飛
故薄惟酸風助饕虐凍雨聚淋離清濁容霑灑
乾坤任剗剗彌漫巾地網簾頓駕空篩粉飾都
無隙恢張詎有涯菊花何太苦柳絮恐非時虎
穴誠難滿孤踪或暫夷漏壺冥且晦岸谷混高
早半寒仁平徑平填問馬岐橫空真跋邑失路
亦迷離涸涸那曾避汚泥總未差如何瓊玖質
翻作糞洩資瑩許瑤臺碎清嗟玉尺墮何當依

瑣問重與集果恩繞徑行防滑牽簾坐苦危聽
憲分歎噫將策試扶持悶想陪鯁酒閑搜合開
詩槎杆生肺腑皎潔見鬚眉也甲怜毛蝟封侯
惜手龜老夫堪一噱臥憶蔡州師

雪夜次劉敬仲韻

冷壁寒燈焰欲收卅年身計一狐裘雪花似掌
難遮恨風力如刀不斷愁驚攬高樓仍拉摺鼠
爭深穴正啁啾殘年大有拚身處美酒盈船共
拍浮

贈潞安孫道人詩并序

牧齋集十二

十三

道人往游新安却病起死其効如神約友人程
孟陽訪余於虞山而不果余復官赴闕從新城
王司馬沁水孫司農問道人在所二公許爲余
延致之亦不果今年聞余有違繫之禍重滿千
里問余於請室道故悲今相向歎息且約候余
南還策蹇追隨共了還丹大事余感其意作是
歌以贈之并以訂其行焉

道人昔踏天都峯倒吸黃海食芙蓉道人今居
太行脊手捫天井煮白石今年訪我南冠囚霜
以裂面雪鬢頭墜馬折腰臥旅店十日不食寒

無裘古來神仙多奇爲英雄迴首人閒事故驪
老將青城客推龍少年倉海使君今已作愚谷
叟肝膽輪囷尚如斗寒驢摺紙著巾箱鐵彈如
風藏腦後君不見新城司馬氣食虎八十邊庭
撫驕虜又不見沁水尚書磊落人顧盼霜棱起
眉宇昔年執手禁城閨閣道周盧旦復長沁水
每憂當路犬新城欲購解飛人王司馬詢余欲
購解飛人殺虜
余舉王莽傳答
之一笑而止我從二公問孫老擬學還丹事
幽討二公笑我太早計擲却金蓮想火棗十載
推移陵谷中可憐猿鶴與沙蟲宜雲屬虜填遼
水澤潞知交牧齋集十二
十四醇朔風我得幽囚豈非幸尚有殘
生坐習井耳豁依然箭著癡頭童恰似頸生癭
羊羔酒熟歲云暮我心不留君且駐君如朔鴈
我越鳥相將會逐南枝去虞山亦是一仙山丹
井銀筒紫翠閒結宇平臨兩湖水朝飛丹鶴莫
呼還

次韻劉敬仲寒夜六首

寂寂寒廬弔影孤咄嗟何計復彫枯心如抱杵
頻春碓身似投曉未入壺憔悴移時枯樹賦淒
涼繞屋北風圓長吟小飲猶堪樂愁坐書空定

不須

其二

小憲颯拉過歸鴉凍口街寒陣不譁悶取青編
占木稼閑梳白髮鬪霜華差池梁燕恒辭社落
薄巢鳩不置家漫道雪飛如柳絮可隨離夢到
天涯

其三

尚有乾坤容傲兀可無環堵置琴樽望衡對宇
躬耕地流水青山獨樂園零雨故應悲在野停
雲何必歎同昏縞衣暮斷梅千樹月落參橫與

夜齋集十二

十五

晤言

其四

故山松桂傍人閒不出林泉不閉關綠浪水迴
新竹逕紅欄橋曉舊漁灣穿雲臥石何曾閑抹
月批風也未閑有日隣僧共扶老綠溪略約試
梅還

其五

皮島傳烽數夜驚綠林銅馬苦縱橫憐才可但
旌當轍使過終須放絕纓急繕索街懸雜種更
營京觀待長鯨至尊自定金湯計作頌休誇

純萬城恭問聖駕閣

其六

結蘭廷佇自幽幽解佩何當怨寒修騏驎生難
逃係維鯨鯢死不爲吞鈞人間有賦難名別天
上無方可寄愁投老王官尋二士築亭吾亦記
休休

再次敬仲韻十二首

白髮盈頭不耐剛無才老子剝痴頑摩娑明鏡
看生面吟咀殘書理舊顏愧我勞人殊草草餘
他桑者自閒閒江南路在春明外落日飛鴻山

夜齋集十二

十六

外山

其二

不知何罪盡衣冠肯信眉於眼下安路入藕絲
行偈側身藏針孔坐艱難穴中烏鼠眠方穩水
底魚龍臥亦寒祇恐清宵又成夢幾迴撫枕到
更闌

其三

四壁霜華促曙光中腸結軫重增傷涉江楚頌
無甘橘故室吳羹有稻梁逆水雙魚多撥刺退
風六鷁更迴翔劇怜世事兼身事咫尺殘燈意

泐

其四

誰將瓶缶餉虛空
牆壁依然與我同
生計烏枝依曉月
世情馬耳過東風
粧樓鶯語當春半
禪榻花殘正酒中
雪窖冰山無不可
與君朝夕對芳叢

其五

風輪轉地劫爲塵
猶喜皇天剌此身
顧影自歌將進酒
窮冬還賦惜餘春
端居有疾憂非鬼
空谷無聊喜似人
比屋商聲出金石
可知吾道未爲貧

爲貧

其六

長安也向日邊看
矮屋雞棲仰面難
寬雪可令長夜旦
壺冰豈爲一人寒
蟻肝無復堪砧几
魚尾何曾戀竹竿
北叟南翁居接戶
始知憂患果無端

其七

鶴蓋成陰柳市頭
金張趙李五經繇
鄒陽下獄悲金鑠
陸賈逢時歎石浮
浮石沉木莫以鴛鴦
債腐鼠好將鴻羽換
沙鷗江東舊隱西湖畔
數

折溪橋一宛丘

其八

交疏窻閣暗傷悲
腸底車輪攪夢思
滿鏡新粧留半面
堆奩濃黛約雙眉
雪深綠燭攤書夜
酒罷銀缸擁髻時
歸日胡麻正堪飯
更須量畝種神芝

其九

心情蕭瑟稱初冬
晝懶逢人夢亦慵
日夕雞埭愁土室
歲時豚柵羨村農
終頭是處皆牛馬
假足何人比駟螭
紫栢聲聞都未了
法堂依舊五

更鐘

更鐘

其十

局趣真成轅下駒
敢云世難恨爲儒
紛紛戎馬羞稱老
落落乾坤自覺孤
雉雖有媒逢弩
獐鹿生無命繫庖
廚朝來盥頤臨青鏡
他日何慚魯衛徒

其十一

丙舍經營拂水陽
齊心筮易得蹄藏
漏春岸柳迴殘綠
破臘江梅發古香
鴻鴈計周謀稻黍
鷄

鵲枝穩稱飛翔耦耕重訂高人約一段茶葉百
本桑孟陽詩云何特種桑

其十二

每頌新詩可樂饑連牆却喜竝圓扉焚膏東壁
分餘炤曝背西榮共夕暉落落比鄰如置社紛
紛朋好欲忘歸亦知昔夢聊相似銅鞮秋食與
願違

續次敬仲韻四首有序

余在請室與敬仲司空比屋而居昏夜得句扣
門索和僮僕相嘲曰乞火乎索米乎敬仲每屬

敬仲集一二

一九

和輒出意東余告之曰不量彼已輕兵挑戰勇
而無剛屢為宿將所困天道後起者勝非獨戰
之罪也願公執螯弧先登僕謹厲兵秣馬以待
敬仲默默不應越數日忽出詩二十二首波騰
泉湧首尾爛然燒燈呵硯次第和之已而笑曰
敬仲之默而不應者示怯以誘我堅壁以老我
也已而連章累紙絡繹見示者重兵以壓我驟
出以窘我也敬仲於致師之法則巧矣黃池之
役昏而戒令雞鳴而壓晉軍王親執枹鼓三軍
譁鉦以振旅聲動天地吳可謂毒彥矣雖然盛

氣盡銳掩人不備固未可謂堂堂正正之師也
余不知兵法不勒部曲免胄大呼獨身搏戰雖
未能斬將褰旗視晉師之大駭不出周軍飭壘
則固有閒矣自今以往交綏而退偃旗息鼓以
避敬仲之頗行敬仲又將曰是其目動而言肆
乎當更用何法以肄我也丁丑十月十六日
跋足爭敘欲上天筆床茶竈夢菰煙白蟬舊得
藏身訣黃妳新齋却老編爾雅蟲魚休辨鼠離
騷香草只宜荃丹鉛點勘紛成訟漏轉燈欹月
正圓

敬仲集十二

二十

其二

偷得微生萬事情灰飛緘室候初冬畢其風雨
難憑准柁鑿方圓費彌縫九郭先生生已老東
家夫子子為恭濁醪飽飯吾年事莫以山林羨
鼎鐘

其三

寒空雨雪正霏霏枯坐西窗歎舉肥園土冰深
知地降窮冬水涸與天遠屢能適足何須截帕
可蒙頭不解飛莫向崦嵫悲曉曉懸車猶足攬
餘暉

其四

赤漫天亘曉關心象緯未堪論兔知霜降
先管窟蟲馬苗蕃早蝕根壁上畫龍成底事夢
中案鹿竟誰究圓狴大有乾坤在司寐無勞報
夕昏

生日詩三首

孫吏部昌齡

百年胡不樂斗酒且相於莫歎山公啓今爲城
旦書林風傳舊嘯窻雪映新居零雨將爲別題
詩料子如

牧齋集十二

三十一

倪戶部嘉慶

饒餉紆雙管籌邊轉寸腸風霜譜下吏冰雪見
清郎却掃韋編淨清齋梵梵香看君仍仰屋憂
國意何長

劉司空榮嗣

湛壁難遮害寧莢幸告功若爲秦獄吏來議漢
司空河伯憂方大波臣論自公憑將尊酒意一
問緯蕭翁

送何士龍南歸兼簡盧紫房一百十韻

崇禎聖天子帝德邁陶唐時春芳余采共咬乳

牧齋集十二

三十二

狼毀室謀取子壞垣墜我采椰榆反皮面謠
詠騰誹謗唯有負傭流池擔語盡傷唯有寵眉
史戕手呼彼蒼市人爲罷市僧院各姓香我心
鄙兒女刺刺問來裝暮持襪被出詰朝抵金閭
門生與朋舊蠶浦來四方執手語切切流襟淚
浪浪惜我儻從弱念我道路長或云權倖門刺
客如飛蝗穴頸不見血探頭入奚囊或云盤飧
內鳴董寘稻梁七著一不慎墳裂唇肺腸誰與
昏昏夜誰與衛露霜誰與扶跋蹇誰與分助勛
何生喬袖起雲也行所當問寢辭

高堂與我買書劍首路何慨然
送我臨京江逝將解符印從我俱存亡敬子執
高節再拜舉壺觴江流怒飛立三山擺雷礮白
日忽西匿青天爲低昂行行度淮水登頓相扶
將予古漂母廟祈靈岳宗陽杜亭賢主人
有杜亭寄館仍與張不憚開車載不難復生載鏡
戶無停屢追踪多飲章歸死赴司敗垂頭就桁
楊洵洵同文獄剝肌生瘡瘍共莊籍口語曾史
主盜賊百死無一免引義自激昂嚙累皮與肉
堅忍枝熬榜多謝老頭顧旦暮虎穴葬何生夜

牧齋集十二

二十三

草疏奮欲排帝閭黯淡蚊撲紙傾飲剗成行殘
燈焰明滅房心吐寒芒祖宗牖惚恍天心鑒明
明眉山摘牙髯分宜放鈴罔執彼三屍蟲打殺
銅駝傍孤臣獲更生朝市喜相慶吁嗟禍福交
誰能保故舊興會附蕭傅畏終叛呂防何以見
魯衛徒然痛陳誠數子一逢掖眇小少不颺乘
鎖乞收李舉情請留陽穀子於何蕃譜謀誠有
光孟冬家書來念母心不遑有憂食三歎矧乃
情與朔星言卷衣被別我歸故鄉我欲繫子駒
願視心張張子行急師難子歸慰母望青或

可淪此義水不爽我欲送子去鐵門限堵牆園
土無尺水何以當河梁我欲與子訣有如瞽失
相駟蚤一相背嚙負徒仿佯旋思獄急日痛愈
撫鉅創炙手勢轉熱彌天網高張叫閭遠萬里
引刀恥自戕和藥趣朱游呼囚到王章黑暗牢
獄苦炎蒸三伏燬矮棚棲鵝鴨糞壤轉結蜣臥
熏腐尚臭渴飲伏屍漿夜夜入針孔朝朝坐劒
鉞此日吾與爾志壹氣益強高論窮結繩和歌
出宮商人生如嗜味患難宜飽嘗阮陳良亦樂
在莒安可忘道遠兵甲阻歲暮雨雪零單行寡

牧齋集十二

二十四

命侶塞驢艱服箱冰堅埽狐踪雪深埋虎迹舍
獸猶踴躍子行慎跌踢我行亦不遠歸心急鵠
鵠介持聖明主數日離火湯縱使荷戈及終
然反拔蔣買舟具苓箬結庵依枕柳矯志厲桑
榆與子共縹緲學詩辨四始識字探三倉頻年
苦病患學殖日以荒我欲師甯戚兼燭代日光
勿復慕富貴時世難頗頌引鏡看頭目豈是鳳
與鸞勿復憂貧賤順逆隨牛羊譬如死牢戶誰
以軀命償拂水有丙舍青山抱長廊老桂長新
枝江梅發古香君歸持此詩灑掃揭東廂解鞍

懋杜亭先以告紫房

渭南梁生爲余寫真題二絕句

顛悴南冠冰雪展天庭黃色自生春憑君摹寫
胥靡樣可是商家夢裏人

其二

畫得漁翁貌不肥春愁鶴髮正依稀君家渭水
南頭住爲我平添舊釣磯

趙璧

趙璧連城貴蘭花有國香猶堪傳脂粉三十侍
中郎

送陳生崑良南歸

牧齋集十二

二十五

席帽疲驢問曠城風寒雪虐淚縱橫夜闌秉燭
知何地酒罷扶床感再生只有寒燈隨我住且
將歸夢伴君行棘林漸解彌天網道路悠悠莫
愴情

寄許文玉

敢謂前賢後生紀羣交誼古人情家庭實有
晨昏助鄉里虛傳月旦評貫酒悲歌憐北寺月
燈布席想南榮啼猿唳鶴君休歎并與嬰
友聲

寄侯豫瞻督學江西

水鑑清時吏部郎持衡專得典文章濯腸篆籀
吞江水炫目蛟龍矚斗芒勸俗蒸嘗先兩廟
忠臣兩採風詞翰繼三王停車五乳峯前院爲
我重拈一瓣香慈山大師并廬
山五乳峯下

華州郭胤伯過訪

君是郭林宗水冠兄慕同偶然來朔雪相對感
流風舊論城南在新圖冀北空巖更憐促別愁
坐燭花紅

五芳井歌

牧齋集十二

二十六

丙子之秋虜再入旁午軍書刺問急獨石邊牆
一夜墜赤縣黃圖少完邑定興小邑大如斗登
陴死爲朝廷守羊馬城前礮火飛蝦蟇車上雷
聲吼肉薄登城踏積屍麗譙漂血巷流脂狼藉
滿城忠義鬼骨撐骸拒知爲誰君不見奉嘗鹿
大夫奮髯嚼齒罵羯奴峨冠整衣抗白刃至今
衫袖血模糊又不見范家五芳井婦姑母女同
素纓俄頃芳魂斷輓轅千古寒泉見形影胡兵
宵遁三輔清孔燕連窠枝半傾大開明堂論爵
賞誰壽廟拜皆公卿朝家彝典有倫次先策功

勳後節義全貂石亦如等閑悠綸綽悞非容易
奉嘗碧血埋荒丘五芳井水空悠悠尚書不肯
判紙尾詞臣何處書詞頭吁嗟乎忠臣烈女心
赤苦鬼魄猶思婦胡虜人閒金盃幸無恙井底
銀瓶何足數老夫觸事淚滂沱偏塞決瀾一放
歌此身不共奴酋死忍死幽囚可奈何

張將軍

全昌 挽詞二首

醜虜游魂在雄邊宿將稀將軍今又沒部曲竟
何依恨不沙場死還從馬革歸可憐某復猶
用舊征衣

牧齋集十二

二十七

其二

赤血真堪灑丹書未肯刊死填牢戶易生拔賊
營難不汗逾三日無錢買一棺蕭蕭廣柳出易
水正風寒

戲題萬戶部小像

萬一曰偏首偏頭人
故督師世德之子

目送歸鴻故自難傳神正向此中看荊州恰好
添飛白子夏何妨戴小冠公子秋風思北渚孤
臣落日望長安籌邊蕩寇傳家事屈指沙陀舊
將壇

若活一百年

三春赴追捕皇皇使家狗入夏禁牢獄兀兀困
械紐仰屋棲雞埒負牆坐土偶欲行雙其足欲
言暗其口朝飧棘喉飯夕飲攢眉酒憂來頻斟
胃悻其輒捧首領嘗難管腰卵或不保酉如此
一歲生可抵一日否陰獄強過活鬼趣預消受
歲月良亦多此歲何必有六十甲子中譬如關
丁丑若活一百年只算九十九

如此過兩年

兀坐牢戶中日長苦過過四季皆慘悽六時自
鉗欽三伏有煎熬八寒無代替有日天蒼涼無

牧齋集十二

二十八

風氣陰晴晷短方偃息夜永又吟嚙墻屋鼠啁
啾床第鬼排擠生憎日輪出長患天門閉牙頭
豈容漸戶限何當懸遙過度一日當以一歲計
暫看杯度別管見銅人製三百八十日強半彭
祖世如此過兩年便算八百歲

昔我年十七

昔我年十七鼓篋游博士文章吐陸離衿帶垂
旖旎朝英啓夕秀繁若嫩花繁壯盛迫婚宦憂
患自茲始在籍四十載隻身攢輿毀羅網高於
天性命薄於紙皇天可憐我如禾秋蕤蕤健如

續上樹壯若駒未齒今年五十六從頭自經紀
餘年爲再生故我如已死判將四十年捐付東
流水天道周而復明年十七耳

次韻荅潘明士員外投贈

物論喧呶混稀苓將車盡日歎冥冥誰思灼艾
醫龍病但解堆鹽刻虎形滅死蔡邕仍續史踰
冬劉向又傳經莫憐幽仄論垂釣貫索中間有
客星

其二

圓扉地北限天南只似雲堂未放叅一夜烏頭

牧齋集十二

三十九

虛變白三生鴻爪誤精藍小兒未許呼中令上
客真成解左驂宋玉可能傳帝筮修門客易向
江潭

新阡八景詩并序

拂水回龍

南條之龍萬里度江自沙山而香山而虞山結
爲縣治東爲馬鞍山其中枝絲拂水巖蜿蜒弭
伏落脉於此故曰拂水回龍

虞山南戒一枝來騰踊龍身萬里迴奔向馬鞍
鱗爪去點成鳥目眼睛開虞山一名含珠四海

濡泉壤街燭千年炤夜臺長灑天河降時雨
雲膚寸起風雷

湖田舞鶴

尚湖之皋溝渚回復登山睇視儼如鶴舞弄吭
奮翮正向新阡父老有龜去鶴來之識斯當之
矣故曰湖田舞鶴

乳水神皋接墓田仙禽遺蛻正依然梳翎彷彿
飄蘆雪閣脰依微印渚煙華表月明吭竝引丹
丘雲白影相連在陰夜旦占鳴和鳳舞休論五
百年

牧齋集十二

三十

石城開幃

拂水巖之西厓石削成雉堞樓櫓形狀備具所
謂石城也列屏列幃尊嚴聳起阡之主山也故
曰石城開幃

石城峯下起佳城百仞丹厓見削成錯列垣牆
天市近繁迴閣道帝車行雲開雉堞曾樓曉日
落旌旗萬馬迎仰望朝山爭矗立參差簪笏似
天平

箭闕朝宗

陽山箭闕相望百里而遙插立天外如向如拱

以圭景之法取之不失秒忽所謂真朝特來也故曰箭闕朝宗

百里陽山拱墓門歆雲吐景候朝昏羣峯離立兒孫秀大石中央几案尊箭闕風生旅矢報郊臺月出火城繁陽山有失王拜郊臺憑高窮覽南條勢江漢朝宗爲汝論

沓石參天

三沓石與石城諸峯錯峙沓石虛峴拂水懸流其上又曰三台石亦主山之侍從也故曰沓石參天

懷素集十二

三十一

拂水高巖近斗魁下臨沓石倚崔嵬漏穿嵐彩晴飛雨噴薄泉流蟄起雷嶺駐龍車雲瀚鬱峯邀蟾駕月低迴絲章擬奏三階事午夜懸厓禮上台

會湖浴日

西湖一曰尚湖師尚父垂釣處也彌望環帶綠如周垣水遠雲從日月出入此明堂之巨觀也故曰會湖浴日

浴日晴波漾六時丹淵若木影參差馮夷鼓趣義和馭尚父湖通潮汐池蕩洗慕頤消薄蝕養

成鳥羽作明離掛弓尚許清遼海欲向扶桑借一枝

團桂天香

桂叢有小閣斥爲隧道八樹蒼蒼與松楸竝列余少嘗夢臥月宮炤徹肌骨視其扁曰團桂閣之所取名也故曰團桂天香

八桂團團霜露叢夢回禁扁映新宮三秋落子金波裏一夜飄香玉魄中月斧自能修鈞窕冰輪瑞合炤青葱姮娥不惜分靈藥長發新枝助化工

懷素集十二

三十二

紫藤水錦

老藤連卷託根墻下穿穴面勢用爲指南三四月閒紫花相繆炤曜甚密真吾家錦溪中物也故曰紫藤水錦

溪藤迴伏類牛眠布萼飛英綺樹連落落松楸如有喜紛紛蘿蔓規高懸天清羽葆施丹彩日煖流蘇覆玉煙應笑婆留老孫子還將錦綉裹山川

山莊八景詩

錦峯晴曉

嚴文靖公之祖墓今爲阡之左沙其傍有錦峯書院去山莊一牛鳴地肅肅鼓游人格釋而三春尤盛

錦峯雲物近平泉鳥榜紅欄咽畫船寵柳嬌花新節序採珠拾翠小神仙明粧影奪山頭樹急管聲翻水底天語燕正忙鶯又轉莫辭中酒落花前

香山晚翠

香山一名顧山去山莊三十餘里江上諸山皆橫屬於山莊之西而香山爲近虞山來龍處也

今又爲護山

牧齋集十二

三十一

夕陽樓畔坐簾櫳橫抹青山暮靄濃江上餘霞拖半紫雲頭落日逗殘紅秋原桑柘千村影春社牛羊一笛風西庵人家未昏黑席門燈火候歸翁

春流觀瀑

山泉縣流自三胥石下垂奔注山莊匯爲巨壩今旋折爲阡之界水過風捍勒逆激而上則所謂拂水也

拂水縣流萬壑連空山一夜響飛泉奔爲疋練

垂三省挽作銀河向九天風急蛟龍看噴灑月明琴筑聽潺湲老農未辨爲霖手抱甕朝來省灌田

秋原耦耕

山堂之名耦耕爲余與孟陽結隱於此也今改築於墓田之左仍揭其額以招孟陽

罷亞風吹百頃香秋原正面耦耕堂宿田爲我鉏耨秀卒歲輸他穫稻梁黃犢烏犍經國具水車秧馬救時方輟耕斗酒還相勞耳熱休歌種豆章

牧齋集十二

三十四

水閣雲嵐

秋水閣負山面湖山莊實經始於此今茲內舍盡改舊觀獨此閣歸然如故

月觀風亭夜半舟依然簾額夕陽樓江邊水寒餘荒壘天際郊臺沒古丘梯几山容分向背凭欄雲物變春秋釣磯只在漁灣畔閒看晴湖下白鷗

月堤煙柳

墓之前有堤回抱折如肉環彎如弓月士女絡繹嬉游如燈枝之走馬花柳蒙茸蔽虧張帷

暮人呼爲小蘇堤

月堤人竝大堤游，
粉飄香不斷，頭最是桃花。
能爛熳，可憐楊柳正風流。
歌鶯隊，勾何滿，舞鴈雙。
雙趁莫愁，簾閣瑣，
應倦倚紅闌，橋外月如鉤。

梅園谿堂

秋水閣之後老梅數十株，
古幹蚪繆，香雪浮動。
今築堂以臨之，左右有長廊，
修竹小橋，石礪皆梅之館宇也。

梅花村落傍漁莊，
寂歷繁英占草堂。
雀啁寒煙

懷素集十二

三十五

翻略約鶴窺素豔，
繞迴廊過墻月亞疎枝影度。
水風令別礪香傳語，
綠堤桃李樹好將穠麗報年芳。

酒樓花信

酒樓直山莊之東，
平田遠迤，晴湖蕩漾，
北牖直拂水巖，寸人豆馬，
錯山椒紅粧翠袖，移動簾額。
月堤酒樓此吾山莊之勝，
與衆共之者也。

花厭入高樓，
酒泛上危登樓共賦豔陽詩。
人閒容易催花信，
天上分明掛酒旗。
中酒心情寒食候，
看花伴侶好春時。
櫻桃正倚新楊柳，
橫笛朱

歲暮懷志

松栢藏門數畝宮，
耕堂土雨萊翁更無生計。
千頭橘尚有殘生，
半樹桐堆積新愁。
黃葉雨耗磨舊事，
白楊風天南地北，
相思處約略寒燈一燼紅。

除夜示楊郎之易是應山忠烈公長子

叫問十載動，
京華尚旅愁。
爲問敵衣淹邸舍，
還如之。
一樓奇抱口馬誰，
赤男未提何處。

搗頭

三十五

齋初學集卷第十三

試拈詩集

起十一年戊寅正月盡七月

獄漸解頌繫侍放五月二十四日以火災肆

赦遂得出東坡蒙恩責授詩云却對酒杯渾

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故以試拈名集聊用

志喜

戊寅元日偶讀史記戲書紙尾

夢迴旭日射窓明遷史才繙午箭更笑殺蕭何

與周勃可將獄吏換公卿

其二

其齋集十三

贖背千金獄始明吹簫織薄可憐生北軍左袒

倉皇日七尺爭如冒絮輕

其三

絳侯繫急漫嗟吁又見工官坐亞夫父子將兵

俱百萬敢從獄吏鼓嚨胡

其四

漢家爭道孝文明左右臨朝問亦輕絳灌但知

說賈誼可思流汗愧陳平

其五

秦時刀筆漢三章械繫歸來兩鬢霜聞道青門

方會客種瓜五色曜朝陽

其六

南鄰有客醉呼盧笑指圓狴作酒壚愧我不如

曹相國後園張飲應歌呼

華山廟碑歌題華州郭胤伯所藏西嶽華

山廟碑

關中汲古有二士郭髯趙岷俱嵯峨

集錄金石古伊余南冠繫請室攤書畫臥如中

魔郭生示我華山碑欲比七發捐沉疴展碑撫

卷忽起坐再三嘆息仍摩挲桓靈之際文頗盛

其齋集十三

六經刻石正繆謬開陽門外講堂畔車輛觀寫

肩相摩鴻都學生競蟲鳥宣陵孝子羣鸛鵲石

渠白虎事已遠皇義篇成世則那此碑傳自延

熹載石經末立先鐫磨丈人行可逼秦相一飯

禮本先光和郭香香察未遑辨

二名郭香察者察治他人之書但見濃點兼

兩小駭陽以為郭香察所書非也織波鋒刀屈折陷鐵石嶄巖高下連嵯峨古來

書佐檀筆妙後代學士徒口呿久嗟石跌毀鼎

負却喜紙本纏蛟蛇墨莊舊物落髯手如出周

鼎獲晉機身領僮奴雜裝治手與心眼爭煩接

雲帳相映巧統緣史明步鐵細刮碾明郭氏傳

也收裁定可厭郭架紫貴况復窮虞戈我昔遣

祭入太學肅拜石鼓拂曰科依稀二百七十字

維鯁貫柳存無多晴窻歸撫古則卷宋藏石鼓文是趙古

本則按節自誦昌黎歌去年登岱訪古蹟開元八

分半鬱齋俗書刊落許公頌欄班漫漶餘蟾蜍

風霜兵火恣殘蝕此本疑有神護訶聖世文章

就燬炮珠囊儒雅失網羅僻書不顧經若典破

體豈論隸與蝌兔園邨老議軒頡乳臭兒子評

丘軻躡駢指日還見斗箕凌祀海寧先河少小

亦思略識字沉淪俗學悲喝峻光間中原戰軍

盜盜竊名字紛云麼搜金剔玉殫屋壁崩崖焚

闕傾山河沒筆書門徧峰燧祈年响嶮難經過

每憐耆舊委榛莽誰集金石凌坡陀郭髯連蹇

趙岫死老夫頭白空吟哦還碑梯几意恹恹髯

乎髯乎亦爾何

松談閣印史歌爲郭胤伯作

六書繆篆用摹刻大者符璽細印章窮崖古陰

取次出鏤金琢玉爭弄臧闕中郭髯最好古十

年收討盈篋箱部居州亂作語牒編次細帳盛

縹囊璫璣丹砂炤蟲鳥錯互金璫堆琳琅改正

職官本二史貫穿訓故窮凡將竊取正用史家

法豈玩小物塗朱黃憶昔先朝席豐豫符瑞

紛沓徵禎祥河清鳳見屢奏賀王璽又報來臨

漳先帝親御文華門制詔臣下風四方千官

鶴列瞻負宸衝牙雙瑀聲鏗鏘中官屹立當御

座挿冠貂尾加金璫紫泥封圻青囊解金銀贖

組閑輝煌臨軒手持四寸璽俯示陞城周兩旁

紫龍紐螭弄掌握衫袖炤燭回虹光侍臣代奉

傳國寶殿中不用尚玉郎瀉臚傳制百僚賀文

曰受命壽永昌朝罷君臣咸燕喜南面竝進南

山觴豈知瑞應不虛見中興天以授我皇郭

君此書精且良曷不肯勒王璽圖訪問禮官摹

尚方如服有冕網有網蠅頭細字注幾行吾詩

附璽垂久長命曰印史非夸張春秋之義微而

彰

人日

人日嗟何日題詩憶草堂容顏獄吏惜時序老

夫傷好事如花少愁心竝柳長不知分勝侶若

箇話蕭郎

茗上吳子德與次東坡八中詩子由韻作
丁丑紀聞詩六首蓋悲余之遭繫而喜其
獄之漸解也感而和之亦如其前後之次
銀鐙影裏見殘春悵悵登朝未殺身禍邁隱章
知漢法行逢贈策感秦人途窮漫浪謫山鬼獄
急倉皇禮獄神金馬多生餘詩論欲臨流水證
前因

其二

酷日酸風竝慘悽路長人極馬頭低孤身豈合
投豺虎三物何當詛犬難婉變更無臨市妾顛
狂猶有送行妻蒼茫汶泗交流地薄暮祇疑湘
沅西

其三

隕霜猶自望回春十極誰收趙壹身已分殘生
餘有幾更將窮命乞何人市朝到處逢魑魅狂
狴中閒仗鬼神不信古來鈎黨事刊章錄牒正
相因

其四

八寒陰獄夏淒淒破壁殘燈白首低一夜霜天
愁嘆鶴五更風雨悔鳴雞損生聶政今無母先

死王章尚有妻准擬圖形屈原墓門何用刻
征西

其五

刀頭劔首度冬春欲殺何當有百身信到憐君
猶作客詩成知我尚爲人經緯北斗褻妖殺歌
閨南薰禮獄神如此繫臣無不可經年頌繫亦
何因

其六

餘年吟賞莫淒淒水閣玲瓏磻戶低茅屋每棲
春社燕山邨嘗報午時雞蓬頭豈必慙兒子染
髮祇應媚小妻歸去臨風謝知己扁舟應在五
湖西

做元微之何處生春早二十首

何處生春早春生美目中凝愁成淥水流笑與
光風微眇防眉覺會波託鏡通不堪朱碧思含
睇向芳叢

其二

何處生春早春生巧笑中開顏驚曉曉失喜柳
惺惚蕙葉分多碧桃花破小紅如臯君肯御翳
雉候薰風

其三

何處生春早春生眉黛中笑能舒柳簇顰欲瑣
蘭叢秀色描偏淺愁痕掃不空劇憐粧鏡畔便
面又東風

其四

何處生春早春生鬢髮中柳眠全約略花妥半
鬟雙鬢重和雲櫛梳輕向月櫳更衣恩寵在搔
首恨飛蓬

其五

何處生春早春生鬢輔中含嬌頻送態薄怒乍
舒紅膩理停蘭澤流光轉蕙風施朱與著粉評

牧齋集十三

泊任牆東

其六

何處生春早春生好口中含桃欺齒白編貝逗
唇紅房露清歌引幽蘭絮語通畫長頻咳噎錯
莫喚雕籠

其七

何處生春早春生皓腕中含情向機杼抱影守
房櫳峭倩寒蔥削溫柔稚荀籠自憐工織素
纖指訴流風

其八

何處生春早春生素足中爲交會滅燭展跼不
禁風草惹裙腰綠蓮移屐齒紅刀頭嗟未見新
月似鞋弓

其九

何處生春早春生睡起中蘭心方的的柳眼正
濛濛寬弱渾難定身蘇旋欲融不如還昵枕殘
夢在房櫳

其十

何處生春早春生新浴中煙凝腰柳碧雨注鬢

牧齋集十三

桃紅脂澤流香煖鉛華濺水融竊窺猶未得况
復與君同

其十一

何處生春早春生翠袖中憑闌寒食雨却扇杏
花風掩抑紫飛絮低迴數落紅遠山看未足延
佇畫廊東

其十二

何處生春早春生羅帶中輕塵看出水促步想
當風錯互袿褱飾禁持相服紅薄裝誰解得雜
珮正叢叢

其十三

何處生春早春生窮袴中明燈知護惜開夢記
惺惚密意繁多帶驚魂託守官殷勤問啼鳥花
信幾枝紅

其十四

何處生春早春生錦被中著香留半臂蘭露泛
薰籠一夜殘花發五更啼鳥空生憎唐畫史只
為獨眠工

其十五

何處生春早春生寶鏡中黛眉分闌單花唇互
呈紅媚態愁相媚粧成訝許同巡簪聽鶯喜雲
鬢欲新攬

其十六

何處生春早春生角枕中梢頭花簇簇拂鬢錦
叢叢面澤承權裏唇脂拉口融可如郎臂好轉
側任西東

其十七

何處生春早春生刺繡中停鍼花並發初線烏
相繁密樹銷重碧斜陽綠斷紅流黃慙久晦刀
尺為誰工

其十八

何處生春早春生簾幙中參差依蠟燭暮歷張
輕風鶯子能喚妾楊花會惱公衫前復扇後閒
殺畫橋東

其十九

何處生春早春生小院中梨花能駐月蕙草欲
沈風拂水臨粧鏡香山薄綺攏不愁桃杏盡惜
藥又翻紅

其二十

何處生春早春生畫舫中花迎千嶂碧柳卷小
橋紅溪女憐新霽愛歌愛晚風西施舊明月偏
照五湖東

書四靈詩集

語近意不遠骨癭髓亦枯誰云賈島佛終是鄰
家奴

戲書梅花集句詩

本朝沈行重號
集各三百餘首

楊衣那得綴天吳折鐵精鏐共一鑪要與梅花
添火伴差排何遜配林逋

春夜讀漢書寄南海陳侍郎

殘書讀罷夜潭潭坐見辰星過劔函文帝自能

分付北賈生空復策淮南曲江羽扇何須嘆東
市朝衣更不堪且學袁絲能日飲牖城瘴海共
沈酣

題王孟端雙松圖為稼軒

落落長身對儼然撐雲臥壑竝千年叢生荆棘
何須問却怕柔藤蔓草纏

上元後二日聞諸公貶謫之作偶作

黃金臺畔夕陽紅衰草叢殘郭隗宮應是上林
春未足蕭蕭落葉滿東風

其二

六秋齋集十三

十一

無花無酒落燈天粥冷灰寒似禁煙我自中風
人暴病口呿目眙枉相憐

送傅給事

元初

歸晉安

客路桃花春水生都門祖帳藹新晴鑪香袖染
晨暉重衮職身遠午夢輕青瑣洞門樓乳燕碧
梧高樹隱啼鶯金臺折贈新楊柳可似南中橘
柚榮

送劉宮諭

若華

奉詔觀省

詔許詞臣觀北堂桃花春水帶恩光承歡每說
天顏喜愛日遙聽禁漏長膝下錦袍供戲綵手

中色線補垂裳六宮正茂珩璜訓早晚肩輿內
殿旁

贈夏童子端哥

重開夏舞仲之子

端郎信不同非我欲求蒙背誦隨人詰身書等
厥躬倒懷書論日信口欲生風燈盡調聲病棋
枰喻國工若令酬聖主便可壓羣公不見軒
轅后天師稱小童

反風行

二月十日忽陰陰刮風吹沙暗天地長安市上
少人行司寇徒行來下吏司寇叮嚀顧屬吏老

六秋齋集十三

一三

臣自失明主意老臣從此入請室凡百靖共
敬爾位焚香泥首拜舉陶獄門訣別咸流涕君
不見天王聖明古無二雲間日霽須臾事明
朝片紙召復位天乃反風亦容易

送僧游峨眉

劍外徵兵羽檄忙傳烽火夜蛩瞿塘雙峨大有
閒人在坐斷千林看佛光

偕劉司空過應侍御小飲酒閒與來吏部

訂西陵之游

但遇招邀即勝游莫將春日殢春愁紅塵蔽榻

還過應紫陌看花光值劉昭眼緋桃驚屋角開
顏綠醅熨眉頭前期共有西陵在露酒尊莢正
可求

贈胡泌水

甲第軒車互却迎萬人如海隱王城五侯席上
支頤坐丞相門前掉臂行突兀高樓看鼠墜嵯
峨老表算狸烹談天欲杜毘耶口午夜燃燈禮
淨名

送曲周路侍御之官中州路會抗疏爲余
伸雪牽連謫官

牧齋集十三

臺栢空餘一院陰時珥筆正如林諍臣豈爲
移官慮明主安知護法心客路孤花如我在
天涯芳草爲君汴梁園自古風流地顛顚休爲
逐客吟

其二

舉網謀成嘆彼驕抗章投効荷清朝青衫去國
君恩重白首全生物論昭海內灰心論碩果班
行指口戒川椒與君更有前期在汗簡牽連未
寂寥

題宋徽宗杏花村圖

宜春小苑春風香宣和閣殿春晝長帝所神霄
換新詔江南花石催頭綱至尊盤礴自游藝宛
是前身畫師製歲時婚嫁杏花村桑麻雞犬桃
源世杏花村中花冥冥紆千山雀羣飛鳴巾車
挈篋去何所無乃負擔趨青城君不見杏花寒
食錢塘路鬼燐燈檠風雨暮夢飯何人澆一盂
孤臣哭斷冬青樹

夢與李長蘅談詩長蘅口誦一絕句嘆其
清婉有味云是湖州董伯念登第後有寄
作也覺而記之

牧齋集十三

舊巢雙燕到依倚風入疎窻燭淚肥短雨輕寒
催曉夢夢中渾未著朝衣

徐娘歌

徐娘二十絕代無當場一曲千明珠小妹鳳生
恰三七輕粧薄悅雙雙出肩摩擔壓高槽橫半
塘水沸山隄平清歌緩舞廣場寂千人石上無
人聲風流徐郎字夢雨徐于詩五一見覓銷足
不舉油壁青驄並載歸連枝共命交相許多情
多病轉堪憐最是清明寒食天楊柳風前行
坐海棠樹下對花眠相送却回凡幾度暗別徐

啼更無數玳重叮嚀囑歌扇護惜頻頻寄窮終
 離筵我賦送春詩更與新翻柳絮詞津遠軒中
 低唱夜初平石下踏歌時徐郎笑篆還相向在
 旁惟爾會知狀長將皎日留誓盟縱及黃泉肯
 相忘豈知人世不相於共命拋離連理虛三秋
 司馬纏綿病一紙蕭娘決絕書小樓窗前齊女
 墓婁江即是天河路空餘白骨裹秋衾并爲紅
 顏卽朝露淒涼此事十餘春取次沉吟淚滿巾
 白楊荒草知何處况復嬌花殢酒人燕山糧艘
 高於屋鶯梢燕乳樓船腹將軍組練白差差小

牧齋集十三

十五

婦榴裙紅簇簇五日蒲榴正舉杯有人玉帳寄
 聲來因知河上凌波女曾向江頭行雨回殷勤
 慰問南冠客髣髴新添幾莖白聊搏角黍祝團
 圓更夫王餘勉餐食白頭殘客重咨嗟舊雨新
 愁恨似麻已分歌殘吾谷樹更堪哭損馬勝花
 十年一夢如宿昔往事如風豈堪摘小鳳公然
 作阿婆夢雨荒庵更第宅我囚君嫁不爭多唱
 曲歌

有感寄侯樞部

設羅門巷省誼譚公叔文成每自嗟謂未公也
 對影攢頭如縮蠟向人張口似神鴉謂未公也
 終爲刺鋤過芳蘭可作花歎息要離墳畔土他
 年真欲累侯芭

題大鳥圖

五月二十四日出
爲居停主人題

漫道昆明有劫灰蒲陶苜蓿至今栽不知此日
 乘槎客誰見條支大鳥來

送詹葉二御史赴南臺

本朝風紀出留臺况復臨軒御遣來攬轡風
 生新諫草之官霜肅舊宮槐恩恩高闕千年在

牧齋集十三

十六

烽火西陵一夕迴吳志楊都賦注曰孫權時合
暮舉火西陵鼓三竟達吳郡
 沙月出水冠猶在眼綠章先許奏堦台

其二

帝遣雄班重鎬京一臺二妙遂先鳴旁求容易
 招胥靡拔茹頻煩說策征碩果摘餘嗟老圃豆
 其落盡笑躬耕法星近炤江天畔寂寞衡茅覺
 夜明二御史皆抗
疏尉薦故云

平臺行記 聖主能容直臣也

五星順軌火不驕寇降虜讐邊烽銷舜臣五人
 同日舉延登受策光 聖朝平臺召見亦何意

疇咨不厭博且勞 聖主清問霽顏色 詹臣抗
對于雲霄禁中語秘世莫曉君門萬里真名號
但傳優容出 天語 君明臣直聞衡謠唐天
未許排門闥漢代誰當應鼓妖秦王學士時難
見金吾老將何寥寥嶧嶂折檻何足羨平陵槐
里成蓬蒿窮巷悄然斷車馬流傳盛事心煩囂
老夫未敢歎秋雨臥聽屋卷三重茅

次韻答項水心宮諭見贈

夕陽亭下車祛祛離筵班馬相躊躇爭看弱葉
墮煙海豈有腐草枝方興離離秀在姬管口綿

世齊集十三

十七

綿瓜蔓昆吾墟鄧水醪清和狼毒蓬池繪美烹
蟲蛆瀛洲亭子開馬肆柯亭劉井今何如爰絲
居家隨走狗孫弘罷歸仍牧豬烏頭馬角何足
歎頭白始解看殘書齒折何當廢歌笑項稿正
可供糲粗松江蟹肥思魯望蘇臺木落悲靈胥
一籠天地敢踟躕兩九日月窮居諸招邀青山
入庭戶誘引秋水浮堦渠竹閒花下肯相訪預
戒老鶴迎巾車

玉堂雙燕行送劉晉卿趙景之兩太史謫
官

玉堂晝暖薰風香雙雙燕尾搖倉琅背飛竝映
銀花勝託宿交棲玳瑁梁感君恩重巢君幕顧
影呢喃前復却何當鳴梧比丹鳳且願銜花效
黃雀啁啾辭歸未忍歸差池掠羽試雙飛風迴
鈴索聲猶在日過花塲候已非珠簾十二秋風
促蘆雪孤煙何處宿明年社日蚤歸來箇口街
泥補君屋

姬太僕墓道歌

華州城南七尺墳渭水紫紆遶墓門劈華巨靈
難深恨竝闕仙掌與招魂冢中碧血爲乳潼扶

世齊集一三

一八

養松楸作梁棟秦地爭看下馬陵雒陽尚沈思
鄉夢廬山起冢竝崔巍雍門鼓琴何足哀冢側
正須何點住植花澆酒爲君來

送楊侍御休沐還武林二首

鱣堂盛事記御魚畫繡爭看著繡水楚國椒蘭
資獻納秦人雞犬慰鄉閭辰山月白開醺酒酉
水雲深簡洞書見說川源桃萬樹春來齊發子
雲居

其二

清時休澣有餘忠丹地青蒲夢寐中江漢驚烏

啼夜月沅湘香草哭秋風五溪衣服雲山別三
楚兵車乘廣同莫待還朝方入告早襄黃閣奏
膚公侍御武陵桓

送任侍御巡按吳中二首

鷹隼秋高刷羽翎爭傳風簡下青冥遙看牛斗
消氛祲先向虛危候德星螟蛉化爲霜雪氣魚
龍不動海波腥採風願奏吳趨曲驄馬歌謠處
處聽

其二

帝爲東南減膳殮捐租加賦詔頻煩夏周七浦

牧齋集十三

一

資渠車單郊三江待討論析木帆檣輪北極扶
桑島漱護東門吳宮稻蟹應無恙莫忘飛章慰
至尊

王郎行贈王禹都尉

王郎謫來帝所宿瑤腑璫枝國懿親黃扉近接
天孫館清構遙通婺女津晉陽甲興虜氛惡抗
顏掀髯壓臺閣吳王白頭悔舉事漢相頽顏羞
振落都尉掌宗人府力柱祇今七十仍壯年綠
髮方瞳陸地仙燒丹藥有君臣火好客囊無子
母錢王郎王郎亦癡絕衷腸千卷眉百結滿堂

歌吹慘不歡但爲匈奴猶未滅

題劉宮諭畫三首

春山得春山氣長瀑布奔流幾千丈山僧澣衣
古寺中行人拂面溪橋上噴壑奔雷日夜忙愁
傾銀漢瀉天潢白雲衝斷青山在始信人間有
石梁

右春山觀瀑圖

秋光如秋水秋天半南山高稜見書案高樓圖史
稱蕭閒下界丹黃自紛亂遠浦維舟傍夕曛兩
翁相對話溪雲知無世事汗君耳樓上書聲聞

牧齋集十三

二

不聞

右秋山讀書圖

幽都冰雪夜可有一枝春驛使何當發吾將贈
美人

右墨梅

次韻答王芥庵戶部

舊雨悲將別新知樂未皇風雷徒自作弦朔正
相望地肺虛靈異天心尚角芒南冠猶唱楚北
牖獨歌商閭記輸王粲清評服許將涼風吹灑
落白月炤清揚鹿訟嗟牽率難占笑苦傷山人

賜衣白使者或車黃酒券除文籍詩場擅鼓黃
慙無蔡邕贈執筆重傍徨

文中書啓美入直武英二首時上命侍

臣較正御屏與圖兼改定琴譜

才子承恩供奉時抽毫長對萬年枝千門萬戶
張衡賦盧橘蒲陶李白詞應制大官分酒膳賜
金官女損胭脂君王省識鑾坡事三嘆家聲
在鳳池

其二

禁殿深嚴翰墨香地圖琴史卽封章屏開禹跡

樂府集十三

二十一

園諸夏譜叶虞弦動四方聚米山川壽朔漠採
風歌曲按伊涼金門尚有台階奏敢倚談諧侍
漢皇

登封歌爲王芥庵贈其尊人

主稱千金客奉酬高歌擊筑燕市頭道心籬下
見黃菊俠氣霜前凌素秋美君長髯不碌碌每
笑腐儒何狗曲秋原俠少輸臂鷹春社兒郎解
分肉嵩山王屋舊天壇小駐人間亦未難他時
天子登封日投謁驚看靖長官

牧齋初學集卷第十四

試帖詩集七歲八歲

月五年

中秋夜餞馮爾賓使君於城西方閣老園
池感懷敘別賦詩八章時德州盧德水東
萊崔道母及馮五十躋仲俱集

置酒坐廣除白月桂我前纖雲解翳駁萬象吐
澄鮮月駕何方來先炤雙闕巔稍破閣道暗復
向天街圓飛光城南隅亦是尺五天可憐大圓
鏡移置小林泉明童泛玉卮素魄流朱顏嘆息
月中桂芬芳滿歲年

牧齋集十四

其二

年歲何促迫涼風鳴葛衣分張一尊酒共攬明
月暉君如高林隼刷羽秋怒飛我如繞樹鵲三
匝睇南枝舉酒向街北天狼角差差焚惑仍在
廟巷舌光未衰盈觴不成醉悵然生酒悲崔生
獨不飲印首看少微

其三

少微猶微茫尾箕正動杓漢殿方延登唐麻敢
擗裂盧攜終絕吭張藩空掉舌玄菟貢仍至盧
龍賣未徹築宮種蒲萄燒酒契金屑寄嵐一亭

障何必煩俊傑馮以通才權飲客向手版開顏
笑旌節蕭蕭幽易地風勁植素髮誰知千黃金
不直一馬骨中坐慘不歡俯仰危涕雪

其四

雪涕亦何爲念我建繫時逝將解符節徒跣偕
我馳傾身爲朋友何況君與師在三節不敦相
鼠嗟有皮皎皎風烈人千古留須眉漸見魯衛
士忍與逆約私此義久不陳微君誰與規魯連
已蹈海平原徒繡絲君過丑父泉爲我重嗟咨

其五

牧齋集十四

咨嗟思古人今有盧德水逆我檻車中開門納
行李漢吏捕亡命秦相搜客子洵洵蹤跡及盧
生若瑱耳却笑北海家閨門浪爭死杜亭三閒
屋軒車行至止或有磊落人定交覆壁裏

其六

杜亭主人出居停有兩公德水初少陵及杜一
爲浣花叟一爲陽翟翁十郎不出戶臥陰楊柳
風杜二長羈旅屋茅卷三重人生非鹿麋安得
骨角同指爪旋滅沒有如踏雪鴻巫陽誰筮與
詹尹何去從且醉平原酒豁達開心胸

其七

心胸正鬱陶別君更忡忡君為希有鳥我如失
負瑩君有一介弟海內稱小馮即馮君家五十
郎卓犖此敬通一家自師友咳唾生仁風我衰
困無徒于坎陷中有心各如面昌衛非窮達
假面難笑啼借足不從容逝將歸故鄉獨身老
高蓬衙門塞兩版保此一畝宮

其八

一畝良易保四海將何如清夜不能寐執手臨
前除 天王本聖明臣工自隳于鳴集皆鴻鴈

牧齋集十四

暇豫誰為鳥若行空岱宗吊古訪蒲車旗星大
如瓜東井弗安居東萊海甸甸將無見巨魚鹽
笑厖宵旰天下供軍儲試看次公論何似仲父
書馮赴山東我聞靈臺占德星出危虛賦詩代
出祖一笑慰首塗

白溝河題張于度屋壁于度名果中新城人明經為行在謁

門外喧喧要路津荻簾土銼淨無塵夕陽亭下
頻留客廣柳車中每貯人北寺生還餘我在南
冠死別累君頻臨歧苦語真難忘鄭重車中七

尺身

戊寅九月初三日奉湯少師高陽公於里
第感舊述懷即席賦詩八章

忽漫振衣拜此堂心期如夢淚千行更聞尚說
三條燭坐久真慙數仞墻孔思周情新著作禹
糧堯韭舊耕桑明燈促席親函丈秋柝沈沈夜
未央

其二

再鎮危關鎖鑰長一歸奴寇總猖狂心因憂國
渾如醉駭馬論兵半有霜椽筆携將分子姓韓

牧齋集十四

刀留取壓文章入郊先問躬耕地簡較秋原幾
樹桑

其三

倉皇出鎮便門東單騎橫竿萬虜中拊手關河
歸舊服側身天地荷成功朝家議論三遺矢社
稷安危一畝宮聞道邊廷饒魏絳早懸金石賞
和戎時武後及邊梅方張故

其四

簾櫳即可當儲胥鈴索長疑畏簡書聽事砥堪
容旋馬講堂猶自具街魚能文裝度差相似健

飯張良正不如比較溫公還省事更無僮馬出門問

其五

劒眉山鼻戟如鬚生面麒麟可即圖渭水師臣
爲後輩金城老將作前驅婦清君側誠難事校
伏遼陽寧廟謨當享何煩三嘆所秋風吾已穩
菰蘆

其六

一從凌水罷兵還三輔三韓戰血殷種落盡收
沙漠部穹廬直抵賀蘭山紛紛嫚語金繒外往

往殘胡障燧

間一綫白溝如帶水煩公臥鎮草

橋關在陽關也

其七

魁三氣象久迷離隱隱寒芒屬尾箕戴十一星
兼將相朝天數語動華夷滄桑朝市論新局烽
火邊關覆舊棋燈炮漏殘吾欲別河間早已拂
參旗

其八

高河水急朔風鳴再拜無言別淚盈海內公今
雙白髭田間我亦一蒼生詞林粥飯荒冰署沙

路延登亂火城卅載師門何所效謹傳衣鉢事
歸耕

王師二首

捷書嘗若此振旅竟如何盜賊能逃死王師
欲止戈彎弓滿矢在棄甲兇皮多信宿休皇處
吾君候凱歌

其二

老弱猶鵝鵝陳瘡痍自蝨行却看沙草色疑是戰
塵生催募朝充伍扶携夜扎營歸來見天子
身是內家兵

九月九日過德州不及登東望樓於城西

旅店拾紙作詩屬魯瞻留題樓上四首

苦憶東樓上高天在上頭風雷殊不作日月迴
堪愁芳草迷矣會浮雲辯帝州莫令千載後
題作望京樓

其二

苦憶東樓上初飛夏日霜一身容綵綬百口累
刑章複壁蟲絲暗危簷雀語長單車今又過未
死重沾裳

其三

苦憶東樓上盧家送酒來偶拈詩一首暫撥悶
千迴暮鷺愁相語簷花笑不開至今秋夢裡昔
昔與徘徊

其四

苦憶東樓上驅車點筆時魚知釜已熟猿見檻
猶疑敢擬登樓賦聊當絕命辭多君憐疥壁還
與續殘碑

德州城西贈別謝太宰

禾黍秋風古廟旁驅車出餞意何長蒼生自不
忘安石白首誰能論少陽大白論錢少陽詩云
惟有一翁錢少陽

牧齋集十四

袖裏討論還啓事尊前談笑亦封章時危道遠
應相望記取臨岐兩鬢霜

汶上道中逢故人

衰林匹馬尚天涯寂寞山城菊自花逐客已非
周太史故人猶是魯朱家心如老鵲迎秋晚身
似賓鴻傍日斜悽愴朱梁舊祠墓汶陽田北看
歸鴉

曲阜道中二首

霜林蕭瑟敝車來宗國蒼茫正可哀泗水秋風
沉漢鼎魯丘落日起秦灰愛時感與巢鳥切去

國心隨候馬回惆悵閨宮偏泯滅郊原牧馬總
馳驅

其二

百里平鄉氣鬱蔥奎婁近直素王宮人家紅柿
茅茨外野店黃花灌莽中日落郊垌瞻魯道霜
清場園繪出風齊心午夜渾忘寂肅穆寒燈一
穗紅

崇禎十一年九月十五日謁

孔林越巽日謁

先聖廟恭述一百韻

牧齋集十四

魯甸千年國尼丘萬代師廟堂周制備秩祀漢
官爲林殿遙相竝宮牆儼在斯乾出三代後日
月大明時舊里標歸德新宮叶會期東家雜記
云孔廟西
南二百步魯城有門曰歸德世傳四方駿奔如
諸侯莫先聖之德而至多從北門入有事仰止
遂吾私歷歷奎婁墊行行濟汶涯天
門開泰岱地脉導濰濰誕睿星精降東公二十
二年冬十
月庚子日先聖生是日有二龍繞
宇五老降庭五老考五星之精
徵符斗王垂
孔子修春秋孝經濟武而北斗而拜告備于天
有赤虹自上而下化爲黃王有刻文孔子卒以
見宋書符瑞志佳城象緯合玄宅鬼神治丘壟
猶堂斧封塋竝鯉思室廬餘結構今尚在漢
宅

式生孔子講堂新於路室駐蹕想旌旗宋真
光寺上今名駐蹕亭開闢藏元氣衣冠用羽儀
石壇皆禮器瓊甍北宗葬為利壇方六尺與地
平異植中梁木殊名辨離離以百數皆與樹
五木別於之真護訶荆棘恭敬鳥禽知孔子
不生刑林及刺人草禽鳥不素節金天肅高林
王露滋東瞻日觀近南指帝車移半南指通七
之祥無位聖人當出泗水秋風下防山夕炤
馳防山在孔林網紅雲變建繡紋草葳蕤未生
繁麟角及大野獲麟其故尚在烏習絃歌語林
傳治任悲天香流灌莽地籍響陵陂孔子墓
風興香展謁渾如夢低回詎忍辭已上後月墓
之端門何載棠即東南二甲魯城有門口瑞魯
道正逶迤孔里今直到斯文不在茲平生懷灑
婦一旦拜壇墀祕殿降婁直中階七曜窺周阿
帶陵阜飛閣壓城陴藻井螭頭攬虹梁鳥翼楮
秋陽明象設白道麗果愚儼若龍蹲在寧云鳳
德衰華冠章甫飾象佩袞衣宜玄聖今當寧羣
賢舊攝齊顏會陪劔履堯禹接鬚眉法象星鈴
吐風雲準角摘偶形閑揖讓屋壁隱金絲頌禮

繆壇樹義文錯院枝先聖手植如茅楡身憑
曲几先聖舊傳有執王杏幹俯緇帷廊廡丹青
剝舳棱風雨欺戰門徒矗立奎閣半撐支暗網
紫秦籍炎光燎漢碑襲成元始爵邊豆太牢祠
射飲空亭井尊雷亦戲嬉高門猶女謁二里有
門曰高門齊幕自優施入邑朝歌劇初
女樂陳于高門外齊幕自優施入邑朝歌劇初
筵屢舞敝謂樂運宿府聖公府第公諸以女樂
小優歌以循食力却之質明如每事問於誰几
席頻獨拭琴書獨嘆噫可能長夜旦終感哲人
姜泯絕登床識恹恹杖辭三家無甲第六族
有餘黎麟野長蒼莽龜山故蔽虧類宮蟠翠栢
射圃綻紅梨劫火青陽冢少時陵在魯城西輪
風路寢基魯靈先殿基王因魯信驅車良恂悅
立馬重嗟咨此已下感歎於斯文流俗後世
大無倫金鏡文奚喪珠囊道漸墮赤書符泰運縹
筆替洪規孔子因會參孝行漫漶三年學榛蕪
九達達師承謫玄豕文字變侏離王策爭塗乙
金編互點啞冥塗紛擿埴銅疾扇淫詖誦法宗
無子奔趙廟有尸謀身庾金切從政斗筭危下
左傳國語兩觀疏刀鋸三雍競鼓吹介難私室

聞獲鴈野人嗜重錦隣爭覲封弓盜竊聞飲羊
羣狡獪穿狗竄孤疑網漏專車骨詠澤一足變
陽街愆雨備火歷過天司組豆荒文事封疆失
死綏幾平通肅慎何計却萊夷釋甲公徒踞扶
任國俗滿矢矜三寸激弓傳六鈞奇負載非無
策淦溝亦有詞稷禾田賦盡風草竹刑靡復宇
論嘗許歸田數郭龜作宮還頌閔脩器請觀歌
南服包茅阻東郊牯馬疲詐聞停赤狄忍見長
黃池去去傷宗國悠悠泣路岐以下自敘生平
事之修容過鄒魯流涕問桓僖皓首懷鉛槧童
年憶佩鵬韋編慙未絕丹漆夢相隨別記
孔行東海東村邈十六國春秋魯人從海大津
東行以歸金東家雜記云昌門曳練披愛心
其說神異人尚能言之
殊悄悄削跡正累累雀語紛明嘶鶴歌獨涕洟
無才能擇木有智不如葵累繼吾窮矣迷陽遂
已而人呼為喪狗自笑似蒙俱桑落朋徒在河
流道路彌楚弓亡可得魯寶載安之朽木容雕
飾殘生畏淫穢詠歸聊點爾學稼亦樊遲詎敢
偷懷璧月升子終然守誦圭紀雲微外史
問日比羣兒龍室藏誰守麟臺筆可追禮亡綿

最近書亂王杯遺河雒紆鈞適魯相史吳河孔
揚雄却授未使會子抱河雒此其夢許謫惟九家陳懿衍七略奏笙篳原
室惟環堵頌瓢可樂饒願同齊隱士齊宿拜書
詩見
濟上逢嘉禾項仲儀
相逢無後問乘車執手潛然涕淚初劔外官人
君若此山頭廷尉我何如形容變盡風霜在軀
命偷回肉骨餘南國總看驚鷁羽東門方擬祀
爰居淒風易撼巢枝鳥逆浪偏衝失水魚忽漫
又看成別去低回更復嘆歸與黃花著雨秋英
老紅柿經霜碩果餘長祝清澗如汶濟郵筒頻
寄一行書
淮上舟中
好在長淮問渡時秋風今日是歸期雨中燈火
揚州近夢裡蕭蕭楚戍移去國慣如秋燕急還
家慵比暮鴉遲可憐跨下橋邊水淮口東流不
盡悲
高郵道上家人挈舟相迎喜而有作
甓社湖頭暮漿催長風却送布帆開如依拂水

三樹生似戟西湖明月來綠水茶煙偏蕩漾紅
燭影故低回傍人笑春同舟曲鄰笛斜陽莫
漫哀

十月朔日抵廣陵二首

隋苑荒臺葉不飛竹西歌吹正依稀流螢尚作
蕪城夢跨鶴真同華表歸舊事月明空在眼新
愁水調欲沾衣策籬灣畔孤墳在萬點寒鴉送
落暉故人顧所建夏國公
勛簡也墓在策籬灣

其二

晚歲生還喜劇悲故人執手淚先垂共嗟餞訣

牧齋集十四

十三

雷塘路恰是逢迎蜀井期幕裡芙蓉人似玉廣
陵
鄭超宗在鄭潛
庵使君幕中渡頭楊柳髻如絲市橋殘酒瓜

洲笛明日京江繫我思

硯山詩為華山道開上人賦

雲生搖筆處月駐點經時硯北何人見壺中自
可窺坡陀懸石鼓空翠涵天池舉似華山老蓮
峯倘在茲

送蕭季公歸秦和

無計留君住停杯止一歌江湖鴻鴈闊天地甲
兵多歲晚孤舟別寒空片帆過遠行須吉日期

子慎風波

次韻答全壇于惠生二首

千重地肺一溪雲便闕東憲隔世氛五百年前
逢薊子三層閣上禮茅君曲城已種交梨樹連
石新栽倒薤文咫尺慧車栖隱地滿頭白髮愧
繽紛

其二

菰苑誰能先子鳴難將斗石量才情相如錦繡
堪爲質子美波瀾獨老成欲折江梅傷歲暮相
思春草喚愁生無緣重酌論文酒白詠殘編啜

牧齋集十四

一四

菜羹

戊寅除夕偕孟陽守歲時蕭伯玉僑居春

暉園

歸來喜得共茅蓬又改漁年蠟竹中繞屋松楸
停早雪稼堤桃李遲春風梅憐分張衝寒白燈
惜團圓破曉紅明日還尋抱關叟以蕭望之
會伯玉寒
驢應過小橋東

牧齋初學集卷第十四

牧齋初學集卷第十五

丙舍詩集上 起十二年巳卯正月盡一年

巳卯元日次除夕韻

衡門兩版啓蒿蓬世事年光在眼中
硯水欲寒經快雪梅花未落受輕風
巖南候火千烽赤闕下祥雲五朵紅
即報傳聞下有五彩雲見爲妖祥之占
蚤約鄰翁占上歲共看懽信到牆東

大前韻簡伯玉

廿年踪跡兩飄蓬忽漫因依昔夢中
地近牛鳴俱隔歲身如鷁羽各驚風
鏡奩減藥鉛華白齋

牧齋集上

閨添經蠟炬紅硯戶餘寒人寂歷憶君疑在虎谿東

大韻答東鄰李孟芳

度阡越陌最情親乙未分甘念我貧
七尺艱難歸故里百金容易買芳鄰
爭教麋鹿爲生客互與松蘿作主人
黃閣勳名休借問驪龍領下已三巡

立春日喜蕭李公却迴兼示伯玉孟陽次除夕韻

江天歲晚憶孤蓬却喜回舟似剡中
將子能來

如暮雪與君俱到有春風數株嫩
並催頭白一握衰顏發酒紅
扶杖策驢看我輩畫圖應在谷林東

疊前韻有寄

世情翻覆總飛蓬萬事輸君高臥中
下若溪邊沽酒雪大寒山畔採茶風
春來池草生新綠雨後庭梅綻小紅
遼落江天回首處藝香堂下石城東

題陸叔平滄桑對奕圖贈稼軒五十初度

去年琅璫燕山頭天荒地老神鬼愁
今年燕喜

牧齋集上

虞山陽風恬雲暖化日長眼中陵谷有如此何異楊塵看海水花深西墅列長筵瓜熟東臯會鄰里高堂擊鼓吹笙竽觥籌交錯絲肉俱蓬山瀛海挂四壁就中忽見滄桑圖君不見仙家日月非歲年滄海倏忽成桑田洞中之樂比橘裏兩翁對奕知誰先一翁斂手欲却顧沉吟猶恐一著誤一翁超然似晏處目無棋枰手不舉斜飛殘角未爲促自古英雄少全局局裏滄桑人不知推枰一笑何榮辱與君酌酒莫造巡紛紛朝市又生塵夜露未晞賓既醉人間已有爛柯

人

歸來泉歌答金壇于惠生曹汝真

老夫幽紫經歲年歸來舍下新流泉以歸名泉
聊自慰扶杖閒吟歸來篇何緣此泉落人口述
異搜奇到吾友于公作頌如清風曹子歌詩比
瓊玖哦詩奏頌泉之畔真珠瑟瑟相凌亂清音
逸響聞絲竹拂水飛流起天半去年大旱山欲
泐土膏焦枯磧道圻崇朝雲雨長佇望舊井汙
泥空歎息山僮報我泉眼開一縷看從磧底迴
沾濡乍與針芒應渾渾沸俄隨鋤鏤來人言此泉

牧齋集十五

三

神所予天與歸人相勞苦湧出真堪薄醴醪餘
潤猶能長毛羽再拜謝客君毋庸老夫詎敢貪
天功皇天老眼大如許豈爲區區一裸蟲若言
爲我出此泉向來旱涸誰使然偶因鑽火符昔
夢敢擬卓錫稱前緣小桃舒紅落梅白小寒山
中茶欲摘松風徐吹石火新鑪煙輕颺紗帽側
遲君雙展到漁灣嘯唳新泉古磧間賸將詩筆
評泉品何似匡山與惠山

晉安徐興公過訪山中有贈

東衣應杖到松蘿清曉柴門散雀羅古磧寒生

流水靜閒庭客到落花多偉長舊著推中論孝
穆新聲入豔歌與公詩存永聞道五車仍挿架
載書何日許重過

海寧張元咭偕許元忠過訪

回首清江古渡邊夕陽戀別又三年人閒芳草
生樵徑風定梅花落釣船尊酒細論思舊雨後
堂深坐聽新泉歸與投老終何恨吾黨于今亦
斐然

曲江歌十絕句奉寄香山何相公

風度祠前春草多漁陽鼙鼓復如何請看領海

牧齋集十五

生明月金鏡於今尚不磨

其二

賦成白羽若爲工團扇依然在篋中莫爲提攜
感移奪君恩容易比秋風

其三

孤榮歲晚見庭梅仙禁曾傳紅藥詩更嶺梅花
千萬樹春風還在向南枝于壽曾於紫微更分
賦芍藥香山亦有闕

中杜丹詩
一時傳誦

其四

偃月堂深仗馬閒一鵬雙兔竝朝班書生漫自

誇前識只恨胡雛乳拳山雙免指公與茂苑文相公一鴈蓋有所屬

其五

曲江祠畔乳蕉黃春社雙歸鶯語長莫向水晶宮裏去月堂無復舊雕梁昔人名吳興為水晶宮

其六

乘春海鷺又飛迴鷹竿而今已罷猜箇口銜泥誰省識舊巢仍向玉堂開

其七

梨園曲斷雨淋淋望祭江干淚滿襟還道遺恩輸越相鐵胎那得比黃金唐子西云丞相廟鐵胎胎人相傳以為明

皇梅時所編此詩李陽茂詩

其八

荔子休嗟命不工柳枝黛葉薦薰風雕盤省見京華色五嶠還思進九重子青荔枝詩云子十易通何斯二病連嗟爾命不工

其九

開元典冊頌龍池勃律金城畫詔時惆悵暮年雲路永有人煙艇問殘碑

其十

碣石崢嶸氣大降帝恩風度更無雙之蟬冠右

地頻虛席莫以香山擬曲江

寄督漕張御史二首

匝地烽煙避海漕普天飛輓湧雲濤羯奴豈識教倉計使氏徒煩仰屋勞川瀆效靈輸萬斛魚龍銜尾護千艘至尊肝食臨東渭鼓吹延君建節旄

其二

漁陽遼海尚紛拏稷稻東吳歲運賒鐵甕雲帆連折木金堤春水泛桃花過淮燕賞兼歌杜抵潞風光正及瓜一石幾鍾憑奏報忍令膏血等泥沙

牧齋集十五

六

太和蕭伯玉自白下過訪假館稼軒西園過從促數且有判年之約忽焉告別驪駒在門板留不皇分張多感賦詩十章以當折贈云爾

忽漫竟成別悽惶無奈何已知當飲饒不忍唱驪歌水國春風晚離亭落日多暮年客鬢在且莫歎蹉跎

其二

楊柳絮離思桃花綻祖筵不堪臨遠道況值好

春天言別俄分手相留意判年忽忽來又去錯
莫總堪憐

其三

南浦漁灣畔東亭水閣前
眼猶牽解纜心欲刺
歸船離緒多春草愁懷黯夕煙
若論疇昔事小別已千年

其四

婉孌將分袂蒼黃欲灑衣
送君傷水綠怨別詎
花飛橋燕遠兵氣竿烏見
息機白頭波浪裏安穩布帆歸

其五

吳粵升平地攜家信短蓬
船窻楊柳月帆背杏
花風兵火愁眉外江湖冷
節中羽書頻阻絕停機問郵筒

其六

屈指行藏計君其問水濱
東游還有伴西笑更無人
泛艇隨漁婢浮家逐鴈賓
扁舟誰省記南斗一孤臣

其七

指點歸帆地春浮百畝園
水天爲界限雲樹作

離樊夜雨蕭蕭靜秋聲竹
逕繁相思何處切初月在東軒

其八

來往無多地經過不速期
寒驢溪女笑藜杖野人知
應氏惟蘇日龐家作黍時
春盤生菜好節物重相思

其九

南國無衣賦中原板蕩憂
臨河能不數蹈海亦堪羞
生計東風菜前期夜雪舟
還須憑快閣極目攬神州

其十

古人嗟贈處斯義在今朝
馬蹄長宜閉羊裘莫浪招
時清危部黨世難穩漁樵
共飽殘年飯音書慰寂寥

羽林老僧

戒刀中夜響軍持禪杖渾
疑削鐵爲殺盡羯奴如殺
草老僧原是羽林兒

春夜看真武殿點燈次壁甫韻

春燈萬樹亂雲蘿粧點升
平樂事多結殿香煙浮水
裔朱樓絃管沸疑阿綠堤
語笑花閒出促

席芳塵暗裡過歡飲莫辭今夕醉垂楊已蘸翅
塵波

上巳日卽事

煙靄空濛歷翠微春郊上巳澹芳菲祓除正愛
清流好霑濕何妨急雨飛新柳碧堪浮酒面小
桃紅欲上人衣秉簡士女看相謔芍藥爭教折
贈歸

寒食偕孟陽璧甫山行飯破山寺

肩輿作伴覽新晴綠樹紅芳艷復清迥雨煙密
如拂拭穿雲礫瀑故回縈頻於流水喧中坐儘

牧齋集十五

九

向春山好處行記取今年作寒食僧房麥飯午
鐘聲

清明河陽山上冢感歎而作

清明山色滿河陽麥針依然祀事嘗尚有餘生
上丘墓能無老淚灑衣裳村童放學風箏急野
吏迎神社鼓忙莫忘先人遺畝畝太平今日在
江鄉

陽羨相公枉駕山居卽事賦呈四首

閣老行春至山翁上冢回衮衣爭聚看棋局漫
相陪樂飲傾村釀和羹折野梅綠堤桃李樹一

一爲公開

其二

黑頭方壯盛綠野正優游月滿孫弘閣風輕傳
說舟鷗夷看後乘戎馬問前籌側席煩明主
東山自可求

其三

堤柳眠風翠樓花笑日紅穠華欺冷節妖豔仗
天工舟楫浮春水車茵愛晚風暫時憂區淚莫
灑畫橋東

其四

牧齋集十五

十

若問山東事將無畏簡書白衣悲命駕紅袖泣
登車甲第功誰奏歌鐘賞尚虛安危有公在一
笑似蓬廬

山中得范質公司馬削籍報聞將卜居吳
下喜而有作

空山小雨破春寒秋水樓頭正倚闌見說范公
新去國恰如貢禹舊彈冠旋呼鶴使催花信更
埽漁灣整釣竿老屋三間幾兩屐相將同入畫
圖看

其二

春深草碧閨闌城夢裏華胥自玉京教卜名花
勾舞蝶銓除密樹引流鶯槍旗盤底觀茶戰幟
蘇尊前試酒兵莫學鴟夷變名姓五湖蝦菜有
誰爭

四月初六日送春作

今年送春誰最歡最臣生還樓故園驚心軟紅
付塵夢韶眼柔絲開清尊今年送春誰最惡燕
齊烏鳥巢廢幕壯士白骨枝戰場內人紅袖歸
沙漠人生若不開口笑束縛山岡倩誰弔請看
今日又春歸試問何時再年少牀頭滄酒猶滿

牧齋集十五

十一

甕屋下新泉似酒清桃笙竹几疎窻好疊石移
花略約成春歸悵惱如何遣半是蕭閒半游宴
清陰午寂卷殘書小院風輕試歌扇憑君莫唱
渭城歌舞蝶啼鶯奈爾何處處落花三月少年
年芳草送春多東風勸爾一杯酒莫以如新怨
白首明年把酒迎早春仍是今年送春叟

拂水龍渡曲十首

招屈亭前沅水迴千年魚腹有餘哀兒童不解
靈均苦拂水巖前競渡來

其二

喧呼招屈閭悲傷擊汰揚桴楚些長何事南翁
三戶裡更無人弔楚懷王

其三

五月沅江夾綵旗楚人終古弔三閭吳儂自抱
鴟夷恨權把前潮坐子胥

其四

小小吳舫裊裊龍張鱗掉尾闌玲瓏吳兒也學
蛟龍樣滅沒翻身高浪中

其五

共駕龍舟戲晚風揚旗鼓浪自爲雄羣兒不省

牧齋集十五

十二

船頭盡只道青龍見水中

其六

脚踏潮頭口唱歌吳兒從小狎風波自家身命
渾如擲却爲他人數鴨鵝

其七

長鬣三呼作水螭餘皇出沒弄蛟螭乘潮踏浪
渾閑事難道吳兒遜楚兒

其八

呼噪兒童口尚黃爭標奪采闌身強須臾鼓罷
龍舟退脫却黃衫便下場

其九

亂流齊進咽，遶津盡舫。垂楊不動塵，咫尺白頭。
波浪裡，水邊人看水中人。

其十

船夾蛟，靖水怒飛紅。閑橋外雨霏微，龍舟唱斷。
菱歌起，日暮安流蕩，棹歸。

大雨後顧九疇侍郎過訪山中

戲，撞頭上擲身難贏。得空山一笑看，竟日尚餘。

憂國淚百年同飽，腐儒餐朝賢去似春花盡。羯
虜歸如夏雨殘，却望西湖垂釣處，兼葭落日招。

漁竿

牧齋集十五

十三

二哀詩二首

劉司空敬仲榮開曲

儒雅風流一俊人，死填牢戶亦前因。彌留豈意
同囚鬼，臯復應須喚獄神。青簡詩章拋棄土，紫
芝眉宇漫交塵。精靈料得如精衛，河上年年泣
負薪。

傅給事右君朝佑臨

數載梧垣抗疏聲，兩年棘土作書生。授經鞋點
窮門面，唱曲消磨苦性詩。
君改黃廟長經於
十月夜行歌編錄

中傲骨可憐，綈騎人芳。兔猶喜，諍臣名見安門。
分去深草一片，朱殷山染成。

大韻茅孝若無題二首

曲房砥舍夜珠來，璧月分明入鏡臺。網戶有情
絲罽屨穿簾，無分燕低迴。眉頭黛簇雙心結，酒
面花浮竝口杯。玉樹作枝君未見，疏窻先亞一
株梅。

其二

舊恩今寵故依然，桃葉楊枝盡可憐。蘭坼芳心
因曉露，柳含啼眼爲朝煙。天涯蕩子輕紅粉，日

牧齋集十五

十四

夕佳人惜翠鈿，但得容華竝桃李。春風長肯在
花前。

荷葉鼎詩

屏石上人讀古人詩云：飯炊荷葉鼎，遂以意
爲之以荷葉裹米，漸而炊之，須臾而熟，香美
異嘗。飯已，卯七月過山堂，試之，戲作詩記其
事。

荷葉田田不可整，持荷作鏡難招影。但聞楚客
集爲裳，豈料山僧炊作鼎。腰玉粒雲子如汲
泉，釋米手滌除露荷新葉與。包裹松風活火頻。

吹噓須臾荷香炊旋熟軟美無煩更淘漉逡巡
應北仙人酒咄嗟不羨豪士粥山僧長齋粥飯
供折脚鐺邊有誰共聊將弱葉戲鼎足更借新
炊喚殘夢老夫飯罷飽撐腸更有吳羹和稻梁
却笑阿師將客粵綠荷包飣赴虛忙所將游粵
西訪劉漁

八月十三夜

高秋雲物映池臺綽約雙娥逐月來爭見青天
飛玉鏡拚將銀漢寫金杯閑愁恰爲清歌緩殘
漏偏教急管催共惜嬋娟又三五相期更刺酒

船回

牧齋集十五

十五

十四夜

湖山卷畫倚秋空綠浪紅闌清露中先瑩地將
塵世換便娟人與月華同河傾酒面天方醉漏
殘歌心夜未終信宿西園阻游宴應知不樂爲
車公石門司成邀宴
西園以病不果

十五夜

青天絳角月舒波銀漢無聲秋露多自倚白頭
還縱酒偶攜紅袖爲聽歌免疑皓魄深藏窟蟾
惜清光旋入河悵望桂輪今夕滿莫令尋斧近

姮娥

十六夜

花殘燭暗坐深更午夜依然是玉京急雨破除
應有意微雲點綴亦多情露描翠黛雙娥重風
拍紅牙一串輕誰竝姮娥穿月窟桂枝深處定
分明

十八夜

蕭蕭風雨閣樓臺好是吳娘一曲催裙汙綠痕
都未浣袖粘紅淚半成灰可憐狼籍秋光去誰
復招邀月駕來傳語姮娥亦惆悵沙才黃白

牧齋集十五

十六

名一時回

重題斷句八首

桂華歌斷碧雲閒薜澤猶從笑語還明月西沉
人亦散只留秋雨伴空山

其二

水雲煙樹半依稀紅袖雙雙下翠微更向碧天
歌一曲無人不道月中歸

其三

曲宴清歌三五期離筵恰是月殘時生憎一片
中秋月又綰逢迎又別離

其四

烏鵲驚飛促織催松街半月影徘徊期君莫作
今宵月一墮西巖不再迴

其五

來如明月去如風燭滅香銷一番空何似嫦娥
有行止長依桂樹在深宮

其六

簇簇雙蛾向別時風羅袖欲低迴回頭却望
秋池水牕有紅蓮一朵開

其七

意錢才罷又迷藏馬髻弓腰百樣狂月下風前
難忘却留他別後細思量

其八

霜林紅葉趁裙紅屈指停車十月中安得天公
肯攢簇便禁丹桂作丹楓

聽青琴理弦子

小窗紅燭淚盈盈絃索初調撚撥清彈到西風
黃葉處青琴指下泛秋聲

瑤臺歌

蔣家女兒字瑤臺瑤草瓊花天上來月地雲堦

檀芳澤輕紅澹粉隨塵埃桂梁蘭室盧家婦流

黃機畔長相守自矜容鬢在花前不管年華歸

燕後郎從何處悅傾城鄭重停車問小名未開

繡戶心先許才捲珠簾目已成江城靈風海雲

黑郎逐銀鐙去京國齊女猶傳馬角生齊女墓

東顧其上有亭燕姬浪說烏頭白祇憑片語斷

姻緣約略歸期好判年春草茫茫如妾思秋衾

昔昔在郎邊相思難避如逃瘴一味文無是良

藥判無棺木待僕開留取衫襦與歡著生憎女

伴笑孤眠不憤旁人說可憐預愁妾老勤臨鏡

其五

其六

暗祝郎歸恰數錢烏啼夜半報郎歸及至歸時

聲影稀三春花鳥成遼闊經歲音書果是非傳

郎三心復兩意賤妾何妨自捐棄又恐人言是

鬼言翻今好事成虛事郎心妾意兩蹉跎似夢

如風可若何拂水山高竝巫峽琴川河水即天

河天河橫斜昏復曉若比郎心還易了空將求

匹問蠶絲苦恨為媒憑鴉鳥一朝決絕不歸人

空裏游絲路上塵斗酒雖然付溝水寸腸終自

轉車輪為郎碎却圍棋局拋擲絲絃罷度曲空

局應知無見期急絃更恐憂思促阿誰傳語到

狂夫河水東西剪得無已分一身非白壁長垂
雙淚抵明珠小窗夜聽青琴說四壁吟蛩助悽
切漏滴銅壺恨正長淚燒紅燭心猶熱我聞瑤
去每沉吟秋燕春花總不禁豈知石闕悲啼處
辜負山枝感悅心却過盧家舊亭館粉紅暈碧
空凌亂檐前楊柳故低垂簾外鷓鴣哥還錯喚聞
君住近斷橋頭莫過西陵古驛樓鑑曲荷花今
已盡濤江風浪使人愁嫁與東家莫酸楚一舸
兩槳誰迎汝況復羅敷自有夫難道息媽終不
語好在瑤臺月下時且翻新曲唱歌辭憑將懷

袖三年字也寄迴文一首詩

九日寄華州郭胤伯

江東渭北相望處一鴈南來見汝情書劔可憐
秦逐客衣冠空羨魯諸生梯山每笑邀天博勞
華真愁與地爭素滄登高安穩未干戈猶傍國
西營

長筵歌爲錢後人稱壽君以九月二十七

日生後余誕辰一日

與君俱是神仙後君方涯願我皓首與君排日
作生辰長筵齊醉洞庭春君不見昌門甲第煙

流瓦賀客駢闐奉玉竿共羨從雛成大鶴更期
官貴施行馬前堂伐鼓吹笙簾後堂度曲調清
絲玄霜舊藥食雲母玉樹新聲付雪兒又不見
漁灣老人散髮眠寂寞山中草木年計口却添
喂鶴料浮家長傍釣漁船田家瓦盆起爲壽鄰
翁爭席時被肘黃花滿地開金錢霜葉千林點
紅袖人生但解逍遙意大鵬尺鷃何曾異揮金
何處買蕭閒秉燭祇應辨海戲祝君長把菊花
杯歲歲高歌獻壽詩莫學彭翁年八百繫腰觀
井受人嗤

于廣文祝詩

巷蓋成陰戶屢連餘尊北牖尚依然未應夫子
乘桴去還道先生枕麴眠廷尉門高猶駟馬廣
文官今自寒壇一玉圭擬招薨處只在梅花古
磧邊

送黃二子羽今新都

萬里星橋路之官亦壯哉勒銘看劒閣爲政想
琴臺烏鵲于今在蠶叢自古開經過襄漢地爲
訪臥龍才

其二

知爾彈琴日高齋雪嶺前質成休訟芋絃調歷
啼鵲花鳥新詩句舊蒲小樣箋好將官製錦同
卷寄吳舫

陳眉公挽詞

怨鶴啼猿共泫然少微星象隱江天買山空復
推支遁蹈海何當識魯連載酒人過楊子宅澆
花自埽秣陵阡雲間父老如蕭少尚說汾陰望
幸年

歲暮雜懷八首

十畝之間一老民東運自分百年身未舒岸柳

其五

二一

應愁我欲放江梅又笑人故紙丹鉛離腐骨虛
燈火勘窮塵空山一笑無人會落木蕭蕭下
水濱

其二

殘年樂事總迷離似病如魔我自知謝客且為
無事飲過江聊作有情癡花間歌好聞鶯處柳
外粧殘墮馬時寂寞紙窻書几夜寒燈一穗雨
如絲

其三

駘蕩春心老更癡渾如中酒落花時天桃贏得

看人面衰柳何妨惹鬢絲小院光風歸緩緩大
堤明月上遲遲早梅又恐經寒勒急倩高樓玉
笛吹

其四

寂歷蓬門啓曙煙層頭簡盡轉蕭然殺青事業
修山史垂白生涯種石田呼婦鳩詣求屋計養
雛鷄算賣文錢閒房日暮松風裡臥聽青琴撥
五絃

其五

續鳥斷鶴枉人謀萬事終輸鬼一籌薇省風催

其五

二五

紅藥晚槐應響斷白楊秋南都新書古槐夜有
之音聲侯鯖榮指慙調鼎任釣驚心笑曲
鈞日暮山陽何處是一聲羌笛起漁舟

其六

藏舟夜半事茫茫北斗南箕盡可傷無復舊交
論罕國空令新詠削山王沙堤路畔看京尹杜
府中舊舊尹沙道尚依然唐京尹
多宰相私人今取為權戴之聲武庫墳前葬
智囊淵明詩云一旦百歲後相與還北邙智如
於一鼓柩放歌餘我在釣魚灣水即滄浪

其七

卒歲閉門有雀羅流年但謝意如何看花伴侶
青春少種菜英雄白首多佩劍定須懸舊壠明
珠只合換新歌劇憐渭水垂綸叟未應非熊賢
已蟠

其八

漆泗居庸王氣全玉衣石馬自千年賊流關陝
如遺跡奴入高麗且息肩誰使犬羊蟠漢地忍
同戎羯戴唐天延登受策安危在贏得菰蘆坦
腹眠

已卯除夕偕孟陽守歲崇德郁振公吳可

牧齋集十五

二十三

黃二先輩俱集

盞簪列炬草堂前管領梅花又一年歲晚樵蘇
漁釣侶夜深燈火孝廉舫流光颯沓將過客世
事朦朧欲曙天却喜鄰僧相慰問朝來新送佛
燈錢

牧齋初學集卷第十六

丙舍詩集庚辰元月

庚辰元日次除夕韻

就煖風光在臘前布袍芒屨稱新年園梅約略
迎歌扇門柳蕭疎引畫船遠浦煙銷看白鶴
話厓雲過見青天鶯花絃管尋嘗有只合囊中辦
酒錢

得曹能始見懷詩次韻却寄二首

院竹溪雲入庭花野雀窺憶君題扇日已是歲
殘時細雨篝燈早輕寒命酒遲即看堤上柳春

月想容姿

牧齋集十六

其二

年來淪放事只合與君論伏臘先人冢樵漁聖
主恩詩來期晚歲吟罷倚柴門歎息庭梅樹天
涯共一尊

觀美人手跡戲題絕句七首

油素朝樨帖丹鉛夜較書來禽晉內史盧橘漢
相如

其二

范飛朱戶網燕蹴綺意塵扶瑟歌盧女臨池寫

祥神

其三

蘭室桂為梁蠶書學採桑幾番雲母紙都惹鈔
金香金堂記蠶書秋胡妻玩蠶而作

其四

芳樹風情在簪花體格新可知王逸少不及衛
夫人

其五

牋紙劈桃花銀鈎整復斜却憐波磔好破體不
成瓜李軍王詩分字

其六

書樓新寶架經卷舊金箱定有千年蠹能分紙
上香南唐上官昭容書樓事

其七

好鳥難同命芳蓮寡竝頭生憎綠沈管玉指鎮
雙鈎

題武林鄒孟陽所藏李長蘅臥游畫冊

李生騎鯨去莫板畫本散落流入家鄒生所藏
尤神逸參差畫出江南山初從武林寫游跡西
湖潑墨流潺湲六橋雨中每放艇雲樓月下頻

扣關山僧追游負囊來。泣女乞畫敲銅緩意中。
煙景亟追取興來筆墨不可剛。虎丘天竺總腳
底山泉秀絕勤躋攀靈巖廊邊山盡響虎山橋
頭月幾彎西山梅花千萬樹盤螭光福爭回環
聚塢楊梅亞紺紫洞庭朱實垂朱殷巾車權舟
窮冬夏命觴染翰銷餘閒白頭荏苒好友盡青
山潦倒樂事怪鐵山寒梅空炤眼六浮閣址埋
草菅山堂懷人更感舊摩娑畫冊流涕潛山中
宿昔共游燕酒痕墨瀋猶班班惜哉不見此卜
築點染尺幅看爛熳石田詩句拂雲浪大痴粉
本留孱顏潦收漁莊淥炤水霜酣寶巖紅滿灣
海山雲氣互吞吐羽人仙客時往還石田大癡
尚未死共捉麈尾戴白綸顧我與子不見耳安
知李生今不游其閒嗚呼安知李生今不游其
閒

小築詩十章為鄒孟陽作

小築維何鄒氏之廬湖山回環水木翳如偕彼
朋好停我詩書斯晨斯夕以息以娛其二月日月不
居但年悠悠逸矣物化零落山丘山窻烏啼磻
戶水流伐木丁丁友聲曷求其懷人撰德允構

牧齋集十六

三

斯堂我師我友木主相望馮方蟬連祭酒開之
楊聞鴈行其林名士楊附以寓公維李及王其
山王其和其寒食重九佳節良辰薦此山蕨脩
以湘尊湖山舊主風月新賓神具醉止載賜載
欣其依依杖函落落硯席燈瑩殘膏俸儼遺跡
床橫清琴鄰奏暮笛庭戶愜然如聞嘆噫其在
昔蘇公守官于杭惠勤僧舍會哭歐陽六一之
泉芬於椒漿兩高歸然斯義不亡其凡今之人
豈無師友崇朝烏集日中免走何如矢心況念
攜手哭絕陳根墳鮮清酒其抑抑鄭生陳義不
渝小築雖小孤山不孤春秋之日昔酒一壺載
將載酌以祝吾徒其吾徒烝哉冠衣楚楚焉弓
為咎爾父爾祖湖波潮汐林木仰俯有風肅然
馮以告汝其斯人之徒昔我同羣安得促地相
彼明禋作焉此詩誨爾誥先民之思以勗後
人

牧齋集十六

四

次韻和徐二爾從散遣歌兒之作二首

華堂人散只空屏搔首慙餘兩鬢星花好便判
辭舊樹絮飛終自作浮江誰家榜棹歌青翰幾
處彈箏怨白翎惟有啼其拜語燕尚留殘曲與

君聽

其二

歌舞偏隨夢短長黃金白髮正相妨誰傳一曲
高樓上却聽三聲客舍傍林木無聲還激越梁
塵何苦尚飛揚燈殘月落君須記贏得西齋一
炷香

寄江上李次公故侍御仲達之父

黃田港口足煙波席帽山頭明月多舊事總歸
風伯訟新聲都付雪兒歌香灣夜雨催桃李釣
浦春風動綺羅花塢藥闌應次第好留昔酒待

經過

大齊集十六

五

迎春曲春夜別陽羨蔣澤鼎

去年春歸苦寂寞撫檻題詩對紅藥送春恰似
別好友情事情騰數日惡今年獻歲春始迴山
翁迎春開春醅雪花盈堦梅繞屋好友又逐春
風來與君結髮俱壯游取次逢春三十秋年年
春恨如流水歲歲春風旋白頭與君就花移酒
海歎息風光不相待南翔青簡猶未沐吳門黃
閣今何在謂李長蘅與君莫漫羨朱門朱門春
多白日昏穠榆夜月愁眉樣屈鄰屏風舞袖寬

不若春宵酌春酒促席行杯通為壽明燈簫管
度新曲夜雨盤餐剪春韭惜君別去殊草草春
來未幾君去早却憐君去似春歸但願春來比
君好今年元夜兩冰輪料理三春作四春莫放
梅花隨臘雪更栽桃樹待春人

雪中楊伯祥館丈延過訪山堂即事贈別

去年燕山雪如掌巢車雪暗胡塵上紫髯參軍
疋馬嘶黑頭總理鞭刀響今年江南春雪飛雪
花滿頭來款扉萬萬燈前談戰壘梅花樹下看
征衣自從替史持漢節替人周元忠以琵琶出

大齊集十六

六

金繒輦載邊庭血虜騎爭誇曳落河廟堂自倚
中行說翰林飛書叫帝閭至尊感激懷御
床但今中使催房琯指盧肯為金人縛李綱指
解賈莊戰血高樓櫓元戎堂堂狗旗鼓周處詎
死齊萬年指晉韓愈寧作孔巢父指伯匪天鋒
刀一頭顱鬼護神馮九死餘秦庭自效無衣哭
漢黨終愁舉網疎疎明發堂中酌君酒笑問于思
無恙否神州幸免犬羊族太史何妨牛馬走酒
闌耳熱夜欲分錯莫同雲是陣雲紅袖白衣猶
未返彤弓絳矢竟何云江天漫漫失山樹雪柱

塞行路江南老翁如雲擁鼻吟詩送君

寄西蜀尹子求使君二首

歌殘棋罷曲廊東笑語依然開戶空萬里音書
燈火外十年身世雨聲中黃楊節比餘生在
問正苦笋心期晚歲同約略封題重搔首併將
花信寄春風

其二

簾閣焚香道氣和雷琴晉帖手摩挲詩依歲月
借蒼老才與功名未折磨秋水每將河伯笑春

牧齋集十六

風自度雪兒歌輕紅重碧猶能賦惆悵難隨鳥
翼過

尹西有棄官歸觀僑居成都賦長句寄訊
西有嘗爲余上萬言書於政地不見省納
故有感慨之言西有子求之子也

官滿曾無擔石裝傳家共羨漢循良談兵磊落
如師魯謀國頻煩論少陽髀裏何當悲老大膝
前應復念疎狂勒銘壽筆須公等莫戀西郊一
草堂

題女郎楚秀畫二首

紅約略分墨華凝碧澱羅裙煙嵐一抹
少知是吳雲是楚雲

其二

小艇疎簾水墨閒落梅風過點朱顏欲看粉本
頻臨鏡自掃脩眉盡遠山

送會霖寰使君左遷還里二首

流言且莫問操戈節鉞名高卽網羅海內正人
當路少年來清吏左官多落梅幾瓣添行李新
柳千絲挽去波詆蕩天門無路撼白頭野老自
悲歌

牧齋集十六

其二

珠投璧抵亦何妨國論惜叟重可傷浮躁科偏
收卓異考功法爲中循良十州鑄鐵看他錯徑
寸鎔金笑我狂從此山中老樗櫟因君嘉譽比
甘棠

張王筇中丞撫吳七載晉秩少司空總河
奉旨召見枉別山堂漬酒先隴于其行

也賦長句送之兼以爲贈四首

喧呼節鉞聞蒿萊畫旌旗炤水隈伏臘村翁
喜見弓刀小队候登臺橋邊彩仗差新柳花

外金鞍鞅落梅衰晚慙恩兼悵別葦閒自權釣
船迴

其二

吳關楚望上游賒天塹真成隻手遮東海雲帆
輪北極西陵候火到南沙發兵每見頭須白憂
國還看鬢髮華早晚丹青傳畫像爲君點筆繼
乖厓

其三

金陵鐵甕賴忼懽新領河堤節鎮同橋袖秋苞
長向日桃花春水正分風馬銜沈璧開前路龍
護援珠徙舊宮千里洪河才一曲思波取次到
江東

牧齋集十六

九

其四

祕殿傳宣畫詔餘材官傳遽趣鋒車少陳南服
瘡痍狀徐奏東封暇豫書漏刻從容成故事天
章筆札久卑疎頻年側席勞明主莫訝神鈴
撼直廬

送林自名憲使歸閩二首

以君移疾意正值左官時不耐歸心切翻嫌吏
議遲江花愁解纜堤柳笑牽絲獨有君山石猶

存墮淚碑

其二

晚晚誰憐我倉皇又送君不堪垂老別長恐此
生分鴈塔嗟前夢驪歌愴暮雲天涯雙鬢髮能
不白紛紛

春夜聽歌贈秀姬十首

煙蛾掩斂睡痕輕撼起朦朧意態生無那泥人
腸斷處似醒如夢最關情

其三

情騰夢起逗春寒薄鬢叢叢伯粉殘臺上爭傳
尋夢好恰留殘夢與君看

牧齋集十六

十

其四

依約新鶯乍轉喉含情含睇總含羞一聲遊騎
嬌歌發玉梨珠跳不自繇

其五

當歌解得唱歌情無限情從歌裏生唱到夫憐
絃管急就中簇拍更分明

其六

一曲霓裳教一迴九歌天上少人猜明珠萬顆
歌喉裏不信明珠換得來

其六

口叶宮商耳辨詞一聲偷誤恰先知安歌顧曲
誰兼得驚倒當筵老曲師

其七

歌聲搖曳發陽阿急雪停雲舞袖多骨節會歌
聲解舞請君評泊道如何

其八

燭花偏趁舞僂僂畫鼓銀箏揭豔歌只有羅縠
不解語勾留紅袖似迴波

其九

蘭缸如晝夜烏棲漏點歌聲簇簇齊一曲未闌
郎未醉莫教明月過花西

其十

歌罷輕身下舞筵歌場如月舞如煙儂今也解
尋他夢三日歌聲在耳邊

乞蘭詩示西隱長老

山僧養秋蘭蔚蔚青與綠聞香嫌破戒挿髻苦
頭禿譬如絕代人寂寥守空谷榮悴向秋風何
異凡草木實得十千錢三徑離松菊酒肉相薰
下珠翠並攢簇譬如漢明妃嫁與胡虜族終當

牧齋集十六

十一

刈作薪遑恤美如王藹藹五畝園幽幽讀書屋

既脫蔬荀酸不受腥腐辱清歌時激颺纖手助
膏沐新婦配參軍豈不得所欲山僧聞我言一

笑覆齋粥趣移蘭若蘭長伴竹里竹

廣陵鄭超宗園中忽放黃牡丹一枝羣賢

題詠爛然聊復效顰遂得四首

王鈞堂下見姚黃占斷春風舊苑墻但許卿雲
來側畔即看湛露在中央菊從土色論三正葵

讓檀心向太陽作貢會須重置驛取吾家思公
用置驛軒轅天子正垂裳

之事

牧齋集十六

十二

其二

鄭園繁華似雒陽斬新一萼御袍黃后皇定許
移栽植青帝知誰作主張掩貌花神刊譜牒檀
心香國與文章若論魏紫應爲匹月夕依稀想
鞠裳

其三

一枝紅豔笑沈香道貌文心兩擅場富貴看誰
誇火齊妖饒任爾媚青陽開尊正愛鵝兒色拂
檻偏憐杏子粧此是鄭花人未識無雙亭畔爲
評量宋人呼玉紫馬場花亦曰
鄭花云即廣陵瓊花也

其四

綉轂春風美雒陽小闌何意見維楊仙人鶴騎
來雲表玉女香車駐道旁十里珠簾迴燕賞萬
花紅燭換風光竹西歌吹雷塘路夢裏華胥日
正長

次韻答茅孝若見訪五首

孝若托脫時事
思以布衣召見

綃頭還戀闕塵尾且升堂地僻禽魚貴春深草
木香灰心看蠟燭矢口問壺觴錯莫恩仇事蕭
蕭與白楊

牧齋集十六

十三

其二

蝸牛亦有廬闌蟻上皆除林宿驚絃鳥池游失
網魚五行占退鷁八祀記爰居載筆非吾事陽
秋待子書

其三

養生原有主齊物是吾宗掉尾羞鹽虎垂頭美
酒龍鳥還多暇豫魚出正從容日暮柴荆外樵
歌伴老農

其四

世事看如許君今已悟不商歌何處達說夢豈

能求善觸兼防鹿知機并畏鷗永懷河渚客啼
默古今優

其五

夏馥爲傭雇蘇翁事淮園天人猶反覆筆舌敢
極喧薄俗安繩墨清時許耐髡君看懸磬水汨
汨到波渾

有客

有客雄談抵夕曛又看銀燭刻三分君才如海
真難敵我病如喑了不聞有口未緘祇可飲此
身已隱更何云山堂近有三章約即報除書罵

鬼文

牧齋集十六

十四

牧齋初學集卷十六

牧齋初學集卷第十七

移居詩集 起庚辰三月盡十月

移居八首

殘生天與慰途窮是處雲霞媚此翁卜宅已居
青嶂裏移家仍在翠微中映門楊柳萎迷綠
戶桃花匿匣紅但放秦人雞犬去也應識路似
新豐

其二

未剪茅茨一畝宮斬新書架插西東離從自笑
般薑鼠堆積人嗤螾蠊蟲典庫收藏三篋在中
箱裝載五車同標囊細帙紛如畫好著移居物
色中

其三

傾筐倒庋正紛然甕甔瓶齋亦播遷稚子提携
收茗具小姬拊當拾箏絃長須赤脚分魚艇白
犬丹雞配鶴舩若此洪厓作圖繪便教人說是
登仙

其四

松楸少別淚沾裾况是清明挂紙餘鄰里依依
留馬牧諸生落落從牛車裝輕使鶴移家具僮

乏教獐守庫書回首墓門初日裏杏園如雪柳
煙疎

其五

負郭茅堂陰女蘿考槃仍在此巖阿亦知磻戶
西山少其奈鶯聲北嶺多廬山北麓饒黃鶯
西山絕少故云垂
柳池臺邀好客落花絃管遲嬌歌西園明月東
軒酒雙鬢蕭條儘折磨

其六

郊居市隱各蕭閒阜背溪回只此山杜氏草堂
元兩地陸家老屋總三間水南還往綠行樂雲
北經過亦閑閑共是仙源人未識碧桃花外卽
塵寰

其七

榆柳交加灌木清携家卜築就黃鸞何當折閱
千金價但愛閒閑百轉聲月下有人諳摸曲花
閒幾處合吹笙老夫更向春風笑斷送頻年反
舌鳴

其八

北山如玦抱吾廬近市依然隱者居却埽何須
愁剝啄蕭閒并可謝樵漁日斜竹磻收碁局月

昭苔皆把道書有宅一區吾事足客嘲楊子定何如

雜憶詩十首次韻

海燕西飛不轉頭河中流水却東流莫愁湖上春愁女總爲愁多字莫愁

其二

綠陰盡寂榻凝塵憔悴孤花一病身滿眼葵榴開落盡不知何事又傷春

其三

石榴深院背花眠梅雨淙淙到耳邊六扇紗窗

牧齋集十七

三

三尺枕爲郎消受熟梅天

其四

梅子黃時畫掩門雙棲海燕又黃昏宵來梅雨知多少自撥熏籠看淚痕

其五

金經小字繫銀鈎繡佛香燈炤綺樓自得蕭郎花下信情勝三月不梳頭

其六

夢裏相逢覺又分夢闌無那淚紛紛如今夜短何曾睡贏得通宵不夢君

其七

炤眼榴花淚幾行五絲那得比愁腸可憐續命絲千縷不爲愁人續斷腸

其八

丹砂鏤就合歡卮斟酌長憐王手持莫訝脂香傳竝口朱唇嚙過不多時

其九

紫莖綠葉想橫陳淡墨幽窗自寫真題扇寄郎還借問崔徽可是卷中人

其十

牧齋集十七

四

載得湘蘭餉莫愁桂梁蘭室思悠悠若爲化作青青葉長護芳心度九秋

五月望夜汎西湖歸山莊作

輕雲如帷月如燭滿載江蘭汎湖曲吳娃向月吹短簫月色簫聲竝如玉玉簫聲中蘭氣香月炤蘭舟如洞房清歌一曲夜山曉十里山塘抵許長

得盧德水宿遷書却寄六十四韻

自君持斧來輒訂銜盃約三春候修過三年夢猶垂舍榭已褪紅綠竹旋解箨始泛南徐舟共

踞北固倚淮海勢登江山氣落於茲見偉
人執手向寥廓置席忘寒溫開顏匪嗔噉試飲
京口酒還想平原酌清尊見須眉明燈照離索
行杯笑持耳失喜嗟頻腳我欲傾百觚君已醉
三爵小戶殊激昂大敵乃前却柳榆山僧晒絕
倒候吏鄂酒開始道故停杯語參錯回風動江
皋舊雨響簾箔綠浪東樓樹紅燈杜亭藥依依
夢複壁惻惻念饅囊迷離死生交婉孌妻子託
肆放綸竿難重歸華表鶴孫賓輕百口季布重
一諾死骨羞姦諛生氣激頑薄窮命脫網羅微

牧齋集十七

五

名耐咀嚼幸解雉免災方信鳥鳥樂丙舍聊晏
息丁田自耕鑿樵斧斫白雲漁歌和青箬詩酒
長留連絃管亦閒作客帆識簷窻戶屢問籬落
解嘲仍自笑罵鬼不爲虐醉狂如中風老顛任
落魄豈復羨休汝何敢附居雒鳳德覽盛衰龍
性異潛躍我爲雌伏鳥君爲鷲立鶚冰廳方舍
香霏臺俄荷棠柱下何堂堂班心正諤諤王師
猶在野轉運急焚灼帝曰汝往哉漕事汝經
度轉漕起東南輦輸向幽朔江淮千萬艘銜尾
類繩約萬國皆陸海神京爲谷壑江楚來輻輳

燕齊到繹絡江東棋腹肥九塞局邊角譬如恒
山蛇首尾相攫搏羯奴割遼海妖氛橫格澤深
憂據放倉每恨填松漠君衙督漕命雄才恣揮
霍坐嘯飛羽檄舉盃見方略萬艇朝建牙千旗
夜傳柝債帥洗手掌悍卒戟肩膊五月燕過河
諸侯大合樂酒肉視淮坻嘉會假鐘鐻四海畢
飛輓六軍仰升禽庾氏看露積羽林思絕幕
至尊臨東渭延佇勞驅薄方當鼓吹迎未用舳
舳日得宿遷書使節尚淹泊尺符趣軍興扁
舟問民瘼信知王事勞更想別懷惡花殘向吳

牧齋集十七

六

亭柳暗潤州郭淒清瓜州笛縹緲廣陵角江南
水蒼茫直北天錯莫掩樓頻登頓帆幡互戍削
高吟誰唱和痛飲自酬酢白頭苟非新黃髮會
如昨還期河漢近無嘆參辰各

得書之夕夢與德水共簡書笥得徐武功

告天文一紙因口占贈德水有與我泣聞

千畝竹爲君長嘯一窻風之句覺而成之

并寄德水河上

銀漢無聲碧落空夜山樓閣氣蔥蘢正聞玉管
參差裏誰啓金縢夢寐中與我泣聞千畝竹爲

君長一窻風五更殘月紗幮外也炤黃河古岸東

送孫光甫再守泉州

棠陰秋來正蔚然兒童竹馬又喧闐逸城桐葉新幡戟夾路松聲舊管弦問俗不須停早蓋之官仍是酌清泉他時溫詔如徵拜記取重臨似潁川

寄答閩中陳先輩

昌基二首

秋堂過雨一燈涼秋士書來意苦傷落第君應悲失馬休官吾已笑亡羊漸拋團扇恩情在欲

牧齋集十七

採芙蓉道路長廿載相思頻命駕不成一水限河梁

其二

屠龍誰子正縱橫談虎何人不震驚聖代又聞收放士老夫彌欲感餘生昆岡燦後山仍在砥柱鐫來水自平賸欲與君論信宿涼風先已款柴荆

哭魏三叔子

二首

錦旌仍未換頭銜王立長髯散木函落第尚誇新絲筆蓋棺終恨舊青衫叫闌有路天應泣

主無兒鬼亦饒人世于君荼毒甚招魂逝莫下巫咸

越絕書云庚山王咸所出

其二

無官無後又無年蛛網煤塵旅櫬邊強保兒先從地下帷堂女不到床前分荆弟計三間屋索債僧焚一陌錢截髮可憐餘老妾異時爲繼晚寒篇

晚香寒色海寧張軒之二妾無子而自縊者沈啓南爲作詩

鄭節母詩四首

梯几高堂燕喜時槐山眉樹柏舟詩月波樓下波千頃好是夫人浴月池

牧齋集十七

其二

自將彤管教文章織斷機絲夜未央廿載青燈萬行淚儘添膏火與兒郎

其三

讀書堆畔出樵車花月亭邊草不鋤惟有鄭家通德里烏頭綽楔映金書

其四

一母將雛六嗣成堂前三鳳正和鳴肩輿上駁他年事扶侍爭傳曳履聲

茅止生挽詞十首

東便門開匹馬東橫穿奴步護元戎憑君莫話
修文事掣電掣雲從此翁已十一月十八日陽公赴通事

其二

武備新編奏王除牙籤乙夜不曾虛文華後殿
屏風裏綈几依然進御書

其三

一麾萬石配髻時指囿英風更讓誰若使江東
無伯業也應魯肅是狂兒止生總角時發蒙萬
數曰此異童子若
中老人皆不如也

其四

牧齋集十七

九

千貌貅擁一書生小袖雲藍結隊行鞍馬少休
歌舞歇西玄青鳥恰相迎君有西玄青鳥記
其妾陶楚生登真降

其五

一番下吏一勤王抵死終然足不僵落得奴酋
也乾笑中華有此白癡郎

其六

閱江樓畔水蒼茫誰竝英
應執手與君只合鬪身強

其七

寬大荒溫嶠謝玄

四海交游汗漫雲面啼目笑正紛紛惟餘百口
孫賓石北海亭前又哭君容陽之門人君之死

其八

明月西園客散時錢刀意氣總堪悲白頭寂寞
文君在淚濕芙蓉製誄詞鍾山楊宛奴製
不民誄詞甚工

其九

豐頤巨額稱三公鴨步鵝行亦富翁田宅凋殘
皮骨盡廿年來只爲遼東

其十

牧齋集十七

十

家祭叮嚀匡復勳放翁死後又悲君遶車腹痛
他年約長白山頭酹暮雲

次韻茅四孝若七夕納姬二首

花橋還勝鵲橋無河漢盈盈漏水徂可應早嫁
歌盧女莫以無郎嘆小姑赤鳳巧偏栖玉樹烏
龍狂欲撼金鋪詩人老似張公子賤妾應爲燕
燕雛

其二

花橋還勝鵲橋無歷歷星河近白榆曉鏡全粧
擡嫩柳秋衾半簟暖新蒲西陵松下猶啼眼

蘇小如神南國公時旋破膚聞道細書如太史何妨石室貯清娛也見清司馬選二卷

題畫贈香山何相公

嶺表山川規外星扶胥海口界青冥馬園五畝無多地元氣堂臨浴日亭

姚叔祥過明發堂共論近代詞人戲作絕

句十六首

姚叟論文更不疑孟陽詩律是吾師溪南詩老

今程老莫怪低頭元裕之元裕之謂辛稼之論詩如法吏斷獄如老

僧得正法錄吾於孟陽亦云

牧齋集十七

十一

其二

一代詞章孰建鐫近從萬曆數今朝挽回大雅

還誰事嗤點前賢豈我曹

其三

崢嶸湯義出臨川小賦新詞許竝傳何事後生

饒筆舌偏將詩律譏前賢

其四

高楊文沈久沉埋溢縹緲糝土堆今體尚餘

王百穀百年香豔未成灰

其五

玄宰天然翰墨香半座神符王博雅擅青箱殘膏賸馥依然在約略流風近子昂

其六

楚國三袁季絕塵公安袁中道白眉誰與仲良倫新野

馬之過都歷塊皆神駿秋駕何當與細論

其七

當筵縱筆曹能始陸學簾閣焚香尹子求仲蜀道

閩山難接席眼中二老竝風流

其八

畫筆南朝妙入神李長晚年篇翰更清新和陶

牧齋集十七

十二

近愛歸昌世也是風流澹蕩人

其九

關隴英才未易量刮磨何李競丹青吳中往往

饒才筆也炷婁江一瓣香

其十

石言鴈字竝紛如點鬼窮時又祭魚臺閣詞章

衣鉢在柯亭劉井半丘墟李西涯翰林後堂詩柯亭劉井相西東略

神王似

其十一

不服丈夫勝婦人昭容一語是天真名和叔上昭容書

鍾譚作後塵
詩云自言才藝是天王微楊宛為詞客肯與

其十二

草衣家住斷橋東
王微自稱草衣道人好句清如湖上風
近日西陵誇柳隱
西陵詩云桃花得氣美人中
西陵東路桃花得氣美人中

其十三

婦花剛竹吳橋句
范質公詩堤花便從觀若坐
食葉游魚楊補詩
余愛楊無補閑魚食葉如游
安得屏風譜佳什
且將團扇寫清詞

其十四

安期下筆無停手
元歎徐然毫正苦心贏
得老夫雙眼飽
援箱拂壁每長吟

其十五

王績鄉人笑子虛
兔園典問竟何如
代仲晦有
道南華是僻書
王無功詩見考亭全集
中憑君若問金條脫解

其十六

梁溪欣賞似南村
甲乙丹鉛靜夜論麗句清詞
堪大嚼老夫只合過屠門
梁溪華問修黃心甫

中秋大雨 永遇樂

三五中秋一場敗興雨淋風裂問訊嫦娥今宵
此夜幽悶如何說輝寒玉臂先凝翠黛長是孤
眠時節任淒涼免掩蟾蜍照半床愁髮晚
來粧了棉花看鏡恍似身臨瑤闕燭滅香殘暗
風吹雨冤夢空淒切月宮深鎖桂輪何處莫被
愁人攀折應自恨青天碧海茫茫奔月

十六夜見月

雨脚千重雲頭萬疊剛風吹裂昨夜昏霾今宵
軒豁好向嫦娥說天公試手浴堂金殿瞥見清

明時節

蕭蕭華髮桂枝易老冰輪難駐見此又愁圓
闌斗轉參橫高樓思婦織錦方悲切棄砧安在
栖鳥不定應為刀環心折須記取當歌對酒明

明如月

十六夜有感再次前韻

銀漢紅牆浮雲隔斷玉簫吹裂白玉堂前驚鵲
六六誰與王昌說今宵二八清輝香霧還憶破
瓜時節劇堪憐明鏡青天獨照長門鬢髮莫
愁未老嫦娥孤另相向共嗟圓闌長嘆憑闌低

吟擁髻暗與陰蛩切單棲海燕東流水十二
金釵敲折何日裏竝肩携手雙雙拜月

十七夜

白髮盈頭清光灼眼老顏思裂折簡徵歌醺錢
置酒漫浪從他說銀華畫鼓翠眉檀板恰稱合
歡佳節隔船窻暗笑低顰一縷歌喉如髮生
公石上周遭雲樹遮掩一分殘闕天上霓裳人
閒桂樹曲調都清切干戈滿地烏驚鵲繞一寸
此時心折憑誰把青天淨洗長留皓月

九日宴集合暉閣醉歌一首用樂天九日

牧齋集十七

十五

二十四韻

賓鴻之月爲重陽昔人登臨多感傷人生如鴻
誰非客忍對佳節空壺觴登高望遠不出戶連
山小閣臨莽蒼翠微欲上齊女墓綠淨遙分老
子堂白雲女牆作山帶紅闌橋水含湖光日影
漏穿出觀閣炊煙全鬱浮街坊西原東樓差足
擬龍山馬臺知誰強山椒白衣竝馬立樹紗紅
袖如人長須臾急雨灑飄瞥穿林觸石走欲僵
崇朝陰晴忽如此良辰燕樂安可嘗况復開筵
有佳客豈可命酒無紅粧清歌迭奏奮絲竹談

多無二

短歌送林銓之吳門

君不見山陰劉念臺橫經籍書門不閉白袍生
徒戶屢接釜甌亭午生浮埃又不見閩客林六
長手持劉札來相訪經年臥病虞山頭三旬九
食斷還往林君窮餓良可惜多君不愧山陰客
蕭條襖被何所之况值天高風急時昨夜印中
傳片紙清漳孤臣幸不死君聞此言揮手別一
笑眉間黃色起

九月望日得石齋館丈午日見懷詩次韻

牧齋集十七

上六

却寄

敢云吾道大相顧此生微土室青燈火柴門白
版扉垂綸收釣具鍊石補漁磯小艇西湖曲延
緣候汝歸

其二

丹地披肝日彤墀瀝血時帝容伸頰舌天與
護須眉校楚寧非教術楊亦我師授書并續史
幽繫頗相宜

其三

衰鳳巢何在亡羊徑欲迷已知慙稷契寧忍愧

北齋集十七

十七

夷齊世事蕉中夢人情李下蹊夕陽亭畔路只
在帝城西

其四

以尔銀鐺日追余桔橈年詞林原有敘園上亦
推先泣夏懷明德踰冬憶古賢天涯明發思炯
炯一燈前

冬日嘉興舟中戲示惠香二首

畫閣蘭橈取次同蕩舟容與過垂虹波如人面
輕浮碧日似殘粧旋褪紅理曲近憐鶯脰水弄
花遙惜馬塍風可憐平望亭前鳥雙宿雙飛每

一叢

其二

依然吳越舊陂塘粉剝脂殘水尚香已分西施
隨范蠡拌將蘇小賽真娘鈴華散落書帙絃
管交加近筆床昨日虎丘西畔過女墳湖水似
鴛鴦

宿鴛湖偶題

煙水迢迢與夢長一般燈火兩般霜鴛鴦湖上
人相並燕子樓中夜未央

王店吊李玄白還泊南湖有感

北齋集十七

十八

歲暮孤舟易損神霜清寒薄總蕭辰窮思挂劍
酬知己老畏生芻帛故人落日閃金村破暝宿
雲屯絮水生塵延緣便欲追漁父蘆雨菰煙寄
此身

題南湖勺園

寒園竹樹正蕭蕭几席南湖影動搖有雨雲嵐
渾欲長無山翠靄不會消波深地角生朝氣水
落天根見暮潮樓上何人看煙雨爲君枝策上
溪橋

牧齋初學集卷第十七

牧齋初學集卷第十八

東山詩集一

一起庚辰十一月十四年辛巳三月

庚辰仲冬河東君至止半野堂有長句之

贈次韻奉答

文君放誕想流風臉際眉閒訝許同枉自夢刀

恩燕婉還將博土問鴻濛太白樂府詩云女嬃戲黃土團作下愚人

誤作六合開露花丈室何曾染折柳章臺也自

雄但似王昌消息好履箱擎了便相從河中水擊云

半頭奴子

半野堂初贈詩 河東柳是字如是

牧齋初集十八

聲名真似漢扶風妙理玄規更不同一室茶

香開澹黯千行墨妙破冥濛三西瓶拂因緣

在江左風流物論雄今日沾沾誠御李東山

蔥嶺莫辭從集名東山取此詩句也

次韻 程嘉燧

居然林下有家風誰謂千金一笑同杯近仙

源花激激半野堂近枕雲來神峽雨濛濛彈

絲吹竹吟偏好挾石錐沙畫更雄詩酒已無

驅使分熏鑪茗盃得相從

冬日泛舟有贈

冰心玉色正含愁寒日多情照掩樓萬里何當
乘小艇五湖已許辦扁舟每臨青鏡憎紅粉莫
為朱顏歎白頭苦愛赤闌橋畔柳探春仍放舊
風流

次日疊前韻再贈

新詩吟罷半凝愁斜日當風似倚樓爭得三年
才一笑可憐今日與同舟輕車漫憶西陵路斗
酒休論溝水頭還勝客兒乘素舸迢迢明月詠
緣流

次韻奉答

河東以後詩

牧齋初集十八

誰家樂府唱無愁望斷浮雲西北樓漢珮敢

同神女贈越歌聊感鄂君舟春前柳欲窺青

眼雪裏山應想白頭莫為盧家怨銀漢年年

河水向東流

次韻 嘉燧

蚤聞南國翠娥愁曾見書飛故國樓遠客寒

天須秉燭美人清夜恰同舟玉臺傳得詩千

首金管吹來坐兩頭從此煙波好乘興萬山

春雪五湖流

寒夕文讌再疊前韻是日我聞室落成

清尊細雨不知愁，鶴引遙空鳳下樓。
紅燭恍如花月夜，綠窗還似木蘭舟。
曲中楊柳齊舒眼，詩裏芙蓉亦竝頭。
河東新賦今夕梅蕊共誰語任
他疎影蘸寒流。河東寒柳詞云待約箇梅蕊黃昏月淡與伊深情低語

半野堂夜集惜別 嘉途

何處珠簾擁莫愁，笛床歌席近書樓。
金鑪銀燭平原酒，遠浦寒星剡曲舟。
望裏青山仍北郭，行時溝水向東頭。
老懷不爲生離苦，雙淚無端只自流。

冬至日感述示孫愛

牧齋集十八

鄉人重亞歲，羔黍薦履長。婦女獻履襪，兒孫備蒸嘗。
自我失慈母，於今八星霜。四載哭苦塊，兩年繫銀璫。
歸來守丙舍，尚未拜影堂。豈不想愴歎，何忍覩容光。
怛怛杵撞甕，戚戚刀俸腸。泣下誰能啜，悲來不可詳。
創鉅痛愈遲，躅躅還回翔。再拜強自割，遣汝代禳將。
庸敢忘顧養，聊以貫毀傷。有故則使人，禮不廢舊坊。
昔者晉二鍾，宅千萬強荀。勗負宿憾潛，往盡門堂須。
眉儼太傅衣冠坐，堂皇入門大感慟。終今此宅荒，梧栢痛口澤。
蓼莪廢篇章，我雖慙古賢，終慕詎敢忘。

我昔晚生子，視汝如圭璋。汝之老祖母，襁葆親扶將。
兒饑午不食，兒啼夜徬徨。我年逾五十，猶在阿母旁。
與汝共乳哺，與汝同袴襦。母慈如負債，再世方了償。
名汝曰孫愛，所以志不忘阿母。彌留時，汝頭才及床。
今日拜家廟，已能整襟裳。幼者長，駸駸老者逝。
茫茫哀哉阿母墳，宿草兼白楊。我生長，頗領于世靡。
短長仕宦三十年，但餘書滿牀。儘可與汝讀，俾汝無面牆。
濟濟造門士，學問多老蒼。文筆規歐蘇，風雅論三唐。
汝如念阿母，夙夜勉就將。落實咀其華，誰能禁翱翔。

牧齋集十八

我衰不足學，師友咸激叩。孝友慕慈水，慈水謂兄弟也忠壯企高陽。
應山與臨邑，臨邑故大司馬王公和仲風義何雷。礪人生，不矜奮。
百歲空黍蝗，勗哉男兒志。無愧弟子行，今朝日南至。
緹幔灰低昂，願汝崇陽德。排除陰，自開張。陽生象，敦復閉。
開養微芒戒，汝勿凌躁。一線隨日長，年至人古老。歲晏天滄浪，嗟我至下心。
祝汝小歲腸，何不如杜陵。有作成一囊，何不效阿宜。一月讀一箱，
卓哉杜牧詩。苦語箴膏肓，汝其日三。次書紳庶子張

迎春日偕河東君泛舟東郊作

暮盡山城盡舫開春人春日探春來簾前宿暈
猶眠柳鏡裏新粧欲笑梅花信早隨鶯發歲
華徐逐蕩舟回綠尊紅燭殘年事傳語東風莫
漫催

河東君春日詩有夢裡愁端之句憐其作
憔悴之語聊廣其意

芳顏淑景思漫漫南國何人更倚闌已借鉛華
催曙色更裁紅碧助春盤早梅半面留殘臘新
柳全身耐曉寒從此風光長九十莫將花月等
閒看

春日我聞室作

裁紅翠碧淚漫漫南國春來正薄寒此去柳
花如夢裡向來煙月是愁端畫堂消息何人
曉翠帳容顏獨自看珍重君家蘭桂室東風
取丈一憑闌

除夕山莊探梅口占報河東君

數日西山踏早梅東風昨夜斬新開停車未許
傾杯酒走馬先須報鏡臺冷燼正宜簾閣笑繁
花還仗剪刀催衫襦攜得寒香在飄管從君喚
一回

庚辰除夜偕河東君守歲我聞室中

除夜無如此夜良合尊促席餞流光深深簾幙
殘年火小小房櫳滿院香雪色霏微侵白髮燭
花依約戀紅粧知君守歲多佳思欲進椒花頌
幾行

次韻

合尊餞歲羨辰良綺席羅帷卷曙光小院圍
爐如白晝兩人隱几自焚香紫窻急雪催殘
漏照室華燈促豔粧明日珠簾侵曉卷鴛鴦
羅列已成行

辛巳元日

新年轉自惜年芳茗碗薰爐帶曲房雪裏白頭
看鬢髮風前翠袖見容光官梅一樹催人老宮
柳三眠引我狂西蹟藍輿南浦權春來只爲兩
人忙

元日次韻

蘼蕪新葉報芬芳彩鳳和鸞戲紫房已覺綺
窻迴淑氣還憑青鏡綰流光參差旅鬢從花
妬錯莫春風爲柳狂料理香車并畫檝翻鶯
度鸞信他忙

新正二日偕河東君過拂水山莊梅花生
開春條乍放喜而有作

東風吹水碧於苔柳驚梅蕊取次迴爲有香車
今日到儘教玉笛一時催萬條綽約和腰瘦數
朵芳華約鬢來最是春人愛春節詠花攀樹故
徘徊

上元夜泊舟虎丘西溪小飲沈璧甫齋中
西丘小築省誼闌微雪疎簾鑪火前玉女共依
方丈室金床仍見雨花天寒輕人面如春淺曲
轉蕭聲竝月圓明日吳城傳好事千門誰不避

芳妍

收齋集十八

七

次韻

絃管聲停笑語闌清尊促席小闌前已疑月
避張燈夜更似花輪舞雪天玉繁禁春如我
瘦銀缸當夕爲君圓新詩穠豔催桃李行雨
流風莫妬妍

次韻示河東君

三市從他車馬闌焚枯笑語紙窗前晚粧素袖
張燈候薄病輕寒禁酒天梅繁放春何處好燭
花如月向人圓新詩恰似初楊柳邀勒東風與

閱妍

有美一百韻晦日駕湖舟中作

有美生南國清芬翰墨傳河東論氏族天上問
星躔漢殿三眠貴吳宮萬縷連星榆長歷落月
挂竝編躔鬱鬱崑山畔青青谷水隈託根來淨
域移植自芳年生小爲嬌女容華及麗娟詩哦
應口答書讀等身便細帙攻文選緯囊貫史編
摘詞徵綺合記事見珠聯入代觀升降三唐辨
泝洽盡窺羽陵壺旁及諾臯儗花草於芟擷蟲
魚喜注箋部居分甲乙隸正雜丹鉛餘曲迴風

收齋集十八

八

後新粧落月前蘭膏燈燭繼翠羽筆床縣博士
慙尉麗兒童愧刻鐫瑤光朝孕碧玉氣夜生玄
隴水應連類唐山可及肩纖縑詩自好擣素賦
尤賢錦上文回復盤中宇蜿蜒清詞嘗滿篋新
製每連篇芍藥翻風艷芙蓉出水鮮頌椒良不
泰詠樹亦何慙文賦傳鄉國詞章述祖先採蘋
新藻麗種柳舊風煙字脚元和樣文心樂曲駢
千番雲母紙小幅浣花牋吟詠朱樓遍封題赤
牘遶流風殊放誕被教異嬋娟度曲窮分判當
歌妙折旋吹簫羸女得協律李家專畫奪丹青

妙琴知斷續絃細腰宜鞦韆弱骨稱鞦韆天爲
投壺笑人從爭博顛修眉紆遠翠薄鬢安鳴蟬
向月水方空當風帶旋穿行塵嘗寂寂侵齒自
嫋嫋舞袖嫌縵拂弓鞋笑足纏盈盈還妬影的
的會移妍妙麗傾城國塵埃落市塵真堪陳甲
張還儼畫井泉楊柳嗟板折塵蕪惜棄捐西家
殊婉約比里正誼闊豪貴爭除道兒郎學墜鞭
迎車千錦帳輪面一金錢句或蘇西施於吳王
之見者先給金錢一百兩門閨咽三刀夢寐墮
蘇堤渾倒踏點水欲平填皎潔火中玉芬芳泥

牧齋集十八

九

衆蓮閉門如入道沈醉欲逃禪未許千金買何
當一笑嬌釘心從作惡唾面可除瘡蜂蝶行隨
遶金珠却載還勒名雕琬琰換骨飲珉璫枉自
求蒲葦徒勞卜筮算軒車聞至止雜珮意茫然
錯莫翻如許追陪果有焉初疑渡河駕復似泛
湖舫榜拽歌心說中流笑語嬉江洲風颭香雒
浦水潺湲疎影新詞麗忘憂別館偏華筵開玳
瑁綺席豔神僊銀燭光三五金尊價十千蠟花
催兔育鼙鼓促烏遷法曲煩聲奏哀箏促桂宣
步搖窺宋玉條脫贈羊權點筆餘香粉緝書雜

牧齋集十八

上

翠細綠窻和月掩紅燭帶花寒茁茁歡初合臯
蘇癡已獨凝明嘆亦好溶漾坐堪憐薄病如中
酒輕寒未折綿清愁長約略微笑與遷延若火
閒房活燼香小院全日高慵未起月出皎難眠
授色偏合睇藏闔互握拳屏圍燈焰直坐促笑
聲圓朔氣除簾箔流光度毳氍相將行樂地共
赴討春天未索梅花笑徒聞火樹燃半塘春漠
漠西寺草芊芊南浦菟何黯東山約已堅自應
隨李白敢擬伴伶玄密意容挑卓微詞托感甄
楊枝今婉嬾桃葉昔因緣灞岸偏索別章臺易

惹顛娉婷臨廣陌婀娜點晴川眉憮誰堪畫腰
纖執與攜藏鴉休菴藹拂馬莫纏綿絮怕粘泥
重花憂放雪蕙芳塵和藥減春病共愁煎目逆
歸巢燕心傷叫樹鵲惜衣驚覩脫粉蝶翩翾
攜手期弦望沈吟念陌阡雙游非契闊小別正
流連卽席留詩苦當杯出涕泣茸城車轡輓駕
浦權寅綠去水迴香篆歸帆激矢弦寄憂分悄
悄贈淚裏漣漣迎汝雙安樂愁予獨扣舷從今
吳榜夢昔昔在君邊

駕湖舟中送牧翁之新安

夢裏招招盡舫催鷺湖鷺翼若爲開此時對
月虛琴水何處看雲過釣臺惜別已同鷺久
駐銜知應有鷺重來祇憐不得因風去飄拂
征衫比落梅

棲水訪卓去病

一宮落薄賦歸來華髮蕭騷棲水隈陶令門前
惟綠柳江淹宅畔只青苔三閭老屋談經座兩
版荆扉避債臺贏得他時青史在儒林廉吏竝
崔嵬

夜集胡休復庶常故第

拔蕭集一八

十一

第宅蕭條不稱春空堂寂寂網蛛塵惟餘寡婦
持門戶更倩窮交作主賓休復無子去病代爲主人燈火共
憐長夜客侵聲猶憶下樓人廿年舊事東風裏
梁燕歸來又一巡

西溪永興寺看綠萼梅有懷梅二株螺蚪
可愛是馮祭酒手植

略約綠溪一徑斜寒梅偏占老僧家共憐祭酒
風流在未惜看花道路賒繞樹繁英團小閣迴
舟玉雪漾晴沙道人未醒羅浮夢正憶新粧萼
綠華

二月九日再過永興看梅梅花爛發鬢髮
有懷適吾家仲芳以畫冊索題遂作短歌
書於紙尾

西溪梅花千萬樹低亞凝香塞行路永興兩樹
最綽約素豔孤榮自相顧飄飄黃拂綠傍香樓春
寒日暮含清愁依然翠袖修林裏遙憶美人溪
水頭徙倚沈吟正愁絕見君畫冊思飄瞥開懷
落落生雲山觸眼紛紛綴香雪羨君畫高神亦
閒趣在蒼茫近遠閒伸圭殘墨潑武水子久粉
本留虞山我將梅花比君畫月地雲堦吐光怪
乞君揮灑墨汁餘向我蕭閒草堂挂草堂深柳
淨無塵淡墨疎窓會賞真還將玉雪橫斜意舉
似凌風却月人

拔蕭集十八

十二

西溪鄭庵爲濟舟長老題壁

老僧能具四威儀稽首雲棲是本師頻炷香燈
頻掃地不拈佛法不談詩落梅風裡經聲遠修
竹陰中梵響遲飯罷松窗重回首夕陽花塢下
山時

西溪湖水看梅贈吳仁和

湖水尋梅共扣舷兒童齊指令君賢皎如疎影

通斜月瑩比繁英濯曉煙晴昊早看幽谷變寒
香偏借一枝傳西湖花竝河陽縣爭似西溪萬
樹妍

橫山汪氏書樓

人言此地是琴臺小院題詩闕綠苔縱閣正臨
流水曲鏡奩偏向遠山閒印餘履齒生芳草行
處香塵度早梅日暮碧雲殊有意故應曾伴美
人來

二月十二春分日橫山晚歸作

杏園邨店酒旗新度竹穿林踏好春南浦舟中

秋齋集十八

十三

會計日西溪樓下又經旬殘梅糝雪飄香粉新
柳含風漾翅塵最是花朝并春半與君遙夜共
芳辰

橫山題江道間蝶庵

疏丘架壑置柴關冢筆巢書斷往還盡攬煙巒
歸儿上不教雲物到人閒蕭疎屋宇松頭石峭
舊風期竹外山莫殢蝶庵成蝶夢似君龍臥禾
應閒

餘杭道中望天目山

東西天目兩峯垂曾與高人約采芝

故愁山大
師王孟風

朱白人世但餘青嶂在此生空有白雲期雪中
樵徑流泉記雨外禪燈去鳥知舊事撞胃如水
碓停車惆悵立多時

發於潛簡昌化方明府

餘杭西去盡山城攫樹奔泉處處生雙日地形
垂乳下一枝天柱入雲平溪因碓激春撞勢石
與車爭竿碓聲借得坡公詩贈汝亂山深處長
官清

陌上花樂府三首東坡記吳越王妃事也

臨安道中感而和之和其詞而反其意以

秋齋集十八

一四

有寄焉

陌上花開正掩扉茸城草綠雉媒肥狂夫不合
堂堂去小婦翻歌緩緩歸

其二

陌上花開鶯子飛柳條初撲翅塵衣請看石鏡
明明在忍撇粧臺緩緩歸

其三

陌上花開音信稀暗將紅淚裏春衣花開容易
紛紛落春煖休教緩緩歸

奉和陌上花

陌上花開炤版扉
鰲湖水漲綠波肥
班駘雪後遲遲去
油壁風前緩緩歸

其二

陌上花開一片飛
還留片片點即衣
雲山好處亭亭去
風月佳時緩緩歸

其三

陌上花開花信稀
棟花風暖鷗羅衣
殘花和夢垂垂謝
弱柳如人緩緩歸

響雪閣 新安商山

綺窻阿閣赤山湄
想像憑闌點筆時
簾捲春波

牧齋集十八

一五

塵寂寂歌傳石瀨響
遲遲清齋每憶桃花米
素扇爭題楊柳詞
日夕汀洲聊騁望
澹蘭沅芷正相思

登齊雲巖四首

二月晦日偕桃花磯
歷虎巖觀真珠泉抵
天門宿榔梅菴

梯迴磴複躡雲根
白岳居然配極尊
地折井幹窺帝座
厓剗屋雷啓天門
累空重甃排松障
界壁飛流破蘚痕
石室水池何處所
桃花磯底是仙源

三月朔日謁玄天太素宮是世廟祿祀所建

先帝祈年盼靈聞
紫壇降節正氤氲
金莖上直虛危位
銀榜親書天地文
東海幾經龍漢劫
北宮長列羽林軍
綠章祕祝無多語
願指靈旗蕩瘴氛

繇天門登文昌閣望五老三姑獨聳諸峯巖欲游石橋巖未果

平臨雲氣俯崔嵬
黟水黃山一抹開
近嶽紆煙留翠駐
遙峯排浪湧青迴
嵌空陰壑生竒賴
太古陽厓闕鮮苔
咫尺石橋成異境
青鞵應自笑空來

牧齋集十八

十六

宮之右有桃源洞天壁間有故揚州太守劉鐸訪張璠題詩版

別館玄都小洞天
劉郎詩版尚依然
曾聞魯國爲兵解
又恐嵇康未學仙
流水落花看小劫
兔葵鶯麥記前緣
留題聊示桃源叟
遇問津人莫漫傳

牧齋初學集卷第十八

荅齋初學集卷第十九

中山詩集二

三月七日發瀾口徑楊干寺踰石碕嶺出

芳村抵祥符寺

黔山峻峭比華章連岡屬嶺爲重門我從瀾口
旋登嶺裏仙館石過芳邨山階谷絕水見底灘
聲半出煙嵐裏千叢竹篠衣石壁一徑落花被
流水茅屋人家烟古初橫枕溪流架樹居白足
女郎齊雄巖平頭兒子半叉魚路出嶺中山始
放黃山軒豁見容狀一簇蓮花擁閭闔千仞天

荅齋集十九

都楚屏障旋觀溪谷相迴紫浮溪如却容溪迎
溪流環山山繞谷周遭匝如列城茲山延袤
蘊靈異千里坤輿盡扶持倒寫萬壑流穢惡離
立千山巖空翠天心地肺杳難推明日懸厓杖
策時一重一掩吾肺腑到此方知杜老詩

禊後五日浴湯池留題四絕句

香溪噴後試溫湯寒食東風谷水陽却憶春衫
新浴後森黃淺絳道家裝

其二

山北驪山湯比香承恩並浴少爲阿瞞果是

風流主妃子應居第一湯南部新書御湯西北
月則妃子湯餘湯選
而相屬

其三

沐浴頻看稱意身刈蘭贈藥想芳春憑將一掬
香泉水噴向茸城洗玉人

其四

齊心同體正相因被濯何曾是兩人料得盈盈
羅襪步也應抖擻拂香塵

奉和

素女千年供奉湯拍浮渾似踏春陽可憐蘭

荅齋集十九

澤都無分宋玉何繇賦薄裝

其二

浴罷湯泉粉汗香還看被底浴鴛鴦黔山可
似驪山好白玉蓮花解捧湯

其三

睡眼朦朧試浴身芳華竟體欲生春憐君遙
嗅香溪水蘭氣梅魂暗著人

其四

旌心白水是前因觀浴何曾許別人煎得蘭
湯三百斛與君攜手被征塵

宿桃源菴作短歌題壁示藥谷主人余檢

仲

天都諸峯屏障開白龍潭水綠浪迴浴罷湯池
暝投宿流泉午夜如崩雷溪山至此非嘗調主
人卜築領其要刻疏雲氣排窓櫺穿穴煙嵐置
堂與山中辛夷花放榮世上桃李俱落英却笑
仙源迷子驥還緣藥谷訪容成老僧三年不出
戶蓋頭莫爲誅茅誤雨後黃山更奇絕看我青
鞵去時路

夜雨

牧齋集十九

三

淙淙活活夜分鳴知是溪聲是雨聲明日穿山
憑雨屐却過雲外看泉生

黃山第二十一
卷名雲外峯

初八日雨不止題壁

憑仗屨尖與杖頭浮生腐骨總悠悠天公儘放
狂風雨不到天都死不休

桃源菴小樓坐雨看天都峯瀑布作

崇朝澎湃雨不止小樓翳蒼雲霧裏千流競寫
白龍潭四窓橫挂天都水水飛石擊相球砰龍
也攫孖山谷鳴軒檻坡坳天欲漏陰几屏息心
汗薄莫解駁日車雲步

急雨非無故天欲老夫看瀑布

天都瀑布歌

天都諸峯遙相從連綿峰屬無罅縫山腰白雲
出衣帶雲生疊疊山重重峯內有峯類被染須
臾翦合仍混同會雲聚族雨決溜溪山天水齊
溪濠是時水勢猶未雄江河欲決翻全壘良久
雨足水積厚瀑布倒寫天都峯初疑渴龍甫噴
薄扶石投奔聲磴磴復疑水激龍拘怒粹尾下
按百丈洪更疑羣龍互轉鬬移山排谷轟圓穹
人言水借風力橫那知水急翻生風激雷狂電
何處起發作亦在風水中波浪喧飀草木亞搜
攪軒簸心神忪潭中老龍又驚寤綠浪湏涌軒
愈東山根颯拉地軸震旋恐黃海浮虛空亭午
雨止雲戎戍千條白練回冲融憑闌心坎舒撞
春坐聽濤瀨看奔衝愕眙莫訝詩思窮老夫三
日猶耳聾

初九日發硃砂菴還觀音巖登老人峯

黃山之麓山區區雙峯拱峙作門闥枝撐長評
巨石墜攀躋惟恐兩厓合壽藤古木相黃綠一
徑除沈沈少見天脚底深濠晴雲氣頂上噴流過

半城乳竇且山足陽壑陰巖互攢簇硃砂
洞室迴天都采藥仙源接香谷振衣直向老人
峯會雲壘涵銷虛空初似炊煙浮樹杪却看膚
寸起封中絲絲飛絮却復迎團團車蓋遙相竝
白衣蒼狗半有無樓閣華鬢遶穿迸蕩胸觸石
彌網縕車馬決驛旌旗勢如濤如浪復如海至
竟但可名爲雲須火雲歸如鳥集晞髮青松身
溼溼回頭却望老人峯偃僂仍向天都立

緣天都峯趾度斷凡橋下木梯憇文殊菴
天都趾右石屏南隄山嶺嶠且堪峭壁崩崖

牧齋集十九

五

罅欲裂異松穴石攢如簪嶺峯數里俄半掌峯
峯百丈咸中弁峯巒移步貌改易蒼翠著面人
熏酣崎嶇鳥道陟又下摧頽繭足縮復探盤回
下梯身入井甬呼命侶聲出甌僧徒扶曳咸右
但與人負荷長左檐俯躬正恐肱三折側足祇
容劬一械挽萬千尋出洞穴誅茅一畝憇小巷
天都東拱勢翼翼勝蓮後負形沈沈上擁趺石
宮宅穩下臨莽蒼光景涵靈山削成隱佛土普
門應現開精藍清曉梵貝響林樾午夜佛火明
煙嵐香象拒門表奮迅神鴉乞食離噴食隨喜

幸到文殊座投暝還同彌勒龕軍持澆囊在何
許采下一宿吾所慙

宿文殊院夜起看月

三十六峯月魄裏老僧夜喚神鴉起空山午夜
光景微濛濛薄霧霑人衣

初十日從文殊院過喝石菴到一綫天下
百步雲梯逕蓮華峯憇天海

昔與炤上人共訂黃山約執手文殊院披雲一
長嘯蓮花溝畔少人跡蛾度地行限削壁炤公
前輓幻公推如上天門生四翼磧沙披歷見幽

牧齋集十九

六

居白石錯落爲周陸背屋屢屢疊雲浪下方軒
豁呈日車亭午齋鐘赴天海接翅神鴉已先在
盤回折下百步梯行人項領與踵齊九步喘汗
十步息度樾穿林又枳棘青柯坪前縋韓愈蒼
耳林中失李白須臾復出海子巔意行縣度兩
茫然誰知絕頂千尋地只倚孤懸一綫天蓮峯
未上日已晚放杖松窻聊自付莫愁山中石路
滑終羨老僧脚頭穩

登始信峯迴望石筍紅

三十六峯拔地涌此峯歧之纔及踵臨深爲高

地使然附婁翻能瞰高冢松枝懸度勢獵獵略
約孤騫風從從石徑會無飛鳥度茆菴尚有殘
雪擁上視近天心氣肅下臨無地竟魄悚平鋪
萬狀盡雲練幻出千嵐似丘壘邈迤迴望石筍
紅萬峯矗矗攢穹蒼故知造化善戲劇遂使鬼
物齊開張破碎虛空作苑囿搏掬厚土成珪璋
孤撐扶陷互相詭妥伏感關不可詳益州二荀
何微眇天平萬笏空迴翔起視大壑限尋丈却
立萬仞憑堵墻高陵巨谷堆衆皴都邑嶺陸分
毫芒篆雲一點出九子突煙片縷回池陽心駭

牧齋集十九

神移耳目息積蘇累塊今安在中天恂悅游化
人步地蒼茫窮豎亥錐鑿將無死渾沌刻畫何
當罪真宰經營團辭記靈異忽漫執筆成晦昧
眼看夕陽信奇絕安知夜半不遷改笑殺區區
刻劒人但認一漚作黃海

登煉丹臺歸宿天海

是日日御薄下春萬里一碧澄秋容煉丹臺陽
訪丹室斗絕下瞰馮夷宮靈區占據宜神物陰
雨穿穴多蛟龍何當劫灰養伏火豈有石室反
劉風頰窺悼慄據櫺檻却倚眩運憑虛空丹峯

爐屹相向翠微飛來翼以從三十六峯離又
屬化質幻出千芙蓉倪仰堪與志枕藉烟海茫
茫天地易星河錯落九天近日月回周兩丸迤
高山矗立羣蟻封巨浸微茫一牛跡憶昔軒輊
鑄丹鼎相度茲臺作宮宅拙添火候資陽烏採
煉陰符用月魄役使百靈守鑪竈錯列千峯備
陞戟一襲珠函至今在千年鬼物誰敢檢天風
蕭騷日已夕攬衣欲下心不懌文檄萬木聲撼
撼素女清絃響金石南斗闌千星可摘安得商
飈發兩腋望仙峯頂看月白

牧齋集十九

十一日繇天都峯趾運連華峯而下飯慈
光寺抵湯口

天都方巔不可上絕腰束胸將安往蓮花峯下
徑仄垂劉風蓬蓬吹勒回墜道千盤互攀援足
巡迴途目欲旋兩腋風生似掖扶絕壁雲遮失
泯眩靈山惜別如乍逢凝嵐積霭開重重丹厓
却轉圍紺殿翠微深處聞齋鐘未央長信已遷
改慈光香火千年在碧桃花間繞石塔砂溪水
流環法海寺門塔在寺後經丘歷广重躊躇却
望青峯卽畫圖繁縟雲來看疊嶂微茫雪逕認

天都六六蓮峯倚林樾嘆息青蓮久蕪沒會聽
當時吳會吟惟有黃山碧溪月李太白夜泊黃山聞風十四吳吟詩云昨夜誰為吳會吟又云我宿黃山碧溪月

十二日發桃源菴出湯口逕芳村抵瀟口

老夫入山雨洗塵山客水色相鮮新老夫下山
雨祖道雨氣溪濛山更好春山皎潔如秋清先
庚後甲雨却迎已放飛流縣瀑布更鋪雲海媚
新晴人言此行天所予宜晴即晴雨即雨海市
何當用禱祈石廩還應薦酒酤三十六峯憎我
回屯雲卷霧晝不開桃花溪水尤惜別鳴車

牧齋集十九

九

轍爭沈泗山中桃花紅未了人閒春去知多少
試聽同聲山樂禽何如交響頻迦鳥汪澤民記云宿湯寺聞啼鳥聲其異若歌若舞疾徐名山樂鳥下山成無有餘於湯口道中聞之信然

湯池

圖經云湯池在黟山東紫石峯下香泉溪中有
湯泉黃帝服還丹肌膚皺折浸湯泉七日故皮
隨水而去斯須白龍見池中笙歌繞空雲霧消
散見珠函玉壺持歸石室浮丘公題記于南峯
石壁

試眺紫石峯迸泉瀉天半下有湯泉口漬沸然

陰陽交劑和涼溫互輪灌喧暖便被濯清
工磧鹽立象微明夷流惡類奔竄蒸池匪檻
消漢魁徒澶漫天為湯沐賜神用陰火燬不數
碗黃牯肯比礬石潭天下湯泉多作礬黃氣惟此山是礬石泉黃山乃味
外烹煨一浴肌理皺七日毛髓換龍來雲翕集
鳳吹雲消散漿露玉壺凝冠履珠函貫至今石
壁題降隱南山研我來值春晚桃花湯渙潤花桃峯下有桃花溪水名香風解煩醒蒸氣渙微汗桃花湯流入湯泉

牧齋集十九

應漢陸渾火焚灼焦原勢糜爛未能除人病安
用滌身瘡誰把浮丘袖永懷王女姪執熱竟何
云晞髮起長歎

天都峯

萬曆甲寅普門和尚始陟天都絕頂丙辰閣庵
和尚偕同衣九人再登累石為塔揭二竿縣以
旛燈從下望之塔如人立幡從風迴翔厥後罕
有繼跡者焉

天都九百仞竦出雲霓上我行陟慈光屢屢正
元三紫如冕旒垂空

花屹相向煉丹雖鼎足頻伏慙單行削從大地
拔高與青天抗浮雲不能齊飛鳥執敢竝古云
天之中軒轅此游放嘯嘯負斧依慢亭列衡伏
月白霞衣鮮風清廣樂張憑虛今天老排空召
雲將至今數千祀真都隱沆瑤普門始荒度闢
蒼繼策杖絕陁引猿臂缺寶縛馬柳橫穿身入
甕倒擲頭觸實百仞更頭頓方石見輪廣累塔
象人立樹幡危石當神燈不可見色界吾安仰
昔聞三天都圖記互評量此爲天子都彼爲天
子都廬率西南屏大都東北嶂譬如侯甸服離
衛帝都王香谷氣方散桃花水初漲帝將觴百
神吾欲合和也

蓮華峯

蓮華峯乍峇高與天都並峯趾仄下垂屈盤隱
梯磴峯如蓮正開趾如荷有柄緣莖附其瓣百
折峯始竟側身實石腹刺促藕絲經鱗漏忽穿
穴藕孔隙光映上有半開广凸如蓮子迸又有
蓮花心數尺四圓徑羣峯簇相拱田田荷葉盛
我來倚孤藤敢與劉風競支頤雲梯畔足跂目
轉瞪自從出湯口諸峯互廷亘天都尊無如蓮

之難凭初疑玉井頭如船藕相擎簇簇青蓮
房萬葉擁却迎及憇文殊院西面看最靚妙花
得青壁石瓣承其脰跌坐敷莊嚴明粧比端正
西北辨未圓菡萏一峯稱南下桃花峯飛梁似
連騰玉紫近可攀連理遙相命數武俄改易一
瞬已幽負側出橫秋波平鋪落明鏡顧盼良已
煩畫圖豈能評惟有青蓮眼嘗見勝蓮勝

石筍砭

黃帝上昇後靈山忽涌漬化成千尺峯乃是雙
石筍詭異窮堪與象滋靡域吟幻化石有靈包

卷十

十二

解筍無盡砭如防盛列石類欄楯銳如浮圖
轟鐵如劒戟展闕如波濤散處如篆籀繁或
屬而駢駢連連復徐引或宮而障圍撐柱匪囚
僂或如經天星未及尺而隕或如靈胡掌裂裂
地爲墳象物總雜樛樛搏搏互駁踏大地刻玲瓏
神匠碎齋粉琢鏤鬼盡驚奇譎天亦哂我來陟
此周憑高數嶮嶭指顧眩景光心目困撫攬西
北山中折勢與削成準沆瑤仙都出青縹翠微
近廬江畫衣帶池陽堆灰困虛煙長藹藹人語
或殷殷側足臨大荒傾耳扣虛牝片石投下空

碎瑩似雷貫中天腐骨輕下界夕陽隱生年兀
枯符世事叢苞稔安知石能言不以我爲箇

鍊丹臺

我登鍊丹臺迭蕩上青天旋觀六六峯一一排
青蓮崇臺據中央宛如蓮蕊然千瓣復萬莖迎
抱相鈎連玉屏展青嶂香鑪紫煙奇峯劍危
石櫛列差巒肩橫若羅劍盾轟若奮戈鋌猛若
屯天獸疑角夾九閭伏若萬金革擬鳴復收旋
神靈既役使頑礦俱騰騰焉相將守丁甲誰敢窺

收齋集十九

十三

求鈴日車陽燄煥月駕陰火然至今丹鼎中光
氣流朱殿在昔軒轅帝垂裳理八埏命龍戮絕
轡驅虎定阪泉六甲資輔弼五賊收狂癲藥得
君臣配火用文武煎海宇鑪鑄定陰陽藥物全
然後事修煉黃眼朝上玄服食八甲子國經云
煉丹經八甲子黃
帝服七粒上昇登假千萬年有如世不治慕
遁求神仙張樂洞庭野採藥黔山巔何異周穆
滿車轍馬跡焉軒皇去我久刀圭世莫傳願發
珠函祕進獻王展前

慈光寺

門頭隨行光明動 帝后 兩宮賜剎染少

府給組綬脫却金紋衣麻鞋露兩肘昆盧金像

設梵英琅函剖煌煌慈光額 天子維獻壽金

貂馳北黠銀榜貢南斗寺踞天都隴面勢抗龍

首朱砂拱其左堂嶂掖而右飛閣千尋涌諸天

四圍負龍像震旦尊鍾魚六時吼幡幢內家織

齋鉢大官楔鋪張金世界變現錦陵阜嗚呼卅

年來滄桑逼陽九宮移長信屢卜應沙鹿久王

衣寢廟重脂澤鏡奩厚八極誠晏如三災所時

有椒塗恩賜節榆塞金錢走招提佐軍興衲衣

收齋集十九

十四

裁短後我來禮慈光俛仰思 文母僧徒日魚

雅禪誦午譚鉅空山猶昇平慈恩正攝受泉流

石塔下桃紅碧溪口客拜澆水囊僧持埽花帚

尚祈白毫力庶復金輪舊頂禮九蓮座宮中稱
慈聖

為九蓮涕洟重稽首

下黃山留宿故方給事方石書館題壁兼

懷孟陽

春盤剪韭夜留賓高館明燈笑語親左掖雞栖

傳奏牘中堂鵬止見承塵老成春後孤花少朋

舊秋來宿草頻尚有故人頭白盡爲言茲會重

過方司馬子玄故第

秋卷書生射策過卽看殊錫寄關河
白山節鎮烽煙少丹旄邁歸陰敘多
二八金鐘縣甲第三千鐵騎擁珥戈
白頭老友春風淚寂寞生芻問
雀羅

訪孟陽長翰山居題壁代簡

三日天都約裏糧差池燕羽正相望
却回謝客新游侵來訪盧鴻舊草堂
長翰山中書數卷松圓閣外樹千章
到門他日何人記莫漫題名字

幾行

牧齋集十一

一五

三月廿四日過釣臺有感

是日調陽
吳再召

巖瀨瞳瞳旭日餘桐江瀧盡挂帆初
老夫自有漁灣在不用先生買菜書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

東山詩集三起辛巳六月盡
十五年壬午

合歡詩四首六月七日茸城舟中作

駕湖畫舸思悠悠谷水香車浣別愁舊事碑應
街闕口新歡鏡欲上刀頭此時七夕移弦望他
日雙星笑女牛榜棹歌闌仍秉燭始知今夜是
同舟

其二

五茸媒雉卽鴛鴦樺燭金鑪一水香自有青天
如碧海更教銀漢作紅牆當風弱柳臨粧鏡卷

牧齋集二十

水新荷焰畫堂從此雙棲惟海燕再無消息報

王昌

其三

忘憂別館是儂家烏榜牙橋路不賒柳色濃於
九華殿鶯聲嬌傍七香車朱顏的的明朝日錦
障重重暗晚霞十丈芙蓉俱並蒂爲君開作合
昏花

其四

朱鳥先連河漢深鵲橋先爲架秋陰銀缸焰壁
還雙影絳蠟交花總一心地久天長頻致語鸞

歌鳳舞竝知音人閒若問章臺事細合分明抵
萬金

催粧詞四首

養鶴坡前烏鵲過雲閒天上不爭多較它織女
還俟倖月笑生時早渡河

其二

鵲駕鸞車報早秋盈盈一水有誰留粧成莫待
雙蛾畫新月新眉總似鈎

其三

鵲火舒光焰畫屏銀河倒轉渡青冥從今不用
看牛女朱鳥窓前候柳星

牧齋集二十

其四

寶架牙籤壓畫輪筆床硯匣動隨身玉臺自有
催粧句花燭筵前與細論

田國威奉

詔進香岱嶽渡南海謁普陀

還朝索詩爲贈

威臣銜命報祿祥玉節金函出尚方天子
竹宮親望拜貴妃椒室自焚香鯨波偃作慈
雲色煌氣銷爲瑞日光岱嶽山呼那得竝海潮
音哀祝吾皇

燕譽堂秋夕

雨過軒窗浴罷時
水天閒話少人知
凭闌密意
星娥曉出恍新粧
月姊窺闌草空堦
蛩自語採
花團扇蝶相隨
夜來一曲君應記
颼颼秋風起
桂枝井君起夜來柳柳詩也

秋夕燕譽堂話舊事有感

東虜游龜三十年
老夫雙鬢更皤然
追思貰酒
論兵日恰是涼風
細雨前埋沒英雄
芳草地耗
磨歲序夕陽天
洞房清夜秋燈裏
共蘭莊周說
劍篇

秋夕集二

中秋日攜內出游次冬日泛舟韻二首

綠浪紅閣不殢愁
參差高柳蔽城樓
鶯花無恙
三春侶
翠居然萬里舟
炤水蜻蜓依髻影
窺簾蛺蝶上釵頭
相看可以嫦娥好
白月分明浸碧流

其二

輕橈蕩漾緩清愁
恰似明粧上翠樓
桂子香飄
垂柳岸
菱荷風度採蓮舟
招邀璧月成三影
擘當金尊坐兩頭
便合與君長泛宅
洞房蘭室在中流

依韻奉和二首

秋水春衫憺暮愁
船寬笑語近紅樓
多情
日依蘭櫂無藉輕雲
傍綵舟月悅歌闌尋
尾風床書亂覓搔頭
五湖煙水長如此
願逐鷗夷汎急流

其二

素瑟清尊迥不愁
施樓雲物似粧樓
夫君本
自期安漿有美詩云賤妾寧辭學泛舟
燭下烏龍看拂枕
風前鸚鵡喚梳頭
可憐明月將三五
度曲吹簫向碧流

秋夕集二

和高中丞平仲乘城記事詩八首

崇禎辛巳闖賊破雒陽
下汝郊乘勝趨汴
自二月十二日至十七日
并力疾攻者七晝夜
高君平仲以御史巡汴
乘城死守窮百道禦之
乃退城幾陷者數矣
天子嘉其功立命為僉都御史
巡撫河南
平仲作乘城記事詩自為之序
余讀而偉之
乃次韻屬和焉
平仲之序曰
圍城中數瀕死
惟自分必死故盡力守禦
不復反顧也
傳曰畢萬匹夫也
七戰皆獲死於牖下
死不在寇羣子勉之
知言哉偉哉斯言可以辨賊可以

辦天下事矣并記之以示能者

雄陽宮殿汚腥腥汝郊烽煙接杳冥幸有繡水
雄節鎮何妨銅馬過郊垌連營殺氣傳擊鼓列
戍軍聲語索鈴盡夜城頭拜南極爭看弧矢直
狼星

其二

膏塗肉薄踐城梯積甲真看熊耳齊漫道無功
曾使鶴縱令有技已窮鼙持來簪筆驚狐鼠磨
得靴刀瑩鸛鵒飲血登陴更長嘯儘教飛矢屬
吳犀

其三

牧齋集二十

五

汴京城闕倚高堅垂絕頻憂臟腑穿長技馬墻
飛霹靂短兵鼠穴接戈鋌心同石礮俱糜碎身
與金錢總棄捐痛哭南雲判血指賀蘭燕罷正
高眠

其四

大梁城是漢黃圖持重軍威竝亞夫夜戰不曾
開壁壘先登誰敢呼蜚弧指撈荆豫回強虜鎖
鑰幽燕拱帝都何事至愈長側席安危時
至有人扶

其五

率土兵塵暗不開羽書旁午疾轟雷請看襄雒
新烽火還道昆明舊劫灰戰壘非熊無一老議
堂集鳳有羣才可憐七夜乘城容白髮盈顛馬
亦虺

其六

候火傳烽逼孟陬淮奸絳謀滿青鞵牛羊賤抵
將軍命蠅虱窮穿卒伍登天上旌旗垂四野地
中鼓角殷層樓嚴城圍解爭相笑壯士還家盡
白頭

其七

牧齋集二十

六

捷書夕奏賞朝論節鉞傳宣日未昏帝倚一
身籌汴雒天留隻手障乾坤彤弓旅矢應誰予
大蘇高牙賴爾存螳賊埽清還有事更扶八柱
正崑崙

其八

巢車望處斷塵囂烏鳥聲傳寇遁宵對酒旋頭
頻自看罷棋屐齒不曾驕瘡痍士卒連朝撫膏
火軍書繼晷燒馮仗天威須折簡赤眉青嶺待
君招

長于行寄南城鄭應尼是庚戌同年進士
勝下一別三十二年矣

人生忽如客行路少壯侵尋逼遲暮白頭種菜
猶昔人紫陌看花想前度就中最愛鄭南城
帶輕衣太瘦生七言詩句推渠帥千佛名經
老成連鑣未幾忽星散中外差池不相見君
忤物坐遠還我緣鈞黨遭塗炭懷袖消沉字幾
年長于風月總堪憐白夾風流樂府在青樓薄
倖欽坊傳應尼少游長于為名妓馬湘蘭即今
作白練裙相刺至今流傳曲中即今
天下兵塵滿年少兒郎死樞筦武陵彤弓命未

牧齋集二十

七

反括蒼鐵衣血新武陵相括蒼司馬功名
熏灼竟如何紅粉沙不較多游人尚酹湘蘭
墓子弟爭朝白練不若與君贏得在瞪目支
頤看流輩日將分虎付覆蕉莫以亡羊笑博塞
吳門仙治近麻姑莫謂吁江道路紆若逢鳥爪
經過便還寄月沙問訊余

贈建昌痔醫黃岐彬

衰老翻於痼疾便靈祇告戒起纏綿得車知爾
非論賞館客慙余已判年果痔木癰除物害足
與神馬得天全瘍醫本是天官屬醫國方頌討

後傳

江上聞梅中丞長公計二首

書生片紙到江濱不信梅髯計報真歷落鬚眉
堪作鬼輪囷肝膽可成塵挽回滄海誠無計經
略中原更有人哭向蒼天聲淚盡西風吹折白
綸巾

其二

勤王身自領弓刀為國家真薄羽毛嗣事闔棺
留一舍渡河升屋應三號謹乎死賊如聞赦哀
泣餘民欲聚逃公里居賦相戒莫敢犯早侍帝

牧齋集二十

哀求保定莫忘明主正焦勞

小至日京口舟中

病色依然鏡裏霜眉閒旋喜發新黃偶逢客酒
澆長至且撥寒爐泥孟光撫髻一燈還共炤飛
蓬兩鬢為誰傷陽春欲復愁將盡弱線分明驗
短長

奉和

首比飛蓬鬢有霜香奩累月廢丹黃却憐鏡
裏叢殘影還對尊前燈燭光錯引舊愁停語
笑探支新喜壓悲傷微生恰似添絲線邀勒

君恩竝許長

寄榆林杜韜武總戎

不離戎馬作書蟬百戰功勞口不談黃髮老謀
秦蹇叔輕裘方略杜征南車嫌生耳還推轂劔
笑成衣自出函莫厭將壇求解脫清涼居士即
瞿曇韓蘄王晚年自號清涼居士
武少以三教通民自命故云

冬至後京江舟中感懷八首

惛騰心口自相攻失笑禁啼夢嚙中白首老人
徒種菜紅顏小婦尚飄蓬床頭歲敘占枯樹鏡
裏天涯問朔風睡起船窻頻徙倚強瞪雙眼數

來鴻

牧齋集二十

九

其二

世事那堪祝網羅流年無復感蹉跎繡書懶看
窮愁志度曲誰傳暇豫歌背索偶逢聊復爾侏
儒相笑不等多晤言好繼東門什深柳書堂在
礪阿

其三

威威羣鳥啄野田遶遶一鴈唳江天風光頗稱
將殘歲身世還如去泊船懶養丹砂回鬢髮閑
憑青鏡記流年百金那得封侯藥悔讀蒙莊說

劍篇

其四

屈指先朝侍從臣西清東觀似前身何當試手
三千牘已作平頭六十人櫪下可能求駿骨樊
除誰與惜勞薪閑披仙籍翻成笑碧落猶誇侍
帝晨

其五

人情物論總相關何似西陵松柏閒敢倚前期
論白首斷將末契結朱顏綠情詞賦推團扇慢
世風懷託遠山戀別燭花渾未地宵來紅淚正

牧齋集二十

十

欄班

其六

項城師潰哭無衣聞道松山尚被圍原野蕭條
郵騎少廟堂鎮靜羽書稀權兵大將朱提在免
胄文臣白骨歸却喜京江波浪偃蒜山北畔看
斜暉

其七

柁樓尊酒指吳關畫角聲飄江北還月下旌旗
看鐵甕風前桴鼓憶金山餘香墜粉英雄氣剩
水殘雲倦仰問他日靈巖訪碑版麒麟高冢共

躋板

其八

陽氣看從至下迴，錯愛蚊響又成雷。烏鵲樓內
真堪笑魑魅爭光，亦可哀雲物暖應生黍律風。
心老不動段灰香，車玉笛經年約爲報。西山早
放梅。

賀泉州孫太守得子四絕句

擁車鵲報石麟生，乳哺喧傳燕喜聲。太守政成
推佛國，遍飛佛乳慰泉氓。此志泉馬
閩佛國

其二

浴罷蘭湯早放衙，玉牙新發刺桐花。埋羹太守
清如水，湯餅偏能飽萬家。

其三

忠獻堂前氣象迴，龜齡碑版應三台。泉南父老
爭傳說，紫府真人又降來。韓忠獻生於州
治王龜齡有碑

其四

合浦珠還未足誇，史君掌上抱靈蛇。君從嘗熟
湖頭看明月，光先罩水涯。晉江縣東有嘗熟
湖見歐陽修文

半塘雪中戲成次東坡韻

千林晃耀失藏鴉，紫雪迴簾擁鉅車。匝地揚枝

聯玉樹，漫天柳絮攪琪花。薰爐昵枕梁王賦，雙
燭裁書學士家。却笑詞人多白戰，腰閒十韻手
頻叉。

其二

方璧玄珪密又纖，霜娥月姊闢清嚴。從教鏡裏
看增粉，不分空中擬撒鹽。鋪作瑤臺粧色界，結
成玉筍炤冰簷。高山歲晚偏頭白，只許青松露
一尖。

次韻戈三莊樂六十自壽詩兼簡李大孟

芳二君與余皆壬午

朱肱集上

十二

幅巾杖屨古人餘，步屨頻過慰索居。馬齒共看
雙雪鬢，菟裘終擬一蓬廬。醉鄉祇恐愁侵睡，
國長憐夢破除。勤買青春禁百歲，眉閒三尺爲
君舒。

其二

共是衰遲託聖朝，欣看山木長春條。庚寅屈
揆偕吾降甲子，堯年任爾驕六十。平頭詩力健
三分鼎，足酒盃饒老顛風。景應須惜莫，歎餘生
共寂寥。

辛巳除夕

風吹漏滴共蕭然。盡盡寒灰擁被眠。昵枕熏香如昨夜。小窗宿火又新年。愁心爆竹難將去。永夕缸花只自圓。悽斷鰥魚渾不寐。夢魂那得到君邊。

壬午元旦雨雪讀晏元獻公壬午歲元日雪詩次韻

九天凍雨合銀河。一夜飛霰炤玉珂。鴈絮柳催幡勝早。薄花梅入剪刀多。寒威盡掃黃巾壘。殺氣平填黑水波。漫憶屯邊饒鐵甲。西園鐘鼓意如何。

次前韻

十三

玉塵侵夜斷星河。油壁車應想玉珂。歷亂梅魂辭樹早。迷離柳眼著花多。試粧破曉紫香粉。恨別先春翠綠波。一曲幽蘭正相儷。薰鑪明燭奈君何。

獻歲書懷二首

香車簾閣思蔥蘢。旋喜新年樂事同。蘭葉俏將迴淑氣。柳條剛欲泛春風。封題酒甕拈重碧。嚼累花幡護小紅。幾樹官梅禁冷蕊。待君佳句發芳叢。

其二

香殘漏永夢依稀。稀綳戶疏窓待汝歸。四壁圖書誰料理。滿庭蘭蕙欲芳菲。梅花曲裏催游騎。楊柳風前試夾衣。傳語雕籠好鸚鵡。莫隨明哢弄羣飛。

留惠香

並蒂俱棲宿。有期舞衣歌扇且相隨。君看陌上穠桃李。處處春深伴柳枝。

代惠香答

皇鳥高飛與鳳期。差池一燕敢追隨。桃花自趁東流水。管領春風任柳枝。

次前韻

十四

代惠香別

春水桃花沒定期。柳腰婀娜鎮相隨。憑將松柏青青意。珍重秋來高柳枝。

別惠香

花信風來判去期。紅塵紫陌肯相隨。池邊苑外相思處。多種天桃勝柳枝。

仲表十日自和合歡詩四首

綠波南浦事悠悠。天上人閒盡斷愁。却扇風光生帳底。迴燈花月在床頭。平翻銀海填河漢。別

葉珠官館女牛試與鳴夷相比並五湖今日是
歸舟

其二

綺窗春柳覆繁華萬綠千絲總一香應有光芒
垂禁苑定無攀折到垣牆宮鶯啼處爲金屋海
燕棲來卽玉堂最是風流歌舞地石城山色接
吳昌

其三

數峯江上是郎家翰苑蓬山路豈賒立馬何人
論共載駱鸞有女喜同車飯抄雲母層層雪筆

牧齋集三下

十五

架珊瑚段段霞伯世散花天女是可知天又遣
司花

其四

畫屏屈成綺窓深清氣茶香重惺陰流水解翻
筵上曲遠山偏識歸家心詩成刻燭論佳句歌
罷穿花度好音休憚丹砂成狡獪春宵容易比
黃金

春游二首

踏青車馬過清明薄靄新煙逗午晴日射天桃
含色重風和弱柳著衣輕春禽欲傍釵頭語芳

草如當展齒生每向東山看障子不知身在此
中行

其二

韶光是處著芳叢輕轆香車輾鏡中拂水礪如
圍繡帶石城山作畫屏風柳因鶯淺低迷綠花
爲春深歷亂紅壁月半輪無那好碧桃樹下小
房櫳

江上宿繆西溪從野堂故人及諸郎君置
酒感歎而作

瓦燈布絮野風吹碧血銷沉山鬼知兩字銘旌

牧齋集二下

十六

還有日一棺寔安尚無期丁寧語笑追筵几戊
削衣棠憶履基老淚縷縷揮不得江天雲濕雨
如絲

送涂德公秀才戊辰州幕簡石齋館丈

霜飛風擊白虹橫終古還看馬角生仗鉞不煩
收李固舉幡已許訟陽城爲臣爲友皆成是從
死從軍總一行太息輟耕何所送炷香稽首頌
王明

題將相談兵圖爲范司馬蔡將軍作

錦州城中塵垢壘大槍五幡紛么麼廿載軍儲

困劍鐵四海供輸窮箭筈當宁
肝食求幹濟中朝辰告資剝刺金甌破碎錄朱提玉燭叢殘爲
青瓊水上徒占頰尾多天邊未見旄頭墮忍看
北極獨焦勞但看南箕又軒簸火燒武庫議曲
突風急中流選檣柁廟郎誰子紆籌策圖畫有
人殊歛碇鴟夷舊策意匠精龍圖後身腹甲果
垂簾白晝嘗深念蔽榻紅塵正匡坐憂國何時
兩頰肥籌邊更見雙眉鎖側席有人面相向虎
頭燕頤呈決悞俯躬無乃問韜幹奮臂何當支
拉擺料理茗香亦經濟位置琴書自帖安童子

牧齋集二十

十七

夾侍狀蕭閒瓶花低垂意婀娜圍棋長日非等
閑清嘯中宵笑侈哆羽扇綸巾葛武侯緩帶輕
裘祭征虜此時前著借幕中他日戎衣拜道左
眼中心二老故自佳世上高人正亦夥豈無峴南
共黍飯亦有衡山撥芋火指揭醜虜成沙蟲脾
脫公侯類螺贏畫師畫師汝何頗再良一人胡
不可猿公石公非所希天津老人或是我

効歐陽詹觀月詩

崇禎壬午八月望我生六十一中秋少年對月
不解既長大既月多半愁今年端慶值多暇蕭

辰佳日心悠悠疾雷掉車天膜破急雨迎陳陽
歎收須臾捧出端正月挂我東閣昇西樓青天
無塵淨如埽絳雲頰空凝不流平沈大地作銀
海收換人世成珠丘金波穆穆映八表天門蕩
蕩開四游林木分明羽毛恐滄江徹底魚龍憂
恰如身逢堯舜清明世燭房月殿光彩徧九州
人閒喧呶競宵宴老夫歡忻搔白頭人言中秋
月節惟配五行秋者金之氣月者水之精水得
金而盛月因秋更清此夜平分後金水互虧盈
一墮西巖又隔歲譬如天醉那遽醒老夫念此

牧齋集二十

一八

意騷屑東家笑語闌南鄰歌管闌促織瞿瞿陰
蛩切切壁嘶殘燈拚菱明滅倦婢軒睡高病婦
頻呻歇蔽榻芳塵凝盈尊昔酒竭老夫傍徨屏
營不能寢獨倚闌干顧影問明月試問今夜月
穿雲便炤閣道西先帝車中央自昏旦三能兩
兩猶比連紫宮台堦光掩藹似避月駕成延還
招搖梗河杳相隔客星退次玄戈偏紛紛車騎
颺滿野御策睽睽王良前試問今夜月橫空已
炤三門東明堂鬚髯羅宿衛騎官積卒堆沙蟲
北箕教客狀突兀卷舌附耳紛追從東壁圖書

儼乙夜文光祕府收朦朧試問今夜月取次會
炤天庫無天街一條直如箭旋頭罕罕淪前驅
昂明畢暗胥失色尺組奴孽應稽誅參伐左足
陷玉井鮮卑戎伏芒角殊試問今夜月東井東
南星蠱蟲狼星高張弧矢曲北落師門閭外蕃
天壘翻向虛南哭蚩尤旗長彗偏指五鍵句始
光鏃鏃當陽匿影遜黃道昏夜敢與月微逐可
憐今夜月不炤淪海水北鎮祠下燿火絕錦州
城邊血浪起胡兒角吹漢兒曲漢人骨築胡人
壘可憐今夜月不炤襄雒陽紅袖登車松漠近

牧齋集二

二十九

白衣游竟道路長空餘大隄繞高峴忍向銅駝
望北邙可憐今夜月還炤廬江郡居巢湖水叢
賊巢金牛城中失金印教弩高臺飛鐵鏃亞夫
古墳滿妖燐可憐今夜月還炤大梁城重圍未
解類月暈傳烽飛礮徹夜明金梁橋空月如舊
獻王樂府誰人聽喝月月不行邀月月不止問
月月不應如規璣兩耳下方昏墊了不知結鄰
黃文者誰子無爲眊穠徒問月妖魔反在月宮
裏人言金蝦蟇跳梁大無賴如兔顧在腹蝕月
吐光怪又言月中桂婆娑百畝外屈曲蔭大墓

盤互作患害娥娥清虛府二物爲芥蒂能令月
官窄更使月光殺蝦蟇不服罪張顒哆嘴嗚呼
呀幸逃上帝誅與磔連敢窺窬仍把沙桂樹在
丹路丁丁尋斧嘗更加繞身創痍療不得何能
庇彼癡蝦蟇仙人暫假修月斧向我拱手長咨
嗟老桂擁腫亦何咎蝦蟇璫碎不足科君思隻
手捫天橫身蕩災陵胡不梯雲入月伸紙彈姮
娥姮娥本非天上女乃是堯時諸侯妻控絃助
羿彈九日解羽坐使陽烏微一朝竊藥奔月窟
遁逃抵死不肯歸虎齒何曾拜金母龍工却欲

牧齋集二十

二十

師湘妃投壺調笑素女竝擲米狡獪麻姑齊嘗
儀占候良漫漶有黃枚蟹果是非養成月精萬
萬古軒宮台室齊光輝姮娥姮娥爾曾不如女
嬋氏鍊石會補青天闕月宮八萬四千戶朝陽
暮繕工稍稍坐倚靈輪臥圓景枝柱何曾費毫
髮爾曾不如河漢女素手札札機杼問七襄文
章擅經緯燦爛雲錦回星躔滿調天帝欺窮相
絕漢橫索下禮錢爾曾不如須賈妻布帛裁製
勤婦功雖無巧心補龍衣亦有能手資天工彼
挹酒漿困南斗爾耽歌舞嬉月宮教成霓裳羽

永曲三千年後唐天蒙阿瞞王環歡失日漁陽
兵起曲未終九辨九歌閣天上遺此瀟樂梨園
中姮娥姮娥巨耐汝恨無八翼飛上青天訴月
府月戶沈沈環不聞飛廉慵墜將誰與招呼月
御通我言望舒司轡袖手咋舌不敢干雇倩玉
兔銜章之帝所玉兔搗藥告我以不聞西河仙
人只有口喙長三尺不顧後見我飛章又心悸
倚樹不眠但搖手夜闌更漏急白露團團風瑟瑟
籟籟邊介鶴鳴砌下秋蟲泣月榭消香篆風床
卷書笑老夫不語亦不歎支頤癡向中庭立病

牧齋集三十

三十一

婦夢回笑空床笑我白癡中風狂誰家翫月無
歌版若箇中秋不舉觴虎山橋浸水精域生公
石砌琉璃場酒旗正臨天駟動歌扇倚倚月魄
涼何爲煩憂添哽咽情騰噤斷夜不央秋髮紛
紛伴墜葉細雨唧唧和啼蜚自從姮娥到月殿
長依金穴飛夜光但聞高歌咏水鏡阿誰彈事
騰封章章上倘蒙天一笑素娥甚汝空奔忙老
夫聽罷心惻惻低頭自悶笑狂易婦言可云慎
勿聽撐腸柱肚終難釋天上素娥亦有黨人閒
白叟將安適合眼猶見星煌煌入夢仍聞笑啞

啞打門未許驚周公倒枕一任東方白

壬午中秋日誦盧仝月蝕詩吟咀再四徘徊
永歎余老矣聞茸牀墮欲如仝之涕泗交下
心禱額榻有不能也歐陽詹翫月詩有好藥
無荒良士瞿瞿之思焉乃作詩一篇題曰效
歐陽詹翫月詩或曰韓退之效王川子月蝕
詩取其似子效翫月詩取其不似仝乎詹乎
似乎不似乎世當有知之者中秋十七日謙
益書

寄劉大將軍

牧齋集三十

三十二

頭顱叅差出五兵衝鋒掠陣更專征泰山石礪
千行劒清濟流環萬壘營擲地漆顙供飲器漂
池血藩籬題名篋中亦有陰符在梅挾陳編作
老生

駕鵝行聞潛山戰勝而作

駕鵝雙飛天雨霜黑雲亘天賊壘長烽煙汴水
連渦水城闕襄陽並雒陽其中獻賊尤佼倭毒
如長蛇疾于蚤潛山敗劒燐游魂棄壘孤柩走
窮馬督師堂堂馬伏波督師貴花馬劉親斫陣
多劉帥三年苗裏無梅落萬國霜前有鴈過捷

書到門才一瞥老夫喜失兩足驚驚呼病婦
欲墮鑪頭松醪酒新焚

黃長公七十壽歌石齋詹事之兄也

君不見清漳孤臣逮繫時轟雷掣電相奔隨北
寺紛傳葦筍籍石工待琢端禮碑又不見聖
人一朝解羅網大開虞門埽漢黨白鶴驚看華
表還金雞喜見綸竿上石公之兄隱者流蚤耽
黃卷今白頭雕龍吐鳳擅詞賦玉杯繁露傳春
秋七十長筵列孫子弟勸兄酬數千里共祝
皇恩無盡期漳海西連五溪水

牧齋集二十

二十三

送程九屏領兵入衛二首時有郎官欲上
書請余開府東海任搗勦之事故次首及

之

虜騎流聞薄紫荊頻年廟拜倚徵兵綸中督陣
推君住玉帳論功在此行僕射父兄勤遠戍江
東子弟敢長征成師誓戒先徒御最喜車攻頌
不驚

其二

百萬援兵集虎貔羯奴送死更何疑直須撒豆
堪成隊況復投醪可搞師絕轡殘雲驅鞞扶

桑曉日候旌旗東征倘用樓船策先與東風醉
一卮

壬午除夕

蓬華依然又歲除如聞幽仄問樵漁耗磨時序
心仍在管領山林計未疎爆竹聲中傳火急椒
花頌裏解嚴初閒房病婦能憂國却對辛盤歎
羽書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

牧齋集二十

二十四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下

東山詩集起癸未正月

癸未元日

江天海日自新正宮柳春條淑氣生花鳥房櫳
看旋好竹梧池館報初成禁城雲護銅龍曉閣
道風迴金虎清社叟醺錢期詛虜擬備昔酒賀
昇平

元日雜題長句八首

青陽王律應三元是日朝正會禁門北闕千官
咸拜千東除上宰獨颺言上侍元帥以師臣之甘泉烽

火通廷燎錦幾香煙覆殿樽朝罷開顏定相賀
年年虜退有殊恩

其二

長淮南北並宣旌鬼卒陰風捲地來計吏每憂
烽燧近援師長畏驛書催奴鋒却以長驅頓胡
馬疲於倒載回禽縱可知天意在藁街懸首不
須推

其三

淮海諸侯擁傳車長沙子弟近何如空傳陶侃
登壇約誰奉田疇問道書漢書田叔公田叔美投筆

信生騰羽檄無錫顧榮秀輟畊野老奮耒鋤可
憐騎虜非勍敵狼藉游魂待掃除

其四

東略舟師島嶼紆中朝可許握兵符樓船揭穴
真奇事擊楫中流亦壯夫弓渡綠江驅歲貊鞭
投黑水駕天吳劇憐韋相無才思省壁愁看厓
海圖此中輪上應請余開府

其五

老熊當道踞津門一旅師如萬騎屯矢貫獬豸
成死狗檻收牛鹿比狐豚懸頭少吐中華氣務

面全稅羯虜魂歲酒盈觴清不飲為君狂喜重
開尊天中流開大馬君鎮天津陸

其六

廟廊題目片言中准擬山林著此翁陽美公諱
山正堪領客至敢論牀上下老來祇辨路西東
延登盡說沙堤好刺促寧憐閣道窮千樹梅花
書萬卷君看松下有清風

其七

此生贏得老痴頑眼底孫劉亦等閒潘岳已從
槐柳列石生寧在馬蹄間中宵不作乘車夢清

曉長舒對鏡顏鄧尉梅花侵夜發香車明日向西山

其八

春日春人比若耶偏將春病却鈴華綠牕舊譜
薑芽字綺閣新評王藻花山紫二條河東君所板有司其名爲王蕊
余爲曉鏡十眉傳蜀女晚簾雙燕入盧家江南
尚喜無征艦院落燒燈聽鼓過

閩人陳遜鴻節過訪別去二十年矣

嘆息吾衰甚矣時廿年重見益淒其未通問訊
先垂淚不識形容但記詩亂後情懷聽夜雨別

牧齋集三下

來踪跡看殘棋憑君卷却梁溪集共對簷花盡

一卮

鴻節以李忠定公梁溪集相贈

留鴻節

突兀相看執手時依然舊雨憶前期觀河面皺
嗟君老臨井腰懸笑我衰歷歷舊游成故鬼悠
悠昔夢在新詩客中何物留君住憑仗江梅王
雪枝

馮二丈猶龍七十壽詩

晉人風度漢循良七十年華齒力强七子舊游
思應阮五君新詠削山王馮爲同社長兄文閣學統宮舊皆社中人

書生演說鵝龍裏弟子傳經雁瑟旁縱酒放
歌須努力鶯花春日爲君長

鄭大將軍生日

戟門瑞靄接青冥海氣管雲擁將星荷鼓光芒
朝北斗握奇壁壘鎮南溟扶桑曉日懸弧矢析
木長風送析鈴蕩寇滅奴須及早佇看銅柱勒
新銘

魯孔孫畫竹歌

古來畫竹紛可數長慶蕭郎乃其祖白詩丹青以來惟一
人樂天一百八十字字字蕭森是竹譜畫師畫

牧齋集三下

四

竹如寫真肥皮厚肉非其倫能貌高流與靜士
豈是尋常點筆人吳門朱鷺好登涉華山歸來
竹滿笈倚壁揮毫每長嘯長篇飄蕭散籜葉歸
郎昌世亦瀟灑風枝雪幹非嘗爲一莖兩莖自
點染花前酒後晴窻下朱老畫竹盈幾束粉壁
長竿森羽森粉壁移居賃俗人卷軸叢殘散燈
燭歸郎知我愛此君便面長笈頻見分兒童竊
取友朋乞綠手散去成烟雲每言賞竹貴得意
東軒北牕饒舊翠朱老歸郎吾眼中渭濱千畝
皆畫筍錢塘魯生字孔孫頻攜畫竹來江邨竹

溪堂中坐繡閣堂前几上爭翻翻禾髯進士題
識夥近援仲圭往與可竹家南董誠有之譬如
說食腹豈果我挂魯竹堂之端草堂五月生畫
寒輕紗幅中六尺簾竹窻盡日凭闌干孔孫爲
人皎松雪冷比霜筠直比節閒來寫竹如白雲
只可山中自怡悅我非樂天好事流一十五竿
慙見投作歌愧乏檀欒思但覺下筆風颼颼清
陰寂寂覆茆屋棋罷閒將道書讀月落庭空一
見君世閒果有千尋竹

蟲詩十二章讀嘉禾譚梁生雕蟲賦而作

井序

牧齋集二十下

五

禾髯進士譚埽著蟲賦三十七篇援据古今極
命物理自稱原本於莊子蟲天之道及其遠祖
景昇化書而吾竊窺其指意蓋亦荀卿子請陳
侏詩之意有託而云者也元微之司馬通州賦
七蟲詩二十一章其自序以爲備瓌細之形狀
而盡藥石之所宜庶亦叔敖之意傳稱禹鑄九
鼎使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仁人君子之用
心古今一也余讀禾髯之賦愾然嘆息作蟲詩
十二章以詒之微之固云地之毒百蟲之輩亦

百而賦止於七蟲禾髯之賦蟲亦以百計而余
詩止於十二蟲余之意卽微之之意亦卽禾髯
之意也夫癸未三月十六日

蜘蛛

著物橫絲巧謀身長踣周螫人惟果腹送喜又
當頭映日文偏著漫天網不收禁持憑鼠婦吞
噬莫相尤

燈蛾

蠟炬明宵宴蘭膏炳燭房可憐爭撲觸猶欲較
低昂未許因人熱那能借壁光君看焦爛客仍

得坐高堂

牧齋集二十下

六

蟬

貂尾同文彩綵冠用羽儀塗泥羞末品鳴噪競
高枝聒耳焚絲竹如黃亂鼓吹何須誚瘖瘖饒
舌正堪嗤

蜜蜂

清都爲觀閣紫殿作芳叢不分針芒毒偏於甜
蜜中採花迷共主嚼蠟賺家翁又講君臣禮排
衙傲保蟲

蛺蝶

輕薄多生種，純縞夙世羣。梢花矜粉在，掠蜜與蜂分。栩栩乘宵夢，翩翩傍日曛。滕王圖畫裏，麟閣總輸君。

螢

腐草只如此，餘光能幾何。偶陪金殿坐，長向玉階過。祕閣然藜少，荒原結燐多。天街昏黑候，咫尺亂星河。

蒼蠅

附驥垂天表，鳴鷄聒禁中。巧能窺御筆，誤欲點屏風。國土爲樊棘，分身作蠶蟲。可能污白壁，搖尾任西東。

牧齋集二十下

蚊

得志昏黃夕，偷生血肉身。雄豪推豹脚，醜類到浮塵。下策聊攻火，中宵易及晨。蠅螟爾何族，巢穴自成鄰。

蛔蟻

何物蛔蟻種，偏能帝所游。窟營營腑穢，籍記肺腸幽。刺探攢多口，鑽營並九頭。三彭行慘近，天聽却悠悠。

蟻

黨類聞羶移功夫，時術多真能傾棟宇。未可薄么麼，輦重潛營塢。身輕穩占窠，拉遲憂大厦。木竟如何。

米蟲

宛爾能蝗黍，公然學蠹魚。耗應雀鼠並，謀豈稻梁疎。不惜春農苦，頻分尚食餘。秋風黃葉候，爲爾重嗟吁。

用陶吳米民語
張吳王米蟲詩

蟋蟀

王井更籌急，金籠幃幄長。枕函聽選將，簾閣看登場。盆盎成關塞，輪贏一哄堂。襄樊頻告急，莫惱賈平章。

牧齋集三下

蟋蟀

禾髯遺餉醉李內，人開函知爲徐園李也。戲答二絕句。

醉李根如仙，李深青房玉葉漫。追尋語兒亭畔芳菲種，西子曾將療捧心。

其二

不待傾筐寫盆盎，開籠一顆識徐園。新詩錯比來禽帖，贏得粧臺一笑論。

癸未四月吉水公總憲詣閩，詒書輦下。知己及二三及門謝絕中朝，寢閣啓事，慨。

然書懷因成長句四首

青鏡霜毛數白紛東華塵土懶知聞餘光乍可
從人借乞火何當向子分老去始諳魚鳥性窮
來長傍鹿麋羣絕交莫笑嵇康懶卽是先姓誓
墓文

其二

垂簾隱几坐昏朝引鏡攤書意象遙香序可堪
論甲煎彈文誰敢證甘蕉三眠柳解支憔悴九
錫花能破寂寥信是子公多氣力帝城無夢莫
相招

其三

四朝天放一遺民梧下松閒岸葛巾仕路擲榆
誠有鬼相門洒埽豈無人雲敝北嶺山如黛月
浸西湖水似銀東閣故人金谷友肯將心跡信
沈淪

其四

虛堂長日對空枰擇帥流聞及外兵上命精擇
建德公以袁
原姓名列上王帳更番饒節鉞金甌斷送幾書
生驪山舊匣埋荒草譙園新書廢短檠多謝羣
公慎推舉莫令人笑李元平

嘉禾司寇再舉召對下詢幽及恭傳

天語流聞吳中恭賦今體十四韻以識榮
感

夕烽纏斗極吳食動嚴宸帝賚旁求急天章召
對勤睿容紆便殿清問及遺民當宁吁嗟
數班行省記真虛名勞物色模學選天人上日
世通今古學
人各盡其才四達聯明主三絃密勿臣東
除宜拱默北嚮共逡巡日月誠難蔽雲雷本自
屯孤生心自幸幽仄意空頻漫欲占連茹何關
歎積薪丹心懸魏闕白首謝平津感遇無終古

酬思有百身竟年多甲子禹甸少風塵歌罷臨
青鏡蕭然整角巾

次韻徐叟文虹七十自壽詩四首

少日秦川見此翁銀筆寶馬氣如虹春風嘗發
檀槽裏秋雨都銷羯鼓中皂帽呼盧三白轉航
舡醉客百分空歌閑舞歇黃金盡贏得童心老
尚童

其二

碁局何當看朽何郎當舞袖自婆娑每臨百尺
嗟莖草更倚千章笑蔓蘿鼠穴啁啾因夢少鮓

龍吐納幻人多麻姑擬送千錢酒莫惜開尊緩
緩歌

其三

荆扉晝閉突煙輕世事渾如覆舊枰薄面親知
從水冷饑腸兒女任雷鳴蚊巢蟻穴多爭鬪鴈
旅鴻賓自却迎髮白可知心并白焚香散帙有
餘清

其四

悠悠名利笑排場屈指東陵更首陽七十古稀
應小駐百年未滿莫嚴裝浮生作伴皆歡伯白

牧齋集卷二十一

十一

眼看人即睡鄉無那當歌君不飲松風吹沸揀
芽湯

以二十千爲城北公稱壽侑以二銀琰

滿陌青蚨滿百年爲君取酒祝長筵麻姑笑殺
臨安姥要素方平買酒錢

次韻

銀琰雙雙介壽年更將瓜果助紅筵天孫自有
天錢使不比牽牛只欠錢

輓西蜀尹西有長庚二首

長庚晝隕蜀崗頭井絡星躔闌斗牛盍以三號

觀季札余語書其意人可謂誰從永夜問班彪
余與西有萬言書上黃扉寢西有萬言書上黃扉
字詩來青簡休注有長死骨可憐猶踰蹬夔門
烽火接荊州

其二

濟物安民事已除空餘一木寄天涯墓前定有
聰明樹世上應無富貴花不瞑目猶營四海未
亡魂已度三巴傷心豈合揚州死是處垂楊有
暮鴉

答嘉善夏雪子枉寄兼訂見過二首

牧齋集卷二十一

一二

清文麗句滿奚囊吳越才人敢雁行初日芙蓉
謝康樂月中楊柳孟襄陽蓮花漏點清宵雨貝
葉經繙靜室香聞道孤山新結隱祇應配食水
仙王

其二

汗竹溪藤卷帙紛千金敝帚漫云云百年自笑
吾攻愧後世還期子定文閣涌諸峯山有月窻
含牛野水如雲傍簷乾鵲何時噪洒埽先除蔽
榻塵

中秋日得鳳督馬公書來報勦寇師期喜

而有作

衙門兩版朝慵睡，簷前鵲喜宜。地鵲冠將軍，來打門尺書遠自中。都至書來，旬日報師期。正是高秋，苦旅時先驅虎旅，清江漢。生計還兵，厚集元戎，出寺斬馬。公晉花馬諸軍，伏波威靈天所付。花馬軍聲，鬼神怖郭中。石馬頻流汗，漢上浮橋敢偷渡。敵賊作言，橋渡漢江。決句風雨洗青冥，望月今宵出廣廷。老夫洗醖，爵尊酒再拜先占太白星。

燈下看內人插瓶花戲題四絕句

懷素集二十

水仙秋菊並幽姿，插向磁瓶三兩枝。低亞小牕燈影畔，玉人病起薄寒時。

其二

淺添疎花向背深，插來重折自沈吟。劇憐素手端相處，人與花枝兩不禁。

其三

懶將沒骨貌花叢，渲染絲來惜太工。會得遠山濃淡思，數枝落墨膽瓶中。

其四

幾朵寒花意自閑，一枝叢雜已爛斑。憑君欲訪

續花譜只在疎燈素壁間

三良詩

三良者商丘段增，諱含素，沂州高名。衡平仲遂，步汪喬年歲星也。崇禎戊辰，賊陷商丘，含素謝賢良辟，召率鄉人扞賊。賊再攻陷之，與翰林馬剛中俱被執，不屈而死。辛巳春，賊圍大梁，平仲以御史巡方，東城擊却之。上特命以僉都撫，豫賊去，圍我師于郟。歲星以秦督赴援，遇賊于襄城，力戰死之。是冬，賊復圍大梁，平仲固守，經年九月，汴沈于河，平仲渡河而北，賊解去。得請歸里，奴兵陷沂，平仲夫婦罵賊死之。嗚呼！是三君子者，皆余及門之士。余稿項黃馘，視息牖下，觀其接踵死事，橫身殉國，有餘媿焉。白樂天有哀二良文，余放之以哀三君子，作哀三良詩。

懷素集二十下

十四

段賢良含素

段生湖海士，矯志營儒術。道心既濔泓，俠氣亦逶迤。臂鷹弄九劍，亡羊視估畢。結客少年場，握承大儒室。玄纁有道，聘銅墨邑宰。秩折腰恥鳴琴，蒿日憂化瑟。投劾謝京華，襁被返蓬華。汝雒彌侵氛，汴宋連狂獍。奔竄咸戴頭，迎降多屈膝。

拊心念多壘奮袂起投筆部署及婦女饋餉聲
離解孤城我援絕悉衆賊勢壹衝梯舞崔嵬礮
石碎感栗城陷屍撐柱巷戰血泌滿堂堂馬翰
林並馬困綆縈生得亦慨慷逼降互呵叱南雲
敢後死藏洪意同日 聖朝崇死何所司奏報
失千秋萬祀後雙廟應舉律余昔生鈞黨訟繫
拘請室子來訪幽囚再拜慰繭疾遂請職索饋
奮欲負斧鑕重趼赴函丈酌酒祝元吉昂藏論
節義顛領數國恤盈朝誰負擔舉世盡巾櫛植
冠髮如竿流吻涎欲溢斯人猶在眼其言良可
寶篝燈見光芒樞承想削戍哭罷霜滿天詩成
月東出入戶長嘆息陰風助吹唧

汪中丞歲星

汪子脩良吏斤斤飭簞簋修謹固足多剗割亦
可倚一朝擁旄纛三秦爲賜履雄邊當重寄豈
能稱指使況復覆軍餘兵殘將亦弛驚魂怯鼓
華敗氣棠壁壘賊兵下宛雒軍威捲熊耳乘勝
圍鄖城校師絕蟻蟻率殘傷卒長驅與角觝
賊遂拔圍來其行疾如鬼士飽如狼噬馬騰驚
帆駛我師不能軍轍亂復整聲哀哉二萬人

屠盡羊豕堂堂大中丞孤身策馬奮已離魚
劍胸猶集蜚矢嗚呼數年來盜賊猖獗紀奕棋
國謀誤兒戲師律否武夫保項領文臣塗腦髓
項城傳 喪元襄城汪折趾甲棄戰場外馬
歸賊營裏徵兵搏泥沙催戰促刻替但知赴期
會誰復量彼已歸元國子生免胄先軫喜三敗
誰能反一死亦可矣憶子爲郎時矯時柱頑鄙
杭論每仰屋憤盈或抵几舉革固所期與尸亦
求是哀哉殉國心耿耿投猶視長歌聊慰藉人
生會有死不見韓城相低頭向槃水

高侍中平仲

平仲巡兩河傳忠山西臺勅寇方燎原宛雒蕩
劫灰移師開大梁投鞍成覆轍登陴七晝夜死
守憑崔嵬累卵我勢急中日賊焰摧 賊日賊
去保汴唯女勞國功 帝念哉遂膺全豫寄旌
節煥昭回解嚴踰夏秋悉衆賊復來長塹截飛
鳥巨礮轟殷雷淋漓穿地裂梯衝舞風顏及堞
骨相挂薰穴尸成堆負戶我告病濡褐敵未衰
是時諸道兵左次大河隈半夜朱仙鎮十萬潰
喧壓沈城聲援絕饋運甬道隕擣石盡發棟陳

焦資炊骸噬情徒劬哭大臨誰告來河伯爲解
圍洪流夜擊端我師旣北徙賊戈亦南回優
詔許休沐寵杖旌厥能還家甫林馬虜入沂城
隳抗辭罵凶醜並命捐匹儕吁嗟忠壯士糾纆
惟凶災賊鋒乍撞秘奴刃旋提越自從兵興後
屠潰自相借金柝不夜擊和門書畫開九攻敵
已窮三板志不垂方鎮皆斯人王略寧未恢何
當大星隕坐見長城壞我非哭其私惜此天下
才

絳雲樓上梁以詩代文八首

牧齋集卷三下

負戴相將結隱初高榆深柳愜吾廬道人舊醒
邯鄲夢居士新營履道居百尺樓中借臥起三
重閣上理琴書與君無復論榮觀燕處超然意
有餘

其二

麗譙如帶抱簷樞置嶺標峯畫不成宰堵波呈
雙馬角招真治近一牛鳴琴繁山應春絃響月
白香飄夜誦聲還似玉真清切地雲窻風戶伴
君行

其三

其

會樓新樹絳雲題紫微夫人詩云乘曉倚食寢
齊中萬律雲收以律雲名樓
禁扁何殊降紫沈初日東南長自昭浮雲西北
任相齊花深網戶流鶯睡風穩雕梁乳燕棲一
曲洞簫吹引鳳人間唱斷午時鷄

其四

三年一笑有前期病起渾如乍嫁時安得三年
起恰三年笑病風月重窺新柳眼海山未老舊花
枝爭先石鼎搜聯句薄怒銀燈算劫碁見說秦
樓夫婦好乘龍騎鳳也參差

其五

牧齋集卷三下

十八

絳雲樓閣勝齊半知有真妃降王宵匏爵因緣
看墨會紫清真妃示楊君有匏
爵墨會分味墨會定名之語茗華名字記靈
簫真妃名鬱嬌字珠林有鳥皆同命碧樹無花
蕭蕭並見真語珠林有鳥皆同命碧樹無花
不後凋攜手雙臺攬人世攜手雙臺
亦與妃語巫陽雲氣
自昏朝

其六

燕寢凝香坐翠微辰樓修曲啓神扉逍遙我欲
爲天老恬澹君應似月妃霞炤牙箱雙玉檢風
吹綸絮五銖衣夕陽樓外歸心處縣鼓西山觀
去落暉

其七

寶架牙籤傍綺疏
仙人信是好樓居
風飄花露頻開卷
月炤香嬰對較書
拂紙丹鉛雲母細
簪燈簾幙水精虛
昭容千載書樓在
結綺齊雲總不如

其八

駕月標霞面面新
玉簫吹徹鳳樓春
綠窻雲重浮香母
翠蠟風微守谷神
西第總成過眼夢
東山猶少畫眉人
憑闌共指塵中笑
差跌何當更一塵

癸未除夕

牧齋集二十下

十九

三年病起婦愁眉
恰似如阜一笑時
漸喜閨門歡有緒
劇憐海宇亂如絲
昇平節物椒花在
感激心情臘酒知
莫訝骰盤爭喝遣
要將連擲賭王師

甲申元日附

又記崇禎十七年
千官萬國共朝天
儉兒假息潢池裏
倖子魂銷槃水前
天策紛紛憂帝醉
賊長台堦雨雨見
星聯衰殘敢負蒼
生望自理東山舊
管絃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下

牧齋集二十下

二十一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一

雜文一

春秋

春秋書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皋歐陽子曰學者不從孔子信爲趙盾而從三子信爲趙穿歐陽子之意主於掎擊三子而未嘗於左氏之傳易其心而求之也左傳曰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視於朝宣子使趙穿迎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壬申朝於武宮左氏之證趙盾之弑者有三靈

牧齋集二十一

公在則出奔聞弑則未出山而復一也弑君者穿也趙新君者亦穿也而宣子使之二也太史以不討賊責盾盾以詒伊感自責俄而使之逆黑臀焉於討賊之說何居三也左氏證盾之弑君可謂深切著明矣而曰信爲趙穿者何也亡不越竟反不討賊董狐之獄辭也盾而不與聞手弑也則亡必越竟不越竟則必與聞也盾而不與聞手弑也則反必討賊不討賊則又必與聞也反而討賊則賊之主名穿也反不討賊則賊之主名盾也譬之律家殺人穿下手之人也

盾造意者爲首也故曰非子而誰此董狐之獄辭也孔子曰越竟乃免越竟乃免猶云討賊乃免也討賊則必越竟不越竟則必不討賊此一事也孔子誅盾之心以其與聞手弑而必不肯越竟則反不討賊又不待言也董狐斷趙盾之獄以兩言而孔子以一言孔子之議獄也精矣左氏之記事也覈矣

春秋論二

牧齋集二十一

以高貴鄉公之事按之則可以斷趙盾之獄矣盾自帥中軍廢置生殺盟會侵伐皆出其手士會曰盾夏日之日也舉國畏之久矣靈公欲殺之非獨患其驕諫也憤其專也高貴鄉公出懷中黃素詔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懼亦此意也成濟者盾之趙穿也穿與胥甲父同罪而穿死之欲以有爲也賈充叱成濟曰司馬公畜養汝輩正爲今日盾之庇穿猶是也陳泰者盾之董狐也盾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感司馬昭見泰泣曰玄伯天下其如我何泰曰惟腰斬賈充以謝天下又曰但見其上不見其次昭乃更不復言盾與昭之情狀何其似也昭能收成

所斬之盾不能何也成濟奴隸小人昭視之孤
所腐鼠耳穿者盾從父昆弟之子使之掌兵得
眾以行其弑逆弑君之後使將而迎新君不解
其兵柄以自固也昭之殺濟也以解眾也盾則
何解之有齊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杼殺之猶
有畏心焉盾於晉史之書弑也坦腹而當之彼
以爲執國之命負仁儉恭敬之僞名爲國人之
所與雖弑其君而可以不慙也盾未嘗辭弑君
也左氏未嘗不信盾弑也百世之下儒者曲爲
之解不已愚乎蘇子繇曰亡而不越竟反而不

春秋卷二十一

復矣此盾亡不越竟之案也

春秋論三

左傳曰許悼公瘞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
書曰弑其君此敘許止弑君之案也止之弑君
以書之許之國史書之也孔穎達曰仲尼新意

實非弑而書弑非也然則悼公曷爲書弑止弑
之也左氏曰飲世子之藥卒公羊亦曰止進藥
而藥殺也止之弑悼公以藥弑也以藥弑與以
刃弑有以異乎左傳又曰大子奔晉止藥殺其
父身爲藥主不繇國醫國人不與而奔晉也傳
書奔晉所以成乎其弑也自公穀主不常藥之
說而後傷於然聚訟曰止非實弑春秋加弑焉
以譏子之不盡也夫子道曰不盡云爾加弑
焉與商人蔡般等孔子之制法若是酷乎不嘗
藥曰弑推刃亦曰弑商人蔡般不有佚罰乎然

春秋卷二十一

則一傳何爲而有此言也曰此必許止弑逆之
後欺罔其國人哭泣飲餒餒傷哀痛以自蓋也
流聞者不察而信之是以傳於此言也不立乎
其位以與其弟則不奔晉大子奔晉則勉之位
非其兄之所與明矣奔晉之後死不死未可知
曰未踰年而死吾無徵焉爾左傳載君子之言
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人子盡心力以
事君猶舍藥物而況於以藥弑乎左氏之書往
住旁摭異聞蓋公穀之前已有不常藥之說故
引君子之言以駁正之非真以爲不舍藥物而

加弑也公羊曰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春秋之立法猶律令也律令之議罪也必傳其所當此以其人之自責而入之也亦將以其人之不自責而責之乎如是而何以爲刑書

春秋論四

自公孫弘董仲舒爲公羊學武帝尊公羊家繇是公羊大興西漢多引公羊家斷獄張湯爲廷尉欲傳古義決獄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平亭疑法以湯之酷烈如此況其它乎朝廷有大議儒者往往引經誼裁斷一言而

散書卷三十一

五

決至使人生宰相顧歎息於經術則善矣以此爲折獄之準則非也漢律不可見矣唐宋以後各有律法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著爲令顧欲引春秋之義斷後世之獄是猶禁奸盜以結繩理文書以科斗豈不繆哉漢世去春秋未遠公穀之學卽齊魯之學也援春秋以斷漢獄猶爲近之本朝去漢遠矣而况於春秋乎乃欲以趙盾許世子止之獄辭傳本朝之律令不已迂乎近代進藥之獄有二以唐寧斷之可也世宗之升遐也與唐憲宗相似柳泌僧人通

何京兆府決杖處死方士王金等之議辟宜也李可灼之事與柳泌少異以和御藥不如法之律當之可也當國大臣則有穆宗貶皇甫鏞之法在不此之求而援引春秋書許止之義效西漢之斷獄此不精於經誼之過也

春秋論五

自古讒佞小人唱邪說以搖國論未有不援引經誼粲然可觀者也本朝穆廟初大臣欲反王金之獄則曰先帝不得正終子無改父此亦佞人之言似是而非者也趙昭儀傾亂漢室

散書卷三十一

六

親滅繼嗣司隸請事窮竟丞相以下請正法議郎耿育上疏以爲愚臣不能深擬安危定金匱之計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迺反覆校省內暴露私燕晏駕之變尊號已定萬事已訖乃探追不及之事許暢幽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卽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內甚非先帝託後之意也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有之言皆應經誼豈非佞人之尤者乎近代小人嘗挺筆

移宮之事者曰慈曰孝上痛山陵下憐宮禁皆
有之議爲之祖也春秋書曰夫人孫於齊左
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夫人姜氏薨於
夷齊人以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公羊曰貶必
於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何休曰刑人于市
與衆棄之必於臣子集迎之時貶之所以明誅
得其罪也吾夫子魯之臣子也於魯之二夫人
大書特書無所忌諱耿育之所謂暴露私燕謗
及山陵者吾夫子其戎首也哉

天啓進藥之獄蒙有猜焉進藥決之禁中閣

牧齋集二十一

七

臣不爲藥主一也 光宗寢疾彌留非以紅
丸故奄棄萬國二也舍崔文昇而問李可灼
三也穀梁子曰於趙盾見忠臣之至於許世
子止見孝子之至儒者相洽服習以爲精義
執此以斷斯獄則過也高斯鄭非小人也假
經義以訟王金比於佞矣異議者奉其言爲
聖書則舛也旣而曰 三朝要典允稱信史
光廟實錄亟須刊定闡累朝之慈孝洗君
父之惡名莫不援據經誼依附忠厚莊生有
言儒以詩禮發冢其是之謂乎余故作春秋

論五篇以證明之知我罪我亦以俟後之君
子崇禎元年四月甲子記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一

文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二

雜文二

雞鳴山功臣廟考上

太祖實錄洪武二年正月乙巳立功臣廟於雞
龍山六月丙寅功臣廟成論次諸臣之功以徐
達爲首次嘗遇春次之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
胡大海馮國用等次之勝敗再成華高丁德興俞
通海張德勝吳良吳禎曹良臣康茂才吳復茅
成孫興祖凡二十有一人命死者塑像祀之仍
虛生者之位初胡大海等歿上命塑其像於

北齊集卷二十二

卞壺蔣子文之廟至是復塑像於新廟是祀也
亭在太嘗記在會典二百餘年已來未之有改
也太倉王世貞獨考其誤以謂國初之封六王
韓魏鄭曹宋衛也立廟之時韓宋猶未受封何
以前知其不令終而絀之黔寧是時官不過指
揮何以知其必樹大勳而驟登之此記事者之
誤也然則云何曰塑像虛位誠有之其後如韓
宋者則弗克與享也今之位次据永樂初年見
在者而書之也王氏之考覈矣而未及詳也夫
豈惟黔寧哉初封二十八侯何以獨舉五人繼

封十二侯何以獨舉一人自新國以外皆以有
功待封者也若黔寧則與黔寧比肩者也如國
史之云其所謂論次者以何爲援据乎國史於
二年既云論次諸臣之功定祀二十一人矣七
年六月書祔祭新廟於雞龍山序其封爵爲
十八人八年正月又書祔祭何文輝及有功者一
百八人九年又書祔祭何文輝及有功者一
百八人十三年又書祔祭顧時以下二百八十
人以二年之定祀未爲是則七年以後不宜增
以七年後之增祀者爲是則二年之祀未嘗定

北齊集卷二十二

同是祀典同是廟而前後舛錯如此此所謂
以子之矛陷子之盾者也虛位塑像王氏以謂
誠有之吾以爲非也二年正月上勅中書省
臣曰諸將相從捐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共事而
不覩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功勞痛切朕
懷其命有司立功臣廟於雞龍山序其封爵爲
像以祀之九年七月又諭禮官曰諸將始從征
伐宣力效勞朕於爵賞不敢吝惜大者公小者
侯死則俾之廟食以報其功繼二年之勅觀之
則云塑死者之像繼九年之諭觀之則云報死

有之功其辭意甚明也今果有生者虛位之事
則立廟之日寧不以此明諭省臣而獨諄復於
死者耶羅鶴記云雞鳴山廟祀定於洪武十
年斯又與二年何異一統志云南京功臣廟
於洪武二十年嘉靖中科臣禮官駁郭威重
享之議皆援以為証且謂黔寧東甌此時尚
以實生者虛位之說雖然宋賴涼三公與長興
武定二侯皆無恙也如宋賴涼三公者將先虛
位而後絀之耶長興武定或先虛位而後不及
補耶王景撰黔寧神道碑云王薨之明年塑像

後齊集二十一

功臣廟勅太常祀以大牢今二十年位次已定
則黔寧之塑像何以待其薨之明年耶傳曰豫
凶事非禮也記曰之生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
為也以皇祖之神聖觀會通以行典禮而繆
盪若是耶故生者虛位之說吾斷以為無之

雞鳴山功臣廟考下

然則二十一人之祀其定於何時乎曰吾未有
徵也其殆當聖祖末年胡藍二黨底定諸公
侯之以罪誅者以嫌死者受夷既盡而後二十
一人之論次始定乎國初文臣則平章武臣則

皆指揮皆得祔祭洪武圖志云功臣廟在雞
鳴山南凡本朝開國元勳功在社稷澤及生民
者則祀於此志刻於洪武二十八年豈聖祖
末年嘗汰除祔祭文武諸臣而獨舉元勳之祀
乎攷之會典正祭中山以下六人配以耶國以
下十五人兩廡各立一牌總書故指揮千百戶
衛所鎮撫之靈蓋舉汰除祔祭諸臣而令祀之
也一統志所載定於洪武二十年者庶幾近之
雖然二十一人之論次果出自聖祖其權衡
未有不曲當者也今則猶有猜焉六王吾無聞

後齊集二十一

然矣六王以下梁國六公皆與享太廟者也
而永義獨不在二十一人之列享祀之禮莫重
於太廟古所謂其從與享先王與祭於太廟
者也舉其重而廢其輕於義何居二年正月丁
未以功臣廖永安等配享太廟四年四月定
合祭功臣配享之禮永安等七人之配享太
廟舊矣不知何時革而為六也六年賜永安等
七人諡號九年加贈十三年改封耶國聖祖
之追念永安未嘗不祀也鄭曉謂九年罷永安
祀者誤也然則太廟之黜耶國殆未必出

聖祖之意矣功臣廟之祀又安得而絀之如謂德慶之獲罪足以累其兄則泗國獨無宋國爲之弟而號國獨無南安爲之弟乎然則永義鄆國之不祀功臣廟者非定論也國初死事諸臣與於兩序者梁國五公之外濟國安國東海燕山四人而已在太平則有東丘輩而不得與在南昌則有隴西忠節輩而不得與在康山則有濟陽清河高陽安定輩而不得與至於陷虜剖腹如樂浪者以督府峻贈上公而亦不得與東丘諸公縱不得與梁國六公等獨不當與濟國

東海燕山相上下乎樂浪之忠烈又豈少遜於

五

安國乎如謂東丘諸公死事之地已有特祠則梁國不嘗祀於南昌而越國不嘗祀於金華乎故吾謂濟國四人之祀其於以報國初死事之臣殆有未盡也此亦非定論也開國功臣以逆誅以嫌死者例不得與享其有生封侯死封公贈諡稠疊而亦不得與者身死之後黨事發露如滕杞陝許芮永諸公是也滕國之祔祭已見於國史蓋祔而後黜者也獨吳海國儼然從其兄之後廟食至今何居庚午五月之詔播示天

下者海國不在二十七人之列乎其罪狀未明縱不比於滕杞諸公又豈獨後於陝國乎陝國不祀而海國祀其何以服陝國之心乎海國之得祀於祀爲不典於國爲失刑此未必聖祖之意也恐亦非定論也以位次攷之其載在會典者東序則馮郢國以下七人西序則胡越國以下八人與今廟中位次相合吳江國在西序吳海國在東序皆居第五蹟海國於江國之上斯爲越祀矣實錄則云次胡大海次馮國用皆西先於東江國兄弟適當其次而華高丁德興序於俞號國張蔡國之上則以配享太廟之元勳抑而居下又未可謂之順祀也繇此推之二十一人位次實錄會典彼此錯互已不可考正一統志之所載未知何所援據又豈可遽信哉吾學周禮其可爲三歎已矣然則嘉靖中太廟配享之議如何曰文成宜與享太廟者也進戚襄於二十一人之列吾無譏焉爾

致身錄考

六

成化間吳江處士史鑑明古洲英文定公馬友嘗請文定公表其曾祖字仲質之墓

今抱菴集中所載清遠史府君墓表是也萬曆中吳中盛傳致身錄稱建文元年彬以明經徵入翰林為侍書壬午之事從亡者三十二人而彬與焉彬後數訪帝於滇於楚於蜀於浪穹帝亦間行致至彬家諸從亡者氏名踪跡皆可考證前有金陵焦修撰序謂得之茅山道書中好奇慕義之士見是錄也相與歎歎太息徬徨憑弔一以為必有一以為未必無南科臣歐陽調律上其書於朝且有欲為請謚立祠附方鐵諸公之後者余以墓表豈錄參考之斷其必無者

後齊集卷二十一

七

有十表稱彬幼跌宕不羈國初與諸少年縛食縱吏獻閣下賜食與鈔給舟遣還恭謹力田為糧長稅人居最每條上利害多所罷行鄉人賴之如是而已今彬果遜國遺臣縱從亡訪主多所諱忌獨不當云曾受先朝辟召手印不然亦一老明經也其生平讀書積文何以盡沒而不書乎文定之表蓋指明古行狀何失實一至於此其必無者一也表稱每治水諸使行縣縣官以為能推使前對反覆辨論無所畏彬既從亡間歸尚敢叩首伸眉領諸父老抗論使者前獨

不畏人物色手縣官豈無耳者獨不知為故翰林侍書推使前對使者手其必無者二也表記彬生平自縛文詣闕足跡不出里閭錄載其間關訪主廿年之閒徧走海內何相背也洪熙初奉詔籍報民間廢田減邑稅若干石以錄考之彬方訪帝於滇南何暇及此其必無者三也表言彬重然諾遇事不計利害至死不悔而錄云以從亡為讎家所中死於獄彬實未曾死獄而云以從亡死獄甚其詞以覲卹也表書其卒之日宣德二年三月十日而錄云後三日書其年

後齊集卷二十一

八

六十有二而錄云六十七卒之年與日皆舛誤其必無者四也從亡殉志之臣或生杆牧園或死膏草野或湮滅而淵沉或鳥巢而獸散身家漂蕩名跡漫漶安有晏坐記別從容題拂曰某為補鍋匠某為葛水翁某為東湖樵比太學之標榜擬期門之會集哉野史記壬午七月有樵夫聞詔自湛於樂清之東湖今則以為從亡之牛景先豈湛湖者一樵從亡者又一樵耶其必無者五也錄載彬入官後元年諫改官制四年請堅守請誅增壽皆剽竊建文時政以彬事傳

以之也不然何遜國諸書一時論諫皆詳載而
於彬削之耶其必無者六也錄後有數奏記
乎洪武二十四年八月廿五日東湖史仲彬縛
貪縱官吏見上於奉天門賜酒饌寶鈔次日
陞辭朱給事吉祖之秦淮王文學彝張待制羽
布衣解縉賦詩贈行而給事中黃鉞記其事按
朱吉墓記洪武二十三年辭薦不起廿五年以
明經能書薦入中書書詔勅二十七年授戶科
給事中是年吉正辭疾里居尚未入官何得稱
給事中祖饒秦淮也張羽爲太常司丞謫嶺南
牛道召還自沉於龍江此洪武初年也王彝與
魏觀高啓同誅洪武七年也解縉二十三年除
江西道監察御史旋放歸是年縉不在朝又不
當稱布衣也黃鉞建文元年以宜章縣典史中
湖廣鄉試次年中胡廣榜進士授刑科給事中
安得洪武中先官給事也作是錄者以鉞同郡
人又死於壬午故假鉞以重彬而不知其躋駭
若是其必無者七也錄云吳江縣丞到彬家問
建文君在否彬曰未也微哂而去當時屋革除
奸黨罪至殊死何物縣丞敢與彬開笑口相向

乎此鄉里小兒不解事之語其必無者八也當
明古時革除之禁少弛矣明古之友自吳文定
而外如沈啓南王濟之輩著書多訟言革除何
獨諱明古之祖明古爲姚善周是修王觀立傳
具在西邨集中大書特書一無避忌何獨於已
之祖則諱而沒其實乎其必無者九也鄭端簡
載梁田王等九人松陽王詔得之治平寺轉藏
上彼云轉藏此云道書其侍會明矣序文無陋
亦非修撰筆也其必無者十也史之後人諸生
也斗改錄爲奇忠志多所援摺迥人爲之序以
爲有家藏秘本合於茅山所傳者也去年兆斗
過余問侍書事真僞云何余正告之曰僞也爲
具言其所以兆斗色動已而曰先生之言是也
問其所藏秘本則遜謝無有余觀西邨集趙秉
文畫跋考云世之作僞者幸其淺陋不學故人
得而議之使其稍知時世先後而飾詞以實之
尚何辨哉明古之論殆爲斯錄發微語有之俗
語不實流爲丹青余之爲是考也深懼夫史家
弗察溺於流俗而遺誤後世也余豈好辨哉
書致身錄考後

余作致身錄考客又持程濟從亡日記示余余掩口曰陋哉此又妄庸小人踵致身錄之偽而爲之者也按張芹備遺錄濟朝邑人爲岳池縣教諭有術數建文命護軍徐州全川門破不知所之鄭端簡則云濟曾爲翰林院編修爲建文君決計薙髮數以術免於難端簡好奇或因河池學舍及徐州碑石之事而傳會之未必確也又言濟隨建文君來南京至京不知所終端簡未見實錄故楊行祥之獄在正統五年而遜國記言天順初斯已譌矣其所謂西內老佛者國

牧齋集卷二十二

十一

史已明著其僞而况從亡之臣隨至南京者誰見之而誰識之手又况所爲日記者誰授之而誰傳之又將使誰正之手作致身錄者涉獵革除野史借從亡脫險之程濟傳合時事僞造彬與濟往還之跡以欺天下而又僞造濟此書若將疏通證明之者此其本懷也致身錄之初出也夫已氏者言於文宮庶文起曰當時程濟亦有私記載建文君出亡始末惜其不傳耳文起敘備載其語亡何而日記亦出矣濟之從亡僅見於野史其曾有私記出何典故夫已氏何從

而前知之此二書者不先不後若期會而出沒冢之古文不聞發冢江左之異書誰秘帳中日記出而致身錄之僞愈不可掩矣甚矣作僞者之愚而可笑也大抵革除事蹟既無實錄可考而野史真贋錯出莫可辨證吾邑有黃給事鉞者憂居聞變自投琴川橋下死里人楊儀爲給事立傳載給事與方希直執手商榷云云又稱給事少受學於其五世祖湊湊之子福收其屍爲詩弔之夢羽好著書浮誕不實又喜夸大其譖牒識者兩之同時鄧穀修邑志削湊福不載

牧齋集卷二十二

十二

固已正其誣矣而此傳已流傳人間互相援摺蘇此觀之豈獨二書之襲僞哉他如懿文新月之句則殘元之陳編也鐵氏二女教坊之作則沈愚之艷詩也史翼之載李祺吾學編之載甯昇皆云以建文命戰守江浦攷其實則皆洪武中或死或戮者也正史既不可得而見矣後之君子有志於史事者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無好奇獵異而遺誤萬世之信史則可也或曰革除之際忠臣義士駢首接踵而身名湮沒天下之所悲也與其過而削之寧過而存之不亦可乎

余應之曰是固然矣妄一男子欲薦擢其先祖信筆排綴儼然附方鐵諸公之後提云過而存之則吾恐革除之書且充棟宇而其廟祀且徧闕闕也且夫少帝之事往矣忠臣義士不可謂不多矣若子之言其必人挾射天之矢家畜吠堯之犬使成祖無所容於天地而後快與今之君子夫誰非戴天履地服事成祖之聖子神孫者歟其亦弗思而已矣

書楊儀金姬傳後

余書剛削楊夢羽金姬傳存其近是者若干言附於平吳錄之後今年採輯偽周事略乃知其盡誣也傳稱平江鎮帥脫寅恐嘗熟失守遣參謀楊椿將兵二千人守禦士德兵渡福山港椿伏兵湖橋與士德轉戰甚力兵敗遁還吳門椿之沒也吳興張文蔚作誄稱至正十六年正月辛亥晦義軍府參謀楊椿與守齊門而淮兵奄至明日城且陷猶躍馬呼其子若石所指授追者及之遂併遇害文蔚之誄于時盛稱之顧不載椿與士德戰嘗熟事及攷徐顯克昭為椿立傳則云至正丙申郡守籍民守陴君以貢士亦

後集卷二十二

後集卷二十二

十三

後集卷二十二

十四

與子以告其參軍謀事郭密公筠署君李司馬賓客佐其軍君入幕之明日淮兵即附城戎永率其卒晝夜獨守一隅比明大官綰郡綬者皆遁去兵奪門入君獨持弓矢督民伍接戰遂死城下繇此觀之椿之為參謀徐所援引也入幕之明日而淮兵即附城安得有先奉脫寅命守禦嘗熟之事以是知文蔚之誄為信而夢羽所載皆誣也傳又稱椿卜居湖橋家廟歸然士誠撤以造金姬墓祠此又誣也徐傳云椿平江人也以尚書教授里中文蔚誄云椿故吳中授徒累應鄉試吳文定公跋文蔚誄亦云椿蜀人僑居吳中初不言居嘗熟也椿貧居授徒幾不免授兵登陴豈有餘貲營建家廟又壯麗若是耶傳稱椿為宋少師棟之後與楊文靖子孫居嘗熟者相為倫齒人言夢羽好夸大其族姓欲假椿為譜牒重亦已陋矣夢羽他著述多子虛亡是之譚人皆知之此傳載偽周始末緣飾形似懼其為史家之蠹不可以不正也夢羽以此傳示鄧文度文度書復之曰文字不可壞元氣宏博深厚其所享必厚文度之規夢羽有旨

夢羽名儀官至副使文度名轅鄉貢士楊愛
基史漢工詞曲而鄧每稱述儒先有本之學其
志尚不同皆嘉靖中吾鄉博雅名士也天啓六
年七月望日書

書建王皇閣疏後

乾元觀在小茅山西北鬱岡山下自充符張尊
師住持崇飾尊嚴殿宇巋然而王皇殿閣未
就中嘗侍李君捐貲締構又爲文以唱導充符
書來請余記其後嗚呼自奴寇交江兵荒雜作
民窮財盡賦歛釋騷天子盡減乘輿掖廷諸

牧齋集卷二十二

上五

費大小臣工皆辭俸錢贖罪借貸壹切搜括猶
恐不給當此之時一錢寸布不悉輸縣官佐緩
急而用以飾神區崇樓觀不亦迂而無當乎是
大不然嘗觀張商英崇禛觀碑稱道家論三清
帝位有玉皇天皇北極之別以儒家括之一上
帝而已儒家之言天帝有六天五帝之說紛如
聚訟其實一皇天上帝而已大戴禮載郊祀之
祝辭曰皇皇上天炤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
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然則災害流
行庶物有不得所者其請命于上帝宜也周禮

六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天神人鬼地祇不同
則六厲作見故以祈禮同之天子將出征類于
上帝禱於所征之地國有大故大戡皆禱祀上
下神示今海內中原版蕩骸骨支柱庶物羣生
不可謂得所矣大故大戡六厲作見宜莫甚于
此時於是乎飾神區崇樓觀效古者號呼求福
之義不可謂無當也漢武伐南越告禱於太乙
爲太乙鑪旗太史奉以指所伐國太乙卽上帝
也聖天子神武不殺靈旗所指無不撲滅亦
將徵福假靈于上帝茲閣之建豈非類造上帝

牧齋集卷二十二

上六

之遺意與上元之獲寶也楚州尼上昇見帝授
十三寶以鎮中國之災茲山爲金陵膏腴勾曲
地肺兵水不加災禍不犯祀上帝于此上帝必
將降寶以鎮國也又何疑焉茲圖也成上帝之
節幢與孝陵之衣冠日車雲旂擁衛於神阜
福地之間天子之寵靈實式惠之落成之日
正執罪獻誠告成于帝之日也當假茲山爲磨
厓之頌充符其磐石以俟焉歲在甲申四月初
五日謹書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二

名齋初學集卷第二十三

雜文三

嚮言三十首 并序

昔五行志吳孫休時人有得困病及差能以嚮言者言於此而聞於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之大也自遠聽之如人對言不覺聲之自遠來也聲之所往隨其所向遠者所過十數里余之得困病久矣病久而不差則亦思爲嚮言以舒寫鬱陶伸導其志意而弗能也無已則吐其什百之一二筆之於書書亦言也遂命之曰嚮言

北齊集卷二十三

用兵者有地聽之法亦曰鉞偵枕空而臥則東西南北皆響見于空中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以地聽之法聽吾之嚮言也其幾矣乎詩曰維此聖人瞻言百里善聽嚮言者莫如聖人有瞻言之聖人言從作乂而天下無嚮言之咎矣崇禎十六年四月初八日辛未虞山老民錢謙益序

嚮言上 十五首

○帝王之學學爲聖王而已矣儒者之學非所當務也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聖王之學也苟

子曰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繆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壹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太史公曰以六藝爲法博而寡要勞而無功此儒者之學也漢文景五六十載之間移風易俗黎民醇厚武帝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修明堂議封禪迨其後也窮兵黷武海內虛耗儒效無聞焉元帝好儒術文辭改先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爲得止意欣欣然喜而相告以爲堯舜之主復出也牽制文義優柔不斷羣小弄之股掌之上蕭傳之自殺也至于拊手卻食涕泣

北齊集卷二十三

二

哀慟而不能以一言加于恭顯好儒術文辭之主固如是乎成帝精于詩書觀古文詔劉向領校中五經祕書心知向忠精鴻範五行之論爲王氏而起召見歎息傷悲其意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則成帝之精詩書觀古文者何以賢于不學面牆者乎嗚呼人主不可以不知學然而人主學聖王之學則可學儒者之學則不可夫儒者之學函雅故通文章逢衣博帶攝齊升堂以爲博士官文學掌故優矣使之任三公九卿然且不可而況可以獻於人土乎河間獻王記湯

之言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若火焉吾以爲爲人主者舍聖王之道而學儒者之學是猶捨日而就火也

○鴻嘉中劉向序說苑二十篇奏之成帝以爲法戒其篇首論君道者有三師曠之對晉平公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廓然遠見踔然獨立此人君之操也尹文之對齊宣王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事寡易從法省易因大道容衆大德容下周公之語伯禽曰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

卷之三

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故曰王道知人臣道知事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觀此觀之治天下蓋有道矣治世之主未嘗不佚樂亂世之主未嘗不憂勤厲精而治亂相懸者何也明主之憂勤在于擇賢而佚樂在于得人武王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賢也君好聽譽而不惡說也以非賢爲賢以非善爲善以非忠爲忠以非信爲信羣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羣黨而多奸忠臣誹死于無罪

臣舉賞于無功夫亂世之君各賢其賢雖有真賢而不能用人也是故懸石程書損撤膳服憂勞日晏而天下滋亂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此之謂也

○陸贄之論事曰上下之不相通者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強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慄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于佞辭上恥過必忌于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

卷之三

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懼者避臯而情理之議不申矣嗚呼贄之於德宗所謂因病而發藥者也德宗非真英明之主也其病在于不英而喜斷不明而善疑其初卽位也疎斥宦官親任朝士自張涉薛邑相繼以賊敗宦者武將藉口以訾南牙文臣而帝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人主之心舉不信羣臣而一無倚仗僉邪

小人因其疑忌以術數中之則膠固而不可解
德宗之于盧杞裴延齡是也贊論六弊以好勝
騁辯為言而吾以為喜斷善疑不美不明之故
也然而不美之病多起于不明善疑之病必成
于喜斷所謂喜斷者好勝騁辯之六弊皆是也
如人之病證傳變經絡良醫可以診視而得也
贊又曰陛下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臣切恐陛
下雖窮其詞而未盡其理雖服其口而未服其
心李德裕曰帝王之雄辯不足以服奸臣之心
唯能塞諍臣之口三代而下如漢之文帝本朝

蘇東坡集卷之五

五

之孝廟真英明之主也要而論之人主之美
明者必不好勝騁辯好勝騁辯者必不英明其
相反正如陰陽黑白不在手疑似之間也
○成王問政於尹逸曰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
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
不食言王曰其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
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
畜也不善則讎也夏殷之民反讎桀紂而臣湯
武風沙之民反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此君之
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宣政之間宋之斬艾

民者不遺餘力矣帝之在青城也百姓于南
薰門候駕至于燃項煉臂割心鏤口兩河之民
數十年之後語及故主無不泣下何也祖宗之
德澤在民而民親其上故也蘇子瞻自登州入
朝民所在號呼寄謝司馬丞相慎毋去朝廷厚
自愛以活百姓光之志于活民也海內之百姓
如家至而日見之豈惟司馬哉王介甫之立制
置三司條例司建青苗水利助役均輸之政曰
不加賦而國用足其志未嘗不在于活民也廟
堂之上秉鈞當軸之臣數十年之內分曹而議

蘇東坡集卷之六

六

盛氣而爭旦夕以民生國計為念雖其促數更
改利病參半而人主與大臣之德意固已優游
浸漬於民心矣其危且亡也驟而傷之久而歌
思未艾不亦宜乎晉文公曰為呂臣為令尹奉
已而已不在民矣夫奉已而不在民近代大臣
之通病也百姓之所仇而敵國之所喜也
○李德裕論梁武以為所建佛刹未嘗自損一
毫違于釋氏難捨能捨之法此非通論也自公
侯大夫至于庶人各有田宅各有資產人主以
天下為家何言捨不捨哉人主之身即佛身也

其國土皆佛國也其人民皆佛子也其國土之中朝堂殿陛廊宇闔廬皆佛之伽藍蘭若塔廟樓閣也人主以如來之心行調御之法三光明四時和六氣正五穀熟寇盜不起戎狄不侵風旱刀兵之蓄不作則金輪嘗御恒河沙數諸佛國土涌現目前而區區以造寺度僧爲功德泥像教而違實相不其繆乎武帝之責賀琛曰自非公宴不食國家之食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凡所營造不關材官及以國匠皆資雇借以成其事詩哉斯言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

牧齋集卷二十一

七

王食皇極之敷言也人主而不食國家之食豈國土之中別有小國耶所謂變一瓜爲數十種治一菜爲數十味者亦豈幻人爲之而非食土之毛耶已則長齋斷肉木縣阜帳而侈靡相誇淫侈成俗積果如丘陵列肴同綺繡已則三更治事日晏不食而使命繁數攪擾驚困牧守長吏重爲侵漁又恨琛之讜言責其分別姓名具奏事狀凡武帝之爲皆與佛法矛盾違背達磨呵之曰實無功德非無功德也武帝之所營建者家人翁媼愚夫販婦之功德而非人主之

功德也老子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侯景之來也投器慢藏人皆知之而太子方於玄圃自講老莊武帝之於佛法也簡文之於老莊也不其相類矣乎○推而言之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人主之布施也舍已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無忿疾於頑人主之忍辱也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無以辯言亂舊政人主之持戒也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洗心退藏齋戒以神明其德人主之禪定精進知慧也墨罰之屬千剝罰之屬千剝罰之

牧齋集卷二十一

八

屬五百官刑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小刑刀鋸大刑征伐其可謂之殺乎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底慎財賦任土作貢其可謂之盜乎以陰禮教六官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法教九御各率其屬以時御序其不淫也如是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紵言則左史紀之動則右史紀之其不妄語也如是王日一舉齋日三舉大喪大荒大札天地有裁邦有大故則不舉其不飲酒食肉也如是劉禹錫曰陰助教化總持人天二帝三王之道

與佛之實相不相違背如是而已矣唐中宗時公主外戚奏度僧尼姚崇諫曰佛不在外求之於心佛圖澄最賢無益于後趙羅什多藝不救于姚秦何充策融皆遭敗滅齊襄梁武未免災殃但志發慈悲心行利益若蒼生安樂卽是佛身幸替否諫造寺曰釋教以清淨爲基慈悲爲主減雕琢之費以賑貧人是有如來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如來之仁達哉二臣之言視韓愈之諫迎佛骨以強詞磨切人主相去遠矣可謂深於讚佛者也

卷之三

九

○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易之致戒於小人至矣書曰惇德允元而難任人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一則曰壬人一則曰孔壬於小人之中別白言之壬人之與小人有以異乎曰君子小人天下之總名也小人之中有壬人焉鍾陰柔之氣乘霧掌之運謹身曲意以媚人主使人主入之而說去之而思如膏油之相入滑澤浸漬而不可解釋故帝畏之而正名之曰孔壬孔壬者甚而大之之詞也帝曰靜言庸遠禹解之曰巧言帝曰象恭滔天禹解之曰令色巧言之奸

卷之三

十

著于庸遠象恭之惡極于滔天而其在人主之左右也脂韋婉孌便佞轉側若鸚鵡之能言若雋求之適口人主豈能知而遠之哉帝深畏之比之于謹咒有苗而其屏而遠之也其效至於黎民乂安蠻夷率服蓋聖人之視壬人如此其重而知人安民諄諄焉以其難相告戒聖人在位畏壬人而思去之如此其不易也孔子論焉邦曰遠佞人鄭詹至魯曰佞人來矣公羊子曰甚佞也甚佞之云其卽書畏孔壬之義乎然則君子之與壬人何以辨曰其色可觀也其言可聽也觀其色齊莊溫栗如商彝周鼎者君子也便媚側媚如時花美女者壬人也光明潔白如春陽夏日者君子也荒忽滑耀如旋風閃電者壬人也聽其言洋洋秩秩有倫而有脊者君子也緝緝幡幡無壇而無宇者壬人也虛心白意以肺肝爲獻替者君子也反言易辭以唇吻爲膏拭者壬人也周勃木彊少文高帝曰安劉氏者必勃李勉曰盧杞奸邪天下人皆知惟陛下不知此所以爲奸邪也此精于辨君子小人者也

○李德裕曰桓靈之主與小人氣合如水之走下火之就燥皆自然而親結不可解也又言元成二后有吹簫撾鼓之娛微行沈湎之樂故恭顯得而中之是則然矣小人之術多端人主好明察則以私智要之懲寵賂則以小廉餌之惡黨同則以任怨撼之喜夸大則以精心逢之徐霖言史嵩之先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其甚也奪豪傑之心今日之士大夫嵩之皆變化其心而收攝之矣夫小人之術至于變化人主之心與天下豪傑之心人主亦安能知而

六集卷之二十一

十一

防之恭顯之所以中元成者吹簫撾鼓微行沈湎而已卑之不足道也然則君子小人人主終不可得而辨乎曰辨之有術焉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莞饒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時爵之中侯伯吾所欲者勸我為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遣之書曰有言逆于女心必求諸道有言孫于女志必求諸非道君子藥石也小人美疢也君子必勤而苦小人必輒而甘以楚文王之言緝而求之辨

君子小人之大端也

○觀漢武之世石虎公孫賀之事蓋不悲哉慶馬相見詔報反室欲上印綬據史以為反室者醜惡之辭也勸慶宜引決當此之時憂懼不知所出欲能不得欲引決不忍為相之可憐也一至于此乎公孫賀引拜不受印綬頓首涕泣上與左右見賀悲哀感動泣下曰扶起丞相賀不肯起當此之時如犬羊之就繫頸頓牽曳悲鳴鄭視視丞相府為屠肆而人主為屠伯也誅夷繼踵壞宮館東閣以為馬廐車庫豈不宜哉車

六集卷之二十一

十二

千秋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括囊容身上壽頌德勸上為天下自虞樂漢置丞相非用賢也乃為匈奴所笑終武帝之世丞相得善終受遺千秋一人而已武帝之世漢方全盛茂異竝出定令運籌將率奉使各舉其職丞相行文書備員數而已假令世運中否四海板蕩拮据將荼如恐不及而欲取奴隸之徒肩丞弼之任倚腐朽之才措屋楹之重雖有百武帝雄才大略有不至于覆敗者乎宣帝能知其然任用丙魏綜覈名實吏稱民安信威北夷稱中興之令主

以武宣二帝任相之得失觀之亦後王之師也
○金人之再入也粘罕幹離不聚議于平州粘
罕以左手脫貂帽擲之于地謂諸酋曰東京中
國之根本不得東京雖得兩河不能守也我若
在行取之必矣又舒右手取貂帽曰我今取東
京如舒臂取此物回手得之矣入寇之計遂決
史稱二酋用兵如神其料事雄決如此而宋以
王黼李邦彥何臬諸人當之能不殆哉及金之
將亡也南渡之後爲宰執者上下同風以苟安
目前爲樂每北兵壓境君臣相對泣下已而敵

東齊集卷三十三

少退解嚴則大張具會飲黃閣中矣議事至危
處輒能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用人必擇無鋒
銳輒熟易制者曰恐生事正人君子多不得用
雖用亦未久而遽退近侍諂諛成風每奏四方
裁異民間病苦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困有人云
今日恐心困復日大心困矣臨事不肯分明可
否相習低言緩語互推讓號養相體宣宗嘗責
丞相僕散七斤近來朝廷紀綱安在七斤退謂
郎官上問紀綱安在汝等自來何會使紀綱見
我因循苟且竟至亡國嗚呼金源之君臣崛起

於上滅迹破宋如毒火之燎原及其衰也則亦
化而爲弱主哉臣低眉拱手坐而待其覆亡宋
之亡也以青城金之亡也亦以青城君以此始
亦必以終可不鑒哉

○王任王叔文之用事也罷官市禁五坊小兒
停鹽鐵使進獻追故相陸贄前諫議大夫陽城
赴京師收神策諸軍兵柄中外相慶以爲伊周
再出其所以與謀議者十數人皆於時豪俊有名
之士一旦事敗狼藉誅譴天下後世與鄭注李
訓同類而共貶之未有憐而寬之者也此其故

東齊集卷三十三

何也史稱任叔文及諸朋黨之門車馬填塞任
門尤盛珍玩賄遺歲時不絕室中爲無門大櫃
唯開一竅受藏金寶妻或寢臥其上韓愈承貞
行曰狐鳴梟噪爭署置賜賂跳跟相嫵媚夜作
詔書朝拜官超資越序會無難公然白日受賄
賂火齊磊落堆金盤嗚呼任叔文之時何時也
乘時多僻欲幹運六合斟酌萬幾革弊政舉遺
逸奪中人之權軒然以伊周爲任此何等事也
天下之善事美名之所集造物之所忌也潔白
以居之慎密以持之猶懼不克而況以寵賂乎

夫安得而不敗伊周之盛也有格天之勳績足以持之故不敗梁竇之橫也有覆天之怨謗亦足以消之故久而後敗任叔文竊伊周之譽而市梁竇之權名利並收天人交怨其敗不旋踵宜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負且乘致寇至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語曰桑霍爲我戒豈不厚哉

○嗚呼小人之讎君子欲鋤而去之也其心有甚于叛臣敵國在人主之悟與弗悟也武元衡之遇害獻計者請罷裴度以安二鎮之心憲宗

長壽集卷二十一

十五

大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計得行吾用度一人足以破二賊矣遂命度爲相倚以平賊故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憲宗之英斷可謂出于後世之人主萬萬矣長慶寶曆之間中官朝士朋黨盛乎度無左右之助謗構交作而唐之三宗知其忠誠深信而不移可以爲難矣天啓中高陽公自遼左求入朝羣小亦有不召自來之謗賴先帝力持之得免史稱昭愍少年深明誣謗姦邪無能措言嗚呼先帝之聖明豈後於昭愍哉幹離不遣使責用兵違誓之故李邦彥於上

語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結構僉議縛綱與之使者不可而止綱之責授也臣寮上言金人舉兵再犯首以綱爲言綱之罪大矣又曰用李綱恐非金人所喜然則國家之所用必其無罪於金人而爲其所喜者也王承宗李師道所欲擊者裴度也唐之臣子競下石焉金人之所欲殺者李綱也宋之臣子競推刀焉自古奸邪小人與夫叛臣敵國往往并心合喙以基間謀國之君子人主之不悟而聽之者何也

長壽集卷二十一

十六

亦豈有遺力哉李綱定禦虜退師之策虜甫退卽出綱於外綱在朝廷執持紀綱調度戰守可以資國家緩急出之外則一道宣撫使耳以書生爲大帥事權撓阻中外掣肘不死則敗亦何能爲小人計之精矣許翰曰非爲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詞耳綱去而朝議大變綱被召再謫而都城陷二帝遂北使粘罕幹離不立于天水之朝而剪除其所忌其操戈剗刃有進於此者乎文天祥自江西入衛獨松失守甫拜右揆之命卽日解兵印往軍前講解使事有人

未聞都督軍馬爲之而受執者也。雷天祥于近地假以兵柄如博羅所謂不將三官出走卽出與伯顏一戰誓死一決猶有可爲。今詣軍前則一匹夫耳。此時僅一天祥又縛之以予元。此伯顏張弘範所禱祠而求者也。不亦傷乎。東便門之事高陽之不膏奴刃者幸耳。然小人之爲奴謀則已至矣。嗚呼尤莫悲于天祥二十舉進士三十七而劾罷致仕丙子正月十九日早除樞使午除右相二十日卽詣北軍自此而逃真州敗空坑死柴市而身與社稷俱盡矣。祥興之後

牧齋集卷二十一

十七

諸大將猶忌天祥不便其入文祥移書責陸秀夫秀夫太息而已崖廣之閒猶不容其一日居內而況于中朝乎。天之成就忠臣義士使之流離顛頓無所容于天地之閒而後畀之以完節于忠臣義士則得矣。有國家者將如之何。李綱嘗取裴度傳節其要語以諷切人主。吾謂講筵之上當取李綱文天祥二傳進讀尤爲切要也。○漢靈帝時曹節諷有司奏諸鈞黨者請下州郡考上問曰何以爲鈞黨對曰鈞黨者卽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爲惡而欲誅之對曰皆相集

羣輩欲爲不執上曰不執欲何爲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黃巾賊起中書侍呂彊言于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爲變滋大帝懼其言乃大赦黨人鈞黨之始則以羣盜爲阱推黨人而入其中及其後也又借羣盜以聳動人主而黨禁乃得少解盜賊之與朋黨相關也固如是乎。粘罕在西京尋富鄭公文潞公司馬溫公子孫時唯潞公第九子殿撰維中老年杖屨先奔出城遺一妾一嬰兒粘罕撫慰之入贈衣物珠玉壓驚復令歸宅司

牧齋集卷二十一

十八

馬朴至金門知爲司馬公之後嘆曰使司馬相公在朝我亦不敢至城下及立異姓遂欲擁朴朴力辭而免。拘刷三館書籍凡王氏經說字說皆弃去之道君在南都猶詰問李綱朝廷何故追贈司馬光粘罕諸酋却如元祐舊人老于中朝熟聞國論者良可笑也。歐陽公朋黨論及唐六臣傳論論朋黨之禍至矣。請以此終之。○靖康小錄曰天地穢濁之氣預生妖人賊子老奸腐儒以誤國家是宗廟社稷之不幸非諸人之罪也。此四人者有一不備國亦不亡嗚呼

欽宗躬挽權綱每謂羣臣多宰相門人如王黼獨首出朕門下李邦彥人稱浪子宰相及除太宰金人笑曰南朝果無人而靖康之禍實此兩人爲之終始王時雍徐秉哲莫儔吳玠范叟之流爲金人效忠爲邦昌佐命殫竭心腎不遺餘力豈非妖人賊子歟若孫傳吳敏諸人則可謂腐儒也虜退之後敏等秉政有十不管之語云不管太原却管太學不管防秋却管春秋不管砲石却管安石不管肅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聶山不管河界却管舉人免解不管河東却管陳東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腐儒之誤國又豈下於妖人賊子乎國之將亡必有妖孽世治則天不死善人世亂則天不死淫人邪吉病甚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非其死病也此善人不死也人有言宰詒死者孔子曰天之生詒以亡吳也吳不亡詒將無死此淫人不死也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四

雜文四

鵠言下 十五首

○唐之方鎮始於肅宗夾河五十餘州更立迭奪或服或叛遂與唐相終始當安史之後河北已非唐有名爲方鎮實則竊唐元稹所謂五紀四宗容受隱忍豈得已哉李嗣於靖康建議以爲唐之藩衛拱衛京師雖屢有變卒賴其力今莫若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爲藩鎮擇帥付之許以世襲收租賦以養將士習戰陣以資聲

援金人何能深入又滄州與營平相直隔黃河

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濱棣德博建橫海軍一節如諸鎮之例則帝都有藩籬之固矣宰執不可建橫海一軍以安撫使總之而藩鎮之議寢全自貞祐遷汴河北土人往往團結爲兵或爲羣盜苗道潤詣南京求官封宰相難其事王橫口道潤得衆有功因而封之使自爲守策之上也今不許彼負其衆何所不可爲於是除道潤同知順天府軍節度使等事中郤路經略使前後撫定五十餘城道潤死靖安民代

其不然而有不推枰歛手坐視其全輸者也

○已已之役徐理唱南遷之議得于謙而後定雖然東漢南唐及金源以遷而亡唐以遷而存西晉之與北宋又以不遷而亡固未可以同日語也周馥觀羣賊孔熾雒陽孤危乃建策迎天子還都壽春上書曰方今王都罄乏不可久居河朔蕭條嶺函險澁宛都屢敗江漢多虞于今平夷東南爲愈淮揚之地北阻塗山南抗靈嶽名川四帶有重險之固是以楚人東遷遂宅壽

春徐邳東海亦足戍禦未若相土遷宅以享永祚靖康時孫觀奏曰侍御史胡舜陟奏乞遷都詳味其言蓋謀臣議士先見之明爲宗廟社稷萬全之計夷狄以百戰百勝虎狼之師進無禦其前退無躡其後乃欲禱祠鬼神尊信妖妄使萬乘之尊端坐九重以須其來危孰甚焉張叔夜亦請駐蹕襄陽改作南京以圖恢復馥與舜陟之請不得行而京師皆旋陷晉史以謂遠左社於伊川建右社於淮服據方城之險藉全楚之資簡練吳越之兵漕引淮海之粟縱未能祈天永命猶足以紓難緩亡痛乎其言之也嗚呼國家無事則不當遷事急則不能遷子產有言曰吾不足以定遷矣上無涉河之君下無謀寢之臣而可以輕言定遷也哉薦賈曰我能往寇亦能往李綱曰陛下捨此而去如龍脫於淵車駕朝發而都城夕亂此謀國之大誼不可易也○漢之匈奴唐之回紇吐蕃皆與金元異金元者千古夷狄之變局也今之逆奴不獨異於漢唐亦與蒙古異惟宋之於金人其局勢略相似良醫之治病必視其病證何如按古方以療新

病雖有危證惡疾可得而除也李綱曰金寇請和必有邀求稱尊號一也歸降人二也增歲幣三也求犒師四也割疆土五也邀求之法不出五者五者之中最難許者稱尊號割疆土二事而彼必以此邀我當宣政初趙良嗣郭榮師議攻燕之日女真已稱大金皇帝與大宋比肩矣稱之如契丹故事誠不足惜奴兒于都司一小酋長王果伏誅之後孤豚腐鼠爲寧遠家奴隸一旦稱慙稱帝儼然以南北朝待我無已而主盟爭長自踰短垣誰能禁之使命往來邀以稱臣拜舞少不如意借爲兵端此必至之勢也宋之約攻燕也阿骨打許以燕雲兩路歸宋宋借其力以取之已而有張覺背約之事授之以詞割地請和猶有說也奴狡焉啓疆圉之地一民莫非王土而信其嫂書畫遼爲界疆場之事一彼一此更進於此何以待之种師道謂李邦彥曰某在西土不知京城堅高如此備禦如此不知何事便講和公不習武事豈不聞往古戰守乎又曰公等國之大臣腰下金帶自不能守以與虜人若虜人要公等首級如何明日金使來其

惟稍紬上顧師道笑曰彼畏卿故也當此時網
與師道猶能抗方張之虜阻城下之盟而況於
今日乎嗚呼危症惡疾國家之所時有古方具
在醫國之手非之也人主之不按而求之者何
也

○高駢之表僖宗曰賢才在野憐人滿朝戮賣
官鬻爵之輩徵鯁直公正之臣尅復宮闕莫尚
於斯若此時謗誹忠臣沈埋烈士匡復宗社未
見有期駢之譏切人主至以子嬰更始軹道剖
席爲比無禮於其君至矣而其言未可盡非也

欽定四庫全書

五

史稱南衙北司互相矛盾小人讒勝君子道消
榮之起也人士從而附之馳檄論列指目朝政
皆不逞者之詞也嗚呼豈不痛哉皇甫規曰臣
窮居諸軍之中坐觀羣將已數十年自烏鼠至
於東岱其病一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吳
孫未若奉法前變未遠臣誠戚之又曰自永初
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
封寫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繇此觀之
權倖在朝九流濁亂既資盜賊之口實又掣將
帥之手足國之不亡者幸也裴度之論討賊曰

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而自平若
朝中姦臣尚在則逆賊縱平無益郭子儀之論
遷都曰明明天子躬儉節用苟能黜素餐之吏
去冗食之官抑豎刁易牙之權任遂瑗史魚之
直則黎元自理寇盜自平中興之功旬月可冀
嗚呼高駢狼籍亂臣不足言也度與子儀終唐
之世將相宗臣二人而已矣而其言可以漫置
不省乎

○王莽時四方饑寒窮愁起爲盜賊稍稍羣聚
嘗思歲熟得歸鄉里衆雖萬數豈稱巨人從事

欽定四庫全書

六

三老祭酒不敢掠有城邑翼平連率田況上言
宜急選牧尹以下明其實罰收合離鄉小國無
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藏穀食并力固
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執不得羣聚
如此招之必降擊之必滅今復多出將軍郡縣
苦之反甚於賊宜盡徵還衆傳諸使者以休息
郡縣委任臣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此天啓末
年流賊初起時事也而今非其時矣黃巢自淮
南僞降之後南陷湖湘猶以士衆烏合欲據交
廣爲巢穴生邀朝命已而北渡長淮縱橫河雒

今之賊勢駸駸似之朝堂之上有投研之盧攜不疆場之閒有擁兵之高駢劉巨容不此輩尚不可得何況其它殷鑒不遠乾符廣明之際亦可以知懼矣史稱黃巢闖井微人崔蒲賤類志在效數謀非遠大一旦長驅江表徑入關中以鄭台文之慷慨臨戎王重榮王處存之橫身赴難僅足以翕集義徒收復京闕而卒無補於唐之社稷蛇螫斷腕蟻穴壞隄史臣之所以俯仰三歎者也

○方臘之起事也召所結納貧乏惡少年百餘

人飲酒謂曰今有子弟耕織終歲勞苦少有粟

帛父兄悉取而靡蕩之稍不如意則鞭笞酷虐至死不恤於汝井乎曰不能曰靡蕩之餘又悉舉而奉之仇讎仇讎賴我之資反見侵侮則又使子弟捍之子弟力弗能支則譴責無所不至然歲奉仇讎之物初不廢也於汝安乎曰安有此理臘泣涕曰賦役繁重官吏侵漁農桑不足以供應吾儕所賴焉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無遺土木禱祀化石靡費之外歲賂西北二虜百萬皆吾東南赤子膏血也二虜得此益輕

中國朝廷奉之不敢廢宰相以爲安邊之長策也獨吾輩終歲勤動妻子凍餒求一日飽不可得諸君以爲何如皆憤憤曰唯命臘曰東南之民苦剝削久矣花石之擾尤所不堪諸君若能仗義而起旬日之間萬衆可集守臣聞之固將招徠商議未必申奏延滯一兩月江南列郡可一鼓而下也朝廷得報亦未必決策發兵遷延集議調集兵食非半年不可是我起兵已首尾期月矣二虜聞之亦將乘機而入我但畫江而守輕徭薄賦以寬民力十年之間終當混一矣

不然徒死於貪吏耳皆曰善遂部署起兵以誅

朱勔爲名用兵十五萬斬百餘萬殺平民不下二百萬收復六州五十二縣凡四百五十日而平盜賊之舉事必有所藉口以鼓從亂之心黃巢入長安尚讓曉諭市人曰黃皇爲生靈不似李家不惜汝輩人主知而反之則螳賊可不戰而平也

○宋汪伯彥言仁祖元昊背叛范仲淹在政府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苟可用者雖狂猾無行之徒亦自效於下風而仲淹亦躬爲詭特之

行以振起之仲淹嘗上言懷才抱藝之人一落
散地終身不齒歐窮則變人窮則詐古人之所
慎也仁宗以十科收才亦用此意宋人議張浚
輕銳好名士稍有虛名者無不牢籠揮金如土
視官爵如等閒士之好功名富貴者無不趨其
門宋自西部用兵張元吳吳不得志於中國去
爲西夏用而馬定國得罪去國題詩憾劉豫得
官南渡之後趙九齡康可張惟孝之流傷朝廷
無人感憤淪沒不可勝數故曰棄賢才以資敵
國羅其英雄敵國乃窮仲淹沒之所以汲汲於

蘇東坡集卷之四

網羅也庸人不察以詭特輕銳爲譏斯言也一
中於人主之心則必有招權市恩之謗甚或以
爲收攬人心有乘危覬覦之猜欲大臣不引嫌
謝事而奇才竝進難矣高陽公兩督師斤斤繩
尺不肯意外行事吾每惜之今而知其非得已也
○法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反之曰將不能而
君不御者敗也故曰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
亂而不能治譬若驕子不可用也人主之御將
何以異此晉鄙嘆惜宿將擁十萬之衆屯於境
上公子無忌單車來代之惟殺晉鄙而軍中屏

息莫敢出氣者魏王之兵符果足以奪其軍而
魏之威令行於諸將故也漢高帝渡河自稱使
者晨馳入韓信壁而奪之軍信尚未起以信之
將兵高帝徒手而奪之軍如取齋餼於嬰兒之
手信當高臥時營魄回駭遑敢爲驕子哉魏之
能制晉鄙者法也漢祖之能制韓信者氣也人
主之氣盛足以張剗割之勢視驕悍之膽雖有
跋扈不臣之將不足以爲害僕固懷恩之將叛
也上書自敘功伐至謂朔方將士爲先帝中興
主人是陛下蒙塵故吏臣實不敢保家陛下豈

蘇東坡集卷之四

能安國代宗望其悔禍再三喻旨宣慰厚撫其
家而懷恩不從假令代宗赫然震怒暴其罪狀
興兵攻討爲懷恩者亦不過阻兵犯順連諸蕃
入寇而已矣代宗之姑息隱忍曾不能少殺其
凶逆徒使逆蕃之獷戾日甚朝廷之聲靈日損
不已慎乎懷恩死代宗猶爲惘然曰懷恩不反
爲左右所誤蓋代宗之氣已爲懷恩所攝非其
力不足以制懷恩而氣不足以奪之也僖宗之
世國勢視廣德時奄奄一息耳高駢擁兵江淮
其強豈下於懷恩駢上章論列語詞不遜僖宗

報之曰天步未傾皇綱尚整三靈不昧百度猶存朕雖沖人安得輕侮何其詞之壯也史稱駢自此威望頓減陰謀自阻豈非此詔足寒其膽東塘之役駢逗撓觀釁一旦兵柄既失使務竝停駢在僖宗掌握中久矣代宗之暮氣不足以奪懷恩而僖宗之朝氣猶足以奪高駢此御將之明鑒也蘇洵有言御將難御才將尤難人主而如代宗也且不足以御不才之將而況於才將乎

○何謂不才之將曰杜牧之所云是也牧之原

牧集卷十四

十一

十六衛曰廷詔命將舉市兒輩多稽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傑悍勃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已力壹勢便罔不爲寇其陰泥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歛委於邪佞縣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爲別館此二人者皆所謂不才之將也不才之將未有不以金玉爲市折券而得之其初則陰泥巧狡其卒也則必至於強傑悍勃戕割生人略匝天下是二人者固首尾一人也爲天子之大臣者利其金玉狎其邪佞孳兵柄而授

之彼將曰天子之大臣皆市販馴僧也以國事爲契券也當其受事之日固已意輕中朝矣迨其強傑漸露又相與奉之爲驕子爲國家養癰疽養豺虎而莫之敢指也夫不才之將不過庸流庸材以名將使之才可當披距伸鉤螳螂武士之用而馴至於飛揚跋扈不可駕馭爲國家之大害者天子之大臣爲之也顏真卿策僕臣懷恩曰懷恩進不勤王退不釋衆其辭曲必不來矣懷恩將士皆郭子儀部曲陛下何不以子儀代之必相率而歸上從之子儀到河中懷恩

牧集卷十四

十二

北走靈武餘衆東甲來奔歸者數萬劉闢之叛也議者以闢恃險討之賊生事杜黃裳固勸不赦罷中人監軍而事歸黃裳文宗文素憚劉潼黃裳使人謂曰本意以代汝崇文決戰縛闢以獻天子之大臣有如其卿黃裳謀議於廟堂何患邊陲之上不如臂之使指哉故曰使不才之將意輕中朝而至於不可駕馭者大臣之罪也

○元人進金史表曰勁卒擣居庸關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荆口南扼其吭此古今都燕者防患

之明驗也梁乾德二年晉主李存勗命周德威出飛狐與趙將王德明義武將程巖會于易水圍涿州降之進克瓦橋關拔順薊州命李嗣源攻山後武儒諸州皆下之德威逼幽州拔平營瀛州遂入燕執劉守光父子以歸此出紫荆攻燕之一也紫荆關北口浮圖峪爲飛狐之地晉都太原故繇紫荆出師與真定定州之軍會于易水既取山後及燕東西諸州則燕京勢孤不能立矣同光三年阿保機入寇敗周德威兵于新州西出居庸關圍幽州唐主遣李嗣源救

紫荊集三十四

十三

之遼人遁走宣和四年金主分道進兵至居庸關厓石自崩戊午多壓死阿骨打入燕蕭太后自古北趨天德此出居庸關攻燕之二也嘉定四年蒙古鐵木真克宣府至懷來金兵保居庸不能入乃留兵拒守而自以大兵趨紫荆口敗金兵于五回嶺拔易涿二州分命遮別將兵反自南攻居庸破之自古北與外兵合蒙古主留兵屯燕城北乃分軍爲三右軍循太行而南破保州中山邢洛磁相衛輝懷遠諸郡徑掠黃河大掠于平陽太原之間左軍遵海而東破灤

薊大掠于遼西之地蒙古主自將中軍與子拖雷破雄鄭清滄景獻河間濱棣濟南諸郡蒙古主還自山東金主奔河南復圍燕京入之此出紫荆攻燕之二也宣德卽宣府紫荆旁口今五虎嶺卽五回嶺元人敗金兵之處西北之山東起醫無閭西接太行其爲要害之關曰紫荆居庸倒馬居庸嚴險易守倒馬去燕稍遠紫荆則夷於居庸而近于倒馬金人知守居庸不知扼紫荆非失計耶金之分軍也河北山西山東皆被兵數千里之間殺傷殆盡金帛子女畜產皆

紫荊集三十四

十四

席捲去長淮以北惟真定大名與山東青兗以南尚存燕都終不下責犒師爲和引去金乘閒遷汴元復圍燕都又不下乃出居庸取所虜子女數十萬坑之而去明年乃破燕元兵初抵燕京乃守而不攻三道抄寇者非直貪利蓋以孤燕也諸郡不守燕不攻自破遼太祖嘗選三萬騎攻幽州其后述律氏指帳前樹謂曰無皮可生乎曰不可后曰幽州之有土有民亦猶是也吾但以三千騎時掠其四野不過數年困歸我矣晉之攻燕元之攻金皆此法也皆此都也

嗚呼若之何而不懼也

○已巳北守也先自浮圖峪擁三萬衆繇紫荆直薄都城于謙爲本兵嚴兵拒却之也先仍奉駕出紫荆北去降卒小王爲也先畫策繇紫荆徑趨臨清據廢倉斷糧運謙遣平江伯陳豫鎮守臨清以伐其謀景泰元年諜報虜復大舉繇紫荆入寇謙奏遣都督顧興祖大理寺卿孔文英等備紫荆增京營兵一萬二千人白羊口增五千八百人倒馬關增五千三百人又遣都指揮王虹率京營兵六千五百人及茂山衛兵

牧齋集二十四

十五

守易州都指揮石端率京營兵七千人及保定五衛兵守保定都指揮陳旺沈興率京營兵七千五百人及涿鹿二衛兵守涿州都指揮張智率京營兵三千七百人及真武神武二衛兵守真定約束諸將曰易保之兵以援紫荆涿州之兵以援白羊真定之兵以援倒馬猶恐諸將勢分復遣都督同知劉安充總兵官右僉都御史曹泰叅贊軍務率京營兵五千人鎮守易州以節制之都指揮魏忠顏彪充遊擊將軍各率京營兵五千人游徼紫荆白羊倒馬諸關口都督

楊俊充遊擊將軍率京營兵五千人游徼涿州保定真定諸州縣名曰分巡又謂虜至與戰不若先聲以奪之遣大將石亨楊洪各率京營兵四萬人亨出紫荆至大同洪出居庸至宣府以振兵威名曰巡哨已而也先不果入寇上皇復還當是時距成祖北伐才二十餘年京營兵猶可用故謙得以經略布置首尾應援成嘗山率然之勢用以遏南遷之議而反北狩之駕然而大學士商輅猶謂紫荆諸關口宜用旁近官軍守之京營兵無固志不可用繇今日觀之又當何如先臣楊守謙每閱紫荆輿圖見所謂五虎嶺者爲元人敗金兵之處則汗流浹背神不怡者累日嗚呼勞臣志士之心事至今尤可以歎息也

牧齋集二十四

十六

○紀陟有言疆界雖遠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六尺之軀要害亦數處耳大江之南上流之要害江陵武昌襄陽九江是也江水源于岷山下夔峽而抵荆楚則江陵爲之都會岷峽道漾東流爲漢漢沔之上則襄陽爲之都會諸葛亮謂荆南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達吳會西

通巴蜀此用武之國也沅湘諸水合洞庭而輸之江則武昌爲之都會豫章西江與鄱陽之浸匯于湓口則九江爲之都會昔人言天下之勢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周瑜語孫權曰據襄陽以威操北方可圖也庾翼謂襄陽西接梁益與關隴咫尺北去河雒不盈千里進可以埽蕩秦越退可以保據上流岳飛謂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此用荆襄以制中原之策也孫氏奄有公安江陵都武昌鄂州江南已定遂定都建業江左以來但有揚荆湘江梁益交

廣荆揚二州爲天下根本陸抗有言無江陵是無荊州也無荊州是無吳也江陵有急當傾國爭之是故江淮所恃以爲藩籬者江陵也江陵所恃以爲唇齒者襄陽也此用荆襄以固東南之策也今賊陷荆襄矣逼九江矣使其上薄隴蜀則進而擊天下之背下窺江淮則退而擊天下之尾天下之要害盡據于賊而我拱手而聽之幸其不卽來曰無與我事譬之怯篋之盜踰垣而入既已歷其堂與發其扁鑰矣而司于閤者猶擁被而高臥主人將以爲如何也

東晉書卷之十四

十七

○張叔夜當靖康之時謂襄陽漢江回環西南有萬山三關之險駐蹕於此尚可號令中原元人規取襄陽劉整使誘呂文德置摧場于樊城外外通三市內築城堡又築堡于鹿門築臺于洪水與夾江堡相應而宋援兵不能進史天澤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岑而南北不相通又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觀子灘以絕其東而襄樊之道絕樊旣被圍范天順牛富力戰不爲劔呂文煥守襄植木江中鑲以鐵絙造浮橋以通援兵張弘範謀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截江道以斷救兵水陸夾攻樊破而襄亦下以蒙古方張之勢阿木天澤弘範智勇之將文煥孤軍無援賈似道擁兵不救圍守四年僅而克之今以全盛之世值游龜之賊不旬月而荆襄並陷我無浹旬之守彼有破竹之勢此可爲痛哭者也人言賊利陸戰必不能順流南下此不然也劉整謂阿木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奪彼所長造戰船習水軍則事濟矣乃造船五十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盡地爲船而習之得練卒七萬遂破襄陽用水軍乘勝長驅

東晉書卷之十四

十八

今賊方利東南富庶耽耽虎視而江海閒或有亡命奸人細作爲之嚮導能保其不建瓴而下乎羊祜曰吳綠江爲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官軍懸進不踰時而可尅今之禦賊者不爭潯陽江漢之險而柵石城屯牛渚爲憑城自守之計徒幸賊中之無人而不惜爲其所笑此何說也

○元世祖總統東師有得宋國奏議以獻其言謹邊防守衝要凡七道下諸將議郝經獻議曰

蒙古集二十四

十九

彼之素論謂有荆襄則可以保淮甸有淮甸則可以保江南先是我有荆襄有淮甸上流皆自失之今當先荆後淮先淮後江從彼所保以爲吾攻命一軍由襄鄧直渡漢水造舟爲梁水陸濟師以輕兵綴襄陽絕其糧路重兵皆趨漢陽出其不意以伺江隙不然則重兵臨襄陽輕兵捷出穿徹均房遠叩歸峽以應西師如交廣施黔選鋒透出夔門不守大勢順流卽并兵大出摧拉荆郢橫潰湘潭以成犄角一軍出壽春乘其銳氣并取荆山駕淮爲梁以通南北輕兵抄

壽春而重兵支布鍾離合肥之間投拾湖淝奪取關隘據濡須塞皖口南入舒和西及于蘄黃倘得恣肆以覘江口烏江采石廣布戍邏偵江渡之險易測備禦之疏密徐爲之謀而後進師所謂潰兩淮之腹心扶長江之襟要也一軍出維揚連楚蟠亘蹈跨長淮鄰我強對通秦海門揚子江面密彼京畿必皆備禦堅厚當以重兵臨維揚合爲長圍示以必取而以輕兵出通秦直塞海門瓜步全山柴墟河口游騎上下遲以歲月以觀其變是所謂圖緩持久之勢也三道

蒙古集二十四

二十

竝出東西連衡殿下或處一軍爲之節制如是則未來之勢變可弭已然之失可救也其後蒙古取襄鄧入漢濟江長驅南下多用經策得宋之奏議周知其形勝要害與其守禦之策用其所保反而攻之我無借箸聚米之勞而彼之地圖兵略皆轉而授於我矣此亦後事之師不可以不戒也

○勝國初混一漕東南以供燕京運河溢漚轉輸靡費用朱清張瑄議建海漕初年四萬六千餘石後乃至三百萬終元之世賴之本朝海陸

熱運既而濬元會通河遂罷海運萬曆中運河漸梗議復海運旋報罷今上復議舉行而譚者搖手相戒以爲非嘗可駭此迂儒不通世務者也元之海運創自伯顏伯顏之意以爲元都燕去東南轉漕之地四五千百里萬一中原有警道路梗塞非海道不足以備緩急故於立國之初卽爲漕海之計其謀國深遠營度在百年之後非凡所知也至正之季徵海運於江淞張士誠輸粟方谷真具舟輸十一萬石於京師歲以爲嘗其後漕運不至陳有定自閩輸數十萬京

卷之三十四

二十一

師民始再活縣此觀之伯顏之謀國豈不遠哉王宗沐建議於萬曆曰唐都秦中據岷涼左通陝渭有險則天寶興元乘其便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宋都梁背負大河面接淮泗有水則景德元祐享其全無險則宣和靖康受其病國家都燕北有居庸醫巫閭以爲城南有大海以爲池天造地設山環水衛而自塞其利者何也都燕之受海猶憑左臂從腋下取物也置海漕而專力於河一夫大呼萬櫓皆停腰脊咽喉之譬先臣丘濬之諄復者不可不慮也富人之

造宅也旁啓門焉中堂有客則有棧可自旁入也憂河之梗而又難于通海則計將安出哉宗沐之論奏有三曰天下大勢曰都燕專勢曰目前急勢此三勢者如奕有全局變局皆在一局之中今日之急勢卽專勢也今日之專勢卽大勢也善奕者視勢之所急而善救之則全局在其中矣嗚呼丘濬之論海運大勢也王宗沐之論海運專勢也今日之論海運急勢也夫奕棋而至於急勢則斜飛橫掠苟可以救敗者無所不用而舉棋者惛然不知良可歎也

卷之三十四

二十一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五

雜文五

書瀛國公事實

程克勤宋遺民錄載瀛國公事以閩人余應詩及袁忠徹記爲微椒丘何喬新注余詩最詳而袁記多所抵牾爲說者以謂呂龜牛馬之事微曖難明傳聞異辭或者中原遺老傷故國思少帝從而爲之說以相快歟國初權衡作庚申帝大事記與余詩若合符節權記云宋江南歸附瀛國公入都自願爲僧白塔寺中已而奉詔居

甘州山寺有趙王者

甘州山寺有趙王者國公老且孤贈以回回女子延祐七年四月十六日夜生一男子明宗適自北方來早行見寺上龍文五采氣訪之乃國公所居也問之曰子室中有異寶乎對曰無有今早五更產一男子明宗大喜因求爲子并其母載以歸卽庚申帝也帝以庚申爲號者記者之微詞公羊子所謂習其讀而問其傳也以元史及諸書詳考之宋幼主降封瀛國世祖夢金龍舒爪纏殿柱明日瀛國來朝立所夢柱下世祖欲除之瀛國遂乞從釋號合尊太師住西

天受佛法獲免過朔北扎顏之地宋史云瀛國公以億祐丙子降元年六歲後十有二年爲

至元戊子瀛國公率佛法於吐蕃何喬新注余應詩云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詔

公尚公主時蒙賜安明光宮酒酣舒指爬金柱

化爲龍爪驚天容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夜泣

沾酥冒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此

瀛國北徙之本末也延祐丙辰仁宗命明宗出

鎮雲南明宗不受命逃之漠北其與瀛國公締

交蓋在此時安懼帖睦耳以元統癸酉卽位年

十四其生在延祐庚申上距丙子凡四十四年

而瀛國公年始五十矣何喬新注元史云明宗北狩

遁阿兒剌蘭之地納罕祿魯氏延祐七年四月

丙寅生帝於北方罕祿魯氏卽瀛國之后也余

詩曰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

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營養爲

嗣皇考崩時年甫童此明宗養子之本末也文

宗疾大漸召皇后太子大臣曰見忽叉之事朕

平生大錯我死迎安歡帖木兒立之庶可以見

明宗於地下見忽叉者明宗從北方來飲毒之

地也燕帖木兒不可立寧宗不踰月而崩大之
乃奉太后詔迎順帝於廣西之靜江余詩曰文
宗降詔移南海五年仍歸居九重壬癸枯乾丙
丁發西江月下生涯終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
趙氏何其雄此庚申在位之本末也元以水德
王故曰壬癸宋以火德王故曰丙丁西江月者
陶九成所記劉秉忠之詞順帝殂於應昌之讖
也至元五年尚書高保奇奏言文宗制治天下
有曰我明宗在北之時謂陛下素非其子帝大
怒立撤文宗主於太廟欲殺革詔史官虞集馬

元史卷一百一十五

三

祖嘗二人以文宗御批呈上脫脫曰彼皆負天
下重名後世只謂陛下殺此秀才遂捨不問六
月丙申詔曰文宗私圖傳子乃構邪言嫁禍於
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遂俾出居遐陬
祖宗大業幾於不繼蓋順帝生於沙漠其非明
宗之子中外流聞大書特書傳播海內丙申之
詔卽順帝亦不得而諱也權衡字以制隱居太
行黃華山二十八年洪武二年中書省遣官訪
庚申帝三十六年史事得此書上之於朝所紀
載可信不誣衷忠微得之傳聞謂明宗見罕祿

魯氏愛而納之未幾生安懼帖睦爾而不知其
抱養之詳余得庚申大事記以余應之詩疏通
證明然後知信以傳信可備著國史不當以稗
官彙錄例之也元史潦草卒業實本朝未成之
書後之君子有事於纂述庚申帝之事亦其大
者故不厭其詳複云

書沈伯和逸事

沈應奎字伯和常州武進人也少有絕力重然
諾好急難毅然以豪傑自負鄉里俠少年皆附
之伯和之妻丹陽邵芳之女也芳任俠爲江陵

元史卷一百一十五

四

所殺族人欺其子幼欲殺之而分其產聚而圍
守其廬伯和集拳勇少年十餘人爲乞丐裝毒
殺其猛犬絕牆而入篡奪其孤孀以歸芳以布
衣入長安傾動中貴人起高新鄭於田間所謂
邵樛休者也伯和老於公車嘗獨行費縣山中
求問管仲廟與人昇入古廟中卽亡去少年數
輩扛巨木楮其門伯和睨而笑曰是須數輩乎
揎袖平舉之臥之於地一少年指神前石鼎曰
能舉是乎伯和兩手提之若挈壺甌行數十步
復置故處羣輩口吐不能收伯和故繞廊廡觀

人驚曰客豈有兩翅從虎穴中拔出耶飯河間
邸舍有驪食人圍觀如堵伯和怒曰奈何縱獸
食人吾不得爲男子矣持鐵簡信步而往驪舍
而撲伯和三撲三避之從而擊其目鐵簡陷入
尺許驪仆不能起盡力擊之乃斃下第還其人
迎拜道左面目鐫其半如混沌焉駙馬楊春元
尚榮昌大長公主慕伯和忠義以兄事伯和每
爲言國本危疑謀擁祐太子伯和奮臂曰吾
不能爲商山老人獨不能爲安全藏乎萬曆庚

校錄集卷三十九

五

戌伯和官刑部郎神祖不豫召閣臣至宮門
而返福藩猶在邸中外兇懼福清謂伯和曰事
不可知且奈何伯和曰竭股肱之力以死衛
太子萬一有變公必死之請以不肖軀殉公福
清要伯和宿朝房與計事令大司馬列兵圍諸
王府第大金吾領提騎巡徼王城戎政分部京
營兵九門藩府人不得闌出邸第中外寂然
伯和甲與福清同臥起示不獨生神祖勿
藥不出當此時舉朝惴惴無人色福清獨信
和以爲強恤刑遼東策奴酋必叛李氏必敗

朝咸以爲迂抗章論代藩立少請殺主代議
時論益惡之出知汀州府鄉人爲御史按部至
汀每夕傳鼓入院指天象示之曰客星犯前星
甚急奈何御史目笑之已而有挺擊之事伯和
於聚中責御史把其袖曰此大事公安得不言
吾嚮語天象云何顧左右趣獻筆卽堂上起草
御史大驚且慙執其手囁嚅祈少緩乃趨而出
伯和爲守考上上黨人罷其官趙高邑爲太宰
起爲南尚寶司丞逆奄時又削籍久之而卒余
嘗訪伯和村居木榻布被沾濁醪如餠飯麤

校錄集卷三十九

六

棘喉伯和飲噉自如床頭樹銅簡二其高等身
夜分謂余曰代藩之議彼不悔禍當持此簡擊
殺老魅於朝堂旋自刑以明國法何暇與喋喋
爭嚷畢牘閒乎俄而執簡起舞有風肅然晶光
閃爍上下寒燈吐芒四壁颯拉是時伯和年七
十餘矣余生平所見海內奇偉倜儻節使之士
蓋無如伯和者稅監高案將自汀入粵伯和大
書榜示自汀達會城曰稅監將入海從倭抵汀
竟太守當領吏民擊殺之案聞之縮舌而止其
壯往敢決能出大言斷大事皆此類也

書盧孔禮事

萬曆甲午沈伯和上公車宿交河之富莊驛逆旁父老子弟聚語太息伯和問之告曰縣有義士盧千戶路過不平欲其人立斃實無意殺之也方當繫獄論死無可援救是以歎惋耳伯和具衣中謁縣令語之曰某以公車道出於此聞壯士盧孔禮誣誤殺人非故也今倭方煽朝鮮交河路四接盜賊白晝劫行旅公何不詢於介弟以誤殺貫之俾部署少年守閭里即有事可助縣官半臂徒殺壯士填牢獄無爲也縣令

世齋集卷五

上

懷然異其言拱手曰謹受教明日朝縣人而問之曰若等能保盧孔禮殺人非故乎雜然應曰孔禮誠非故殺願以百口保之曰吾欲貫孔禮罪爲父老子弟保捍鄉井可乎皆扣頭曰幸甚孔禮遂得釋趨縣門搏額稱謝令曰非我貫若也吳中沈舉人教我貫若也孔禮出訪問知伯和姓名剪紙爲牌位朝夕炷香拜祝伯和下第還孔禮率子弟羅拜道左要歸其家烹伏堆饌宿酒妻女治養餅上食傍近諸少年聞伯和來皆叉手扣頭代孔禮稱謝伯和爲長筵列坐飲

如波起電瞬笑語欲沸伯和持鐵簡起舞譚說古今壯男義烈事激昂盡滿羣少年髮植如千頭馬沈公死臨行孔禮再拜把酒言曰孔禮與諸兄弟皆以身許公矣公如有事四方孔禮率五百人裹糧服矢以待命惟公之所死之庚申之秋奴陷開鐵余服除赴闕伯和罷官里居欲手慙慨具言孔禮事本末曰孔禮必不負我吾折簡爲兄招之卽有緩急以孔禮所部當前行可也余過富莊驛聞 光廟大行囑驛卒郵致伯和書不待報而去冬十月一男子款門求見

世齋集卷五

曰盧孔禮之弟孔信也問孔禮安在曰孔禮病風臥等不能起得沈公書流涕漬面伏枕頓首遺某來謁謝問所謂五百人者曰強半老且死矣其存者多死於援遼兄弟三十人僅孔禮與某在孔禮又病某晨夕守視不復能從軍矣坐而飲之酒鄭重流涕而別歲逼除家人自南來雨雪塞路孔信率壯士十餘人怕首腰刀傳送至河閒乃去伯和歿後十年餘余以急徵過富莊宿邸店中寒燈熒熒追理昔夢作交河壯士行數千言質明而失其稿至今耿耿挂胃臆聞

為述記之如此

書鄭仰田事

鄭仰田者泉之惠安人，忘其名，少椎魯，不解治生。其父母賤惡之，逃之嶺南，為寺僧，種菜，寺僧飯僧及作務人。仰田面黧黑，補衣百結，居下坐，自顧蹶踏，無所容。有老僧長眉皓髮，目光如水，呼仰田使上指寺僧曰：「汝等皆不及也。」寺僧怒，噪而逐。仰田旬日無所歸，號哭於野外。老僧迎謂曰：「吾遲子久矣。」偕入深山中，授以拆字歌訣，月餘，遂能識字。因授以青囊，袖中士遁射覆諸

卷之二十五

九

家之術，無所不通。晚其行於世，以觀梅拆字為端，又而與之游，能知人心曲隱微及人事世運之伏匿，亦不言其所以然也。天啓初，將卜相南樂，指全字為占。仰田曰：「全字从人从王，王四畫，當相四人，問其姓名曰：『全字省三畫為土，當有姓帶土者省四畫為丁，當有姓丁者省兩畫縱橫為木，當有木屬木者以所省之文全歸之。』當有名全者，南樂曰：『木非林，尚書乎？』曰：『獨木不成林，名也非姓也。』已而拜蒲田貴池元城涿州四相，一如其言。晉江李焞與奄黨吳淳夫有郅指

吞字以問仰田，曰：「彼勢能吞汝，非小敵也。從天從口，非其人矣。」姓乎？然則何如？曰：「吳以口為頭，彼頭已落地矣。」汝何憂？踰年而吳伏法。魏奄召仰田問數，仰田蓬頭突鬚踉蹌而往，長揖就坐。奄指囚字以問，羣奄列侍皆愕眙失色。仰田徐應曰：「囚字國中一人也。」奄大喜，出謂人曰：「囚則誠囚也。」吾詭詞以逃死耳。之白門奄勢益熾，俞少卿密扣之。仰田晝臥屋梁下，梁上有斷綆，下垂。仰田指之曰：「如此矣。」未幾，奄果自縊。其射決奇中，不可悉數。宋謝石不足道也。丙子，久前知

卷之二十五

余有急徵之難，自閩來視余，自清江浦徒步入長安。為余刺探獄緩急，余抵德州，復自長安徒步來報。年八十二矣，行及奔馬，兩壯士尾之，不能及。至鄭州，風霾大作，脫鞋襪繫之兩臂，赤脚走百里。上程氏東壁樓，日未下，春神色閑暇，鼻息煦煦，然談笑大噱，至分夜而後寢。臨行謂余：「七月彼當去位，公之獄解矣。」然必明年而後出。吾當以殘臘過虞山，為太夫人庀寔之事。公毋憂也。」余歸，數往招之。已卯春，將襆被訪余，忽謂家人曰：「明日有羣僧扣門乞食，具數人餐以

待吾亦相隨往矣質明沐浴更衣若有所須羣僧至飯畢入室端坐奄然而逝仰田還人無賢愚貴賤一揖之外其踞嘯傲終日不知有人人遺之錢帛即受否亦不計每見人深中多數厓岸自好者輒微言判其隱人亦不敢怨懼其盡也余嘗謂仰田公非術士古之異人也仰田笑曰吾行天下大矣莫知我爲異人然則公亦異人也又嘗語曰吾重爾狂走爲公急難侯嬴有言七十老翁何所求哉士爲知己者死縱令斫吾頭去頸上只一穴耳臨終屬其子曰三年後往告虞山更數年尋我於虎丘寺之東仰田信人也其言當不妄書其語以俟之

丁丑獄志

烏程以閤訟逐余既大拜未嘗頃刻忘殺余也邑子陳履謙負罪逃入長安召奸人張漢儒王藩與謀曰殺錢以應烏程之募富貴可立致也漢儒遂上書告余并及瞿給事式耜烏程奮筆票嚴旨逮問余將抵近郊撫寧侯朱國弼抗章劾烏程欺君誤國章數上烏程疑余使之吳人周應璧爲撫寧客出告人曰撫寧必得重禍吾

牧齋集卷之二十五

十一

牧齋集卷之二十五

十二

雖諫不吾聽也因爲道疏語云何語聞履謙履謙曰此奇貨可居也乃嗾王藩出首謂余以三千金屬應璧賄撫寧應璧家僮喜兒及傭書蔣英知狀事下錦衣衛掌衛事董現烏程之義兒也迫欲傳致具獄以快烏程收考應璧令具對所劾應璧曰撫寧勅臣受國厚恩拚一死擊奸輔某作詩諷止堅不可回乃爲改竄疏中數字非代草也即令應璧代草罪不至死馬周亦爲嘗何代草何用抵諱耶問王藩所首行賄事應璧曰某居長安二十餘年與錢無片紙聞問撫寧住擊逆奄今擊奸輔義烈憤盈拜家廟別老母而後行事天日較然何忍以婪賄誣之擊奸輔坐賄擊逆奄亦坐賄乎錢未嘗行賄某未嘗代錢行賄何跡識錢家人面貌問其姓名子虛烏有可置對具獄上告君父耶現曰錢家人紀綱具在原揭何謂無之應璧大笑曰紀綱者僕隸之總名也紀綱之僕猶今言管家云耳安得有姓紀名綱之人爲錢僕隸耶事出左傳故非僻書在某卷某行明公可覆驗也現曰我家安得有此書此豈秀才掉書囊地耶考蔣英喜兒

皆不肯承又收考撫寧家老蒼頭年七十餘其老可強服也捨地大呼誓以死明主人無他現掠訊無所得慙且恚王藩義冠束帶招搖而來現樞水起迎之握手耳語久之遂用藩語具獄曰應璧初抵調不服藩及蔣英喜兒密語作證左驗明審應璧始伏罪臣始得結竟其獄乞初付北鎮撫司究訊正法疏上上以爲疑命窮究行賄家人主名現持之益堅謂賊罪真確案宜早定不當遼緩以滋葛藤上終弗許也獄初具現等謂上必震怒執余下詔獄此一

集卷三十五

十三

獄卒事耳即上不執余而以主名坐一二僮僕掠楚誣服因以連染朝士之右余者此輩可舉網而盡而余爲樂率其將安往上神聖心知余枉疏三上旨三駁之竟不及余而東廠以緝獲事盡發履謙漢儒藩三人奸狀上命法司具獄各杖一百立枷死長安右門外現亦以他賊罪勒去現之考應璧也五毒參至窮竭慘酷無復餘方應璧慷慨直辭色不變容現發怒罵曰要夾折他脚脛應璧曰要一足庸何傷現曰這本上要將撫寧拏下應璧曰祖宗優厚勳

爵非謀反大逆無下獄者溫閣老威靈遂勝於二祖列宗耶現罷吳孟明掌衛事再奉旨覆獄盡反現所文致獄辭而以代草坐應璧應璧亦拜杖右門外久之病創而卒崇明沈廷揚經紀其喪返葬於吳天啓中逆奄令許顯純掌詔獄考汪文言板誣楊忠烈賊罪文言仰天大笑天下有貪賊楊大洪乎彭考刺藎血肉糜爛不肯回易一辭顯純具獄曰文言供吐云云皆誣也烏程之伎毒深於逆奄董現之周內精於顯純應璧重義輕死不憚以骨肉扞拒文言之

集卷三十五

十四

後又一男子漢之貫高陸續豈是過乎戴就語薛安曰考死之日當白之於天與羣鬼殺汝於亭中或曰應璧死後現病店見應璧守欲殺之命道士上章服罪責我死願作主奉祀以謝至今現家祀應璧歲時扣頭上食如祖考云

徽士錄

萬曆間余以史官里居新安程生元初踵門而請曰聞明公有意於著作願有請也翼日以書來曰元初於世事情然於身家妻子一不爲計念明與二百餘年國史遠遜前代輒不自量欲

做六典會要勒成一書雖窮老不能忘也竊謂夫子刪書堯舜稱典祖宗本紀宜從尚書例尊之曰典明不與歷代同也史家最重書志兵食尤要班史食貨以後無可觀者宜為食貨通志一切農桑儲備足食足國者悉隸焉兵志自握奇經左傳以下詳考歷代兵制陣法另為一書前代禮志載郊廟儀仗冠服諸事而不及朝廷邦國士庶禮宜以儀禮為主以家禮儒先議論參之以補其闕樂志泛論樂理不及制度作法元初遇異人授以樂制詩即樂樂即詩也詩

教養集三十五

十五

言志歌永言作詩事也聲依永律和聲作樂事也詩統為十二韻分之有百餘韻樂亦統為十二調分之有三百六十調詩用韻即十二律也又用音為宮商角徵羽同音而不同韻者即用叶韻音韻並用詩即樂也樂亦有十二韻每韻中有七音宮商角徵羽少宮少商也故琴用七弦簫笛帶翕聲亦七孔一弦一孔為一音七音間雜而成一調即作詩為一律也百官志以周官為先而歷代改革俱備考古宜今不為膠柱考工記利器以前民用亦非細事宜補為一志

昭代當百王太備之後包羅往古垂示來模其今日為宜書成而明公手為裁定他日為政舉而措之而已昔諸葛武侯以一隅抗衡魏吳曾築讀書臺藉多士之力攻華陽圍志木牛流馬亦一士人所獻武侯採而用之願明公之無忽於斯言也元初家累千金妻子逸樂棄而游四方行不携襆被臥不僦邸舍終年不泝衣經旬不洗沐博櫛飯裹置衣袖中以為餽糧夏月穢臭逆鼻聞者嘔噦元初咀嚼自如余將補官赴闕卒卒未暇理前語元初遂別去不知何之後

懷慶集三十五

十六

數年有告者曰元初聞遼事急徒步往遼陽相視阨塞要害奴將攻遼陽人勸之去不可城陷死焉嗟夫元初有志於著作棄家離鄉周行天下蓬頭跣走如中風狂易懷鈴握槩身死絕域張伯松知有賊會反支日不去為賊所殺豈其類耶其書留篋行中紙敝墨渝二十餘年更一失之程生遂無一字留天地間矣推元初鄭重屬余之意知其心同罔猶不死也作徵士錄使新安之志文獻者徵焉

東征二士錄

萬曆二十年倭酋平秀吉遣將瞞朝鮮 天子
念屬國殘破國王亡走求內徙興師往援命兵
部侍郎宋應昌為經略武庫郎劉黃裳職方主
事袁黃贊畫職方訪求奇士得山陰人馮仲纓
吳縣人金相羅致幕下十月抵山海而倭先鋒
行長兵已渡大同江繞出平壤西界石司馬所
遣辯士沈惟敬三入倭營得其要領行長許撤
兵議封貢遣部下小西飛彈守藤原如意從惟
敬見大將軍李如松問大閣入朝班次云何大
閣者倭偽王關白平秀吉也如松厚勞遣之約

松齋集卷二十五

上七

以明年正月入平壤受冊退師行有日矣職方
問仲纓曰倭請封信乎曰信東事可竣乎曰未
也職方問曰何謂也仲纓曰平秀吉初立國內
未附行長關白之嬖人欲假寵於我以自固故
曰信也如松恃寵桀驁新有寧夏功加提督為
總兵官本朝未有也彼肯令一游士棹三寸舌
成束封之績而束甲以還乎彼必詐惟敬借封
期以繫平壤襲而不克則敗軍襲而克則敗封
故曰東事未可竣也相曰繫平壤必克克而驕
必大敗敗封與敗軍互有之職方曰善正月七

日惟敬遣其奴嘉旺報行長質明天使行冊封
禮自南門入行長候於風月樓倭花衣夾道欣
欣望龍節如松擁眾襲之弓刀擊戛倭知有變
退保風月樓牡丹臺二壘諸營令攻不能下行
長夜半渡大同江江冰引還龍山如松不知也
旦日下令進攻良久知倭去乃建大將旗鼓誓
師入空城命諸將上首功西兵南兵奉軍令不
割級而遼兵出所匿鮮人首以獻一軍譟聲如
沸爭欲殺李大蠻如松佯弗聞也倭進則魚貫
而營退則捲簾而撒所過多設虛壘以疑敵如

松齋集卷二十五

上八

松自平壤趨龍山六百餘里中途列四十寨攻
開城自旦至午城中寂無人聲令西兵梯而入
收其所設戈幟割道旁鮮人腐首報再捷鮮人
恨如松給之曰倭葉王京遁矣如松驕而貪戒
西兵南兵列營江邊提遼兵三千獨進經碧蹄
館館人復以倭遁告如松益喜輕騎疾馳至大
石橋馬蹶傷右額蘇而復上橋外饑饉如林李
友昇率家丁據橋橫射倭不得過兩山麓皆稻
畦李如栢以其弟如梅為左右翼夾如松出淖
中李友昇中鈎墮倭來益東刃及如松重鎧會

楊元兵至得免大兵退守開城而經略駐定州相去八百里行長據龍山清正自咸鏡趨截鴨綠江經略前後皆阻倭計無所出馮仲纓言於職方曰師老矣退又不可清正狡而悍藐行長而貳於關白願與金相偕使可憾而問也職方具以仲纓前語告經略經略許之清正者薩摩君之介弟也平秀吉心畏之使其嬖人行長將前軍而清正為後繼清正倍道取咸鏡虜李松妃及其二子及將相樞筦三人擁兵斷後意不欲屬行長耻為之下也仲纓往清正盛軍容迎仲纓仲纓立馬大言曰諸酋恃強不知天朝法度汝故主源道義受天朝封二百餘年汝輩世世陪臣也汝敢慢天朝忍遂忘故主乎仲纓欲暴關白之篡也故以故主挑之清正噤指曰唯唯仲纓就帳宣言曰汝巨州名將故主之介弟今破王京者行長也議封典者行長也彼以一弄臣儼然主封貢挾天朝以為重而汝雄踞海濱自甘牛後心切恥之且持此安歸乎今與我定約急還王子陪臣退兵決封貢勿令開封盛典出自弄臣此亦千古之一時也清正手額曰

請奉教解所著團花戰袍與仲纓歃血約盟令王子陪臣謁仲纓扣頭謝訂期歸國即日自王京解兵而東仲纓之入說清正也金相勒兵以待相計之曰仲纓職方所使也劉武庫內忌之如松平壤之役職方面數共策封殺降今得無以通倭中仲纓為媒孽職方地手乃領健卒二千人分伏南山觀音洞邀其歸師殺九十餘人生擒倭將一人曰葉實仲纓歸武庫果以通倭為言仲纓取相所斬倭級示之且分遺其幕客乃止而如松以十罪列職方職方遂中察典仲纓與相皆罷歸如松駐開城久去鴨綠千里兵疲糧盡與參軍李...謀復遣惟敬議封事事垂成而敗石司...惟敬皆論死而東征之役更易督師制府先後七年老師費財飾功掩敗海內為之騷動迨平秀吉死倭撤兵歸國始告成事惟敬之再使也李參軍密告如松遣仲纓別使清正使兩虎共鬪此上策也如松不能用邢益都為制府遣人聘仲纓東人王君榮戒仲纓曰大丈夫肯俯首為邢小人用手仲纓謝弗往倪屋長安市中讀書賣藥以老相敘東征功

當實授守備往謁兵部吏笑曰長安中金銀
世界君徒手來何爲慟哭焚其文牒以歸遼事
之殷也相老矣往來燕中塞下欲有所爲依故
人於薊門死濟河舟中屬其僕歸骨虞山余爲
葬之北麓附其母之兆相事母至孝從其志也
相年十五見老僧有羸疾憐而飯之老僧精武
藝授以四十八字曰熟此則無敵於天下矣嗣
父死負官錢七萬謀捕相急度不可脫誘而之
曠野以老僧所授訣試之數十人應手而倒走
居腐關外仁入虜中虜見相藝絕人不忍殺居

牧齋集卷二十五

三十一

三年益厚遇之相歸內地虜爲資送至關外始
去從袁職方論天文曆法從徐閣學論屯田海
運從李中丞論復舊遼陽按圖畫地歷歷如指
掌每爲余道東征事與世所記錄絕異已而遇
丁贊畫之子出其父手記知相言有徵也仲纓
爲人短小善談笑家貧坐客恒滿出清正所贈
戰袍示余曰此老禪和衲頭也相深目戟髯俯
躬徐步舟行順風揚帆則伏地喀嘔且死語其
僕曰置我棺船艙中勿令見水使我鬼悸也其
曲謹多畏如此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五

牧齋集卷二十五

三十一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六

雜文六

書錢塘大慈山甘露院二牒後

錢塘大慈山甘露院二牒一則會同十年七月吳越有國時所給有吳越國王押字及鎮東軍節度使印文一則宋治平二年四月中書門下牒付者也吳越牒中所稱會同十年卽晉出帝開運四年耶律德光滅晉所改也是年六月吳越忠獻王弘佐卒弟弘侑立十二月弘侑爲羣下所廢立弘俶則知吳越國王者弘侑也弘佐

牧齋集二十六

卒以鎮東節度使授弘侑至八月制授弘侑東南兵馬都元帥鎮海鎮東節度使故印文止稱鎮東也治平二年牒後所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不署姓者安陽韓忠獻王琦也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曾者晉江曾宣靖公公亮也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者廬陵歐陽文忠公修也吏部侍郎參知政事趙者虞城趙康靖公槩也三公皆署姓而忠獻獨不署以忠獻集考之忠獻於治平元年甲辰冬三表乞罷相上許以仁廟終祥再請至二年乙巳夏累申

前請此或其杜門乞休不赴都堂時也以二牒所載徵諸史傳無弗合者獨吳越牒中會同十年之紀覽者往往致疑蓋德光滅晉雖以二月丁巳朔建國改號而漢高祖亦以是月辛未起河東仍稱晉元福十二年吳越之正朔何以不奉漢而奉遼况四月丁丑德光已卒於殺胡林矣此牒行於七月不應猶以會同紀年此不能無疑者也攷之遼史自阿保機卽位九年吳越與契丹信使不絕吳越之通好契丹久矣契丹入主中國吳越奉其正朔當在諸州鎮之先是

牧齋集二十六

年七月德光雖已死而漢令未及於東南故猶以會同紀年而後從漢則在八月受漢制之後也夫越僭號沒會同天福而追紀開運四年亦可謂微而章矣遼史德光紀是年改元大同而會同無十年與此牒及諸史異或者又以爲疑按王溥五代會要德光僞降赦改國號大遼稱會同十年歐陽史諸家亦同蓋降赦則稱會同而改元則曰大同改元之後不三月而德光卒故大同之號不行於中國而僅存於國史牒文所從據其降赦之文國史所書紀其改元之

實固可以互攷也葉隆禮契丹國志以是年爲
會同十一年隆禮之志成於淳熙中遼史未入
中國其舛誤不可枚舉餘無黨注歐陽史以謂
契丹年號諸家舛謬非一莫可考正因是牒以
考之則益信矣江陰李君貫之博雅好古叢書
彙編每遇之無不藏弃出二牒以示余命爲之
跋尾余學殖既鮮又喜遺忘略疏其槩以復於
貫之貫之幸悉舉所聞以改焉萬曆四十八年
庚申春正月

吾書錢塘大慈山甘露院二牒後

錢謙益集卷二十六

往余爲江陰李貫之考錢塘大慈山甘露院二
牒距今七年矣治平二年四月之牒韓魏公爲
宰相書銜而不姓曾魯公爲次相歐陽文忠趙
康靖爲執政則署姓而不名余未及深考第據
魏公安陽集二年乙巳夏仁廟終祥累申前請
遂妄謂魏公之不署姓或以杜門乞休不赴都
堂之故而非敢以爲允也今年偶讀王明清揮
麈錄云明清嘗得治平元年英宗批可進狀一
紙於某才甫家事執書臣而不姓且花押而不
書名以歲月考之則韓魏公會魯公歐陽文忠

趙康靖作相恭時也但不曉不名之義後閱沈
存中筆談云本朝要事對稟書事擬進盡可然
後施行謂之熟狀事速不及待報則先行下具
制草奏知謂之進草熟狀白紙書宰相押字他
執政具姓名進草卽黃紙書宰相執政皆於狀
背押字始悟其理不知今又何如耳明清所得
進狀與甘露院牒皆在治平元二閒四公作相
恭之日甘露院之牒蓋中書門下奉勅賜額今
本州翻錄降付逐寺院者也讀明清之錄考其
所謂熟狀進草者是牒蓋亦熟狀之遺而宰相

錢謙益集卷二十六

四

皆不名則宋朝故事如此也及考葉夢得石林
燕語則云唐詔勅宰相書名者皆不書姓惟單
名則書姓蓋以爲宰相人所共知不待書姓而
見國朝雖單名亦不書姓他執政則書所以異
宰相之禮也夢得所記宰相不署姓之故視存
中爲詳如魏公正所謂單名不書姓者也詔勅
不書姓則其見於文牒者又可知也余初不知
宰相不署姓爲宋之故事而以臆考之微揮塵
錄諸書則余之誤誰與是正然是時曾魯公實
爲次相而與二執政同署姓則知宰相之不署

姓不獨異於執政抑亦異於次相也以是牒推之又可以補夢得之所未備也存中又記中書劄子宰相押字在上次相及叅政以次向下樞密院劄子樞長押字在下副貳以次向上以此爲別是牒之書銜繫於年月之後先左右叅次次相又次宰相蓋以後爲尊而不別行是知文牒之行於下者其制又與劄子異也治平去今五百六十餘年故紙敝牘使人摩娑不忍置文獻之不可以無徵豈不信哉余學問踳駁不審於闕疑慎言之訓是以有向者之誤今既已知

後集卷二十六

五

之不敢塗竄以自蓋也庸敢備書以詒貫之俾附於是牒之後雖然自時厥後有所弋獲尚當次第書之貫之老而好學故知不以我爲贅也天啓六年四月

記溫國司馬文正公神道碑後

天啓壬戌得司馬文正公神道碑刻於長安肆中紙敝墨淪深加寶重而又竊怪其不盛行於世也遂命良工裝潢屬友人程孟陽題而藏諸篋衍後三年乙丑被放歸田讀元人程鉅夫集溫公墓碑老杏圖詩序曰公之墓碑仆於羣檢

之口而斷碑之隙有杏生焉金皇統間夏邑王令建祠修復老杏迄今二百餘年矣白雲翁家與之隣益用封殖皇慶之元翁爲平章政事出所繪圖及修復之碑使廣平程某序之鉅夫之序所謂夏邑王令者壽春王廷直金皇統間夏邑令也白雲翁者元平章察罕也鉅夫記修復事頗略然有以知其出於磨泐之後而碑之傳於世者爲不易也考於通志得廷直所自記曰紹聖間仆溫公墓碑而磨其文靖康復公官爵欲再立而未暇迄今五十餘年埋之深土毀滅

後集卷二十六

六

朽漫不傳於世天眷有德乃生杏樹一株於碑座龜趺之側蟠枝屈蟠春花夏實廷直以皇統戊辰秋八月行令夏臺問諸守僧圓真訪得舊本於公會姪孫曰作曰通之家命工刊模碑面穴隙不可鑄磨碑陰碑裂間實以土蓋初仆時自龜而上推撲使然也欲別選鉅石作豐碑則又無大葬時朝廷物力公族姪孫綺曰不若橫碑作小段而模立之則龜杏不相後之人知其異焉因斲碑而爲四韻一跋一共六石僧法洪率閭邑僧院咸出貲助之圓真又出私帑於墳

院法堂之後設堂以祀公置碑石焉號曰溫公神道碑堂此皇統修復之始末也余初得此碑凡四紙縱長丈餘橫半之與斷碑爲四之說符合爲皇統時所修復無疑也余所存者四石而已其額與跋皆不可攷矣然是碑也仆於宋復於金龜跖之僅存老杏之封殖皆有鬼神護持而余乃幸而得之又豈易哉余又謹按公以元祐元年九月卒於位二聖親臨其喪哲宗再遣使詔其孤康又遣大臣諭旨俾奪遺命從官葬命入內侍省供奉官李永言乘驛詣涑水

集卷二十六

二

相地卜宅於是以前十月甲午掘墳發陝解蒲華四州卒穿土復還高方百工爲葬具十月復命公從子富提舉之十二月丙戌墓成其葬也以二年正月辛酉既葬之明年勅翰林學士蘇軾撰碑上親爲篆字以表其首又命永言及公從孫桂督將作百工起樓於墓之東南以居焉樓之大制基極相距凡四丈有五尺上爲四門門爲二牖下爲二門門爲一城復闢周於碑迴廊環於閣繚垣四起爲之蔽衛凡七月而畢事土木金石朽壤丹雘之工總會一萬六千有奇而

所損之數稱是此元祐中大葬溫公恩禮之大略也八年九月宣仁聖烈皇后崩紹聖元年七月三省言前後臣僚論列元祐以來司馬光等罪惡詔同馬光呂公著各追所贈官并諡告及追所賜神道碑額仍下陝西鄭州各於逐官墳所拆去官修碑樓及倒碑磨毀奉勅所撰碑文訖奏從許將之言僅免斷棺僇屍而已四年二月追貶清遠軍節度副使四月又貶朱厓軍司戶參軍徽宗追復未幾而崇寧復貶姦黨之碑大書深刻者再皆以公等爲首靖康初元除

集卷二十六

八

元祐學衛黨禁贈公爲太師而事已不可爲矣廷直修復公墓在金皇統八年戊辰紹興之十八年也距紹聖仆碑時計五十有五年異國之臣左枉之長乃能摩娑斷碑以修復爲已任洪真輩皆僧徒相與扶助之唯恐後其視紹聖崇寧諸人又何如也然而當是時賊檜爲政和議告成天水之封劉苦之冊皆在紹興皇統間涑水之墓雖儼然修復公亦何樂乎有是哉嗚呼公墓之廢興關於有宋之存亡庸敢牽連書之於碑刻之後後之君子亦將有感焉是年冬十

有一月二十七日虞山老民錢謙益謹記

讀盧德水所輯龍川二書後題

德州盧德水刻陳同甫三國紀年史傳序題之曰龍川二書又深自貶損以謂淺見寡聞不敢出手作序擬請虞山先生數語以發明二書之所以然嗚呼余少而讀龍川之書爲之寤而歎寐而起酒闌燈熄屏營欷歔者二十餘年矣其敢無一言以副德水之意乎靖康之事天下之大變也紹興之請和皇統之策命天下之大辱也堂堂中國五十年之間龍川以匹夫庶士奮

牧齋集二十本

九

起而任天下之辱思一洗之而無以自效故假三國之君臣以見志焉三國紀年者龍川之春秋也以言乎帝胄則備疎而構親以言乎舉事則劉難而趙易以言乎主國則巴蜀感而南渡寬然蜀以鼎足抗衡而宋以島夷屈服龍川不云乎後主之庸豈後世之庸主哉然則後世之所謂庸主者可知已矣志曰漢略悲其君臣之志也以愍夫不足悲者也孫氏之立國君臣上下盡江之慮精矣及晚年國勢既定參分造盟以函谷爲界而明與魏絕以皓之昏暴猶有青

蓋入雒之思而南渡之君臣據錢塘一隅之地叩頭乞哀惟恐失之不亦傷乎志曰吳略著其自立也以表夫不能立者也孔子曰吾志在春秋三國紀年其亦龍川之志乎龍川之志則志乎中興而已故其爲史傳序也以中興遺傳終焉忠臣義士中興之本也謀臣辯士中興之資也譬之鳥焉忠臣義士其肝膈也謀臣辯士其毛羽也有謀辯之略而無忠義之心則徐秉哲王時雍之倫竭其精神才智朝金而夕楚者是豈可備驅策者乎有忠義之心而無謀辯之用

牧齋集二十六

十

則所謂拱手而談正心誠意爲風痺不知痛痒之人者亦要歸於無用而已矣是二者皆偏才也人主患不得英豪而用之英豪者有忠臣義士之心而具謀臣辯士之略如蜀之有亮如吳之有瑜是也以英豪之人而生昏庸衰濁之世譬如神龍之在溝壑也田夫孺子爭以爲怪異不將醢之則將烹之夫避醢而就烹亦豈神龍之所欲哉宋當斯時和議成黨論盛鄙夫盤互於廟堂賢人刺促於羅網如龍川者再入大理獄晚得一第以死而况於龍伯康趙次張輩抑

沒草野又豈可勝道者乎天生英豪使斯世不獲其咫尺之用此則人主之過而天下之大不幸也余於龍川二書竊窺其中興之大志悲其以英豪自命而卒於無成故因德水之請書之於編末發千載一慨焉今天下全盛建州小奴游龜殘魄漸就漸滅而士大夫深憂過計有如歐陽子之云唐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者天子方拊髀英豪一旦登庸德水使執政召問當從何處下手德水必有以自獻矣余老矣尚能執簡以記之崇禎丙子陽月朔

校齋集卷二十六

十一

孝譽先生私諡議

崇禎五年五月故鎮遠侯勳衛楊州顧君辛江左薦紳大夫與顧君游者悲其才不效於時位不稱其志倣古人私諡之法謀所以易其名者胥走告於舊史氏錢謙益謙益議曰勳臣子弟之有散騎參侍自洪武九年始也朝會大事佩弓刀充宿衛其有材器超卓者不次擢用然自洪永以來膺是選者郭忠武而外未有聞焉則豈非貴不期驕富不期侈甘毳足以養其心而綺紈足以柔其骨於其中求一勞人志士殆所

謂牛毛而麟角者歟君弱不好弄痛刮磨豪習讀書修行一以忠武爲法則其在環衛也我方有事屬國奮身請東征以龍川騰衝之役爲比既而有封議不果謝病家居御史薦君率江淮兵援遼牽連謫戍亦猶忠武之志也君生平忠孝大節無愧於忠武如諸公之議考私諡以易名不惟君死且不朽抑亦激勸後人感槩堅立庶可以稱塞我高皇帝廣厲勳舊之德意謹按諡法孝之例有五君之事母有曾閔之孝繼騎及門銀鑰逮繫君旌旄以別其母登車煒煌

校齋集卷二十六

十二

既免然後跪謝告實可不爲慈惠愛親乎毀家報國身瀕九死已已之冬詒書告別單車就道誓獨身死修奴以解嚴而止可不謂秉德不回大處行節乎東海侯陳文得諡孝國史以爲異典吾以爲莫如君宜又按諡法狀古述今曰譽君著鎮遠先獻記下上十一朝網羅貫穿非一家之史也論邊政議漕鹽舉而厝之可以佐縣官緩急詩不云乎庶幾宿夜以永終譽君可謂譽矣請諡曰孝譽先生謹議是年冬十一月舊史官嘗熟錢某述

顧孝廉請贈議

萬曆間吳中有三孝廉曰崑山歸季思嘗熟顧朗仲長洲文文起文起登上第為天子之大臣而季思朗仲皆前死巡方者以季思名行上聞得贈翰林院待詔且命更舉其未盡者吳之人士僉謂朗仲不可以後余惟季思之道清而貞廉靜而閒止朗仲之道弘而毅篤誠而沉塞季思庶幾伯夷之清而朗仲兼有伊尹之任巡方者之於二賢非有軒輊而不蚤聞焉則吾黨之過也朗仲少喪父哭踊拊心焦肺嘔血終身為

鋼疾臥則心忤忤然非抱持不能寐事後母至孝朗仲病後毋顧天請代未幾亦死每曰子而不孝非子也吾惡夫以孝取名者也生平不妄取一錢遇人緩急與永借貸未嘗以無為解居閭請託謝絕郡邑公正發憤則奮臂削牘不避讎怨每曰士而不廉非士也吾恥夫以廉成名者也縣此言之孝廉之行朗仲之所不欲居而况於其名乎又况於假其名以取旌乎然則朗仲之為人如何曰其學以窮經好古為宗一義之未析一物之不知其所為食寢俱廢者也其

志以忘身善勸為務一民之未安一物之失所其所為痼痼在弱者也篤信好學強立不返為子必死孝為臣必死忠得志則沛然德教行於兩閒不得志則浩然真氣返乎大宅是則朗仲而已矣朗仲與江陰繆當時同舉鄉書當時於世少所許可每曰朗仲吾師也唐人李遐叔作三賢論曰元之志行當以道純天下劉之志行當以六經諧人心蕭之志行當以中古易今世以二君擬之朗仲其元劉之比乎當時其蕭之倫乎當時以奄禍考死與劉侍講齊名為當時所心師者其人又何如哉舉是以應 明詔雖非朗仲之志其誰曰不宜謹議

吳中名賢表揚續議

國家崇獎名節風勵流俗著之甲令凡忠臣孝子義夫節婦旌表其門閭蓋倣古表厥宅里崇臺綽楔烏頭漆書之制士大夫之賢者得祀於鄉之學宮蓋倣古賢宗樂祖鄉先生沒而祭於社之制世道下衰風教剝敝鄉里婦孺雖有伯姬孝已之行截髮刳股殘肌捐身非其子孫富厚平牘游揚卒皆草亡木隕聲銷影滅鄉賢之

祠本主林立多於儲胥有志者過而唾之若坐
塗炭數年以來士大夫廉恥掃地辮髮而事奴
挾策而干寇者硯面攘臂恬不知恥是豈可視
為細故哉我皇上深惟治理激厲頑懦俞前
按臣祁彪佳之請表揚已故舉人張基歸子慕
未陞宜皆贈翰林院待詔又命以後巡按御史
各宜留心風教確訪真品薦舉以聞於是吳之
紹紳孝秀耆老公舉其績宜表揚者舉人二人
生員一人謹條列其行事如左

顧雲鴻嘗熟人中萬曆庚子鄉試雲鴻少喪父

牧齋集卷二十

十五

拊心嘔血終身抱怔忡之疾非抱持不能寐事
後母至孝雲鴻病後母籲天請代後雲鴻死旬
月以哀卒後母之殉其子古未有也博學深思
研精六籍易簣之夕雜誦易象琅琅出席辱聞
讀書滕溪山中介居絕俗急公赴義不顧頭目
以忠孝名節為已任丁未鎮院對策至天災民
窮淚簌簌下沾漬楮筆嘗語所知大丈夫殺身
取義當轟轟烈烈如疾雷閃電公等暖姝自好
他日縱遇難死節不過作文文山謝疊山耳甫
強仕而卒學者私謚為孝毅先生雲鴻在公車

與江陰繆昌期長洲文震孟以名行鏃礪繆文
皆嚴事之不敢厲行進繆為忠臣文為名相則
雲鴻之品第可知也

張世偉吳江人中萬曆壬子科鄉試服習其祖
基之家訓七歲喪母上食號慟塾中兒皆為流
涕父歿事其兄如其父急朋友之難甚於己鄉
邦有大利病紹紳囁嚅相顧必自世偉發之謝
絕請託誅茅灌畦死無以為歛倪司李賻之乃
發喪世偉峻嶒自守不依附東林講席以釣聲
名黨人咸目攝之曰此為清流嚆矢者也晚年

牧齋集卷二十

十六

謝公車不赴閭里有急難必望走焉有不善相
戒曰無使張孝廉知其所居嚴重於公卿其卒
也謙益題其銘旌曰孝節張先生之樞世偉晚
與文閣學震孟周忠介順昌朱孝介陞宜為友
而姚學士希孟出其門諸公以名行顯聞世偉
居其前為唱于焉陞宜既得旌矣於世偉何疑
楊大深吳縣儒學生員故宮保南京兵部尚書
莊簡公之子也吳有君子曰王仁孝先生敬臣
大深少從之游縉袍徒步徐行下視人不知為
宮保之子性廉靜見非義氣色然不可犯干

聞然躬行乎尹旁達望而知爲仁孝先生之徒也事莊簡及嫡母生母竭盡誠孝居三喪哀毀如一第弟四人析產獨取其薄丁巳戊午間歲饑民陳死無算收瘞枯骸凡兩年可萬計居家訓子肅若朝典冠昏喪祭必用古禮年逾艾危坐一室朱黃誦讀夜分不輟疾革衣冠肅然以手指心而逝吳人稱爲端孝先生吳趨故嚴重王敬臣織兒婦人皆呼王孝子敬臣沒推服大沐如敬臣萬曆十四年御史上敬臣孝行 神宗特授國子監博士用敬臣例旌大深於身後

其誰曰不宜

卷一百一十六

十二

右條列吳中三賢行事如右皆徵諸國人詢於介衆起九京而俟百世可信不誣者也列郡之中亦有弓旌貴及著作繁富游光揚聲傾動海內者矣嗟夫无器飲食或以虛僞貽譏穀皮綃頭或以釣采蒙誚取宋璞以混周玉採春華而忘秋實豈執事者所以奉 詔條砥末俗稱塞聖主崇獎風厲之至意者乎敢忘其固陋獻斯議以備采擇焉癸未孟陬月虞山老民錢謙益謹議

放生說

放生戒殺三代以上永有其名然而未有大於此時者也何也周官甸衡澤虞所掌凡以共祭祀賓客養紀之用其它攻猛獸除毒蠱去龍蛇射矢烏各有攸司皆以生之道殺之也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卵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則田而殺焉寡矣獮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射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罝網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參觀王制月令夏小正之所載則非時而殺者寡矣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燕人無故不食珍則無故而殺者寡矣魯隱公大國之君也登百金之魚臧以爲亂政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弃之周德下衰其稟稟於王制若此而况其盛時乎古之帝王以天地山林川澤爲一家以鳥獸禽魚羣生萬物爲一體無地而非放生之地無物而非放生之物也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皆放生戒殺之法親賢遠奸禁女謁居

之病麒麟游鳳凰集鳥獸魚鼈咸若豈不以人主之尊躬家人之細行旦得一鳥焉而縱之暮得一魚焉而畜之至以不取不放見笑於夷狄如梁武者哉唐宋之世天下始有放生池唐乾元中命天下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顏魯國文忠公爲之碑宋天禧中王欽若奏以西湖爲放生池爲人主祈福蘇文忠公謂西湖不可廢者五此其首也唐宋之置放生池吾所謂家人之細事也王欽若之請則宦官宮妾之愛其君也然而顏蘇兩文忠拱手讚歎如恐不及者

卷一百一十六

十九

何也尊王制因本法導揚人主之仁心仁聞而勸誘天下以好生惡殺此仁人君子之所有事也唐用閹人殺天下宋用新法殺天下屏弃兩文忠於外生民日就湯火而祈福於一魚一鳥其放生戒殺不已隘乎君子亦爲之一喟而已矣塘栖張子羽斥萊湖爲放生池建流水長者閣於池中延秘密嚴公主其事其友張秀初沈不傾共爲唱導或難之曰栖水去杭城五十里西湖故放生池也何必改作曰子不見夫官府之庫藏手勾稽會計密於秋荼今又重之以鰲

肯峻法然貪官污吏穿穴而乾沒者不可勝數也富家翁媼囊金積帛手自扇鏹中夜取火而視之不遇怯盜探囊發匱之徒則其亡失者鮮矣物公則既法久則渝西湖之放生官府之庫藏也栖水之放生翁媼之囊櫝也何必西湖之久而栖水之非顏文忠之碑曰環海爲池周天而動植依仁飛沉受獲蘇文忠之奏曰郡人萬會於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西北向稽首仰祝千萬歲壽栖水之爲斯善學兩文忠已矣衡公自栖水來敘諸君建置之意屬

卷一百一十六

二十

哀祈年字田祖說

余綴以一言余拱手讚歎曰斯所謂諸上善人俱會一處得爾名其閒幸矣作是說以廣之公安哀祈年其字曰未央吾友小修之子而爲後於伯修庶子者也自公安之三哀以才名掉鞅藝苑而其子弟之英妙者皆有名於時江漢之閒人皆知有哀未央矣一日飲余長安邸中請改字於余余別字之曰田祖而告之曰周禮春官籥章凡國祈年於田祖共田祖之土鼓以樂田畯注曰田祖始耕田才謂神農也田祖之

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傳曰田祖先嗇也

上之制禮也大報本而反始是故以報焉則祭先嗇以祈焉則御田祖其爲尊祖一也雖然豈惟田有祖哉文亦有之三百篇詩之祖也屈子繼別之宗也漢魏三唐以迨宋元諸家繼禰之小宗也六經文之祖也左氏司馬氏繼別之宗也韓柳歐陽蘇氏以迨勝國諸家繼禰之小宗也古之人所以馳騁於文章枝分流別殊途而同歸者亦曰各本其祖而已矣今之爲文者有兩人焉其一人曰必秦必漢必唐舍是無祖也

牧齋集二十六

三十一

是以人之祖禰而祭於已之寢也其一人曰何必秦何必漢與唐自我作古是被髮而祭於野也此兩人者其持論不同皆可謂不識其祖者也夫欲求識其祖者豈有他哉六經其壇墠也屈左以下之書其譜牒也尊祖敬宗收族等而上之亦在乎反而求之而已田祖胚胎前光燁蜺俗學卓然有志於文者也吾姑語子以文之祖子歸而叩擊於小修以吾言爲端其於吾言必有進焉子江漢之間人也江漢朝宗於海尊祖之義也詩不云乎沔彼流水朝宗於海

陸君陳字說

甬東陸生符嘗讀陳亮同父之自贊所謂人中之龍文中之虎愜然有意乎其人也遂字文虎既而意有所未安也請改字于余余觀東方朔諫武帝願陳泰階六符生之姓名適有合焉因字之曰君陳而爲之說曰三代而下賢臣志士有志于理平所以規切摩厲其君未有不本於三階六符者也東方生西漢全盛事雄才大略之君假詆諧倡辨以陳其說人主用其一二遂能鞭笞四夷表章六經致白麟寶鼎之瑞同父

牧齋集二十六

三十二

當宋南渡光氣分裂星分不越女牛參井之間乃欲挾縱橫恢復之計以干庸主窮老盡氣而不得一試亦足悲矣吾願生爲東方生不願生爲同父也東方生所陳泰階之事不可得而聞矣生一旦如同甫上書故事天子驚異累日使執政召問從何處下手其何以置對夫永康之功利驟而陳之能使其君畏然而不可誣也新安之誠正久而陳之能使其君厭然而不可易也良醫之用藥也虛則補之實則瀉之若必欲舉一而廢一則均爲風痺不知痛癢之人而

已矣記有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
其信吾知生之必有以也生之爲人也孝友全
恭有君陳之遺德焉則三代以下之臣將姑舍
是而況於談諧倡辯之流乎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六

四七下卷二十六

二十三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七

雜文七

富責主人文

昔人逐貧送窮之作皆以貧鬼致辭譴訶不少
貸而富鬼則不及焉孫樵逐痞鬼文列四鬼之
目曰諂鬼曰矯鬼曰巧鬼曰錢鬼是四鬼者皆
富鬼之族類倚黨也樵既知富鬼之情狀而擬
諸其形容矣又欲招之以文富鬼故不好文幾
其與子墨作緣亦偵其矣乎余里居食貧峭獨
自意時聞大冠擲掄聊述其語爲富責主人文

知富鬼之不可招故安于其責而不慙也意略
與樵反其辭曰翰林主人索居暑夕月在南斗
明河垂席雲物輕鮮人影單隻倚仗傍徨瞻睇
四壁有聲愴然若咳若息若啼而厲若慙而極
謔謔出出音聲四射傾聽不明掩耳逾噴曰余
爲富鬼百鬼之王暫舍富室薄游窮鄉過子之
門有如琢水門神冷落戶鬼凌兢入子之室徒
有憂滿竈君辭突厠鬼去涸退筆成家殘編滿
家做不人後癖必人過撫已咄咄視天夢夢保
此四極御彼五窮凡今之人富厚百爾具

瞻上帝所右鬼猶求食人胡弗走不親而齟齬
昏而媾借其餘光逐彼遺臭彼翔我趨彼植我
俚彼嗽我甘彼灼我炙衍衍飲酒仡仡禦寇惟
力是視遑恤我後我有顏面無復其皮臂背析
頰逢彼之宜彼笑未色我解其頤彼方曰咨我
蹙其眉賜之餘瀝匍匐叩稽不比臣虜况乃等
夷我有話言咨口岐舌鵠夷滑稽濶翻轉折噁
嚶嚶伊附耳未絕陳見困誠誓死流血退而昇
人偶語憂憂轉喉似暗出氣復咽哥矣富人入
而後說爲臣則忠作婦斯哲齒牙輓轡骨節巒

卷口承餘竅唇嚙足汗尻高首下肩贅脇穿刺
肉折俎剝膚肆筵見金則攫有恥必捐子不醜
窮人誰子妍脂膏却閭捷徑辟先人敵官冷有
地無權資人芳口博人鈍顏搖唇抹撮背面結
紺魯冠越棄夏簑冬懸咎譽遷隨彼何有焉富
而可求伐柯有則彼其之子亦既弋獲善事官
長伺候顏色結交駟犢厭飲酒食妻子導慮僮
奴并力如牛之耕如螭之賊囊積充初子貨滋
植大冠如箕項領成飾鄉老稱愿兒童嘆息子
胡自苦坎壈失職用我之言易子之求迴馭耳

前修願爲草節樂是誅抑倚息樓
矣憂傷置筆札辭去交清願就幸舍爲子持
寄主人問之問以幾几煩寃其臆唧唧聒耳宿
醉方醒夢寐未止四顧傷氣外營徒倚曙光解
駭晨露沾灑欠伸久之時髮中齒左頰丹鉛右
命圖史忻忻樂康忘其所以富鬼喟曰不可爲
矣撫膺高蹈不顧而起

楚女對

楚之南有季芊者美而惠弱不好弄善女紅授
女誠列女傳書并而適于某氏不苟訾笑久之

楚女對

舅姑弗善也其叔妹妯娌成疏遠之其夫憐之
而弗敢驅也里有夏氏者極醜無雙曰頭黝
頻深目局鼻歛唇結喉旁行螭僂手不識刀尺
目不辨結縷保送與人合無道涂涸利擇焉行
年五十而後嫁好漁不索其夫固知之久之其
舅姑安之其叔妹妯娌交譽之其夫亦弗忍絕
也夏氏時引鏡自笑曰吾之美與惠世固無
有季芊何爲女子有爾家者而夏氏夏氏
必祝之曰肖我肖我而笑嘗季芊不絕口隣女
有習夏氏者問之曰子固里之不售女也子

楚女對

四

何賢于季芊夏氏曰我善嫁隣女曰季芊實
先子行何謂善嫁夏氏曰非此之謂也季芊
之嫁也一嫁而已矣善嫁者無不嫁也里之人
貴顯者吾嫁門第富厚者吾嫁貴焉賈者吾
嫁鬻販焉飯脂洗削者吾嫁奇羨焉傭保吾嫁
直焉奴虜吾嫁桀黠焉椎剽賊盜吾嫁藏焉丐
乞吾嫁殘羹餘瀝焉吾十指如懸錐而衣食嘗
有餘且以奉吾舅姑叔妹而盡吾夫焉季芊之
一嫁也此不嫁之精者也故曰我善嫁隣女白
然則吾何以無淫名夏氏曰我善淫我非好
淫也污其身有利于已則爲之也利我者以我
專利也不好淫淫我者以我爲淫也不謀利我
是以食淫利無淫名且里之人老者吾假女焉
孤孩者吾假母焉壯者吾假兄弟焉皆假物也
向者吾嫁亦假也吾有淫黨而無淫人誰適名
我故曰我善淫隣女曰是二者則誠善矣如醜
何夏氏曰頭白因而爲廣髻額黝因而爲玄
衣因深目而視下因曷鼻而眉蹙齧唇結喉因
而爲囁嚅旁行螭僂因而爲磬折人惠我而愛
其醜也久而漸忘之且歸美焉季芊洵美矣雖

然季羊不善爲美而我善醜以我之善醜易季羊之不善美則季羊之稚齒媿猶天人也雖鳴之發于餘竅猶芷若之紛郁以口承之不暇矧敢笑且詈之耶隣女歸以告季羊季羊穆然不應楚王聞之曰嘻是國之無教令也乃命施夏巫氏表季羊之閭以爲女宗

書武林禳夷事

今年春王師分四道討建州夷三道敗沒殺我一僉事二總兵中外大震武林諸山浮圖有律行者相率然燈禮懺告哀于佛諸大夫士相焉

卷之三

五

或曰是詛之也秦嘗詛楚王熊相是匹敵之禮也或曰非詛也禳也禳之之義何居周官大宗伯六祝六祈則掌之太祝侯禳禱祠之祝號則掌之小祝以迨于司巫女巫各有事守凡以寧風旱彌災兵國有大故號呼于神以求福也夫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也當周之盛時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六卿分職各率其屬時和年豐天無烈風陰雨白雉鳴草之貢至自荒服國固無風旱裁兵之足虞其有之則其所召致感應者不在人也是故一則曰以事鬼神示再則曰

以同鬼神示德之休明人無不和而天神人鬼地祇或有不同不和則六厲之自作聖人得以索而治之然而用牲用幣祈禱告哀不敢專用攻說從事求乎陰之道也治世浸遠五行之沴滋多風旱災兵劫運促數而大雄氏之教始盛其所以弭災拯難升幽陟明固不遠于周官之法則亦聖人所不廢也今天子深居法宮久道化成建州一隅伏屍流血干犯和氣六厲之自作不歸于人鬼神地祇之不同不和而誰歸與周官之制度蕪廢侯祈禱祠之法已不可

卷之三

六

攷見不告于大雄氏而誰告與雩祭之用女巫也歌哭而請今建州之裁豈直早曠與浮屠之禮懺也其唱嘆不比于歌其悲哀不比于哭與舉國之人皆莫適爲女巫而浮屠焉代之是不亦亡于禮之禮與然則大夫士之相之也何居曰吾聞之浮屠有護真者瓦孟草食守木义如金科斯律行之表也率護真之道以之爲臣必不以持祿養交罔上以之爲長必不以苞苴竿牘漁下以之立朝必不以譟訛嗜香賣友雖棄氏毀髮固天子之寶臣也大夫士之相之也宜

率也大夫士請之浮屠鑒其誠往焉爲
大夫士者里居而抱疆場之憂旬旬稽顙告哀
于佛其進而謀人之軍師邦邑又何如也侯喜
者唐之處士也劉逸淮之亂作吊汴州文投之
大川以訴李翱曰誠之至者必上通上帝聞之
劉逸淮其將不久後數月劉逸淮竟死然則修
夷之死且亡其有日矣書其事以俟之萬曆己
未夏四月

節婦文氏旌門頌

有序

洪武七年春三月甲午 詔旌吳縣民妻守節

卷二十七

者三人姚榮三妻黃氏旌門在吳縣之閭門里
具實錄中後二百四十二年吳縣有姚節婦文
實榮三七世孫汝轍之妻巡按御史請得表署
其門如黃氏 制曰可于是符下有司行事所
旌門亦在閭門里綽楔相望焉文之隕所天也
爲萬曆庚辰子希孟生十月乳哺之餘掖置苦
次麻與襁相襲也希孟少病嗽齒擊乳迸迷離
枕席閒不辨血漣中更家難覆巢完卵艱危萬
狀萬曆乙卯孀居三十有六年與被旌典希孟
旣以春秋舉於鄉有聞望矣媿烈則繡黼娘賢

則珪璋煌煌乎圖史之遺則 聖朝之盛事也
黃之被旌故史臣蘇伯衡作旌門頌旌門之有
頌古無聞焉自伯衡昉也其亂曰嗟臣事君猶
婦從夫凡百在位局鑒焉圖伯衡常聞國初去
僞吳僭竊未遠其告誡臣子者甚備承平以來
偷玩滋有惟茲閭門通邑大都垂軒列騎過姚
氏之宅里者遭相逮也其亦有下車肅揖攷舊
史之訓辭而興起者乎謙益侍罪國史謹書其
事以遺希孟俾鑒之樂石猶伯衡之志也頌曰
我 祖建國崇獎節孝 神孫十葉風聲彌耀

卷二十七

徵節于吳有黃有文崇臺綽楔後先一門龍宗
有麟鳳集有翼維黃自誓文也是則是則伊何
忍死立孤哀哀苦塊襁褓是扶哭摧蒼天泣掩
黃口吳趨罷歌闔廬崩柩哀此藐孤命比垂髮
含飴雜淚嚙乳迸血靡晨匪昏靡令匪冬寒燈
晝青朔雲夏同厥孤漸長難母作傳教之春秋
易以七箸鴻匹不再豹生有文是母是子達于
九閭 帝曰俞哉媿女前烈漆書交映烏頭雙
揭我我閭門甄甯之里軒車轉轉有來至止覩
彼赭白問諸琬琰豈無轅迴亦有顏渙嗟此婦

楚以善其鹽旌門有仇過者具瞻天咫不遠
皇臣爾私載高食厚云胡弗思匪瘳曷章匪誅
曷封訓於蒙士式彼女宗曷鑒曷圖莫非臣子
哉筆作頌敬嗣舊史

節婦韓氏旌門銘 有序

崇禎三年吏部文選清吏司郎中臣必顯言臣
曾祖父元祖以諸生早夭曾祖母韓氏年二十
有八毀容截髮瀕死自誓力作以奉舅姑血淚
以育孺子茹荼攻蓼五十餘年州里言其狀監
察御史將覆覈上請家本衛籍衛弁來索賄家

忠齋集二十七

九

人欲予之韓氏指曰吾誓死守節若以賄得旌
是毀吾節也乃罵絕之且死戒子孫勿復言旌
表事臣祖承先累年外吏臣父振基數月省垣
未獲具疏陳請臣遭逢 聖明待罪銓部敢昧
死上聞伏惟 陛下鑒百年之苦節閔三世之
死孝幸得表署其門如制令其自臣祖父以下
咸死且不朽 制曰可於是草莽臣謙益舊侍
罪太史氏謹爲之銘銘曰巖巖衝關下有潼水
注河激華龍門伊始神區帝戶風氣完塞彼都
士女淑茂厥德有美韓姑來歸于孫嚴霜夏墜

忠齋集二十七

十

新安呂氏節孝旌門銘

崇禎十五年閩賊陷雒陽故南京參贊尚書呂
公維祺被執抗辭罵賊而死余從故篋中得公
所詒先世節孝事狀摩挲流涕追惟宿諾乃爲
敘而銘焉敘曰節婦牛氏河南府新安縣介村
里人呂鄉妻也鄉死時年二十九閨戶自經女
弟敎之得免家貧子稚隣媼憐而諷之菱面截
髮以死自誓篝燈紡績聲淚奄然泣漬濕麻
采日亭午突蕭然無煙終不肯旬貸一錢曰與

人通財非養婦事也子孔學貧不能為儒習書獄為縣吏文無害能佐縣令平反孫維祺舉進士官吏部郎呼孔學謂曰夫子好行其德指國以周人之急而家較火里人斬之曰無若呂公代客用窮今幸少有餘貲盍亦行夫子之志乎孔學傾家以贍三族澤及窮嫠母之敬也牛氏卒壽七十有八孔學老矣號踊致毀苦次病亟子婦以酒肉進終不肯御家廬泣寒風餐雪虐人勸之歸不可曰我先人葬母身自負土手鉞足重繭我以孺子故弛於耒耜又忍燕寢居息

卷三十七

十一

素吾母於宿莽手里人言母病腫瀕死孔學額天請代感異夢遇異人診之一昔而起兒童婦女爭傳其事皆曰呂孝子也天啓四年御史丘兆麟上其狀禮部案驗不妄奉詔表厥宅里曰旌表故民呂鄉妻牛氏貞節及呂孔學孝子之門母子節孝同日並旌史策所罕聞國制所未有也旌門之後凡十九年而有叅贊公死節之事銘曰惟皇建極崇獎節孝樹之風聲顯顯呂氏母子婦孺篤守天經栢舟之節白華之孝旁達神明一門雙闕烏頭漆書燭幽洞冥

神錫祕祉靈泉神芝誕育夏卿維已隳突天虧地圯親賢在庭食竭力盡抗辭談笑獲此利貞肝膽輪囷碧血不化鬱為神靈雒陽城下思鄉之夢遙歸帝京節婦有孫孝子有子惟我有臣天包元命國叶貞符純嘏合併卽圖立廟帝命洊加揚芬億齡金銷石泐汗青凜然敬斯銘

金節婦錢氏旌門銘

并序

崇禎八年巡按浙江御史臣某言紹興府山陰縣民金某妻錢氏年十八歸於金二十三而寡

卷三十七

十二

一女提一子抱截髮縶面矢志自誓衰麻與極樛相襲也血淚與乳澆相和也久之紡績以課弱女修脯以教稚子顓天刲股以療病姑茹荼攻蓼克有完節萬曆四十七年卒年五十三謹按節婦錢氏後門寒素伶俜孤苦俯于仰姑捐身并命用能報稱所天全歸下地所謂之死靡它復生不愧者也臣牒下所司案驗不妄請得表署其門如會典制曰可後三年節婦之子廷策謁謙益於請室請為旌門之銘銘曰旌門之典備於有唐逮我國家甲令煌煌烏頭雙

闕綽楔嶙峋勸為人婦勸為人臣惟皇御極
崇獎節孝金寡高行門閭有耀高行維何誓死
報夫血踵育子殘肌療姑金銷石泐丹誠不改
琢冰積雪四十餘載鴻孤行單鵲孤影隻相彼
禽鳥有耦有匹烏鼠同穴靈狸互雄人而無恥
孰長保蟲閣孫塞路媼子盈朝螺肖螺蕃廉恥
道消持祿鉤黨如弗我克國邑軍師棄比遺跡
皇匪爾寵爾詢爾辱小刑刀鋸大刑爵祿多
壘威國泄泄降災爾之弗圖亦已焉哉惟此庶
婦習禮蘊義送住事居鞠躬盡瘁惟婦殉家惟

卷之三十七

十三

臣者國三事大夫云胡弗肅崇臺有仇表厥宅
里帝庸勸節亦以明恥莫至匪艱敗匪丹俊
者停車赭者頰頰景臣謙益舊太史氏作爲銘
詩敬告卿士

雙節堂銘

并序

永樂初嘗熟民朱昌朱亮應詔徙家京師兄
弟相繼歿昌婦錢亮婦陳皆盛年自誓鞠其遺
孤曰良曰鉉皆克有成鉉中進士拜御史奏旌
其門閭爲堂號曰雙節倪文僊諸公爲記傳胡
忠安商文毅諸公爲詩與頌而前塘戴進爲之

圖此天順閒事也耳孫某出以示余余拜而展
視絹素完好風烈如在因念二節婦之歿二百
餘年所謂雙節堂者缺瓦斷礎不可復跡矣而
觀者拱手欽容如二寡之危坐於此堂而肅揖
其下也天地閒物無不敝惟節義爲可久是故
殘肌斷脰者彌痛而忠臣節婦不替於世爲之
銘曰二寡高行萃於一堂輕裾齊縞朱顏並蒼
秋稗同炊寒燈互影呱呱二孤血淚填哽鴻節
旣伸熊丸有託惟此崇構御史所作素椽粉板
二百餘年我披畫圖有風肅然霜棲舊礎月澹

卷之三十七

十四

上楹恍見二嫠栗玉堅冰悍夫俯躬譁者不語
撫水趨風欲拜堂下三槐之堂駟馬之門棟宇
葦飛今則焉存石泐切灰節義不隊歸然斯堂
亘古嘗在

義冢碑銘

虞山之北絲天潭谷逶迤而下林麓蒼蔚後崗
而面城凡五十餘畝買之置義塚焉實二百五
十七步修如廣之數而贏十八國民無私地域
者與夫死於道路者則以告族而埋之叅政陸
君仲謀實爲經始請於邑宰張侯溝封之而申

其禁令謙益謹書其事系之銘詩以告後之人
俾勿壞銘曰帝奠九壘濟於壽仁厥類不齊扎
瘞天昏邑厲有祀渴澤有圍掩骼埋胔豈惟孟
春其維茲都邑民人所戾極熾而豐氣亂作痛
道路不掩溝壑斯斃莫司置榻莫掌除飢其白
骨楷柱青燐斷續瘼狗晝啤饑鳥夜啄胔骨日
燎散股雨濯痛湛淵泉殃達墻屋其風淒晝日
冤語道周天寒雨濕有聲啾啾豈無蓋惟亦有
首丘悍夫涕淚仁人以憂其虞山之陰天潭之
陽爲扈爲嶧如防如牆宮以墮山襲以脊岡畫

牧齋集卷三十一

一五

丘統還近郊莽蒼其乃捐泉布乃植封樹乃給
輶積乃族墳墓以葬以狸以表以署既度以晦
又度以步其山則再成地匪不食纍纍者墳不
見白日昔無席薦今有寢室革其呻喚飲彼鬼
魄其告於邑宰宰曰禕矣剗黷慮終樵牧禁始
爰命山虞以及蜡氏部分林麓昭示無止其凡
此捐瘠皆我族類我心盡傷非作而致不虞不
卯澤有攸漑如水斯瀼如火出燧其大書深刻
載此銘詩凡百君子過而眎之梧丘垂仁射聲
流滋岸頽城復斯冢勿夷其

第五公畫像贊

第五公者周姓諱召詩字二南鎮江之金壇人
也兄弟五人皆射策甲科登臚仕公獨老逢掖
行又第五遂自號第五人稱之曰第五公丙丁
之交極人竊枋其爲之冢宰者第五公之伯兄
也第五公詒書強諫弗聽登明倫堂伐鼓號哭
號諸生之巾衣以歸未幾而卒後十餘年其子
簡臣介生蔚爲儒宗件繫公行事謁有道而文
者志之于是第五公之名滿天下矣春秋之法
誅不辟親季友之於公子牙慶父是也其有力

牧齋集

一六

不能正託而逃焉衛子鮮之託於木門吳季札
之耕於延陵是也第五公之義其在衛鮒吳札
之閒乎初應山楊忠烈公劾閹削籍冢宰猶里
居半夜舉火疾呼塾師之門蹴而起之曰天眼
開矣戊辰冬余以枚卜被逐冢宰大喜徧召其
親知歡宴累日冢宰幸余之廢退比於應山此
亦余之知己也簡臣持第五公畫像屬余爲贊
遂牽連書其事嗟夫冢宰之於余若是則執筆
而贊第五公之像其亦公之所不吐也夫贊曰
有珮者玉有服者緋有泚其頽色如死灰逢掖

一以章甫之冠不愧不忤有氣桓桓七尺之軀
旁焉云胡中道嚮彼熏腐頻宮之門掛我冠裳
此哺閭棺我歸我藏第五之名永敝泉壤忸怩
鄙夫敢拜公像

駝基硯銘

姚寬西溪叢語曰登州駝基島石可琢硯島蓋
海運道也新城王季木遺余駝基硯爲之銘曰
海島有石取以琢硯涉彼風濤登於書案世無
淮安疇復海運晴窓摩娑使我三歎

琴銘

琴生斲琴以獻范司馬余爲之銘
十七

吳張斲桐越其祖髹采薦之高平府余系之銘
曰清厲而靜和潤而遠此范氏之譜也

杖銘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吾與爾危而不持顛而
不扶將焉用彼崇禎八年春牧翁銘

又

挂百錢沽一壺登高不懼涉遠不孤策扶老令
擅嘉名嗟靈壽今非吾徒

許墅關重修關壯繆廟碑銘

萬曆某年戶部黃州張君大猷權關許墅重修
漢前將軍漢壽亭侯壯繆廟奉揚 今天子之
明命加以褒冕而屬史官錢謙益爲之銘銘曰
桓桓壯繆環衛宸極鉤陳閣道作廟翼翼崇關
將將神亦戾止是爲離宮作鎮星紀 天子曰
咨咨女東南女財女賦女土曷堪堂草闕貢萑
符傳警占在烏衡歲曰有青侯春南顧弭節吳
地胥濤晝晏金虎夜避織筐綸絮轉運炙輶浮
淮達河飛湧祠下舳舻瞻靄帆檣森差垂旒端
冕坐而臨之都山鐵銘長沙銅誓大庇我吳鎮
撫海漕鐵馬嘶嚙金戈後先再戰殲倭雲旗儼
然西陵舉烽郁洲如帶以報以祇民神有賴右
我三吳以奉 皇明計臣司關史臣作銘

林樞集卷十七

十八

宋卷第三十七

敬齋初學集卷第二十八

序一

皇明開國功臣事略序

謙益承乏史官竊有志於纂述考覈 高皇帝開國功臣事蹟若定遠黃金海鹽鄭曉太倉王世貞之屬人自爲書躊躇疑互未易更僕數則進而取徵於實錄實錄備載功臣錄籍所謂臧諸宗廟副在有司者也革除以後再經刊削忌諱弘多鯁避錯互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疑者丘蓋不言將使誰正之哉天啓甲子分纂

敬齋集二十八

神宗顯皇帝實錄繙閱文淵閣秘書獲見

高皇帝手詔數千言及奸黨逆臣四錄皆 高皇帝申命鏤版垂示後昆者國史之脫誤野史之舛繆一一可據以是正然後奮筆而爲是書先之以國史證之以譜牒參之以別錄年經月緯州次部居於是開國功臣之事狀粲然矣元人蘇天爵撰名臣事略疏其人若干而繫之以事不用史傳之體而宋李燾長編商訂異同舉正得失最爲詳慎謙益竊於二家取法焉古之史家必先網羅放失舊聞撫經采傳孔子行求

敬齋集二十八

七十二國寶書太史公採世本國語司馬光修通鑑先令其屬官草長編今簡牘浩煩是非漫漶一無所援據而儼然以作者自命攀遷固而駕毒臆非愚則誣也謙益之爲書姑志其小者近者如掌故之籍如甲乙之簿或筆或削發凡起例則以俟後之君子斯謙益之志已矣是書經始于天啓四年癸亥又明年乙丑除名爲民賃糧艘南下船窗據几攤書命筆歸田屏居涸厠置筆越三年始告成事點勘麤畢而 先帝登遐之詔至矣嗚呼謙益狂愚悖直觸忤權倖

開國羣雄事略序

聖朝寬仁得以優游里閭從事牘事摩娑卷帙省念歲時其敢忘 先帝之大德哉明年戊辰 今上改元崇禎而書成於丁卯之八月是年十二月舊史官錢謙益謹叙

序錄開國羣雄首滁陽亳都者何也志創業也數月而館甥莽年而別將脫真龍於魚服之中而借以風雷傳之羽翼滁陽之於 聖祖其亦天造草昧有開必先者乎元失其鹿斬木揭竿魚書狐呼之徒汝穎先鳴淮徐響應濠城遙借

勢因緣起事而滌陽位又在四雄之下彭越
城之逋寇也儼然踞坐堂皇指攝奔走所謂微乎
微者也滌陽既歿孤軍無倚假灤城之虛名噬崖
山之餘燼用以部署東南號令天下定臺城開吳
國建帝王萬世之業日月出而燭火熄於是龍鳳
之君臣事業風銷煙滅杳然蕩爲窮塵而淪爲灰
劫矣嗟夫安豐之擐甲寧逆耳於青田瓜步之膠
舟終歸獄於德慶漢祖天授不諱受命於牧羊先
武中興聊復稱帝於銅馬用是繫以年月疏其終
始放司馬遷楚漢月表之意俾後世有觀焉昔張

懷素集卷十八

三

衡上書謂更始居位光武初爲其部將然後即其
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然則龍鳳之號或
亦高皇帝之所不廢也次僞天完次僞漢次僞
夏志割據也次東吳次慶元志盜竊也天命不替
夷狄有君故以擴闊陳友定終焉於乎有元非暴
虐之世庚申非亡國之君也惟其聰明自用優柔
不斷權分椒塗政出奸佞寵賂於焉滋章紀綱爲
之委替沙河之潰師費以億萬而敗將歸踞於臺
端高郵之圍寇功在漏刻而大軍立卸於城下省
院之駁議未決而航海之寶賄直達於宮中江淮

壁壘方新而曠林之干戈相尋於閭外馴至撫
卓之院朝設而夕罷講解之書此奉而彼格南討
之詔甫出河北而北征之師旅已檣燕南然後
仰觀乾象而喟然知事之不可爲也寧有及乎詩
不云乎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後之人主讀儀鑒
之詩而以庚申爲前車雖與天無極可也書成後
之十六年涂月朔舊史官錢謙益謹敘

重輯桑海遺錄序

余讀吳萊立夫桑海遺錄序稱淮陰樊開聖子
所作文宋瑞陸君實二傳類司馬遷班固所爲

懷素集卷十八

四

陳壽以下不及也余往搜癸辛雜職見聖子水
滸三十六贊知爲經奇之士因立夫之言求問
其所謂二傳者而卒不可得意其蕪滅不復傳
人聞矣江陰李君如一家多藏書有陶宗儀九
成草莽私乘余從借得之聖子所作二傳及君
實挽詩序皆具載焉篝燈疾讀若聞嘆噫鬚髯
奮張髮毛盡堅手自繕寫不敢以屬侍史漬淚
紙不數行輒掩卷罷去也當似道專國時宋
端累爲臺臣劾罷中外踐更席不暇煖年僅三
十有七援錢若水例致仕而君實以乙科居廣

陵幕府凡十有六年李制置祥甫始上其名于
朝當此時舉朝之視二人者猶輕塵之棲弱葉
惟不得掃而去之也迨北兵日迫宋瑞由贛州
勤王而君實亦以奉請留中朝廷之上始知有
此兩人嘻亦已晚矣宋瑞守平江陞辭始建分
鎮用兵之策朝議猶以其論闊遠書上不報至
景炎新造陳宜中猶以議論不合使言者劾罷
君實張世傑力爭始召還嗟乎天下方胡馬渡
江翠華浮海此誠所謂中流過風胡越相濟之
時已而大臣猶用機械鉗制人言官猶用畢牘

校齋集卷十八

五

林檎人首尾應和如承平時故事一二勞臣志
士奮身于滄海橫流之中爲國家任難卒使之
有項不得信有唾不得吐駢首縮舌與社稷俱
燼宋家三百年宗廟一旦不食其所繇來者漸
矣蓋非獨似道一人之故也夫勞臣志士既得
死所以報國恩而酬人望者無餘事矣獨其
志有所爲而時事不可爲時事猶或可爲而坐
視其必不可爲持忠入地殺身無補千載而下
攬其事者歎歎煩醒天地改色靈風怪雨發作
於敝紙淪墨之間而況立夫之去宋李非立乎

定哀者乎又况聖子之與君實同居幕府而身
爲遺老者乎嗚呼其尤可感歎也矣立夫所輯
桑海遺錄可得而見而其序幸存今又得
聖子二書其書猶不亡也余故錄爲一通藏
之篋衍之曰重輯桑海遺錄與立夫同時者
黃文獻公潛作陸君實傳後序補聖子之闕逸
訂新史之同異其文亦遠固倚也庸併著之新
史二傳多沿襲聖子又已著于史故不復載武
夷謝翱臯羽者信公之客亦以遺老終猶君實
之有聖子也其遺文以類附焉若有宋之餘民

校齋集卷十八

六

舊事網羅放失不可勝紀余藏書不多力未之
逮也蓋將遍訪之好古君子如李君者以卒立
夫之志焉而爲之序以發其端萬曆四十七年
夏四月史官錢謙益謹叙

少司空晉江何公國史名山藏序

少司空晉江何公釋季起家萬曆中道德洽聞
蔚爲大儒慨國史之無成書也敝權典謨勾稽
掌故發憤盡氣編摩數十年遂告成事公既歿
其書始大行于世仲子南戶部郎九說詒書謙
益使爲其序謙益竊謂公之爲是書也有三難

焉亦有三善焉東漢以後之史皆成於異代今以昭代之人作昭代之史忌諱弘多是非錯互公羊託指于微詞韓愈戒心于顯禍一難也遷固之書討論於前世晉唐之史假借於衆手今以一人一時潤澤一代之事既非專門服習之學又無史局纂修之助二難也龍門之採世本也涑水之脩長編也述作之源流筆削之先資也今之紀載紛如其可資援據者或寡矣遠無徵于杞宋近或指乎隱桓三難也公之爲書也果斷以奮筆毫毫貶芥不以黨枯仇腐爲嫌此

一善也

二

一善也專勤以致志年經月緯不以頭白汗青爲解此二善也介獨以創始發凡起例不以斷爛蕪穢爲累此三善也公盛年遷謫讀書講道無聲色貨利之好無榮名膺仕之慕專精覃思窮年繼晷故其著作之成就如此嗚呼本朝學士大夫從事于史者衆矣以海鹽之志焉而弗史以太倉之力焉而弗史以南充之位與局焉而弗克史國家重熙累洽度越漢唐而史事闕如此亦士大夫之辱也後有徵明史者舍公何適矣雖然書成而署之曰名山藏隱史名也其

而稱記也則本紀志傳闕焉記大事則年表闕焉終篇則叙傳闕焉削史體也一再登庸官至卿貳藏棄篋衍不敢繕寫進御辟史職也公蓋未嘗自以爲史也謙益竊取其書讀之問天之創業月表具在其可委諸陳跡乎開國之重典丹書未亡其猶問諸故府乎朱墨之秘錄豈無取於是正而丹青之俗說豈無待於刊削者乎公之史既有成書而不敢以史自命豈徒也哉天啓中余承乏右坊公與祥符王損仲皆官光祿時時過從商略史事損仲告公曰古之爲史者記則記書則書史則史公之稱斯名也何居公蹶然起謝曰喬遠固陋守其樸學藏諸鏡山之下傳諸家塾僭矣敢冒國史之名詒本朝三百年史局之羞乎余與損仲嘆此達言以爲美譚繇今觀之非公之遺德洽聞具有三善者不能史非公之好學深思信而好古不能不自以爲史也然則今之大書深刻發名山之藏而傳諸通邑大都者以徵于後世則可矣其無乃非公之志也與

新刻十三經注疏序

十三經注疏舊本多脫誤國學本尤爲踳駁邇者儒臣奉 旨雕正而繆缺滋甚不稱 聖明所以崇信表章至意毛生鳳苞竊有憂焉專勤校勘精良鈐版窮年累月始告成事而屬諫益爲其序序曰十三經之有傳注箋解義疏也肇于漢晉粹于唐而是正于宋歐陽子以謂諸儒章句之學轉相講述而聖道蠹明者也熙寧中王介甫憑藉一家之學創爲新義而經學一變淳熙中朱元晦折衷諸儒之學集爲傳注而經學再變介甫之學未百年而燬而朱氏遂孤行于世我 太祖高皇帝設科取士專用程朱成祖文皇帝詔諸儒作五經大全于是程朱之學益大明然而再變之後漢唐章句之學或幾乎滅熄矣漢儒之言學也十年而學幼儀十三而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而舞象二十而學禮惇行孝弟三十而博學無方孫友視志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其爲學之科條如是而已其言性言天命也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知土神則信存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以長育仁義禮智之性所謂性知天者如是

而已宋之學者自謂得不傳之學于遺經埽除章句而胥歸之于身心性命近代儒者遂以講道爲能事其言學愈精其言知性知天愈夥而窮究其指歸則或未必如章句之學有表可循而有坊可止也漢儒謂之講經而今世謂之講道聖人之經卽聖人之道也離經而講道賢者高自標目矜勝于前人而不肖者汪洋自恣莫可窮詰則亦宋之諸儒埽除章句者導其先路也修宋史者知其然于是分儒林道學釐爲兩傳儒林則所謂章句之儒也道學則所謂得不傳之學者也儒林與道學分而古人傳注箋解義疏之學轉相講述者無復遺種此亦古今經術升降絕續之大端也經學之熄也降而爲經義道學之偷也流而爲俗學胥天下不知窮經學古而冥行擿埴以狂瞽相師馴至于今輕材小儒敢於嗤點六經訾毀三傳非聖無法先王所必誅不以聽者而流俗以爲固然生心而害政作政而害事學術盡壞世道偏頗而夷狄寇盜之禍亦相挺而起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君子反經而已矣誠欲正人心者自反經始誠欲

反經必自正經學始 聖天子廣廈細旃穆然
深思 特詔儒臣是正遺經進御誠以反經正
學爲救世之先務亦猶 二祖之志也不然夫
豈其王師在野方隅未靜汲汲然橫經籍傳如
石渠開陽故事潤色太平也哉鳳苞之較刻也
表遺經也尊聖制也砥俗學也有三善焉余故
徇其請而爲之序膚淺末學不揆穉序贊聖
經譬諸測量天地繪畫日月非愚則狂也邇經
傳之源流訂俗學之舛駁使世之儒者孫志博
聞先河後海無離經而講道無師今而非古胥

北齊集二十八

十一

天下窮經學古稱 聖明所以崇信表章至意
則是言也於反經正學其亦有小補矣夫崇禎
十二年十一月序

蘇州府重修學志序

今上甲子蘇郡續脩學志成司教劉君某司訓
劉君某後先董其事而文太史文起實爲其序
兩劉君以爲謙益少游于學宮應博士弟子選
亦宜有言序諸首學志之修昉于蔡司理昂而
王文恪公序之文恪亦學之博士弟子也故以
人才之出如范文正者望諸鄉之子弟焉而文

起之序則以鄉賢之籍人物之攷推明作者風
勸作成之意而愾歎于吾蘇之所以重者亦猶
文恪之志也余雖有言亦何以加諸而兩劉君
之請不可以已則姑述其說聞以告于鄉之子
弟其亦可乎宋景祐初范文正來典鄉郡始請
立學而安定胡先生爲之師當是時安定之門
人稽于海內而滕甫錢藻范純佑輩則學之弟
子也自時厥後居師席者如王達之朱伯原陳
唐卿之徒相率推明安定之教師嚴道尊英才
輩出逮于我明蘇人士爲極盛則夫師之所以

北齊集二十八

十二

教弟子之所以學其亦有可得而言者乎安定
嘗患隋唐以來仕進者苟趨利祿尚文辭而遺
經業其教授諸生一以經術爲本學者之於經
術也譬如晝行之就白日而夜行之光燈燭也
非是則僣僣乎何所之矣古之學者九經以爲
經註疏以爲緯專門名家各仞師說必求其淹
通服習而後已焉經術既熟然後從事于子史
與志之學泛覽博採皆還而中其章程隲其繩
墨于是儒者之道大備而後胥出而爲名卿村
大夫以效國家之用師以此教弟子以此學豈

獨安定之于吾蘇也哉自儒林道學之岐分而經義帖括之業盛經術之傳漫非古昔然而勝國國初之儒者其舊學猶在而先民之流風餘韻猶未泯也正嘉以還以勦襲傳訛相師而士以通經為迂萬曆之季以繆妄無稽相誇而士以讀書為諱馴至于今俗學晦蒙繆種膠牾胥天下為夷言鬼語而不知其所從來國俗亞士志落民風厲生心而發政作政而害事皆此焉由使安定諸公而在有扼腕痛哭而已矣嗚呼又豈獨吾蘇為然也哉雖然吾蘇土風清嘉文

世宗集二十八

一三

學精華海內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在有宋時天下之立學自吾蘇始而安定之教條所謂傳經誼信師說者吾蘇士實先被之近世以來勦襲繆妄之學流傳四方者吾蘇士應和之最健蘇之于海內蓋所謂得氣之先者也溯流而窮源數典而尊祖郵文詞而返經術禱安定而宗周孔吾蘇之人士能不首任其責矣乎朱伯原之文曰為文足以貫道為經足以通理其緒言具在也自唐陸中允宋王魏國二十五賢以下其芳規具在也以會文定之文章而六經閣之

一記不能不屈服于浙紳古之人其明經而窮理如此其深且篤也反而求之吾鄉之子弟其有餘師也矣不然斯制之修也按採遺文考見陳迹以為是學之文學掌故而已先之以文恪重之以文起不啻鐔于申之而兩劉君又諄複于余之贅言何為也哉是志也成鄉人子弟來游來觀因余之言有所考問而興起焉奮乎百世之下文定之風烈與安定之教思若將旦暮遇焉余少應博士弟子選今且老矣庶幾有辭于鄉之子弟而兩劉君風勵作成之意亦不徒也哉

世宗集二十八

十四

鄉約序

建德宋侯來令嘗熟豈弟明允養年而大治修舉鄉約申明高皇帝諭民六言以訓于蒙士反復訓解鏤版頒布期于家喻而戶曉焉鄉約之制莫備于周官周官大司徒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高皇帝之諭民所謂孝順父母六行之首也尊敬長上六行之二也和睦鄉里則睦婣與任恤兼舉焉而繼之曰教訓子孫各安生理無作非為大司

徒以鄉八刑糾萬民其七曰造言之刑其八曰亂民之刑造言者訛言惑衆亂民者亂民改作執左道以亂政皆不安生理務作非爲者也周官於六刑之外加此二刑故聖祖亦諄諄戒諭焉然大司徒之六行八刑聖諭以六言蔽之大哉王言比之周官蓋尤簡約而著明矣地官之屬鄉大夫之職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州長黨正族師各掌其教治政今月吉則屬民而讀法今吾宋侯之所修舉者謂非周官之遺法不可也吾里之人尚深

卷中集二十八

一五

念侯之德意無以空言懸置之哉昔宋文憲既致仕高皇帝賜詩有訓人法度之語而春坊司直郎汪叔罷歸又爲語飭戒使知鄉鄙所縣嚴憚余官侍從日久浮沉竊祿無補聖朝今且將退而老矣推侯之意以告于里之父老子弟固余之事也是爲序

取節錄序

取節錄十卷客城孫奇逢字啓泰之所輯也以史家凡例取之則忠義壹行孝子烈婦之屬居多以公羊三世考之則所見所聞居多甚矣啓

泰之長子取節也啓泰生于北方與定興鹿太嘗伯順偕游于吾師高陽公之門公器之曰吾四友之二也天啓中逆奄亂政伯順從公于關門奄所遣刺事者旁午帳下公每厲聲訶問你家老公云何不少假顏色奄遣人屬伯順通懇懇于公伯順叱去之甲子之秋公疏請入覲欲有所建白羣小訴于奄謂公將與晉陽之甲伯順爲謀主伯順弗顧也當是時桐城左食院嘉善魏給事長洲周吏部先後逮繫其子弟偕從閉行晝伏莫敢舍者啓泰與伯順之父太公子

卷中集二十八

十六

化麟及其門人張果中兄弟通行爲之囊橐燕中好義者十餘曹受啓泰太公部署或樞撫案館或奔走刺探烏舉烏集若漢之期門左營督學三輔太公設厯立表于門曰醵錢救左提學者輸此鄉人投匭者雲集左既考死則又按籍俵散江村之地舉旂旗而擊鼙鼓不畏奄知奄亦竟弗知也余以故卜被訐伯順言于蒲州當爲上力言分別兩人是非蒲州囁嚅不能決伯順誓不復見蒲州伯順守定興抗節死虜余被逮過白溝果中迎謂曰太公病矣遣其孫僕

公于此去才兩日耳余獄急權臣趣殺之啓泰
果中單借貸醖五十金詒余且曰社稷有靈必
不爲左親之續公母恐也若上茅止生屢急難
客啓泰署其室曰北海亭啓泰不應徵辟危坐
亭上朱黃甲乙著書滿家要之不離取節者近
是余讀爾雅戴斗極爲崆峒其下曰幽都古稱
其氣角立其風精悍逆奄之時乾兒義孫錯列
朝著吾師與伯順屹如狂瀾之底柱而太公啓
泰輩蘊義風生魯衛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
蓋僅有存者天官書言中國山川東北流尾沒
于勃碣吾師與諸人其亦斯世之勃碣也與世
衰道微廉恥滅熄臣叛其君子逆其父士賣其
友弟子背其師皆失節之屬也楊焉之治河也
患底柱而鐫之忠臣義士其爲底柱也亦大矣
扶持長養之猶恐不足又從而鐫之鐫之亦如
底柱之沒水中終不能去而世之爲楊焉者未
已啓泰之爲此錄也其將以是爲底柱乎抑亦
致戒于患而鐫之者乎嗚呼其尤可嘆息也詩
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余嘉啓泰之有而似之
也爲序之如此戊寅中秋望二序

北齊書卷二十八

十二

建文忠編引

吾郡朱鷺白民好談遜國時忠義搜訪五十餘
年撰建文書法余爲上之史館長洲陳公允又
輯建文忠編蓋撮舉其尤者其表章忠義闡幽
表微之志一也公允素處事關壯繆侯已
膺帝號宜于史外起例作本紀以張之少壯繆
降于榻前飄飄戰手鄭重誣文旣成而貞珉
湧見豐碑屹立龍蟠負嶺然于端門闕道之
間若有邪許佑助者人言壯繆護前門列爲
老革罵孫氏爲貉子何庸微措大之爲以爲
寵靈余以爲不然忠義之在天地無古今無久
近壯繆之于先生遜國諸臣之于少帝人心天
日豈有兩哉公允一老逢掖矢心于忠義若此
與天地間神明正氣丹心碧血往來陟降如磁
引鐵如燧取火壯繆之馮而鑒之宜也詩不云
乎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公允之言神聽之矣世
之公卿大夫其言足以焚主聽切國論固未必
神之所聽也夫豈惟不聽而已莠言自口神乃
時惘譴與怒將隨之嗚呼可不懼哉丁丑嘉平
月書

北齊書卷二十八

十二

南昌趙氏族譜序

南昌之趙氏出於宋魏悼王廷美其始遷于鍾陵爲別子之祖者修武郎續之與忠翊郎緒之也魏王之子十人其第四子曰追封廣陵郡王德雅諡康簡熙寧中用太常禮院言封康簡次子承亮爲秦國公奉廷美祀贈樂平郡王諡恭靜恭靜第六子曰高密侯先整高密第九子曰贈金紫光祿大夫叔胆修武忠翊則光祿第四第六子也靖康之難自杭徙進賢縣修武居縣東忠翊居縣西相距十餘里及營兆域修武居東而卜西忠翊居西而卜東相戒後世子孫歲時上冢趾相錯也自時厥後苗裔日繁而書詩之澤益衍至汝伯公文行鬱藹不應徵辟與里中四賢齊名譜云進賢改井爲邑自此始進賢故晉鍾陵縣徽宗崇寧二年以南昌縣進賢鎮升爲縣當修武徙家時進賢升縣已久譜之云吾不能徵之也勝國初古濟公徙南昌之白塘迨嗣胤公又徙于忠孝鄉隨山夾澗風氣鬱盤聚族而居燈火相接弦歌洛誦之聲洋溢乎西東趙于是乎滋大嗣胤公九傳爲封比部公應

世系表

十九

世系表

二十

僻潛德弗曜以發其藏于參議公參議公論次先德聲正支庶作家譜若干卷且撰譜略一通寓書謙益使爲其序焉謙益嘗考宋之宗室太祖太宗魏王之子孫最爲蕃多以魏悼王下言之淳熙八年凡七十二百九十六人而嗣字行未見數世系表亦未得其詳也則豈非播遷之後大宗正司及西南外宗正皆移以避狄又有散而之四方如修武兄弟者而宗司所掌籍牒錄圖譜之屬遂因是以淪亡失次與今南昌之譜歷十七代服屬井然可以舉僊源類譜之遺而補世系表之缺不徒有關於家乘而已也參議公之惓惓于譜事也所謂能識其大者與當魏王貶死房州子孫惴惴懼不得比于氓庶及乎二帝北轅諸王駢首就僊太宗之後十不存一而修武兄弟卒以魏王之世系避地得全盛大蕃衍引之勿替由此言之天道之屈信往復豈可以一時一瞋計哉參議公志節鯁介由吏部郎出參外藩其修是譜也循覽太宗魏王之後參觀于天人之閒豈惟不忘其先抑藉以教世也與攬者其亦知觀感也矣參議公令嘗熟

謙益以博士弟子受知于公故不辭而叙其譜
其于公之善政令聞略而不書懼諛聞也且以
有待也宋史宗室傳及世系表皆載魏王子十
人第四子爲德雍與譜脗合而馬端臨通考不
列德雍之名又載魏王第四子德彝此則馬氏
之誤未可信通考而疑史也因叙斯譜而并及
之

雙鳳顧氏族譜序

太倉顧生天叙以其譜來請曰顧之先譜凡再
修曰睿者修於永樂序之者翰林待詔河南李

校齋集二十八

二十一

公幹也曰有終者修於正統序之者禮部侍郎
羊城陳公璉翰林修撰嘗熟張公洪也天叙之
先人念族大而譜佚手自蒐輯將踵門乞文於
下執事而一旦溘先朝露惟先人之有隆言也
敢再拜泣血以請余攷其譜以晉尚書右丞悅
之字君叙爲始祖悅之二子曰愷之觀之愷之
居晉陵無錫觀之仕晉後爲北海益州尹卒官
遂家焉觀之二十四世曰鑑曰鈞曰鎰宋初鑑
徙汴鈞鎰徙吳鈞生守禮守禮生建安昕建安
生珣珣生伯理徙嘗熟東南之河舍昕生珍珍

生臨卽譜所載熙寧三年嗣孫臨題識者也伯
理六世曰子安元末徙居雙鳳里今割隸太倉
此顧氏世系遷徙之大略也考之於史悅之止
愷之一子愷之傳亦然觀之仕宋歷任太守刺
史未嘗尹北海父黃老司徒左西掾於悅之迥
不相及也北海在青州安得云北海益州晉職
官郡置太守京師所在則曰尹益州安得稱尹
也譜序他無所援据咸取徵於臨之題識臨會
稽人東坡詩所稱顧子敦也何其言蹟駁不倫
一至於此譜稱永樂初不戒於火睿之妻陳負

校齋集二十八

二十二

譜圖以出而其他盡燬則其放失漫漶無足怪
也顧居雙鳳稱甲乙族登鄉榜者二人舉進士
者二人譜又闕佚不修而天叙父子孳孳講求
殆有合於古者尊祖敬宗收族之義君子重有
取焉譜猶史也信傳信疑傳疑疑者丘蓋不言
而已矣修撰宿儒也博於譜牒之學序吳中世
譜多至百餘家待詔字貞臣仕元爲戶部侍郎
佐擴廓帖木兒軍被俘入官仕至待詔致事老
死於吳序題永樂二年八十有六卽其卒之
歲也修撰序稱引待詔之言云又云余不知其

人聞有李待詔者吏部尚書張純之父執意其人也待詔為張公父執信然然修撰與待詔並時後先官翰林而不能知其本末文獻之足徵豈不難哉余故并著之以示讀斯譜者

宋文憲公護法錄序

謙益恭讀 高皇帝御製文集稽首颺言曰天命我祖統合三教大哉蔑以加矣已讀故翰林學士承旨文憲宋公集則又嘆曰嗟乎夫憲章聖祖者舍文憲何適矣聖祖稱佛氏之教幽贊王綱開國以來凡所以裁成輔相設教

卷之三

三十三

佑神靡不原奉一大章因緣而文憲則見而知之為能識其大者廣焉之記楞伽金剛之叙通幽明顯權實大聖人之作用存焉傳有之金鐸振武木鐸振文憲其高皇帝之本鐸與繇文憲以闢聖祖之文其猶易之有翼春秋之有傳也與聖人之言天也并以周髀測以土圭而天體見焉于以憲章聖祖蓋思過半矣聖祖現身皇覺乘願輪以御天文憲應運而起典司禁林輔皇猷而宣佛教前代以翰林學士為內相文憲之於高皇帝有相道焉雲從龍

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文憲以大儒應聘君臣之際史官頌之至今抑豈知其夙受付囑開華嚴法界于閭浮提其為雲龍風虎又有大焉者乎姚恭靖之于成祖閱現稍異要皆後天奉時佐二祖以章明佛乘日月未改聖謨洋洋而儒生掩耳如塵沙劫事豈不諄哉或謂文憲故服習程朱程朱辭闢佛氏凜于戎索何可越也於戲聖祖不云乎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夫道譬之則日也聖祖出而日中天矣程朱見日于牖隙文憲見日于扶桑其廣狹至不同量也生盛明之世而墨守程朱終不能仰青天而覩白日悲夫文憲集無慮數十本余搜次其關於佛事者合諸雲栖所輯而僭為之叙以諗于世之憲章者文憲三閱大藏入海并沙有如指掌在儒門中當為多聞總持至其悟因證地著見于文字中必有能勘辨之者固非學人所可得而評焉者也萬曆丙辰冬十有一月朔翰林院編修錢謙益謹序

陽明近溪語要序

自有宋之儒者高樹壇宇壁排佛學而李屏山

之徒力相掌柱耶律湛然張大其說以謂可箴江左書生膏肓之病而中原學士大夫有斯疾者亦可以發藥於是聰明才辯之士往往游意於別傳而所謂儒門澹泊收拾不住者即於吾儒見之矣吾嘗讀柳子厚之書其稱浮圖之說推離還源合於生而靜者以爲不肯於孔子其稱大鑒之道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者以爲不肯於孟子然後恍然有得於儒釋門庭之外涉獵先儒之書而夷考其行事其持身之嚴任道之篤以毗尼按之殆亦儒門之律師也

牧齋集二十八

二十五

周元公朱文公皆扣擊於禪人而有悟焉朱子齋居之詩曰了此無爲法身心同晏如彼其所得固已超然於語言文字亦豈落宗門之後五花開後狂禪濶倒埽末流之塵跡修儒行爲歲硤閱現之閒亦有時節因緣在焉其微權固未可以語人也本朝之談學者新會之主靜河津之藏密固已別具手眼至於陽明近溪曠世而作剖性命之微言發儒先之祕密如泉之涌地如風之襲物開遮縱奪無施不可人至是而始信儒者之所藏固如是其富有日新迨兩公而

始啓其扇鑄數其珍寶耳李習之年廿有九叅藥山退而著復性書或疑其以儒而盜佛是所謂疑東隣之井盜西隣之水者乎疑陽明近溪之盜佛也亦若是已矣滇南陶仲樸撮兩家語錄之精要者刻而傳之而使余叙其首余爲之序曰此非兩家之書而儒釋參同之書可以止屏山之諍而息湛然之譏者也若夫以佛合孔以禪合孟則非余之言而柳子之言也崇禎壬午涂月虞山錢謙益叙

華嚴懺法序

牧齋集二十八

二十六

華嚴之爲經王也夫人而知之矣肇于晉廣于唐于是有實義難陀之譯有清涼國師之疏鈔有李長者之合論有杜順和尚之法界觀千年来薄海內外頂禮而捧誦者無慮萬億不可說轉而華嚴懺獨後出其製之者曰唐一行其藏之者曰難足山其尊信而流通之者今麗江郡世守木君也難者曰懺之爲言悔也悔者五十一心數中之一法耳華嚴經者稱性而談該心之變而道之者也有經可以無懺有經而必有懺則何異儒家之以五緯配五經乎一疑也

一行之學精于天官曆數其所述作載在唐書甚詳不問其留意于教典也設留意于教典以彼其精思神解豈無奇文奧義可以垂世立教而屑屑于稱名號勤禮拜之爲務乎二疑也古之藏書名山者皆慮識切言寺危言賈禍故俟易世之後方敢宣傳今製此經佛何嫌何忌而暫加韜晦且一行生于初唐卒于開元爾時六詔不賓難足越在化外其振錫也何自其繙經也何因紙帛之力不能千年切火滄桑何以完好如故三疑也解之者曰子之所疑皆世間法

法華集卷十八

三二七

耳非所論于出世法也華嚴之義帝網重重須彌芥子互相容納安在經之可以該懺而懺之不可以該經乎恒人之學可以詳略精麤論也若一行者天台祝流水而維下識聖人復出逆流現身博綜象數豈非嚴十地中人其難以凡心測量明矣豈其于星曆而略于宗教從口所出卽爲真詮安在經論之精而懺文之麤乎佛法從因緣生興廢顯晦皆有時節懺之製于一行而傳付于普瑞成于唐而出于明撰于龍首而藏于雞足閱于葉榆崇聖而顯于本

法華集卷十八

三二八

君皆有數存乎其間無可疑者此而可疑則華嚴之出于龍宮傳于于闐亦可疑矣地越蘭滄星分鉞燧藏弄于深山古寺固已深于禹穴而神于唐多矣聖典所在諸天護持不離紙帛可使堅如金石又何散佚腐敗之足虞乎聖天子聖輪御世崇信大乘方以華嚴法界含攝羣生而本君表章懺法實維其時時節因緣如寶羅網交光攝入惟天眼佛眼爲能知之本君世篤忠貞保釐南服濟世潤生一本華嚴行門先刻是經演疏鈔翻印三藏總持宣布浩如煙海

蕭伯玉起信論解序

泰和蕭伯玉精研性相之宗叅訪尊宿繙閱大藏極心研慮俯仰叩擊者數年而起信論解始出蓋自賢首圭峰以來解斯論者科節繁多疏記錯互使學之者窮老盡氣汨沒於文句之中莫能得其要領伯玉之爲是解也剖性相之藩

離攝宗教之精髓疏通證明氾濫於莊列闕尹之書間遮拉用縱奪雙顯昔人有言非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也伯玉之注起信亦如是而已雖然余竊有戲論爲學人告焉當東事之殷也有申甫者以談兵見余于長安余笑曰未也甫歸嵩陽山中掘地窖出其師所傳石匣兵圖以示余余又笑曰未也甫不懌而去又數年甫以談相宗聞於長安伯玉往扣之余問伯玉云何伯玉亦笑曰未也無幾何甫以兵死嗟乎甫之兵圖其所授於師者未必非也而已足以

四 卷之三

三九

死矣吾不知所授於論師者何也令後之學斯論者不具伯玉之深心不知其所爲開遮縱奪者而率其顛預籠統之見師心信口影宗掠教以爲性相之學如是輟老僧之足而血童子之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世之學人無以伯玉斯論爲申甫之兵圖庶幾不爲明眼人所笑耳

心城先生全集序

今天子在宥化成崇信佛乘在御極後之十餘年而吾友劉心城先生棄家入道以宰官現比丘身在七年之甲戌記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

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我皇上之崇佛所謂先天弗違而心城之現身其亦有開必先者與我二祖乘金輪以開天門宋文憲姚恭靖應運而佐命我皇上御寶筏以度世則心城逗機而顯神有君有臣或主或伴華嚴世界重疊洞現於閭浮提中良非偶然者於是心城之子古洵會稽其世諦文字自入官至於入道年經時緯都爲一集而請余序其言心城爲台宗之世適爲卽中之上首弟子其所演說皆因緣生法空假中之義諦高者入青

四 卷之三

三十

藥其悲愍勸厲如諸天鍾鼓聲其勇猛奮迅如
師子無畏音因是而知其所以不屑爲將相者
因是而求其所以鍵鑰於台宗扣擊於本師者
無徒按撫於語言文字而爲守株刻舟之徒則
可也嗟夫世之魔民盲子拾儒先之唾餘辭而
闕佛者不少矣孔子師老聃孟子闢楊墨不闕
老莊則孔孟之於佛可知也佛氏之道幽贊王
綱聖祖固著爲典訓矣我皇上之崇佛所以憲
以祖述聖祖而臣下之不敢謗佛者所以憲
章聖主也反孔孟背典訓蔑聖謨非聖無
法先王所必誅不以聽而世或懵不知戒惟魔
民盲子之是師心城不以此時發慈悲心見廣
長舌相撈籠而拔濟之長夜之不但也豈非先
知先覺者之責乎願心城母疲於津梁余雖禱
昧請執簡而陪其後焉癸未仲春日序

牧齋集卷二十八

三十一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九

序二

重刻方正學文集序

寧海今南城張君重訂故翰林侍講方希直先生之集鏤版行世而謙益爲之敘曰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吾少讀先生之書其文章之取法者三人司馬子長也韓退之也陽永叔也其生平之尚友者五人諸葛武侯也陸宣公也宋之范韓司馬也已而縱觀其議論則其於文章所折服者尤莫如莊周李白而其

牧齋集卷二十九

所希風激贊願執鞭而不可得者乃在乎云敬揚喬田疇之徒於是乎喟然太息想見先生之爲人意其爲古之狂士且流而爲漢之俠士也嗟夫感嗣君悲故主九死不屈赤族不悔不可不謂之俠談笑刀鋸指叱鼎鑊嘆血而大書長歌而畢命不可不謂之狂自漢以來士之矜名行崇謹厚賣國而嚮君者多矣靡不以中庸爲窟穴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赴湯蹈火驚世絕俗之爲聖賢之所不辭也以先生爲學之誠簡身之密至於冠履七飭家人宗族靡不有倫有物

以箴以戒一旦當天地崩圻朝著遷改奮身而起視礫裂參夷之禍猶日用飲食也斯謂之真狹斯謂之真狂斯謂之真中庸其斯以爲先生而已矣蓋朱子之學一傳爲何基氏王栢氏再傳爲金履祥氏許謙氏又再傳爲宋文憲公景濂而先生少學於景濂景濂所謂豈知萬鬣牛難媲一角麟者也自先生之死於革除精忠奇節震動古今然後天下知正心誠意之學果足以植天經扶人紀然後知聖賢中庸之道與鄉愿小人之僞學果截然兩途於是朱子之道得

牧齋集卷二十九

先生而大光而有宋諸儒三百年來之學脉譬之中原之山川龍脉紆迴濬發於南北戒之間至是而始得所結局焉故吾謂本朝之學者當以宋文憲王忠文暨先生爲朱子之世適而替宗之祭亦當以三君子爲樂祖惜乎議兩廡之祀者紛如聚訟而未及於此也因序先生之文而發其端以俟諸後之君子焉張君爲今廉平好古教化迥出於世之俗吏於其刻是集也可見志焉而餘姚有盧生演者搜括先生遺集撰次年譜汲汲然欲助張君以表章風勵爲能

事刻甫成而演死矣牽連書之亦不忍使其無傳也崇禎十六年正月吉日嘗熟錢謙益謹序

蘇門六君子文粹序

崇禎六年冬新安胡仲修氏訪余苦次得宋人所輯蘇門六君子文粹以歸刻之武林而余爲其序曰六君子者張耒文潛秦觀少游陳師道履嘗晁補之無咎黃廷堅魯直李廌方叔也史稱黃張晁秦俱游于蘇門天下稱爲四學士而此益以陳李蓋履常元祐初以文忠薦起官晚欲參諸弟子閒方叔少而求知事師之勤渠生

■ 校書集二十九

死不閉其繫於蘇門宜也當是時天下之學盡趨金陵所謂黃茅白葦斥鹵彌望者六君子者以雄駿出羣之才連鑣於眉山之門奮筆而與之爲異而履常者心非王氏之學熙寧中遂絕意進取可謂特立不懼者矣方黨論之再熾也自方叔外五君子皆坐黨履常坐越境出見文潛坐舉哀行服牽連貶謫其擊排蘇門之學可謂至矣至於今文忠與六君子之文如江河之行地而依附金陵之徒所謂黃茅白葦者果安在哉吾嘗觀王氏之學高談先王援据周官其

姓名甚高而文忠則深嘆賈誼陸贄之學不傳於世老病且死獨欲以教其子弟而已夫食期於適口不必其取陳羹也藥期於療病不必其求古方也是故爲周公而僞不若爲賈誼陸贄而真也與賈陸足以救世而僞周公足以禍世此眉山金陵異同之大端也觀六君子之文者其亦有持擇于斯乎

本草單方序

繆仲淳既歿數年其著書多盛行於世而所摘錄本草單方朱黃甲乙狼籍篋衍中康文初莊

■ 校書集二十九

四

欽之蒐討詮次窮歲月之力而後成於是繆氏之遺書粲然矣仲淳以醫名世幾四十年醫經經方兩家浩如煙海靡不討論貫穿而尤精於本草之學以謂古三墳之書未經秦火者獨此耳神農本草經朱字譬之六經也名醫增補別錄朱墨錯互譬之注疏也本經以經之別錄以緯之沈研鑽極剝理解神而明之以觀會通本草經疏之作抉擿軒岐未發之秘東垣以來未之前聞也出其餘力集錄單方則其踏駁寧其蕪穢其津涉生民者甚至此書成而經疏之能

事始畢豈曰小補之哉仲淳電目戰戰如世所
圖畫羽人劒客者諱古今國事成敗兵家勝負
風發泉涌大聲殷然欲壞墻屋酒閒每慷慨謂
余曰傳稱上醫醫國三代而下葛亮之醫蜀王
猛之醫秦繇此其選也以宋事言之熙寧之法
泥成方以生病者也元祐之政執古方以治病
者也紹述之小人不診視病狀如何而強投以
烏頭狼毒之劑則見其立斃而已矣子有醫國
之責者今將謂何余沉吟不能對仲淳酒後耳
熱仰天叫呼痛飲露醉乃罷嗚呼仲淳既老病

牧齋集卷九

五

以死而余亦連塞放棄效忠州之錄方書以終
殘年因是書之刻念亡友之墜言爲廢書歎息
者久之仲淳諱希雍吾里之右族也僑居長興
後徙於金壇老焉葬在陽美山中余它日當爲
文以志之崇禎六年十二月敘

葛端調編次諸家文集序

崑山葛鼎宇端調讀書橫言篤好古學自唐宋
八家而外取其文集之傑出者選擇論次人各
一編都爲若干卷繆以余爲與於斯文者也請
爲其序余聞古之學者九經以爲經三史以爲

緯降而游于藝則秦漢以下迄于唐宋諸家其
規矩繩墨也九經三史之學專門名家窮老盡
氣苟能通其條貫窮其指要則亦代不數人矣
敦之如神明尊之如師保寶之如天球大訓猶
懼有闕越僭而加評騭焉其誰敢三史以降皆
九經之別子耳孫也規之矩之猶恐軼其方員
繩之墨之猶恐偏其平直妄而肆論議焉其誰
敢評騭之滋多也論議之繁興也自近代始也
而尤莫甚於越之孫氏楚之鍾氏孫之評書也
於大禹謨則譏其漸排矣其評詩也於車攻則

牧齋集卷九

六

譏其選徒驚器背於有聞無聲矣尼父之刪述
彼將操金椎以殺之又何怪乎孟堅之史昭明
之選詆訶如蒙僮而揮斥如徒隸乎鍾之評左
傳也它不具論以克段一傳言之公入而賦姜
出而賦句也大隧之中凡四言其所賦之詩也
鍾誤以大隧之中爲句斷而以融融洩洩兩句
爲敘事之語遂抹之曰俗筆句讀之析文理
之不通而儼然丹黃甲乙衡加於經傳不已傳
乎是之謂非聖無法是之謂侮聖人之言而世
方奉爲金科玉條邇相師述學術日頽而人心

日壞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是可視爲細故乎端
謂之爲是禍也美而無譏論而不議猶有古之
學者好學深思之遺意余深有取焉故舉其所
感嘆於俗學者以告之并以爲世之君子告焉
夫孫氏鍾氏之學方鼓舞一世余愚且賤老而
失學欲孤行其言以易之多見其不知量數乎
犯是不韙也雖然端謂我之自出其編摩論次
與諸彙第共之皆我甥也余之告端調者亦猶
夫老生腐儒挾兔園之冊坐于左右塾之閒竊
以語其鄉人子弟而已世之君子得吾言而存
之九經三史之學未墜於地吾猶有望焉其不
然者以是爲狂瞽之罪言又將鉗我於言則亦
聽之而已矣嗚呼不直則道不見余豈好辯哉
余不得已也崇禎九年正月序

兵略序

鄉先生副使星卿瞿公博通掌故蒐討國朝名
卿大夫嘉猷偉略散在國史家狀者著皇明臣
略凡若干卷其子給諫伯略先刻其兵略以傳
於世而屬余敘之給諫之意以謂時方多事文
武將吏人不知兵是書也如醫之有方如奕之

有諳庸醫可以診奇疾俗手可以當危局用以
東制奴西討賊庶幾克有成算可以舒當宁之
肝食乎余以爲自古用武之世不患有盜賊不
患有無將帥所患者廟算不一賞罰不明使盜賊
乘其閒而將帥無以盡其用也以漢唐之已事
徵之宋壽延熹之閒用皇甫規張奐段熲爲將
帥所向剋捷規奐兼主招而頗主討頗曲意宦
官保全富貴規奐皆有功不得封規前後上書
求乞自效與上疏自訟最爲切直其曰力求猛
敵不如清平勤明孫吳未若奉法又曰覆車有

五勳資巨億旋車完封寫之權門其言至今可
爲殷鑒也繇此觀之國家權倖用事先後失宜
雖有三明之將亦將救過不暇安能奏蕩平之
績哉唐之末季苟非南衙北司迭相矛盾九流
濁亂君子道消則黃巢輩何因而起巢初起纔
及二萬經過數千里軍鎮盡若無人潼關一徑
任其奔突賊安得不蔓延天下乎以鄭畋之壯
國今得主謀專斷何至以四鎮之重盡付高駢
之隻手關河連犯都邑繼傾而坐受剗席軼道
之訕然後悔之不已晚乎假節之議爭論喧呶

舉棋不足誰執其咎然而拂不投硯之盧攜視
末世之陰陽首鼠置國事於局外者吾以猶賢
乎爾自古迄今有盜賊不患無將帥有將帥不
患無方略在漢則夷黃中於黨錮在唐則小河
朔於禁闡本末較然豈不信哉以是書考之本
朝之敵王愷建國功者固已昭旂嘗而勒景鍾
矣舉其近者王文成之有功江西中樞蚤爲之
計也胡襄懋之有功江南政府力爲之地也晉
溪之伎分宜之貪其知人善任不可抹殺如此
謀國之效豈可誣哉給諫之刻是書也固曰爲

牧齋集二十九

九

參籌秘書序

兵家之賢方奕譜而吾以爲賢有上賢焉奕有
國工焉明主得其人而用之則端委廟堂而四
海從風當虜寇交訐之日雖口不譚兵可矣杜
牧有言議于廟廊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
將其爲兵略也孰大焉起星卿于今日未必不
以余爲知言爲之擲筆而三嘆也

參籌秘書者信州汪漢謀所著也漢謀少遇異
人授太乙六壬奇門禽遁諸家之學以謂可以
濟世安民匡時定亂屬當奴寇交訐海內多故

慨然出篋衍之祕編次成書以詒世之登將壇
佐戎幟者吳之君子楊維斗徐九一旣序而傳
之矣余讀而嘆曰世稱天官壬遁家言皆本自
太公留侯武侯衛公稽諸史籍未有聞也吳越
之閒頗傳申胥范蠡之遺書其言略可概見子
胥之去楚也卦得甲子時加于己支傷日下氣
不相受此六壬之數也范蠡之去越也陰六陽
六玄武天空後入天乙前翳天光此禽遁之術
也二子之占候近取諸身則固已應之如響矣
子胥之治吳也相土嘗水象天法地立閭門以

牧齋集二十九

西制楚立蛇門以東并越所謂得天氣之數以
威敵國者也再世而不復驗者何也勾踐之謀
赦也在王門之第一其行也時加日昧其反國
也時加禺中此蠱之占也吳王之臨政也在王
門之第九其伐齊也在金匱之第八其赦越也
德在土刑在金此胥之占也以夫差之惜也今
悉叶胥之占其將不霸乎持盈與天定傾與人
蠱反蠱之占其將不霸乎持盈與天定傾與人
蠱言之矣其能廢人而任天乎以傳攷之吳之所
以亡者棄胥而庸詎也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

稻蟹不遺種也越之所以伯者種治內蠡治外也修令寬刑施欲去惡而觴酒豆肉未嘗不分也春秋之所書左氏太史之所記興亡治亂彰明較著如此此亦千載得失之林也 聖天子承乾御宇黃帝之元千歲一至奴寇游魂假息在漏刻之間陰陽孤虛之書皆將度之高閣矣漢謀得登將壇佐戎幙所爲濟世安民匡時定亂者其終挾此以從乎抑亦有進焉者乎漢謀曰善哉斯言參籌之指要吾師所未逮也雖然子誠吳人也知子胥范蠡而已矣

牧齋集三九

春秋匡解序

余爲兒時受春秋於先夫子先夫子授以匡解一編曰此安成鄒汝光先生所刪定也因爲言鄒氏家學淵源與先生之文章行履冠冕詞垣期它日得出其門牆余鄉會二試以先生之書得雋雖未及親炙先生而余之師固有出先生之門者比於聞風私淑猶爲有幸焉耳矣何子非鳴爲令南昌與先生之孫孝廉端侯游相與是正其書重付之梓人而屬余爲其序余觀三代以後享國長久蓋莫如漢當其盛時政令畫

一經術修明以春秋一經言之自張蒼胡毋生取立江公以下三家之弟子遞相傳授各仞其師說至數百年不相改易而董仲舒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名儒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各以經誼對諸所以定大議斷大疑皆以春秋從事何其盛哉有宋之立國不減於漢自王氏之新學與新法竝行首絀春秋以伸其三不足畏之說遂馴致戎狄亂華之禍沒世而不復振其享國之治亂視漢世何如也嗚呼先王之世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崇教立術順詩書禮樂以造士變禮易樂革制度衣服者有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必誅而不以聽士之選於司徒而升於學者於辯言亂政之戒恒凜凜焉是故經學與國政咸出於一而天下大治及其衰也人異學國異政公卿大夫競出其聰明才智以變亂舊章晉之刑鼎魯之丘甲田賦鄭之竹刑紛更多制竝受其敝又其甚也獲鴈之鄙人假田弋之說以干政事而振鐸之後不祀忽諸繇此言之經學之不明國論之不一其關於存亡治亂之故猶病之著於肌表診視者

牧齋集三九

二

可舉目而得之不待賢及緩而後知其不可爲也是可視爲細故哉國家用胡氏春秋設科垂三百年而鄒氏之書傳諸其祖父至今百餘年舉子傳習之不愛離漢世儒者仍其師說未有以過也班固不云乎士食舊德之名氏工用高會之規矩國家重熙累洽考文稽古之盛觀於胡氏鄒氏之學可謂信而有徵矣天子方崇信是經特命經筵進講余衰病放廢獨抱遺經以老於荒江寂寞之濱於非鳴之刻是書也喜而爲之敘或以爲主文詭諫自取其勝賢之

校書集二十九

十三

言庶幾謀野則獲之義則非野人之所敢知也

崇禎六年六月序

左漚序

本朝以春秋取士雖專以胡傳爲宗然文定之書取于左氏者十八取于公穀者十二蓋左丘明親見聖人高與赤則子夏之及門其發凡取例區以別矣不獨昔人所謂左氏大官公羊賣餅家也承學小生備耳剽目刺取左氏之涯略以充帖括蓋有傳業爲大師射策爲大官而目不覩三傳之全文者矣又況外傳子史之流乎

侍御永年李君家傳素業閎學者之固陋著左漚一書以左氏爲經以二傳國語周禮史記管子諡弓說苑諸書爲緯本經析傳首尾備具燦若羣王之府而森如五兵之庫使後之從事者繇胡以溯左繇經以溯傳繇是以窮經術焉斷國論焉或源或委先河而後海斯侍御取以嘉惠學者之意而已矣司馬遷不云乎孔子作春秋隱桓之間則彰定哀則微今以定哀之事言之則孔子之詞雖微而左氏未嘗不彰也鄧析之竹刑則商韓之前車也陳轅頗之封賦季孫

校書集三十

十四

之田賦則桑孔之濫觴也公孫疆之亂政則江充之見大臺而係文之幸待詔也某叔之遠天則子師之殉漢而厓山之沉宋也援古以證今上觀千歲下觀千歲豈徒立乎定哀以指隱桓乎自荆舒之新學行以春秋爲腐爛朝報橫肆其三不足之說而神州陸沉之禍有甚于典午流禍浸淫迄于今未艾嗚呼今之世明春秋之大義闡定哀之微詞上賢醫國此亦對症之良劑也侍御起家爲刑官今方執法柱下春秋夫子之刑書也其亦將以是書爲律令乎天子神

明天縱特爲是經設講官以春秋之大法治天下則侍御此書恭進諸廣廈細旃以備乙夜之覽何不可哉崇禎十一年七月序

說文長箋序

吳郡趙君凡夫撰說文長箋若干卷其子曰均字靈均鏤版行世抱書過余山中請爲其敘余聞之序緒也蓋有所推明作者之指意而引其端緒也何休杜預之序左氏公羊也傳經者之自爲序也太史公班固之有序傳也作史者之自爲序也劉向之敘錄諸書也較書者之自爲

敘書集序九

十五

序也其假手於他人以重於世者則自皇甫謐之敘三都始也凡夫之書其自敘備矣其無假於余亦明矣而均固以爲請其殆欲推明作者之指意有以信于後世乎則非余之所及也余衰遲失學於六書五音之誼理槩乎未有聞也凡夫聲音文字得之天授梵音字母經涉輒了官商清濁部居於齒齶之間其於書多所漁獵勇於自信而敢於作古補亡則東哲爲之斂筆刺孟則王充爲之杜口疑者丘蓋不言吾將使誰正之哉六書之學自東漢以來許氏則尼父

之刪述也二徐則賈鄭之解故也凡夫一旦正其是非攻其疑誤儼然踞其堂皇之上凡夫於六書不復居有形聲有竹帛以後空犧倉頡可以接手相商權若史籀斯高之流雖北面而聽子奪可也李陽冰刊定說文排斥許氏徐鼎臣謂其以師心之見破先儒之祖述以余之固陋乃欲以彘彘之見闕凡夫箋述之指意豈不難哉天啓中余承乏右坊故太宰汝陽李公在太僕一日朝會公卿俱集李公忽揖余問趙凡夫起居如何諸公皆爲改容李公徐曰此吳中隱

敘書集序九

十六

洪武正韻牋序

自古帝王以馬上得天下能壹意於考文徵獻制禮樂者莫如我太祖高皇帝而代之臣子情於憲章文武之義忽焉而不遵習矣而不察亦未有甚於本朝者也國家所最重者廟諱也方谷真之歿也宋文憲公奉敕誌其墓以

仁祖之諱改真以 太祖之字改谷及永樂中
修洪武實錄則大書特書一無所鯁忌執筆者
解揚輩皆國初名儒其若此者何也至於今則
高廟之諱公然取以命名而 懿文之諱卽
宰執亦莫之辟矣 太祖頒行大誥戶藏一本
有者減罪一等無者加罪一等今不問書之有
無動曰大誥減等學斷獄者并不知大誥爲何
書矣至於洪武正韻 高皇帝命儒臣纂修一
變沈約毛晃之舊實於正音之中昭揭同文之
義而今惟章奏試院稍用正字館選一取叶韻

校書集三九

十一

而已學士大夫束置高閣不復省視其稍留心
者則曰 聖祖固以此書爲未盡善此未定之
本也噫可嘆哉吳有君子曰楊去奢氏服膺正
韻以爲不獨鈴鍵韻學實 皇明之制書也裾
拾訓故蒐討同異手自牋疏凡數年而成書少
受胡氏春秋專門名家其牋注是書蓋有合於
春秋書王大一統之義所謂不徒託諸空言者
也昔漢董仲舒治春秋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
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漢儒者決朝廷大
疑定大事往往皆用春秋去奢之治春秋不得

引經斷國高議廟堂之上而自託於蟲魚瑣碎
之學以微見其指意此可爲慨息者也

鄭氏清言敘

余少讀世說新語輒欣然忘食已而嘆曰臨川
王史家之巧人也生于遷固之後變史法而爲
之者也夫晉室之崇虛玄尚莊老蓋與西京之
儒術東京之節義列爲三統是故生于晉代者
其君弱而文其臣英而寡雄其民風婉而促其
國論簡而劇其學術事功邇而不迫曠而無餘
地臨川得其風氣妙于語言一代之風流人物

校書集三九

十八

宛宛然薈最于璣言碎事微文澹辭之中其事
晉也其文亦晉也習其讀則說問其傳則史變
遷固之法以說家爲史者自臨川始故曰史家
之巧人也作晉書者但當發凡起例大書特書
條舉其綱領與臨川相表裏而不當剗剗世說
以綴入于全史史法蕪穢而臨川之史志滋晦
此唐人之過也自唐以還學士大夫沉湎是書
而莫能明其指意至爲續爲補之徒抑又陋矣
代不晉而晉其事不晉而晉其文譬之聾者
之學歌也視人之啓口而豈知其音節之若何

也哉信州鄭仲夔字龍如博覽好古纂清言若干卷自漢魏以迄今茲通人未鬱儀爲其敘以謂步武臨川無近代語林薈蕪之累而余則謂世說史家之書也續且補者以說家竄竊之則陋何氏之語林倣世說而自爲一書則猶離而立焉者也語林之煩也清言之約也標鮮豎異佐筆助舌是二書者其殆可以離立矣夫

誠意錄序

自古聖賢豪傑調御萬物酬酢萬事經世出世無不以誠爲本誠之爲物建天地質鬼神貫金

石格豚魚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故曰誠神幾

上九

又曰不誠無物不誠之人心口相謾形影相誑爲臣則欺君爲子則誕父爲友則賣友王表而珉中梔言而蠟貌此其情僞不可以掩一室其聲光不可以襲終朝而況宇宙之大終古之遠乎三代以降經世出世疑鬼疑神莫如漢之留侯唐之郭侯留侯始事倉海君中遇圯上老人晚而從赤松子遊黃中降庶顯默難究當其博浪一擊天地震動不惜百口九族爲韓報讎非至誠而能若是乎郭侯進退無恒出處靡常

披一品夜袍九仙史家疑之以爲誕妄然其處玄肅父子披誠獻納撐柱于社稷板蕩羣小冒忌之時雖得肥遯衡岳固已命如懸絲矣又非至誠而能若是乎東平宋公鹿游兼資文武歷邊陲建節鉞以疆事被徵出所著誠意錄示余余讀而感焉公少而好道游五岳訪七真青鞋布襪縱浪雲水間二十餘年乃以尊人之命勉事科舉雖官華廕履繁劇登真度世之侶晨夕往還馳輪鶴馭徙倚于戶庭之際知與不知皆以爲今之留侯郭侯也其所著錄指遠而詞文規圓而履方經世出世之指要約略具是大指則誠意盡之矣公起家爲郎出守不以一介入筐篚不以一錢覓私宜漣中五原身經百戰刀痕箭瘢肌膚如剗盡已入援枕戈于泥濘水草間髮膚沾濡并日不食鄖陽之役失前人已破三城殺寇過當不汲汲自明曰聖明知我我當爲法受惡也公居身居官于誠意二字體認得力如此此所以爲今之留侯郭侯也與或曰公鞠躬盡瘁盡公不還私于以獨行其意則得矣以方于今之君子不近于愚乎錢子曰惟

誠意錄序

上九

誠故愚非愚不誠未有至誠而不至愚者留侯
鄴侯皆天下之至愚人也孔子曰其智可及也
其愚不可及也崇禎丁丑六月三日敘

于氏日鈔序

金壇于穎長舉進士高第服官廉辦聲跡茂著
益以其閒鋤礪問學搜次古人嘉言善行自事
君立身以至于居家養生撮其精實切要可以
勵志而矯時者手自繕寫都爲一集屬余序而
傳之余觀今世士大夫著述繁多流傳錯互至
于裁割經史訂駁古今一人之筆可以窮溪藤

牧齋集三十九

二十一

一家之書可以充屋棟嗟乎古之人窮經者未
必治史讀史者未必解經留心于經史者又未
必攻于詩文而今何兼工竝詣者之多也鄭康
成朱仲晦之徒蓋已接踵比肩于斯世而古之
專門名家者皆將退舍而避席不亦難與穎長
之爲是書也退而自居于述述而識其小者擇
其善者以附于古人座右自警之遺意云耳穎
長之所存固已遠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
以畜其德荀卿曰學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
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古今之經

學未嘗不明也古人之書其精者吾之所當求
而其駁者吾之所當闕也童而習之窮老盡氣
而不能窺其涯略顧欲壯然肆然置身壇宇之
上列古人于其下而訂其是非辨其當否子言
之夫我則不暇今之人可謂暇矣穎長之書如
取韋弦如佩觿決以古人師我而不敢以我評
古人溫溫恭人惟德之基穎長之進德修業未
可量也吾以此書徵之矣穎長宿承家學年力
富強其仕與學益進其書亦當益富余少而失
學今老矣穎長幸時有以教之俾得以燈燭之

牧齋集三十九

三十二

末光師古人之老學則余有望焉

姚黃集序

姚黃花世不多見今年廣陵鄭超宗園中忽放
一枝淮海維揚諸俊人流傳題詠爭妍競爽至
百餘章都人傳寫爲之紙貴超宗彙而刻之特
走一介渡江郵詩卷以詫余俾題其首余觀唐
人詠牡丹詩大都託物諷刺如白樂天杜荀鶴
所云其與夫極命草木流連景物之指遠矣韓
魏公守維揚郡園芍藥得黃緣綾者四朵公召
王岐公荆公陳秀公開宴四公各簪一朵其後

曰繼登宰輔人以爲花瑞花發于超宗之國人
曰超宗之花瑞也吾家思公爲留守始置驛
於廣陵爲瑞博矣宜作者之善頌也雖然花以
人瑞也向今今之演綸操筆伴食覆餗者胥在
維揚幕中此花將應之乎不應之乎不應則非
花瑞應之則爲花妖無一而可也王師在野飛
蝗蔽天超宗而爲思公也此花將貢致之乎否
乎雒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貢之誠
未是也今采詩有詳以獻之太師回卿士愛花

後集卷三

二十三

之心念中人十戶之賦則是編也安知不爲長
慶之諷諭乎或曰朱遜之謂菊以黃爲正餘皆
可鄙諸君子之咏姚黃取其正也世有歐陽公
續牡丹之譜知作者之志不在於妖紅豔紫之
閒矣是則可書也庚辰六月序

瑤華集序

瑤華集者長水李生寅生乞言於海內之名人
魁士以壽其嫡母沈夫人而刻之以傳者也夫
人之德稽諸古之頌圖所謂母儀賢明仁智貞
順者靡不備焉諸君子咏歌而序述之洋洋乎

勒丹青而考金石斯可以傳矣余以爲最夫人
之德莫大于不妬夫人之不妬不獨令李氏有
子而且令其有賢子也何也人生而肖萬物者
皆其母感於物故形音肖之太任之胎教君子
以爲知肖化焉夫人當盛壯之年不待色衰華
謝而汲汲焉爲胤嗣之計貞固之心和順之氣
磅礴於閨門而賢才感生焉亦肖化之道也螟
蟻之子殪而逢螺贏祝之曰類我類我父則肖
之甚矣寅生之類夫人也其亦所謂肖之者與
嫉妬之禍大矣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莫不繇斯

後集卷三

二十四

嫉妬之臣立于朝則陰陽不和寒暑不時泰階
不平而夷狄寇盜之警不息古之治天下者六
官六宮各修其職無妬媚逆理之人以致王功
臣道與婦道一也古之所謂女宗母師者或表
其閭或圖其像有事膳焉要以區明風烈不專
一行而已如夫人者當有烏頭雙闕之褒使女
妬之婦男妬之臣有所觀感可以回心而易行
焉今國家之典制旌表門閭惟民間節婦孝子
而賢明仁智之婦未有聞焉此則司世教者之
闕也

破山寺志序

余爲兒時每從先君游破山寺飯罷絕龍磭下上激流泉拾赭石輒嬉游竟日長而卒業壯而縛禪栖息山中往往經旬涉月雖在車馬塵壒頓路幽繁之時燈殘漏轉風回月落山阿磬戶齋鐘粥鼓未嘗不髣髴在夢想中也循覽斯志如觀李龍眠山莊圖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見所夢如悟前世禪房花木山光澤影與夫此山中名僧勝流經行晏坐高吟長嘯之遺跡皆顯顯然影現卷帙間塵網羈絆餘累未畢未能以

牧齋集三十九

二五

殘生暮年遂樂天草堂之約俛仰今昔爲掩卷太息耆父之而余於此山有二願焉山寺之廢而復新也先君奉王母卞淑人之命經營草昧以漬于成層長卿寺碑云善女人罄產侶緣似昔賢之捨宅謂王母也王母嘗囑余云山門東西二里許皆古時經堂佛閣舊地伽藍神所呵護汝外王父母之墓偏處寺之東偏汝他日擇善地卜外王父母之宅兆而徙焉用以妥先靈懺宿業汝其勿忘三十年來外王母之子姓累累青衿家益衰落至不能庇其丘木而縱尋斧

焉邑志云山名破山葬者皆不吉以佛地因緣

論之斯又不足言矣余思王母之言每一瞻拜未嘗不流涕此一願也寺之西有宗教院高僧晤恩演台教之地也更西爲光明庵跨龍磭之上大比丘素公供金光明經修懺法之地也今世盲禪盛行教義衰落余欲斥寺西萊圃隙地架傑閣構廣院復宗教光明之舊招延高人卽中諸公唱演其中使教幢再樹魔魅頓熄卽中合掌讚嘆以爲希有此又一願也歲月云邁誓願歷然又安知愚公之移山操蛇之神不感其誠而相之乎山僧刻志成余遂以斯言并于首且以爲識焉壬午涂月聚沙居士序

牧齋集三十九

二十六

沒寧錄序

嗚呼死生亦大矣以生爲住則死者其行人也人之有行也近者持糗糒遠者裹餽糧衣囊襮被必豫戒而後出至於死則大行也浮湛若喪茫茫然一無所挾持是可謂善行者乎以生爲寓則死者其歸人也人之遠歸也指墳墓而悲望國都而喜見父母妻子咸相持而勞苦至於死則大歸也倉皇怖戀惛惛然曾無所底止是

可謂善息者乎古之聖賢生平學問皆證驗於死生之際反手曳杖逍遙行歌此超出生死而示現生死者也曾子處其嘗則啓予手足得正而窆見臨終靜定之正因子路處其變則食焉不避結纓而死顯春風白刃之能事後之儒者不知晝夜之故死生之理徒以末後一著歸之禪門並不悲哉門人朱子暇在苦塊中緘其尊府子寧先生所著沒寧錄視余蓋其晚年自述事狀并自祭遺令之文皆在焉飭中待盡從容訣別若行者之飲餞若旅人之卽次其處死生

牧齋集三十九

二七

之際可謂有道矣豈非其生平外修儒行內闕空宗故於禪門之坐脫立亡有相近者與或謂先生規言矩行斤斤不失尺寸人也何以能超然無累若此嗚呼惟其規言矩行斤斤不失尺寸斯所以近於坐脫立亡超然於生死之流者與

麟吉明徵序

淳安吳君睿卿世授春秋起家成進士以治行第一擢居掖垣條上天下大計剴切詳盡皆可見之施行天子知其能特命督賦江南爬搔

精勤恤民隱傳遽促數食飲錯互時時以其閒手一編據案呻吟援筆塗乙如唐人所謂免園冊者則其所著麟吉明徵也蓋給諫承藉家學數踏省門專精覃思於是經注疏集解以及宿儒之講論經生之經義支離覆逆浩煩疑互一一窮其指歸疏其蕪穢窮年盡氣彙爲是書使學者如見斗杓如得指南無復有白首紛如之歎此其所有事焉者也然而給諫之意則遠矣昔者漢世治春秋用以折大獄斷國論董仲舒作春秋決事比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其家

牧齋集三十九

二八

問之其對皆有法何休以春秋駁漢事服虔又以左傳駁何休所駁漢事六十條故曰屬詞比事春秋教也胡文定生當南渡之後懲荆舒之新學閔靖康之遺禍敷陳進御拳拳以君臣夷夏之大義摩切人主祖宗驅斥胡元復函夏之舊春秋傳解斷以文定爲準蓋三百年持世之書非尋行數墨以解詁爲能事而已也今之學者授一先生之言射策甲科朝而釋褐日中而棄之有如漢人所謂仞其師說以春秋決事者乎有如文定措柱新說埽蕩和議卓然以其

言持世者予給諫之於是經也童而習之進取
不忘其初遂行縱橫朱墨狼藉誠欲使天下學
者通經學古謀王體而斷國論以董子胡氏爲
儀的也故曰給諫之意遠矣余家世授春秋約
略如給諫衰遲失學不能有所譏著給諫是書
於余一言之戈獲必有取焉先民有言詢於
芻蕘人誤書舉燭而楚國大治給諫之能謀國
也殆將以是書券之吾有望矣是爲敘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九

牧齋集二十九

二十九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

序三

少師高陽公奏議序

嗚呼天之愛國家可謂至矣其治也必爲之生佐命之人其亂也必爲之生致命之人而其久治而孽亂方盛而兆衰也必爲之生保大定傾之人天之生斯人以救世也猶人之儲藥以治病也有是病必畜是藥以對治之以故疾病時有而人之性命有所恃以無恐然而天之生斯人也有才必竟其用有用必盡其才其或才有

林齋集卷三十

所未盡而用有所未竟也又若爲之登頓簸弄用以中國家之緩急而顯豪傑之能事其愛惜人才而務欲全之也無以異于其愛國家也嗚呼我國家中葉全盛乃有奴酋之難不可謂非孽亂兆衰之會而保大定傾之人若故少師高陽公者豈非天之所篤生也與蓋奴自撫順發難勢如旋風燄火不可嚮還廣寧陷振武潰寧前楚舉四海之大九廟之重岌岌于寄命于堵塙公于斯時以文學侍從之臣自請當邊關廟社之寄以謂保關外乃可以保關內保關內

乃可以保畿內首開八里鋪畫地築城之議而關門之規摹大定經營四載闢地四百餘里奴棄廣寧退守河東此公之功在初鎮者也已已之役五日而赴闕一夕而出鎮挽遼帥遼兵于狂走驚瀾之時決幾呼吸嚮勒在手關門者定京師解嚴遵永四城次第收復以報天子此公之功在再鎮者也公前後出鎮方略具在奏議中使公之言得行于初鎮之日則全遼可復何有于寧錦使公之言得行于再鎮之日則河西可闢何止于四城晉陽之讒梗于前中山之

林齋集卷三十

謗聞于後奴之游魂尚在而我之國耻未雪此天爲之也然自公再鎮之後奴雖一再入卒不敢窺左足于關門而神京晏然安于覆盂譬之治室家者焉墻垣繕完閤堅厚扁竊內設嚴更外徹雖有穿窬偷兒昏夜竊發而主人固高眠燕寢無大吠之警矣天實生公爲國家料理東事東事定而公之能事畢矣夫然後假手羯奴畀公以完節于是乎成仁取義之局始全而忠臣志士敵愾除兇之氣志益憤盈而不可解人徒知天之生公所以制奴而豈知天之死公

乃所以殄奴也與公奏議凡若干卷南司馬范公請于公而刻之刻甫竣而殉難之訃至矣以諫益白首門生俾爲其序公受知 熹宗皇帝臨軒授鉞以謂漢則孔明唐惟裴度 今天子平臺召見日暮秉燭親以東事付公而朝右之權奸封疆之懷吏旁掣而交祝之公不獲孤立行意復 祖宗之舊疆以報 二聖故其奏對之文讓功任罪憂讒畏佞茹荼銜堇色鬱孤憤者居多人皆以公之死奴爲難事而不知公之在邊心口交相進退惟谷譬如炎帝之嘗草一

投齋集三十

三

日而百死其難其苦殆不啻一死而已也 今天子赫然震怒誓滅奴以朝食使公之書得進于廣厦細旃倘乙夜之覽其必將愾然太息憐公之志而盡用其言于身後後之君子論其世而考其行事然後知公之才果有所未盡其用亦果有所未竟而天之所以生公與其愛我國者信非偶然也若余也衰遲退廢老而不死進無所與于國恤而退無以效于師門撫公之遺文忍痛而書其後掩卷慟哭不自意其強顏猶居此世而已矣崇禎乙卯九月十七日辛未

門生錢謙益謹叙

榮康侯公奏疏序

故太傅駙馬都尉諡榮康侯公遭時清晏領戚里掌宗政五十餘年戚臣無他建白歲時奏謝不過雍時祈年長楊扈從之屬而已公當 神廟靜攝批答稀簡礦稅煩與遼左感地往往抗章切諫流涕痛哭而其最大者則無如國本一事蓋自萬曆中震位久虛寔怒交作舉朝公疏伏闕環視莫敢署名公曰宗人府文職一品衙門此會典也願以乘韋先之疏上懷印入午門

投齋集三十

四

蒲伏待罪疏雖留中 上意感寤寤深矣迨辛丑冊立代藩之訟與挺擊之獄復相挺而起此二者國之大疑也公羊母貴之議未敢訟言也借藩封爲榜樣則國疑趙虜掘蠱之事未有內閹也假狙擊以嘗試則國又疑疑生惑惑生釁釁生妖蜺窺日蒙大禍乃作公於此時據經引義慷慨別白羣疑屏息國是者定語有之善解結者佩鵬公子國家其爲佩鵬也亦大矣嗚呼世之諱言國本者動則曰疎逃小臣妄議宮闈離間骨肉詩不云乎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壽陽

大長公主 神宗之妹 先帝之姑也問寢長
樂起居未央家人 兩宮兄嫂 帝后豈復如
外人疎屬漏禁中之語言溫室之樹乎公以肺
附戚屬參預 宗社至計特羊之饗不祈免于
中立青蒲之泣不責報于權佑然則國本之事
公而不言誰當言者公既言之則誰不當言者
小夫壬人挾持邪說詆金玦爲過憂誣羽翼爲
恭間覽公諸疏斯可以閉執其口矣公之子繕
部郎昌胤輯公奏疏刻之而請余爲其序余於
公之忠言讜議關係國本者特表而出之以補

校書集卷十

五

國史之闕且使斷國論者有所秉焉公以戚臣
得諡可謂曠典雖然公卿大臣歌服豫而思集
苑者無不上諡公于諡得上中者何也先朝之
忠于 先帝者其得禍深矣公以戚臣故懂而
獲免者也

少保梁公卹忠錄序

神廟卽位富於春秋江陵專執國枋以操切綜
覆焉治中外大吏耆事奉職府庫充實胡虜保
塞時則有若故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少保真
定梁公出鎮畿輔入筦中樞遼簡修舉首功屢

文武爲憲首稱勞臣掌銓未久而江陵卒遂
以人言引退天啓初高邑趙忠毅公歷疏公生
平大節訟之于朝贈卹之典始僞自忠毅之疏
出而公之不附江陵始暴白于天下此卹忠錄
之所繇作也當江陵之驟敗也天下爭挾撻其
罪比其後也則又爭傳會其功余則以爲江陵
之功可錄其罪亦不可貫而紹述江陵者以陰
柔爲和平以憤眊爲老成盡反其政以媚天下
江陵所用之人一切抑沒其精強幹辦之才略
奄然無復存于世如梁公者砥節首公功在邊

校書集卷十

六

微特忠入地至易代而後白此亦紹述者之罪
也夫江陵所用之人良馬也江陵以後所用之
人雄狐也黠鼠也江陵能御良馬者也江陵以
後能養狐鼠而已耳國家之事與狐鼠謀之則
良馬必將遲延負轅長鳴而不食以梁公之才
寧以江陵故屏退豈能與狐鼠爭路乎江陵以
後人材之升降此亦國事得失之林也讀斯錄
者其亦可三嘆已矣公在本兵浙省羅木營兵
變公請于江陵江陵曰是必得健令更兵事
注撫之公曰舊滑令張佳胤其人也江陵

命張公往遂定公與江陵立談數語而弭兩浙之亂向令今日公在本兵江陵在政府豈以奴寇遺君父哉余與公諸孫中翰維樞論次公譜錄念江陵之遺事不勝其愴然也馬牽連書之如此

刻鄒忠介公奏議序

故御史大夫謚忠介吉水鄒公舉進士卽抗疏論江陵奪情拜杖闕下投荒九死兒童婦女皆知其姓名余竊貫時去萬曆丁丑才十餘年王母下淑人道公事以訓予咨嗟嘆息如千古以

校點集三十

七

上人也天啓壬戌始得謁公於朝一見如平生惟公初入朝朝右望見公衣冠以爲有異門牆高峻如泰山喬岳之不可仰而秋霜烈日之不可近公顧頽然藹然威儀易直語言坦率無人而不得至其前也嘗過予邸舍抵掌談笑欠伸于坐隅之榻語方更端未悉摩腰坦腹酌熟睡矣其疎節直腸胸中無事大都若此然其於軍國大故朝廷大議人才摧折忠邪消長之故一語及之意氣空涌目光注射若矢之激弦星之奔約會不可以禁禦也每言所見聞輒草疏

入告仲軀屬筆率其意所欲言其所以告君父者一如其告賓朋告妻子調言長語閑亦閑及意不假青錦文不加點畫久之或併其創榮忘之要亦其天性使然非有意學古人以詭辭笑筆爲能事也公歿閩人林銓字六長鈔得其奏議五卷每出游并其所作詩卷貯懷衍中崇禎乙亥銓客潛山山谷寺流賊卒至銓部署寺僧錄山半以守數日食盡守者亦去銓盡棄其資弄取忠介奏議及其詩卷轉兩肘右手提架石左手持白梃背劒且闔且趨踰踰百餘里踰兩日還寺飢餓無所得食拍手大笑曰吾縱餓死幸以忠介免矣又七年自越游吳興衣賣文少有利餘盡付梓人鑲版以傳于世而屬予序之自江陵亡後忠介見忌時相不得一日容於朝晚登三事烏菴黨論遂以死身死之後閩海之布衣初無造門之游半面之雅乃獲其遺文斷簡愛惜保護以其身殉之於戎馬擊撞死生呼吸之際是可嘆也忠臣直士名節道義天地間之元氣也讒夫小人視之爲骨響血怨必欲斬艾之漸滅之俾無遺種而後已嗚呼天地間之

校點集三十

八

元氣終不可以滅亡而護夫小人磨牙鑿齒者
相仍而未艾如銓之爲其亦斯世所不可少也
與崇禎辛巳十二月序

范司馬參機奏疏序

參機奏疏若干卷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吳
橋范公所著也侍御方君孩未爲楚其煩長扶
摘其指意以傳于世而屬余序之余讀之喟然
而歎曰嗟乎良賢之治病有標有本治標者寒
熱補瀉七方十齊可以診而知知而言者也至
于本病癥結深傳變隱診之者難知知之者難

懷素集三十

九

言故曰三折肱知爲良醫上醫醫國豈不信哉
頃者海內多事奴江于北寇蔓于南天子睦
顧陪京以留樞付公公在事凡四年廉辨以率
僚屬公嚴以杜于請勤敏以蒐軍實詰戎備誠
信以撫將士勵拳勇南顧兵八萬人堪戰者不
滿萬荷戈則爲象物脫巾則爲驕子定營制簡
家丁治樓船練火器將知兵兵習將部曲壁壘
煥然一新于是乎有援池援滁援廬之師江浦
之役賊烽夜焰江水不能以片羽飛渡誰之力
也公之建置以謂非戰無以爲守非守江無以

守陲守京非守江北無以守江南此守江南之
大局也以池河衛關山以關山衛滁浦此守江
外之大局也宿重兵于廬游兵出英六之閒東
據鳳泗西應皖楚而控江北扼淮此守江北之
大局也寇自晉楚自鳳趨池又自和趨浦寇
無所不窺我無所不應尅期于漏刻決幾于呼
吸料無不當而應無不先公之全局瞭然如畫
圖聚米寇無能出吾彀中也雖然此公之治標
病者也非所以治本也天下之病莫大乎縱方
張之寇率必叛之賊奉之以土地資之以物力

懷素集三十

十

假之以名號寬之以歲月使之休養生息布置
部署焉其所願焉而海內莫之敢指此所謂診
之而難知知之而難言者也公抗疏發其機牙
抉其苞孽西賊膽寒中樞心悸公坐此去不旋
踵矣嗟乎良醫之醫國也其奏效豈不獨難而
用心豈不獨苦哉唐末之於巢也劉巨容欲以
之以徵富貴高駢欲縱之以併朝廷元末之於
谷真也主撫者吞浮海之餌主捕者磨羈管之
禍今之縱獻賊也何居天祚聖明旣寇者以
法矣誤國者與尸矣游魂假息飽颺而去者

且懸首藁街公之言於是乎炳丹青而信金石矣公盡折肱之能而國收稟肱之效唐元之季世豈足道哉孩未之來而傳之也固曰聖天子殷憂多難將以公爲岐嶷扁鵲奏疏具在標本之症參伍于簡牘之間其庶幾比于王西金匱乎然則孩未亦醫國者之指南也崇禎辛巳正月序

趙文毅公文集序

文中子曰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甚矣君子小人

文毅集序

十一

之文可辨而知也王氏之論之詳矣而吾以爲又有要焉者君子之文必剛小人則柔君子之文必陽小人則陰上下數千年未有以易此者也故吏部左侍郎贈禮部尚書諡文毅趙公文集若干卷自公之歿已大行于時而其子敘州守隆美始爲余敘之蓋公在史館慨然有志于經世之學中更譴阻不獲妨用故其忠君憂國別白賢佞見于文章者爲多回翔進退反覆齟齬而抑塞磊落之氣鬱然不少變衰讀者可以想見其爲人也與公同時登館閣取卿相富貴

顯融勝于公者亦多矣其文之傳于世者或脂韋而寡風骨或纖碎而饒芒刺平津之曲學與臨川之新學知言之君子有爲之掩卷而三嘆者豈若公之文昔人所謂苦寒色正人望而敬者與公當神廟之初年首建大節天下聳動爭自濯磨以附公後塵迄今六十餘年仗節繼義久而彌盛皆自公發之讀公之文視其平生之大節而萬曆以來國論士風皆可以考見焉士君子陽明剛大之氣養而無害其發于文章而關於世道如此后之有志于睇公者讀公之文而有所感發焉亦于剛柔陰陽之介蚤辨之而已矣

文毅集序

十二

耀州王文肅公文集序

吾師耀州王文肅公既沒其子淑朴收拾遺文枕藉與俱者凡八年屬有流民之亂血戰擊賊襁負以免襍被走三千里謀梓於謙益俾爲其序公弱冠卽以文雄三輔及其占上第入詞垣掌書命職啓沃回翔承明著作之庭垂三十年高文典冊出公手筆者爲多當神廟中葉頽然負公輔之望海內正人君子仰爲斗杓而儉

邪小人視爲質的要所謂芒寒色正望而敬之者則一耳比其沒也海內惜公未克其用而益想慕其遺文凡傳寫誦習者蓋莫不躍然以起聳然以服久之愀然愀然旁皇慘澹而如有弗獲者也公秦人也洪河秦華之氣磅礴鬱積大奮於公其氣骨方嚴峭獨故其文日光王潔與金天相晶瑩其胸中彌綸一世無所不有故其文抱杜含郭欲澧吐鎬陸海之珍藏畢具畏天命悲人窮撫已而閔時每結轡而形于言譬諸河流擘華蹈襄回復萬里當其颺衝水激有湧

收齋集三十

十三

浩樂濟之聲焉於乎盛矣本朝謚文肅者十有三
人惟公與鄒縣岳公直道大節約略相似岳甫相而得禍公將相而被阨其遭時齟齬亦同也岳無子其詩文多散佚泐於公文櫛撫類次謹謹傳之惟恐失墜此可以幸公之有後也岳之類博稿楊文忠用以枕中官封爵掌故至今傳之後有謀王斷國者求有用之文於館閣其必有取于公矣夫

顧端文公文集序

涇陽先生顧端文公文集若干卷其次子南京

工部主事與沐所編次也刻成以屬謙益俾爲其序謹案公逾弱冠發解南畿其文詞縱橫駘蕩一洗舉子熟爛之習海內震動若奮雷之啓蟄快風之振槁長而通治體持國論晚而湛于理學其文與年俱進要其縱橫駘蕩故自如也嗚呼公之學程朱已學也其遇亦程朱之遇也蓋公自登朝再入吏部皆忤宰執以去與高忠憲公講學東林而黨論隨之伊川之在紹聖崇寧大略相似晚年以清卿召引疾不至不獲如考亭之在紹熙猶有行宮之奏煥章之講而黨

收齋集三十一

十四

議學禁則不啻過之然自有宋迄今程朱之名懸諸日月而邪怨范致虛陳賈傳伯壽之徒果安在哉由昔以視今此可爲嘆息者也公之文最著者銓曹建言疏以自反規切人主海內爭傳之上婁江救淮撫二書過紹述之萌芽救黨禍之滋蔓人所棘喉薄吻噤不敢言者皆自公發之公初以吏部郎里居余幼從先夫子省謁凝塵蔽席藥囊書籤錯互几案秀歲善病人也已而侍公于講席哀衣緩帶息深而視下醇然有道者也及其抗論天下大事風行水決英氣

勃發不可遏抑如此先夫子少與公同學居恒
字公曰叔時論士喜狂簡論文善養氣嗚呼知
端文者其惟先夫子乎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
簡斐然成章成章而曰斐然此端文之文也孟
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養氣而曰浩然此端
文之所以爲文也

顧太史文集序

故春坊諭德范山顧公升伯諱天垓有文集若
千卷歿後數年邑令嘉善葉君刻之以行于世
而其子某屬余爲序公以雄駿峭特之資遭

校齋集

十五

神宗皇帝拔擢服官史局卽毅然以名宰相爲
已任好學廣問深心矯思以講求所謂濟時之
業久之資望滋茂徒黨翕集聲光四出不可掩
蔽於是咎譽錯互而一片不可復矣萬曆初江
陵以健敗其後執政者陰柔憤眊遞相師承公
獨挾撻其隱祕曰天下以庸人病執政豈知執
政庸人之名陰操威福大柄以欺天下自是
朝論較然執政者遂無可解免矣公又謂當世
人才日麓風習日僞著論擊排胥天下氣節道
學之士舉不得免焉公之手服橫驚側出于一

世之上高而危矣睽而孤矣易曰莫之與則僣
之者至矣豈不然與屏居日久霜雪水落物論
衰止天下之畏忌公者始而疑中而殺久之且
徘徊歎惜望其復用而公已病且老天下事亦
漸難措手非復公摩厲以須之日矣嗚呼其可
歎也公生平志業頌慕李文饒其文章爽聞激
切亦略似之公嘗敘蒲州張文毅公之文曰天
下有文人之文章有豪傑之文章豪傑之文章
雲蒸龍變之氣遇感卽發寧容較深淺商工拙
于其閒耶然則擬公於文饒其不能爲文饒者
天也以言乎豪傑之文章則一也

校齋集

十六

徐司空畫溪詩集序

自萬曆之末以迄於今文章之弊滋極而閹寺
鈎黨凶裁兵燹之禍亦相挺而作嘗取近代之
詩而觀之以清深奧僻爲致者如鳴蚓竅如入
鼠穴淒聲寒魄此鬼趣也以尖新割剝爲能者
如戴假面如作胡語嚙音促節此兵象也鬼氣
幽兵氣殺著見於文章而氣運從之有識者審
聲歌風采度乎有衰晚之懼焉蓋至於今上
之中久道化成順氣協應而大司寇竇學先亡

之詩始出先生之詩不騁奇於篇什不求工於字句春容而妙麗鏗鏘而鏗鏘如以時之有春也如五音之有宮也天地元聲具在于是先生之詩出而宇內幽陰鬼殺之氣蓋已蕩焉和風而化焉清塵矣其關於氣運顧不大歟昔者有唐之世天寶有戎羯之禍而少陵之詩出元和有淮蔡之亂而昌黎之詩出說者謂宜孝章武中興之盛杜韓之詩實爲鼓吹今東夷南寇王師在野游魂醜類將取次掃除而先生之詩應運而出 天子大開明堂采詩定樂將以先生之詩爲風始豈偶然哉先生束髮登朝羽儀自好居官則引大議與 天子宰相相可否出處則抗大節模範去國介不終日先生之爲人詩所謂如金如璧者也其發而爲詩則精金之有聲也良玉之有孚尹也人知先生之詩可以潤色休明挽回運數不知先生固天地之元氣也學者誦先生之詩因而得其爲人則庶乎其可矣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一

序

湯義仍先生文集序

臨川湯義仍文集若干卷吳人許子洽生以萬曆乙卯謁義仍於玉茗堂而手鈔之以歸者也義仍告許生曰吾少學爲文已知警警王李搢搢然駢枝儷葉從事於六朝久而厭之是亦王李之朋徒耳汜濫詞曲蕩滌放志者數年始讀鄉先正之書有志於曾王之學而吾年已往學之而未就也子歸以吾文祗受之不靳其知吾

牧齋集三十一

之所就而靳其知吾所未就也知吾之所就所謂王李之朋徒耳知吾之所未就精思而深造之古文之道其有興乎余聞義仍之語退而讀其文未嘗不喟然太息也義仍官留都王弇州監其名先往造門義仍不與相尤盡出其所評抹弇州集散置几案弇州信手繙閱掩卷而去弇州沒義仍之名益高海內嘗言王李者無不望走臨川而義仍自守泊如也以義仍之才力繇前而言之豈不能與言秦漢者爭爲搏摶割剝繇後而言之豈不能與言排秦漢者爭爲叫

諸鑒矣深心易氣同類弭節退而願學於曾王顧又欲然不自有以其所未就者勗余嗚呼此可以知義仍之所存矣古之人往矣其學殖之所醞釀精氣之所結轡千載而下倒見側出恍惚於語言竹帛之間易曰言有物又曰修詞立其誠記曰不誠無物皆謂此物也今之人耳僞目僞降而剽賊如弇州四部之書充棟宇而汗牛馬卽而脉之楊然無所有也則謂之無物而已矣義仍晚年之文意象萌茁根荦屈蟠其源汨汨然其質熊然蓋義仍之於古文可謂變而得正而於詞可謂已出者也其學曾王也欲然自以爲未訖譬之金丹家雖未至於九轉大還然其火候不可謂不力而鉛汞藥物不可謂不具也後有君子好學深思從事於義仍之文得其所謂有物者而察識其所未至因以援極指要而知古文興復之幾義仍已矣庶幾後有子雲也哉余悲義仍之文不大顯於世而世之浮慕義仍者於其所以爲文之指意未有能明之者也循覽遺編追惟其末後鄭重相屬之語而爲敘之如此

牧齋集三十一

三才堂詩集序

三才堂中余再入長安海內風流儒雅之士爲忘
年折節之交者則華亭董玄宰祥符王損仲嘉
以李君實三君子爲最玄宰詞林宿素以書畫
擅名一代其爲人蕭疎散朗見其眉宇者以爲
有宋間人也損仲博極羣書每徵一事送一難
信口酬答軒渠之意見於顏面每過余必夜分
乃去君實落落穆穆驟而卽之不見其有可慕
說徐而扣其所有則淳弘演迤愈出而愈不窮
夫唯大雅卓爾不羣庶幾似之是三君子者其

牧齋集卷三

才情風格約略相似至於博物好古是正真偽
雖古人專門名家未能或之先也三君子之集
玄宰已行於世損仲詩余所評定未知其存否
而君實之集最後出余得而論次之余惟唐宋
以來名人魁士以風流儒雅爲宗者若李汧公
米南宮趙魏公之流其標置欣賞往往在勛名
德業之外無當於世用而世顧不可少焉者何
也草之有秋蘭也木之有古松老梅也味之有
苦茗也臭之有石香也於世用亦復無當而世
亦不可少焉譬之於人倫其亦汧公之流也歟

文章者天地英淑之氣與人之靈心結習而成
者也與山水近與市朝遠與異石古木哀吟清
啖近與塵埽遠與鍾鼎彝器法書名畫近與時
俗玩好遠故風流儒雅博物好古之士文章往
往殊逸於世其結習使然也君實以進士起家
官至列卿後先家居三十餘年修潔如處子澹
蕩如道人靜退如後門寒素其爲詩文翕山水
之輕清結葬鼎之冷汰煦書畫之鮮榮昔人之
日李元賓不古不今卓然自作一體者也君實
工書善畫似玄宰博極羣書似損仲後有惇史

牧齋集卷三

敘述本朝風流儒雅之士附汧公輩之清塵者
三君子之中又當以君實爲眉目嗚呼來者難
誣後世必有以余爲知言者矣君實之嗣子肇
亨以余於先君有臭味之好使爲其序而同邑
譚梁生狀其行事屬錢塘魯得之携書來請皆
以謂君實之文非余莫適爲敘也故不辭而弁
其首

劉司空詩集序

萬曆之季稱詩者以淒清幽眇爲能於古人之
銷陳終始排比聲律者皆言善林檎以爲陳言

腐詞海內靡然從之迄今三十餘年甚矣詩學之外也譬之於山川連岡墮障逶迤平遠然後有奇峯仄澗深岩複壁窈窕而忘歸焉譬之於居室前堂後寢弘麗靚深然後有便房曲廊層軒突夏紆迴而迷復焉使世之山川有詭特而無平遠不復成其爲造物使人之居室有突奧而無堂寢不復成其爲人世又使世之覽山水造居室者舍名山大川不游而必於詭特則必將梯神山航海市終之於鬼國而已舍高堂邃宇弗居而必於突奧則必將巢木杪營窟室終

北齊集卷三

之於鼠穴而已今之爲詩者舉若是余有憂之而愧未有以易也今年與劉司空敬仲先生相見請室得盡見其詩盧子德水之許贊可謂精且詳矣而余獨喜其淵靜閒止優柔雅淡意有餘於匠枝不傷其本居今之世所謂復聞正始之音者與使世之學者服習是詩奉爲指南必不至悻悻眩運墮鬼國而入鼠穴余又何憂焉史稱陳隋之世新聲愁曲樂往哀來竟以亡國而唐天寶樂章曲終繁聲名爲入破遂有安史之亂今天下兵興盜起民不堪命識者以謂兆

於近世之歌詩類五行之詩妖敬仲之詩得著廊廟庶幾禦寇子之云命宮而總四聲慶雲流而景風翔矣乎余將爲採詩者告焉因敬仲寓德水視如何也

劉咸仲雪菴初稿序

余與咸仲交二十年矣遭逢世故流離跋扈黑獄黃土錯互促迫短髮種種尚在人閒天南地北如吾兩人者無幾也崇禎初余免官出潞河咸仲以吏部郎家居潞河人稱咸仲朝齋暮鹽有今無儲急病讓夷推燥就濕鄉之人倚爲司

北齊集卷三

命昆弟朋舊連床分榻日則更水而出夜則典衣而飲余歎息告潞人中條山色蜿蜒數百里內無謂陽道州不可復作也余與咸仲先後下獄咸仲先得釋來唁余於長安盡出所著詩文屬余評之余始知咸仲之詩文乃益知咸仲也咸仲之爲人眉宇軒豁心膂呈露意中無結轡不可解之事喉間無嗔咽不可道之語以君父爲天以師友爲命以文章山水爲日用飲食其爲詩文也亦若是而已詩文之繆傭耳而剽目也儼花而闌葉也其轉繆則蠅聲而矧竅也牛

陽而變語也其受病則皆不離乎僞也咸仲之詩文喜而歌焉哀而泣焉醒而狂焉夢而愕焉嬉笑嘖呻嗒咳涕唾無之而非是也咸仲之性情在焉咸仲之眉宇心腑在焉有真咸仲故有咸仲之真詩文其斯為咸仲而已矣咸仲命其集曰雪菴雪菴者咸仲讀書之室亦以自喻也詩不云乎何彼穠矣花如桃李此士大夫之光華悅豫得時而向榮者也又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此則其蕭索坎壈悲秋而廓處者也若夫上天同雲先集維霰於斯時也天地閉塞

卷之三

水澤堅凍非夫高寒慘淡獨立而高臥者何足以當之余將携咸仲之集歸乎江南釣拂水之漁灣臥松江之蟹舍天寒歲晚孤舟蓑笠焚枯燬袖咏雪菴之詩而閒讀其文不可以樂而忘死乎世無王子猷蘇子瞻此意誰知之者吾將汎剡溪步臨臯而問焉

范璽卿詩集序

今之譚詩者必曰某某某某沈宋某元白其甚者則曰兼諸人而有之此非知詩者也詩者志之所之也陶冶性靈流連景物各言其所欲言者而已如人之有眉目焉或清而揚或深而秀分寸之間而標置各異豈可以比而同之也哉沈不必似宋也杜不必似李也元不必似白也有沈宋又有陳杜也有李杜又有高岑有王孟也有元白又有劉韓也各不相似各不相兼也今也生乎百世之下欲以其蠅聲蛙噪追配古人儼然以李杜相命浸假而膏唇拭舌訾議其短長蚬蚌撼大樹斯可為一笑已矣今之詩人有廣陵范璽卿異羽異羽之詩清妍深穩有風有雅出入六朝三唐不名一家亦成其為異

卷之三

羽之詩而已異羽舉進士為吏部郎人才國論儲峙胷中直道忤時以清卿引退蕭閒虛止若無所與於人世者其為詩終和且平穆如清風有忠君憂國之思而不比於怨有及時假日之樂而不流於荒蕪所以為異羽也歟斯所以為異羽之詩也歟如必曰此為六朝此為三唐寧行數墨取異羽以追配古人則異羽之所以為詩者或幾乎隱矣余知異羽之深者也故於異羽之集成而序之如此余往得異羽題扇詩有蹲石花閒似定僧之句已又得范司馬夢章詩

有歸化使欲親苔生剛竹嘗防礙月行之句迴
環吟阻於詩家有二范之目閒將做古人團扇
屏風之例撮取當世名章秀句以傳於後亦以
二范爲嚆矢焉在昔池塘芳草之什蟬噪烏鳴
之句咸以云絃孤韻標舉藝林而後世則盈湘
溢縹無累山積此亦作者得失之林不可以不
辨也

黃鶴嶺侍御游恒山詩序

上官大夫之讒屈原也曰每一令出自伐其功
信斯言也則屈子之信而見疑忠而被謗固已

牧齋集

九

昭然矣既已謠詠相傾危矣而又與之以名甚
矣古之讒人者猶三代之遺直也分宜之辟容
城也以令旨四明之窘歸德也以妖書事所不
經法所未有其殺之彌力其暴之也滋甚若二
公者亦猶行古之道也歟今也不然優容以縲
之遲緩以老之紆迴以誤之駭機忽發如環無
端使當之者如據蒺藜如緣藤葛全身則無路
殺身則無名求生不生祈死不死權奸伎倆窮
神入聖斯可目共受爲麤材嗤靳蘭爲笨伯矣
當此之時乃有能偷暇日賈餘勇登山舒嘯臨

汴賦詩如東海君者不尤異乎或曰上官子蘭
之讒屈原疎斥之不用已爾非如今之曲殺之
也東海君之託於游也澹蕩其跡以解衆也或
曰屈原之所遇閭主也東海君之所遇聖君也
昔之優人有言之者矣東海君之愛其身也以
有待也或曰屈原僅一姊申申而害余矣東海
君遺愛在三輔間父老遺民燕趙悲歌之士所
至相慰藉其與夫敝詞沅湘行吟澤畔者則有
閒矣東海君之所以樂而忘返也東海君之志
觀於游恒山之詩則知之矣孔子曰詩可以怨
遠之事君此之謂也崇禎戊寅八月序

牧齋集

孫楚惟詩稿序

余舉進士出吾師高陽公之門吾師命楚惟兄
事余楚惟方少年鸞鵲停峙踔厲風發余自謂
當讓此人一頭地不敢以弟畜也楚惟既上公
車荏苒二十餘年未得一第深思易氣讀書續
言其學殖益富而其所爲詩益囊溢快刻成屬
余序之蓋自遼廣失守畿輔震動吾師援裴晉
公故事自請行邊而中朝遂不復聽其入河北
之賊未去晉陽之疑日積凡吾師所爲極難耳

方吾師出鎮之日 天子御門臨遣楚惟以佳
公子韜弓珥筆躍馬以從嘆惜宿將祿首韓袴
免胄而趨風磨盾草檄橫槊賦詩何其壯也已
而中外掣肘進退唯谷釋晨昏溫清之憂而懷
風雨漂搖之懼所謂欲哭則不可欲泣則近於
婦人者一皆於詩發之爲楚惟者良亦苦矣唐
之舉子淪落不偶往往歎歸燕之無棲惜雲英
之未嫁悲憂窮蹇見於語言豈如吾楚惟羶車
席帽馳驅戎馬之場懷鉛握槊恭預埽犂之績
丈人喪子之寵寄勞臣志士之心曲交并繁會

紫齋集卷三十一

十一

噴薄於楮墨之間然則楚惟之身雖窮而其遇
則未始不壯也其爲詩亦豈如唐之舉子妻聲
促節如蛩吟之發於蚓竅者可同日道哉天生
吾師方叔元老爲國家耆中興之業而又生楚
惟以相助之天之斬一第於楚惟者良有深意
自茲已往楚惟之勛名與其詞章日升而川至
者未可量也余雖老矣尚能握管以俟之崇禎
甲戌九月序

孫紫治詩稿序

吾師高陽公之第五子曰鑰字紫治與其兄弟

行轍文場互爲渠帥紫治尤富於著述所刻詩
多至數十卷自吾師以黃閣元老再出視師紫
治兄弟挾矢督筆更番省侍已已之役從征不
及浮海而東佐吾師艱危拮据以成收復之績
故其詩多沉雄感激有古勞人俠士從軍征戍
之風而余讀之則重有感也東便門之事七十
老臣一日而就道七日而趨朝一日夜而旋出
國門便門之外虜騎充斥單車夜行其得免者
天也先是余以枚卜被逐羣小懼吾師之入而
爲吾地也當是時 聖天子方急虜而羣小急

紫齋集卷三十一

十二

余急虜則吾師朝以入而急余則吾師夕以出
此其故蓋難言之矣幸 天子神聖功狀著明
中山之謗雖滋而東山之勞未泯不然豈不殆
哉古之人嘽一飯之德感一言之知必將殺身
以自明刎頸以相報以余之不肖當吾師出鎮
之日不能奉糧荷爰從幽并健兒與奴酋接踵
而死覩然其寢飽嘽晏晏居息自屏於孤煙蘆
雪之間讀紫治之詩觀其涉波濤冒鋒刃其將
父之急而報國之殷也能不媿哉軍旅之事呼
吸萬變非親在行間者不能深知老臣持重又

於自伐以掩朝廷故奏報往往不能盡什之
二三紫治作過庭引教四城匡復之詳伐交用
閒老謀壯事髣髴可以想見昔范文正之長子從
其父於師中與將士臥起備知其勇怯情偽文
正以此能得將士心懸今視之古今人豈相遠
哉余序紫治詩以謂吾師父子之閒有關於軍
國之故忠孝之誼世之採風者可以考見焉而
因及余之所愧者使後之人亦或俯仰一歎幸
吾師之有子而惜其無後也崇禎甲戌九月序

孫幼度詩序

卷之三

十三

戊寅之春余病臥齋室同繫者聞邊遽驚而相
告余方手一編詩吟咀不輟執筆而應之曰以
此占之奴必不為害告者不悻而去居無何邊
吏以乞款入告舉朝有喜色告者復問子所誦
何人詩詩何以能占虜耶余展卷而應之曰此
吾師高陽公之少子名錦宇幼度之詩也吾師
為方叔元老身係天下安危諸公子皆奇偉雄
駿屬彙觀推鉅舉以從公於行閒作焉歌詩往
往風發泉湧流傳人間而幼度其後出者也幼
度之詩有地熊熊然有氣灑灑然一以為號鯨

鳴一以為風檣陣馬雜述感事之作憂軍國
思朋友忠厚惜怛顛顛宛篤非猶夫衰世之音
蠅聲蚓竅魑吟而鬼哭者也今夫吾師者國家
之元氣也渾淪盤礴地負海涵其餘氣演迤不
盡而後有幼度兄弟而後有幼度兄弟之詩徵
國家之元氣於吾師徵吾師之元氣於幼度之
詩傳有之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幼度之詩殆亦
國家之餘氣也純門之役師曠驟歌北風而知
楚之不競於晉斯可以覘國已矣而又何疑焉
告者曰子之言則善矣古者師能審音于非師

卷之三

十四

而效師之歌風也何居嗟夫余固世之僂人也
幽囚困踣僅而不死余雖有目無以異於師之
替也鄭之師慧過宋朝而私焉曰必無人焉余
之來也歸死於司敗不敢造朝未知有人焉與
否羽書旁午病臥請室無已而以歌風占敵自
附於子野子猶以有目斬我不亦過乎告者無
然而退遂次其語以序幼度之詩

孫靖自文

往在史館與莆田曾需雲共論館閣之文需雲
曰當今不得不推高陽為第一其文熊熊渾渾

元氣磅礴非章句瑣績之徒可幾及也余以爲知言今年夏楚惟之子靖自郵致其文辭就正於余余觀其氣象宏博脉理沉厚高華駿朗稱其爲吾師之孫楚惟之子而益歎需雲之言爲有徵也吾師之文其大者爲高文典冊等邊斷國固已著竹帛而垂夷夏其小者則殘膏賸馥猶足以衣被海內沾丐作者此天地之元氣渾渾一發而得楚惟兄弟再發而得靖自黃河之流千里一曲不觀於崑崙天柱豈知其委輸分逝

卷之三

十五

之故哉韓子敘北平王之三世稱王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而其孫則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兒夫繇龍虎變化以至於瑤瑜蘭茁家門之盛固足稱道而元氣則已薄矣今靖自與其羣從森秀玉立而其文詞瑰璋奇偉龍虎變化傑魁之氣鬱然不少衰落則不獨吾師一家之元氣而國家昭融敦厚之福培養於百世者未有艾也余故喜而書之

楊澹孺詩稿序

應山楊清澹孺與其弟連文孺並以才名鳴起

漢間文孺登甲第歷官憲府而澹孺以老明經爲博士弟子師少陵不云乎諸公衮衮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一旦於澹孺兄弟閒見之澹孺夷然不屑也入學鼓篋褰衣博帶與學者譚先王講道德以其閒携軍持奚囊探奇問勝嘯歌賦詩用自娛說而已澹孺與其弟更永并食責備行義以古人相期許文孺爲海虞令澹孺割城南數頃以遺文孺曰吾不忍廉吏妻子不得宿飽也讀其詩和平簡淡時時有勞人志士節廉用壯之思斯可以知澹孺已矣往文孺

卷之三

十六

在省垣余方里居文孺夢要余登高賦詩有柳風來太液梧月映華清之句詒書告余曰天涯兄弟夢寐相感不令樂天微之獨擅千古今澹孺之詩成而余爲之序文孺居太微清嚴之署發而讀之池塘春草之夢又當與柳風梧月並焉美譚他日余三人執手論詩忽聞談讌又安知不仍在夢中乎當相與酌酒一笑耳天啓三年十一月

陶不退閱園集序

余少讀李卓吾之書意其所與游者必皆聰明

辨博恢奇卓詭之士已而識新安方時化汪本
鉤於長安皆卓吾高足弟子授以九正易因者
也時化一老明經斤斤爲文法吏褒衣大帶應
對舒緩本鉤樸遼腐儒偶坐植立如土木偶是
二人者與之游處求其爲卓吾之徒而不可得
也公安袁小修曰卓吾之平生惡浮華喜平實
士之矜虛名銜小智游光揚聲者見則唾棄之
不與接席而坐觀其所與則卓吾可知也余聞
小修言復與二人者游乃知爲卓吾之徒久之
如見卓吾之聲音肖貌焉同年生姚安陶珽字

卷之三十一

十七

不退少有志於問學游卓吾之門而有得焉者
也不退之爲人恂恂已爾穆穆已爾與之語泛
濫於物情吏事刺刺不少休未嘗以問學自表
異余與不退游甚狎始知卓吾之所與皆方汪
也如小修之云不退既沒其弟仲璞以閒園集
求敘不退之詩文緣情而摭詞據事而立論未
嘗標門牆設壇宇名爲某氏之學也爲吏言吏
居鄉言鄉如父老之談農桑如家人之問耕織
未嘗駢枝儷葉致飾於語言文字之間也其言
曰詩則香山文則眉山似矣試就其詩文求所

謂香山眉山者何有哉讀閒園集者曰此陶不
退之詩文也其斯以爲卓吾之徒已矣卓吾守
姚安清淨恬淡有汲長孺之風不退居官似之
卓吾晚年憤世兀傲自放而不退規言矩行老
而彌謹此則不退之善學卓吾者也

陶仲璞遜園集序

姚安陶仲璞爲吾同年兄釋圭之弟兄弟俱以
才名奮起天末釋圭成進士數歷中外官至監
司而仲璞以乙科官南工部出守寶慶得罪於
藩府挂冠以歸其治行廉辦清真亦略相似余

卷之三十一

十八

既爲釋圭序閒園集矣仲璞復以遜園集示余
求一言之弁余不知文安能序仲璞之文亦知
其爲陶氏兄弟之文而已矣萬曆之季海內皆
詆訾王李以樂天子瞻爲宗其說唱於公安袁
氏而袁氏中郎小修皆李卓吾之徒其指實自
卓吾發之釋圭與小修俱龍湖高足弟子而仲
璞少受學於釋圭其師友淵源如此故其詩文
之大指可得而攷也夫詩至於香山文至於眉
山天下之能事盡矣袁氏之學未能盡香山眉
山而其挾趨無穢開滌海內之心眼則功於斯

文為大仲璞之集稱心而言指事而論無薄喉
枯手之艱無東塗西抹之飾則亦袁氏之遺風
可以祖香山而宗眉山不墜落今世詞章道學
窟穴中也祥圭文多應世酬物之語而仲璞多
譚學問逗露盱江泰州宗指顧猶沾沾於三峯
入牒國而解衣其亦有隨緣牽勸之思乎龍湖
一瓣香具在安得促席從仲璞而問之

劉大將軍詩集序

曹南劉大將軍束髮從戎大小數百戰所至克
捷天子拊髀嘉歎依倚為干城腹心竭奴螳

以整集序

十九

賊憚其威名所謂聞弓聲為霹靂見走馬為電
閃而將軍顧自意為歌詩披鞍倚馬筆騰墨飛
投壺雅歌分題刻燭華中之士傳寫其詩鏤版
以行於世而請余序之夫詩有聲焉有律焉氣
莫盛於聲法莫細於律皆與軍旅之事相通者
也傳曰甲兵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戰勇氣
也一鼓作氣古之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聽鼙
聲則思封疆之臣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五聲之中思武臣者居其三焉師曠歌南北之
風知楚之多死聲與夫清嘯而却胡吹篳而退

虜皆此物也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握奇之法
四三四奇餘奇為握奇善用兵者以正合以奇
勝皆律也故曰好以暇好以衆整今將軍之詩
聲盛矣律備矣驟而歌之若風雨之猝至若礮
火之橫飛若鉅鹿昆陽之戰士卒震恐而虎豹
攫慄也徐而按之擊刁斗明步伐前偏後伍鼓
進金退森然而不亂井然而可紀也俄而暗啞
叱咤免胄叫呼俄而緩帶輕裘雍頌燕笑此將
軍之詩法也即其兵法也古今之論將者莫先
於趙衰之論卻縠以為說禮樂而惇詩書而中

以整集序

二十

山王奉高帝觀書有益之諭所至親禮儒士
囊書自隨將軍之為詩豈徒尋行儷句追配昔
人競病之章而已以詩書為義府以忠孝為學
麗滅奴遺寇精白一心以報天子磨厓之銘
鼓吹之曲紙墨吮筆於飲頭喋血之餘庶可以
解賦詩退虜之誚乎詩有之武夫洗洗告成于
王余將效王氏之續詩嗣江漢之什焉將軍勉
之哉崇禎壬午七月序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二

序五

嘉定四君集序

嘉定四君集者嘉定令四明謝君所刻唐叔達
妻子柔程孟陽李長蘅之詩文也嘉靖之季吾
吳王司寇以文章自豪祖漢禰唐傾動海內而
崑山歸熙甫昌言排之所謂一二妄庸人爲之
巨子者也當司寇貴盛之時其頤氣涕唾足以
浮沉天下士熙甫窮老始得一第又且前死其
名氏幾爲所抑沒二十年來司寇之聲華燁赫

牧齋集卷三十二

爛熳卷帙者霜降水涸索然不見其所有而熙
甫之文乃始有聞于世以此知文章之真僞終
不可揜而士之貴有以自信也熙甫旣沒其高
第弟子多在嘉定猶能守其師說講誦于荒江
寂寞之濱四君生于其鄉熟聞其師友緒論相
與服習而討論之如唐與婁蓋嘗及司寇之門
而親炙其聲華矣其問學之指歸則確乎不可
拔有如宋人之辨香于南豐者熙甫之流風遺
書久而彌著則四君之力不可誣也四君之爲
詩文大放厥詞各自已出不必盡規摹熙甫然

其師承議論以經緯史爲根柢以文從字順
爲體要出車合轍則固相與共之古學之湮廢
久矣向者剽賊竄竊之病人皆知訾笑之而學
者之冥趨倒行則愈變而愈下譬諸懲塗車芻
靈之僞而遂真爲罔兩鬼魅也其又可乎居今
之世誠欲箴砭俗學原本雅故溯熙甫而上之
以靳至于古之立言者則四君之集其亦中流
之一壺也矣嘉定僻在海隅風氣完塞四君讀
書談道後先接跡補衣蔬食有衡門泌水之風
史稱楊子雲不汲汲于富貴不戚戚于貧賤不
修廉隅以微名當世蓋庶幾近之夫文章之道
斬于徵古人而信後世則固非誘于勢利望其
速成者可徵倖而幾及也讀斯集者尚亦深思
其人而夷考其志行也哉謝君刻旣成以余獲
奉教于諸君也俾爲其序吾觀歐陽公稱和凝
有文集百餘卷自鏤版以行于世識者非之古
人重立言而薄取名其用意深遠如此今四君
之集久闕於篋衍而謝爲刻之以行于世可謂
相與以有成矣斯亦可書也

牧齋集卷三十二

虞山詩約序

陸子敕先撰里中同人之詩都爲一集命之曰虞山詩約過而請於余曰頗有言也余少而學詩沈浮於俗學之中情無適從已而扣擊於當世之作者而少有聞焉於是盡發其嚮所誦讀之書泝洄風騷下上唐宋回翔於金元本朝然後喟然而嘆始知詩之不可以苟作而作者之門仞奧窔未可以膚心末學跂而及之也自茲以往濯腸刻腎假年窮老而從事焉庶可以竊附古人之後塵而余則已老矣今將何以長子哉余竊聞之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

集卷三十一

三

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故夫離騷者風雅之流別詩人之總萃也風雅變而爲騷騷變而爲賦賦又變而爲詩昔人以謂譬江有沱乾肉爲脯而晁補之之徒徒取其音節之近楚者以爲楚聲此豈知騷者哉古之爲詩者必有深情蓄積於內奇遇薄射於外輪囷結轡騰龍萌折如所謂驚濤奔湍澎湃而不得流長鯨蒼虬偃蹇而不得伸渾金璞玉泥沙掩匿而不得用明星皓月雲陰蔽蒙而不得出於是乎不能不發之爲詩而其詩亦不得不工其不然者不

樂而笑不衰而哭文飾雕績詞雖工而行之不遠美先盡也唐之詩藻麗莫如王楊而子美以爲近於風騷奇詭莫如長吉而牧之以爲騷之苗裔釋二杜之論知其所以近與其所以爲苗裔者以是而語於古人之指要其幾矣乎諸子少年而彊力博學而矯志其聞道也先於吾不鄙而下問其將以余爲識塗之老馬也故敢以風騷之義告焉得吾說而存之深造自得以求跂乎古人追風以入麗浚波而得奇詩道之大興也吾有望矣嗟夫千古之遠四海之廣文人

集卷三十一

四

學士如此其多也諸子挾其所得希風而尚友揚花研摩期以砥俗學而起大雅余雖老矣請從而後焉若曰以吾邑之詩爲職志刻石立墀胥天下而奉要約焉則余願爲五千退席之弟子卷舌而不談可也壬午涂月虞山老民錢謙益序

徐元歎詩序

自古論詩者莫精於少陵別裁僞體之一言當少陵之時其所謂僞體者吾不得而知之矣宋之學者祖述少陵立魯直爲宗子遂有江西宗

派之說嚴羽卿解而闢之而以盛唐為宗信羽卿之有功於詩也自羽卿之說行本朝奉以為律令談詩者必學杜必漢魏盛唐而詩道之榛蕪彌甚羽卿之言二百年來遂若塗鼓之毒藥甚矣偽體之多而別裁之不可以易也嗚呼詩難言也不識古學之從來不知古人之用心狗人封己而矜其所知此所謂以大海內於牛跡者也王楊盧駱見哂於輕薄者今猶是也亦知其所以劣漢魏而近風騷者乎鈞別狹摘人自以為長吉亦知其所以為騷之苗裔者乎低頭

北齊集三十一

五

東野怪而師其寒餓亦知其所謂橫空磐硬妥帖排弄者乎數跨代之才力則李杜之外誰可當鯨魚碧海之日論詩人之體掣則溫李之類咸不免風雲兒女之譏先河後海窮源迴流而後偽體始窮別裁之能事始畢雖然此益未易言也其必有所以導之之法維何亦反其所以為詩者而已書不云乎詩言志歌永言詩不本於言志非詩也歌不足以永言非歌也宜已詠物言志之方也文從字順永言之則也寧質而無佻寧正而無傾寧貧而無儼寧弱而無

剽寧為長天晴日無為盲風澍雨寧為清渠細流無為濁沙惡潦寧為鶉衣短褐之蕭條無為天吳紫鳳之補圻寧為麤糲之果腹無為茶董之齏唇寧為書生之步趨無為巫師之鼓舞寧為老生之莊語無為酒徒之狂詈寧病而呻吟無夢而厭寐寧人而寢貌無鬼而假面寧木客而宵吟無幽獨君而晝語導之於晦蒙狂易之日而徐反諸言志詠言之故詩之道其庶幾乎徐元歎少工為詩隱長城藝香山中築室奉母數年而其詩益進元歎之為人淡於榮利篤於

北齊集三十一

六

交友苦心於讀書而感憤於世道皆用以資為詩者也元歎之詩為一世之所宗則夫別裁偽體使學者志于古學而不昧其所從元歎之責也余故於元歎之刻其詩而舉以告之且以為學元歎之詩者告焉嗟乎江西之宗不百年而羽卿闢之本朝之學詩者三變而榛蕪彌甚元歎之不解而闢之者何也

黃子羽詩序

近代之學詩者知空同元美而已矣其哆口稱漢魏稱盛唐者知空同元美之漢魏盛唐而已

矣自弘治至於萬曆百有餘歲空同霧于前元
美霧于後學者冥行倒植不見日月甚矣兩家
之霧之深且久也以余所見才人志士踔厲風
發可以馳驟古人者多矣惟其間見習熟抑沒
於兩家之霧中而不能自出如昔人所謂有下
劣詩魔入其肺腑者夫是以少而眩長而堅老而
無成而終不自悔也吾友何季穆少而稱詩篇
帙甚富病亟屬其友盡焚之曰無以隻字留人
間也季穆之才踔厲風發可以馳驟古人而不
能自解免于兩家之霧然其少而眩長而不自

牧齋集卷三十二

上

堅已而大悔之而自恨其無及吾以此益嘆季
穆而深惜其無所成也子羽少與季穆遊遂喜
爲歌詩季穆沒而子羽之詩始出蓋子羽之詩
成而季穆不及見也子羽之稱詩未久而舉世
擊排李王適會其解駁穿漏之時是故子羽之
才之學於季穆實相伯仲而其爲詩也後發而
先至以其早脫兩家之霧而祈向于古人無所
謂下劣詩魔入其肺腑者也子羽之爲人貌婉
而神清氣和而志厚淡聲色薄滋味寡氣矜畏
榮進天實遵養之以資其爲詩子羽之詩之成

也將自今日始若夫李王之後詩家之霧四塞
解駁穿漏未有其時而其不眩而自堅者吾未
之見也吾老矣自恨無以易世然尚當與子羽
極論之甲戌中秋序

華聞修詩草序

蘇子瞻惠山泉詩云茲山定空中乳水滿其腹
遇隙則發見臭味實一族余嘗持此以論詩以
謂古人之詩奇正濃淡萬有不齊要其空中滿
腹遇隙而發見則一也不然者如行潦之水不
足以灌一畦求其耕甃走海內豈可得乎梁溪

牧齋集卷三十二

八

華聞修讀書惠山之下朝夕焚香煮茗酌泉而
賦詩余語客曰子知聞修之詩乎是子瞻之所
以評惠泉者也客曰何以徵之余曰以秦少游
之言徵之少游之論泉曰泉者山之精氣所發
也岸湖之山有所誘而不克以爲泉岸江之山
有所脅而不暇以爲泉今之爲詩者聲利釣心
繁華鑠骨壯氣攻其中而債盈張其外其爲誘
且脅也亦多矣聞修布衣疏食蕭閑淡止無所
誘以越散其神無所脅以虧疎其氣山川之映
發友朋之伸寫意行而臥游酒悲而夢愕皆用

以資爲詩如是而詩不大旨者未之有也且子之酌斯泉也取其白泥赤印供水符而走傳述者乎抑取其冰牙雪齒鳴松風而潑石鼎者乎語有之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泉之出山而濁者誘與脅使之也子欲知聞修之詩取之於斯泉足矣而他何徵焉客曰善哉子之言詩雖然以此品泉殆陸鴻漸張又新之所未及也

越東游草引

梁谿黃心甫渡娥江薄游東嘉登池上樓出西射堂訪南北白岸亭遊華蓋山已而越檣溪上

卷之三十二

九

天台踐滑石臨石梁而後返出其記游詩文以示余余嘗聞吳中名士語曰至某地某山不可少一游游某山不可少一記馮元成每游名山具騶從盛服危坐僧院聲響如放衙屬其門客僣從曰爲我探某石某泉供我作記今杭城刻名山記累積充几案皆元成之流耳心甫之游以青鞵布襪軍持漉囊爲供億以高人逸老山僧樵客爲伴侶以孤情絕炤苦吟小飲爲資糧與山水之性情氣韻自相映發蓋必如心甫而後可以言游必如心甫之記游而後可以言詩

文也嘗讀杜詩再游何將軍園林皆與鄭廣文俱杜吟咏累日而廣文無一言訓和向平婚嫁既畢因游五岳迄今五岳無向平隻字古之通人其志意高遠豈今世可幾及哉余去年游黃山不自量度作紀游一卷既而大悔之讀心甫之詩文書之以志吾悔且以諗世之好游者

會房仲詩敘

泰和會棠蒂先生有才子曰房仲敏而好學以應舉之隙攻此興不遠四千里再拜遣使奉其尊人之簡牘械致其詩若干首以求是正于余

卷之三十二

十

且請爲序余讀其詩風氣警邁興寄婉澁雲霞風雨含吐於行墨之間劇目鉢心指擢胃腎憂憂乎去故而就新也皇皇乎經營將迎如恐失之也房仲之於詩可謂能矣其求之斯已勤而得之斯已艱矣余固非知詩者也操斧於班郢之門亦已難乎余蓋嘗奉教于先生長者而竊聞學詩之說以爲學詩之法莫善于古人莫不善于今人何也自唐以降詩家之途轍總萃於杜氏大曆後以詩名家者靡不繇杜而出韓之南山白之諷諭非杜乎若郊若島若二李若盧

全馬異之流盤空排弄橫從講一作得杜之枝者乎然求其所以爲杜者無本也以佛乘譬之杜則果位也諸家則分身也逆流順流隨緣應化各不相師亦靡不相合宋元之能者亦繇是也向令取杜氏而優孟之飭其衣冠效其嘖笑而曰必如是乃爲杜是豈復有杜哉本朝之學杜者以李獻吉爲巨子獻吉以學杜自命聲聲海內比及百年而訾謗獻吉者始出然詩道之敝滋甚此皆所謂不善學也夫獻吉之學杜所以自誤誤人者以其生吞活剝本不知杜而

卷之三十二

十一

曰必如是乃爲杜也今之訾謗獻吉者又豈知杜之爲杜與獻吉之所以誤學者哉古人之詩了不察其精神脉理第挾槌一字一句曰此爲新奇此爲幽異而已於古人之高文大篇所謂鋪陳終始排比聲韻者一切抹殺曰此陳言腐詞而已斯人也其夢想入於鼠穴其聲音發于蚓竅殫竭其聰明不足以窺郊島之一知半解而況于杜乎獻吉輩之言詩木偶之衣冠也土繭之文綉也爛然滿目終爲象物而已若今之所謂新奇幽異者則木客之清吟也幽冥之隱

壁也縱其悽清感愴豈光天化日之下所宜有乎嗚呼學詩之敝可謂至于斯極者矣奔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將使誰正之房仲有志于是余敢以善學之一言進焉杜有所以爲杜者矣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者是也學杜有所以學者矣所謂別裁僞體轉益多師者是也舍近世之學杜者又舍近世之訾謗學杜者進而求之無不學無不舍焉于斯道也其有不造其極矣乎在房仲勉之而已矣吾又聞宋人作江西詩派圖推尊黃魯直爲佛氏傳燈之祖而嚴羽卿訶之以爲外道周益公問詩法于陸務觀則曰學子繇西江之論詩其淵源流別今猶可得而考乎房仲必有聞焉而其所師事曰蕭伯玉伯玉今之好爲務觀者以吾言質之以爲何如也

卷之三十二

十二

鄭孔肩文集序

近代之僞爲古文者其病有三曰儻曰剽曰奴窶人子賃居廊廡主人翁之廣廈華屋皆若其所有問其所託處求一茅蓋頭會不可得故曰儻也推埋之黨銖兩之奸夜動而晝伏忘衣食

之源而昧生理韓子謂降而不能者類是故曰
剝也傭其耳目囚其心志呻呼吟嚙一不自主
仰他人之鼻息而承其餘氣縱其有成亦千古
之隸人而已矣故曰奴也百餘年來學者之於
偽學童而習之以爲固然彼且爲僂爲剝爲奴
我又從而僂之剝之奴之公譌踵繆日新月異
不復知其爲僂爲剝爲奴之所自來而況有進
于此者乎當此之時錢塘鄭圭字孔肩奮起於
諸生之中讀柳子厚蘇子瞻之文句比字櫛疏
通其意義以授學者斯可謂難矣孔肩以明經

牧齋集卷三十二

十三

入官爲令及守皆在西粵蠻夷之區廉平惠和
至今歌思之老于逢掖牽率應酬不能以暇日
餘年竟其修辭居業之志及其爲序記論議之
文簡古質雅不少貶以徇俗卓然有志于古者
也孔肩沒數年其子某收拾遺文刻之凡若干
卷而余爲之序曰嗚呼孔肩之文其僅傳于世
者如此雖未竟其修辭居業之志我知其不爲
僂學者也世之學者有能搜抉古學察識爲僂
爲剝爲奴者之病而思砭而起之也其將自孔
肩始

王元昌北游詩序

華州王元昌閩中之名士也其從祖兄寧先生
泉其父敬卿先生後先官詞垣籍甚文苑元昌
胚胎前光矯志博學如後門寒素今年應辟召
入京師謁余于請室振衣奉手修函丈之禮以
其詩就正于余而余告之曰子秦人也秦之詩
莫先于秦風而莫盛于少陵此所謂秦聲也自
班孟堅敘秦詩取王于興師及車轡駟鐵小戎
之篇世遂以上氣力習戰鬪激昂隳殺者爲秦
聲至于近代之學杜者以其杜詩爲杜詩因以

牧齋集卷三十二

十四

其杜詩爲秦聲而秦聲遂爲天下詬病甚矣世
之不知秦聲也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
在水一方懷賢之思也未見君子寺人之令謫
諫之義也佩玉將將壽考不忘規頌之辭也如
可賁兮人百其身殄瘁之痛也溫柔敦厚婉而
多風其孰有如秦聲者乎以杜詩言之樂游漢
陂蒹葭之比也麗人兵車車轡之亞也收京左
掖終南之頌也八哀詠懷黃鳥之賦也北征羗
村諸將秋興小戎無衣之篇什也先河後海則
秦詩實爲濫觴之端增華加厲則杜氏寧有推

翰之質學者不知原本猥以其浮筋怒骨齟齬
呬牙者號爲杜詩使後之橫民以杜氏爲質的
而集矢焉且以秦聲爲詬病不亦傷乎元昌沉
酣輕術出入子史百家之書含咀摺撫皆用以
資爲詩其爲詩也麗而則怨而不怒此善爲秦
聲者也夫爲秦聲者莫善于杜知學杜之利病
矯俗學之迷而反其轍斯真善爲秦聲者乎元
昌之鄉郭胤伯者博學好古人也亦辱與余游
其并以吾言告之

王元昭集序

世齊集三十二

十五

古今作者之異我知之矣古之作者本性情導
志意闢言長語客嘲僮約無往而非文也塗歌
巷春春愁秋怨無往而非詩也今之作者則不
然矜蟲魚拾香草駢枝而儷葉取青而妃白以
是爲陳羹像設斯已矣而情與志不存焉昔有
學文于熊南沙者南沙教以讀水滸傳有學詩
于李空同者空同教以唱瑣南枝二公于古學
不知何如而其言則可以教世嗚呼是可爲今
人道哉河東王元昭少負軼材每思以尺蹠寸
管龍控吞吐古今之作者一旦偕其友韓次卿

南游下衡關登太行渡河涉淮憩戲馬臺
于金塘隨堤之間其游益壯詩文日益多自徐
走書千餘里瑞拜命使而謁余座之吾不知元
昭之詩文取材於古今孰多知其爲人有忠君
愛友憂時懷古之志意抑塞磊落而激昂自命
者也當其登高能賦對客伸紙洒後耳熱慷慨
悲歌不知其孰爲筆孰爲墨也亦不知其孰爲
詩孰爲文也筆不停書文不加點若狂飈怪雨
之發作而風檣陳馬之凌厲也若神仙之馮于
此而鬼神之運其肘也若雷電之倏忽下取而
虬龍之攫拏相掉也有低迴萌折不可喻之情
有峭獨堅悍不可干之志而後有淋漓酣暢不
可窒遏之詩文吾之所以知元昭者若是則已
矣而又何譏焉若夫古今詩文之變不可勝窮
而南沙空同之緒言未可以更僕悉也他日得
布席函丈當更與元昭極論之兼眎次卿以爲
何如也

世齊集三十二

十六

黃孝翼蟬窠集序

富家翁誇于人曰吾之富可比于王侯乎其
人曰近矣猶有未似者焉翁曰吾之田宅有未美

園池有未具飲食妓樂有未善與曰皆非也然則奚而未似其人曰君所本似者誇耳翁嘿然無以應此其言戲耳而有至理猗頓不誇富季孟不誇貴彭祖不誇壽范希文不誇政事歐陽永叔不誇文章誇生于所不足不足而誇則無時而有餘矣今之爲詩文者剽于耳儲于目賃于口不知其枵然無有也而汲汲然誇示于人亦雜然誇之富家翁之有而誇也猶見笑于其人而況于無所有而誇者乎舉世之相誇也無已則其中之所有者亦鮮矣此可以一笑者也

龍溪集三十二

十七

邵幼青詩草序

辛巳二月余將登黃山憇余掄仲之桃源庵日將夕矣微雨霖霖四山無人白龍潭水撞耳如懸雷顧而樂之謂同游吳去塵曰此時安得一高人逸士剝啄欵門爲空谷之足音乎俄而籬落閒颯拉有聲屐齒特特然則邵幼青偕其叔梁卿儼然造焉再拜而起曰吾兩人宿春糧從夫子于白岳而不及也今乃得追杖屨于此皆出其詩以求正焉越翼日余登山憇文殊院幼青踵至曰梁卿肥不便登頃至慈光寺而返吾亦從此而止明日遙望天都峰頂如昔人登蓮華峰以白煙一縷爲信搖手一笑耳余語去塵新安城市浩如塵海得二邵君差足樵點物色他日可以爲美譚也去塵問二邵詩云何余曰古云詩人不入其詩而詩其人者何也人其詩則其人與其詩二也尋行而數墨儼花而鬪葉其於詩猶無與也詩其人則其人之性情詩也形狀詩也衣冠笑語無一而非詩也吾與子游薌邨藥谷之間山重水繞谿回谷轉青鞋布襪杳然塵壚之外于斯地也穿煙嵐穴雲氣扶杖而追尋司空表聖之論詩曰晴雪滿竹隔溪

龍溪集三十二

十八

漁舟可人如王步屣尋幽吾之遇二邵於斯也
表聖之所云顯顯然在心目間稱之曰詩人焉
其可矣吾游黟山不獲見桃花如扇竹葉如笠
松花如纔得二詩人於薌村藥谷之間夫然後
而知詩夫然後而知詩人茲游之所得奢矣去
塵告我曰幼青以求序故典婦一釵賃舟過虞
山食盡反矣幸有以慰之余曰諾遂書之以爲
序幼青膚清貌癯如羽人遺流其詩少摹長吉
晚師香山骨氣清穩非以割剝爲能事也海內
能詩者知之余不具列焉辛巳嘉平月序

邵梁卿詩草序

卷之三

十九

余游黃山海陽邵梁卿與其姪幼青追隨於薌
村藥谷之間恨相見之晚也梁卿好爲詩其詩
每一時爲一集攜以就正于余余何能知梁卿
之詩以黃山之游知之也夫黃山三十六峰高
者至九百仞其高二三百仞者不啻千百圖經
略而不書蓬峰之石橋阮溪之仙樂青牛之所
栖毛人之所止非乘風雲御六氣者莫能至焉
然而陟黟山之麓未及翠微固湫然足以駭矣
自郡至山口一百二十里礪石如瑩谿流如鏡

美箭衣壁靈草被厓人世之塵塼腥腐莫得而
至焉吾以謂黃山之天都天子之都也率山匡
廬大鄣天子都之鄣也一百二十里之內譬之
皇都之畿會也吾詩有曰茲山延袤蘊靈異千
里坤輿盡扶持不如此則黃山之勢不尊其脉
不長所蘊之靈秀亦峭薄而易盡善游黃山者
徘徊于薌村藥谷之間旋觀其一重一掩却迎
迴合之形勝而黃山之面目已在吾心目中矣
唐人之詩光燄而爲李杜排奰而爲韓孟喝而
爲元白詭而爲二李此亦黃山之三十六峰高

卷之三

二十

九百仞屢屨直上者也善學者如登山然陟其
麓及其翠微探其靈秀而集其清英久之而有
得焉李杜韓孟之面目亦宛宛然在吾心目中
矣余遇梁卿于薌村藥谷之間讀其詩而善之
以爲善喻梁卿詩者無如此何也梁卿之詩其
氣深穩其音和雅塵塼腥腐之所不至不若世
之趨奇側古者窮大而無歸茫然喪其所懷來
也自薌村藥谷而上之煙嵐無際雷雨在下斯
可以爲登黃山矣語人曰我乘雲御風舍薌村
而弗繇非狂則惑也余游黃山遇梁卿知游山

與學詩之法焉亦知之薌邨藥谷之間而已矣

朱雲子小集引

吳中之才子無如徐昌國唐伯虎昌國少與伯虎齊名規摹六朝初唐婉弱綺靡故其詩有文章江左家家玉煙月楊州樹樹花之句已而舉進士遇李獻吉于長安悔其少作變為廸功集伯虎不得志于名塲頗然自放信口縱筆不復隱括諷諭嘲戲時有香山之風人謂伯虎如李龜年流落江潭紅豆一曲使人淒然掩泣昌國如明妃遠嫁呼韓作穹廬中關氏不免風流頓

牧齋集三十二

二十一

盡此雖戲語亦可思也今之才子無如雲子其才情繁富纏綿絡繹良可為昌國伯虎之流亞近所為長歌古詩才力橫驚凌逼退之老夫不得不退避三舍矣史稱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晉人言吳音妖而浮故曰其人巧而少信昔奪于秦中服于齊今咻于楚此其徵也雲子年富力強以吳之文自立一洗輕心少信之耻余目望之夫吳中之文昌國之早就固不如伯虎之晚而未就要皆君子之所惜也敘雲子之集聊復及之以為吾吳人告焉

張孟恭江南草序

雲子瑤作太息一篇送秦少章稱引孔北海論孝章書深嘆英偉奇逸之士不容於世俗他日東北海以爲人中之龍使之誅操如殺狐兔而李太白之論錢少陽以爲拔竿而起可以爲帝王之師又稱其門人武諤慕要離之風中原作難冒胡兵以致其愛子繇今觀之孔文舉盛孝章猶在世而錢少陽武諤非太白之詩世寧知爲何人哉士之負奇往往不偶于世而其抑沒于後世者亦多矣此其可以太息也余少而

牧齋集三十二

二十一

翫隣慕孔文舉劉越石之徒思與之馳騁上下今老矣垂頭塌翼視少年盛氣殆髣髴如昔夢今年遇張孟恭於吳門見其沈雄駿發慨然有子瞻太息之思喜孟恭之能起予也孟恭出其詩若干首屬爲其序余不能知詩也而以孟恭知之史稱秦地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故其詩有王于興師修我甲兵及車轉駟鐵小戎之篇晉有先王之遺教君子深思故有蟋蟀山樞葛木之篇孟恭晉產也遭時多難感秦人無衣同讎之義志節激昂深思思壯甚矣孟恭

之詩似秦晉也孟恭居吳游必就士橫經藉史
好學深思人謂孟恭取吳越清嘉之風參秦晉
雄健之氣其詩必大昌孟恭默然不自得也詩
不云乎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
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夫
車攻之詩其視秦晉之土風豈可同日道哉余
之所以期孟恭者如此

馮定遠詩序

古之爲詩者必有獨至之性旁出之情偏詣之
學輪囷偃蹇假楚排拏人不能解而已不自喻

卷之三

二十二

者然後其人始能爲詩而爲之必工是故軟美
周熟周詳謹厚中宮厚世俗之所嘆美也而
詩人以爲笑凌厲荒忽教僻清狂悲憂窮蹇世
俗之所訶媚也而詩人以爲美人之所趨詩人
之所畏人之所憎詩人之所愛人譽而詩人以
爲憂人怒而詩人以爲喜故曰詩窮而後工詩
之必窮而窮之必工其理然也定遠吾友嗣宗
之子也而游于吾門其爲人悠悠忽忽不事家
人生產求不拚飭飯不充腹銳志講誦亡失未
冠顛墜坑岸似朱公叔燎麻謂讀昏睡髮似

劉孝標闊略眇小蕩佚人間似其家敬通里中
以爲狂生爲嵩愚聞之愈益自喜其爲詩沈酣
六代出入于義山牧之庭筠之間其情深其調
苦樂而哀怨而思信所謂窮而能工者也成弘
之間吾里有桑悅民懌博學多奇以狂名于世
其南宮對策之言曰胸中有長劍一日磨幾迴
又曰夫子去而我來主者惡之勒置乙科李文
正公賦詩贈之以李邵劉巖爲比民懌以此名
滿天下定遠之才不減民懌子勝斐然未見其
止世無長沙誰知民懌然世有民懌亦豈患無
長沙乎定遠之名從此遠矣

卷之三

二十四

陳鴻節詩集敘

陳遜字鴻節閩之侯官人也少爲諸生忽忽不
得志一日盡發篋行中應舉文字及所著衣巾
燔之而儻其灰逃入越王山中以釣弋自娛者
二年出爲村夫子教授三年復弃去家貧從人
借書口吟手寫窮日繼晷作爲歌詩高歌長嘯
視鄉人無如也鄉人益惡之貸富人金爲遠游
觀泰山日出游嶧陽拜閭里登戲馬臺涉淮渡
江抵陪京覽故宮軒渠自喜謂少陵壯游莫

若也過桃葉渡遇曲中諸姬榆長袂悅薄裝酒
間促坐目眙手握以爲果媚已也命酒極宴流
連宿昔囊中裝盡矣還寄食於僧院故人黎博
士贈百金遣游錫山途中遇何人自稱公安袁
小修稚弟邀與同載夜發篋盜其金亡去益大
困臥病於江上李生家亡友何李穆賞其詩載
歸虞山具湯沐視藥食旬月乃強起李穆偕過
余山中賦詩飲酒相樂也李穆爲庀衣裝送之
於斷橋痛哭而別自後不復相聞亦未知其存
否今年忽訪余於虎丘握手道故喜劇而涕問

懷齋集三十一

二十五

其年長余二歲耳素髮被領兩目眈眈觀鴻節
而吾衰可知也出其詩則卷帙日益富曹能始
爲采入十二代詩選中矣鴻節之詩用物博使
事切練句穩譬之於膳烹羊鮑鮑右腴剖鮮非
鉅釘之具也譬之於酒縹清醇耐三釀五齊非
糟醕之屬也傳有之學猶殖也誦詩百篇讀賦
千首古學之不講久矣詩可以觀其鴻節之謂
乎鴻節詩能始選者爲工五七言今體尤工贈
能始七言長句至八十韻多矣哉古未有也鴻
節將行余爲略次其生平與其出游之槩以敘

其詩且以爲別屬其歸也以質諸能始癸未中
春十四日敘

徐子能集序

古之文人才士當其隱鱗戢羽名聞未彰必有
文章鉅公以片言隻字定其聲價借其羽毛然
後可以及時成名若蔡中郎之于王仲宣張茂
先之于二陸韓退之之于李長吉顧逋翁之于
白樂天是也其有求之不得而叫號以自見則
爲陳子昂之破琴又有求之而卒不得而吊詭
以自閤則爲唐山人之留瓢古之人汲汲于知

懷齋集三十一

二十六

已而惟恐不得一當若是其急也余老而失學
衰遲屏廢其言語文字不能使人軒輊然海內
之俊民棹鞅詞壇者往往過而問焉乙亥之秋
予能訪余于虎丘肅清令翩翩美少年出其
芳艸詩名章繡句絡繹奔會余與西蜀尹子求
共嘆賞之更數年而予能之著作益富名益成
南昌徐巨源爲之序頗引余言以爲予能重吾
郡張異度既爲之序又爲予能索序于余且死
猶以爲屬巨源異度文章家之渠帥也片言隻
字可以軒輊人業已爲予能定其聲價而假之

羽毛矣余雖有言亦何以加諸雖然名不虛得
士不虛附世有知巨源異度者即能知子能世
有知子能者即以知巨源異度有中郎茂先則
仲宣二陸不抑沒于晚進有退之適翁則長吉
樂天不沈埋于舉子世之知子能者必多矣子
能年甫壯而得末疾須人以行永冠質雅宛如
古人杜門埽軌日晏忘食若陳子昂唐山人之
沒沒於自見或非子能之所屑也此則余之知
子能者也

黃蘊生經義序

秋齋集三十二

二十七

嘉定黃蘊生金聲而王色規言而矩行韓子之
稱李翱所謂有道而文者也兒子孫愛自家塾
省余山中奉其文三十篇以請曰幸一評定之
余曰吾何以定而師之文乎哉而師之學韓子
之學也其文韓子之文也口不絕吟于六藝之
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必提其要纂言
必鉤其玄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而師
之爲學之勤也不若是乎沉潛乎訓義反復乎
句讀磨礱乎事業而奮發於文章沉浸醲郁含
英咀華張皇幽眇閱其中而肆其外而師之爲

詞之富也不若是乎處若忘行 遺儼乎其若
思取于心而注于手惟陳言之務去而師之爲
文之專也不若是乎偃仰一空嘯歌古人耕於
寬閒之野釣於寂寞之濱王固未嘗獻而足固
未嘗朋也而師之爲道之勇也不若是乎雖然
有本焉行凌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
優游者有餘養其根而埃其實加其膏而希其
光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此而師之所以爲學
爲文者也孫愛起而拜曰小子朝夕在函丈之
閒服膺吾師不知吾師即今之韓子也請以斯

言授簡以爲吾師近藝序

秋齋集三十二

二十六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三

序六

一樹齋集序

憨山禪師行成嶺海大弘大鑒之道順德馮君昌曆字文孺與其徒數十人奉手握衣北面稱弟子師以謂如牛毛之有麟角不離儒服而獨繼禪燈者文孺一人而已矣文孺歿師哭之慟有祝余之感焉今年春文孺之徒陳生迪祥偕計吏來北京訪師手書謁余則師之順世又三年矣迪祥遂以文孺遺集示余請爲其叙余觀

一樹齋集三十三

有宋諸儒辭開佛氏之說心竊疑之至于張無盡李純甫之徒張皇禪學掎擊儒宗亦未敢以爲允也柳子厚之稱大鑒曰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耔合所謂生而靜者吾讀之而快然以爲儒與禪之學皆以見性性善之宗本于孟氏而大暢于大鑒推維遠源如游人之歸其鄉井也自東自西一而三之矣禪師大弘大鑒之道苞并禪律其書遺集之辭遠近莫不出于子厚所云其與文孺謀復所以窮究性善生靜之指要蓋居可知也今文孺不死聞孟

氏之牖戶登大鑒之堂與儒與禪之學其殆將出異而蹈乎同而斯道其大明矣乎惜乎年之不永而其言之止于如是也然而可以見其志矣余往與禪師有歸隱之約荏苒數年哲人其萎一瓶一鉢迺隔世讀文孺之集感師之緒言不勝其法然也遂爲序之如此

張益之先生存簡集序

吳江張益之先生諱尚友吾先君之執友也先生少與先君俱以春秋名家教授弟子著錄者甚盛而身不得一遇故其爲交也老而不替窮

一樹齋集三十三

而彌篤先生歿先君哭之過時而悲晚而作自傳記其執友數人則先生爲首謙益幼不及省謁先生而獲交于先生之子異度異度與其兄某取先生之遺文藏諸篋衍者編次刻之而請余以文冠其首曰以先友之故子其無辭嗚呼我先君之于先生通經好古惇孝悌重然諾以節誼相鋹礪異乎世之以出口入耳相徵逐者也萬曆初年長星示異藐然兩書生研席之暇指畫天下事嚼齒奮臂欲出其間今觀先生之文若送趙汝師諸篇于網堂名節三致意焉蓋

不獨先生之志氣抑塞磊落耿耿如在而吾先
君之齒齒牙樹頰脰與先生相下上者亦可以
想見于簡牘之外嗚呼此謙益之所以徘徊感
泣撫卷而不能置者也昔柳子厚作石表先友
記凡六十有七人考之于傳卓然知名者蓋二
十人則二十人之外皆藉子厚之記以傳者也
蘇子瞻之于先友如任遵聖師中史彥輔之流
見諸詩章不一而足兩任之才行足以傳而有
子如德翁仲微又能使之傳若彥輔者微子瞻
世亦不復知眉有若人矣先生雖老于諸生不

蘇集卷三十三

三

能如兩任以才行顯著顧其所爲文辭疏通爾
雅有唐宋大家之風視眉之老史以思子臺一
賦有聞于時者不啻過之而又有異度兄弟表
祿其遺書以貽後世然則彥輔之文與兩任之
子先生蓋兼而有之矣又何患其不傳也哉謙
益少而失學老而無聞不能效柳蘇二公以文
章不朽其先友狗異度之請執筆而爲其叙斯
子厚所謂強顏已矣

王德操詩集序

詩道之衰靡莫甚於宋南渡以後而所謂江

湖詩者尤爲塵俗可厭蓋自慶元嘉定之間劉
改之戴石屏之徒以詩人啓于謁之風而其後
錢塘湖山什伯爲羣挾中朝尺書奔走閭臺郡
縣謂之閭區要求楮幣動以萬計當時之所謂
處士者其風流習尚如此彼其塵容俗狀填塞
於腸胃而發作于語言文字之間欲其爲清新
高雅之詩如鶴鳴而鸞嘯也其可幾乎今之山
人以詩行於世者牛腰卷軸可汗牛馬其不爲
南宋之處士者蓋亦罕矣吳門王德操居綵雲
橋南百步閭閻錯列市囂聒耳入其門蓬蒿蒼

蘇集卷三十三

四

翳凝塵滿席人以爲隱者之居也三世不如輩
血形削而神腴望之者咸以爲臞僂道人客至
則焚香掃地樵蘇不爨或苦吟分夜或枯坐移
日而已德操好爲詩後先數百篇一旦屬其友
程孟陽朱雲子汰去其什之九而屬余爲其序
嗟乎今之所謂江湖詩者以邸報爲腹笥以除
目爲詩題以宋人之閭區爲紹介求其詩之不
塵俗何可得也德操之爲人反是塵容俗狀不
能犯于其腸胃其爲詩清新高雅如鶴鳴而鸞
嘯也不亦宜乎余不能知德操之詩而深知其

爲人以爲如德操者居今之世能不爲南宋之處士者也爲叙其詩如此

徐仲昭詩序

江陰徐仲昭以博雅攻詩稱于當世余耳之十餘年而始識其人驟而接之言不出口身不勝衣樞衣登堂居然老明經也徐而叩其所有溫如裕如愈出而愈不窮已而誦其詩雄健踔厲如虬龍虎豹攫拏蟠踞于行墨之間欲與之角而忽已決去甚矣仲昭之多奇也江陰之詩人以王逢原吉爲宗原吉勝國遺民 高皇帝召

見以老放歸而官其子其受國恩已深矣然原吉嘗爲僞吳畫策令歸元以拒准其詩於楚公之亡吳門之破再三咨嗟太息不勝唇亡板蕩之憂戊申巳酉之交嘆阮籍之狂嗟陳琳之老其詞近誕而其哀尤可悲也人言聾眉公之在元與石林諸人感慨賦詩撫膺奮臂迨佐命而後止原吉亦聾眉之儔伍也惜其老而不見庸耳吾讀仲昭詩至于誰斟大斗澆天醉空望南

其泣地毛東南天缺誰撐掌前後潮推未到頭人想前生難憾業天留後死亦憐才心閒塞馬

同弓影睡熟晨雞似木形迴環吟咀累歎慨嘆美其才壯其志而哀其不過以爲有原吉之遺風焉原吉老于布衣好奇偉倜儻之畫策故其詩哀以思激而不反仲昭起于逢掖有憂時閔已之志節故其詩麗以則感而多風君子誦之而論其世也其歸則一而已矣江陰故南唐建軍之地連海向江棧船萬里其人材多經奇卓詭得江山淮楚之風原吉其尤也仲昭之從弟曰霞客獨身徒步周游四海暮年窮流沙登雞足山而歸余嘗嘆霞客死天下無奇士矣乃今又得仲昭仲昭霞客之奇孰最耶抑各有其奇未可軒輊耶余庸人也不足以知之天下當有能定之者

蔣仲雄詩草序

蔣仲雄詩草序

長洲蔣鉞字仲雄布衣韋帶讀書修行之士也其於學無所不閱其于詩不屑爲今體微逐應酬而喜爲樂府古詩託寄其感懷諷諭之旨仲雄固不求人知而世之知仲雄者或寡矣昔韓退之在貞元元和間天下以爲瑞人神士朗出天外不可梯接而顧遜心于盧仝劉叉退之爲

河南令王川受屈惡少買羊沽酒以謝不敏又持退之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此二子者踔厲激昂未嘗頽首從退之游也余讀全月蝕又冰柱雪車詩俛仰大息然後知二子之所存嗚呼破屋半間一奴長鬚一婢赤脚月蝕何與人事而涕泗交下額榻砂土中稱地下蟻虱臣告愬帝天誰爲之而誰聽之耶冰柱之願天子回造化生光華也雪車之傷廟堂食祿不自慙爲斯民嘆息也此殺人無賴爭語言不下者之爲耶今天下全盛非唐之

蘇軾集卷三十三

末季自逆奄竊枋奴寇交訐所謂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者未可以勾股計載白骨運紅粟偏箱鹿角委于戎夫者徧四海皆是也仲雄一老儒生抱兔園冊蓋亦全所云殷十七之流抱膝而吟倚柱而嘆沈瀾結憤作爲歌詩其亦有二子之志乎諺有之閭門十萬言吳人能詩者之多也以其志取之則仲雄一人而已矣余故徇其請而爲之叙不獨以別仲雄之詩于吳亦以嘆世無退之雖有盧仝劉叉亦將抑沒而無聞于後爲可愧也

張氏文集序

張氏之里有友五人焉曰文文起姚益長周景文張異度朱德升皆以文行著稱卓然自拔于流俗者也景文以忠死不必以文著德升固窮死劉其文不著也文起益長回翔館閣爲文學侍從之臣以文著者固其職掌也而其人皆已往矣窮老未第文與行歸然若魯靈光則惟異度一人異度之知交刻其集若干卷行于世異度請余爲序余讀文中子書以爲文士之行可見鮑照江淹古之狂吳筠孔珪古之狷而顏延

蘇軾集卷三十三

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嘗持是說以論文上下古今莫之能違也異度之爲人孝於親忠於君友于友其志潔其行芳斯文士之可見者也述祖德追先志崔瑗之銘座夏侯孝若之庭諸言家風者歸焉故其文深以典有高才而無貴仕憂天閔人未嘗一飯釋然也侯喜之吊汴州孫樵之記褒城可以見志矣故其文哀以思黨禍煩興友朋凋喪不爲謝翱之慟哭而爲成器之祭忠瞻烏矜瘵之痛填胸薄喉格格不能吐者多矣故其文婉而約憂而懼斯其君子之

心乎文乎文乎文中子必有取焉爾矣昔吳均作破鏡賦顏之推以爲凶逆之獸爲文宜避此名而杜牧之稱元白之詩纖豔不逞淫言媒語冬寒夏熱入人肌膚不可除去蓋文章之關於風教若此今吾異度之文非仁人孝子之法言則勞人志士之苦語使讀之者修然而思矍然而作其關於風教也微且遠矣豈猶夫儷花關葉以詞賦爲能事者哉世衰道喪禮義滅熄公卿大夫以名教爲短垣而自踰之冥行倒植而莫之止也余故于異度之文表而出之曰此吾

吳士之文文中子所謂行之可見者也表異度

九

之文以具訓于蒙士且以媿世之公卿大夫嗚呼斯亦余之罪言也夫

嚴印持廢翁詩稿序

有唐之季餘沈羅昭諫不得志于場屋老于幕府至今吳越閒有羅隱秀才之目及我明而餘杭嚴調御字印持亦以高才爲諸生祭酒窮困以死吳越閒人惜之亦曰今之羅隱也印持有才子曰波排續其詩若干首而屬余爲序余觀昭諫值唐季版蕩之秋往來吳汴慨然有金甌

王井鵲飛龍起之感俛仰霸王傲睨藩鎮雀喧鳩聚等于是市廛煮海平陳付之一夢何其壯也然而十上不第坎壈終身嘆辯士之空籠惜雲英之不嫁誦其詩至于嫦娥老大應憫恰泣倚蒼蒼桂一輪未嘗不爲之黯然神傷印持之不遇與昭諫同而其窮有加焉作爲歌詩往往原本性情鋪陳理道諷諭以警世而託寄以自廣若釋然于功名身世之際其所以異于昭諫者何也印持意識通廣中年參雲棲老人悟印心卽佛之旨所接席者亦髭白足之侶所堆案者旁行四句之書故將視宇宙如微塵等劫運于風雨而況于功名身世夢幻泡影之閒乎士不可以不聞道以印持之詩儼于昭諫其志之所存有未可同日而語者斯又未可以詞章聲病爲之等第也印持詩晚多憂時嘆世之言余之被逮也印持爲詩傷之戒心黨禍有林宗野哭之志焉印持不自悲而爲余悲又不爲余悲而爲斯世悲也蓋印持聞道之後其帶性負氣不可遏捺如此嗚呼此其所以爲印持也歟

琴述叙

余讀叔夜琴賦曰非夫曠遠者不能與之嬉遊非夫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非夫放達者不能與之無去非夫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叔夜精于琴德擬諸其形容可謂至于斯極者矣及其臨刑東市顧視日景索琴而彈之曰廣陵散于今絕矣就死命也其處死生之際淵靜放達皆琴德也叔夜殆可謂以琴解者也孔子學琴于師襄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吾夫子蓋于鼓琴見文王焉當其有閒之時有所穆然深思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與叔夜之所

琴集卷三

十一

稱者何異使叔夜游于洙泗之間彈琴咏歌安知不在思點之列乎古之人追者逐好至于破冢發棺據船墮水極其所之皆可以委死生輕性命玩此者為玩物格此者為格物齊此者為齊物物之與志器之與道豈有兩哉余與武林嚴印持交知其人博雅好古能琴善書奕居弟二品印持歿後三年其子子岸以雷琴述示余觀其慕之之專購之之艱得之之異為之累欬三歎若其微鑒識真精研闡解非叔夜一流人不能辨也讀斯述也恍然見印持于閨房高軒

清夜朗月之中空山雪飛寒梅飄瞥安知印持不乘彼白雲抱琴而來游乎余不知琴乃因琴述而知印持且知印持于身後如當吾世而再得一印持也子岸獨余為印持作傳余未及為而先書此以復之雖然世有讀琴述者固已穆然深思而得其為人矣又何必尋行數墨件繫其行事而後曰此某人之傳也哉

三嚴作朋集序

淵明移居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間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琴集卷三

十二

每與長蘅誦此詩輒掩卷嘆息因相約以二十年之中蠶了婚宦事環山阻水卜築其中招邀高人勝友讀書養性老死不出庶幾淵明之詩所云長蘅于里中敬事程孟陽妻子采於武林好嚴印持忍公兄弟其所屈指為南村之友者則諸君其人也今年忍公以三嚴作朋集寄示則皆與其伯子印持季子無敎家門酬和之詩讀未終卷愴然太息者久之因念余與長蘅誦淵明之詩酒酣燈炮諸言歷歷在耳而長蘅之墓木已拱矣所謂三嚴者印持亦已即世忍公

無教皆杜門學道如退院老僧孟陽貧老栖栖旅人匏繫不得歸而余以餘生長物誤落塵網如杜少陵所謂豈知牙齒落名忝薦賢中則尤可嘆也然而讀作朋之集則淵明南村晨夕之間抗言在昔賞奇文而析疑義者三嚴兄弟間蓋誠有之淵明之友不能不取諸鄰曲若顏延年殷景仁龐通之流而三嚴以兄弟作朋不待栗里之下無俟隻雞之招余與長蘅之所嘆慕而不可得者于三嚴之詩見之斯不尤可羨矣乎嗟手長蘅已矣余方于舍後鑿池種竹誅茅

集卷之三

十三

作室以待孟陽之歸紙窗竹屋燈火青燐詠三嚴之詩句追長蘅之話言不知其留連感嘆當何如也書之以詒忍公俾爲之叙

來氏伯仲家藏詩稿序

余爲諸生時則聞蕭山有來夢得先生與其弟封公以經明行修發聞于東南而皆浮湛庠序間以老夢得爲諸生祭酒需歲次貢于禮部甫授一旣竟坎壈以死而封公及見其子澤蘭成進士就養侯官邸中安車道衣攬八閩山川之勝蓋其伯仲才名相埒嚙腮鍛羽困躓於名場

亦相似而迨其晚晚不能無豐嗇若此澤蘭服闋補令嘉定民和訟平哀其世父與封公之遺稿梓而藏于塾請余叙其首余受而讀之大都原本倫物極命理道於父子兄弟朋友之間三致意焉食貧不遇羈游索處舉子瑣瑣之懷旅人佗傺之况勞人志士慨慷憤盈之思一見于吟詠悲而思怨而不怒無綺靡之習無嘒殺怨懟之音斯可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蓋夢得兄弟間自爲師友鍛羽拈礪以求古人通經好古修詞立誠之學內行淳備兄友弟共有沛國

集卷之三

十四

江陵連棟聚食之遺風至性鬱勃懷而不論故皆於其篇什發之澤蘭積習名教源遠流長孝乎惟孝施於有政豈偶然哉吾夫子論詩以興觀羣怨事父事君爲法則吳均集有破鏡賦頌之推取朝歌勝母之義疾其惡名垂之家訓如伯仲之詩上不悖尼父之訓而下可免于黃門之戒太史氏之採風者將有取焉豈特著教于家塾而已昔梁元帝著書紀述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清粹者用銀筆書之文章瞻麗者以斑竹書之世有湘東王錄來氏之詩我知其

必以金銀筆從事焉而余非其人也姑爲序之以副澤蘭之意

秦槎路史序

古云登高能賦可爲大夫春秋諸大夫宴享皆賦故趙孟曰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詩之爲用大矣周官行人之職辨五物爲五書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皇華之詩曰駉駉征夫懷靡及其二章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君之命使臣也歌皇皇者華以遣之其來也歌四牡以勞之觀君之以詩遣勞其臣則使臣之咨諏以反

教齋集三十三

十五

命者可知已矣然則詩之爲用於使臣之職不尤重與平湖屠幼繩釋褐爲行人奉命罔封韓府自京師抵平涼往還萬里登臨跋履吊古撫今歡娛慮嘆必發之于詩讀其詩而幼繩之志其可知也文以足志詞以足言託物連類主文諷諫其不獨儷花鬪葉以詞賦爲君子而已也幼繩留心天下事翰軒所至訪邊塞之要害問民生之疾苦於時艱國恤三致意焉周官之五書皇華之咨諏蓋庶幾近之皇華之序曰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幼繩之于使職可

謂有光矣四牡曰有功而見知則說矣小雅之世君臣相說鹿鳴爲式燕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予竊有厚望焉

林太史王署初編序

武林卓去病好論天下士每得一士不遠千里相報數詒書稱東甌林可任之賢超然流俗之外者也余心識之復十餘年而可任以蒲圻令考最天子召見稱旨超拜爲史官於是可任之名一日而傾動館閣而余之前知可任者則以去病也可任之門人漢陽劉侯令於吾邑刻

教齋集三十三

十六

可任之文以行而屬余叙之國家開建史館儲脩賢俊爲異時綸閣之用其體貌甚尊其期待甚厚而久之乃治襲爲故事正宗正聲熟習如兔園舊冊瀛洲課試伊吾背蘭顧視進賢冠兩翅浮動炤壁有啞然失笑者豈儲養教習之本意哉於是天子慨然太息訪求祖宗典故妙選郡邑之良入居中祕而可任褒然爲之眉目於是可任之文始大顯而世之讀可任之文者以爲原本經史漁獵賈陸卓然經世之作可以副聖主旁求爰立之意非猶夫駢枝儷葉

以詞賦爲君子者也詞垣諸君子楊杞可任之
文可謂至矣而北海劉太史則以爲可任尤通
釋典以出世爲經世異于世之爲文人者余嘗
聞趙大洲教習時嘗語諸吉士曰昨見高中玄
問諸君近習何書余對以勸讀楞嚴經中玄搖
首曰亦大奇然余思之諸君長者四十餘少者
亦二十餘矣不以此時奇更何時耶嗟乎劉太
史之所謂異卽中玄之所謂奇也王堂之著鈴
索畫寂然火夜然可任居之亦何以異於禪燈
道院耶試舉大洲之云以似諸君子經世出世

集卷三十三

十七

兩者何居更當共下一轉語也

賀中冷淨香稿序

余爲舉子與公安袁小修丹陽賀中冷卒業城
西之極樂寺課讀少閒余與小修尊酒相對談
諧閒作而中冷覃思自如一燈熒熒雪車冰柱
擊戛筆硯閒迄今三十餘年猶耿耿在吾目中
也余與中冷既第皆繫名黨藉屏居削跡過從
稀簡余踪跡踈放游于酒人詞客之間把翫歲
月荏苒無成中冷却掃讀書焚膏宿火約略如
舉子時于是中冷之志氣日強學殖日富鉤章

劇句大放厥辭而余遂瞠乎其後矣更十餘年
余益困於鈞黨放逐逮繫與死爲徒而中冷以
資望深重入踐卿寺出領節鉞休沐歸里角巾
布袍訪余山中酒闌燈炮屈指三十年事杳然
如昔夢薊子訓與老翁摩娑銅人相謂曰適見
鑄此而已近五百歲矣余與中冷所邁豈有異
也中冷頃以其詩文集示余俾爲其序中冷之
詩文其境會多余所閱歷而已蕩爲陳跡矣其
人多余所游好而已化爲鬼錄矣余撫之益不
能無子訓長安霸城之感而至于語言之妙能
使滄桑陵谷攢簇于眼前陳人異物活現于紙
上則余所爲徘徊俯仰坐臥而不能置者也余
老矣于中冷禮先一飯顧不能不以此事遜中
冷漫題數語嘆息而歸之自今以往中冷將出
而大用于世不復理筆札之役余閒居無事尚
欲以桑榆之末光與中冷爭長于黃池以斯言
當致師焉其可矣

集卷三十三

十八

增城集序

戶部郎伊闕李君權開潯墅編次所著增城集
若干卷鏤版行世余讀而嘆曰書有之詩言志

歌永言春秋諸大夫會而賦詩曰武亦以觀諸
子之志斯集也可以觀李君之志矣夫世之稱
詩者較量與此擬議聲病丹青而已爾粉墨而
已爾其屬情藉事不可考據也其或不然剽竊
掌故傳會時事不歡而笑不疾而呻元裕之所
謂不誠無物者也志于何有今以李君之詩觀
之古樂府取諸長慶之諷諭雜詩取諸梓潼之
感興七言古詩取諸少陵之變風五七言今體
使境託物緣情綺靡要以言其志之所之而已
少陵當天寶乾元之閒嗟輔相之失職悼法令

林齋集卷三十三

十九

之滋章故其詩曰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
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君之詩於虜江盜橫民
窮政僻無不極其憤嘆而歸其責于政本有將
荷作柱以楹充幃之刺焉蓋君之通達國體切
直敢言如此令採風之使進而被之管弦言之
無罪聞之足戒豈不足以列四詩之目而稱五
諫之首也哉君以名家子鵲起甲科居官理平
中更坎陷無左官遷客之思在閨門計口食俸
廉閣蕭然以其閒與通人高士丹鉛文史觴咏
移日君之志固不盡于詩而詩亦不足以盡君

也以此觀君之志則可矣

瑞芝山房初集序

蘇子瞻叙南行集曰昔之爲文者非能爲之爲
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古之人其胸中無所
不有天地之高下古今之往來政治之污隆道
術之醇駁苞羅旁魄如數一二及其境會相感
情偽相逼鬱陶駘蕩無意於文而文生焉此所
謂不能不爲者也古之善爲詩者搜奇抉怪刻
腎摧腑鏗鏘足以發金石幽眇足以感鬼神嘗
試誦讀而歌咏之平心而思其所懷來皆發摠

林齋集卷三十三

二十

其中之所有而邁會其境之所不能無求其一
字一句出於安排而成於補綴者無有也如其
不然而以能爲之爲工則爲剽賊爲塗抹爲裾
拾補綴譬諸窮子乞兒沾人之殘膏冷炙自以
爲厭飫而終身不知大庖爲何味也可不悲哉
井研雷君雨津以進士起家司理鎮江江漢炳
靈韓曄秀發殆不減左思所云其所爲歌詩風
骨峻拔氣韻清遠而五言古詩尤爲絕出觀其
胸中苞羅旁薄殆無不有遇其情生境合亦所
謂不能不爲之爲工者代以詩鳴蜀者無如

楊用修用修之取材博矣用心苦矣然而脩耳
剝目終身焉爲古人之隸人而不知也粉墨青
朱錯互叢龐窮老盡氣迷其端原者其受病皆
以能爲爲工者也宜用修獨耶余序君之詩而
稱子瞻之序南行者以發其端居今之世能發
子瞻之緒言而救用修之俗學者必雷君也豈
徒以詩鳴蜀也哉

南游草敘

同年友淮南李公易直豈弟焉時長德其子藻
先字黼臣棹鞅詞壇才情爛漫好爲歌詩又手

擊鉢往往傾倒坐客所著南游草其一班也自

近世之言詩者以其幽眇峭獨之指文其單疎
僻陋之學海內靡然從之胥天下變爲幽獨之
清吟詰盤之斷句鬼趣勝人趣衰變聲數正聲
微識者之所深憂也黼臣之詩原本志意鋪張
聲韻渡江南游境會新合二十四橋之明月與
三百六十之紅闌綠浪山川風月笙歌舫舫出
沒吞吐於笑歌筆墨之間琴書舞鼎資其古香
時花美女發其佳麗此真黼臣之詩也矣豈肯
寄令人離落下效蠅聲蚓竅之音苟然相慕說

也哉黼臣詒書山中以五言十六韻贈余且曰
願有以益也夫甕社之明珠敲虧日月楚州之
神寶感動上帝其聲影符彩苞孕於有無光景
之中故足寶也惟詩亦然富有日新擬議以成
其變化豈復有聲韻可陳境會可擬乎枚叔博
廣陵之濤曰似神而非者三此可爲詩喻也黼
臣勉之更數年後吾知珠不在甕湖寶不在楚
州而焰焰者在黼臣之卷牘間也

林六長虞山詩序

山陰劉念臺先生却掃謝客游士不得款其門

顧獨好閩人林六長詒書告余曰六長佳士不

媿公題目者也六長居虞山小蘭若臥病浹旬
編荆爲門支石爲榻瓦燈敗幃風床雨席意蕭
然安之病少閒與一二老僧逸民探雪井歷石
城咏嘗建皎然破山之詩訪淳于斟慧平子之
遺跡策杖告別篋中惟道書詩卷及所藏鄒忠
介公奏議耳今年相過於南湖出所著虞山草
屬余敘之自余通籍以至於歸田海內之文人
墨卿高冠長劒連袂而游於虞山者指不可勝
屈也百年之前崑山周詩以言能詩精醫一長

須肩行李左貯古書醫方右貯茶籠食鼎焚香
埽地幽居服食死葬於孫氏之吾谷五十年以
前金華吳少君孺子自言不識字賦詩觀令人
起草採古藤觀清池嘗旬月不火食僑寓丹井
有俗子訾其詩持鐵杖擊之踰牆而免死葬錫
山之郭氏吾所聞高人逸民此兩人者其庶幾
乎以言孺子之詩皆不甚傳於世使人想像其
流風於清泉茂林之間後有知六長者游於虞
山問六長之僑寓而徵其詩附於以言孺子之
後斯亦虞山之美譚乎刻成以示念臺曰余之
所以題目六長者如此

戴初士文集序

蕭伯玉敘初士之詩以宣州諸葛筆自况謂二
管之外別無嘗筆以應柳誠懸之別求不如初
士之才隨地而出子取子求而無不有之也伯
玉心折於初士而厚自矜重其作故其言如此
吾以為善言初士之詩文者宜莫如伯玉初士
夙承家學裨鞅詞壇感聚立節千里頌聲世之
子取子求不啻如諸葛之筆而其望而走集者
亦豈必皆右軍誠懸假令厚自矜重必待右軍

戴初士文集序

二十三

誠懸而後昇之以善筆譬之尋錦文帛非不美
麗用以永被天下其可得乎初士才氣橫溢詞
源倒流如噴泉之涌出如龍氣之騰上袖可以
代筆髮可以搢墨三錢雞毛筆可以縱橫揮灑
葛洪有言廟堂之上高文典冊用相如軍書旁
午羽檄交馳用枚臯伯玉之與初士相為則兩
傷偏至則雙美故曰善言初士者宜莫如伯玉
也雖然伯玉亦聞誠懸之論筆子毫管甚佳出
鋒太短傷於勁硬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毫須
細鋒長則洪潤自絲毛細則點畫無失此善喻
也孔子作春秋隱桓之際則章太史公亦曰藏
之名山傳之其人蓋寬饒楊惲之徒以語言文
字得禍者鋒短而毫勁之故也初士抱長沙忠
州之志其言多指陳時政流涕太息其大指歸
於明主德頌相業以忠君憂國為能事定交而
求易心而語殆有得於鋒長毛細之諭乎他日
高門省戶出入諷議題薰風之詩而效正筆之
諫置宣州二管於退豕曰毛錐子安足用也伯
玉之所以相况者又將何如

秋懷倡和詩序

戴初士文集序

二十四

錢塘車方水作秋懷詩十七首桐鄉孫子度從
而和之二子者高才不偶坎壈失職皆秋士也
讀其詩其襟期志氣如秋天之高月之明而水
之清也其摠英散韻如白雲之在天而黃菊之
始華也其寥戾奔放如朔鴈之叫遠空而沉吟
淒斷則蟋蟀之警機杼也讀之再四徘徊吟咀
淒然泣下信二子之深於秋也方水不鄙余樞
水而請益余告之曰子讀韓退之之秋懷乎歎
秋夜之不晨悼蕭蘭之共悴此悲秋者之所同
也清曉卷書坐南山見高稜歸愚識夷塗汲古

牧齋集三十三

二十五

得修綆此四言者退之之爲退之儼然在焉亦
思所以求而得之乎夫悲憂窮蹇蛩吟而蟲弔
者今人之秋懷也悠悠疊疊畏天而悲人者退
之之秋懷也求秋懷於退之而退之之秋懷在
焉求退之於秋懷而退之在焉則夫爲二子者
自此遠矣退之不云乎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
樂而悲之夫志乎古者未有不遺乎今未有不
遺乎今而能志乎古者也今之人秋懷今也二
子之秋懷亦今也吾願二子之遺之也吾誠與
二子樂而悲之且亟稱其人以勸焉

重刻東壁遺稿序

吳郡祝希哲序其表弟蔣秀才燾夢召記紫府
瓊臺之事與玉溪生傳李長吉死時事合長吉
死七百有餘年其歌詩盛傳於世而燾之所存
者科舉論策之文而已微希哲世幾不知有燾
於戲斯尤窮矣玉溪生之傳賀感歎於世之才
而奇者希獨重之而人反不重也則所謂天上
差樂者信耶燾之所就遠不逮賀而亦以作記
召帝之憐才也殆有甚於昔耶取士之法詩賦
舉業代燾帝之所嗜好亦因時代殊耶陸魯望

牧齋集三十三

二十六

言攻詩者挾槌刻削以暴天物故天致之罰以
言乎長吉諸人則可矣燾攻舉子業未嘗有挾
槌刻削之能事而帝不予之年破胎殺卵是天
自爲暴也誰罰之耶然燾不幸蚤死獲以其名
配賀於七百餘年之後斯帝之所以私燾者耶
帝不右燾而希哲能使其名立文人之筆能與
帝爭耶於乎是皆不可得而知也燾之從孫鑽
宇公鳴重刻燾所著東壁遺稿而屬余序之曰
以求燾也公鳴有逸才殆所謂奴僕命騷者它
日爲楚騷序列長吉與燾之事呵問上帝流傳

人間則所以永素者或不盡乎此

錢集之遺稿序

自唐王溪生爲李長吉傳載緋衣人召記白玉樓之事後七百餘年而吳郡祝允明序其中表蔣燾秀才所謂召記紫府瓊臺者與長吉死時略相類余嘗敘燾遺稿以謂燾所業者皆科舉論策之文何足以侔於長吉而帝亦重之如是豈帝之嗜好亦與時下上耶不然則亦佛氏所謂宿習餘因固不可以一世論也今年丹徒錢密緯氏以其子集之之遺文屬余余論而悲之

錢集之三

二

集之之年不能逮長吉受科舉之業以焚膏繼晷之餘作爲辭賦故其所存者止於如此然其於燾則不啻過之矣集之臨終正定泊然委世無奇怪之跡可稱於世然人之精英秀特者必不爲草亡木卒與凡物漸盡其爲帝之所才在玉樓紫府之間宜無疑也密緯肆力於辭賦潘江陸海沾沾一時集之羈貫軒翥海內艷稱之以爲王叔師文考再見於世叔師欲爲魯靈先歿賦使文考就往圖之文考遂自爲賦以獻叔師爲之輟翰使天假集之以年其與叔師父

子竝稱賦家又何難哉然余觀文考少得惡夢作賦以自厲其詞俶詭不合大道而集之證道幽覽之賦詠懷遊仙之作曠然有一死生齊得喪之思殆又非文考所可幾及也余所謂宿習餘因不可以一世論者其又可知已矣文考旣歿叔師之注楚辭尤致意乎天問殆亦有感於浮湘之故乎密緯之才不減叔師其爲天問若對之屬以悼集之後世必有述焉子其毋讓集之死後之一年錢後人謙益爲其序

鄭聖允詩集序

鄭集之三

二

有明重熙累洽之朝有讀書修行之士上應皇極四星在帝左右者司禮監秉筆太監任丘鄭君是也君名之惠字聖允少負淵敏與其友湯君盛劉君時敏鐵礪問學厭薄內府治藁典籍以爲設聞固陋有志於左氏太史公班固之書久之而其學大成肌劈理解浸漬演迤雖通人大儒未能或之先也朝夕禁近自公退食焚膏宿火被服寒素有古勞人良士之風今年余見之於請室方緡閣三國以後諸史朱黃儼然辭勘錯互纂言紀事州處部居蓋將蒼撮其詔

今文章卓然有用於世者爲論思獻納之助而非徒以翰墨爲能事也君以其閒出其詩集置讀肅拜而請余爲敘君之詩篇什甚富所存者絕少而余所見者尤少崇禎元年奉使中州過岳忠武湯陰故里感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之語流涕沾軾賦詩以申意已已虜薄城下憂時愛國賦今體詩八首余讀君集于是數章者回環吟咀三致意焉嗟夫小雅巷伯之詩其辛章曰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夫子存而不削以是爲可以怨也春秋列國卿大夫書名獨齊高侯

懷齋集卷三十三

二十九

魯季友書之曰子傳以爲賢而子之也然則小雅之存孟子亦子之也夫子固不以其寺人而不子之也以詩與春秋之法取之則漢之呂彊後唐之張承業本朝之懷恩覃吉其爲夫子之所子可知已矣余序君之詩大書於首簡曰寺人鄭子作爲此詩以附於小雅春秋之義後之君子誦其詩而論其世其必慨然於余言也矣丁丑九月序

士女黃皆令集序

詩文衰增奎璧間光氣雖然草衣道人

與吾家河東君清文麗句秀出西泠六橋之間馬塍之西駕湖之畔舒月波而繪煙雨則有黃媛介皆令呂和叔有言不服丈夫勝婦人豈其然哉皆令本儒家女從其兄象三受書歸於揚郎世功歌詩畫扇流傳人間晨夕稍給則相與簾閣梯几拈仄韻徵解事用相娛樂而已有集若干卷姚叟叔祥敘而傳之皆令又屬楊郎過虞山傳內言以請序於余余嘗與河東評近日閨秀之詩余曰草衣之詩近於俠河東曰皆令之詩近於僧夫俠與僧非女子之本色也此兩

懷齋集卷三十三

三十

言者世所未喻也皆令之詩曰或時賣歌詩或時賣山水猶自高其風如昔鬻草履又曰燈明惟我影林寒鳥稀鳴窻中人息機風雪初有聲再三諷詠凄然詘然如霜林之落葉如午夜之清楚豈非白蓮南嶽之遺響乎河東之言僧者信矣繇是而觀草衣之詩可知已矣叔祥之序蒼稗古今淑媛以婉皆令累累數千言譬之貌美人者不論其神情風氣而必曰如王嬙如西施如飛燕合德此以修美人之圖譜則可矣欲以傳神寫炤能無見笑於周昉乎癸未九月虞

山牧齋老人爲其序

洞初學集卷第三十三

七下三十三

三二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四

序七

兵使慈溪馮公進秩督學福建

崇禎丙子秋虜陷昌平躡畿南詔徵天下兵入衛於是蘇松兵使馮公督其兵以行抵濟寧虜退解嚴有詔班師而公旋奉新命晉秩往督八閩學政兩臺使者謂吳中不可一日去公交章請留而公以王言不宿於家旦夕治裝行矣吳淞副總戎許君念公共事之雅乞余文以爲賀余於公之遷而竊有歎於主爵者重閩而

牧齋集三十四

輕吳名爲知公而實未知所以用公也夫主爵者之用人也猶奕者之下子也必審其局面猶醫者之用藥也必察其病症不審局而下子不察症而用藥此敗亡之道也今天下北患揅東患奴中原患寇獨東南無恙而蘇松以區區二郡當天下財賦之半京邊皆仰給焉蘇松之肥瘠安危天下之肥瘠安危也比之於棋局此當爲何地東南財力盡矣吏治利敝民生感急閭閻之下草澤之間奕奕然有朝不及夕之憂而張征重賦折筋絕骨之求未有艾也譬之於病

勢此又當爲何症自公之蒞吾吳也以文武兼資之器遇緩急多故之日上下說服士民豫附公之於吳以當局則國手也以療病則上藥也一旦奪之以予閩者何也閩之在海內以局勢論之當爲邊角不當爲腹腴閩之學政或有弗理也此一肢一節之病非腹心之憂也有夾於此戀邊角而棄腹腴則奕必敗有醫於此治肢節而舍腹心則病必亡主爵者重閩而輕吳何以異此且今之遷公者以隨牒平進待公者也非知公而善用之也已已之役勤王之兵悲怨

牧齋集三十四

就道幾如唐天寶中分道捕人故事頃者邸報阻絕謠言弘多吳中一旅之師從公於邁莫不皆骨騰肉飛髮植如竿欣欣焉有吞胡滅虜之氣非公何以得此於行間哉師之出也懸先大夫之像於堂皇戎服拜辭誓以此身殉國禡旗誓師與將士歃血酹酒情詞奮厲聲淚迸咽余爲之泣下霑襟語觀者曰馮公此行必能辦賊吾屬可安枕矣向今留公於吳當東南半壁之寄治餘皇習水戰淬水犀之甲募戴禽之士北禦揅東勦奴中盪寇三四年間必能爲國家當

一面一旦有事呼吸應變與斬王之舟師復淮安之海運以瀕海一隅之地制海內之重輕非公誰與辨此哉唐之末也置鄧綰於鳳翔而唐幾再振宋之南也置宗澤於磁相而宋乃復立本朝宸濠之變王恭襄用王文成於上流濠一發而就擒今者奪公以予閩閩指麾訓練之能而理朱黃鉛槧之業則豈如用公者哉今天下之大勢亦岌岌矣民窮財盡虜寇交訐其在奕勢不可不謂之殘局其病症亦不可遂謂之康強勿藥也而用人者之忽易如此以夫著菽

欽定四庫全集

三

將敗之棋以繆方診危殆之病天下之事其亦可為寒心已矣余於公之遷不敢以為喜而為之俯仰歎息者此也夫吳之士民不可一日去公扶老携幼驚惋相告遮道而號哭者其詞未可更僕悉數余則以為公之此行有關於用人之大政而吳人愛慕之私為不足道也故因許君之請而敘之如此

大司馬吉安茂明李公參贊留務序

崇禎十二年南京兵部尚書員缺 天子命即家起故戎政尚書吉水李公參贊機務命下之

日海內士大夫拊手相賀衿紳之士隸章附注之徒下及兒童走卒靡不欣欣有喜色而相告也客有諭余者曰李公之品地在玉鉉大斗之間 當寧深知之固將參預密勿在 帝左右留務之簡特以為傳遽云耳何賀者之相蒙也余曰是則然矣然未知 天子任公之重與其所以重公者也南都根本之地先朝以儲官監國繼以勳臣守備自黃忠宣以耆碩鎮陪京始有參贊機務之命委任之隆兩都文臣所獨也當 武宗南巡之日翠華野宿虎旅夜驚喬莊

欽定四庫全集

四

簡任南叅贊張皇六師嚴更巡徼逆彬輩惴伏不敢動宗社有泰山之安其功不在王文成下也今海內多事王師在野憑城伏莽實煩有徒天子念根本重地以機務委公公之任豈後忠宣莊簡哉日者寇逼浦口烽火達於白門蓋岌岌矣穀城之賊飽而颺去雖蔓延唐鄧間未嘗頃刻忘荆襄也孫吳有國時合慕西陵舉烽火三鼓未竟達吳郡之南沙晉明帝患王敦之逼也改授荆襄四州以分上流之勢參贊於今江關浦口留都之門戶也置戍設守無可疑者

西陵烽火之虞荆襄上流之勢形勢未改要害如故此不可不深思早計也荆襄一路我既與賊共之賊瞰我則高屋之建瓴也我肆賊則鞭長之不及馬腹也詩不云乎徹彼桑土綢繆繭戶今之金陵以荆襄爲牖戶江關浦口堂密之閒耳留務之命天子實以桑土寄公譬之奕棋局在腹則急腹局在邊則急邊天下根本在南故以留務委公是亦善奕者之置子也公往理戎政汰老弱清冒濫中官之廝養侯家之騎從依草附木者一切釐革中外句句蜚語流聞

東齊集三十四

五

上心知其公忠曲意保全歸田十餘年而有今命天子之知公深矣置公於南以南重公亦以公重南也主上神聖度越三五用舍操縱疑於鬼神其所以任公之重與所以重公者豈庸臣小知所能窺測其一二哉自叅贊設官以來以道德勳名著聞者多矣而端毅文成兩王公爲最公謝戎政家居闢依仁書院與鄉之士友講明文成之學布衣蔬食一飯不忘君國士大夫之望公者猶端毅之在三原也今居此官與兩王公百年接踵豈偶然哉端毅在留

飛章抗疏郵傳錯互時人爲語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而文成當世廟初言者謂宜登庸揆席居論道經邦之地其言果行則嘉靖之治當比隆於成周矣公既膺特簡當以端毅之事憲廟者事今上天子開門求賢內外竝用文成所不能得之於世廟者公共將得之於今上乎天子任公之重與所以重公者自今日始固將不一書而足也羣賢之宦於吉者若吉水令陸君某廬陵令劉君某近公之居沐浴其德教而喜公之有新命也以謙益于

東齊集三十四

六

公有道義之好屬爲文以賀而余爲序之如此奉賀宮傳晉江黃公奉詔存問序太子太傅晉江黃公以大宗伯謝政家居年踰八十天子眷念舊德特遣行人賜手勅存問授几乞言中外縉紳謹呼相慶以謂天子當如元祐之待文潞公起之既老九十造朝不獨以上尊文綺修優老之故事也謙益詞垣後進邇諸師門實爲公門下士其敢無一言以賀蓋嘗尚論公之生平而夷考其出處公之修身厲行表著於先朝者猶易而其孤行獨立保持

於今日者最難何也當神宗之世久道化成
朝著肅穆公以翰苑詞臣不絀不競靖獻於蓬
山鶴禁之間此恭人碩儒之所有事也當熹
宗之世明夷初旦海宇霧集公以館閣儒臣不
難不疎潔身於宮鄰金虎之際此端人長德之
所有事也故曰易也迨今上御極以英明不
世出之主負綜覈大有為之志小人秉權藉勢
以操切竊國枋以橫伎弄國論以深機快恩怨
以積威罔利權撈籠布置別成一陰慘詭隨之
世界而公以老成宿素出掌邦禮遇大禮大兵

宋書卷三十四

二

大譴援典制引分義據經廷評不少回互譬之
五行之宿實色正側出於陰雲翳駁之中其
不為之日奪而神聳者亦鮮矣人知公之奏對
持國體養士氣補偏救弊明與執政相枝柱而
不知其方嚴魁壘引繩切墨所以默折其機牙
而潛杜其窟穴者尤多也佳傳文毅在部無事
不爭其章奏特煩於五曹卒以忤權罷去以王
文忠之宿望遭逢盛際亦不能不齟齬於廬陵
而況於公乎公既去而奸佞接跡舊害頻仍
天子喟然側席思公之公忠而吾其難之

宋書卷三十四

八

同之舉大臣去而使入主思之難矣去而
使英主思之抑又難矣公何以得此於天子
哉昔者秦穆公喪師於崤歸而作誓夫子錄之
以繼訓誥之後而秦誓之所思者詢茲黃髮也
一介斷斷也其所戒者截截善諂言也冒疾技
聖也自古奸邪小人禍人國家者始必以諂言
為鈞餌焚惑主心後必以冒疾為羅網壅塞賢
路而國家之所以榮懷抗隄安危而治亂者在
人主之能悔與不能而已穆公之誓曰我皇多
有之昧昧我思之思者悔之幾也易曰不遠復
無祇悔元吉幾乎微乎敗而思思而悔陰陽回
薄精稜摩盪天地將應之而況於人乎天子
之思公也所謂幾也吉之先見者也思黃髮戒
諂言庸技聖而屏冒疾於以上答譴告下淨氛
禳舉而措之在手取携之間而已矣頃者狡奴
入犯羽書旁午天子赫然震怒下哀痛之詔
視秦穆之素服哭師不啻過之而公將以師臣
造朝贊采薇天保之盛治於秦之黃髮何有謙
益雖屏廢舊承乏太史之後竊取夫子剛詩之
義欲舉秦誓以獻於吾君而又念其反覆陳戒

歎息於古今之謀人者推而明之可以爲用人
論相之炯鑑是舉也有關於天下國家之大故
是用謹而書之非徒以爲公賀而已也崇禎十
六年正月吉日

贈錦衣吳公進秩一品序

崇禎十年錦衣山陰吳公荷 上特簡以都指
揮使掌衛事受事未半載以公廉勤慎深當
上心進秩一品 上慎惜名器獨於公則朝上
而夕報可誠重之也天啓中逆奄用事用其私
人許顯純掌詔獄而公適爲之副羣小構大獄

世宗集三十四

九

以一網盡海內正人君子嗾奄授意而顯純操
刃焉每出片紙所署名姓累累如保牒公從容
語顯純無多所連染連染太多於鈞黨者則快
矣蓋亦自爲他日地乎顯純雖倚昧亦爲聳動
後先縱舍幾四十人其免而復逮者高忠憲輩
是也其終得免者如余是也公又佐顯純定爰
書坐贓皆無左證預爲昭雪地羣小詗知之嗾
奄逐公幾陷不測公去而大獄始成楊左輩皆
考死海內洵洵幾至移國蓋公之進退其關係
國事如此不獨爲詔獄重輕也 今上龍飛公首

先召用時相用枚卜遂余公不肯屈節附麗時
時訟言爲余不平時相心啣之屢推掌衛事皆
不報久之相焰益張用其私人掌衛事屬鍛鍊
起大獄約略如逆奄用顯純故事及時相罷免
私人以他事得罪而 上始簡用及公公感激
知遇誓以身報每刺舉一事平反一獄必齋沐
焚香昭告於神明而後行事以羔羊素絲之節
風勵家庭其諸子皆閨門洗手奉公教誡公之
誠心質行砥節首公乎契於士大夫而昭格於
人主不終歲而受三錫之命宜也先是言者

世宗集三十四

十

謂環衛詔獄宜舉用儒者不當專任雜流因仍
先朝弊習公故偉望碩儒所條奏咸引經術傳
古誼史策書之謂國家用儒者領環衛自 今
上始此本朝之盛事不獨爲公賀而已也蓋嘗
循本而論之衛與廠之設皆起永樂中當是時
國家紀綱法度盡在閣部而閒有所監督收考
則付之廠衛閣部股肱心膂也廠衛則四目四
聰之一也二百年來閒與廠衛之勢嘗分其權
相爲峙而不相爲借是故以萬眉山之穢糾汪
直革西廠侃然與商文毅比肩並事一無所變

選何也人主之體以爲重而國家之權重不能藉之以爲重所謂相爲峙而不相爲借者也嘉靖萬曆之交國體稍變閣不能不倚於嚴衛而嚴衛亦不能有加於閣其相爲峙者猶故也至天啓而大變閣與衛皆私人衛附嚴以尊而閣反附衛以重相借相合而閣之體獨輕今上神明獨斷嚴衛與閣皆奉職不暇不敢有所假借久之而閣始睥睨其閒司閒抵隙而陰收衛以爲用外托刺舉之名內行鉗網之計下有所毛舉則其端不出於外

牧齋集三十四

十一

廷上有所擊斷則其怨全歸於人主其假靈則神叢也其積威則鹿馬也閣與衛合浸淫移奪而舉朝不知幸神聖之主蚤見而逆銷之然後閣與嚴衛之勢仍分而其權仍不相借魁柄在手宮府一體漸復祖宗之舊實自上之用公始此其闢國故豈淺鮮哉孝宗皇帝不云乎與我共天下者三公九卿也是時刑獄委任三法司縱將帥領徵借而已牟斌掌詔獄正色直詞枝柱戚畹如試者君子以爲真弘治中人物也天子聰明仁厚同符孝宗方當於泰

秋勵精圖治公且竭股肱之力佐吾君恤國體養元氣復見弘治之盛又豈斌所可望其萬一也哉余於公之嚮用喜國家之有人而又深窺聖天子執持紀綱之微意故颺言之如此余再陷網羅賴天子深恩得保首領而公不畏權倖持三尺法以感悟明主其事當具載國史此則天下之士大夫皆能言之而余固不敢以贅及也

贈蓬萊令左君擢西臺序

崇禎十一年五月海內郡國吏以尤異徵者久

牧齋集三十四

十二

次闕下天子悉召見左順門親問其治狀命尚方給筆札條奏兵食大計擇其尤者若干人充翰林科道之選而蓬萊令擢州左君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先是孔有德據登城以叛君單車之任受事於密水山簡兵馬庀糗芻先後數十戰身冒矢石八月而城復當是時殘血膏樓櫓遺骸撐閭巷撫恤瘡痍扶養孤寡奪赤子於強兵悍監之口綏綏而衽席之君雖一邑令中朝士大夫所推舉文武具備身兼數器者必君也今一旦簪筆荷橐爲天子之言官天子

不爲不知君矣君何以自效哉國家之大患東
患奴中原患寇天子肝食有年矣奴數萬壓
竟邊吏傳遽相告舉朝震驚奄忽宵遁驟如風
雨來不知所向去不知所之此何說也大入則
躡畿輔小入則掠城堡虜婦女劫財帛捆載而
去虜之嘗也城有所不屑攻野有所不屑掠忽
然而來颺然而去此非虜之嘗也或曰送插子
歸巢也非肄我也插子旣已歸奴且子壻畜之
矣插之巢卽奴之巢也插有巢而奴共之我可
以安枕乎或曰爲插部求賞也我之欵插者以
繼奴也我畏奴急奴而陰借插以媚奴插則畏
奴德奴而陽挾奴以閒我奴不肯居賞之名而
我則坐輸欵之實我何能繼奴反爲奴繼耳貢
市之事以隆萬全盛之時新鄭江陵明察之相
竭中國之物力以奉虜苟安數十年比其末也
不能得其一部落一閒謀之用而況於今日乎
流寇蔓延半天下一旦俛首就撫此豈有雄尚
緄撫三明之將追鋒束馬窮追極討波駭鳥窺
窮困而乞降乎襄漢之間連城而居列柵而守
者其終能弭首帖耳就我之條縱乎以李察罕

文淵閣三十四

一三

之雄奮臂討賊百戰百勝海內震懼田豐王士
誠窮蹙乞降之殘寇也卒殲於其手今之將帥
何如察罕今之降寇何如豐士誠晏然建旂鼓
騰露布以受降撫叛爲能事吾不知其所終也
此二者國家之大事也君何以策之天子焦
勞求治愈求而愈無當亦嘗號咷索人矣屢索
而屢不獲其所以然者何也譬之病者促數攻
治藥不效則咎醫醫不效則又咎藥藥與醫促
數更易而病未良已也兵與食藥也料兵料食
者醫也知其病之所在診視而療治者治病之
方也今不思治病之方而汲汲於求醫量藥是
以攻治急而病滋劇也傳曰上醫醫國其次疾
人君等皆醫國者也天子旣以俞扁命我何
不寫形察脉論得病之所在爲天子精言之
此其說在醫緩扁鵲之告晉平齊桓也奴寇之
事此所謂疥癢末疾何足煩湯熨哉萊州之役
君身在行間譬之良醫曾挾禁方治危疾則主
人必傾心而聽之矣君以已效之醫挾經驗之
方以進於人主天子將以醫國之事累君
在君茂勉之而已矣君之昆弟生龍徵以余

文淵閣三十四

十四

之知君也乞余言以爲賀君固不以得御史爲
先寵而余亦不以一御史爲君賀也輒舉天
子之所以知君與君之所以自效者以正告之
雖然亦不獨爲君告而已也

贈涇陽張儀昭序

崇禎丁丑余被徵下吏四方孝秀在闕下者多
僂行相問訊願闕木索乘鉄鎖以相從於圓狴
其在闕中則華州郭宗昌胤伯王承祚元昌涇
陽張炳璿儀昭耀州辛綿宗茂聞以辟召至耀
州左佩弦漢中王彥芹獻臣以謁選至耀

牧齋集三十四

十五

州楊龍徵伯龍以游學至諸子者皆金聲玉色
質有其文之君子也諸子之知余也本諸其鄉
之先正若故宗伯王文肅公司空馮恭定公及
宗伯盛公而儀昭之舉主爲侍御曲周路公路
公令涇陽待儀昭以賓師之間出按吾鄉抗疏
爲余申雪大忤權倖儀昭以路公知余而余亦
以路公知儀昭交必有道豈不信哉儀昭將行
引古人贈處之義拜而乞言余惟君子之道或
出或處或默或語如是而已然而有難焉有易
焉有重焉有輕焉不可以不之審也方余之壯

也策足清華馳騁皇路余之身非一人之身而
天下之身也天下之望余者重而余之自處則
甚難今老而退廢又得罪以在此余之身非天
下之身而一人之身也天下之責余者輕而余
之自處亦甚易若儀昭者儼然應天子之明
詔郡國勸駕以來殆將重余之所輕而難余之
所易其何以自處哉且天子旣開門開憲號
咷博求倣古之玄纁備禮斯已重矣及其至也
不策之於廷不命之於朝姑以付之所司有司
者不深維人主重士之初意而揣其示之以

牧齋集三十四

一六

輕亦聊以舉行故事稱塞詔條而已士將從
人主之所重乎亦姑從其所輕乎抑亦徇人
主與有司之所輕而不自有其重乎則士之自
處良亦難矣徵聘之舉莫盛於兩漢之季鮑宣
爲諫大夫言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
年不省願賜數刻之閒竭髦髦之思若此則士
欲副人主之重其道何繇永和申用李固言
徵用江夏黃瓊等而固之遺瓊書以謂觀聽望
深聲名太盛毀謗布流應時折減繇此言之士
之欲自有其重亦甚不易也今天子用辟召

之意而小變其法使之自試州郡隨牒平進譬
之放驂騶於修途而不急其銜策則其不千里
者亦鮮矣兩漢之重徵聘也未必非所以輕而
今日之輕也未必非所以重此 聖天子馭吏
之法亦養士之仁也詩不云乎凡百君子各敬
爾身儀昭其敬之哉使後世謂本朝之徵聘賢
於兩漢遠甚不負 人主所以重士之初意而
已矣若自處之難易則又何計焉儀昭其以吾
言偏告諸子并以復於路公余他日雖老耄猶
及見諸子之有成尚能執簡以記之

世宗集三十

一七

送段含素應辟召還商城序

崇禎十一年海內賢良文學應辟召者雲集京
師商城段子含素試於吏部當得今大邑需次
還里段子若有不釋然者告其友高子平仲曰
余將隱矣高子以問錢子錢子曰段子之不釋
然者有故非為其身也 天子慨然念吏治初
弊資格委煩開辟召之科重郡國守令之選甚
盛舉也 天子所重有司故輕之其所急則故
緩之吏持詔書到門促迫上道貧者賣田以供
車馬不獲如徵醫巫者猶為駕也及其來也以

一切之法待之以舉主為殿最以竿牒為下上
以賂賂為劇易使 天子號咷博求玄纁備禮
之至意不復曉然於天下天下之士有次且稱
病不至者亦有悔本不欲來如王式者此有司
之過也縣此言之段子雖欲釋然其可得哉漢
元始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英俊竝進咸聚
闕庭而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憑譏公卿
汝南桓寬亟稱之如段子輩流蓋亦有其人矣
天子方宵旰求治何不延見便殿問以治亂
如元始故事使之舒六藝之風陳治平之原而

世宗集三十

十八

徒以州郡之職驅使天下豪俊何相天下士之
薄也當今俊乂盈廷朝無倖位三事大夫度無
有當軸括囊如車丞相者亦無有上權笏之利
不師古始如桑大夫者即有如九江祝生奮史
魚之節我知其遠巡踧踖舌橋而不能下何嫌
何諱而不以此時開陳治亂廣論議之路收徵
召之益吾以為此非 人主之意殆公卿大夫
為國計者有未盡也段子之行不訟言其故而
以將隱為辭吾以知段子之所存遠矣段子師
事吾友高忠憲公忠憲以任道許之今年謁余

於請室以事忠憲之禮事余曰先師之緒言也
余知段子之志意不及汲於一官者也故舉其
所不釋然者以告之高子今擢西臺爲言官爲
天子開陳治亂橋當世之失猶望高子矣余
之告段子者亦并以爲高子告也

贈蘇松兵使高君加銜留任序

東海夜之高君以左叅議備兵蘇松甫三載而
有陝西之擢撫臣上言蘇松國家重地江海鉅
防請加憲使職銜治兵備事如故奏上不旬日
而軍書下東南士民莫不交口譁呼 聖天子

牧齋集三十四

十九

慎惜名器中外啓事多侵閣不下而獨亟俞君
加銜之議誠重之也謙益請得而推言之曰者
星紀之次時以氛祲告而今年歲星在虛危虛
危齊地之分埜也吳分與虛危接比如鄰壤而
天官家言齊分有賢臣輔世夫齊方得歲而君
自齊以臨吳中吳之得君也時謂得天矣君所
建分司地曰太倉太倉與遼海相望柳帆鐵艦
衝風而威波者與我共之而淮安王建海運沉
海之役自太倉以達遼餘皇如織君家膠萊之
聞去遼海不宿春今居太倉以善海事稽天巨

浸如在盤盂杯勺閒無事則掛扶桑之弓有警
則尋舳艫之蹟居東南半壁而隱然制國家之
重非君其誰也自徑賈多而東修自好之吏不
得與賕吏競進自請託行而敢力死戰植髮如
竿之士不得與游弁比肩自豪傑之并兼與奸
人之抵調爲虎爲鼠首尾一身而小民不得以
安旦夕之命君建節以來廉吏發舒武夫競勸
而閭左晏然有仰父俯子之樂蘇松天下之根
本也 天子之所以畀君者豈其微哉雖然謙
益嘗讀杜氏詩其稱許高蜀州適者不一而足

牧齋集三十四

二十

至有汲黯廉頗之日而唐史之傳述以謂適尚
節義談王伯以功名自許而卒以言浮其術爲
譏未嘗不反復三歎也君與適同姓以詩篇崛
起一代所謂方駕曹劉者殆無愧焉而 天子
以重地畀君行且有總戎開府之寄遭時遇主
於蜀州乎何有君舍弘貞亮議論鑒鑒副名實
非適輩流所擬議自今以往君功名日章貢望
亦日益重願君益懋勉之無忘其所以爲汲黯
廉頗者謙益不能爲杜氏之詩歎美君之盛德
大業而於文稍知史法不敢以頌竊比於古人

贈言之義不任其觀續云爾

嘗州何司理考績序

郡中具其何侯起家進士司理嘗州三年而政成上其績於宰士憲上上考膠太史當時侯之同年友也詒書諭余子其欽矣國家郡置司理以明刑為職而司理吾四郡者所職刑獄與巡方之使輜軒相繼是故何侯理嘗州一郡而四郡之人皆交口稱何侯以謂公廉仁起無等請無留獄問遺清毒不行古之所謂廉公其人也余既耳何侯賢時時使人訊侯則又謂侯廉者

內使署卷三十一

三十一

詳雅和外而惠中譽之天球靈聖而知為宗廟之器非鈴刀之效於一物者也贊之當時以其言為信嗟乎司理古刑官也國家以是為官也制於御史而少於監司用取乎嚴職重民命如農之無越時焉而今之官是者曰姑舍是仕官取超等除匠安用司空城旦書乎彼將曰我今日一御史也則易置御史而為我則又曰我今日給舍御史也則舍置我而為給舍御史司理一人之身一御史為之兼數給舍御史為之兼而司理者其與幾何矣觀政於亭傳取

長於徑路游聲揚先拜除如流而奉法循理者益寡矣何侯之為理如是是其古之作士者與是所以為宗廟之器而非效用於一割者歟伏生書云欽哉欽哉惟刑之謚哉而太史公以謚為靜惟謚與靜先儒以為論刑之要而余以為非獨論刑亦所以論士也持此以論何侯抑亦有徵於庶獄庶慎之外者歟惟何之先有廷尉少卿者學尚書於晁錯又與張湯同時而獨以務仁恕無冤囚稱考之家傳有老嫗賜策之異史家至今傳道之今何侯為刑官理平在職掌

林書集三書

三十三

靖江令趙侯考績序

靖江故江陰馬馱沙地偽吳將屯兵戍守屹然重鎮國初凡三遣重兵以戰船布鳥翼陳橫江而克之靖江之為江防要害固已久矣今三吳鉅防無甚江海靖江雖小縣實大江門戶其關於東南最重顧自設縣以來官茲地者輒以二科選擇又往往多左遷去重於置縣而輕於置

令則亦官人者之過也雖然官茲地者亦有郵
焉其一人曰我雖令不得比他壯縣驚濤颶風
飛溢震撼則我先爲壑江洋之盜車舟檣馬出
沒無時則我先頓刀建牙持斧之使操白簡而
取盈則我先挂籍獨薦剡則我後耳我安得獨
賢其一人曰我雖令孤懸大江中龜鼉魚鼈之
與處而鼉鼉之與同夜郎王謂漢孰與我大也
其誰能難我夫官人者既輕茲地而官茲地者
舉若此兩人又操左券而取輕何置令之爲也
南昌趙侯亦以乙科來顧能以茲邑重以三年
奏最上於天官邑人臚侯治狀余覆而徵之案
無冤獄獄無逋囚禮士息民以爬以休桑田每
每陸接維揚擲帆威波飛鳥食蝗夫是以民歌
優饒地頌侵沃薦章交騰而前修莫若也賢哉
趙侯不以邑小自薄不以壤僻自尊與余向所
云云何霄壤耶天下承平日久長江安流如一
水帶靖江之在江濱如茭蘆中聚沙耳一旦有
事餘皇交呼鐵鎖橫絕然後思國家所以屯兵
扼險之意而悔夫置今之輕也豈有及哉因趙
侯以重茲地因茲地以重江海之防擇吏安民

卷三十四

二十三

爲東南襟本之慮將自趙侯始吾故書之於廳
以爲趙侯賀且以有望焉

送楊縣丞歸雲南序

韓退之言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警警今也不
然自丞以上日警警不暇丞秩卑無譏焉然求
免於慢者則鮮雲南楊侯以貢士來爲縣丞三
年母喪歸邦之大夫士酹酒出祖史官錢某執
觥言曰楊少尹今丞尉適百里供張甚設道路
聚觀今子奔喪萬里外見星而行襍被春糧閱
閔可憐人將以子相警警慢豈可得哉子讀書
讀言俛首一官彊直慎法不以數慢爲解子之
得警警於人也賢於讚頌遠矣自丞以上其得
警警於人也胥若子警警何病焉子歸朝夕啜
爾菽飯爾蔬比及三年襍被春糧起家加大邑
其得警警也滋甚余乃不敢復慢子矣丞起拜
而稽顙垂涕洟而別

卷三十四

二十四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五

序八

送瞿起田令永豐序

越絕書云虞山巫咸所出也明有天下二百有餘歲俊乂挺生在 世廟時則有嚴文靖瞿文懿陳莊靖三公莊靖視二公輩行稍後亦嘉靖中人才也語有之採珠于澤攻玉于山虞山雖小其亦珠王之淵海與由嘉靖以來六十餘載登仕版者相望自吏侍趙公而外未有聞焉豈澤有時枯而山有時童與抑運會使然與余聞

諸父老文靖故兄事文懿文懿登第時文靖已

稱詞林老宿文懿弟畜文靖目如責備行義嚴重于布衣時而莊靖與吏侍里居過從未嘗不訪求天下大計咨諏民瘼盱衡太息移日分夜以爲嘗自余有識知以來則異是矣賓筵促席語刺刺不休每屈指計某田宅幾何僮手指幾何販穀及子貨金錢幾何又或言某某善事縣令丞尉縣令丞尉顏色頗嚮某某善問遺居間請求某某善任桀黠奴及州里馬醫卑隸咨嗟嘖嘖異口合喙項輩視以高下笑言視以少多謗

譽視以郵置然則父老所稱述數公固世之所迂也謂迂爲善則今舉若此謂爲不善則世所指名大人舊德必前數公者之歸豈有美也吾聞之天道六十年一變蓋日夜以幾于吾里之人焉而瞿子起田中萬曆丙辰進士今古之未豐起田文懿之諸孫也才豐陳莊靖起家爲令地也倘所稱天道者信與起田守文懿家法與其父學憲之教訓其游吾門奉手樞衣視僮子時慊慊不改可謂吉士矣今爲令何以長子莊靖之令永豐也折節事故羅文恭公莊靖自言

生平志節堅強皆賴文恭吉故天下珠玉淵海

也據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則求文恭于吉不遠矣母謂如吾里中無豪易高也夫圓冠大裙步孟而趨韓者此世之所迂而亦君子之所賤簡也雖然誠欲作而任大臣之事則問學鏃礪之道烏可苟焉而已乎又烏可以時之迂而迂以人之簡而簡乎起田交同年進士必選擇其賢者公安袁小修西安方孟旋皆爲余亟稱起田起田於鏃礪之道得矣其於莊靖必有當也吾故感嘆于吾里今昔之事而申之以斯言以

實其所以望起田者焉雖然世之迂闇者無尚于余而在吾里中尤甚使起田持吾言示人則迂起田者不少矣而余且重得罪起田不忍焚棄吾言則襲而藏之嗟乎世之知探珠而攻王者或寡矣焚之其可也

送張處士思任赴遼東參謀序

遼左自佟夷作難破城喪師勢如燎毛中外惴惴焉懼寇至之無日余嘗與張君任甫私憂之君曰是不足憂也奴未嘗勝我未嘗負城未嘗破而師未嘗喪也夫所謂破城者臨衝交加樓

華集卷三十五

三

櫓相望魚爛肉薄而我不能支之謂也撫順之陷也以閒閑原之失也以潰奴未嘗攻我未嘗守也何名爲破城所謂喪師者行陣撐壓矢石櫓拒轍亂旗靡而我不能軍之謂也渾河之敗也以輕進四路之敗也以中制奴未嘗戰我未嘗陣也何名爲喪師我誠激厲士心蒐討軍實用東伍之法講火攻車戰之制守必固戰必克遼以東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余蓋心壯其言而未敢以語人今年春經略袁公列疏于朝稱道君生平願得君布衣參軍事不煩以職

天子可其奏乃譔書詞具馬幣再拜遣使者以請于君君慨然拜命告行于余余執爵而言曰君行矣君所以策遼者固無出于昔之告余者矣雖然余竊爲袁公賀也劇孟雒陽博徒耳吳楚之際亞夫得之如一敵國張元昊吳之徒曳石署書以撼中國而卒弃之爲西夏用布衣處士之能爲人國重輕何如也國家疆場之事往往用文臣爲大帥文法之吏不能求得文武士于幕下即閒得之矣或掣其肘或枳其足不能用也韓襄毅之用陶魯也小吏也王文成之用

華集卷三十五

四

龍光莫元亨也一罷吏一老儒也胡襄懋之用蔣洲陳可願也兩游閒書生也此三公者獨非文臣哉其亦明于帥道也矣遼左之事三易帥而得袁公袁公之爲經略也甫受事而得君以布衣薦之天子不敢羅致幕下如唐節鎮之爲其視夫獨智予聖奮臂怒視而不能得一之用者又何如也君旣至拜公于軍門其以前所爲余言者副公之所委重以余後所語君爲吾致賀于公也君生平以布衣處士自命天子亦以布衣命君布衣之命于天子自君始

也余援昌黎石洪之例稱曰處士亦史家之詞云耳夫唐之處士所謂羅而致之幕下者其于君固未可同日而語也

賀朱進士叙

今上御極之五年會試天下士拔其尤者三百人而都人士朱君之裔儼然與焉先是上得王璽于漳河膺符受籙爲天下文明之兆而是年三月天子行臨雍之禮龍旂豹尾炳奕于橋門頽水之間君年甫逾弱冠風姿秀出都人聚觀班行動目咸以謂應運而出稱國家文

明之祥而副

五

聖天子作人之意必朱君也君爲吾師贈宗伯源明馮公之孫女壻馮公之子敬仲說是舉也屬余爲文以賀吾觀唐宋以來重進士科慈恩之題曲江之宴至今以爲盛事而王元之之詩所謂利市襦衫拋白紵風流名紙寫紅牋少年登科第者尤豔稱之君旣英妙射策甲科雖家長安中絕無鮮衣怒馬之好酬應稍閒篝燈簾閣杜門手一編若忘其爲新郎君者君之志已遠矣鴻鵠高飛一舉千里豈與夫燕雀之羣啁啾簷幕之下自以爲得意哉

國家取士用人不分南北而通年有以北士多推抑爲言者嘗觀岳文肅公受知于英宗皇帝召對文華殿上遙見卽曰好問年幾何對曰四十又曰正好問家安在對曰鄆縣又曰是朕北方人更好繇此言之先朝未嘗不留意于北人也輦轂之下首善之地得一士焉譬之冀英屈軼發生于殿陛之前未嘗不尤以爲祥且異也朱君勉之異日如文肅受天子特達之知爲邦家之盛事余尚能援筆以記之姑先以復于敬仲如此

集卷三十五

六

贈別方子玄進士序

余今年屏居長安賓從稀簡程處士孟陽王京兆損仲以其間相過從二君蓋亟稱方子玄也子玄舉進士高第聲名籍甚簾閣篝燈吾如舉子時閒從孟陽損仲上下古今有志於文章之事損仲爲長歌贈之期以師法古昔無寄居今人籬落下子玄以眎余又屬孟陽乞余言以爲贈夫今世學者師法之不及蓋已久矣經義之敝流而爲帖括道學之弊流而爲語錄是二者源流不同皆所謂俗學也俗學之弊能使人

窮經而不知經學古而不知古窮老盡氣盤旋于章句佔畢之中此南宋以來之通弊也弘治中學者以司馬杜氏爲宗以不讀唐後書相誇詡爲能事夫司馬杜氏之學固有從來不溯其所從來而驕語司馬杜氏唐以後豈遂無司馬杜氏哉務華絕根數典而忘其祖彼之所謂復古者蓋亦與俗學相下上而已馴至于今人自爲學家自爲師以鄙俚爲平易以杜撰爲新奇如見鬼物如聽鳥語無論古學不可得見且并其俗學而失之矣六經子史譬如藥物之有參

卷之三十五

七

苓也參苓之劑足以生人假令投之毒藥之中則亦化而爲毒藥而已矣今之學者繆種已成六經子史一入其中皆化爲異物又況司馬杜氏哉余有憂之居恒與孟陽抵掌竊嘆而不敢以告人子玄年富力強抗志古昔而又得損仲之言以導其前路知其于余言必有合也余得請歸田行且與子玄別矣念古人贈處之義不可無一言以復于子玄歐陽子讀徂徠集之詩曰宦學三十年六經老研摩問胡所專心仁義丘與軻楊雄韓愈氏此外豈知他子玄自今以

往固將以宦學爲也其亦有味于歐陽子之言乎余所以贈子玄者如是而已矣子玄其何以處我

崇德令龔淵孟考滿序

吾黨之士嚶嚶狂簡於文章經濟各有所好淵孟獨好爲吏居恒長歎吾安得望緊之地而君使之於以爬搔垢蠹長養小弱兩漢循吏豈足道哉吾黨咸小淵孟相與目笑之久之淵孟果登鄉書令閩之福安以廉辨自表異於世今又補任崇德三年考最上計天官矣向之目笑者

卷之三十五

八

或壯而奄逝或老而連蹇淵孟于思其髯便便其腹銅印墨綬冠進賢兩梁冠意氣風發甚自得也余於吾黨稱早達淵孟席帽上公車余已官官相當外制駸駸通顯今余再被放逐且歸老矣退院老僧日煨飯折脚鐺邊過活而淵孟方搥腕奮臂以赴功名之會人生出處遇合如雪泥鴻爪豈可以一跡論哉然余有不能不致美於淵孟者歐陽公自言謫夷陵時閱官中案牘始知吏事余何敢望歐公其不習爲吏則一耳淵孟爲書生已曉暢法律如老獄吏生長田

閒備悉民隱留心錢穀水利之事鑒鑒能言其所以然余不如淵孟一也余蒲柳之質未老而衰偶一揖客則腰髀望壓展卷才數行已欠伸思睡淵孟矍矍如精強少年催徵賦稅請謝賓客手署文卷口決訟獄移日達旦足不跛而目不曉余不如淵孟二也余憂患餘生意氣都盡聞衡門剝啄聲胃次如撞杵曰邑屋小兒平視舉手則踉蹌而趨迎淵孟氣宇堂堂昂首盱衡白事上官前時時奮髯侵其面達官貴人有事相交關仰面揮斥若叱畜狗余不如淵孟三也

卷五

九

余之不如淵孟亦遠矣向之嚶嚶狂簡小淵孟而目笑之者由今觀之真不足以當淵孟之一哂已矣淵孟之子所與游者皆年少經奇之士於淵孟之考滿也携卷軸以乞余之文而余因書其所嘆美於淵孟者以告之淵孟得無曰是夫也目笑我不足又將引兒子輩共笑我乎當掀髯大笑爲我舉一觴也壬申除夕叙

定海范氏雙節序

工部郎定海范子我躬爲國子學錄時嘗疏上其母朱氏與其叔母汪氏孤窮守節五十餘年

請得准例覆覈表署其門天子下其事于所司旌有日矣范子將徧請海內學士大夫讚誦二母之節行以昭管彤信圖史而屬余以一言先之余觀范子之述二母未嘗不爲之欷歔煩醒掩卷而太息也當朱之歸于范也上奉皇舅之腴洗下庀兩世之膏火衣食百須咸取給十指長姑螫我幼叔螫我後姑又從而蒸聞我構闢旁午跣步錯迕此其辛勤顛顛固人世之所未有也天未悔禍叔氏與夫子相繼去世已與稚婦皆焚也而已爲之長已之子與叔之子皆孤也而已兼爲之母乳湮與分饑寒與并性命與共久之螫我者倭閒我者豫兩孤若一子而妯娌如一人迄于今年皆逾七十素帷交映垂白相倚回視曩昔痛定思痛淚枯不可復揮而腸斷不可復轉也嗚呼艱哉婦之事其夫與臣之事其君一也國家之事君父其尊章也能人權倖長舌之姑也揆夫媚子聽焚之叔也又不幸而喪亂游臻災害交作棟折榱崩岌岌乎有不可支之勢當是時送往事居捐生并命如范母者誰乎號呼泣血將伯助予如范之二母者

卷五

十

誰乎婦人之事其夫也一而已矣家門不造存亡呼吸進有絕地而退無却步卒能慨慨誓死相砥以完節如二母者何其壯也臣之事其君也則曰莫非君父也莫非臣子也視其君如路人然視其軍師國邑如傳舍然若漢之胡廣趙戒唐之六臣身爲糞土而以國予人者比比是也聞二母之風亦可以少知愧矣乎嗚呼當世之學士大夫觀于范子之述二母而有感焉固未有不如余之歎歎煩醒掩卷而太息者也長言之詠歌之言之無罪而聞者足以戒則亦當

卷之三十五

十一

世傳失之林也若曰此婦人女子之能事也於子乎何有繡繡其文而珩璜其訓以附于管彤圖史之後云爾則今之居高席寵含天憲而操化權者固不乏人也范子又何取于累臣而必使爲乘輦之先也哉崇禎戊寅清明日序

汪母節壽序

吳郡汪邦柱余之同年友也邦柱少育于叔母程程寡時年十九又八年邦柱始生萬曆丁巳程年七十于是程之爲寡婦者五十有一年爲寡母者四十有四年矣鄉老上其狀于所司所

前不及請汪子怒爲懼然與之有隙遺也將送夫海內文章家以昭于常形而先之錢子錢子曰子哉汪子汪之母必與被于旌雖然今之旌論官閥焉取額數焉按驗胥吏之奏報焉非祖宗之甲令也夫以官閥則蔡妻不著于茱萸而孝女不表于露屋也以額數則梁宋必不並世而順義必不駢見也以胥吏之奏報則弘演微節于狄人而比干程行于崇侯惡來也是故今之論旌者有得有不得有卒得有卒不得而蔽之曰得不得未可知也夫得不得未可知者非

卷之三十五

十二

祖宗之甲令也旌之不得也而懼沒焉今之文其善沒人也甚于旌高文大篇炤碑板而勒金石非爲生則諛死也雖有孤苦峭獨蜚吻酸鼻者一經其撰述則夷爲故語貞女高行千載如有生氣一登其籍未有不黯然而死者也其軒輊也論官其登降也亦取額其人卽不比于狄與崇侯惡來也亦會無以異于胥吏汪之母未與被于旌焉用求旌于人以自沒也然則爲汪子者宜奈何曰旌之得不得未可知祖宗之甲令具在也吳趨之里烏頭二柱雙闕一文堪

白猶未乾者姚母之門閭也汪子聲籍甚公車其子多少俊汪之官閥未可量也昭代之傳節烈者遠而金華宋氏近而歸氏其文能比于圖史文獻足徵猶可詢之故老也汪子亦善待之已矣謙益史官也有紀志之責又幸而位卑才劣不列于文章家其爲言也尚不及以沒人故敢載筆而爲之序

賀祥符李明府三年考績序

周官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

世齋集卷十五

十三

六曰廉辨夫以善能敬正法辨六者弊羣吏之治而又必以廉先之周官之于察廉也可謂重矣雖然廉亦有辨焉削衣賤食敝車羸馬廉之小者也其爲廉也或有所爲而爲之而求之以善能敬正法辨之用則有時而窮古之人所謂廉者其服官也視朝廷之俸祿如農之有食工之有餼廩庾手惟恐屑而越之也視民間之錢穀如身之有膏液如家之有貨產恤恤乎其不忍腹而剝之也其持已也如女子之畏行露而懼其玷也如王人之捧介圭而懼其隕越也彼

蓋不忍于爲不廉而非以其廉而爲之也如是而後可以謂之廉曰善曰能曰敬曰正曰法曰辨胥從是而出焉廉爲之本根而善能敬正法辨兼舉而並茂此其人可以治天下而矧于爲吏乎仁和卓去病清嚴慎許可人也司教河南之祥符亟稱李明府世臣之賢請爲其考績之序明府愛民如子每決杖數十輒攢眉蹙額斯可爲善自靈寶移治祥符治亂理煩斂弊理解不動聲氣斯可謂能修理學宮是正樂舞斯可謂敬且正侍宗室聯師儒馭豪強養小弱又不

世齋集卷十五

十四

可不謂之法且辨也然而一以廉爲本去病稱明府家貴而履謙年少而智老才高而氣下非當世之才吏也然則侯之廉蓋不忍于爲不廉而非以其廉而爲之也不忍于爲不廉熏然惻然仁心爲質而善能敬正法辨六者兼舉焉非以善能敬正法辨爲能事桀然而思以自見者也余所謂可以治天下者斯其人與明年春三載黜陟修舉周官弊吏之政明府應卓異之選將入爲天子之近臣念無可以爲明府告者今天下東西多事縣官方急才而余以爲貪吏

案臣填詔獄而汚丹青者非盡無才急才吏不如急廉吏也吾之所謂廉者必善能敬正法辨兼舉如周官所弊之廉而非世之所謂廉也世之所謂廉以其廉而爲之而周官所弊之廉吾所謂不忍爲不廉者也余故敘次其言以復去病以告于明府願明府之以是爲天下告也

賀文司理詩冊序

崇禎十三年五月浙江撫按臣上言臣等伏奉聖旨按驗嘉興府推官文某被言事狀下所司逮繫雜治再三駁政皆鑿空架虛一無左證

崇禎集卷十五

十五

臣等恭奉明命矢天誓日安敢上下其手以自取罪戾謹合詞覆奏以明文某之無他疏入上赫然震怒下言者于獄而文君故以廉辨考最將入爲天子之近臣行有日矣文君之門人嚴子渡沈吳子聞禮輩作爲歌詩誦美其事而請余爲其敘余惟主上神聖深知垂旒端冕之外蒙蔽時有於是小人乘閒抵隙遂如蜩蟬沸羹替筆告訐始於朝堂投匭飛章偏於閭里上始而爲之動中而疑既而厭然未有能拔本塞源深明其不然者也自文君之誣得

白然後上曉然知邪正之必不兩容是非之必不兩立自今以往固將黜巷舌于天街投謗人於有北海內咸長養和平而明主並受其福其關於聖政豈不大哉且天下之事未有不相反而相成也今之薦擢文君者必曰某也廉某也平某也明允治辨以爲天子之大臣如是而已固未有能列須眉繪圖像條分縷析而入告于我后如今日者也且上之采訪者所司之薦牘銓曹之功狀耳縉紳之清議士子之偶語委巷小民之風謠何自而知之商賈之頌于市行旅之歌于塗黥鉗胥靡之交臂而感泣於桁楊又何從而知之今也如按版籍如分部居廬列件繫使人主一覽而了然曰某也果廉某也果平某也果明允治辨微言者之曉曉若中風而狂易也其誰與發之語有之以爲事公子之法不可以爲不愛公子則不可其反而相成也豈不信哉文君有道而文者也過此以往知是非毀譽如翻覆手之不可爲害而立身大節必不可假易也見益大心益虛骨幹益堅固而不撓以此爲天子之大臣不綽綽然

崇禎集卷十五

十六

有餘裕乎詩有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言者之
攻文君也其有助于玉多矣文君之不為相反
而以相成也其為用寧有既乎諸子曰善請書
之以為序

瞿少潛字序

山陽瞿起周名式未告余以不安其字也請易
之余告之曰子之不安其字者求所以尊名也
尊名之道莫若取法于古古之人有名未而字
文潛者宋宛丘張氏也南渡後吾鄉有丘耒者
其字曰少潛立之去張未遠殆亦聞其風而說

朱書集卷十五

十七

之如陸務觀之於秦少游者邪今子之命名適
與文潛合且讀其書而慕好之也不為不深矣
取丘之字以字子殆其可也文潛少學于子由
已而游于子瞻之門當是時天下皆宗王氏之
學所謂黃茅白葦斥鹵彌望者而文潛守其師
說陋窮連蹇迄不少變斯可以為文矣傳稱文
潛潛于榮利顧義自守而其為柯山賦亦曰逾
山而東席門草藩圖書滿家兒稚饑寒寄萬事
于一笑忘食糲而衣單文潛之於潛也可謂有
其德矣瞿子明德之後入瞿氏之書尚志生

產日落草駭屢空意豁如也其于以學古之道
蓋方進而未已則夫晞文潛而為之徒固不遠
矣遂書之以為序

贈侯朝宗敘

余讀侯子朝宗所著經義如玉之有光劍之有
氣英英熊熊變現于空曠有無之間以為文人
才子之文而非經生之文也已而觀其詩俊快
雄渾有聲有色非猶夫蒼蠅之鳴側出于蚓竅
者也侯氏多才子朝宗與其兄赤社觀省其尊
人司農公因見余于請室余自頌繁以來四方

朱書集卷十五

十八

人士間行相存者多君子雄駿之人如二侯者
其眉目也薛宣語朱雲子居我東閭中可以觀
天下奇士今余居此地得見天下奇士如此之
多其殆將以園扉為薛宣之東閭耶抑亦魁材
之館廢為車廐如漢人之所致嘆于平津者而
天下奇士故當集于此地耶朝宗將還商城
擬衣言別余書此以贈之朝宗歸持以示赤社
并與中州人士見之知其必相與歎歎掩卷傍
徨而三嘆也戊寅四月十二日

牧齋初學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六

序九

壽福清公六十序

閩師少保臺山葉公以萬曆戊午壽六十舉初
度之觴記曰六十始壽公輔政八年而後歸歸
五年而始壽徐步賜金之橋燕游福廬之山袞
衣達履角巾布袍道路聚觀指目以謂神仙宰
相并爲一人而公亦忻然顧笑計其焦勞拮据
八年于黃閣之中猶噩夢之在宿昔也嗟夫人
知公今日之樂而不知公之有今日則甚難也

壽方公六十序

方公繇南吏部入參大政天子高居九重應
門沉沉莫可扣擊而甘陵南北部之爭紛如于
下公廉平以牧身誠敬以格主紆迴以酬物
憂心惓惓茹荼含夢卒以結主知鎮國論委
蛇進退于功名之會噫何其難也先是福王猶
未之國一妄男子上書指斥宮禁中外震恐以
謂大獄將作公密揭再三上請瘐死其人勿下
其章究問以傷國體上感悟其事得寢而公
因其閒得以力請之國次年事乃決方議之殷
也言者責公邀九卿伏闕死爭公孫謝不可而

上猶欲緩之國期使中使諭意公公涕泣極

論夜分封還御札者再上始不格公請而言

者或未之知也公意有所不得行深夜屏管涕

泗沾漬甚至比政地于叢祠夷閣臣于土偶以

庶幾明用訊之心而冀將伯之助繇此觀之今

之得以休沐稱壽爰笑爰語豈不爲厚幸哉長

年三老中流遇風懂而獲濟當其艤舟停楫酌

酒告勞舟中之人莫不謹誼相應和然其風濤

相壓撲枕呼號與陽侯爭一旦之命豈舟中之

人所能知也哉公于今日亦其艤舟酌酒之時

壽方公六十序

也已公之別自號曰臺山致于詩南山有臺樂
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寧立太平之基故曰樂
只君子邦寧之基今夫山之有臺也用以爲簑
笠草屬之微者也然而時雨將至則簑笠之覆
蓋不小于夏屋何者誠庇之也公迂身救時補
苴措柱以養和平之福而卒能不震不動貽宗
社萬年之安公之簑笠天下也大矣簑笠覆蓋
天下而天下弗知時雨既降胥委而去之甚且
踐踏之弗顧而簑笠之用自如也公所爲邦家
之基者覆蓋之效在乎再世又豈必使落體塗

之人交口而頌之哉謙益對制策公讀卷爲
統裁官而穆子昌期以癸丑舉南宮皆公門下
士荷公覆蓋日久不敢自後于道旁指目及舟
中叫喚之人故謙益敢稱南山之詩以獻于公
詩人之樂得賢也必歸美于君故其詩曰萬壽
無期又曰遐不眉壽公稱之曰北向稽首爲
天子誦萬年謙益稱詩獨取南山有臺庶可
以陳于工歌之末矣夫

贈文文起宮相六十序

自古國家當昌明順豫之世保大持盈必有老

卷三十一

二

成者艾敦龐魁碩之人應運而出而人臣之當
大任也亦非可以捷得而驟至往往紆迴盤錯
備嘗歷試老其才以有爲蓋天之生才國之養
士與士君子之善自爲養茲三者相須而成相
求而應有識者可以按而知之也吾友文君文
起弱冠舉孝廉東修厲行垂三十年臚傳之日
兒童婦女皆知其名指目爲忠孝狀元遭逆璫
之禍貼危瀕死僅而得免然後登進於天子
之講幄君以偉望宿學精誠啓沃天子心知
爲真講官改容禮之而君抗疏劾巨奸爲璫黨

護法者引經義切時弊其言皆中名實於是海
內咸服君始終一節其所爲引經論道者不徒
託之空言且夕引領宣麻喜而相告也君使事
既竣將奉英蕩之節以還講筵而適會其六十
之誕辰稱觴祖道者趾相錯也君之壻嚴生枋
謂余不可以無言余觀君爲孝廉時其風采骨
幹既可以爲天子之大臣矣顧遭逆久之然
後及第既第而譴逐隨之蓋神熹之際天之生
君與國之所以養君者若此及其起廢藉遇
明主則又抗言極論幾不欲與宵人邪類一日

卷三十一

四

竝立于本朝君豈不知雍容平進赴功名之會
哉則君之所以善自養者可知已矣秦穆公之
悔而自誓也詢黃髮思良士而致嘆於截截善
論言漢李固亦言一朝會諸侍中竝皆年少
無一宿儒大人可備顧問者誠可嘆息夫君德
之成敗生民之利病國家社稷安危之故豈少
年猥倖利口捷足之徒可以僥倖而嘗試哉以
寇萊公之賢張忠定謂其用太蚤仕太速且曰
嘗生無福然則人才之生其用之早晚蓋有天
意非人所得而主也君之善自養亦久矣天之

生君與國之養君亦至是而可矣過此以往君且爲黃髮爲壽苟今茲之始壽猶日之拂于扶桑也何足以爲君賀哉宋元祐閒蘇子瞻指文潞公謂辨丹使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更二十餘年余將書此語授簡於嚴生以申前賀然而不獨爲君賀而已也

李本寧先生七十敘

雲杜李本寧先生以詞林宿望回翔藩服者四十餘年而始登七十謙益于先生史館後進也

卷之三

五

禮當有辭以祝先生因念國朝史館莫盛于

莊皇帝之戊辰而先生以文章擅聲然卒不能免絳灌之忌先生出史館之局夷矣天子不御講筵積有歲年故時史官更直侍立典持繅牘之地塵凝網積不可辯識史官閒騎馬之九衢與六部大臣楊鞭相揖控馬之隸皆捧手愕眙此謙益入史館時事也天子文學侍從之臣皆在禁林前代比之蓬池道山其體貌不宜日降以宿儒鉅公焯焯如先生者不亟還之禁近館閣之重何可幾也先生服官史館在隆慶

卷之三

六

與今上初新鄭江陵之閒九變復貫先生歷歷如指掌以今時政觀之則又有高曾規矩之歎矣天子一旦講求初政咨嗟號咷垂裳綈几之時左右顧視求宿儒大人議論通古今可顧問者先生又豈徒爲史館之重而已也海內人才彫落故老舊德相望如晨星而先生與焦弱侯先生皆在金陵金陵舊京也豐水鎬京大雅之所咏歌也高皇帝作人未艾山川靈淑之氣不至衰歇而貽二老于舊京豈偶然哉剝之上九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與不食之果天之

所以貽國家也君子之得與吾有望矣余之祝先生者如此姚子孟長輩善是言也以薦于先生歌南山有臺之章脩焉而余又竊聞之于人先朝文章盡在館閣王李之徒以館閣相訾警海內靡然從之先生起而禪王李之統豐碑典冊昭曜四裔文章之柄乃復歸館閣其有功於館閣甚大文章不朽之盛事必有如韓歐其者出而定之因非後生小子所與知也是爲序

史王池太常六十序

義興史王池先生初官諫垣諤諤持正論與執

政抵悟歸臥陽美之山若干年起家太嘗寺少卿奉使至中途抗疏救劉御史及請蚤立一皇太子孫其力上切責譴歸余遇之吳門勞苦先生先生蹶然起立曰孟麟言事無狀天子幸寬鈇鎖之誅且人臣無狗馬積誠足以動主至煩人主震怒其又敢自爲名乎余微窺先生視益下息益深憂國戀主蓋低迴不能置也名節之盛莫如後漢當其時樹立風聲抗論惜俗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夫所貴于名節者以衛國也而卒以殉國則亦其爲之魁者自惠之意勝而憂國之心微朋徒部黨之氣重而靈修美人之思薄與今天下內無刑人腐夫外無甘陵南北部士君子之視名節也如象之有牙犧鷄之有尾惟恐不鋤而去之亦無有刻石立碑以激揚題拂爲事者而鉤黨之憂未歇渙羣之君子卒不可期于世此何故與先生憂國忠公犯顏極諫若彼而深思易氣厚自尅責若此豈猶夫世之君子與天下當士氣頽弛國論峭急譬之中流遇風舟中之人叫號惶惶而長年三老不震不動揆揆開船于怒風崩

牧齋集三十卷

上

濤之中乃克有濟令長年三老叫號惶怖比于舟中之人其不淪胥者亦鮮矣時之論訛噂沓以鈞黨爲事者皆叫號惶怖之人也天其將有意于先生以是爲國之長年三老與漢鮑宣爲諫大夫嘗上書言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請急徵何武師丹彭宣傳喜疏再上卒納宣言今之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先生其選也天子誠欲建教化圖安危如鮑宣所云云者先生欲不爲長年三老其可得乎先生今年六十湯子鶴翔等徵余言爲先生壽先生道德文章之盛談之者侈矣余獨著先生憂國之心而又祝其興起在位以爲邦家之光如此云

牧齋集三十卷

人

鄒彥吉七十序

昔劉伯藹陸鴻漸列水次第皆稱惠山寺石梁第二今楊子江南零水爲江水所沒而廬山康王谷水道遠莫致鄒彥吉作惠泉亭記曰名雖第二不啻第一蓋篤論也彥吉以學憲家居爲園于惠山之下客過無錫必料惠山水粉檜末

旗譚品泉記水之事已而游愚公之谷吐納其風流襄徊不忍去于是彥吉之名與石泉相上下彥吉之論水也蓋其自論云耳今年彥吉年七十翁子兆吉以稱壽之辭屬余余不嫻于辭不能如世之文章家以巫祝之言進也則請以泉品品彥吉噴薄詭激其源沸湯者彥吉之詩與文也淳泓閑止可辨眉髮者彥吉之鑒裁也且鼎且缶以飲以飲蘇蘭薪桂蠲病析醒挹注無已時者彥吉之風流弘長而衣被萬物也彥吉以盛年謝事故情殊處倘得山水之閒奇石

牧齋集三十八

九

美箭步武錯遑清歌妙舞耳目眩易歐陽子之記浮槎山水以謂富貴之樂與山林者之樂不可得兼而彥吉得而兼之自有慧山以來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清澀者不可勝數如彥吉者復幾人哉以此為彥吉壽可矣彥吉雖老庸神清令視履不少棄或者以膏肓泉石不竟其用為恨少陵之詩曰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陸鴻漸之論水江水取去人遠者井取汲多者而彥吉之記惠泉以遇而多累為斯泉之不幸彼固各有指也今彥吉為出山之泉則品彥吉

不能與石泉相上下固已明矣彥吉豈以彼易此哉兆吉曰善哉余方酌慧山石泉吹噓鼎鑑為先生稱壽以子之言佐茶事可也

畢封君八十壽序

天啓元年七月為新安畢太翁之誕辰士大夫之官京師者先期屬謙益為其敘謙益于太公之子府丞公有道義之知又辱諸大夫之委不敢以辭未幾建州夷陷我河東畿輔大震府丞公以知兵見推擇銜命募兵江淮又未幾以削杖歸諸大夫來告我曰府丞銜歸矣雖然太

牧齋集三十八

十

公之稱壽終未可以已也子無忘子之緒言謙益聞太公行事于府丞公最詳太公少倜儻有大志于書無所不聞以國子生久次主寧武簿廉辦得民以禮致仕左園布書哦詩問字歸休乎一畝之宮今年八十矣府丞雖以削杖歸覽揆之辰易衣破涕與諸弟舒鴈行列奉觴上壽太公當為之听然笑語卒獲又以其閒杖策蹒跚山浴軒轅之湯池訪容成之丹鼎修登真度世之事太公之景福未艾也雖然太公仁人也退不忘君東方之事其負國恥而懷主憂也深

矣遼城之肉薄也遼水之血殷也混同黑水之
波沸而浪蹙也主上東顧肝食而吾忍稱觴
而沃洗乎遼之父老子弟與四方材官健兒骸
骨撐柱肝腦塗裂而吾忍與吾之子姓燕笑于
一堂乎太公顧語府丞停杯嘆息必不以家樂
而遺國恤知其不能舍然于此也而吾又有以
爲太公賀者府丞之爲人其身退然如不勝衣
一旦奮臂而出願爲國家敵愾雪恥此太公之
教也太公優游杖履出其老謀以與府丞參伍
握奇車攻之事教射可以飲酒行陳可以列俎

禁齋集三十六

十一

兵法可以部勒賓客子弟府丞祥琴之日仗鉞
專征出而受脤歸而飲御用太公之教舉而錯
之東事不足辦也夫如是太公日稱觴燕笑可
矣又何以不舍然乎太公善爲歌詩府丞他日
執訊告成太公自爲鏡歌鼓吹之曲播于管弦
余將登太公之堂按節而歌以爲壽問太公之
不舍然者今如何也是爲敘

江兆豫侍御六十序

新安方萬里嘗論有宋之人才國運以謂元祐
人才非不盛而待觀宣靖世運衰以章蔡消之

也慶元嘉定淳祐亦尚有人才而世運愈衰以
促遠清焉消之也宋之人才非不長而宋之權
臣消之消人才所以消世運消至于賈似道則
運無可消而有所歸矣余每誦其言未嘗不嗟
咨嘆息回翔于盛衰消長之際也我神祖享
國長久于國運爲極盛至于晚年而人才有日
消之嘆矣消之以逮繫消之以貶斥消之以廢
棄消之以淹抑消之以法不一而足然逮一再
傳而老成登用班行充斥人才蔚然足以供數
世之用則孰非神祖之所詒也哉神祖之

禁齋集三十六

十二

于人才生成長養惟恐不及雨露雷霆無非至
教恒以其消之者長之而非如宋之所謂消者
消之以權臣而一消不復長也記有之豐水有
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
也斯神祖之謂也與今天子元二之閒闢
門開牕羣賢競進恭已虛懷從諫弗弗然一時
敢言直諫之士以次滿降如侍御江君兆豫輩
不下數十曹識者竊憂之以爲國運當維新之
時而人才有漸消之象無乃非聖王之志與
無幾何諸諫降者強半召還而臺省推轂兆豫

者章滿公車始而切責已而報聞今且將轉
圜矣於是人始知向之摧折言者曉然非人
主本意而聖天子追惟豐邑之深仁紹述祖
考以生成長養爲事人才國運之滋長者殆將
百世而未艾也於是兆豫年六十矣其里人某
以余爲同年進士且相好也屬爲稱壽之辭余
惟漢永和中李固嘗上疏言朝廷聘楊厚賀純
等待以大夫之位以病免歸一旦朝會見諸侍
中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嘆息是日有
詔徵用厚等漢永和中爲夷之初旦虹蜺揚輝

林齊集三六

十三

猶能以固言徵用厚等況今日哉兆豫旦夕召
還其以人才國運消長盛衰之故爲聖主極
言之李固之嘆息于永和與萬里之痛惜于元
祐慶元其意指不同皆萬世之殷鑒也遭逢不
諱之朝發抒未竟之志使聖主豐邑數世
之仁而國家收宿儒大人之用余之所祝者遠
矣鄉里頌禱之嘗辭豈足道哉昔人稱新安地
勢斗絕其他平視天日尖故其山川雄秀而人
物卓偉今新安士大夫礪礪負風節者後先相
望余獲交其人多矣當兆豫初度之日胥會而

稱壽睇視壁間之文誦萬里之言而深思之其
亦有嗟咨嘆息如余者乎知其不徒燕飲而相
樂也

按察使黃公八十壽序

廬陵海茹黃公舉進士高第爲令畿輔以治行
第一擢拜御史散歷中外拂衣高臥歸享山林
之樂又十有餘年而稱八十之觴吉爲文學道
誼之邦萬曆以來前鄒後李所謂龍宗有麟而
鳳集有翼也余辱交於鄒李鄒李亟稱黃公爲
其鄉之淑人君子余與公後先仕途未及撫塵

林齊集三六

十四

接席而熟聞其聲迹在赤縣則以循良顯聞在
臺班則以篤誠自矢不以鈞距釣奇不以驚擊
愉快正直忠厚兼而有之信鄒李之爲篤論也
公長西臺晉卿寺駁駁通顯矣一旦中謠詆以
歸耕閑釣寂識者有錮人聖世之嘆然而二十
年之閒朝野之際亦多故矣沙路甫築而翰音
之凶已聞旌節方懸而檻車之徵旋及鈞黨則
身錄飲章禁錮則名隸刻石當小明悔仕之時
而抱大夫不均之歎求如公之優游止足游樂
邦而栖化國者有幾人哉商侯第弟蔚爲國寶

于公之高門何氏之賜策公蓋于其身親見之
斯可以爲公壽也已公不聞懸車之說乎古者
大夫七十縣車而致事車之爲物也負重致遠
行千里不契需器之有用者也致事則縣之于
屋壁譬之既雨之機穢既獲之桔槔以爲無所
用之云耳當其無有有之用就縣車之後而察
識其輪轅輻輳固無一而弗具也語有之高車
駟馬帶傾覆又有之仕宦不止車生耳行乎萬
里之塗恃其有用而不知止息則必有債轅折
軸之患豈若縣之于屋壁以其無用爲有用也

牧齋集三十六

十五

哉古之君子仕而歸乎其鄉卽爲鄉先生先王
制縣車之禮所以優賢養老抑亦以此著止足
之義俾以教其鄉人子弟與余之知公久矣而
公亦時時念余余遠黨禍幽于請室商侯推公
之意不遠三千里詒書見存余高商侯之誼幸
公之有子而益知公之家風爲可尚也於公之
稱壽爲縣車之說以侑一觴吉之士大夫如余
所謂後李者登堂介壽覽余之文得無有徘徊
嘆息者乎知其不徒獻酬而旅退也

壽侍御汝瞻兄八十序

萬曆庚申十月十七日余兄侍御史汝瞻八十
之誕辰也汝瞻之誕以十月而稱觴上壽先期
至者頃聞間左頌禱之文金相玉軸銜錯壁間
余欲爲汝瞻壽而懼未有以當也雖然汝瞻余
宗老也而又修明諸牒習于錢氏之故請徵吾
錢之故以壽汝瞻錢氏之有聲文苑若文禧之
試學士院以笏起草若希白之試崇政殿日未
中而就世皆艷稱之汝瞻爲諸生卽以文藻擅
江左其在西臺衡文齊楚士子至今傳寫奉爲
科條斯可書也錢氏之以吏治著者代不乏人

牧齋集三十六

十六

而安道爲寧海軍節度推官治平末爲殿中侍
御史時人因蘇子瞻詩以鐵肝御史目之汝瞻
蘇廣州司理入爲御史侃侃奉職其官階與安
道悉合斯可書也宋興以來三世制科者獨錢
氏一家而易明逸皆掌書命史臣侈爲盛事今
汝瞻子孫科第高門綽楔相望步武間宋公垂
之序傳芳集所謂青油暢轂追次服儒者幾萃
于一門斯又可書也唐李翱著卓異記凡臣下
盛事家世徵範輝昔而炤今者皆備載焉吾錢
之有汝瞻其亦可以附于卓異之後乎然吾攷

安道出臺後家貧母老至丐貸親舊以給朝脯
文僖蚤歷貴要晚年鬱鬱恨不得干黃紙上押
字汝瞻掛冠以來蕩滌情志游娛於園池歌舞
之間四十年于此矣汝瞻所得與文僖孰多況
安道哉夫人生之有富貴壽考猶車輿之能載
物也文僖諸公其于富貴壽考亦各有所負載
矣未有全而舉之信任而不傾如汝瞻者也豈
天之稱量殊耶抑汝瞻之爲輪較者厚耶錢故
有宜靖公若水者少游華山陳希夷謂之曰子
神清可以學道不然當富貴但忌太速耳宜靖

北齊集三十七

十一

知命有節度卒想避權位此亦通于察車之道
者也知宜靖之所以詘則知汝瞻之所以贏然
則汝瞻之壽豈可量哉余故徵錢之故以壽汝
瞻而又歸本于天著其所以壽者以爲宗之人
告焉夫錢之先有斟維羹而饗帝受壽八百枕
高而砥遠者希白之著書稱錢後人此亦錢之
故也爲汝瞻壽者宜必有取于此矣然而余之
文略焉爲其比于荒也姑取其信而有徵者于
諸牒者如此云

陳中丞六十序

陳公謝中州節鉞家居五年而春秋六十覽揆
之辰邑之薦紳大夫相率舉觴上壽而以祝嘏
之詞屬余余公自舉進士令劇邑擢南臺敬歷清
卿以至今官生平砥節首公鞠躬盡瘁知有
君父不知有身家知有道義不知有身名其在
中州冒鋒刃觸機械誓欲以七尺殉賊今得以
優游田里長筵稱壽而可以無祝乎蓋公任事
之難非獨當將憐卒情師老餉匱之日左右支
吾俛仰布置之難也當國者以豫爲陷阱有强
寇無重兵調發則不應奔命則不給以豫委公

北齊集三十六

十八

而不憂豫事之或債也則難以公爲孤注分其
柄掣其肘切責則奪其所杖中制則乖其所之
以公委豫而惟恐公事之不債也則尤難公曰
吾奉 詔討賊朝受命而夕致身他何恤焉大
帥之尾賊也在二百里之內督撫之尾大帥也
在二百里之內遷延宿留以爲故事公偵賊所
至輕衣免胄疋馬先馳而大帥無復有擁兵觀
望者矣衝泥淖冒風雨上下山坂出入賊巢穴
中以草棘爲館宇以鞍馬爲席薦以黃塵爲糗
糧以白汗爲湯沐與士卒共甘苦同死生瘡痍

相撫摩死傷相慰弔而士無有不踴躍用命願
爲公死者矣公作吏以來所至不名一錢無毫
釐銖兩不以佐軍興享士卒流賊聞其風爲咋
指曰陳郡堂清官也以故迄公在事斬獲獨多
招撫獨衆而河南北無一城失守今久留公於
豫賊豈足平哉小人之計門戶也深于計疆場
且借疆場以快門戶驅除之計公其如彼何公
志在報國獨立行壹意寧奮臂瞋目致死于疆
場而無寧容頭過身求生于門戶彼其如公何
小人之謀困公也中山之書盈篋白帝之言空

世齊集卷三十六

十九

市豈不幾幸其旦夕一跌以入吾股掌之中然
而不能者天也 上之神明與公之精誠交相
感格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
也履順而思乎信天助之矣弛擔釋負角巾布
袍人倫東國而燕喜西都回思在事之日戎馬
交蹕于前坎陷陰伏于後憂危滿眼進退惟谷
如宿昔之噩夢醒而思之猶爲之汗流魂悸今
之得稱壽于此堂也豈非天哉公年六十齒髮
郁然談論娓娓竟日既有老謀而又有壯事流
氛日熾王師在野 聖天子拊髀頗牧朝野之

推轂者無虛日公其能久居此乎公行且強起
爲 天子滅奴瀟寇經營告成然後退享山林
之樂未晚也昔宋文潞公以耆年宿德出鎮西
都王荊公爲詩餞之有曰功業迥高嘉祐末精
神如破貝州時自今以往更二三十年當有稱
荊公此詩以爲公壽者余雖老矣從諸君子之
後登公之堂尚能賦而頌之

謝象三五十壽序

鄆縣謝君象三舉進士高第知嘉定縣治行第
一入爲監察御史會叛賊孔有德據登州 天

世齊集卷三十六

二十

子震怒興師致討命西臺擇御史有文武大略
者遣往視師衆皆股栗莫敢應君慨然請行督
勵將士指授方略解萊園復登城叛人銜尾從
海道遁去於是東省底定長安解嚴 天子嘉
其功拜太僕寺少卿以旌異之而君以太公之
感歸既免喪優游里門不樂仕進今年五十以
九月爲覽揆之辰其長君孝廉宣子屬余爲其
敘記君初爲舉子余在長安東事方殷海內士
大夫自負才略好譚兵事者往往集余邸中相
與清夜置酒明燈促坐扼腕奮臂談犂庭掃穴

之舉而其人多用兵事顯擢高牙捧賜劍登壇
而仗鉞者多矣久之則暴骨原野填屍牢戶者
項背相望求其經營告成振旅而飲至者幾人
哉君于今日列長筵開昔酒親朋雜還絲竹交
奮追行間之辛苦思底事之艱難如噩夢之獲
寤而旅人之得歸也不可以盍然一笑舉觴而
自壽乎日者奴孽稽誅流氛孔亟天子拊髀
側席以思封疆之臣君故息影自匿有息機摧
撻之思君之受命而東也客從長安來言君方
從客燕閒理中為整書帙若無有所事者余喜
曰謝君必能辦賊今之退而息影悠然而抱膝
也將終焉而已乎抑將幡然而起出其已試於
東者為鉛刀之再割乎晉人有言好以暇好以
衆整天下事固非燕劍戩戩怒目哆頤者之所
能辦也史稱謝安石雖受朝寄東山之志始終
不渝從容宴衍折秦鞭而安晉鼎此亦整暇之
效也余無以壽君舉謝家故事為君進一觴可
矣遂書之為敘以復於宣子君無效昔人提鼻
余他日亦不如新亭之朝士以蒼生安石相基
君其頷之否也

世齋集三十一

二十一

宋太公七十壽序

六洲宋君今申舉進士為武陵令治行高等擢
給事中為權奸所不說左官於外量移南大理
評事而其父太公春秋七十覽揆之辰郡中諸
公咸具羊酒往賀而屬余為稱壽之詞余以謂
生辰為壽非古也人生百年幸而當稱壽之日
親知過從耄稚錯列相與談世事感時紋留連
往復舉酒相屬此亦人情所不能已也日者天
下之網密矣佞臣鄙夫構秋荼束濕之網周
上而行其私當此時給諫在夕垣矯尾厲角以
抗當塗之人太公燕居深思憂聖世念壯子其
必有減匕箸停杯酒中夜屏管扶床而撫枕者
矣天子一旦訥然感寤尸巨奸解密網旬日
之間天晶日明乾坤軒豁而太公七十稱壽適
當其時覽揆之日長筵紛列五音繁會給諫悉
數而告曰聖天子今日行某政明日用某人
今日捐何田租明日理何刑獄太公炷香北向
祝天子萬年退而舉給諫之觴與親朋觥籌
交錯賦既醉而稱未晡也斯不亦人世之極盛
祥之善事乎自今以往聖天子之盛德

世齋集三十

二十二

業未艾太公之壽亦未艾而給諫以其時發摠志氣鼓吹休明于是乎逆奴婦穴城賊授首禮樂興而弦歌作 天子臨雍拜老安車蒲輪迎致太公行養老乞言之禮太公之引滿愉快又何如也吾郡之耆老崑山有周壽誼翁及毛翁皆年百有餘歲稱爲人瑞周翁歷元及明所謂生長兵閒者不足以當太公毛翁生當國初全盛及見其孫之舉鼎元可謂奇矣吾謂毛翁如人年壯盛康強無疾病不足以爲喜以太公今日方之譬如當桑榆之景有羸老之憂一旦霍

然齋集三六

二十三

然良已脫沉疴而復少壯其爲慶幸豈啻拔宅度世而已哉余與給諫有道義之好書此以爲太公侑一觴自茲每十年一祝 天子聖政之記與太公記年之歷攷之國史徵諸野史固可以互見而錯舉也是爲序

未豐程翁七十壽序

未豐程使君九屏絲綈晉寧守鎮江治行爲天下第一 天子念吏商要地慎重監司之官特簡爲按察司副使治兵蘇松而使君之父太公以今年壽七十丹陽荆大猷往在使君宇下

與諸紳往稱百年之觴而屬余爲序余觀生辰爲壽之詞不過鋪張盛美稱引人世吉祥善事而州民之祝其邦君大夫則曰登彼公堂萬壽無疆雖原本雅頌亦比于巫祝之聒耳君子弗道也若太公之矯志勵行淑其躬而教其子者則余請得而書之太公起自孤生零丁荼苦依其繼母以有成立束修自好不羈其躬再世而始大太公孝故能教其子以忠太公儉故能教其子以廉太公慈故能教其子以惠今自甄甯以北京江以南襦袴興歌而鴻鴈息哀者其

然齋集三六

二十四

孰非太公之德教所與被乎當逆奄之時邑掌故承大吏風言待薄籍醪金爲奄建祠太公奮臂大言聲淚俱咽毀其簿抵之于地慟哭于先聖之廟而出當是時奄祠廟徧天下聞府巡方者爭懷磚負土趨事惟恐後太公一老逢掖能引大義不顧生死斯已奇矣使君在郎署中以風節顯聞岳峙山立人以爲鉅人長德太公之家教積習使然也余讀史記萬石君以恭謹世其家子孫皆爲二千石尊寵舉集其門史家鮑稱之然考其家教不過使其子孫馴行孝謹澣

屬祿數馬足而已無他忠言大略可以法今而傳後者也而漢之風俗斤斤長厚以保家門守富貴爲能事陳咸謝其父曰具悉所言不過教人調耳孔光張禹之流保身持祿依附名行至子欺君父賣國家而不知悔則豈非內行修謹立名非真之流弊耶太公一老逢掖毅然以風節爲已任終發聞于子孫此觀之太公之教其子視萬石君豈不有徑庭哉蓋吾夫子惡鄉愿思狂狷而史亦稱李固之節視胡廣趙戒猶糞土吉州道義之鄉歐陽永叔而後文章節義澹

■世齋集三十七

二十五

菴誠齋之流風在焉太公之所以教其子者方諸西漢此亦千古得失之林矣自今以往使君之名行益高太公之家教亦益著天子將見百年養三老行釋奠乞言之禮國史當謹書其事推明國家風俗教化之盛迥異于西漢而以太公之家教爲質的焉余之執筆而稱壽自附于淳史之後者固將不一書而足也是爲序

范太公八十序

廣陵范君異羽以吏部郎引疾家居凡數年天子卽家起爲尚寶司司丞而異羽之父雲從

以今年八月爲八十之誕辰異羽方辦嚴趨召乃迴翔里中爲太公稱百年之觴蓋自神廟之末年天子深居小人用事唱爲甘陵維蜀之議公然以鈞黨爲名海內士大夫凡負名節持議論者靡不以一網網之而異羽爲吏部郎汲汲以辨論官邪登用正直爲能事此所謂芳蘭當門不得不鋤者也異羽慨然移病歸侍太公太公笑謂曰吾爲慶雲令不五月而趣歸豈願若久據要津哉于是異羽日起居太公修閒居侍奉之樂匡床坐譚石鼎聯句融融洩洩父

■世齋集三十七

二十六

子自爲知已不復知人世間風濤喧沍作何狀也今天子開門問意簡用遺佚言者首惜異羽是以有尚璽之召而太公八十稱壽實惟其時追惟數十年來枯菴之交集陵谷之推移錯互倏忽其可爲停杯而嘆息者亦多矣太公之誕辰以八月枚乘所謂八月之望與諸侯兄弟觀濤於廣陵之曲江此其候也夫廣陵之濤天下之至奇也向今東舟弄潮隨波出沒與陽侯爭頃刻之命此其危也氣盡魄奪歎歎息勞苦得所謂怪異詭觀者而發皇其耳目哉太公有

道人也結綬未幾而脫屣去之彼其縱覽于人
世不似置身曲江之上登高而極目者乎數十
年來苑枯陵谷譬諸廣陵之濤邱然足以駭者
以太公觀之適足以澡槃胸中澀練五藏而已
矣自時厥後太公之壽如川之方至而異羽之
功名亦未可紀極猶壽之氣所謂以神而非者
三也太公亦舉觴屬客爲之浩浩焉落落焉而
已矣於俯仰嘆息又何有哉太公問余言顧視
異羽殆亦爲輟然而一笑也矣

沈翁八十序

沈翁八十序

二十七

吳郡沈先生今年八十四月十一日爲其誕辰
吳之孝秀陸履長許孟宏陸彥修與其子伯叙
王當游請余爲祝壽之詞余之稚子孫愛方授
經於伯叙而伯叙兄弟又繆以一日之長事余
則夫登堂爲壽之客宜莫先于余矣而可以無
言乎余惟人生百年之內其欣慨多端至於生
辰爲壽親知襟還杯酒勸訓則遭時撫事傍徨
感歎之意爲多今天下多故胡馬逼淮水洪
河灌汴京閭閻踞襄漢都會丘墟江流橫絕而
吾吳介恃天子之寵靈男耕女織仰父附子垂

白之老不見兵革翁當此時席長筵列孫子浮
杯樂飲抗音高歌爲太平之幸人豈不快哉吾
聞翁之生平孝友節俠仁心爲質好譚說兩漢
兩宋忠義磊落之事每高吟張睢陽聞笛詩文
文山正氣歌使諸孫屬而和之遭時艱危聖
主側席酒酣以往感江上之烽煙悵中原之板
蕩其何忍養青龍騎白鹿置時事于局外哉吾
讀六月之詩序以爲南陔廢則孝友缺白華廢
則廉恥缺馴至于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而中
國微然後知南陔白華之詩采薇采芣諸詩之

沈翁八十序

二十八

所自出也孝友廉恥之士不立于朝則法度廢
陰陽失爲國之基除諸夏衰而夷狄盛必至之
理也伯叙兄弟服習翁之教誨崇南陔之養而
厲白華之節一旦得時而駕在帝左右經營車
攻薄伐之業於奴寇乎何有詩曰文武吉甫萬
邦爲憲又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孝友之臣于
車攻薄伐迥不相及而詩人連比言之豈偶然
哉班史稱車千秋銷惡運遏亂原因衰激極道
迎善氣傳得天人之佑助而郭汾陽當吐蕃入
寇車駕東幸其論奏以爲抑豎刁易牙之權任

遞璦史魚之直則黎元自理寇盜自平此其說
與小雅之序固可以比類而互觀也錄此言之
國家求南陔白華之臣子亦已亟矣伯叙兄弟
出而爲張仲方叔也不遠矣來歸飲御飽饔膾
其所以爲翁壽者當尤盛於今日而余之爲
翁祝也既稱道其父子間且以小雅之義徧告
天下之爲臣子者蓋亦頌禱之法宜爾諸君子
皆學古之道必不以余言爲贅也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六

牧齋集卷三十六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七

序十

江陰李貫之七十序

江陰自葛文康父子以文學顯於宋而陸子方王元吉孫大雅之徒相繼而起故其鄉多博雅好古之士如貫之李先生其人也貫之之為人孝友篤誠束修勵行衣冠儼然不苟訾笑有古先民長德之風至其讀書好學老而益堅則有如尤延之之所謂饑以當肉寒以當裘孤寂以當友朋而幽憂以當金石琴瑟者殘編蠶翰寤寐

牧齋集三十七

寐訪求橫經籍書朱黃錯互虞監之親鈔杜侯之手跋充棟宇而溢機杼江以南鮑稱之晚尤研精於禮學自漢唐以來所謂共氏而分門同經而異註者蓋將會而通之以求得手先王之遺意經學之不講久矣如貫之者其可謂強學蹈道卓然而不惑者也貫之今年七十矣頃年史局弘開諸薦舉布衣方聞有道之士章滿公車顧未有及貫之者人或以是為媿且以為貫之惜焉而余以為是是非知貫之者也貫之守其樸學不屑為珣績補綴之學以謏聞動眾故世

之知我者希而堅坐於荒江寂寞之濱漠然而自貴令其游光揚聲有譁世釣名之志世苟知我而其中之所存者已薄矣宋之嘗秩以經學為歐陽公所知比秩從荆公之招遂匿其所著春秋學不以示人歐陽公深愧之而荆公亦心薄焉今之處士其明經未必逮秩一旦逢世則其不為秩者亦或寡矣貫之經明行修忘貧屏貴使鄉邦之士友有所矜式考問而獲免於面墻著書苑禮討論異同使先王之遺書與先民之話言猶不至於漸滅令世有歐陽公亦必真

牧齋集三十七

二

以處士相題目而王平甫亦不復有春秋倚閣之戲世之不知貫之斯世之愧也又何足以為貫之惜乎余與貫之皆有好書之癖每從貫之借書未嘗不倒庋相付也余不喜為生辰稱壽之詞而於貫之不能以無言故為序其意如此昔葛文康好借書嘗以酒券從尚公輔假太平御覽詞林至今以為美談余之文豈足以代文康之酒券乎抑亦如訪之所云借書一紙者聊以博貫之之一笑而已矣

于潤甫七十敘

神宗末士大夫奮臂釣黨而金壇于中甫尤爲世所指名中甫之弟潤甫以明經佐建寧郡三年大計當上考冢宰欲黜之藩臬長爭之力冢宰笑曰吾亦知其賢顧安有于某之弟可尚繫仕籍者耶竟坐黨人第免官而潤甫亦先事拂水歸矣潤甫歸與中甫優游結隱不關人事中甫營梵川潤甫營雲林皆極水木園池之勝巾車櫂舟追逐雲月若未嘗有牽連左官之累者中甫歿又十餘年潤甫之名德益高其神情益王所謂雲林者水益加深木益加章其子姓之

校書集三十七

蘭茁其牙者亦皆驚鶴峙稱其家兒而潤甫年已七十矣余嘗謂中甫之爲人如喬松千尺節目磊砢未至其下已知其有回挽萬牛之勢潤甫如千金之玉肉好若一溫潤清越廉而不劇珪璋特達人可以望而知也二甫之性量節度不同至其慷慨引大節急病讓夷悖重然諾則固未嘗少異也當諸公結交之日繆仲淳以布衣稱長兄仲淳沒潤甫經紀其後事卹其寡妻奮身爲之不以煩顯貴人余再起再躓已已被逐相知者縮頸莫敢過其門潤甫獨衝風過

余執手相慰勞余歎曰此與妖書大索時中甫之周旋歸德何以異哉潤甫之志義卓犖如此蕭閒澹漠不自表異若無所與於世而世亦罕有知之者斯可爲一歎也雖然余竊爲潤甫幸焉凡人世之榮華富貴與夫美名奇節皆造物者之所吝惜也咎譽悔吝往往相感相攻終身羈絆而不能自解釋者多矣王荆公宋所謂黨人之魁也用新法以斬艾元祐之賢者幾無遺種可謂得志於時矣然其登茅山之詩感嘉平之改臘懷子房之高風蓋霜筠雪竹歸與投老

校書集三十七

四

之思其託寄不一而足也陶隱君世所稱山中宰相也處齊梁之亂世逃名於外兵奮筆於別錄微窺其中殆亦有憂患焉潤甫所居去茅山百里而近計荆公之詩章覽隱居之遺跡俯仰今古其能縱浪塵世脫然而無累者有幾人哉嘗試與潤甫閑窻靜夜細數三十年來升沉死生之故不過目睫耳如中甫者欽崎歷落固已終身爲勞人矣彼四明諸公交交隆隆彌天而蔽日者今又安在哉潤甫有器而不見賈有才而未盡試歸餘惡盈不爭於造物而得全其天

年亦已足矣。隱如陶貞白，顯如王介甫，彼皆有欲然如不足者，而況其它乎？以此爲潤甫壽，亦可乎？余將輕帆過潤甫，信宿雲林之下，酌良霄之醴，訪福地於虛臺，便闕之閒，歸與投老從潤甫而後焉。潤甫其許之否也。

于潤甫八十序

當潤甫之年七十也，余爲其稱壽之詞，敘述其兄弟閒牽連鈞黨左官禁錮之故，與其暮年結隱子姪秀發園池花鳥之樂，家庭門第之盛，潤甫喜而張之於壁，登堂稱壽者，睥視其文皆相

東坡集三十七

五

與頌述，以爲美譚。今年壬午，潤甫壽八十矣，潤甫以目疾堅謝賀客，客揣其意，更欲得余之一言，以侑一觴。夫生辰爲壽之詞，一而足矣，是固韓子所謂千歲萬歲之聲聒耳而歸，熙甫以爲橫目四足之徒，皆可爲者也，是亦不可以已乎？雖然，十年以來，陰陽人道之變，潤甫之經心而動目者，不爲不多矣。以余一人而言之，牢修朱竝之獄，鉗網於前，李宜舒定之章，滿闌於後，當其錄牒旁午，蜚語錯互之日，潤甫之爲余中夜屏營當饗而歎息者，數矣。介恃聖主保全，伸

雪得以收召，龜魄復爲平人，高天化日之下，得與潤甫燕喜稱壽，稱一尊以相屬，豈不幸哉？當聖明全盛之世，權臣伎相障咫尺之天，與五里之霧，高下在心，生殺在手，曾未幾何，偃月之堂，拾天之閣，殆將化爲飛塵，朽爲茂草矣。傳燈護法之流，有再拜賜死，寧知經求爲其首領而不可得者矣。有彭亨盛矢專征，出鎮欽，獻仰藥，蒞席，棄身者矣。其氣焰之赫，焚雲之飄風之怒，號而暴雨之驟至也。其聲利之熏灼，譬之木槿之朝榮而蜉蝣之夕化也。潤甫以局外之身，靜觀而縱覽之，不當爲之盍然一笑，滿引而自壽矣。手潤甫病，目青動止，須人然，其神益王齒髮益壯，而所卜築雲林者，千章之木，百畝之竹，清池曲臺，甲於江左，杖屨時至，歌咏閒作，執化人之法而游於清都紫微，默存而自失，所居所游，猶嚮者之處也。潤甫從游於慈山紫柏，發明心地，其知所謂無目而視，無耳而聽者，手其知所謂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者，手發心而用形，以至於六根互用，則謂之渾身是眼，亦無不可，而區區目眚，何足以爲病歟？余姑書之以

東坡集三十七

六

爲潤甫壽更二十年而潤甫之壽益高其日當復明如唐之張水部余以老年稚弟從君於名園綠水之中當咏韓退之詩所謂喜君眸子重清朗攜手城南歷舊游者以將百歲之祝潤甫更爲一笑也

康文初六十序

往金壇于中甫長興丁長孺常州沈伯和以交詣聞於海內而嘗熟繆仲淳松江康孟修幅巾奮襃稱爲長兄諸公晚託末契於余余因以識孟修且交於孟修之子文初斯所謂交在紀羣

卷之三十七

七

之閒者也今年文初年六十吾里中與文初游者索余文以爲壽且曰文初老而不遇皇皇旅人意蓋有不合然者願得余言以解之嗟乎自于丁諸公相繼殂謝文初倂仰今昔西州之慟東閣之感往往而是至如余之不肖削跡竄逐固無足道者每不勝齎咨歎息以爲斯世之憂蓋文初之不舍然者如此顧獨以爲悲窮歎老負憂生之嗟而已此非知文初者也雖然當試與文初妄言之夫于丁諸公感槩立節坎壈謠詠之死而未已斯所謂天民之遑遽者也有人

於此視諸公之乘轅而反之朝秦而暮楚東食而西宿曰余曷不至於公卿雖然幸而至焉亦已愧矣縣此言之效諸公之所爲是天之勞人也反諸公之所爲是又天之小人也無一而可也文初雖老而不遇然讀書譚道修先人之一行以遺其子進不絀於網羅退無覲於形影斯殆造物之私人也已其不舍然也又何爲乎余之爲勞人久矣近始偕孟陽爲耦耕終老之計而文初僑居金壇時從道人逸老尋四朝七真之跡吾兩人欲招之而未能也然吾攷陶隱居

卷之三十七

八

真誥會稽淳于斟入吳烏目山中遇仙人慧車子授以虹景丹經修行得道烏目山者虞山之別名也安知慧車子及淳于不時時往來於其中乎文初從我而隱安知其不旦暮遇之乎人生百年如風狂電掣向所謂不舍然與舍然者又何足道哉諸友曰善請以此言壽文初且屬孟陽爲詩以招之

汪君六十序

嘉定程孟陽嘗爲余言弱冠時薄應舉之業斬然有志於功名偕年少十數人學騎射擊刺骨

如饑鷹餓鴟今老矣追思少壯事殆如
雁也而廿年來十數人者獨總戎錢君與汪君
在汪雖老田閒度其才略可使將數千人者也
嗟夫天下承平久矣世所重獨射策甲科而家
傑倜儻之士往往以文法屈抑錢君固東南宿
將也平康之役絀也 有功不得封又數
項與文吏爭故致之 而汪君身授農書
憊僕從事於汚塲沮洳之間微孟陽之言余故
不知君之能若是也今天下不可謂無事矣錢
君既被推設當訓練之任猶格其請未下而所
謂網羅豪傑破資格以備緩急者僅見諸條議
而已余思孟陽言未嘗不竊歎於汪君又思夫
汚塲沮洳之閒輟耕而太息如汪君者固不少
矣惜乎予之不能盡知之也余觀宋靖康之事
王正道獻決圍之策受命不兩日得數萬人皆
願效死而張仲友以下第舉子持空名帖三十
逾旬而解鼎澧五州之危易於反掌此兩人者
其緩急有用視射策甲科從頌御相者相去如
何也正道之策不克用於宋而仲友既解圍終
下領爲宋用夫有才如正道而不克用則天下

牧齋集三十七

九

寓焉

牧齋集三十七

十

溧陽彭翁七十序

之士不願爲世用如仲友者必多矣此又可以
深懼也今天下方急才如汪君者其可使長爲
農夫終老于汙塲沮洳之閒也耶余之知而竊
歎者亦與有罪焉耳矣君今年六十其稱壽以
歲之十二月田家作苦禾稼既納酌凍醪烹伏
雌與比鄰故舊契闊談讌聞余之言其不盡然
而笑者幾希雖然酒闌客去秉燭夜讀亦未必
不有感于余言也孟陽方游澤潞之閒古稱天
下之脊戰爭形勝之地也天寒風急貫酒高歌
曩之壯心得無有奕奕萌動者乎余將以斯文
江南稱園亭之勝以溧陽彭氏爲第一往余過
溧陽窮冬沍寒冰雪彌望思一游而不可得既
而過投金之渚感貞義女之故事以謂此邦之
人風流激厲意必有倜儻感槩伏其身而不出
者顧獨以園亭之勝有聞于江左乎蓋又爲儻
然停車低迴久之而始去也今年春溧陽彭孝
廉明甫介張異度龔淵孟謁余于長安屬爲其
尊人翼子翁稱壽之辭問所謂彭氏園者園之

主人則明甫之羣從也問其尊人之年曰已七十矣其家距園可數里步彙往還壺觴談笑未嘗不頽然于其中也問翁之生平則以明經待詔公車孝友篤誠不侵爲然諾與人交生死寒煖不相背負七十之誕辰通家子姓從明甫之後執爵而拜于堂者非分宅之遺孤則下泣之稚子翁所爲翼而長之者也翁其真貞義之鄉人不愧丈夫女者與向所爲倜儻感槩伏其身而不出者翁殆其人與翁既不得爲世用而孝廉圭璋特達射策甲科高明顯融所以壽其親

藝齋集卷十七

十一

者未艾高文大篇祝嘏之辭其必有取於此矣雖然翁惟老于明經抑沒不爲世用故其倜儻感槩精華壯往之氣寬然而有餘而優游難老長有其山林花鳥之樂富不如貧貴不如賤翁既已知之矣則夫高明顯融世俗之冀望于子孫者何足以滿翁之一笑乎人亦有言名與身孰親貞義之女全人以自沉視世之死名死權者其與幾何繇此言之翁之倜儻感槩誦義無窮者翁視之猶昔夢也而況其它乎此可以爲翁壽矣余不習爲祝嘏之辭姑書是言以復于

孝廉他日歸耕訪翁瀨汜之上坐彭氏之園命觴而長嘯翁其以余爲知言也夫

陳孟孺七十叙

歐陽子既作集古錄序因自稱每有所作謝希深尹師魯伸紙疾讀便得深意而嘆二人者之不及見也歐陽子之于文至矣而拳拳于謝尹若此豈文章之道作者難而知者尤不易與雖然固未有不能作而能知者也余冠首時每一屬筆不能自休抽黃對白東塗西抹未嘗知學爲文也而見者交口誅之浸淫二十年始自悔

藝齋集卷十七

十二

其少作盡抹去之以庶幾求當于作者之旨字鉅句劇縮惡不能出閒以示人人或反唇相斥笑有蒙恥自媿而已里中陳孟孺先生獨稱余文不去口有斥笑余文者必面叱之居嘗語余必我也爲子謝尹者余聞之滋媿然余猶不能廢作閒猶出以示人博人之斥笑而不辭者徒以陳先生也嗟乎孟孺之肆力于文章不可不謂深且篤矣高文豐碑崇論博辨以躋于世之文章家如所稱弁州大函者固知其不願爲輩行矣以孟孺之能作則固不可謂之不能知也

以余之不能作而累孟孺之能知將孟孺繇此而損能作之名此又余之所大恐也然孟孺之為人長者不妄許可出游長安遇文章鉅公未嘗少貶辭色而獨以謝尹借余則余終不能自已于媿矣今年戊午孟孺年七十徐生于王過余曰願得一言壽陳先生先生固欲之也念無足爲先生言者遂逡巡久之而又有感于歐陽子之言所謂後生小子未經師友苟志所見其病蓋莫甚於今日以孟孺名德歸然長爲祭酒鄉邦之士友有所考問其猶可免于面墻乎先王

牧齋集三十七

之遺書與夫先民之話言尚不至於漸滅而橫目二足之徒其猶知有典刑矣乎余雖不能爲歐陽子而歐陽子之憂其可免矣虞伯生以爲學之說告蜀人而曰鄉人昆弟子孫之在東南者因集之言有以惟先世之學則區區恭敬桑梓之微意也然則余之壽陳先生者其亦有厚望于桑梓也哉

似虞周翁八十序

似虞翁以醫名吳中吳越之間以爲彥修原禮復出也方數百里爭延致之翁美須眉善談笑

所至輒傾其座客崑山有魏生者精於度曲著曲律二十餘則時稱崑山腔者皆祖魏良輔翁與魏生游旬月曲盡其妙每中秋坐生公石歌伎負牆人聲蕭管喧呶不可辨翁一發聲林木飄沓廣場寂寂無一人識者曰此必虞山周老或曰太倉趙五老趙五老者良輔高足弟子也翁既以醫游賢士大夫又時時游少年場與游于酒人輕衣駿馬美酒食列歌從如承平王孫而行義斬斬有古一行之風潯水董宗伯嘗邀翁過其第置酒高會茗上吳允兆聞翁善歌且

牧齋集三十七

十四

不能酒爲今章以難翁朱太史文寧故不能歌允兆重困之欲以令翁太史覲澳爲歌一詩罰籌蜩毛促數竟夕不得一當翁而罷允兆歸臥舟中翁晨登其床起之曰君殆欲伶人我乎如今章巧避我何雖然君知我者今可以歌矣允兆踈而起按節相和歌聲嫋嫋沸潯水日上春乃刺舟而別凌錦衣者尚書公子也年少豪舉雅客翁晚而食貧座客皆掉頭去翁每歲必載錢米遺錦衣家錦衣時時過翁流連浹旬不聽去錦衣爲余言翁至泣下也翁今年八十矣所

至全活人無算傾囊倒屣好行其義自如中秋
必泛舟虎丘晴雨無閒婆娑按節不減少年時
而又有佳子孫酌酒稱壽如翁者豈易得哉予
嘗嘆天下方太平無事而吾閭井之近憂虞煩
苦嘗覺蹙刺人眉目閒嘗試入翁之蓮木秀而
花明登翁之堂酒香而食甘挹翁之語笑坐舒
而帶緩不自知其猶在今世也翁豈如武陵之
人不知有漢者與抑亦上皇之民與化國之日
宛宛然在閭井閒而予特未之觀與諸君子之
奉觴壽翁也屬余爲之辭余既稍敘翁生平與

卷之三

十五

壽何嶧縣序

萬曆庚戌之春商榷何先生以嶧令需次選人
得滇南幕先生過余嘆曰余髮種種矣折腰一
官羈縻萬里獨不畏老揆笑人乎余且歸矣先
是旬日余拜史官命初入玉堂之署畿輔方喜
雨先生爲余賦霖雨行音節激越不類山澤
之癯不意其遽勇退若此也及余還里門求問

卷之三

十六

所謂老櫟者蓋先生少讀書東海上有息壤
實道于樓下久之其蔭蔽樓玄實累累如斗生
生顧而樂之吳人呼櫟爲香櫟先生亦呼之老
櫟云歲丙辰先生年六十于是先生屏居海上
飲酒賦詩摩娑老櫟下者又七年于此矣嗟乎
古之達人于所有嘉木美蔭坐臥嘯歌其下者
蓋莫不留連婉戀比之美人良友焉而殷東陽
桓大司馬之流嘆生意之婆娑感攀折而流涕
木葉落長年悲殆亦勞人志士所不免者視先
生于老櫟何如也先生治嶧法不當左遷左遷
不當得滇幕功名之會可謂巧左雖然人世何
嘗之有柚一而已柚呼之則柚櫟呼之則櫟
棘呼之亦棘棘耳柚之芬芳自若也即令沉淪
蕪沒與戴癭銜瘤者俱朽柚終不泣血以自明
我知其不化而爲枳已矣先生又何病焉先生
爲余從祖憲副公之壻憲副公宦游時先大人
方壯盛兩從叔翩翩少年歲時伏臘與先生輩
徵逐讌飲有承平王孫之樂去今二十年所耳
親知實從老者墓木已拱少壯者亦宿草矣余
兒時嬉戲几筵追陪笑語之地僅有存者無從

過而問之先生年甫六十歸然如魯靈光之獨存追而道之有不勝感嘆者矣先生過此日婆娑老櫟下益知夫夢幻之無常而飲酒賦詩以全其天年者之爲得也庶幾不爲老櫟笑乎余乃爲老櫟之歌以遺先生俾歌之樹下引滿爲壽歌曰青禽來兮嘉樹生被綠葉兮帶朱莖有美人兮託嘉名合槐榆兮爲弟兄櫟離立兮海之濱蔓草叢生兮枳爲隣荒江寂寞兮月明無人碧樹冬青兮愴陽春櫟爲櫟兮櫟爲櫟覽察草木兮變不可究槐忽忽兮欲盡柳依依兮非舊櫟有香兮櫟有芳落玄實兮薦碧葉陰老櫟兮欣樂康貞松文梓兮永相將

卷三十七

十二

趙敘州六十序

吾友文度趙君以太子少保文毅公之蔭歷官至敘州守謝事歸里而其子太史州守射策甲科同年鵲起越四年爲崇禎之庚辰君之甲子一週里中以爲盛事相與具羊酒舉觴稱壽而太史先期請予爲祝嘏之詞余爲兒時頌慕文毅公之風節如高山大岳魁偉奇特望而使人敬憚者也長而與君兄弟游君方念門第衰落

慨然思一振起讀書微言攻苦嘔血知其爲勞人孝子不墮其家聲者也及其牽絲入任在西曹以平恕聞守大郡以廉辨聞中蜚語挂冠以歸蜀人迄今尸祝之當逆奄亂政時感憤填咽篝燈草疏屢欲上而未果及太史抗疏歸君大喜過望酌酒告文毅曰先人有孫吾有子矣迺君生平趾美振賢前暉後先殆亦斯世之完人而造物之私人也已君少善病好養生修煉之術以余之衰老時時欲引余爲采真之游今之所以壽君者蓋莫先于此洪範之建用皇極也

卷三十七

十八

欽時五福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曰攸好德則壽富康寧兼舉焉神僊之書著于石函玉札者亦曰淨明忠孝陶隱君真誥亦謂貞廉忠孝之人積行獲僊不學而得繇此觀之固未有不忠不孝而可以登真度世者神僊之書與洪範九疇固未嘗不相合也君矯志厲行繼文毅之箕裘又能使文毅之風節勿替于後人惟忠惟孝兼有之矣以皇極淨明之道徵之壽富康寧與登真度世皆君之緒餘也自古仁人烈士多在金房玉堂之間比于在戎山李善在少室皆

以至孝至忠爲標世傳文毅公歿爲僊官當亦在一千四百年進補之例而君之積習忠孝蓋所謂功在三官根葉相傳者虞山亦僊山也慧車之虹景招真之錄筒彷彿在焉以虞山爲戎山少室于登真度世亦何有哉以此爲君壽不亦可乎太史曰善敬授簡以侑南山之觴且以忠孝好德括神僊之道請以此補傳鴻範者之闕

鄒孟陽六十序

老子曰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夫

蘇集卷三十七

十九

士生而有聰明特達之才英偉奇逸之氣以日趨於功名富貴情僞攻取之場一再試之而不效則其才華鋒刃不能無所屈折已屈折矣而又不禁其躍出以與之爭於是乎得則慄慄失則鞅鞅終身弱喪而不能保其天年此不聞道之故也聞道難矣其次則莫如近道之人氣濡而欲寡行安而節和其於功名富貴情僞攻取之場試之而不折委之而不爭如駕安車以行千里之途優游容與卽累日不至而無恙需推施之患此古之君子所以能養

一武

林鄒孟陽少與聞子將嚴印持兄弟以才名著稱吳越閒如唐人之所謂四夔者久之皆連蹇不遇海內爲之嘆息而孟陽行年且六十矣孟陽之爲人孝友忠信如古壹行落落穆穆淡於榮利去年遊天台度石梁爲文以紀其勝歸而吊余於倚廬執手悶默視其眉宇有道人靜者之風蓋其天質近道又蚤奉教於雲棲得唯心淨土之旨斯其所以坐進此道而養生盡年又其餘事也與往吳越之閒以文章聲氣相慕說者凡十餘曹四十年來如嬰圖之觀人去者已

蘇集卷三十七

二十一

過半矣而武林諸子俱無恙印持棲息山中縛禪習觀經時不出子將買舟湖上弋風釣月與玄真天隨爲侶而孟陽與二三子探禪說之味窮山林之樂雖其盛壯之時所謂聰明英偉者已覺其嚳然無餘而況於人間之功名富貴煙雲變滅者乎人生百年會當有盡惟聞道爲不朽余於孟陽生辰爲壽不能以無言而稱引拱壁駟馬之說以先之孟陽以吾言示子將印持輩舉觴引滿相視而笑他日用以交相祝且交相勉焉可也

嘉禾黃君五十序

今天子採輔臣議省直之士登賢書乙榜者胥入國學大司成爲教習參預制科辟召之選于是嘉禾黃君屢試國學皆第一 天子將臨軒清問不次簡擢而君年甫五十其子濤游于吾門乞一言以爲賀君之祖學士公爲隆萬間館閣名臣能文章負經濟未及枋用其父中丞公名德歸然爲時羽儀君服習家訓攻苦力學數踏省門不賈當世今乃以乙榜得見拔擢矯首屬角于闕門開窻之日斯已奇矣東漢黃瓊隨

牧齋集三十一

二一

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而韓退之以謂房太尉之孫生長食息不離典訓之內日濡耳染不學以能君以學士爲祖以中丞爲父與黃房二家之子孫何異學士在館閣中熟習掌故講求國朝故事珠林玉海遺書滿家君將挾以應 明主之求適英之召問天章之筆札使當宁從容漏刻咨嗟太息因以知先朝儲才館閣良有深意不當夷史官於卜祝廢東閣爲車府其取裨于 君心國事豈淺鮮也記有之 五 女服官政孔

氏曰五十知天命之年堪爲大夫得專事其官政也先王之治天下儲峙人才雍容養育而徐收其用四十而仕五十而服官使之閱義理更事變四十年宣勞於國然後應車而致事非如後世促數而求之鹵莽而用之馳驟斬伐而日不服給者也君今五十在成德更事之年而又當 聖主求賢圖治宵旰不遑之後一旦得白首魁艾之士坐論廟堂諷議帷幄使 聖主知任用老成師先王雍容求治之意亦當自君始豈特爲君賀而已哉更二十年君當應車以老而壽之服官宣勞者又將爲國之老成人矣余以遺民野老登碩寬之堂把酒談燕若當張余文于壁間引滿更酌而重拜余之知言也爲書此以俟之

牧齋集三十一

二二

壽聞谷禪師七十序

自萬曆閒紫柏老人以弘法惟難而雲棲雪浪憨山三大和尚各樹法幢方內學者叅訪扣擊各有依歸如龍之宗有鱗而鳳之集有翼也及三老相繼遷化而廣民外道相挺而起宗不成宗教不成教律不成律導盲鼓聾欺天誣世譬

之深山大澤龍亡虎逝則狐狸鯢鱓羣舞而族
啼固其宜也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以佛門
視之豈不信哉當此之時聞谷禪師與雲棲
憨山燈燈相續抱道晦跡謝去榮名刊養條然
自遠於水邊林下蓋廿年於此矣今年師自八
閩反於瓶窰世壽方七十尚寶王君輩爲師
幅巾弟子錫余以一言爲壽夫師方息心寂觀
視其示現之身與虛空等乃欲以世壽祝師譬
諸愚人欲以長繩量虛空豈不迂而可笑乎雖
然至人無已會萬物以爲已師以大悲智慧愍

牧齋集三十七

三十三

衆生值魔外之交託觀刹竿之倒植其必有不
能舍然者矣於疾病世作大醫王救諸痛苦於
喪亂世作大力王息諸鬪諍時節因緣皆在今
日是故師當爲衆生故現壽者相一切衆生亦
當焚香頂禮祝師爲衆生故現嘗住身如是則
吾以衆生之願力祝師雖繩量虛空亦未爲不
可也吾聞如來以無上法付囑大阿羅漢不得
減度而大迦葉訶慶喜由其默然不答令佛世
尊早入涅槃作突吉羅罪懺悔然則師之住世
固當如大阿羅漢承佛付囑而我輩之頂禮祝

師他日殘結未盡殆一免懺悔之亦端乎尚寶
曰善請書之以爲序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七

七

二九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八

序十一

侯母段宜人六十壽序

故太傅諡榮康虞山侯公尚壽陽大長公主適
國家承平蒙休席寵管宗正領朝班者四十
餘年 大長公主薨榮康有子昌胤今官繕部
郎則段宜人所生也宜人今年六十長安賢士
大夫與其子游者登堂介壽稱萬年之觴而以
其詞屬余昔者孔子論詩以關雎鵲巢為始漢
之儒者劉向匡衡勸戒於成帝之世其於匹配

牧齋集第三十八

之際生民之始可謂精且詳矣關雎之德徵於
麟趾而其化極於兔且鵲巢之德徵於采芣而
其化極於羔羊夫以干城之武夫退食之大夫
何與於閨門匹配之事而詩人比物連類引而
歸之於二南然後知夫周之盛世教化行風俗
美賢才衆多在位皆節儉正直其原本皆始於
房中而劉向論大列女傳與洪範五行陰陽休
咎之應相為表裏此其義可深長思也 太長
公主親承 仁聖 慈聖兩宮之陰教洋洋乎
關雎之風宜人實繼之仰事榮康俯育繕部斯

鵲巢之夫人起家而居有之者矣以戚屬言之
繕部之於國家殆亦公子公姓之屬也繕部服
官所至著聲跡有羔羊節儉正直之風其於公
侯為干城腹心則又非中林武夫之可比凡此
皆宜人教也原本而言之則皆 壽陽之遺
休而 仁聖 慈聖之餘福也今日之燕喜豈
獨為宜人賀而已哉 聖天子在宥天休滋至
皇太子加冠出閣中都上合幹連理之瑞
天子命閣臣賦詩未幾奴插叩邊求貢如終軍
所云眾支內附解編髮而蒙化者宜人之稱壽

牧齋集第三十八

二

適當此時豈非人世吉祥善事哉 天子懋修
六官之政珎璜璫瑤瑤之訓自家刑國關雎之化
行而洪範五行之論寢而不作中都之瑞應所
自來也雖然合幹連理草木之瑞也宜人躬有
鵲巢之德教其子為羔羊兔且之臣此所謂人
瑞也繇此言之奇木連理之瑞與元狩竝稱者
殆不如侯氏之庭令妻壽母考鐘而伐鼓者其
瑞尤足徵也考劉向匡衡所論奏風化之義則
徵瑞於今日其亦可知已矣余舊侍罪太史氏
思頌述 國家關雎鵲巢之德以繼二南之盛

於宜人之稱奇為祝嘏之辭又因以徵盛世之符瑞所謂不一書而足者也是為序崇禎戊寅四月

顧母王夫人壽序

王夫人者故南京光祿寺少卿涇陽顧公之配也光祿未第時與予先君友善今兒時從先君造門光祿呼為小友拜夫人室下自時厥後過涇里必起居夫人二十餘年矣戊午正月夫人年七十契家子某屬余為文以壽余初謁光祿先祿以吏部郎里居門庭蕭寂庭塵滿座已出

長壽集三十八

見與淳兄弟樞衣低首頌禮其嚴余凌厲踟躕塵拂拂上鵬貫意豁如也後數年光祿辟講堂於東林蘭蒨消長印徒雲集又數年黨議漸起以謂裁量執政品囊公卿有甘陵汝南之譏涇里咫尺之地風濤相飈余以閒過之捧手屏足猶恐餘波及人洵洵如也光祿歿閨棺而論定與淳兄弟名行茂著諸孫嶄然露奇設悅之日羅拜為夫人上壽夫人追念二十年事苑枯寒燠變換於尊酒間停盃愴歎與家人相勞苦也子觀王章下廷尉章小女夜起流哭曰平生

上時四數嘗至九今八而已我君剛直先死必君而孔融被放男女寄他舍兄渴飲主人肉汁女曰今日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士君子豈節抗高義養生風遭時不幸不惟我弱之不恤而其家人婦子流離酸楚之狀至今有餘痛焉光祿既高明令終遺休未艾而國家寬仁無跼踖鉤黨之虞夫人得以優游室奉觴上壽夫人北向而思告成子孫以無忘聖天子之賜則是舉也其可以為當事而不書乎謙益受知光祿與淳兄弟游于夫人之稱壽也喜而書其事且身待罪國史則夫頌國家有道之長迥異於前代以昭記簡冊者固史臣之志也

長壽集三十八

四

畢母孫太夫人八十序

新都畢公孟侯以正直忠厚表平西臺海內望之以謂大人長德而不知其年始服官政父母皆稱其慶也今年春畢公以京兆少尹休沐子舍母孫太夫人年八十余前京兆所著乞言太夫人貞順母儀之行與詩書琚瑤之教蓋魯敬姜曹大家之倫巫祝頌禱之辭非所以薦於太

夫人也其可稱述者則太夫人母子之間乎太夫人博極羣書身在閨閣中能指畫天下大事故少保胡襄愍公被逮太夫人尚稚齒夢伏闕廷爲少保上疏白冤狀至今猶能省記其語居恒教誡諸子必稱引古誼京兆冠柱後惠文巡行四方猶虞虞傳勅不絕也嗟乎當嘉靖之季年阿附宰執竊起攻少保者皆列瑣聞而齒牙以謂成丈夫者也太夫人一婉弱女子職不出組紃紡績之間而爲勞臣憤盈見諸夢寐太夫人之巾幗也不賢於世之大冠乎其夢也不愈

牧齋集第三十八

五

於人之視而畫手京兆奉母師之教忼慨發摠楮桂西臺者數年太夫人之夢不啻於其身親見之有閒必先豈不信哉京兆在西臺距太夫人少時幾六十年矣太夫人時省覽封事視嘉靖季年事如何京兆自西臺小用歷星霜空網國論比年來下上如何太夫人當稱觴上壽與京兆家人私語從頌及之亦頗爲停杯歎息否也自去年建夷難作舉朝捧手愕眙不起以保於九京而用之太夫人夢中之語六十年如執左券京兆趣駕還朝以太夫人之遠猶入告

我后且以諗於僚友雖欲不著之廊廟也其可得乎夫漆室女之嘯魯也與葵婦之恤周也當事者不自愛而又欲禁他人之憂而婦人女子出而憂之今固非其時也而有京兆爲之子太夫人可以勿憂矣六十年夢中之語可以不復省記矣京兆以此稱壽太夫人而太夫人爲之歎然引滿則庶乎其可也余固不能爲巫祝頌禱之辭也雖然余之爲巫祝頌禱也則豈惟太夫人母子閒而已哉

林母吳太夫人八十序

牧齋集第三十八

六

萬曆戊午建州夷蹤遼東大司馬傳檄徵天下兵羽書首及南都南都兵多游閒市兒一旦聞調發之令人抱妻子牽衣哭抵死不欲行閩中林克武先生守南職方郎申儆軍令以大義激勉士卒南都兵旬日而發不後師期先生之教也是年秋先生偕來視余余訪職方署中事且問訊先生母太夫人偕爲余言先生當溽暑時指麾軍書輒至夜分蚊蚋攢面肩髀頽墮如壓石猶激昂不少休太夫人屏營却行須先生之入酌醴捧冰以相勞苦猶復問邊報警急若何

士卒行役何日其資糧屏獲得庀具否也先生之憂國也與太夫人之憂其子也斯已勤矣雖然太夫人之憂不獨憂其子也亦以憂國也夫遼左一隅受兵禍未必及於南即及於南有參贊諸大臣在責不尚在職方而先生獨引以為憂太夫人又以其子之憂為憂豈所謂太蚤計者歟日者兩慧並出翼軫氏房之閒光怪燭天余數中夜起候吾母數夜起勞余曰吾聞慧帝也帝以掃除逆虜子且就枕矣無庸憂也余自此踧踖不敢復夜起比聞先生母子閒語心又

數齊集第三十八

七

奕奕然如無所薄也嗟夫為人臣子者猶家人也家之有儻從臾獲其憂虞疾未有不問患者也遼左有事而南不得安參贊諸大臣有事而職方不得安職方有事而先生母子舉不得安即以余之不肖欲以閒居奉母而一意於稷黍稻粱之事亦豈能晏然而酣寢也歟今憂國者胥若先生母子則四郊可以無壘而小人有母亦可以無歎於室矣是尚可謂之太蚤計歟詩有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古之勞人志士悔小明之仕而懷孔邇之恤其一時家人婦子隱

私語國史採之太師聽之至今猶播之於外然則先生母子之閒其亦可以紀述也矣先生往司理吾郡諸博士弟子之有聞者皆召置門下而謙益其首今年太夫人年八十諸弟子咸往為壽而以其序屬余余故略生辰為壽之嘗辭而述先生母子閒之憂以為憂國者告焉且為之祝曰太夫人益健以著先生謀國當益長余自此一意於稷黍稻粱之事而不復以夜起憂吾母也夫

馬母李太孺人壽序

數齊集第三十八

八

今天子天啓元年孟春三原馬侍御奉其母李太孺人祿養於京師侍御之同年同官方君孩未輩胥任為壽而屬余為其敘太孺人之生辰實九月十八日而諸君以孟春上壽春於今為發生於五嘗為仁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棟通之時也又天子新改元萬壽無疆實惟其始諸君以是月上壽所以象太孺人之德且慶其遭也嗟乎太孺人以盛年自誓于啼女嗷家貧如洗譬之天桃穠李不復在和風艷陽之中而雪霜雨露交加回互有顛顛稿落而已豈自意有

今日哉太孺人生七十有八年矣侍御起家襄陽令入為名御史持橐攬轡登車有光孫枝蘭苗寵命滋至窮陰沍寒久之變而為陽春長松巨栢冬夏青青而又當和風麗陽之日桃李紛披於前芝蘭羅生於下則人亦有不勝歎羨者矣所可為太孺人慶者此也而所以為又有大焉者當神宗之末造班行寂寞囊橐嗔咽天地閉摯歛搖落凄然如秋既而兩朝登格鼎成相逮以時序言之則所謂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回於天數將幾終而更始之會也今也冲人

牧齋集第三十八

九

在上俊又盈廷官府晏然無事國家之窮陰沍寒亦將變而為陽春而太孺人以此時奉觴稱壽不尤幸歟當天子改元之日侍御與諸君繡衣法冠上殿呼萬歲退而垂魚委佩以朝太孺人太孺人顧視堂庑之閒與子姓列拜進壽者皆供奉赤墀下接武燮龍而遙羽鶴驚者也太孺人居恒教誡侍御曰必報國無負聖主諸君稱觴沃洗笑語卒獲太孺人以斯言傳勅諸君燕及朋友媚於天子太平之盛事可以攸管弦而著圖史太孺人之慶顧不大歟改元之

天一方加元服籍田以推之政次第修舉侍御與諸君奉太孺人之教善事聖主養老乞言仁及草木將于是乎在余從太史氏後紀載國家之盛以比於李翱卓異之記如太孺人者蓋將不一書而足也姑引其端若此云

吳母程孺人七十序

新安吳母程孺人年十八而嫁二十一而寡誓死撫孤凡五十年而春秋七十今年三月為設悅之辰其子長孺排纘其苦節懿行告於四方請為稱壽之文余讀之而歎曰生辰為壽之詞

牧齋集第三十八

十

非古也是人子之所欲致於其親而宗黨親串之所以交相為頌祝者也若孺人之壽則邦家之光海內之吉祥善事而非一家之私慶也其為詞烏可以已乎國家之制節婦自三十以下年至五十則旌表其門閭旌之云者勸之道也而恥之道存焉古之旌門者有烏頭雙闕綈楔崇臺白圻赤角之制使見之者可以悅心而改行則恥之之說也歐陽公為五代史載王凝妻李氏事以謂聞李氏之風可以愧士之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其恥馮道六臣之

可謂至矣恥之為義大矣臣恥失節於其君婦恥失節於其夫士恥失節於其友廉恥之道興而天下國家蔑繇亂亡矣故吾謂吳母之節宜旌其在今日當閭閻兒宜孺寡廉鮮恥之世尤不可以不旌而旌門之典猶未有聞焉其或未謂於恥之道歟雖然孺人之節蓋亦有無待於旌者當孺人早寡長孺兄弟俱在綳裏中舍荼茹蓼百死而一生至於今長孺名成行立諸孫斬然見頭角孺人康強壽考膺受福天之旌孺人豈不大哉人之旌孺人也烏頭雙闕已爾

北溪集卷三十八

十一

崇臺綽綽已兩天之旌之以多福以壽考以多賢子孫白首高堂優游燕喜譬之如景星慶雲長在天地之間夫景星慶雲一見再見天下咸以為吉祥善事而況其長在天地之間乎知天所以旌孺人之意則所以為孺人壽者亦庶乎其可矣余舊史官也竊取歐陽公之法於孺人之壽略舉夫勸之恥之之說以為天下告焉而又以旌與之未下激而歸之天則尤於司世教者有厚望也是為敘

黃母張夫人七十序

給諫萬安黃君公讓抗疏極論權相幾蹈不測賴聖天子保全得渾謹量移至南吏部郎復歷清班而其母張夫人年七十先是給諫之父太公七十庶嘗張君天如為之序具道給諫左官時太公執手慰勞與其家門子姓之詳海內學士大夫皆頌述以為美談而天如復述給諫之意以請於余謀所以為夫人壽者余之文不足以附天如之後明矣而亦有不致誦於夫人者蓋給諫以殫盡之資事神聖之主指斥權奸摩切忌諱給諫以去親事君為君

教齋集卷三十八

十二

之忠臣不得復為孝子也三疏伏闕嚴旨譙訶朝野皆愕眙相告太公處之夷然而夫人亦能引大義自安其幸而得全者君也亦天也今茲之稱壽也垂魚在前舒鴈行列夫人從太公北向祝天子萬年南面而舉給諫之觴豈非清朝之休徵而舊都之盛事哉方周之盛也其臣有功而見知其詩曰將母來諗及其衰也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詩曰憂我父母劬牡之不遑也其君知之其臣亦以其君為可告也故其詞比於傷傷而不敢怨北山之不均也其

君既不見知其臣亦不敢以來告自矢也故其詞比於怨怨而無所傷傷之與怨其周室盛衰之際乎給諫以忠言見知人主將母來諗不告而得所欲君臣父母之閒傷且無之而況於怨乎留都馬豐鎬舊京夫人從容就養燕喜稱壽潘安仁所謂御版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者庶幾似之然而太公與夫人俱健飯不若潘氏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也諸孫胚胎前光冠劍偉然不徒席長筵列稚齒也給事塞塞匪躬白華潔白不若安仁之失身昏朝以拙

集齊集第三十八

十三

者自命也以此三者為夫人壽并以獻於太公不亦可乎天如曰夫子之言善哉雖然以夫人家門子姓之盛傲潘氏之奉母不若稱四牡之詩所謂將母來諗者并以誦吾君也稱夫人之子比四牡有功之臣稱給諫所遭之時所遇之主比於成周之盛世斯可謂善頌善禱已矣請書之以為序

益都任氏壽讌序

崇禎戊寅侍御史益都任君被簡命來按吳中故事御史巡行天下州郡一歲還報天子

以君為能詔復留一年乃以庚辰之秋報命而任君之父太公與夫人壽考燕喜適當覽揆之辰君以便道過家上壽於是君之屬吏郡守陳侯輩推公之意屬余為祝嘏之詞余嘗讀詩至四牡北山二章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四牡之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將母其詞蓋未嘗不怨北山之詩亦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其怨亦未嘗有加於四牡然是二詩者何相去之懸也四牡之詩敘曰有功而見知則說矣四牡之怨臣子不知也其父母亦不知而人主知而勞之

集齊集第三十八

十四

故以來諗為說北山之怨人主不知也其大夫亦不知也而臣子獨知之故以獨賢為刺知與不知之閒其說與刺之分乎任君今檢次治行第一天子親擢居西臺又數以知為朝右推轂上識其姓名需次大用可謂見知矣今之歸而稱壽也繡斧在戶輶軒在門太公冠柱使惠文率其婦子北向祝天子萬年豈非有功而說乎四牡之詩次鹿鳴之什也忠臣嘉賓禮樂光華則作歌諗其勞北山之詩次谷風之什也朋友道絕怨亂茲興則不均告其病今之

稱觴上壽陳詩合樂其次於鹿鳴而不次於谷風也亦明矣自今以往君將焉天子經營四方贊助天保采薇之盛治其不遑將父將母也固當比於四牡之臣子太公夫婦慷慨行義能使其鄉人抗詞諭虜保全閭里君雖經營四方其為將父將母也亦大矣又豈有不舍然者乎六月之詩美吉甫之燕喜受祉來歸飲御而卒之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吉甫以文武征伐張仲以孝友處內宣王以此成中興北伐之業況以孝友之臣而任征伐之事四牡之勞臣即六月之共武也其有功而見知知而說也又豈可勝道哉今日之燕會君臣父子之義備焉小雅之廢興係焉非獨任氏一家之慶而已也陳侯曰善哉以四牡之詩為任公祝又以六月之詩為聖天子祝善頌善禱其為祝嘏也又何以加焉請書之以為序

甬東陸氏壽讌序

甬東陸生符宇文虎以文章志節見知於余其父及嫡母春秋皆六十後先稱壽文虎自傷其不遇無以為父母光寵且悲其生母之早世也

集卷三十八

十五

集卷三十八

十六

為文以請於余累數千言余讀之而歎曰善哉斯可以壽其親矣韓退之之稱歐陽詹以謂父母老父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而歸焉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退之之云蓋為詹之父母言之也若文虎之父母潔身修善教其子為白華之孝子其所期於文虎者殆有異於詹之父母則文虎之以志養志者可知已矣而又何欲焉世俗之所謂有子者錦衣鞶帶自天賁錫騰譽之章連帳而至佐觴之實卑階而陳文虎心艷之以是為能光寵其親則夫國老之門上公之廟稱詩獻頌呼千歲而祝萬年者其亦可以為光寵歟因子之淹抑不遇而睥睨其親暨兒僮父肆其揚揚奴僕下賤咄咄腹誹文虎之所為黯然傷心也文虎其以世之公卿大夫為賢於僮父奴僕而朝市之間爭名爭利者不猶夫揚揚咄咄者歟文虎奉其親以潔身修善身為白華之孝子哀哀博帶奉觴陳詞巍我河嶽之容而銓鉤金石之奏我知為父母者必相顧而歎曰幸哉有子相與歡然舉一觴矣今天下不為無事以文虎之器資馳

驅皇路不入而離部黨之籍則出而膺師旅之事安得如今日者居隱畏約以其盛年暇日侍几杖而御板輿乎文虎歌南山之行笑語卒獲退而歌北山歌小明燕喜之餘相與慨然太息停觴而輟樂然後益知夫今日之燕會真不可易得也矣余喜文虎之能壽其親自傷其修人鮮民而無以與於斯會也作甬東陸氏壽讌序

校齋初學集卷第三十八

校齋集三十八

十七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九

序十二

方太夫人鄭氏八十序

余讀詩至六月之序未嘗不廢書而嘆也當周之盛時鹿鳴四牡之詩作于上而棠棣伐木南陔白華之詩行于下陰陽理萬物遂諸夏強盛而四夷不得以交侵及其衰也反是繇周以來何獨不然然而小雅之廢興其微見于世者莫著于家人婦子燕饗告語之間則君子得以覽觀焉萬曆庚申西安方孟旋之母鄭太夫人壽

林路集三十九

八十孟旋束修厲行壹舉足出言不敢忘太夫人孝子之善養而潔白者莫孟旋若也而又敦篤友誼嚶鳴之說饗春令之急難如懼不及登其堂者莫不有既具既翁終和且平之志焉孟旋官于南為職方郎南京豐鎬舊都士大夫雍頌燕游寡京雒風塵之慨故孟旋得以餘閒請假為太夫人稱壽斯又可謂有古者鹿鳴四牡燕勞羣臣之風矣嗟乎小雅之不作也有小明之悔仕而思禮微有谷風之刺俗而交道乖有北山之怨勞蓼莪之告哀而親養失士大夫翔

回其間慶慶焉如窮猿驚鳥踟躕躑躅之不暇其能有酒醴修醢婉愉以奉其親而燕及朋友乎即有之為之親者其又能和樂安燕欣欣然喜而相告乎善哉孟旋之壽太夫人也小雅之作吾有望矣孟旋之為人忠孝誠信易直子諒官雖在郎署歸然大人長德也其視當世小明谷風之刺興而北山蓼莪之怨未已也陰陽不理萬物不遂諸夏不盛而四夷不戢也夙興夜寐哀樂慮歎不能自解于心斯仁孝之至也天地和順之氣氤氲降興而訢合于孟旋母子之

牧齋集三十九

間是故今日之燕鼓吹不必鹿鳴籩豆不必棠棣醢酒肥羜不必伐木而君臣懷焉朋友洽焉家人婦子宜焉小雅之道猶有存者斯可以觀也然則與于方氏之燕榘觴沃洗卒事而退徒以為生辰為壽之嘗而惜無觀感者斯猶在君子之後也已孟旋以萬曆丙午與余同舉于南京孟旋弟畜余者十五年于此登堂拜母退而歌棠棣伐木者宜莫先于余矣然余文不具書者以為小雅之廢興所關于世道甚大謹而書之則余二人之交誼固可以包舉也是為序

姚母文夫人壽序

閭門之吳趨里門安綽楔崇臺儼然姚節母文氏夫人所旌表門閭也登其堂素題樸枘夾憲助明樹之眉曰絳趺姚子希孟讀書奉母其中者也旌門之明年戊午而夫人始壽姚子將應進士舉遲回久之以初度之日壽夫人而後行于是姚子之友瞿子純仁何子允泓暨謙益輩相率奉觴壽夫人入門主人肅客就西階諸子降等而左辟客禮也夫人闔門而見客諸子沃洗取爵以獻諸子拜夫人答拜仰而瞻夫人之

卷之三十九

容冰清而玉粟灑如也已而姚子率其子偏拜諸子姚子拜于前二子拜于後行列如舒鴈濟濟翔翔如也禮成諸子揖錢子子其進而稱詩稱詩以壽古也錢子曰善哉謙益請稱白華之詩夫白華之篇次于南陔南陔孝子相戒以養而白華言孝子之潔白也東氏之補南陔也曰馨爾夕膳潔爾晨餐而白華之二章則曰解俾晨葩莫之點辱蓋必莫之點辱而後膳斯可以言馨餐斯可以言潔也其乎東氏之善言孝也姚子績學勵行負丈夫之行而守處子之貞可

卷之三十九

四

謂潔白矣取東氏之詩以名斯堂咏歌先王之風而晨夕于夫人側斯之謂以潔白養矣雖然白華之在小雅與由庚諸篇相比而禮燕飲之有笙歌也笙既奏南陔白華華泰而後歌吹相閒自魚麗由庚以迄于由儀蓋古者孝道隆卽時和年豐陰陽理萬物遂而君臣燕樂太平六月之詩序與笙歌之次第固可以互見也夫說詩者以謂小雅廢則四夷交侵而中國微其係于邦家其大然而白華與則小雅之能事舉矣今天下多故戎馬生郊姚子慨然蒙霜雪凌

河冰奉其潔白之身以見于吾君姚子之誦白華久矣其亦有小雅之志乎記不云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由此言之博施備物馴至于斷一樹殺一獸必以其時而後白華之所謂潔白者乃全也在姚子勉之而已矣夫人聞之憲曰不亦善夫趣觴觴諸子願而命姚子曰行矣

壽楊母侯太孺人六十序

崇禎九年十一月吳郡楊解元維斗之母侯太

為人春秋六十維斗將偕計吏上公車爲其母
上壽然後就道太史徐君孝廉張君鄭君
咸洗爵布幣往與于會而屬余爲稱壽之文
太孺人莊簡公之婦而端孝先生之配也其在
母氏則以幼孤育于從兄給諫君其所以爲女
爲婦爲妻爲母閨門內外且有儀法固未可以
更僕數而史巫紛若之詞又非所以薦于太孺
人也經有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維斗辭親
而事君將自今始太孺人爲女爲婦爲妻之道
盡矣而爲母之道方顯則所以爲太孺人壽者

牧齋集三十九

五

其在斯乎予嘗觀漢元延元壽之間災異鋒起
一時直言極諫摩切人主者多矣而鮑宣谷未
爲最然史稱未諫不足而談有餘專攻上身及
後宮而黨于王氏宣後先諫爭少文多實其所
言三始之會七亡之阨謂極筆墨之思退入三
東誠亡所恨至今讀之猶欲掩卷流涕也宣之
流風及其孫昱至使人主謂忠臣之子復爲司
隸不知其家世何所承藉若此及觀桓少君稱
先姑之言則曰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乃知宣實
有母其所爲竭忠盡節痛切殷鑒三始七亡

牧齋集三十九

六

之會際無所忌諱蓋其母之遺教而史未及傳
著之也 今天子神聖中興維斗將執此以往
佑助太平不當言漢季衰世之事然四方多故
虜寇交訐六符之效未奏而三始之蝕有微易
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可不念
哉古之賢母所以教戒其子者一也太孺人居
恒熟習圖史之訓施于維斗者其不後於鮑氏
之母亦已明矣宣嘗言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
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
國如饑渴者維斗年未及強仕歸然如大人長
德一旦登朝度中朝所指目大儒骨鯁魁壘之
士罕有其比自今以往存亡安危將在于子之
身可不勉哉詩不云手侯誰在矣張仲孝友使
文武之臣征伐而與孝友之臣處內此宣王之
所以中興也宣後先諫爭勸人主舉賢去佞急
徵傳喜何武龔勝之流可與建教化圖安危者
宣奉其母之教訓留心於國家之存亡安危者
其指要如此 天子方闢門開憲號咷博求維
斗以張仲孝友之人抱憂國饑渴之志其將奉
太孺人之教以大有爲也如宣衰世之臣豈足

道哉太孺人御長筵列孫子壽觴既舉戒維十而違之諸與維十厚善者舒鴈行列在子姓之位亦將側耳聳聽與聞其語他日當臚傳之曰此太孺人所以教戒維十建教化而圖安危者也書之管彤傳之國史不第如鮑氏之母以其婦之口語僅而有傳也以此爲太孺人壽不亦可乎太孺人曰善敬舉君之觴

周忠介公夫人六十序

忠臣義士天地閒之元氣國家之優卹而崇獎之者非爲其私也所以自實其元氣不使之亘

懷麓堂集三十九

伏而重傷也雖然不獨忠臣義士之身後有運命也亦視國家之福焉有如天命不嘗而景福不再運祚促數禍亂存仍雖有忠臣義士理之無其人而卹之無其候則國家從可知矣故曰視國家之福也三代而下忠臣義士之最多者莫如漢宋漢之李固死十餘年得見存錄其女猶惴惴戒其弟無一言加于梁氏而黨錮諸賢收掠誅徙塗炭于閹寺之手其後以黃巾賊起大赦黨人亦未聞有所褒卹也有宋之黨禁錯互于紹聖元符崇寧之間其中一再牽復繼以

禁錮迫于紹興改元始顧念追復在南宋偏安之時而社稷之灰燼已久矣宋自元祐以後乾坤宇宙如在霧縈晦蒙之中日出而陰雲不駮雨止而轟雷猶殷此所謂大命不嘗而景福不再者也我國家深仁厚澤度越漢宋疾雷迅霆之下亦有畢命致身之徒其甚者莫如二正之季而褒卹之優且亟者亦無如二正之季若天啓寅卯之事則余所身歷也當是時士大夫蹈逆聞之禍幾徧天下而吾郡周忠介公爲最烈當其得禍之時銀鐺錯互牢戶嗔咽沸騰句懼

懷麓堂集三十九

曾不可以終日不及三年聖天子施生僂死匡明風烈漆書儼星辰綽楔薄雲漢卹典之尤異者亦莫如忠介方禍之殷也如驕陽盛夏之時雷電發作天地冥晦俄而雲解雨息天清日朗支願伏枕之餘促數如小劫而依稀如昔夢豈不快哉忠介卹後之十五年而其夫人年六十忠介之墓門祠廟儼然如神明而其子姓蘭王森茁高明顯融里之親戚朋舊相與醪錢具羊酒往賀而徵余文以爲序夫人于設悅之日悼碧血之如新嗟白首之不作固將流涕霑襟

停盃而嘆息也已而觀家門之吉祥恩國恩之高厚又將炷香執爵北向而百拜也余故略祝嘏之嘗詞而稱述國家之深仁厚澤迥異于漢宋以佐夫人百年之觴與萬年之頌焉若夫人之內行金玉以相莊齋盟以自勵所以相其夫而昌其子者當有劉子政范蔚宗之徒序而傳之因無所事于余言也

太倉張氏壽宴序

崇禎丁丑翰林院庶吉士太倉張君天如之母金孺人年六十矣是歲十月初度之辰天如偕

其兄弟稽首上壽于是天如之友張君受先與

九

其及門之徒合吳越數十州之士相與鋪筵几庀羊酒稱觴于孺人之堂下而請余爲介壽之詞余讀詩至六月之序以爲小雅既廢則四夷交侵而中國微矣然鹿鳴以下二十二詩如伐木之燕朋友南有嘉魚之樂與賢菁菁者莪之樂育材上比于鹿鳴四牡下比于南陔白華而天保以上采薇以下出車杕杜蓼蕭彤弓錯出于篇什之中甚矣詩人之知王道也治古之世朋友輯睦賢材衆多相與講明忠孝之誼以事

其君親四牡之相勞也南陔之相戒也皆朋友之誼也宣王之中興也文武之臣征伐孝友之臣處內故其詩曰文武吉甫又曰張仲孝友夫是以北伐南征車攻日復文武之竟土而詩人美之及其衰也諂諂竝進大夫悔仕谷風之棄友蘇公之刺讒與夫蓼莪北山之詩繼正月十月而作四夷交侵而中國微職此之故繇此言之朋友之不交賢材之不育而望小雅之興也其可得哉今天下方全盛聖天子比隆于文武成康非宣王之可擬天如以命世大儒在

其君親四牡之相勞也南陔之相戒也皆朋友之誼也宣王之中興也文武之臣征伐孝友之臣處內故其詩曰文武吉甫又曰張仲孝友夫是以北伐南征車攻日復文武之竟土而詩人美之及其衰也諂諂竝進大夫悔仕谷風之棄友蘇公之刺讒與夫蓼莪北山之詩繼正月十月而作四夷交侵而中國微職此之故繇此言之朋友之不交賢材之不育而望小雅之興也其可得哉今天下方全盛聖天子比隆于文武成康非宣王之可擬天如以命世大儒在

十

承明著作之庭講道論德離經辨志昌明伐木菁莪之誼于斯世于孺人之稱壽也耆艾近前俊乂列後魚魚雅雅以獻以酢其爲孝養也大矣視東氏之補亡求南陔白華之義于晨餐夕膳之間固不可同日而語矣數十年以來持國論者以鈞黨禁學爲能事馴至于虜寇交訐國執削鹿朝廷之上惟無通人碩儒通經學古修先王小雅之政教是以若此善哉天如之壽其親也吾有望矣既醉之歌攸攝也其卒章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卷阿之歌矢音也其次章曰

爾土宇販章亦孔之厚繇既醉言之則交友之道歸于事親繇卷阿言之則得賢之效章于國觀于張氏之壽宴有蓮豆靜嘉來游來歌之思焉斯可以觀感已矣余之爲此言也不獨爲孺人祝也以爲本天如壽親之意以修先王之政教則既醉卷阿之什可復矢于今世而小雅之廢興可勿道也

何母丘太孺人七十序

崑山何非鳴舉進士令南昌之八年而其母丘太孺人春秋七十崇禎十二年七月爲設悅之

世宗集三十九

十一

辰非鳴之故人與其門弟子胥往稱觴堂下先期而來告曰某等之與非鳴游也非鳴方弱冠得侍非鳴之尊人元錫先生因以知太孺人之賢當是時先生一老逢掖耳非鳴又不得志于有司某等間過非鳴小樓臨軒夾憲助明牀几研席秩秩如也客坐未幾散蔬雜進茶香而酒旨客賦既訖主人因留不聽去促席雜坐欲起被肘太孺人毋供張至旦以爲嘗非鳴跳踉自喜如貴游子弟其家之寬然有餘可知也非鳴再困春官掌教錫山錫山之弟子員與四方來

爲戶外之屨恒滿太孺人度身量腹以供諸生酒食視非鳴爲諸生時則少窘矣非鳴爲令數年其家產益落所居小樓嚮以給官使其家于荒江寂寞之鄉某等薄游南昌宿縣署中席門葦壁破幃敝几椅敗不可坐則緯蕭縛之太孺人篝燈紡織夜分不休晨起手挈菜蔬分授子姓臧獲錙銖秤量稍溢則動色訶詈太孺人衣敝不紉飯糲不釋左支右吾有今無儲視非鳴在廣文學舍其窘彌甚無論爲諸生時也非鳴每自傷久宦減父產念太孺人食勤攻苦早

世宗集三十九

十二

起夜息每愀然太息久之稱觴之日踟躕無所容自恐不得比數于人子某等無以爲非鳴解也敢以請于夫子子曰固也獨不見太孺人之生日南昌之人一家之中仰父俯子此童耆老有一不爲太孺人祝者乎一邑之中士者于庠農者于野賈者于市負擔者于途緇黃者于寺觀闢索者于園囿有一不爲太孺人祝者乎若此者皆以頌非鳴之廉食其德澤而歸美于太孺人也貪酷之吏人必詛之詛之必及其父母廉平之吏人必祝之祝亦必及其父母故曰祝

有益也詛亦有損詛誠有損則祝之有益焉必也祝者之辭曰百歲千歲出于巫祝之口則人皆笑之若出于億兆人之口曰百歲則百歲也曰千歲則千歲也此信而有徵者也邠人之詩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甚矣邠人之善祝也周公陳之夫子存之以爲風雅頌備焉豈猶夫巫祝之聒耳哉繇此言之太孺人之爲壽也大矣非鳴之祝太孺人也亦已多矣太孺人饗邦人之朋酒以是爲子孫長筵聽與人之歌誦以是爲金石鐘鼓固將所然引滿舉萬年之觴非鳴又何所不懌而諸子之登堂獻壽也亦何患乎無詞也哉諸子曰善哉夫子之言請書之以爲序且以徵于國史使後之傳母師廉吏者有攷焉

松陵張氏壽燕序

松陵張異度以丁丑歲壽七十其配徐孺人少異度一歲今年五月其設悅之辰也先是異度之壽也念予在請室中不忍合樂燕會命其子孫引謝賓客客多不成享而退至是則里之士友爲孺人稱壽者相率詣余乞言以當祝嘏之

松陵集卷三十九

十三

詞而予其可以已乎孺人生于高門歸于儒素有手浣鹿車之勤有交儼雞鳴之誼用能相其夫子攻苦食淡茂著令德以娠育其子孫詩所謂令妻壽母孺人有焉今茲之稱壽闔門負牆沈潛而獻酬者非鄉之壽考則國之秀民也穀不邀豆肉酒不過三爵少長忻揖讓卒事斯可以爲儒雅之會矣異度所居泌園名士陳惟寅之綠水園也其後陳簡討初亦居焉嗣初負甕出汲晚以進母御史從籬下窺之馳奏旌其母子故老至今能道之今異度與孺人衡泌樂饑不應徵召而其子若孫懷文抱質有陳五經父子之風三百年來吳中高門鼎貴與煙雲變滅者多矣登斯堂也名園之草木猶故籬落之步屨宛然陳氏張氏孝友文章風流相接此鄉邦之美談而吳趨之盛事也以人世之顯融赫奕進于異度夫婦之前猶春風之過耳也微斯園之故事道先正之遺風用以佐百年之觴庶爲之所然而一笑乎里之士友與于張氏之壽讌卒飲而退者莫不百爾相戒有自古在昔敬身修行之思焉斯不獨一家之慶其亦可以

松陵集卷三十九

十四

也。已子既解網生還，聞孺人之壽感異度。爲我却賀之意，欣慨交集，而又以屏居墓田，未能命百里之權，從諸君子讌會之末也，爲序其言以詒之。

余母王夫人五十序

神宗之末年，權奸錯互，黨論昌披，漳浦涂通政振任在郎署中，獨身抗其鋒，危言素節，白首不少變，而通政之子太學生仲吉當聖主震怒，詔獄危急，抗疏以救清直之臣，抵冒萬死，僅而得釋，遣戍辰陽，道經吳門，以子爲通政之故人。

牧齋集卷二十九

十五

也。契闊相存，揮淚道故，已而曰：仲吉之母今年五十矣。仲吉萬里荷戈，不能追隨，稚齒稱一觴于堂下，微惠于夫子，得一言以爲壽，庶可以解慈顏而慰游子乎？嗟乎！通政觸黨論遭奄禍，先後立朝不滿百日，所僅免者銀鐺考死耳。而周中丞之禍，間關險阻，相與共之。夫人偕一老嫗，劔中丞幼子，匿海上，窺戶者無停屨，惴惴如也。仲吉之北游也，戒之曰：無盡言，無府禍。仲吉詔獄報至，家人號哭相告，夫人怡然曰：兒之行也，我故知之。兒能以此死，不愧其父足矣。夫人之

相夫教子，引大義如此。昔陽城爲司業，出拜

道州太學生，何蕃等呼關額，天朝廷不聽其後。朱泚之亂，正色叱六館諸生，舉不至從叛。今官詹之獄，不但如陽城之出牧，蕃無罪而仲吉以此得禍。歐陽詹之所謂仁勇人者，仲吉奚愧焉？蕃之在六館，閤親之老揖諸生，歸養諸生至閤，蕃空舍中，仲吉出游，太學負笈而出，赭衣而歸，違親之養，投荒于五溪，胡服之地，其于蕃何如也？古之賢母教誡其子也，介母之以偕隱爲無憾也，固而近于慧范母之以齊名爲不恨也，節

牧齋集卷二十九

十六

而近于俠夫人之出而戒其子也，得禍而怡然也。其意豁如其言藹如也，稱壽之日，感聖主之仁，明恩國恩之浩蕩，炷香稽首以頌萬年，豈以壯子不在側而顧語侍婢有刺刺不能舍然者與？仲吉之不媿于何蕃也，其爲蕃之歸養亦已多矣。而又奚憾焉？蕃之仁勇，歐陽詹稱之韓退之爲之立傳，然後蕃之名始立。余之文不足，以繼退之，又不遑爲仲吉立傳，然蕃雖有父母，無可稱述，而通政夫婦大節焯焯，國史彤史胥于予言有徵焉，則又退之所未及也。

潘母湯節婦序

渤海張任甫來告我曰新安潘生令範母湯氏年六十矣湯之歸于潘也三年而生令範又三年而寡自誓立孤三十有七年而旌門之典不舉有司之過也願吾子賜之言將以爲微子讀歐陽公五代史記載王凝妻李氏事于其所以論禮義廉恥愧五代之爲人臣者未嘗不掩卷三嘆焉而又以謂尤莫甚于宋靖康之難宋之公卿大夫朝金夕楚媚戎虜而離君國者其滅絕四維蓋古今所未有也夫天下之所謂崇高

東齋集卷三

十一

富貴莫先于公卿大夫而其所賤簡莫甚于僕妾一旦有事背主賣國者必公卿大夫而僕妾之流感榮立節者時有然則公卿大夫固不足重而僕妾亦未易輕也然而匹夫庶婦不幸而當風教凌夷之日捐軀斷臂道路環聚爲之彈指泣下而或不得以自達于有司終身滅沒者有矣夫匹夫庶婦之節滅沒如鴻毛而自主賣國者乃接跡于世相勸而爲之此豈可視爲細故與潘故新安甲族于今爲庶潘生之母又爲之側室然感榮立節如此世有歐陽公其必有

取于此矣今也所司不上聞宗伯不下詢烏頭綽楔之建未有聞焉豈風教休明固所謂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者而旌典不能遍與抑今之公卿大夫皆被服節義無若五代宋之爲臣者而無庸旌是以愧之與誠若是則潘母之節雖終滅沒不聞余固無憾焉耳矣不然匹夫庶婦之節不表于盛世有司之過終未可以免也余故因任甫之請而序之以徵焉且以有望焉爾

毛母戈孺人六十序

毛生子晉之母戈孺人年六十矣誕辰在今年

東齋集卷三十九

十八

孟秋而稱慶以履端之月子晉之父以孝弟力田稱爲鄉老而孺人以勤儉佐之廣延名人碩儒縱其子游學以成其名稱觴之日親知賓從雜遝致辭咸相與頌孺人之壽豈而祝子晉他日之顯融高明以受福於其母爲未可量也子讀七月之詩說詩者以謂一篇之中具有風雅頌而其詩曰十月獲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十月滌場朋酒斯饗先王之世教化行而風俗美人知有力田養老而已幽雅之興小雅之所以作也始于南陔白華而達于由庚由儀七月之

詩雅頌之所以兼舉也治古既遠士大夫驚于聲華富貴以求娛說其親如潘安仁閒居賦之所稱者於稱其世蓋有不勝慨嘆者矣孺人夫婦以孝弟力田起家其於所謂食鬱剝棗築圃滌場之事皆躬親爲之以率先其家人而子晉之所以壽其親雖盡志盡物亦不失其素風如所謂獲稻釀酒以助養老者毛氏傳曰春酒凍醪也疏以謂卽三酒之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也時和年豐禾稼既納冬醪凍醪田家作苦在在有之子晉以此獻于其親慈顏懌和賓朋燕喜不已足乎輕軒之扶御長筵之羅列如潘氏之所誇詡者殆不足當其一盼已矣而又何述焉子晉有志于學古之道者又少而授毛氏詩于故爲之頌幽雅使之自致于小雅詩人之義而知夫世之以顯融福祉相頌祝者爲不足道也

牧齋集卷三十九

十九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

序十三

昨非菴日纂三集序

古之君子能相天下謀王體而斷國論者其所
以修德居業朝夕交戒未嘗不原本于學漢唐
以來權臣倖子誤軍國而禍身家前車後轍相
望而不知戒其昏瞽潰敗未有不繇于不學者
也古之言邪詩者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
民故曰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
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

牧齋集四十

百姓言相天下者之不可以不學也相天下者
猶醫師也上醫醫國以康濟一世爲能事而自
顧一身陰淫蠱惑狂易喪志我躬之不閱而何
以理天下六經語孟之書猶醫經之靈樞本草
也史傳之所紀載是非失得淑慝善敗猶秦越
人之難經叔和之脉經忠州之集驗方也有一
病必有一方人之新病日增而古方固已皁然
具備在善取之而已矣古之善醫國者吾得兩
人焉子文之相楚也朝不及夕楚成王朝設脯
一束糗一筐以修子文孔明之相蜀也曰身死

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古之
君子居大位享令名制謹其節度裁減其嗜好
約身量腹而不少假易者何也以爲天地之美
不可盡盡則造物憎之生民之利不可專專則
陰陽患之國家之寵利不可冒人主之知遇不
可負冒且負則祖宗殛之鬼神誅之故曰吾非
惡利而逃之以逃死也人禍莫重于蘊利而天
道莫甚于惡盈吾于此得古方二焉鄒長倩之
戒公孫弘也贈以撲滿曰器以畜錢滿則撲之
士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蓋寬饒

牧齋集四十

之規許伯也視屋而嘆曰富貴無常忽則易人
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師長倩之言火齊堆盤胡
椒累屋者愧矣師寬饒之言遂取武庫先輸上
第者誅矣鼎可以無折餽可以無覆負乘可以
無寇至而器可以無盜奪矣嗚呼盧醫不自醫
扁鵲倉公之不免于刑僂也豈不可以爲儆戒
哉大中丞閩中鄭公登第服官朝齋暮鹽秋螢
冬雪丹鉛吾伊矻矻然如老儒生者昨非菴日
纂三集本天咫則民彝參神遠極物變其要以
裊躬矯志磨鈍勵俗歸本于仁義道德醇如也

公生平公忠清正勤勞廉辨旬宣保釐茂著聲
蹟蓋所謂上賢賢國者是書則公之難經脉經
與其驗方也公之爲人可以相天下而爲是書
則可以教天下之爲相者夫爲書而可以教天
下之爲相者斯其爲賢國也遠矣公豈非百世
之師也哉崇禎癸未中秋吉日序

時子求期思集序

辛巳二月子求在固始作詩五百餘言敘述中
原寇盜殺掠流亡之慘酷而勉故鄉以綢繆桑
土之義題曰寄江南行余讀而歎之曰此元次

牧齋集四

山之春陵行也自慙非杜子美不能隱几屬和
發揮其微婉頓挫之指酒闌燈施長吟雜誦所
謂感彼危苦詞庶幾知者聽而已既而子求考
最赴闕 天子親召對稱旨首擢爲兵科給事
中逆奴入犯卽命巡視真定城守奴退督漕江
西便道歸里而以期思集屬余序之子美之覽
大山詩也以爲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
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氣天下
少安可待矣子求則已司諫議掌封駁出入赤
墀青瑣之間天下邦伯之不得人萬物之不吐

子求之責也豈猶夫大山以典郡爲事而
便於微欲符牒之間者乎子求思今天下治亂
與唐之大曆大山之論刺史曰若無武略以
制暴亂若無文才以救疲弊若不清廉以身率
下若不亨通以救時須亂將作矣宜精選精擇
以委任之固不可拘限官次得之貴賤出之權
門也大山一刺史謝上能極言天下民窮吏惡
譏切權門子求今日所以營 明主其道安
出古者孟春之月行人以木鐸徇路采詩以獻
之太師以聞於天子子求之行也其亦有采詩

牧齋集四

四

之志焉誠欲采詩以獻則必將以寄江南之什
爲卷軸之首斯固次山子美所爲呻吟歎息而
不獲獻其危苦之詞者也有春陵之詩而被國
風之採 聖天子陳而用之邦伯得人萬物吐
氣盜賊滅息而天下又安此詩之爲用顧不大
歟次山詩曰思欲委符節引身自刺船將家就
魚菱窮老江湖逸子求行矣余窮老江湖無符
節可委輟耕刺船後子求之嘉命於魚菱之間
當更爲之序以張之崇禎十六年中元日序

石田詩鈔序

石田先生詩集凡十餘本余與孟陽居耦耕堂
互爲評定差擇其尤佳者若干卷石田之詩才
情風發天真燦爛抒寫性情牢籠物態少壯模
倣唐人閒擬長吉分判比度守而未化晚而出
入於少陵香山眉山劔南之間踴厲頓挫沈鬱
蒼老文章之老境盡而作者之能事畢其或公
襲宋元沈浸理學典而近腐質而近俚則斷爛
朝報與村夫子兔園冊亦時所不免茲鈔固已
盡汰之矣稼軒苦愛石翁畫一縑片紙搜訪不
遺餘力名其齋曰耕石遂刻詩鈔藏之齋中并

耕齋集四十

五

策其古文若干篇及余所輯事略附焉刻成屬
余序之石田之集李文正吳文定兩先生敘之
詳矣余可以無贅也竊惟石田生于天順長於
成弘老于正德初當國家昌明敦龐重熙累洽
之世其高曾祖父爲文士爲隱君子既富方殺
涵養百年而石田乃含章挺生其產則中吳文
物土風清嘉之地其居則相城有水有竹菰蘆
蝦菜之鄉其所事則宗臣元老周文襄王端毅
之倫其師友則偉望碩儒東原完菴欽謨原博
明古之屬其風流弘長則文人名士伯虎昌國

徵明之徒有三吳西浙新安佳山水以供其游
覽有圖書子史充棟溢杼以資其誦讀有金石
彝鼎法書名畫以博其見聞有春花秋月名香
佳茗以陶寫其神情煙雲月露鶯花魚鳥攬結
吞吐於毫素行墨之間聲而爲詩歌繪而爲圖
畫經營揮灑匠心獨妙其高情遠性和風雅韻
使天下士大夫望而就之者一以爲靈山異人
不可梯接一以爲景星卿雲咸可目覩式其屋
廬以爲柴桑之三徑候其至止以爲雒陽之小
車人亦有言太和在成周宇宙閒而先生獨當

耕齋集四十

六

其盛顧不休與文定序石田之詩擬于唐之陸
魯望魯望當唐之末造爲盧攜李蔚所薦辟未
就而卒比於皮襲美蓋僅而得免視石田生本
朝全盛之時稱大隱躋大耋者何可同日語哉
讀兩公之詩而論其世不能不爲魯望惜亦不
能不爲石田幸也攬筆而爲之序回翔卷帙閒
蓋不勝其佩嘆云爾崇禎甲申春月虞山錢謙
益謹序

歸文休七十序

余與嘉定李長蘅游因以交長蘅之友新安程

孟陽崑山歸文休三人者皆強學好古能詩文
善畫跌宕世俗罷落榮利其與余交久而彌篤
蓋所謂素交者也崇禎十六年文休年七十以
除夜爲縣孤之旦其子繼登莊將具椒盤歲酒
遍召親知歡飲上壽而請余爲譙序文休爲太
僕熙甫先生之家孫風流儒雅稱其家兒墨兵
筆陣可以橫埽千人而屢不得志于有司作爲
歌詩淡蕩頓挫倚弦度曲曼聲長歌歌罷酒闌
意不自聊則放筆爲風枝雪篠以伸寫其激颺
結轡槎枒突兀之致筆瓢屢空疑塵蔽榻其自

牧齋集四

七

守泊如也晚而諸子皆有俊才能世其家學則
相與發太僕之文章瑞拜維誦求其所以不愧
于古人者以余之固陋謂其知以辦香事太僕
遺其子就而問焉于是太僕之流風遺書粲然
于斯世矣余讀太僕集中有壽其鄉老儒張子
之文蓋爲其諸弟子作者其言以爲往至京師
見有衣王帶乘白馬黃金絡馬前後呵擁者儼
然子之先生爲之歎息今其人不知安在吾又
安能舍子之先生而美彼爲哉當文休爲諸生
祭酒聲光籍甚吳中壯材少年有欲希望其咳

吐而不可得者無何而其人登上第操化權爲
鉅公國老矣無何而東山再起爲天子之師
臣稱伊周頌功德者過朝野矣當此之時文休
之自視于斯人何如又無何而冰山頽台宿圻
僕被就道銀鑰急徵指厓州之圖爲登仙望繁
水之賜爲加禮當此之時斯人之自視于文休
又何如也稱壽之日與親知引滿劇談追思太
僕之云不能舍子之先生而美彼者能不爲之
停觴一笑乎且吾所與游三人者長蘅絕哭宿
草孟陽歸老故鄉獨余與文休相去百里落落

牧齋集四

八

如晨星之配月余衰遲屏廢與文休共一老書
生耳天下方多故相與抱遺經養殘生優游于
荒江寂寞之濱歲時多暇扁舟過從契闊談讌
賦詩道故此亦吾黨之美譚人世之善事也吾
所以爲文休壽者如是而已若夫生辰爲壽之
詞太僕所謂橫目二足之徒皆可爲者予于學
古之道固將吐而弃之而余豈以是爲文休誦
之手

曹母陳孺人七十序

嘉興曹母陳孺人者故宮詹孟嘗陳公之女端

州別駕曹公之配而陳子悵惻惻之母也。人今年壽七十季冬望日爲設悅之辰其叔子向字子木以壬午舉賢書癸未秋試南宮不第。爲孺人稱百年之鵬。其足弟請稱壽之詞。余余嘗聞孟子之言矣論事曰事親爲大論。則曰守身爲大。曾子孟子之師而受孝經于夫子者也。蓋嘗經齊楚之難終身不仕而其教門弟子則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其奉父母之身全而歸之若此之重且難也。子言之曰含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然則聖賢之

六教齊集四

九

所謂孝者可知已矣。潘安仁之賦閒居也以爲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何能違膝下色養屑屑從斗筭之役其所叙述版輿輕軒班白稚齒賦家至今以爲美談而安仁則固非庸庸佼佼有才無行者也。一失身于孫秀廁二十四友之目白首同歸陷于大僇士君子急于功名濃于仕進立身一不慎虧體辱親生平之修名內美舉不足以自拔唐之柳子厚劉夢得亦猶是也。小雅之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有白華之潔白而南陔之養其親樂而安

六教齊集四

之有終身之養而無一朝之患斯之謂守身斯之謂養志雖崇伯子之顧養也亦若是則已矣。宮詹無子孺人以弱女爲男使宮詹幸中郎之有女忘伯道之無兒至于今諸子猶沿外家之姓不忍遽改也。服宮詹之教訓具著儀法居平以名節道義教誡子木昆弟重規疊矩荷爲碩儒守身事親之道不愧于白華之孝子久矣。子木頃自長安歸觀冰山之乍煥瞻玉燭之方新閱歷世變盱衡時事太夫人稱壽之餘從容顧問杯酒之間如麻姑見蓬萊水淺海中行復揚塵也能不爲之停腸歎息乎。小雅谷風之什無將大車與小明相次而其序曰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小明大夫悔仕于亂世也曰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鄭氏以爲嗟爾君子謂其友未仕者也。明君用善人則必用女神明若祐而聽之不已汲求仕之辭也。今天下非悔仕之時而士大夫惕惕然有悔將小人之慮子木昆弟小明之所謂未仕者也。故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又曰胡不相畏不敬于天子木昆弟進而獻壽于孺

人歌南陔白華退而咏無將小明之章以相勗也孺人間之必將听然燕喜壽觴舉而慈顏和天下之能壽其親者其有如此者乎子木昆弟從游于余學古之道者也余故舉聖賢小雅守身事親之道以告之生辰爲壽之嘗詞置不復道云

寶應李侯壽燕序

招遠李侯舉進士爲寶應宰朞年而政成於是江都令闕侯兼攝江都篆臺使者以江都附郭雄緊請移侯于江都而寶應之士民皇皇乎惟

牧齋集四十一

十二

恐其失之也侯始至之日奉其母夫人以俱至是則就養于江都六月之某日爲侯之誕辰寶應之人相率具羊酒舟車百里相屬于道爲侯稱賀而因以上壽于太夫人年家子李生觴臣屬余爲祝嘏之辭侯之父憲副公兄弟同舉南宮皆以道德方聞有聞于時侯積習名教母夫人身爲母師以七箸課平反故侯之治邑廉辨慈惠人以爲衆人之母而尤推本于太夫人之內教咏歌而頌祝之固其宜也詩不云乎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又曰魯侯燕喜今妻母古之君子爲民父母憂喜相關而燕饗相親上下之間如此其驩然也今之世史虐使其民民疾視其上賦役重煩徵發促數慮歎頻呻自上而下下感感然如不終日安所得餘生暇日而修公堂燕喜之樂耶李侯之得此于今日也斯已難矣居今之世而公堂之上觴壽交錯笑語卒獲彬彬然有朋酒羔羊之風斯其爲世道之慶亦可書也已唐上元三年楚州刺史崔旆獻定國寶王十三枚云楚州寺尼真如恍惚上昇天帝授以十三寶曰中國有災宜以第二寶鎮之遂改元寶應國家方全盛非有唐中葉之比而戎羯之禍駸駸近于安史侯爲今在上元獲寶之地所以爲聖主獻者視崔旆云何傳曰得賢爲寶上元之鎮國者以第二寶殆不如今日之有第一寶也太夫人母師之教自一邑及天下上帝臨汝萬壽無疆又豈楚州尼之恍惚見帝者可同日而語耶李生以吾言將之可以侑一觴矣

牧齋集四十

十三

吳白雪遺集引

萬曆中竟陵吳白雪爲吳興守掘地得石于郡

齊茂樹下爲元豐時物錫王荀二字最奇古退
公之暇摩娑竟日去官無長物攜之以行吳興
至今稱風流太守有杜牧之蘇子瞻之餘韻其
後妻迂備兵佐寧夏軍用胡曾招降銀定出平
虜塞登撫夷臺虜羅拜帳下進名馬數千蹄命
畫工作銀定歸欵圖爲詩記之杜牧之好論兵
注孫武書自謂因而用之如盤中走丸而不得
一試以死吳公視牧之可以雄矣余最愛吳興
山水嘗與范東生程孟陽再泛夾山漾詠歐陽
公吳興水晶宮樓閣在寒鑑之句倚擢扣舷排

牧齋集四

十三

回不忍別今讀白雪遺集吳興山水輕清寒碧
恍忽在卷帙中楚人之文以豪放跌宕爲主而
吳公獨不然豈文章山水故有宿緣吳公之風
流故當與牧之子瞻長留于峴山雪水閒而斯
文爲之魄兆耶公之子孝廉既閑訪余山中奉
其遺文乞敘爲書其篇首如此

陸鯤庭文集引

武林陸鯤庭進士汾襲家學昆弟競爽鸞停鵲
時掉鞅文場鯤庭先舉南宮遂得肆力于文章
後先數萬言縱橫下上舉世作者未能或之先

也本朝湖中人才莫先于子庭益王伯安已
北狩則廷益柱定遷之議咸武南巡則伯安建
廓清之烈兩公之文具在大抵明白正大光明
俊偉如三光之燭幽如五穀之療饑何嘗如後
之人尋行數墨祭撤黠鬼以剝賊鬬僞爲能事
哉鯤庭之文取材博抒意遠籌策安危激勸忠
義其光熊熊然其文或或然蓋有意爲庭益伯
安之文而非近代之文也頃者奴寇交訐南北
閒阻士大夫相向輒攢眉按手有無人之歎夫
所謂士大夫者皆國家之人也平居持利祿養

牧齋集四

十四

聲勢豈不項背相望一旦緩急則曰無人不知
其自視鬚眉面目果何等耶廷益伯安亦猶人
耳果有四目兩口三頭八臂耶鯤庭知廷益伯
安之文則當爲廷益伯安之人敵王愾而雪國
恤橫豎側出自附于兩公之後吾深有望焉鯤
庭祥琴不遠將出而謀國余爲敘其文以勉之
庶幾鄙長倩之所以遺公孫次卿者若繞朝之
贈士會曰子無謂秦無人則非余之所敢也

南征吟小引

睢陽袁伯應以名臣之子牽絲郎署負文武大

喀博雅好古散華落藻輶軒問俗戎車出塞山水登臨友朋談燕攬採風物伸寫情性所至必有詩而其詩高華鴻苑蒼老沈鬱亦與境而俱變當其督餉遠左歷覽關塞指顧羗幕籌策表餌欲以尺組繫單于故其詩縱橫頓挫若田僧超臨陣作壯士歌使人有車馳馬驟投石橫草之思已而休沐里居扞禦孤城楮柱強寇主憂臣辱以四年多壘爲恥故其詩淒清悄厲若劉越石登樓長嘯使人有雲深月近累創飲血之恐至其權關南國登車奉使江南佳麗之地風

長齋集四

十五

聲文物與其才情互相映帶而羽書之旁午民力之凋敝持籌蒿目又進逼于胸中故其爲詩曲而中婉而多風古人感懷諷諭纏綿惻愴之致往往交驚雜作語曰登高能賦可爲大夫其伯應之謂乎權政告竣頌聲塞途關中警急乘鉞者急需戡定之才君且奉簡書驅車以往則其詩當益雄昔杜子美天寶入蜀思秦中之盛而痛其陷沒秋興諸篇至今令人流涕今長安關河四塞自古帝王之川一旦爲蟻賊殘破伯應之憂憤視子美又何如韓退之從裴晉公蔡

州歸師大潼關有日出潼關四面開相公親破蔡州迴之句古人文士咸爲吐氣上方臨遣授鉞如晉公故事伯應其將有雄篇麗句繼退之而作乎余將泚筆以和焉

純師集序

太末余子式如矯志學古採緝古人之文自東周至南宋凡十二卷其撰集之法取乘于西山疊山迂齋三君子以考鏡古今政治興亡得失崇獎忠孝激勸志義爲指要而風雲月露留連光景之作皆不與焉夫文章者天地之元氣也

長齋集四

十六

忠臣志士之文章與日月爭光與天地俱磨滅然其出也往往在陽九百六淪亡顛覆之時宇宙偏沲之運與人心憤盈之氣相與軋磨薄射而忠臣志士之文章出焉有戰國之亂則有屈原之楚詞有三國之亂則有諸葛武侯之出師表有南北宋金元之亂則有李伯紀之奏議文履善之指南集忠臣志士之氣日昌文章之流傳者使小夫婦孺俳優走卒皆爲之徘徊吟咀歎歎感泣而夷考其時君父爲何人天下國家之事爲何如嗚呼尚忍言之乎不云乎有卷

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又不云乎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
朝陽序曰召康公戒成王言求賢用吉士也假
樂曰嘉洞酌卷阿曰戒過此而民勞板蕩之什
作矣此亦余子之所以撫卷而三嘆者也

孫子長詩引

本朝吳中之詩一盛於高楊再盛於沈唐士多
翕清煦鮮得山川鉤綿秀絕之氣然往往好隨
俗尚同不能踔厲特出亦土風使然也徐昌穀
江左之逸才也一見李獻吉陽浮慕之幾欲北

牧齋集序

十二

而至今焉諸俗口實皇甫子循歌詩婉麗晚年
盛稱嘉靖七子非中心好之屈折於其聲光氣
燄耳邇來吳聲不競南辱於楚蒼蠅之聲發於
蚯蚓之竅比屋而是求所謂長江廣流綿綿徐
游者未之有也夫聲音之道與元氣變化木客
之清吟幽獨之隱壁非不幽清淒愴也向令被
之弦歌奏之於通都大邑令子野季札之倫側
耳而聽之其以爲何如哉里中孫子長刻其詩
數百篇名雪屋集舍咀宮商組唐緯宋緣情匠
意而不屑爲今日之吳聲可謂踔厲特出者也

昔吾吳吳文定公爲舉子時已有詞賦名天下
王堂之詩流傳館閣李文正以爲美譚子長之
年少於文定其詩篇流傳尤蚤余老且廢不能
爲子長長價姑引其稿以告於世之爲文正者

馮已蒼詩序

吾黨馮生已蒼早謝舉子業枕經藉史肆志千
古其爲學尤專于詩其治詩尤長於搜討遺佚
編削譌繆一言之錯互一字之異同必進而抉
其隱隱辨其根核當其朽編斷簡紛披狼藉魯
魚點定青丹勾抹夢夢然若未視也俄俟然若

牧齋集序

十八

有求而弗得也已而疑滯通膠午釋忽然而睡
煥然而興若逐寇者之得首虜也若案盜者之
獲贓證也蓋本朝之論詩所推專門肉譜無如
楊用修已蒼獨能抉擿其踈駁曰此僞撰也曰
此假託也鑿鑿乎有所授據而疏通證明其所
以然雖用修復起不能自解免也若近世之詩
歸錯解別字一一舉正賓筵客座辨論起援
古證今矯尾厲角自以爲馮氏一室之學論者
無以難也已蒼顧不鄙余而以其詩卷請敘孟
子不云乎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又

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余以爲此學
詩之法也杼山之言曰取由我衷得若神表文
外之旨但見情性不覩文字嚴羽卿以禪喻詩
歸之妙悟此非所謂自得者乎說約者乎深造
也詳說也則登山之蹊渡水之筏也讀書破萬
卷下筆如有神別裁僞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
女師得之者妙無二門失之者邈若千里此下
學之徑術妙悟之指歸也荀卿曰誦數以貫之
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
之以是學詩也其幾矣乎已蒼之詩行世必有
讀其詩而知其學者於以箴砭俗學流別風雅
其必有取于此矣余之爲序非以張已蒼亦以
爲學詩者告也

卷之四

十九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一

記一

高陽孫氏閭門忠孝記

崇禎十一年十一月十日奴酋兵陷高陽故少師大學士孫公死之公之子五人孫六人與從子孫八人皆死婦女童稚爭先就義者三十餘人公御其子姓嚴諸子皆被服儒素鏃礪文行二郎壬子舉人鈐四郎秀才鈐五郎尚寶司丞鎬尤奇偉短衣匹馬更侍闕門善騎射曉兵事兄弟相期許願以橫磨大劒馳驚黑山白水之

牧齋初學集卷四十一

間諸孫皆岐嶷嶄然露頭角落筆萬言非凡兒也城陷之日五郎解表血戰手刃數奴奴得而驚之城下二郎戰敗被執奴偪降徒跣牽曳荆棘簇足心叢刺蟲出跗上斫兩臂堪其胃終不屈而死二郎子中書舍人之沆秀才之滂皆死之滂刃出腰背創甚伏地把搔鐫平其額鼻而死三郎鈐之子秀才之滂被執誑奴曰引我之園頭得見宰相以金帛于汝奴曳至老營見公方踞坐罵奴拜而起卽接手罵曰我得見老爺足矣寧有金帛于汝曷不速殺我奴財揮刃首

砰然墮於前公歎曰真我家孫子也四郎子尚寶司丞之浩自河間反馬歸力戰奴刃劈其腦斷其喉夫穴腹貫背而出執五郎之子之瀛使喂馬不肯沸湯沃頭尚糜爛而死六郎鈐七郎鎬皆戰城下死而四郎被重傷臥積屍中僅俟果自任丘逃歸見之脇中三矢鏃深不可拔口張不言微舉手揮果今去果脫故衣裹之負歸城南莊覓水半瓢灌之氣上而絕果以十四日得公屍於園頭橋告高奄以其喪歸以次行求諸子孫屍乞於親戚松棺柳窆歛以纊布而五

牧齋初學集卷四十一

郎七郎屍卒不可得於是太監起潛奏疏輔臣承宗子孫男婦內外親口皆死止逃一六歲孫及其母上惻然念慘及闔門首命優卹而薛國觀當國遂格其事或曰高陽今雷覺民國觀之私人也點而貪盡逐公所畜守城材官壯士勉其餉以輸國觀城陷逃匿國觀所公長孫錦水之滂詣闕籲天語侵縣令以此逢國觀之怒或曰國觀雖正人君子也讎公之殉國而死奴也非為縣令也昔卞壺死蘇峻之難二子相隨赴賊尚書郎弘納重議以謂許男疾終猶蒙二

等之贈壹伏節國難父子并命實疑從重況在不疑於是壹得改贈諡曰忠貞祠以太半贈世子於散騎侍郎珍弟盱奉車都尉公之勲勞懋於濟陰子孫就義束於珍盱 聖朝崇獎忠孝超邁典午而上無始興之愍卹下無弘訥之駸議此可爲痛哭者也奴之陷河西也公在樞部請贈卹監軍高邦佐副將羅一貴與張銓何廷魁並立廟京師邦佐之僕高永爲主死義并卹之以風示天下今公不得比於邦佐一貴公之子孫不得比於邦佐之僕何其僨也人言奴恨

牧齋集四十一

三

公拔遼土復四城柱欵議城陷之日必欲夷其家門滅其種族國觀非奴也亦撲臂而助之嗚呼助天爲虐不祥助天爲虐者奴也助奴爲虐者國觀也國觀誅奴孽其將不久焉之記以待焉崇禎十五年中秋日虞山錢謙益記

應天巡撫軍門軍器庫記

今天子初卽位遼左方有事新城王公以太僕寺少卿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出撫應天人或謂公公今可以無憂遼矣公曰不然遼之憂不在一隅象恒不佞竊以謂中外文武將吏人人

以遼爲事而後遼事可辦也身雖在東南其政志遼事乎公既受事飭戒吏士申明號令卹民隱蒐軍實修城隍治樓櫓繕寇盜詰奸宄大江以南所部肅然搜括帑藏得羨餘二萬金輸之遼左簡選壯士教束伍行陣之法造營房立寢廬又建軍器庫若干間貯所造兵刃火器之屬營舍完固甲仗堅好軍容整暇鼓角謹亮吳趨之里儼然如衝邊重鎮援遼之師將悍而卒驍過城下知公有備遂巡引去間左奸民陰懷異志與江海大盜鈞連爲變咸相率首服東南得

牧齋集四十一

四

晏然無事而公遂以勞瘁得病病且不起易箚之夕口喃喃數問遼事如何關門守禦如何於乎人知公之勤事而不知公之死事人知公之死於吳而未必知公之死於遼也余嘗觀唐孫樵書褒城驛壁以謂舉今州縣皆驛也未嘗不歎息於其言雖然樵之所云者州縣而已今之高牙大蘇專制一方者其官如古之連率節鎮而其所以爲能事者位署案牘請謝賓客游光揚聲拜除如流其不或如唐之州縣者無幾也其有志身殉國如王公者則又盡瘁以死而不得

雍容揖讓躋九列而登三事則世之驛傳其官者其必以王公為戒矣襄城之壁可勝志乎為說者曰周文襄撫江南二十有二年得以安位而行其志今久任之法不行促數更易其驛傳其官宜也左傳載魯叔孫昭子居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嗚呼朝廷之大官方鎮之重任其不得比於昭子之旅舍耶士君子居官即旦暮與回翔閱歷等耳又可以久近異意耶王公在江南後先僅二年爾天啓四年歲在甲子嘗熟錢謙益記

牧齋集卷四十一

五

福建布政司修造記

代福清公

秦昌元年十一月福建布政司火自堂庫廳舍以至於步廊皆燬天啓元年二月始撤而新之堂皇親深庫藏堅厚規摹高廣皆踰於舊自某月甲子始事至某月甲子落成初火作及於庫左布政使沈公命陳兵警備以捍國人毋闖入救火救火者抵罪火既息命府人庫人簡汰无礫取藏金於煨燼之中使攻金之工鎔而出之藏金無恙而溢於舊額者凡三千餘兩遂以爲興造之費凡木石瓦甃之直皆先給其半量工

今日視其舊而加羨焉工爭赴功民不知役初估費以萬計及其成也不出於府藏之餘金此邦之人驚而相告以謂是役也役鉅而不疲用艱而不匱災不能害時不能詘殆天之相之非人力也宜託之文章以紀成事垂之永久古之爲政者水旱凶災兵火之患皆有其備然必得其人而後備可舉也昔者鄭之火也子產命出宗祏府庫各徹其事今庫不戒於火興作繕修旬月而畢舉閩之火政於是乎無子產矣遼之兵猶閩之火也河東西之奔潰魚爛而亡迄今張

牧齋集卷四十二

六

目顧視莫敢議興復焉豈事利害成壞殊歟抑天道使然歟噫使世之治遼者如閩之治火而遼亡之後猶畫遼於堵墻之上如諸公之於此役也我知夫害可以利壞可以成而天道可以無問也遼之禍烈於火而治遼者坐視遼燼祖宗二百餘年之封疆曾不若藩司之棟宇嗚呼天下之事豈不以其人與乎此邦之人也方幸締構之成而又有亡遼之憂因記斯役也三致歎焉其不特以著其成亦庸以告世之君子沈公名某後沈公而蒞其事者閩公某游公某其

僚屬贊助具在碑陰

蘇州府修學記

蘇郡之學肇自范文正公規摹宏麗甲於東南厥後廢興不一天啓迄今二十年再修而再圮啓聖之祠委諸草莽六經之間鞠爲馬肆明倫堂傾斜技撐梁然欲壓司理平湖倪君朔望瞻謁周視而歎曰吾何忍坐視學宮之廢安得精強廉辨之士爲我仔肩是役者乎熟視諸生王一經曰無以逾于一經再拜受命乃約胄子諸生之賢者周茂蘭吳鉅朱壽陽徐樹丕等勾會

北蘇州府志卷四十一

七

計庸不以一錢經胥吏手消功單賄則三千金可辨也以復於倪君倪君曰諾盡捐其贖鍰以應而後先開府巡方諸公暨郡邑之長皆有仗助經始於庚辰夏四月凡五月而告成祠廟轟然樓閣翼然堂宇巋然締構堅緻彤髹駁蔚乃八月既望太守陳君暨倪君行釋菜禮於啓聖祠子弟駢奔耄耄歎嗟禮成而退郡之孝秀數十人踵門而請曰願有記也以無忘倪君之功予少游於斯學今雖退廢亦猶學之老博士弟子也其何敢辭予聞之也古者井田之制既定

里有序而鄉有庠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其有秀異者移鄉學於庠序移國學於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此書所謂侯以明之時而颺之承之庸之者也中年考較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左移之右又不變則移之郊移之遂屏之遠方此所謂撻以記之否則威之者也先王之治天下正德利用厚生廉讓生而爭訟息者養之教之而已春令出民里胥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冬民畢入

北蘇州府志卷四十一

八

婦人相從夜績歌咏餘子在序室民之在塾在邑無非學也無非教也出學而不帥教者入學而不變者則有撻記移屏之刑于是乎制五刑而聽其訟繇此觀之學之所棄刑之所取也未有不先學而後刑者也論於鄉升之司徒升之學升諸司馬而後告於王士之論定而任官者如此其衆也則其不帥教不變而移且屏焉者或寡矣則是學之用長而刑之用短也亂臻者殺疑衆者殺四誅者不以聽何其嚴也獄成而告於王三又然後制刑三讓而罰三罰而恥諸

嘉石歸於園土桁楊桔杵無非學也無非教也則是學之意審勝刑而刑之意嘗不勝學也豈惟是哉鄉射恒於斯受成恒於斯詩不云乎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張仲以孝友處內方叔以征伐處外亦皆鄉人之子弟蘇俊秀而升論者也人主思將帥之臣則於學乎取之學興而文武之道兼舉矣三代以降秦以吏爲師漢以經爲師唐人重詞賦宋人重制科豈無崇儒勸學之主而不知先王所以教化之意法律之家與詩書爭馳將帥之科與文學並設教與刑爲二文

卷四十一

九

與武爲二成周之盛治豈復可幾於後世哉聖天子廣厲學官崇獎經術慨然思見豐芭棧樸之盛而蘇學之復興實惟其時倪君刑官也顧獨以學較興復爲已任可不謂知所先後哉居今之世姦邪竝生則思擊斷之吏奴寇交訐則思爪牙之士然吾以爲學興而可以兼舉者誠有見於先王教化之原明主圖治之意也昔者范文正公天章條列首以興學取士先德行爲言其守邊也所至賊不敢犯西人以謂中有數萬甲兵吾鄉之士游是學也以文正爲

師出而用世爲孝友征伐之臣斯亦可矣居文正之鄉游文正之學不媿爲文正之鄉人子弟三代以下人才風俗一變而至於道也將自今日始可不勉哉予故徇諸生之請書倪君之績因道先王之學政及所望於今者使歸而刻石焉崇禎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虞山錢謙益記

景寧縣改建儒學記

景寧縣之有儒學景泰三年置縣時兵部尚書孫公原貞所創也地在縣治之西北因僧寺改創成化六年知縣林埴加葺大成殿東齋泮橋

卷四十二

十

二十一年知縣高政增建西齋後堂地勢偏陋三面皆荒塚文廟講堂偁背不合櫺星門兩掖逼民舍學門東出委巷中正德壬申知縣林傑開門於震方自隆慶壬申以逮萬曆癸未知縣陳巖之林喬松姜師閔修葺略備然而面勢渙散像設黯淡士氣窳惰而科名寥落若與宮宅地形之說相叶應焉宣城徐君日隆爲令之期年政清民肅百廢具興建麗譙樹講堂山城下邑煥然改觀祇謁廟下周視嗟咨喟然而歎曰茲地之不足以宅吾先師久矣與其修治也不

如改作乃相地於縣治之西而遷焉捐俸錢搜
賄緩量工命日庶民子來經始於崇禎十四年
之二月越二月訖工四月朔日迎先師像於郊
外用釋奠禮告成廟後枕乙山前朝辛峯左右
翼然若趨若拱谿水迴合繇右掖左滙泮池桂
山如屏鶴溪如帶觚稜千雲丹雘耀日諸弟子
員釋菜而退講讀飲射聚觀太息以謂徐君之
卜遷也勇其作事也敏傭工惟時役不告勞作
貌顯嚴若有鬼神佑助不可以不記也子惟廟
學之設所以教國之子弟使之以瞻以儀有所

牧齋集四十一

十一

觀感而興起也景寧之烏邑分自青田劉文成
奮乎青田橋禍爲帝者師夫獨非國之子弟乎
哉文成憤元政紊亂盜賊賄賂公行至欲感槩
自裁及其叅石抹軍事與婺州諸將士角逐於
衝車飛矢之間自誓爲元之遺民沒身而已矣
一旦風雲玄感致命懷節觸迂權奸之死不悔
世之傳文成者以爲出鬼入神乘風雲而御六
氣不知其希聖希賢凜然忠孝人也文成少授
春秋經義至今在人口繇文成之忠孝邇其學
問之原本則先聖教人之指意可知已矣故曰

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儒者所童而習之者也
爲臣則忠爲子則孝用以謀王斷國則可以成
變化而行鬼神繇文成之學以邇於先聖先師
一而已矣景寧之人士游於斯學有所觀感而
興起焉師文成而可矣今天下虜寇交誼王師
在野得文成一二輩庶可以慰 天子拊髀之
思其當自文成之鄉人始詩不云乎在泮獻賦
徐君之修廟學也韓子之所謂爲政知所先後
可歌也已 是年六月初日記

懋歸閣記

牧齋集四十一

十二

故南京太僕寺少卿懋歸馮公少時讀書城東攬
採江山之勝每誦謝康樂清暉能娛人游子懽
忘歸之句顧而歎曰異時有買山錢數緡爲閣
於此署之曰懋歸與通人高士讀書飲酒其中
可以樂而忘死矣果進士繇刑部郎出守襄陽
稅監陳鳳橫甚縛其叅隨斃之獄 神廟弗罪
也然疏公名於御忤九年不得遷於是移病歸
里訓二子讀書者十年二子者長元颺次元颺
後先舉進士世以配大小馮君者也 光廟御
極起南京光祿寺少卿踰年遷太僕又踰年而

卒公性好登涉宦游所至與山水有緣守襄多暇角巾布袍命駕獨往控得謝巖於廁洞中嘯咏竟日吏人持案牘就判分司南滁官舍在琴臺之畔壺觴賓客往往如醉翁所云中年里居過城東釣游故地留連不忍去久宦減產不能庀一閣每與故人談讌未嘗不以爲歎亦听然自喜也公沒而滁人思之立祀於醉翁之旁寺右有閣數楹追公之墜言樹之眉曰瞻歸庶幾公魂魄猶來此也公沒之十八年小焉君復守太僕父子同官清德相望人以爲美談拜公之

牧齋集四十一

十三

遺像退而徙倚斯閣欣慨交集泣涕霑衣詒書告子曰願有記也嗟乎山川閱人人亦閱山川也峴山之所以名者羊叔子之淚杜征南之碑也滁山之所以名者韋左司之詩歐陽公之酒也今滁之有斯閣也又將與公垂之北樓衛公之東齋竝峙於山高水清之間滁閣公耶公閱滁耶公仕宦三十年力不能庀一閣今茲之翼然於滁者視世之井幹麗譙齊雲而棲霞者果孰爲壯麗而久長耶人世功名富貴一瞬而失之如浮雲之變滅其可與山川相倚薄者清名

與盛德而已登斯閣也其可以慨然而思已矣昔張無盡游瑯琊寺作四賢堂詩仰二曾王歐之風流欲招東坡作客以配六一今觀於馮公父子閒典刑人物故知不外求而足也刻之石以俟之公諱若愚字大成舉萬曆壬辰進士崇禎十四年十月晦日虞山錢謙益記

徐州建保我亭記

嘉興朱子夢弼司教徐州以書述徐人之言而末告曰戲馬臺之左南望雲龍山有亭翼然顏曰保我徐人爲戶部分司郎中韓君作也君之

牧齋集四十一

十四

保我徐三年矣徐方游饑畿南山東之流移渡河而南與饑民偪處君爲食以食餓給錢以散遣居者行者部分肅然流寇警急南山盜剋日爲變集保甲千人夜據山城盜聞風散去徐之民饑不道殍寇不內潰君之力也署徐淮兵道篆不以傳遽爲解巡雉堞籍丁壯設礮石修羊馬牆懸金以敬射手開十石弓引滿破的一軍叫呼相賀土寇孽東郊從數十騎控其伏獲二酋以歸汗淫淫被馬鞍也礦賊袁某東犯分撥嬰城城外布營犄角敗之於郝家集斬酋三首

賊退折抵城南五十里桃山馬步二萬有奇君
身自督陣敗賊於中停廟殺二百餘人拔營遁
去移師擊蕭寇王六魁搗其巢僅以身免三戰
皆大捷賊不敢左足窺徐君之力也日者賊乘
勝入淮城闕燬燼間塗炭微君徐之不為兩
河者幾希徐之大夫士庶離舞僦功以有斯亭
婦女脫替珥兒童懷博望咸謂我公保我之功
不可泯也假辭以志之庶君之名與斯亭俱不
朽敢具以請焉予惟徐之馬州自楚漢以來馬
名鎮宋元豐中蘇子瞻上書論其形險安危為

牧齋集四十二

一五

最切今天下方有事兩河間寇賊蜂起則徐當
復為重鎮韓君起郎署司倉吏無城池士馬之
寄而能以全力保徐屹為金湯其功尤可尚也
傳曰勇夫重閉決辰之閒而楚克其三都無備
也夫無備則襄雒之兩都會以親藩節鉞守之
而潰有備則徐之一州以郎署守之而固然則
韓君之功其可泯而斯亭其可以不作乎登斯
亭也西北望芒碭劉季朱三之粉榆猶在也西
俯白門樓曹公之所縛呂布也東南臨呂梁吳
明徹之所堰泗以灌徐也又東眺泗水三城高

齊之所版築以扼陳也落成置酒登高賦詩數
百年英雄割據節鎮廢興之遺跡依稀在焉其
能無慨然而思悄然而恐矣乎據要害收豪傑
招利國之治戶籍饑寒強鸞之民以捍大盜蘇
子瞻之建白於元豐者舉行於今日庶幾南北
晏然徐為重鎮而韓君保我之功其有繼乎書
之以詒朱子以復於徐之人刻陷壁閒其不惟
以旌韓之功俾有官君子往來於斯者咸得以
覽觀焉韓君名昭宣字文卿少師蒲州公之孫
以任子為郎能世其家者也

牧齋集四十二

十六

錢湛如先生祠堂記

嘉善錢湛如先生既歿之十五年博士弟子員
考文而徵行謀祀先生於學宮相與上其事於
所司所司皆報曰可先生之子副使繼登諸生
繼振舉人繼章推先生遺志固辭學宮之祀請
於郊外絃誦釣游之地別築祠堂以妥先生之
魂以慰其鄉人之思考成之日邦君大夫率其
邑里秀民胥會祠下再拜奠幣略如釋菜之儀
副使兄弟肅拜於後莫敢適為主禮也禮成既
畢事而來請文以記之子學周禮政師儒之職

而知先王立教之意至深遠也先王之世一道
德同風俗士之與於賓興入賢能之書而登於
天府者固已熟習於大司徒鄉三物之教夫人
而可以爲師儒矣及其爲師氏保氏三德六藝
不獨以教養國之貴游子弟而邦國之民亦與
被爲其教國子也成均之法掌於大司樂其以
賢得民以道得民也九兩之繫掌於太宰其沒
也有報焉以爲樂祖祭於瞽宗則又春官宗伯
之所司也周之盛世君道盛而師道亦統於君
及其衰也吾夫子設教於洙泗之間蓋亦本師

牧齋集四二

十二

儒得民之職而非敢以師道自貳於君也師道
之盛昉於東漢昌於河汾師道盛而君道或幾
乎熄矣迨於宋道學儒林分而爲二道學盛而
儒道亦幾乎熄矣先王立教之本意誰有明之
者哉先生之道端粹而沖和高明而博厚其爲
學以強學力行爲宗其立身以孝友溫恭爲準
其教人以閒修慎靜爲的居家而鄉人式之居
官而兆人懷之師儒之道備矣不聚徒黨不立
壇墀教不出於詩書化不越於里塾師儒之名
遜而不居而况於道學乎歿而辭瞽宗之祀先

生之遙光於身後矣斯祀也立門人世儒來遊
來觀於先王立教之意其有所興起乎師儒之
道明而儒林道學將自二而歸於一不獨爲祖
豆之盛事而已也武塘錢氏自閩學中丞憲副
三公以文學名世羣從蔚起昭回五色上應慶
霄皆原本於先生問學之稱先生以謂如沱漢
之發源於岷嶓今茲之祀其亦先河後海之義
歟記曰釋奠必有合吾喜其於祀典有合也於
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復介石書院記

牧齋集四二

十八

故太僕寺卿伯剛公在諫垣以言事謫居庸
關外久之得還吳卜居大石山下爲樓於山之
麓以祀吳公子游而宋著作信伯王公與其始
祖原魯先生祔焉顏之曰介石書院濟南李攀
龍爲之記樓之上有雲泉庵庵僧司祠中香大
久而忘其故棄三賢神主於墻角將奄焉已有
太僕玄孫苓請於兵使者宋公遂僧而復故祠
額焉旣藏事而請于書之子惟佛氏之塔廟與
吾儒之祠宇多託於名山巨石修竹茂樾之間
各有疆理無相越也天池之斥基池使千年之

古利化爲昆明之劫灰吾不忍以屋廬火書之
論張之大石之修先祠使百年之俎豆比於井
棠之慈芟吾不敢以捨宅布地之緣蓋之各成
其是而已矣登斯樓也楹桷彫煥燈火青熒先
賢之像設儼然在焉已而觀太僕之締構寒泉
鏜鏘如聆其清聲修篁擊戛如見其直節俛仰
傍徨有不愜然而興起者乎後之君子其尚相
與瞻仰而引之弗替也哉若夫吳公之後中吳
之名賢多矣何以獨祀著作以其地則保祐之
祠著作故在震澤之鄉較而陽山非其所也攀
龍之記頗推論著作所以得配于游者其言支
離傳會非予所知也嘉苓之志爲記其修復如
此崇禎辛巳十一月朔日虞山錢謙益記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二

記二

重建青蓮寺碑

高原法師昱公自蜀之達溪不遠數千里遣其上首弟子真禪遺書謙益曰縣治東南一百二十里曰天池之山其下有青蓮寺唐武德中玄奘大師西踰劔閣駐錫于此池生青蓮寺因以名萬曆九年斷地得碑知其緣起者昱也由宋紹興以迄勝國壞成不一洪武十年起其廢于灌莽之中蔚爲寶坊者昱之始祖趙彥清也成

牧齋集四十三

化二十六年斥寺而新之改建于震隅者昱之高祖趙法清也萬曆四十三年昱自南都奉大藏還謀建閣尊奉有善土地相宅之術者以謂寺在山足不若移之于頂山陟水旋風氣茂密於建立爲宜我龜爰契人謀叶從于是建度經之樓以閒計者五拓置寺之基以晦計者若干買飯僧之田以晦計者若干其捐橐庀工者昱之弟趙文清也移大雄殿于經樓之前芬櫟迴帶髹彤眩矚觀音韋馱兩殿兩廡三門庖湑階祀繕治以次其齊心欣助者昱之姪趙承祥等

也寺旣蕪事念後先興復之因與俗姓架構之力皆不可以蕪減願爲我書其歲月刊之好石以圖永久余爲諸生晤昱公于海虞之破山寺廣穎豐頤具大人相私心嚴事之及觀其詮釋相宗諸典鈞貫義學捷快遡隱諸方推服咸以爲今之教魁也公生於劔外長于茲山皆獎師過化之地斷碑泐石閱藏已久而涌現于千載之後其卒能遠紹慈恩之緒殆非偶然者出坐道場則軍持流囊填咽講席歸構法宇則飛樓湧殿示現人間是固其行願使然而獎師加被

牧齋集四十三

之力下上千載如屈信臂蓋灼然不誣也後之住山者尚有以繼昱公之志精研性相了達一乘庶幾慈恩翻譯之書金輪鐵壁屹峙來茲茲寺之熾然建立者亦比于毗盧樓閣不隨劫而壞成也哉予故爲之述其梗槩而系以銘銘曰廣漢之墟輿鬼精蓬山涪水相帶縈天池合沓列翠屏池生蓮華應聖僧聖僧往矣垂千齡石葉萎絕甘露零斷碑蠹蝕苔蘚青光氣熊熊夜不局有大論師疏遺經法幢再豎曲女城神靈闕現待應徵鬼神撫呵出青冥陟岡遡澗宮地

形彈指平麓遷高京千柄萬礎如雲屯長相反
宇棲列星右手斷取左手榮下移光率人天驚
伽藍如的山如並遊葉駢蓋華發榮取函寶笈
臨王繩風猶月駕語鐸鈴鼓魚更荅時經行宛
如蓮華辦中生一華一瓣一化身獎師應現皆
圓成蓮華鬱郁池水清獎師授記如親承玉華
翻譯常光明寶華樓閣無虧盈我作銘詩唱一
音普願歷劫續慧燈南山青石比王貞磨以爲
碑刻斯銘

龍樹庵記

牧齋集四十二

儒者文文起姚孟長吾郡之歸然者也顧好從
浮圖廣傳者游傳太谷州沈氏子學儒不成去
學賈又不成遂好學浮圖法參雪浪雲棲諸大
和尚棲止郡之華山寺鳩集淨侶繙閱大藏披
攘經營若庀其家未幾華山有壞地之訟僧徒
驚怖欲散去傳告哀于佛去氏削髮誓以死殉
凡三載訟稍息乃去而游虎林天目諸山飯僧
行脚執行堅苦歸休于墓田丙舍結廬以居因
斥之以事佛齊衆所謂龍樹庵者也吾觀佛之
徒其爲說以謂山河大地一切如幻而其身之

牧齋集四十二

四

所寄瓦孟錫杖一飯一宿卽五山十刹亦比之
于逆旅傳遞而已然其人往往以塔廟爲國主
以伽藍爲金湯而效死以守之身可殺而不可
奪若傳者何其固也今之爲卿大夫者身受國
家疆圉之寄而不難以戎索與虜一旦喪師失
地日蹙國百里拱手瞪目彼此相顧視所謂敗
則死之危則亡之者其於浮圖何如也夫浮圖
之塔廟被四海未嘗爲責任于一人又非有高
爵醴賞勸誘于前嚴刑殊死警戒于後也而浮
圖之效死以衛塔廟者時有而卿大夫視疆圉
之事若奕棋然豈佛能以禍福語傾天下而國
家之賞罰顧不足徇與抑亦佛之徒棄氏毀服
祝除髮毛無妻子身名之繼羈故其志桀然得
信而未可以責諸卿大夫與嗚呼此之不能而
彼能焉而又疾其能焉而思以蓋之曰彼浮屠
也彼之效死以居者固謹而免于吾之廬者也
一旦有事上不能謀士弗能死委而去之國家
之疆圉曾不得比于浮圖之塔廟而不以爲恥
也文起孟長儒者也不斥浮圖而與之游也宜
傳治龍樹庵旣成文起以書屬余曰庵未有記

傳具石請記子其勿辭余爲之記曰庵在吳城西白蓮涇南右折半里許老樹拒門如虬龍攫拏因以名庵構十方堂以養老病畜池水以放生立普門塔以厝閣維四衆而文起書金剛經刻于塔上經始于萬曆某年凡若干年以潰于成是爲記

瑞光寺興造記

余十五六時從吾先君之吳門則主瑞光寺僧藍園遠公迄今三十餘年先君停舟解裝與遠公逢迎笑言之狀顯顯然在心目間每過寺門

牧齋集四十二

五

輒泫然回車不忍入也遠公居寺之後禪院每今一小沙彌導余游廢寺殿堂蕭然塔下榛蕪不辨甃城廊廡漏穿敗甃朽木與像設相撐柱有聲拉拉然相與顧視促步以反余每思之如宿昔之靈夢尚爲心悸又思此寺久已頽圯不知今日又何如也崇禎辛未友人張異度以復寺來告曰寺僧竺璠實主之已而璠過余曰公知我乎即遠公院中小沙彌也公于此寺有宿緣幸爲我記之嗟乎璠爲小沙彌導余游寺時其長與案上下耳今乃能夙夜經營還寺舊觀

其所成就不苟如此余稍長于璠束髮登朝值兵興多壘之日浮湛罪廢一無以自效其視璠爲可愧也雖然璠之主斯寺二十年所矣二十年中相之拜者幾人將之遣者幾人督撫大吏易置者幾人當其築堤推轂富貴烜赫視夫祝髮壞服麻鞋露肘之徒不啻一毫毛然其卒能無愧之者幾人也蓋嘗論之浮屠之爲其塔廟猶士大夫之謀人軍師國邑也浮屠以其塔廟爲已而不以其塔廟爲已之塔廟以其塔廟爲已故捍護之不啻頭目而庀治之不惜腦髓不以其塔廟爲已之塔廟故一錢之入不私其囊篋畢世之計不及其子孫二者士大夫所遠不及也斯所以愧與報應因果之說儒者所不道然吾觀富貴烜赫者未幾而囊金積帛棄擲道路遺齒腐骨狼籍烏鳶視浮屠之四衆瞻仰粥魚齋鼓安隱高閑者所得孰多嗚呼士大夫之于浮屠不獨思愧也豈亦可以知懼矣乎以璠之賢能勞身捐軀以爲其塔廟其有取于余言也豈徒欲以夸大其能事邪予故推廣其意以告於世之君子而予既無用于世粥魚齋鼓

牧齋集四十二

六

之閒他日將從璠而老姑書是以志余之愧焉
寺建於吳赤烏其興廢載在郡志璠之興造經
始于萬曆某年天啓甲子造七佛閣於佛殿之
北崇禎己巳修天寧塔凡若干級募飯僧田若
千畝寒灰奇公自楚來駐錫而崑山王在公孟
夙以宰官人道皆助璠唱緣克有終始崇禎壬
申五月嘗熟錢某爲之記

杭州黃鶴山重建永慶寺記

杭州府治之東北六十五里有山曰黃鶴高百
餘丈與阜亭山離立而俗呼爲阜亭之黃鶴峯

卷四十三

七

以兩山皆從天目蜿蜒東來嶧而非屬故也山
之陰有佛日寺宋明教嵩禪師卓錫之所安隱
一濂慎公謀於祭酒馮公夢禎圖興復之不果
乃得永慶寺故址于山之陽永慶寺者唐清泰
二年創自吳越名湧泉院宋建炎中重建賜今
額其後以元兵毀而慎公行求得之遂以興復
爲己任里人郎珮鄭鶴買地構禪堂五間僧如
尺廣德廣斌等東來孟之美建佛殿五間而其
寂院間谷印公以雲棲大弟子激揚別傳之指
慎公教誨焉不起於座而道風演迤縉素全

卷四十三

八

集慎公厭世而去其徒衆遂遺命以院爲十方
不用甲乙次相授請一江湘公主之而大麓等
力爲欽助于是彌勒前殿兩廡僧寮次第告成
印公與慧文製公相與經畫寺之軌範始定禪
堂以棲衆縛禪佛殿以結侶念佛限以崇墉繚
以修廊佛登浩浩則樂邦湧現禪版肅然則祖
燈輝映雖五山十刹號選佛之場者其清嚴精
進未有逾此者也王子宇春與諸上人共襄斯
舉歸而述其意徵余文以記之嗟乎禪與淨土
開遮歷然唯以一事攷諸近代楚石禪門尊宿
也而有西齋淨土之咏雲棲念佛導師也而有
闡闢策進之編未嘗不水乳相合也世之學者
妄生分別或相爲闢諍或曲爲調人俛俛然莫
知所適從久矣印公有憂之旣唱單提之宗而
復顯雙修之範以其締構言之前殿後堂規矩
重疊出自一門示門庭之不可離而二也周垣
夾廊鍾魚交互邈不相及示旅途之不可混而
一也借事以顯理因權而著實亦可謂深切著
明也矣寺之事甫竣印公飄然遠去使人想見
其高風于屬山湧泉之閒而濂公湘公宿德歸

然後先擔荷皆末法中所希有者余故樂爲之
記詳其興復之因庶來者得以考焉若夫印公
畢行願機緣默相感召盡未來際必有龍泉蹴
踏相繼爲人天眼目者固不係于樓閣之成壞
而亦非區區世諦文字可得而記也寺今名龍
居庵亦曰永慶禪院予從其舊稱永慶寺云

武林重修報國院記

先是紹覺法師居土橋之蓮居庵四方學徒麋
至往往擔簋裹飯飽邑屋以居仁慈慧公聽講
之暇喟然嘆曰武林故都會之地方袍圓頂之

夜齋集四十二

九

流渡濤江越南海者軍持漉囊往來如織顧不
得一茅蓋頭風餐露宿憧憧爲旅人窮子豈吾
儕出世爲人之能事乎宋紹興間故有報國院
介清泰慶春兩門之間其遺址去蓮居數里而
近遂發願修復以爲接衆之地湛然禪師爲文
唱導諸方響應淨財雲湧逾年佛殿禪堂告成
又三年桑園菜畦飯僧之田養老之室無不以
次庀治是役也不煩鑿鼓不飾竿牘僧衆扶助
者什九而善信布施者什一慧公曰吾藉諸佛
之力仗十方之緣以有斯院也久之環而自私

良子孫而營利養焉其可乎吾聞之佛法付囑
國王大臣吾得宰官之外護者爲文證明之以
垂於久遠其可以無患于是介穀子印持款門
以請于余余方有母之喪迨巡久之則使其徒
曰圓福者徒步搏顙祈必得余文乃去而嚴子
助之請益力余乃執筆以記之而復於慧公曰
嗚呼雲棲逝而淨業微紹覺亡而講席燬魔外
交作而盲禪盛行未有盛於此時者也子之作
是院也緣起於紹覺而淵源于雲棲其因地不
可謂不正矣其在今日蓋亦思以扶其衰而稽

夜齋集四十二

十

其敝乎今之禪非禪也公案而已矣棒喝而已
矣河東之論密公曰禪者六度之一耳何能總
諸法哉本非法不可以法說本非教不可以教
傳豈可以執迹而尋哉以禪門言之應微笑而
微笑應面壁而面壁應棒喝而棒喝皆所謂非
法非教不可執迹尋者也今也隨方比擬達人
演說上堂示衆譬優人之登場禮拜印可類優
童之劇戲貧子數他家之寶愚人求刻舟之劍
是不可爲一笑乎東山法門本無棒喝五花開
後互顯機權老僧無法藉黃葉以止啼童子何

知效俱脂而斷指況乎聲替交唱狂易相尊楊
眉瞬目眈眼宗師豎拂拈椎滿前大慧豈獨戲
論未止抑亦妄語既成是可不爲之悲愍乎彼
所競相誇詡者曰徒黨之衆也聲聞之廣也利
養之厚也夫日中一餐桑下一宿比丘之訓也
架大屋養閑漢古德之所訶也以荷澤之顯發
宗風弘濟國難知道者猶以固已損法爲譏而
況於他乎彼之所矜我之所禁有識者視之如
師子蟲如大火聚可也其又可褰裳而從之手
然則將如之何曰寧守淨無趣禪寧守雲棲之

牧齋集四十二

十一

真淨無趣今日之偽禪寧灰心挫名種淨因於
來切無吠聲逐響斷慧命于多生吾所謂扶其
衰而稽其敝者其在斯乎爲僧徒者守正法不
染邪法爲宰官者護正法不護邪法斯不負如
來付囑之意而金湯外護之名亦可以無愧矣
乎余之爲末法懼久矣因慧公之請而直舉以
告之雖然不獨爲慧公告而已也院之創始在
天啓元年其落成則天啓三年又十二年爲崇
禎七年予爲之記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
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嘗熟錢謙益記

資慶院重修記

武林之塘棲有僧院曰資慶初自宋建炎間至
國朝凡再燬頽垣斷礎僅存菅棘中沙門圓公
居之六時禮誦與饑飢窮艱嘯呼應和閭右之
族知其有道也雖然相之剝朽翦葺庀材僦工
萬曆二十年茶亭成又四年禪堂成圓公曰吾
藉淨信之力以有此此之謂多矣終不能持鈴
析節竿牘如市賈之相求以大吾廬庶吉士胡
君休復塘棲里人也聞其風而說之爲唱導于
里中高門懸薄謹舞赴功某年大雄殿及大士

牧齋集四十二

十二

殿成又某年放生池普同塔次第畢舉方伯桐
城吳公揭以資慶院故額觀深完好視昔有加
焉塘棲爲武林周道列肆犬牙牙籌錯互流塵
眯目市囂聒耳而茲院獨歸然其中擊磬鼓鐘
肅清晨而警中夜見聞隨喜灑然有清涼火宅
之思至于旅人道長長年水宿流汗交趾耶許
入夢而忽焉鍾魚互答經聲梵唄激颺悲厲于
燈地月落之時如沸乍沃如熱得濯擁襖欹枕
欬歎而煩醒者固不知其幾人也茲院之建其
視深山空谷徒爲幽棲閒止之地者其利益不

既多手然圓公不以榮名利養爲事辛勤四十年如一彈指而院卒告成則其結構之誠與休復攸助之力均不可誣也當圓公經始時一餅一鉢休復實與被其艱已而休復現宰官身奄忽摧謝入斯院也粥鼓安涼禪燈黯淡亦必有俛仰今昔慨然三嘆者矣自今以往夜壑已移朝榮頻謝而茲院之火傳燈續久而逾衍千百年而後又不有因茲而問其經始憑吊休復于荒墳宿草之餘者乎由此言之世閒成住壞空未有不相待而成而樓閣莊嚴幻出于四十年

牧齋集

十三

閒者殆亦猶夫榮名利養之不可以爲嘗也其亦可以感而悟矣同介子去病走其徒虞山中謁余請記去病與休復共興復茲院者二子者皆吾友也人之其事以復去病使買石刻之相爲感也曆丁巳之夏六月也

徑山二阿記

徑山入東北山家五峯之閒凡有興作取於千之外大江冒雙溪歷洪流暴漲然逆坂上緣許十里百折卒

徒顛踣木石騰藉是故寺不久輒廢廢而難復以興也聞谷禪師印公語其徒某曰盍買山而樹之樹可材也百年之內其可以掄材於山矣乎于是買山若干畝樹松杉若干株循直嶺以至三門又若干株刻其券而三之以爲之守禁而又曰是不可以不志也使某書之於石詩有之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此古之邦君建侯營室者之所有事也印公學佛之人也乃能計久遠如是世之君子慮及于泮歲者亦寡矣豈或百年嗚呼浮圖之昌其教宜矣其訓于

牧齋集

十四

有官君子不允深切哉夫以印公之願力後五百年茲山之飛樓湧殿當有如蘇子瞻之詩予之言何足以云也使世之君子過而眡之則以予言爲厲已而已矣天啓四年八月記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二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三

記三

重修素心堂記

吳江張益之先生余之先友也余兒時聞諸先夫子益之世居越來溪其父靜孝先生爲堂於溪上名之曰素心堂構堅好喬木翳然其傍有鶴吳張士信隱事益之家中落堂已更主語罷輒爲憮然崇禎六年余訪益之之子孟舒于溪上登其堂卽所謂素心者孟舒已復而居之加塗墍焉問士信之廳事老屋巋然負扆猶在相

牧齋集四十三

與緩步絮語感先夫子之游跡慨然太息不忍去越翼日之無錫過華學士東亭故宅俗所推甲第者前堂軒敞壯麗吞若素心者八九於其胸中其樸雅閒靚殆弗如也飛樓突厦層臺砥室網戶刻桷所在而是然赤白漫漶板腐而甃缺亦間有之不若越溪之居完且美也又爲之慨然太息以爲奉誠之園平泉之莊唐人所倪仰咏嘆不可勝紀王侯卿相百年之後裔孫克守舊第若魏國之永興坊者蓋亦罕矣魯人美舊公之復宇晉臣頌文子之歲室張氏之有孟

舒豈非誠賢子孫而經史之所亟稱也與閒以語異度異度曰噫吾兄之復是也則難矣吾兄頻年以來身無兼衣食不重味匪朝夕拮据將茶者爲此堂也修祖墓刊家集收族而洽親者爲此堂也修身矯思刑妻孥化僮僕薰鄉里而柔良所以居此堂也吾兄年七十矣以先人之故徵惠于吾子記此堂之復以代生辰爲壽之詞不亦可乎余曰善遂書之而余方營先墓於拂水築丙舍墓之西徧美是堂之制命工圖以來視其棟宇而構焉他日堂成亦將屬異度

牧齋集四十三

爲之記崇禎九年正月記

頤志堂記

河南陸羣圭氏家於虞山之下傍山臨池爲堂以讀書其中名之曰頤志取其家士衡之賦所謂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也堂旣成而橫經籍書俯仰誦讀者蓋有年矣今年謁余而請使記其名堂之意夫斯堂也以讀書而名也讀書之法無他要以考信古人箴砭俗學而已進學解韓退之所讀之書也答帚中立書柳子

爲之記崇禎九年正月記

之文畫以歲月期于默記又推之於遷固范曄之書基本既立而後偏觀歷代之史參于秦漢以來之子書古今譔定之集錄猶舟之有舵而後可以涉川也猶稱之有衡而後可以辨物也今之學者陳腐于理學膚陋于應舉汨沒鋼蔽於近代之漢文唐詩當古學三變之後茫然不知經緯緯史之學何處下手繇是而之焉譬之駕無舵之舟以適大海挾無衡之稱以游五都求其利涉而稱平也不已難乎俗學之敝莫甚於今日須溪之點定卓吾之剛割使人僂耳剝目不見古書之大全三十年於此矣至於今聞人霸儒敢於執丹鉛之筆詆訶聖賢摭經傳儼然以通經學古自命學者如中風狂走靡然而從之嗟乎胥天下而不通經不學古病雖劇猶可以藥石攻也胥天下而自命通經學古如今人之爲其病爲狂易喪心和扁望而却走矣楊子不云乎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陸子之嗜學若是其專且勤也亦思其所以正之而已矣經緯而緯史繇韓柳所讀之書以進於古人俾後之學有涉焉而以爲舵稱

牧齋集四十三

三

焉而以爲衡名堂之意庶有當乎余雖老而失學他日猶能負書挾冊登斯堂而問焉姑書是言以先之崇禎九年正月記

蓼菴記

太倉曹子忍生痛其父母之蚤世而不及養也又自傷其長而不遇無以慰其親於地下也讀詩至蓼莪輒爲廢書泣下文宮洸文起大書蓼菴二字以貽之曹子頗于其讀書之屋而請余爲之記吾聞諸夫子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此卿大夫與士之孝而人子之所當有

牧齋集四十三

四

事也若夫蓼莪之孝子致恨於失養而以爲鮮民之生不如死此所謂庶人之孝也曹子宜何居焉蓼莪之詩說詩者以爲刺幽王也其詩蓋麗於谷風之什而北山之獨賢小明之悔仕怨嗟竝作蓋莫甚于此時今聖天子在上惟皇建極陰陽和而萬物理庶鳴以下之詩竝興而南陔白華亦皆比笙歌而奏於堂下居今之世而悲憂窮蹇退而稱蓼莪之詩吾竊悲曹子之志而惜其不遇也雖然曹子則可謂孝矣古之人戒其君求賢而用吉士必曰有孝有德又曰

如圭如璋今聞令望宣王之內者推張仲孝友而蕭望之謂張敞材輕非師傅之器亦此志也曹子志氣卓犖議論天下事滾滾如貫珠顧其夙夜刻勵有終身之慕若此其將進而爲珪璋孝德之士奮庸於休明之世以矢來游來歌之盛事乎吾知其不徒爲蓼莪之孝子而足也聊書之以廣曹子之意崇禎四年六月記

聊且園記

侍御萊蕪李君雍時謁余而請曰余爲園于城之北隅其中亭之曰可以槐栢翳如花竹分列

聊且園記

五

鑿沼矢魚蹲石陰松此余之所羨也其東亭之曰學稼植以藜藿雜以柿杏亭之後除地築場誅茅爲屋溝塍迂錯鷄犬識路此余之所作勞也其西亭之曰學圃樹桑成陰蔬得以避謁深井爲池土得以滋墳榮木周遭瓜果狼籍此余之所食也折而南其中有齋曰則喜夾憲助明琴書楷柱余之所抱膝而深居也梅樹盤紆編爲虎落叢生蔓延香霧雜還樹之眉曰梅花深處東樹桃李西樹杏交亞蔽虧爲梅外藩以明余之比于梅也其北則老樹攬挈茂林掩靄三

徑未絕窅如深山又折而西北地勢忽瀉清池呀然長林覆之若眉著面桃李綠堤蓮藕盈池無時不花靡夕不月余之所行吟而觴咏也合而名之曰聊且園子其爲我記之余惟侍御荷橐筆供奉赤墀今且巡行雲中上谷閒宣威種落一丘一壑豈其所有事乎東夷不靖浹辰而克我河東士大夫之辱不止于四郊之多壘也又何燕游之足云乎侍御之名園曰聊且聊且之爲言苟然而已之辭也今之苟然者多矣苟然于廟堂而國論壞苟然于疆圉而戎索壞

保硯齋記

六

侍御之所謂苟然者園亭燕游之事而已其所告誡于世者不已多乎若以附于止足之義如公子荆所云其於聊且之云固不相背要亦所謂同枕而異夢者何足以發侍御之指哉侍御僂力王家爲天子復河東故地正脩夷之誅使吾輩得握三寸管爲太平之幸人他日幅巾杖屨訪侍御東海之濱坐斯園而訪陳跡以余知言者也其樂爲何如天啓元年四月初五日記

保硯齋記

保硯齋者文子莊樂奉其先人文甫所藏唐式

端研以詒其子棠而以名其齋也戈子攜其子過余山中薰沐肅拜而請爲之記夫天下之物人苟愛而貺之未有不思詒其子孫者也金谷之池臺平泉之花木集古之金石悅生之書畫彝鼎非王公大人不能有非世爲王公大人不能守也若夫硯則華門竹垞可以藏弄也破窓損几可以鋪陳也韋布之儒生兔園之書冊可以爲伴侶也匹夫孺子可懷裘而藏也可提挈而走也是故天下既好之物多不能傳之再世而保硯爲易雖然硯之爲用大矣九經之文字

牧齋集四十三

七

出焉天地之情物生焉傭工記名姓小僮箋蟲魚其于硯也猶無與也貪夫用以把算子酷吏用以書獄辭或媚權而飛章或乞哀而書表其爲硯之辱終古不能浼也必也窮經而好古澡身而洗心以磨礪比德焉以介石比貞焉其不爲硯辱也斯爲能保硯者乎是故凡既好之物易于保有而保硯爲尤難戈子之以保硯名齋也其將保其易者乎抑將保其難者乎文甫之父于安貧矯志不失素風其能保斯硯以詒後人也亦必有道矣吾邑繆仲素嘗得述石圖

硯旁刻西園雅集圖出米元章李伯麟之手遂以述古名其堂而黃文獻公爲之記迄今三百餘年仲素之硯未知猶在人閒否而其堂之遺址亦無從問諸荒煙野草之間獨文獻之文在耳繇此言之保斯硯以詒子孫固不若求所以保斯硯者之爲可久也戈子以此勸其子可矣遂書之以爲記崇禎庚辰中秋記

嘗熟縣教諭武進白君遺愛記

古之學者必有師承顓門服習繇經術以達于世務畫丘溝涂各有所指授而不亂自漢唐以降莫不皆然勝國之季淞河東有三大儒曰黃

牧齋集四十三

八

文獻潛柳待制貫吳山長萊以其學校于金華宋文獻公以故金華之學閭中肆外獨盛于國初金華旣沒勝國儒者之學遂無傳焉嘉靖中荆川唐先生起于毘陵旁搜遠紹其書滿家自經史古今以至于禮樂兵刑陰陽律曆勾股測望無所不貫穿荆川之指要雖與金華稍異其講求實學繇經術以達于世務則一也世之爲科舉進士之業者以帖括誦法荆川爲應舉之資而已而鈞章棘句之徒又從而訾訾之荆川

之集已束之高閣不觀而況荆川以上者乎勝國諸君子且不能舉其氏名又況于師友淵源之際乎教學相洽俵儀然徒以苟且尺寸素未爲意而古聖賢之書帝王之制度欲其先著于胸中如虞文靖之所稱于蜀學者其可幾乎自余里居以來士友之下問者未嘗不諄復告之而俗學之蠱晦已久余之力固不足以表襮墜緒障百川而東之也萬曆癸丑毘陵白君紹光以進士乙榜署嘗熟學教諭疏穢訂頑緝文厲行立五經社分曹課試四方名士翕然來從君

牧齋集四

九

與禮部侍郎孫公皆荆川先生之外孫流風遺書浸漬演迤入學鼓篋一皆舉荆川之學而措之故其學安而道尊粲然有文如此也君既擢興安縣知縣諸弟子員什繫其學政相率踵門願刻文于石以示遠久余惟白君之師道立矣諸弟子之親其師也可謂勞矣雖然先王之祭川先河而後海稱人之善未有不本其父師者也鄉人士之淑艾于白君者皆荆川之遺也其可以無述乎因白君之教而推本荆川之學或源或委發其遺書而讀之其人猶可作也自勝

國以泝漢唐其師承指授如捧手而相詔也夫如是則吾鄉之士必有泝訓詁辭聲之陋出而有聞于當世者而白君之教衣被于是邦者豈有既乎記有之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大推本荆川之學以教邑之子弟白君之志也余爲斯記陷置壁間鄉人士來游來觀因余之言開發頭角庶有以繼白君之志而衍其教思也哉己未正月廿八日記

儀孟劉母銘旌記

萬曆四十五年六月劉母王氏夫人卒于其子

牧齋集四

永基宜興之官寢宜興之民三日哭罷市其大夫士聚而銘其旌曰儀孟劉母之柩按禮爲銘各以其物書曰某氏某之柩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稱儀孟劉母者何別劉母也明旌之有銘也以死者爲不可別而以其旗識之識之者別之也稱儀孟以別劉母古之道也劉母之爲儀孟柩何劉母之爲婦也劉氏家中圯母女事絕巧初歲所出上奉尊章外應賓客下庀二叔履綦若指困廩總絢暴練兼屨人染人之能嘗手自涑帛力瘳寃澤器旁移時乃甦猶強起

下律也宗人鄉老咸曰精五節暴酒漿縫衣
業孟母之教也是善為人婦劉母之爲母也告
夫曰子長矣盍令負笈出遊踐桑弧蓬矢
之志乎跪埽于庭具羞服而遣之已遣求基如
塋已又遣塋如求基三子者遂皆以尊師取友
有聞望于時塋游燕母命之曰男子墮地有師
女子獨無師女道嶧山爲我奠棗修于孟母所
以志也塋謁孟子廟見石刻畫像長跪母前大
慟而起爲文以記其事四方之人咸曰學以成
名問則廣知孟母之志也是善爲人母求基舉
進士知常州之宜興縣母居官寢告戒儻禁
詬呼歎鳴於柵中求基出捕蝗母宿治蘊膳旬
日而後反門闔封識宛然官舍有二桑繅絲得
十餘兩言謂家人曰今歲幸不以授衣累宜興
矣卒之日民巷哭者如喪考妣而大夫士遂以
其旌銘之君子以爲兄蓋徵諸劉母之爲人婦
爲人母者而又原本其所以師事孟母之意沒
身而已者也故曰稱儀孟劉母者別劉母也雖
然有是母斯有是子矣孟母之爲母師視公父
父伯田稷子之母加著焉以孟母之子也別

劉母者亦以別劉母之子也置銘于重于律士
喪禮之僅存者也可以觀禮焉婦人無諡然大
夫士羣聚而銘有審諡于朝之義焉教其銘辭
六言而已既別其母又以別其子志而婉微而
昭有春秋之遺法焉諫益未第時與塋求基定
交二子者之與謙益友也歸以告于其母謙益
習知母儀法聞銘旌之舉考于大夫士之辭以
爲其可以傳也遂刻石而爲之記

天台泐法師靈異記

天台泐法師何慈月宮陳夫人也夫人而泐
師者何夫人陳氏之女歿墮鬼神道不昧宿因
以台事示現而馮於叶以告也叶之言曰余吳
門飲馬里陳氏女也年十七從母之橫塘橋上
有紫衫紗帽者執如意以招之歸而病卒泰昌
改元庚申之臘也其歸神之地曰上方侯曰永
寧宮曰慈月其職司則總理東南諸路如古節
鎮病則以藥鬼則以符祈年逐厲懺罪度冥則
以筭以表以天啓丁卯五月降於金氏之叶今
九年矣問其宿因則曰故天台之弟子智則墮
女人身生於王宮以業緣故轉應神道以神道

故得通宿命再受本師記別傳云因緣說云也問本師記別云何則曰大師以宿昔因緣親降慈月宮為諸神設法吳人尚鬼好殺故現鬼道殺殺業善巧方便漸次接引歸於台事而已其示現以十二年為期後四年而大顯時節因緣皆大師所指授也外所馮者金生采相與信受奉行者慈生顓生魏生皆於台有宿因者也或問慈月子曰慈月之事子以為信乎誣乎余曰信也如來拳拳付囑惟此正法正法衰熄魔外盛行未有甚於此時者也當此時開揚台事

教齋集四十三

十三

大明如來一期教之為鑄鑒則破昏夜以月燈開盲人以眼目諸佛菩薩所共護念証明誰得而非之今之禪病深矣亂民登師子之坐廝養踞大慧之席盲拳瞎棒欺天罔人信法門之師子蟲也慈月以人天眼具正知見汲汲然以教藥療禪病人知其闡教者所以顯教而不知其療禪者正所以護禪也菩薩於疾病世作大醫王慈月示現亦復如是我輩生人道中不能護持末法而以聽於鬼神將慚愧讚嘆之不暇而引有後言耶至其妙達三乘博通外典微詞與

義盡般若之笙簧綺句名章總伽陀之鼓吹紫微右英諸真與楊許相訓問者猶不敢窺其藩落而況神君紫姑之流乎故曰信也或曰為台事示現是矣其兼言禍福奈何曰師固言之矣每見山林塚廟邪祀鬼神厭人血肉心竊痛恨故多以符方療疾冥罔之中殺業第一故龜勉相勸也今因病之驗而漸且求財求子求壽求功名以一神之力而敢倣朝廷之權何不理之尤也夫慈月所急者台事也而世人所急者貪生畏死與榮名富厚也兩相急而兩相求不得

教齋集四十三

十四

不聊且應之故曰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今慈月急世人之所急而世人不求慈月之所求而不相得則怨與謗從之矣衆生在五濁世中三毒競興十纏爭發以慈月之慈而不能供其求也雖千佛出世其求彌甚以慈月之慈而不能弭其謗也雖千佛出世其謗彌甚雖慈月其若之何哉或曰朗為天台高足弟子末後親受囑累何以墮落乃爾曰師資云遊善友淪亡利那遷謝豈能自保無始以來惡業纏蓋放逸比丘墮牛豬狗猴各五百身憍荒鉢提已得阿

落鬼道反作牛齡而何疑於朗耶自女人身轉知宿命展轉牽率不昧宿因所謂如塞翁失馬是也亦以戒力熏習善緣純熟譬如蹴鞠著地旋起佛言出家人雖破戒墮罪罪畢解脫如優鉢羅華以慈月之事觀之則知多生戒力如鎔金入泥終不銷亡久而益瑩既可以爲退墮鞭後亦可以爲勇猛策進者也或曰淫昏之鬼不在祀典慈月之歸神於此奈何曰鬼神之受報不同其有威德者或住山谷或住空中各有宮殿冠華鬘著天衣食甘美形容端正無異諸天上方之神殆所謂有威德者也其生前必有利益於生人貪姪著業受此福報不知以何因緣因依慈月與被法力此其宿因亦不薄矣安得以世眼量之獄神之受戒閻羅之聽講歸依正法載在傳記四生六道皆可修行天龍夜叉並護佛法何獨於鬼神而靳之手菩薩以願力故天龍鬼神等及諸外道邪見悉生其中爲其導首廣爲宣化慈月之墮鬼道安知非秉宿昔願力生趣異類調伏衆生卽鬼神中亦豈無以權

牧齋集四十三

十五

方便留惑示現者則鬼神之身爲業報爲應化且未可臆斷而況於慈月乎或曰智者之入滅久矣慈月之說法將使誰證之曰佛以大衣付大迦葉以無上法付大阿羅漢皆不令滅度也大師滅後六降山寺一還佛壘振錫披衣有如平日以往時案行安隱之言較今日付囑流通之旨嘗寂光中如屈伸臂耳子能知一心三觀之義則十身佛刹微塵數修多羅如懸帝網尙何疑於慈月之今昔與大師之去住哉叶告我曰明公爲我作傳以耀於世亦道人習氣未除也余曰唯唯作天台泐法師靈異記

牧齋集四十三

十六

岳忠武王畫像記

里中蕭生故觀察公之諸孫也嘗夢之武林拜宋太師鄂國忠武王廟下王延入坐而語之曰邊事旁午不遑啓處吾比年有事北方甫歸又趣駕去矣顧視其左右介士嚴裝將發金戈鐵馬鏃鏦作聲泐然流汗而覺崇禎改元之十二月也越一年而有遵化之事生占斯夢以爲信而有徵命畫工繪王像夙夜饋盥事之而屬余記其事自昔言夢者皆本于周官之六夢生之

夢何居曰是所謂正夢也寧錦解圍以來
 歲伏舉世之人皆置奴于度外生何思焉又何
 寤焉筐篋几席之間追而夢喜且懼而夢于王
 事乎何有故曰正夢也 聖朝使百靈羣神
 羣祀名山大河雖不為天子守護社稷訶禁不
 祥獨王有事焉者何曰惟忠武王修力中夏誓
 滅金虜修奴以王宋餘孽冒金源之後啓疆犯
 順忠武有靈其能貫諸左雲而右憲陣背鬼而
 刃麻扎生不克直擣黃龍飲匈奴之血沒而佐
 佑 聖朝利羣酋為膾肺俾無遺種不惟陰敵
 我王愾王亦可以逞厥志焉王之有事于北方
 者此也日者蘆溝之役戕我大帥殲我全師去
 都城僅三舍耳我不發一矢奴遂巡顧視銜尾
 引去雖 聖天子威靈燁赫蓋亦鬼神相助之
 力焉今之游視餘息出沒遯永間安知非王陽
 施陰闔假之條鑕而制其死命耶然則斯夢也
 何以獨告于生詩不云乎牧人乃夢曹人之夢
 衆君子謀曹也非有列于朝者也周官占夢季
 冬聘王夢及其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生之
 夢可謂吉矣盍齊被走三千里以斯夢獻于

牧齋集卷四十三

十七

天子 天子將訊諸宗伯舉周官拜受之典余
 亦宗伯之屬也記其事以徵焉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三

七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四

記四

重修維揚書院記

維揚有書院作爲講堂學舍延道德博聞之儒
振衣升堂昌明孔孟之道而鄉人子弟相與羣
萃州處以爲講肄之地其來舊矣萬曆中御史
中州彭君來視鹽政閱其蕪廢修而作之祀董
仲舒以後諸賢于其中高館曾樓宏壯靚深故
御史大夫鄒忠介公爲之記入之復廢後鹽使
者泰和楊君愾然歎曰豈可使講德之堂夷而

牧齋集四十四

爲長亭廚傳乎按其舊而新之正其名曰維揚
書院以書屬余曰願有記以繼忠介之後日者
講學之禁嘗嚴矣蓋發作于萬曆之中而浸淫
于天啓之後迨于今講者熄禁者亦弛胥天下
不復知道學爲何事夫其禁之嚴也鈞黨促數
文網鏘急猶足以聳剔天下精悍之氣而作其
隕胞是故逆奄之禍士大夫捐身命以扞之而
士氣卒以勝及其禁之弛也天下皆鐫夷其廉
隅吮嚙其頰舌頑鈍狂易情然於森庑脂夜之
中于是朝著無繁水加劔之大臣疆場多扣頭

牧齋集四十四

屈膝之大吏集誥成風而刑辟不足以禁禦絲此
言之禁學之效可見于此矣自正心誠意之學
陳陳相因而姚江良知之宗始盛儒者又或反
唇而譏之良知之言昉于孟子孟子曰無惻隱
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
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分而言之曰仁義
禮智其實則良知而已矣夫立乎人之本朝蠅
營狗苟欺君而賣國者謀人之軍師國邑偷生
事賊迎降而勸進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
蓋已漸然不可復識矣其良知之未死者如月
之有魄也如木之有杙也質諸夢寐告諸妻子
未有不泮然汗下煩冤歎歎者也故曰噤爾而
與之行道之人不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行道乞人之所不屑而不屑而公卿大夫交臂而
仍之恬不爲怪彼亦遏抑其良知抹殺其廉恥
違心反面以至此極也誠使良知之學講之有
素知如是而爲人如是而非人也知如是而爲
忠臣孝子如是而亂臣賊子也知如是而爲聖
賢如是而夷狄禽獸也知湯之必灼也必不赴
知火之必焚也必不蹈知塗炭之必焦爛也必

不坐如是而士氣可立國恥可振茲庇脂夜之
祥其可以少解矣乎稽良知之弊者曰泰州之
後流而爲狂子爲僂民所謂狂子僂民者顏山
農何心隱李卓吾之流也彼其人皆脫屣身世
芥視權倖其肯蠅營狗苟欺君而賣國乎其肯
偷生事賊迎降而勸進乎講良知之學者公而
下之則爲狂子爲僂民激而返之則爲忠臣爲
義士視世之公卿大夫交臂相仍違心而反面
者其不可同年而語亦已明矣嗚呼聖人之言
元氣也孟子之言藥石也姚江之言救病之急

牧齋集四十四

三

劑也南宋之世以正心誠意藥之而不效故有
風痺不知痛癢之證今之世以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藥之而不效故有頑鈍狂易之證舍是而
不加診治則人心死矣病在膏肓不可以復活
矣用良知之學爲急劑號呼惕厲庶幾其有瘳
乎楊君今之有志于賢國者也當軍興倥傯征
求旁午之會拾鹽鐵之策而修師儒講肄之事
其必以爲救世之務莫先于此與誠先之則請
自姚江之學始鄒忠介公者余之執友而楊君
之鄉先生也天啓之學禁以忠介爲首忠介之

記蓋亟稱姚江泰州而楊君之所得于忠介者
深矣故樂爲記之使刻石陷諸壁間亦以告于
維揚之士繼泰州而興起者也崇禎十六年十
二月初四日嘗熟錢謙益記

長洲鄭氏新復祭田記

惟鄭氏遠有條序國初國子監助教士龍斷自
有宋建祠立主曰狀元毅夫公擢學士忠惠公
性之丞相忠定公清之提舉文臺公天錫高士
所南公思肖割膏腴以供祀視圭田而三之三
傳爲處士穗躋助教于廡子孫以昭穆祔祭田

牧齋集四十四

四

倍助教而三之自助教下五支分守其祀郡縣
有牒祠有碑田有圖餘百年矣其割而畀之他
族也自萬曆十二年始鄭之宗人顧視廬冢哭
而相吊又餘五十年矣訟而贖之按碑以崇祀
歸餘以息爭自崇禎十六年始于是鄭之雋孝
廉敷教以書來請曰願有記昔者鄭請釋泰山
之祀以祀周公春秋諱之書曰以璧假許田僖
公復許田閔宮作頌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
鄭氏之舉於是乎近閔宮矣古者君子雖貧不
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宮室不斬乎丘木大

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其去而止之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知祭器不踰墳墓不去之義則天子諸侯以至于公卿大夫其所當守而勿去者可知已矣故曰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又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敗則亡之今也楚豫之閒寇未至而先潰名都大邑棄之如遺跡焉向令能如鄭氏之子孫所以營祠復田死守勿替者其肯弁髦職守而以都邑與人乎嗚呼述祖德崇先祀可以教孝嚴守祀時饗祀可以觀禮食舊德

牧齋集四四

五

服先時可以作忠使天下士大夫衆著于復田之義視朝廷之軍師國邑咸如祭器之不可溺墳墓之不可去則祖宗之土宇版章可復而流亡潰敗之禍其少止乎田之復鄭氏一家之事可以無書而復田於今日當名都大邑棄師失守恬不知戒之時其亦以有警也不可以不書乃爲之書是年崇禎十六年癸未也

虎丘雲巖寺重修大殿記

崇禎二年十一月虎丘雲巖寺災大雄寶殿萬佛閣觀音閣方丈樓觀一夕而燬山林焦枯神

鬼灼爛人天惜悽如聞歎噫寺僧持簿勸募垂十年高門縣簿靡有應者東陽張公奉天子命保釐是邦慨然嘆曰噫是誠在我捐俸錢搜銀金條屬成攸助焉乃屬山僧鳩材庀徒量工今日自十一年四月初八日始事至十三年四月初八日大殿卒功方丈樓觀以次修葺邦人士女來游來觀耄艾詠歌推美頌考於是僧以公之命來請曰願有記也或曰昔稱虎丘奠吳西門西金方也閭廬之葬也湏池六尺扁諸之劍三千葬三日而白虎蹲其上金之精也寺災之

牧齋集四四

六

夕金昌望齊坊市水銀匝地金氣發矣公于是作斯殿以鎮之有厭勝之道焉天下盜賊鋒起兵火彌亘中興一隅宵柝不警公之爲吳人達兵也此非其徵與或又曰張魏公當紹興時記虎丘經藏以謂夷狄之變其來有自欲愛貪念是謂無明展轉交攻激爲鬪亂我佛以清淨立教使回心歸善和氣自生公方親臨戎馬鏖劇賦于京江相皖之閒顧汲汲爲此舉也表佛力迎和氣彌三災消劫火其機緣深矣其神力偉矣公固張姓也寧非魏公再來現身說法者歟

嗚呼頻年以來水旱刀兵雜然交作疵癘天札民不堪命方鎮大臣囊金積帛郵傳拜除視之蔑如也自公之來教和布德宣慈訓廉苟老病瘳煥肌起羸孺童鰥孤咸登衽席今茲之役一錢寸布不煩公私朝暮隨節縮儉工斯殿之落成也邦人之歡心頌聲與丹樓絳殿互相涌現于諸天雲物之中故能化兵氣為祥雲轉災土為佛國然則考公保釐之績著于東南者莫如是役宜也公撫吳七年宣勞治河入為本兵以疆事牽連就徵吳之人扶杖負襁炷香撮土

牧齋集四

匍匐佛前告哀祈有若吁問閭若投匭函此尤可書也余故不辭而為之記其不特以記其成亦以使後之有官君子有事于崇佛者於張公之為宜有考也崇禎十六年十二月嘗熟錢謙益記

萊陽姜氏一門忠孝記

崇禎十六年三月行人司行人臣垓伏闕上疏言去年閏十一月奴酋兵掠萊陽臣父勅封儀真縣知縣姜瀉里山居聞警率子弟僮奴入城死守二月初六日奴突至城陷巷戰被執奴就

索金帛臣父罵曰吾二十年老書生二子為清白吏安得有金帛飽狗奴腹以馬捶捶之嚼齒大罵奴攢刀刺之乃死臣季弟姜坡偕侍郎宋致守東城超抱父屍慟哭奴縛置寨中夜舉火燒奴帳奴覺嚮殺之臣母及長兄圻負重傷圻妻王氏臣妻孫氏坡妻左氏及次姊先後投繯赴火死臣兄禮科給事中燦言事迂顛荷聖明寬宥頌繁西曹聞計決旬號慟絕食臣若奔赴故里則臣兄園扉一息立斃草土臣欲留視橐篋則臣父原野暴露骨長飽鳥為臣餘氣僵魂

牧齋集四

死生無地伏望皇上付臣法司代兄歸葬兄得畢命首丘臣願填尸牢戶若臣兄罪必不赦請勒限就繫伏前日妄言之辜并案臣今日妄請之罪天子覽其奏意惻然憐之未及發六月登萊撫臣曾化龍覆奏姜氏一門忠孝請賜優卹始得奉明詔下所司垓將以甲申九月卜葬謂謙益舊待罪太史氏俾書其事嗚呼忠臣孝子國家之元氣也忠義之氣昌則存叛逆之氣昌則亡有國家者之大坊也天寶逆命之臣以六等定罪達奚珣輩駢斬于獨柳樹集百

察往觀之而宋南渡李綱議僭逆偽命宜倣肅宗時定罪用重典當時不能從識者以謂至德之中興建炎之不振其興亡實繇于此今國家方全盛奴雜種小醜閭閻賊游魂中朝士大夫回面屈膝委質賊庭者所在而有夫豈國無刀鋸以至是與若姜公者身無一命之寄家無中人之產徒手扞賊橫身死義家人婦子血肉糜爛國家元氣旁薄結轡而勃發于姜氏之一門非偶然也使國家之臣子胥如姜氏則忠臣孝子接踵于世何至如靖康之時所謂在內惟李

牧齋集四四

若水在外惟霍安國使敷天率土痛北轅而憂左衽哉比歲奴三入畿輔一門殉難者高陽孫氏順義成氏與姜氏而爲三孫氏成氏之議卹當國者口噤目眙若避禁諱至今寢閣未下今姜氏之卹獨出宸斷然後知崇獎節義固聖明之所急而所司奉行若之罪也自今以往忠義之氣昌國家之元氣日固叛臣賊子當胥伏獨樹之誅而奴聞之懸首藁街也不遠矣余爲書其事以俟之且以諗於國史之傳忠義者崇禎甲申三月記

韓顯王墓碑記

先朝國韓忠武王世忠墓在吳縣靈巖山下豐碑巋然嶺嶺屈盤禮部尚書趙雄奉詔撰也宋史列傳援摭雄碑其書楊國夫人志則碑爲詳建炎之復辟也楊國及二子贊王防守甚嚴王略無顧念隆祐太后宜見贊王傳乃詔曰太尉作如許事公來矣於大尉信如傳乃屈膝拜曰願奉兄嫂禮謹具鞞馬於夫人好爲言是日入見隆祐宣問周悉沈楊國手垂泣曰國家艱危至此太尉首來救駕速清嚴陞楊國

牧齋集四四

奉詔馳出都城遇傳弟翊于途告之故翊色動手自捋耳楊國覺翊意非善愈疾驅一夜會王于嘉禾史云朱勝非紹傳遣妻子慰撫世忠而不及楊國云云略也傳正彥獻俘行宮楊國自碩人超封國夫人制曰知略之優無愧前史給內中俸以示報焉功臣妻給俸自楊國始史稱隆祐召梁氏入封安國夫人伴逐世忠速其勅王誤也黃天蕩之戰楊國在行同親執桴鼓史云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兵終不得渡羅大經鶴林王露載兀大梁河遁去夫人奏

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
 而碑及史皆不載爲斬王諱也大經又云斬王
 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于
 廊柱下見一虎蹲臥鼻息訥訥然驚駭走出已
 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因蹤之起問其
 姓名密告其母遂至家具酒食資以金帛結爲
 夫婦碑云楊國家楚州織簿爲屋蓋楊國家本
 楚州寓京口也斬王以楚州披草萊立軍府故
 夫人亦織簿爲屋蓋士卒共力役也斬王起銀
 州積功轉進武副尉宣和二年調西師討方臘
 部勇敢五十人隨王稟以往遇楊國于京口當
 在此時王爲裨將非小卒也碑載王娶白氏秦
 國夫人梁氏楊國夫人茆氏秦國夫人周氏斬
 國夫人四妻皆啓國封蓋宋世待功臣彝典如
 此楊國起家北里慷慨擇配識英雄韎韐之中
 遂能定國難奏膚公豐碑青史於今爲烈豈不
 偉哉辛巳長至日余與河東君泊舟京江指顧
 金焦二山想見兀木窮威打話斬王夫人佩金
 鳳瓶傳酒縱飲桴鼓之聲殷殷江流瀟湘中遂
 賦詩云餘香墜粉英雄氣刺水殘山僥仰問相

與感榮歎息久之甲申二月觀梅鄧尉至馬山
 巖山下埽積葉剔蒼蘚肅拜酌酒而去因掘採
 楊國遺事記其本末如此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四

牧齋集四十四

一二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五

記五

耦耕堂記

萬曆丁巳之夏予有幽憂之疾負疴拂水山居孟陽從嘉定來流連旬月山翠濕永泉流牀枕相與顧而樂之遂有棲隱之約亡何孟陽有長治之役卒卒別去予遂羈縻世內跋前疐後爲山中之逋客者十有餘年矣天啓中予遭鉤黨之禍除名南還塗中爲詩曰耦耕舊與高人約帶月相看茲荷鋤蓋追思疇昔之約而悔其踐

牧齋集四十五

之不蚤也世故推移人事牽輓匹夫硜硜之節不能自固咎譽錯互構扇旁午殘生眇然不絕如縷然自此得以息機摧撞長爲山中之人而孟陽不我遐棄惠顧宿諾移家相就予深幸夫迷塗之未遠而隱居之不孤也請於孟陽以耦耕名其堂孟陽笑而許之嗟夫子與孟陽遭逢聖世爲太平之幸人共所爲耦耕者蓋亦感閒居之多暇喜一飽之有時庶幾息勞生而稅塵鞅豈與夫沮溺者流輟耕太息於蔡葉之間歎滔滔以沒世羣鳥獸而不返者哉余與孟陽之

似沮溺其耦俱之跡而已而其樂則固有過之者矣然亦有不能無慨然者予之得交於孟陽也實以長衡長蘅與予偕上公車嘗歎息謂予吾兩人才力識趣不同其好友朋而嗜讀書則一也他日世事礙了築室山中衣食并給文史互貯招延通人高士如孟陽輩流鬚髯淵明南邨之詩相與詠歌皇虞讀書終老是不可以樂而忘死乎予曰善哉信若子之言予願爲都養給掃除之役請以斯言爲息壤矣荏苒二十餘年長安邸舍酒闌燈地之語猶歷歷在耳而長衡已不可作矣人生歲月真不可把翫山林朋友之樂造物不輕予人殆有甚於榮名利祿也予之得從孟陽於此堂也可不謂厚幸哉莆田宋比玉子三人之友也爲作八分書以扁於堂而予記其語於壁閒世之君子過而攬焉其亦有如予之慨然者乎崇禎三年錢謙益記

牧齋集四十五

朝陽榭記

耦耕堂東南之第地瓦礫叢積登之有異焉因而爲臺狀如敦丘起屋半閒以障風雨於是屋之爲拂水石之爲三省峯之爲石門石城合沓

橫簇於尋丈之內灌木族叢仰承屢屨紛紅紫綠蔽虧變換樹踞山之東旦卽見日名之曰朝陽取兩雅釋山之云也梁簡文帝招真治碑曰高巖鬱起帶青雲而作峯拂水縣流灑天河而俱會又曰其峯則有石門石城虛峴自然神功挺起今斯樹之所直者高巖縣流樵夫牧人皆能指示其處至所謂石門石城者流俗皆莫知漫舉北山一二拳石以當之耳予按姑蘇志云過吳王廟五六里有試劒石又有三脊石與石城石門諸峯錯峙乃知三脊石之東試劒石下

牧齋集四十五

二

石壁呀然中開俗謂之劒門卽石門也石之西其崖如防如削巨石錯列如雉堞樓櫓卽石城也簡文云虛峴挺起信不誣也舊志稱二峯在頂山西北蓋未可信又云石城吳王置美人處據漢書注及郡國志卽吳縣之靈巖山無容在虞山也予爲記於壁閒庶游斯樹者可以舉目而得之且使讀者知古人模狀山水其言語簡妙爲不可及也崇禎四年二月二十五日記

秋水閣記

閣於山與湖之間山圍如屏湖繞如帶山與湖

交相襲也虞山隱山也蜿蜒西屬至是則如密如防環拱而不忍去西湖連延數里繚如周牆湖之爲陂爲窪者彌望如江流山與湖之形經斯地也若霄壤焉閣屹起平田之中無垣屋之蔽無藩籬之限背負雲氣冒盪煙水陰陽晦明開歛變怪皆不得遁其豪末閣既成主人與客登而樂之謀所以名其閣者主人復於客曰客亦知河伯之自多於水乎今吾與子亦猶是也嘗試與子直前楹而望陽山前缺累如重甃吳王拜郊之臺已爲黍離荆棘矣邈迤而西江上

牧齋集四十五

四

諸山參錯如眉黛吳海國康新國之壁壘亦已蕩爲江流矣下上千年英雄戰爭割據杳然不可以復跡而況於斯閣歟又況於吾與子以眇然之軀寄於斯閣者歟吾與子登斯閣也欣然騁望舉酒相屬已不免啞然自笑而何怪於人世之還而相笑與客曰不然於天地之中有山與湖於山與湖之中有斯閣於斯閣之中有吾與子吾與子相與睎朝陽二月夕月鈞清流而弋高風其視人世之區區一粟相跨峙而以腐鼠相嚇也爲何如哉吾

萬物莫不然

莫不非因其所非而非之是以小河伯而大海
若少仲尼而輕伯夷因其所然而然之則夫變
蛭之相憐僞魚之出遊皆動乎天機而無所待
也吾與子之相樂也人世之相笑也皆彼是之
兩行也而又何間焉主人曰善哉吾不能辯也
姑以秋水名閣而書之以爲記崇禎四年三
月初五日

明發堂記

斥山居以爲基鄉之爲堂爲閣游焉息焉者皆
基域也直秋水閣之後竹樹掩曖砌石錯列宮

本堂因集四一五

五

之以爲基田丙舍其中爲堂前榮後寢高明而
靚深倣越溪張氏之製命工圖以來有以栢屋
售者度而移焉不爽尺寸名之曰明發於以登
牢蔬饌親賓示吾子孫毋忘其初也庭中有老
梅修竹浮水溜渠空翠自墮清陰不改堂之東
步檐周流迴廊交屬其前楹近臨墓道游人士
女竝肩接踵薄而觀之如坐鏡中紛紅拖碧如
雜圖畫折而東拂水之欄繞墓前穴墻而出以
注於簷下雨過泉雍水石鬬擊蛇龍攫拏風雷
喧吼潰而西傾折回直舒爲漫流聞東崖旋瀆

以土深淥然而下經第五橋以入於明堂之水
正開文所謂拂水縣流天河俱會者循行吾
檻之間猶覩池帶水也砌之泱流又折而北匯
於堂之西石壁之下有泉灌然所謂歸來泉也
泉之下汨池蒼苔停潤石平布其西築室方丈幽
陰蒼蔚翠蔓蒙絡日辛若涼月輪穿漏此吾堂
之別館也堂之東北隅有樓以燕處有陰室以
違夏有陽室以違冬度間庖湑順序以爲此吾
所以翼夫堂也予之營斯堂也財一年而有急
徵之禍繫斯年而歸歸而廬於此也歲時伏臘

本堂因集四一五

六

晨昏肅拜顧明發有懷之義未嘗不優然如有
見指然如有聞也霜淒月黑風雨如晦白楊蕭
騷山谷震駭念古之孝子遠墳而啼攀栢而泣
未嘗不膚栗骨驚媿而所死也良夜開卷閱房
點筆追思壯年昔游春燈秋卷未嘗不撫駒策
驥歎老至而悲無聞也雒中之冠帶汝南之車
騎蜀郡之好事郭杜之諸生聞聲造門希風枉
駕屢舄交錯舟舩填咽邑屋聞其無人空山爲
之成市畏虛名之難居知物望之下易副未嘗
不以此思默然以愆而愆然也歲月荏苒

世務牽縲廬三年而後返使仰感數輒爲之
記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吾子孫念之
哉若夫遊觀之美山林鳥魚之樂非吾所以名
堂之意也其敢以示子孫乎廬居後之三年涂
月二十八日謙益謹記

花信樓記

於墓道之東偏擇爽塏之地撤耦耕堂而徙焉
招孟陽也堂之前隙地與秋水閣相直庀山居
之餘材爲樓五間後山如屏前湖如鏡堤池折
旋景物攢簇名之曰花信而劉狀元胤平書其

牧齋集四十五

額構水游觀之盛莫如花時祝釐之翁嫗踏青
之士女連袂接袂摩肩促步循月堤穿水閣笑
呼喧闐游塵合沓呵之不能止避之不勝趨也
作斯樓也而美其名幾以飽其觀聽誘而奪之
樓既成堤之西東閣道相望不能中分游者而
來者滋益衆客或恭余誘而奪之之法不已窮
乎予曰予之名樓也以花信而游人之追奔走
集者爲花來也當此之時風柔日麗春山如粧
春湖如鏡弱柳纒煙天桃暈雨相與握蘭贈藥
思吟怨歌觥觀微步傍徨徙倚非有以誘之誰

得而奪之迨乎向春之末迎夏之陽鶴鷄喈喈
羣女出桑游者息觀者止紅綻綠肥草長麥秀
於斯時也誰誘之而誰奪之耶吾與子倚飛閣
臨長堤身游於嬌花寵柳餘香殢粉之中欣欣
然如有得也已而時序遷改繁華代謝譬之雨
止雲收酒闌人散未嘗不泯然如有所失也造
物者之於吾與子也其誘且奪之則已久矣而
子猶未之寤歟客曰藏舟於山夜半有力者負
之而趨昧者不知也姑記其語於壁花時登斯
樓也更與子飲酒

留仙館記

牧齋集四十五

得周氏之廢園於北郭古木藂石鬱蒼蒼蔚其
西偏有隱室焉爲之易腐柱傾加以塗墍樹綠
沈几山翠濕牖煙霞澄鮮雲物靚深過者咸歎
賞以爲靈區別館也樹之眉曰留仙之館客視
而歎曰虞山故仙山也斯館也西望乾元宮徐
神翁之雪井在焉迤而南爲招真治梁蘭文所
銘二始八會者也折而北爲烏目山淳于斟遇
慧車子授虹景經處也子將隱矣有意於登真
度世名其館爲留仙不亦可乎予曰不然予之

名館者慈谿馮氏爾賡號留仙者也予取友於天下多矣晚而得留仙兄弟留仙之於我古所謂王貢嵇呂無以尚也予既老於一丘而留仙爲天子之勞臣枝柱於津門渝水之閒迷而思思而不得見眉之館焉所以識也客曰是矣則胡不書其姓繫其官而以別號名館使人疑於望仙迎仙之屬歟予笑曰子必以洪厓赤松淦六氣而飲沆瀣者而後爲仙歟吾之所謂仙者有異焉老子吾夫子之所學焉者也一則曰吾聞諸老聃再則曰吾聞諸老聃禮經之所載

牧齋集四十五

九

也許叔遜龍沙之祖也淨明忠孝其教在也以真誥考之忠臣孝子歷數千百年猶在金房玉室之閒迄於今不死也以留仙之館比於望仙迎仙何不可哉士君子出而致身遂志分主憂振國恤其爲修煉也視山澤之癯鵲息禽戲塊然獨存者所得孰多吾嘗從樵陽之侶窺石函之閤籍得廁名其閒者吾黨蓋有人焉未可謂神仙去人遠也客曰善哉請書之以爲記俟其他日功成身退爲五湖三峯之游宴坐於斯館相與縱飲舒嘯而以斯文示之崇禎壬午小

歲日記

玉簪軒記

河東君評花最愛山簪以爲梅花苦寒蘭花傷豔山簪清而不寒香而不豔有淑姬靜女之風蠟梅茉莉皆不中作侍婢子深賞其言今年得兩株於廢園老墻之下剝與草除瓦礫披而出之皆百歲物也老幹攫挈樛枝扶疎如衣從風如袖拂地又如人拚拳乍脫相扶而立相視而笑君顧而樂之爲屋三楹啓北牖以承之而請名於予予名之曰玉簪而爲之記曰瑤花之更

牧齋集四十五

十

名山簪始於黃魯直以瑤花爲唐昌之玉簪者段謙叔曾端伯洪景廬也其辨證而以爲非者周子充也夫瑤花之卽玉簪耶非耶誠無可援据以唐人之詩觀之則劉夢得之雪簪瓊絲王仲初之瓏鬆玉刻非此花誠不足以當之有其實而欲奪其名乎物珍於希忽於近在江南則爲山簪爲木簪野人牧豎夷爲蕪蘇在長安則爲玉簪神女爲之下九天停輿輪攀折而後去固其所也以爲玉簪不生凡地惟唐昌及集賢翰林有之則陋又以爲玉簪之種江南惟招隱

有之然則子充非重玉案也重李文饒之王案耳玉樹青葱長卿之賦也瓊樹璧月江總之辭也子充又何以云乎抑將訪其種於宮中窮其根於天上乎吾故斷取玉案以勝斯軒春時花故攀枝弄雪游詠其中當互馬詩以記之訂山案之名爲玉案而無復比場更攀之譏也則自子與君始崇禎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牧翁記

匪齋記

易比之六三曰比之匪人世儒之解曰匪人猶

牧齋集四十五

十一

曰小人也易言君子小人多矣於泰曰內君子而外小人於否曰內小人而外君子遜則曰吉曰否解則曰有辟曰退革則曰豹變曰革而師之上六既濟之九三曰小人勿用同人之九三曰小人弗克皆繫繫乎指小人而質言之也於比何獨不然比之卦以九五居陽爲主而五陰皆求比焉比而不以元永貞則凶邪之道永貞而不遇其主則猶未免於咎也初六之有孚盈缶永貞而遇其主故曰无咎終末有屯拔茅案征不遐遺朋亡泰之道也故曰吉六二之自內

內而得若六四之外比外而得賢故皆曰貞吉六三近者皆陰而遠無應所與比者皆非其人中懷永貞蘊初六之盈缶而不遇其主者也莫益之或擊之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象曰不亦傷乎夫子蓋傷之也水流濕火就燥比之相從各以其類漢之有李固胡廣趙戒之匪人也唐之有陸贄裴延齡趙憬之匪人也易不言君子小人而曰匪人虛其位以俟人主之決擇也不言凶不言咎而言傷者何也有九五剛中之主顯比於上五陰之求比者用三驅之道以縱舍

牧齋集四十五

十二

之雖違有孚之吉而終免後夫之凶則亦止於傷而已矣崇禎元年予以閣訟奉明旨鐫責曰中有匪人上方向學精於詩書取原筮之辭以斷枚卜之獄不斥言小人而曰匪人使臣子雖退廢其名猶可居也震怒之後事得白即放歸王用三驅失前禽之義也聖主之放其臣也有容矜無忿疾傷之之道也客有唁予者曰蹇之六二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安知上不以蹇之匪躬勗予乎予曰是何敢哉請以爲上之明旨名其讀書之齋曰匪而釋其說以爲

記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五

牧齋集四十五

十三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六

記六

游黃山記序

辛巳春余與程孟陽訂黃山之游約以梅花時相尋于武林之西溪踰月而不至余遂有事于白嶽黃山之興少闕矣徐維翰書來勸駕讀之兩腋欲舉遂挾吳去塵以行吳長孺爲戒車馬庀糗脯子舍去非羣從相向慙慙而皆不能從也維翰之書曰白嶽奇峭猶畫家小景耳巉崎幽石盡爲惡俗黃冠所塗點黃山奇峰拔地高

牧齋集四十六

者幾千丈庫亦數百丈上無所附足無所造石色蒼潤玲瓏天曲每有一罅輒有一松逕之短巔老骨千百其狀俱以石爲土歷東南二嶽北至叭哈以外南至落迦匡廬九華都不足伯仲大約口募決不能盡懸想決不能及雖廢時日煩跋涉終不可不到也是游也得詩二十餘首寒窻無事補作記九篇已而悔曰維翰之言盡矣又多乎哉余之援筆爲此編也客聞之索觀者相屬余不能拒遂撰次爲一卷先詒孟陽于長翰山中而略舉維翰之書以發其端壬午孟

陳虞山老民錢謙益序

記之一

黃山聳秀峻極作鎮一方江南諸山天台天目爲最以地形準之黃山之趾與二山齊淞東西宣歙池饒江信諸郡之山皆黃山之枝隴也其水東南流入于歙北入于宣南入于杭于睦于衢自衢西入于饒西北入于貴池其峰曰天都天所都也亦曰三天子都東南西北皆有郭數千里內之山扈者歸者岌者恒者嶧者蜀者皆黃山之負屨几格也古之建都者規方千里以

牧齋集四十六

爲甸服必有大川巨浸以流其惡黃山之水奔注交屬分流于諸郡者皆自湯泉而出其爲流惡也亦遠矣謂之天都也不亦宜乎余以二月初五日發商山初七日抵湯院自商山至郡七十里自郡至山口一百二十里至湯院又八里其所逕寺曰楊干臺曰客成潭曰長潭嶺曰石碁石曰鄉石溪曰芳溪村曰芳村其地勢坡陀犖确擁屋據壁溪流縈折湍岸相錯其人家來美箭被芳草略約拒門疎籬阻水褰裳濟涉半在煙嵐雲氣中繇長潭而山口山率環谷水壑

注溪谷窮復入一山與谷如堂如防旋相密
又相別也溪清激如矢或漬沸如輪文石錯
落深淺見底百里之內天容沆寥雲物鮮華游
塵飛埃望厓却反人世腥腐穢濁之氣無從至
焉余語同游者曰子知黃山乎是天中之都會
而軒轅之洞府也二百里內皆離宮閣道羣真
之所往來百神之所至止殆有神物司啓閉給
糞除于此地而人未之見也吾嘗游岱矣未及
登天門上日觀不知岱之尊也今吾之至于斯
也肅然而清悄然而恐慌然如在天都石門之

後齋集四十六

三

上余之茲游也而豈徒哉是日浴于湯池宿藥
谷之桃源菴

記之二

自山口至湯口山之麓也登山之逕於是始湯
泉之流自紫石峰六百仞縣布其下有香泉漢
泉口漬沸蒸熱冷泉下注涼溫齊和漢尾涌出
穢濁迸去初浴汗蒸蒸溢毛孔已而儼然霍然
如醒斯析如店斯解拍浮久之恍然感素女王
真之事作畱題四絕句浴罷風于亭巾屨衣袂
飄飄然皆塵外物也折而西竹樹交加崖石攢

柱叢籠羃歷如無人逕行半里許余氏桃源菴
在焉菴之前天都青鸞鉢孟諸峰回合如屏障
其左則白龍潭水膏渟黛蓄噴薄巨石水聲砰
磅微雨霖霖平夷炤簷皎如玉雪俄聞籬落閒
剝呼海陽邵梁卿幼青自白岳來訪足音蹙然
足樂也午夜聞衝撞彌急溪聲雨聲澎湃錯互
晨起坐小樓視天都峰瀑布痕爛漉漉駁俄而
兩大至風水發作天地掀簸漫山皆白龍掉頭
掉尾橫拖倒拔白龍潭水鼓怒觸搏林木轟磕
几席震掉兩止泉益怒呀呬撞胸如杵在白日

後齋集四十六

四

下春少閒乃相與商游事焉余氏菴傍湯池朝
夕浴于斯飲于斯汲于斯以斯池為湯沐焉服
食焉皆可也昔人飲菊潭而強飲杞水而壽况
丹砂之泉軒轅浴之三日而伐皮易毛者乎以
千金賃藥谷之廬以二千金庀糗糧治藥物沐
飲于斯泉者數年登真度世可執券而取也今
有進賢冠于此曰賣之三千金人爭攘臂而求
之以三千金買一仙人則掉頭不顧此可為一
笑者也

記之三

蘇祥得寺度石橋而北踰慈光寺行數里運磧砂卷而上其東曰紫石峰三十六峰之第四峰與青鸞天都皆嶧山也過此取道鉢盂老人兩峰之間峰趾相竝兩崖合沓彌望削成不見罅縫捫壁而往呀然洞開軒豁呈露如闢門闔登山者蓋發軔于此里許憩觀音崖崖欹立如側蓋逕老人峰立石如老人偃僂縣厓多奇松裂石迸出糾枝覆蓋白雲蓬蓬肩松起僧曰雲將鋪海盍少待諸遂憩於面峰之亭登山極望山河大地皆海也天將雨則雲族而聚于山將晴

集卷四十六

五

則雲解而歸于山山大地其聚其歸皆所謂鋪海也雲初起如冒絮盤旋老人腰脅間俄而滅頂及足却迎凌亂迫遽迴合瀾漫匝海亦雲也雲亦海也穿漏盪摩如百千樓閣如奔馬如風檣奔踊卻會不可名狀盪胸撲面身在層雲中亦一老人峰也久之雲氣解駁如浪文水勢絡繹四散又如歸師班馬倏忽崩潰杳然不可復跡矣回望老人峰僂僂如故若遲而肅客者緣天都趾而西至文殊院宿焉黃山自觀音厓而上老木措徑壽藤冒石青竹綠莎蒙絡搖綴

日景乍穿飛泉忽灑陰沉昏慘非復人世山未及上曰翠微其此之謂乎升老人峰天宇恢廓雲物在下三十六峰參錯涌現恍恍然又度一世矣吾至此而後乃知黃山也

記之四

憩桃源菴指天都為諸峰之中峰山形絡繹未有以殊異也雲生峰腰層疊如褐衣焉雲氣蒼翳峰各離立天都乃巋然于諸峰矣竝老人峰沿磧上皆緣天都之趾援危松攀罅壁或折而陞或縣而度旋觀天都如冕而垂如介而立眎

集卷四十六

六

向之所見尊嚴有加焉下嶺復上僧方鑿石斧鑿之痕與趾相錯也石壁斷裂人從石罅中上歷罅里許天都遂罅而走甫瞪目而踵已失也甫曳踵而目又失也壁絕石復上合乃梯而下人之下如汲井身則其綆也汲既深綆穴地而出又從井幹中上也折而陟臺是為文殊院普門安公所荒度也院負疊嶂峰左象右獅二羅松如羽蓋面擁石如覆袈裟其上有趺跡其下下絕桃花峰居趺石之足桃花之湯出焉其東則天都峰如旒倒垂其西則蓮華峰獻萼焉其

正面曠如也指點凝望浮煙盡靄青蔥紺碧穿
漏于夕陽平楚之閒已而煙凝靄積四望如一
暮景夕嵐無往而非雲海向所沾沾于老人峰
者又存乎見少矣生臺有二鴉翔集僧言此神
鴉也明日當爲公先導與之食祝而遣之寢室
不滿一弓夜氣肅冽與老僧推戶而起三十六
峰微茫浸月魄中零露瀼瀼露溼巾屨悽神寒
骨峭愴而返余故好山栖野宿以此方之其猶
在曲屋突夏砥室羅幃之中乎余之山居而宿
焉者自茲夕始也

記之五

牧齋集四十六

七

清曉出文殊院神鴉背行而先炤微幻空兩僧
從焉避蓮華溝險從支逕右折險益甚炤微肘
掖余臂幻空踵受余趾三人者歷與駉蛩若也
行三里許憩炤微菴菴背蓮花面天都負山
厓屢蔽虧雲漢俯視洞壑日車在下陰茆蒼藉
白石出孟陽畫扇傳觀惜不與偕杖屨也二僧
踞盤石疏記所宜游者曰繇喝石居三里至一
線天再折一里許下百步雲梯又一里上大悲
頂出新闢小徑三里許達天海飯訖東北行上

平天砥五里上石筍砥轉始信峯經散花塢看
撥龍松過師子林上光明頂復歸天海少憩登
煉丹臺而還日未亭午天氣如清秋此游天所
相也食時飯天海神鴉却而迎焉次第游歷如
二僧之云日夕鴉去迴翔如顧別乃返天海宿
焉一線天石壁峭陁水旁激如雨疾趨過之傳
曰巖岑之下古人之所避風雨謂此也雲梯當
蓮華峰之趾磴道歷七百級磴陁而級長踵曳
如絙脰垂如沒下上攀援後趾須前趾前踵蹠
後踵旁瞰股栗作氣而後下乃相慶脫于險也

牧齋集四十六

八

始信峰于三十六峰不中爲兒孫一部婁耳而
頗踞諸峰之勝跡師子林東折兩厓陟立相去
丈許北厓裂罅處一松被南厓援之以度陟其
巔菴欹傾積雪指柱俯視雲氣諸峰盡出其
最奇石筍砥也同經云黃帝浮丘公上昇之後
雙石筍化成峰可高千丈今石筍攢立不啻千
百嵌空突起拔地插天鈞連坼裂譎詭化質亦
不可以丈計豈造物者役使鬼神破碎虛空穿
大地爲苑圃鑿混沌之肺腑以有此也起視大
壑却立萬仞指點宣州池陽堆皺感摺縈如困

集馮高臨下如限堵墻堆阜虛落人語殷殷
則翠微松谷黃山西北之境盡矣煉丹臺之
前拱立相向者煉丹峰也翠微飛來諸峰各負
勢不相下胥僂焉環衛崩壓倚傾節比基布若
削劍戟若樹儲胥軒轅相宅之地故有神物護
訶妄人不察設版築室宜其蕩剛風而焚劫火
不終朝而輒毀也三十六峰側影旁軼敷花如
茵茵丹臺藏貯其中如的中之薏臺方廣可置
萬人三面剗削前臨無地却行偃臥足踳踳不
能舉目眴眩者久之余之登茲山也自湯寺而

北齊集四十六

九

上披蒙茸歷幽仄蓋奧如也自文殊院而上指
削成邈雲漢蓋曠如也及遵石筍丹臺觀夕陽
望光景意迷精爽默自循省靈區異境顯顯心
目安知俛仰之間不將一瞬遷改夜半有負之
而趨者與安知吾身在此而市朝陵谷堆塵聚
塊者不已甯然若喪與又安知吾所坐之處所
游之地非幻化爲之如所謂五山之根無所連
著者而吾亦將馮空而碩虛與余肉人也載朽
腐之軀以游乎清都紫微余心蕩焉夫安得不
執化人之祛謹而求還也與楚莊王曰子具于

望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右淮其樂忘不
思暫之而不能反吾之於此山所以游焉而樂
樂焉而不敢以久留也

記之六

是處層巒蓬然取道雲梯面風逆上負風而仆
仆而兩腋若有人相扶不知其爲風力也盡
雲梯則爲蓮華峰之趾徑如荷莖紆迴藏峰腹
中磴窮身峰腹而出如絳荷本上重臺也風愈
厲逆曳不得上乃撐石趺坐以俟登陟者巡途
而下欲前復却一松一石低迴如故人僧曰三

北齊集四十六

十

十六峰處處皆別蓋早至慈光寺招邀諸峰與
執手欄楯閒乎寺踞天都之隴枕桃花蓮華二
峰左則硃砂青鸞紫石右則疊嶂雲門竝外翼
焉普門安公者縛禪清涼山中定中見黃山遂
繇清涼徙焉比入都門願力冥感 慈聖皇太
后頒內帑爲難髮賜紫衣幡杖 神宗賜寺額
曰慈光降敕護持今寺尊奉藏經 慈聖所欽
賜柴池也四面金像像七層層四斗凡二十有
八層有蓮花坐坐有七準提居葉中一葉一佛
佛不當萬計 慈聖及兩官所施造也普門將

薄四而殿手削木爲式四阿四嚮不失毫髮今
歲奔焉普門隻手開山熾然建立當其時 兩
宮之慈恩如 物力充初移兜率于人
閒化榛莽爲 軍興日煩饑饉游
至鍾魚 鼓鐘于長信數伽藍
于維陽益不勝滄海劫灰之嘆焉斯李文叔之
所以致慨于名園也普門塔在寺後白石鑿鑿
桃花流水圍繞塔前人世牛眠馬鬣起冢象祁
連者方斯蔑如亦可感也是夕再浴湯池宿桃
源菴山僧相送不忍舍鄭重而別寄語天都蓮

集甫集四十一

十一

花諸峰如吳人語念相聞也元人汪澤民曰宿
湯寺聞啼 若歌若答節奏疾徐名山樂鳥
下山咸無有 方有南浦之別聞之悽然感余
心焉既與黃山別遂窮日之力以歸

記之七

余之登山也浴湯池憩桃源菴夜半大雨坐白
龍潭小樓看天都峰瀑布雨止登山雲氣猶滃
鬱登老人峰看鋪海山行三日天宇軒豁如高
秋蕭辰一望千里每春夏登山煙嵐偏塞不辨
尋丈山僧嘆詫得未曾有甫出山雨復大作淋

淋漓溼同游者更相慶也客曰黃山之游樂乎
余應之曰樂則樂矣游則未也三十六峰之最
著者莫如天都蓮花出芳村則蓮花峰離立抵
白龍潭則天都正中如昇陟慈光寺踞天都而
枕蓮花離而又屬顧若宿雷憇文殊院天都東
拱若潛幢之建立蓮花古謂若瓣花之披敷兩
峰之面目畢見矣有茲以往俯背易嚮步武換
形如鏡中取影橫見側出非坐臥俯仰不能勞
筋而茲遊未遑也昔人言採藥者裹三日糧達
天都頂萬曆間普門閣菴相繼登陟石塔旂燈

集甫集四十六

十二

儼然在焉夫獨非腐肉朽骨而遂如天之不可
升耶石門爲黟山之中峰歟郡黃山樓北瞰此
峰峰勢中坼若巨門唐人有詩曰閒倚朱欄西
北望只宜名作石門樓則石門之高峻唐時郡
樓見之而游人無復過問卽山僧亦莫知所在
此可以名游耶游茲山者必當裹餼糧曳芒屨
經年累月與山僧樵翁爲伴侶庶可以攬山川
之性情窮峰巒之形勝然而霞城乳竇紫床碧
枕毛人之所飲阮公之所歌未可以津逮也桃
花如扇松花如蕤竹葉如笠蓮葉如舟非鍊形

度世之人未易邁也三十六峰之巔樵蘇絕跡
猿鳥悚慄唯乘颺輪駕雲車可以至焉列子言
海外五山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
相往來者不可數吾安知仙聖之人不往來于
三十六峰之間如東阡北陌乎吾將買山桃源
朝夕浴于湯池鍊形度世然後復理游履焉山
靈其許我哉

記之八

山之奇以泉以雲以松水之奇莫奇于白龍潭
泉之奇莫奇于湯泉皆在山麓桃源溪水流入

牧齋集四十六

十三

湯泉乳水源白雲溪東流入桃花溪二十四溪
皆流注山足山空中水實其腹水之激射奔注
皆自腹以下故山下有泉而山上無泉也山極
高則雷雨在下雲之聚而出旅而歸皆在腰脅
間每見天都諸峰雲生如帶不能至其冢久之
滃然四合雲氣蔽翳其下而峰頂故在雲外也
鋪海之雲彌望如海忽焉迸散如鳬驚兔逝山
高出雲外天宇曠然雲無所附麗故也湯寺以
上山皆直松名材檜樞榭楠藤絡被幽蔭蒼
蔚陟老人峰懸崖多異松負石絕出過此以往

無樹非松無松不奇有幹大如脰而根蟠屈以
畝計者有根只尋丈而枝扶疎蔽道旁者有循
厓度壑因依如懸度者有窄狹穴縫崩迸如側
生者有幢幢如羽葆者有矯矯如蛟龍者有臥
而起起而復臥者有橫而斷斷而復橫者文殊
院之左雲梯之背山形下絕皆有松踞之倚傾
還會與人俛仰此尤奇也始信峰之北厓一松
被南厓援其枝以度俗所謂接引松也其西巨
石屏立一松高三尺許廣一畝曲幹撐石厓而
出自上穿下石爲中裂糾結攢擎所謂擾龍松

牧齋集四十六

十四

也石筍石鍊丹臺峰石特出離立無支隴無贅
阜一石一松如首之有笄如車之有蓋參差入
雲遙望如薺奇矣詭矣不可以名言矣松無土
以石爲土其身與皮幹皆石也滋雲雨殺霜雪
句喬元氣甲拆太古殆亦金膏水碧上藥靈草
之屬非凡草木也顧欲斫而取之作盆盎近玩
不亦陋乎度雲梯而東有長松夭矯雷劈之仆
地橫亘數十丈鱗鬣偃蹇怒張過者惜之余笑
曰此造物者爲此戲劇逆而折之使之更百千
年不知如何槎柯輪囷蔚爲奇觀也吳人賣花

者棟梅之老枝屈折之約結之獻春則爲瓶花之尤異者以相夸焉茲松也其亦造物之折枝也與千年而後必有徵吾言而一笑者

記之九

黟山三十六峰詳載圖經學士大夫不能悉其名而山僧牧子不能指其處所知者天都蓮花煉丹硃砂十餘峰而已石人峰譌爲老人雲門峰譌爲剪刀疊嶂峰譌爲勝蓮又有以培塿而冒峰名者始信峰也李太白有詩送溫處士歸黃山白鷺峰今不在三十六峰之列蓋三十六

集齊集甲十六

十五

峰皆高七百仞以上其外諸峰高二三百仞者不與焉白鷺峰或亦諸峰之一也自普門安公乘宿夢因緣開文殊院命老人峰背一嶺曰三觀嶺於是命名者紛如曰光明頂曰天海曰師子林皆傳會文殊院而名也普門開山之後徽人以黃山媚客輶車輜軒至止相望所至輒樹眉顏額磨厓題名青峰白石有剝膚黥面之憂三十六峰亦將不能保其故吾矣山之巔曰海子繇平天砭循鍊丹峰里許名曰海門光明頂爲前海師子林爲後海修廣可數里如以茲山

峻絕目其平行處爲海則華山之頂高崑四合重嶺秀起不名之曰華海如以雲生之候彌望雲浪目之曰海則泰山之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名之曰岱海以海名山以黃名海純繆不典當一切鐫削爲山靈一洗之也自山海經水經紀三天子郭亦曰三天子都地志家紛紛聚訟有疏通之者曰率山爲首黟山爲脊大郭爲尻似矣新安老生吳時憲曰黃山有最高峰曰三天子都東西南北皆有郭發有三天子郭南郭也匡廬亦稱三天子郭西郭也積溪有大郭

集齊集甲十六

十六

東北郭也天都爲天子都率山匡廬大郭爲天子都之郭此伯益桑欽之疏義而黟山之掌故也時憲振奇人也所居環堵巢書其中見溪南富人則唾面去之余遊新安新安人無能舉其姓名者矣故余作黃山記以時憲之言終焉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七上

行狀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孫公行狀

會祖懷曾祖母李氏

祖達祖母蕭氏

父麒母張氏三代皆歷贈特進光祿大夫

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中極

殿大學士妣皆贈一品夫人

先直隸保定府高陽縣城北西莊里孫公

年七十六狀

牧齋集四十七上

一

公諱承宗字稚繩其先河南之湯陰人永樂中有諱遇者徙居高陽城北二里之西莊子孫因家焉遇生懷懷生達達生麒麒生四子叔子諱敬宗繇舉人仕至兵部職方司員外郎而公其季也家世豐產孝弟力田好行其德公之父太公倣儻闊達耽詩酒歲大祿族里皆仰給以生傾家以應徭役產益落其任俠好施自如也公生二歲凜然如成人鄰媼子之餅必懷歸以遺母母食然後敢食母使之旋顧視諸甥成童者

曰孺子在旁不便也母笑而異之年十餘歲徒步從職方公讀書學宮往來西莊遇風雪職方公欲負之公不肯兄弟相視含涕而笑遂從職方公授五經諸史穿穴今古蔚為碩儒年三十二應選貢試奉天門對禦倭策萬言文不加點是日西華門災紅雲覆五鳳樓公賦詩記之曰黃扉進御平夷策應許書生抱六奇其自負已不徒矣是歲舉於鄉又十年舉進士公長而鐵面劒眉須髯如戟聲如鼓鐘殷動牆壁方嚴鯁亮沈塞果毅不苟言笑不妄取予雖為儒生歸

牧齋集四十七上

二

然如巨人長德人望而畏之矣嘗授經易水雲中杖劒游塞下從飛狐拒馬間直走白登又從紇于青波故道南下結納其豪傑與戍將老卒周行邊壘訪問要害阨塞相與解裘繫馬貫酒高歌用是以曉暢虜情通知邊事本末大同兵噪圍撫院鼓聲如雷閩署莫知所為公教令史書榜示曰向某道領餉譯者斬兵士從門閭中窺之莞然而散巡撫房守士執公手而嘆曰非吾所及也萬曆三十二年試進士唱名第二除翰林院編修十二載遷左春坊中允歷左諭德

司經局洗馬 熹宗卽位遷左庶子充日講官
拜詹事府少詹事加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
事日講如故公爲史官不造請權要不做逐游
譾厚自貴重泊如也顧不屑爲低眉拱手優閒
養望館閣間有大議矯尾厲角奮袞而譚往往
自公一言而決內閣以中堂相臨兼有師資之
誼其賢者爭相引重退而一無所附麗其不賢
者深自閤匿不欲一過其門及其罷免死亡未
嘗不鄭重慰藉也 神宗末 東宮有挺擊之
變御史劉廷元以風癲蔽其獄閣臣吳道南密

牧齋集四十七

三

以諸公公曰事關 東宮不可不問事關 皇
宮不可深問龐保劉成而下不可不問也龐保
劉成而上不可深問也獨 皇上能了此須中
堂密揭答之耳道南謝曰謹受教於是挺擊之
獄定已而爲人序諫草暨南閣發策頗著其語
主風癲者銜之丁巳內計議左公於外掌院劉
一燝曰孫公國之元氣誠不忍阿附黨論得罪
天下萬世也力持之乃止 熹廟初御講筵內
閣戒講官講章宜簡要講畢勿多獻替恐 上
勃弗能省也公告同官三

主

切中在我輩

六七措大開導 聖聰講章須詳明切直博引
曲譬若講官聽中堂爲芟改中堂又視中人爲
忌諱則講筵爲無人矣中堂當擇講官不當擇
講章與其擇講章寧去講官可也講官李光元
亦以內閣不宜芟改講章上書爭之於是講章
乃得勿改公當進講容止莊靜敷陳剴切忠誠
惻怛著見眉宇 上聽之輒灑然動色易容詢
近侍長鬚者何官曰庶子孫某 上曰我偏懂
他講每進直講姓名輒喜曰我又懂他了 上
朝罷喜謂近侍我尊重如此移宮之議司禮王

牧齋集四十七上

四

安主之公恐 上幼而驕宮闈之中或導之以
薄也進講克明俊德章既畢乃疏解以親九族
高會祖父子孫曾玄之詳因反覆開諭言帝堯
德爲聖人尊爲天子決不敢自恃說自家是天
子極尊重了便輕疎一家骨肉所以要親愛九
族處置得所我 皇上內有宮眷戚畹外有宗
室親藩皆九族之支屬須要同其好惡共其富
貴凡先達眷屬仁至義盡無使驕恣無俾怨恫
以傷親睦 上端凝拱聽退而告曰我今日纔
知九族昨日如何不做在講章末安曰講官於

講章外臨時發明耳然而安殊不憚也進講次上嗽以紙拭涕唾公東向拱立不進上目之東班官亦目趣公公拱立如故俟上拭罷整衣迺前講出入起居間有弗欽於出入起居四字點分爲讀抑揚其音節以聳上聽備述堯舜欽明兢業及我二祖敬天家法上肅然起敬退謂孫講官知禮再講值上嗽公釋籤以待上益莊不復拭唾矣凡講官讀書近侍皆先期進讀字韻有互異者上高聲讀某字爲某講官從之不取是正也公侍上讀書至

卷一百一十七

五

三百六旬有六日讀六爲溜上高聲讀溜者三公亦高聲讀祿者三上改而從公退而知溜音之謬也戒近侍曰畢竟拗講官不過以後休錯被講官笑公謂安及高時明日民間家塾講習朝夕聚首促膝萃萃笑語相習而熟今上御講筵恭嘿無一問難臣下日踧踖而退何繇熟也嘗朝奏事例有口荅今借此儀與公等約上問某句講官通俗細解再問講官又細解借此套數起發問難俾上漸通曉機務講帝鑑圖說指圖畫像如民間詞話演義之比俾

聖心與臣下日親日熟入而後說之此啓沃之要也時明日非復午講不可安曰甚善當請修九五齋時明日孫公欲致君堯舜須有茅茨土階遺意何必修齋而後講乎安時明皆先帝東朝伴讀夜直宿御榻旁孳孳爲聖學計未幾逆奄魏忠賢用事殺安罷時明公亦輟講惟以去而講筵遂爲故事矣公每嘆息謂君德成就責經筵亦須內閣與司禮有人不能獨責講官而天啓中之經筵獨視內臣之賢否以爲隆污則良可愧也萬曆四十二年建州酋奴兒哈

卷一百一十八

六

赤叛葉撫順清河大兵分四路進討我師敗沒已而開原鐵嶺並陷擒西虜宰賽滅北關要結援免妙花諸部脅服朝鮮其勢益張朝議倚遼撫熊廷弼謂足以辦奴公曰未也當大事須置身天宇之外倪視所管迺能洞析情勢使敵在我目中今身爲遼事所囿敵見我而我不能見敵惴惴懼敵之入我室發我屋會暇及藩籬之外乎一城桃三道河虎皮驛破不能救枝斫膚剝而曰護其本根樹其能久乎詞垣爭扼腕論兵有事招練公守官自如顧舉朝皆視歸手公

廷弼去奴陷我漢。遂陷遼陽。經略袁應泰自焚死。乃即家起廷弼。經略遼東。寧前道王化貞爲巡撫。化貞自詭能結西虜。用六萬兵破奴。而廷弼主固守。兩人遂相惡。交相謗也。上勅廷臣議。經撫去留。至欲專命使講解。奴兵已駸駸度三岔矣。崔景榮爲兵部尚書。老臣遲頓數爲言。官所詢。詈御史方震孺。請罷景榮。以公代。舉朝和之。疏以累百計。朝罷。九卿臺省要公於會極門。相率下拜曰。願公出身爲社稷計。吾輩爲社稷拜公。公固辭不可。遂推公爲兵部添設侍

懷素集四十七

一

郎以主東事。上不欲公離講筵。疏再上。不許。天啓二年正月。奴兵略廣寧。未至。化貞棄城走閭陽。廷弼見而唾之。惶遽噪譁。焚棄右屯。以西四百里。遂與監軍道臣高出張應吾。邢慎言。躡化貞後。相將入關。出至是已再逃矣。出之初。逃也。上書於朝。請盡捐河西地。以予西虜。我退守山海關。可以自保。其再逃也。益播其書於長安。幾惑衆以逃死。懦夫逃臣。競相祖述。且謂當并棄河東。盡關而守。中外聞斯言也。益懼。大臣雖不敢明主其說。而亦不能斷以爲非也。蓋關門

退守之議。昉於此矣。於是請用公者益亟。以謂不可朝夕待。上亦急東事。不復能留公於講筵。乃拜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以二月十八日入直辦事。凡九日。卽命以閣臣兼掌部務。展入閣。午入部。仍以侍郎承旨。公入部。卽上奏曰。臣家非業武。口不談兵。不知諸臣何以謬相推許。致皇上誤信。授以兵樞。臣再四省循。或者諸臣見臣頗負慷慨之氣。不投時好。不畏時嫌。以臣慙質。信臣直腸。臣惟今天下事無一不難。而兵事更難。自非負十分精敏之才。兼幾

懷素集四十七

八

分癡騷之性。決不肯妄承於身。所謂癡騷者。習聞忠君愛國之說。不徇人情。不聽私屬。投之賄必告於朝。遺之書必聞於衆。其慙慙懔懔。期於集思。不以護黨。期於廣益。不以植私。故能勞怨不避。毀譽不聞。不化長安之習性。不顧從旁之蜚口。臣今仰告皇上。今天下敝極矣。若不極力修明。祖宗法度以大布。皇上德澤人心。必不能固結。士氣必不能奮揚。臣下所爲致身。以奉明法者。徒以供妬忌之口。皇上虛明以察事理。詳密以燭人情。飭厲文武諸臣。勿角

口語勿事虛文以公忠憂國之心勵情敏有爲之氣事關軍國大務羣策羣力一德一心同議幹理同議節縮司兵馬者不得恣意於所不可多而不顧供億之難司錢穀營造者不得刻意於不可少而不顧星火之急卽科道各官事必盡言言必盡事第人有賢否事有緩急須身在事中者詳酌輕重悉心料理以副言者之籌策諸臣望臣以必行抑且望臣以必可行臣望諸臣以必言抑且望諸臣以必可言惟必可言乃必可行人患言者之多臣患其少耳臣原無他

牧齋集卷七上

九

長獨有真念其有杞格不行仰干名法者容臣執三尺以入告皇上將天下驚心迅霆填破沉陰是臣之志也又敬陳目前切要曰年來兵多不練餉多不覈以將用兵而以文官招練以將臨戰而以文官指發以武爲備邊而日增文官於幕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守於朝其一種因循誕謾之象徒相與咨嗟而不能返故以一隅勤天下遂至歛天下之兵於邊而既壞一隅兼壞天下臣以爲今天下急務在收拾人心而欲收人心在大振天下之氣其綱紀大要在

皇上勅屬臣工共奉祖宗之法度而先選精敏有爲之材昔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世或非之而不知治固有時方今百吏因循庶政叢脞宜令吏部細加體察凡寬博近迂文藻近弱遲暮近衰急爲量移務得精敏有幹局者布列兵馬錢糧之司撫道俱極一時之選大破常格勿拘資銓又不符借破例以徇情分郡邑之長務擇廉幹蓋郡邑尚可揆括儲備而廉乃不私幹乃有用遂可積餉養兵以應徵求以辦城守凡地皆然而畿內爲急至於

牧齋集卷七上

十

武吏不拘曾在戰陳會爲大將亦不拘文武兵部調諸將有才望者徧覈之擇一沉雄有氣略者授之鉞俾開府專辟置偏裨而下得自擇其人而授之朝或朝有推校仍聽其自擇意氣相合者卽以其人若所辟置之人分募精兵多不過十萬或有見兵若調募來者仍令自爲簡汰而用之如所自募縱其撫賞之費而任屬專聽信明文吏得與謀議供軍實不得制其師蓋兵之道精不可以事窺窺不可以理解而文吏泥拘好用小見解沾沾將吏之上能令將吏羈

而不得展以文統武自是敝法以極不知武之文統極怕文之武更屬極敝之法故臣謂今天下當重武吏之權而重武之權亦唯是去文吏之擾但得無多設文官則武吏不輕如鄉者劉綎杜松近者羅一貴之勇烈假令得專制之權何至於敗惜也大將既得其人便當以遼事付之小勝小劔皆勿問要於守關無闌入俟兵力之厚為恢復城堡有所復即以昇其人略法黔國使其人之精力全用於遼得寸則寸得尺則尺以幹家之智幹國必無遺力而朝廷特資兵

欽定四庫全書

十一

饒明賞罰以防跋扈之漸如周宋之初可法也國家京營兵十萬日添文添武以為兵害而不少添其餉營兵上等之餉不當募兵下等之餉何能為練當如募兵之法列餉為三等而以遞升遞降之法簡拔清汰環城為營每城建三營營可八千有奇建營之法即以陣法為之令什什伍伍在營如陣在陣如營升其伉健者為親軍而老弱附營姑任之為老家如宋初升籍之法不變嘗不動衆而陰奪其勢不愛其徒衆而易譁也其大要在先簡營將無以文吏操之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十一

清其拜座主之費尤在總協大臣等特綱領勿循格套以提撥營將之精神則京兵可強募兵可省而外兵屯聚之禍可銷也永平為陵京重鎮為山海後勁不可再設巡撫却不可不設總兵與山海薊鎮為犄角之勢為皇上設此雄關盧龍薊門諸州縣宜略倣各邊之法城各設守將一員添兵防戍築壘於必爭之地使鎮戍連接墩營相望關西州縣處處設兵雖各城防守其實於東則若以山海之兵分佈於各城以爲老營於西則若以京師之兵分佈於各城以為突騎每城擇健令及佐貳團結民民安插流傭兵即於本州縣招募器甲糧餉給以本地錢糧近畿三百里內發數萬金儲米豆為備備而不用可平糶以賑民而官饒其息一片石而西威繼光故壘在焉可按其踪而加修葺畿南涿易以及通州當清理額兵兼募新兵撫臣張鳳翔議招兵五萬臣謂有一兵當得一兵之實用無多口幾千幾萬不得一兵之用也天津北平若京東皆可屯田以屯撥遼人以禦限胡馬以租給軍餉此三便也臣之所言非有迂遠難

行然惟法乃定惟德乃成臣非欲棄老成獎新
進也又非欲遺道德尚名法也天下因循誕說
姑務偷安大廈之支而苦守門戶要領之不
問而牢護而皮臣誠不忍見皇上之法凌夷
盡壞而不可收拾遂敢冒天下之私忌以修朝
廷之公法自古法之利國家者大而奉法之害
其中於身者亦大若言必遜皇上之心動必
諧衆人之意老成長慮却顧身名不爲皇上
主持今天下豈少此人而皇上亦何取於臣
哉當是時奴警日亟長安一夕數驚閣部大臣

卷一百一十七

十三

瞻川屏足苟幸旦夕無事言官如螭蟾沸羹聚
族分部莫適爲公家計公既以法斷自任乃上
章請下熊廷弼於理與王化貞並職以結正朝
士之庇護經撫分左右袒者請逮給事明時舉
御史李達以懲蜀之招兵致寇者請詰責募兵
監軍諸臣以次究問以警有位之散轍者公所
彈治或時所譽望及抗平推薦公者人或以謂
公公曰法者天下之公也吾輩先置身於法中
然後可出其身爲朝廷明法若以其嫌而入之
親而出之毀而伐之譽而捨之壞法實自我始

何以信天下奏上詔如公所請舉朝聳然始
知有國法而側目然咨者亦多矣招兵之議起
勅威先奮臂公請一切停止曰勅臣總京營
坐工府果能清理則京營十萬衆莫非強兵舍
見在之清理博虛名之召募臣不敢信也布衣
爭上書言結死士一呼千萬人立至公請一一
核之曰王部郭京之流好以大言僨事恐其爲
權門之藉託此輩爲神君也駙馬都尉王昌公
夫人之姪也公覆其疏曰廷議尚有參差本官
宜切引避其不私親暱不辭怨謗皆此類也兵

卷一百一十七

十四

部尚書王在晉代熊廷弼經略遼東而王象乾
先以兵部尚書行邊總督薊遼象乾在薊門久
習知西虜種族部落西虜亦愛之然實無他才
略用漢財物啖虜煦煦相媚說而已至是欲用
一百二十萬以撫西虜藉以禦奴象乾老矣聊
用以羈縻顧望幸得解去而在晉之出也深倚
象乾謀用西虜以襲廣寧象乾甚之曰得廣寧
不可守也爲罪滋大重關設險衛山海以衛京
師此穩著也在晉乃請築重關於山海關外八
里舖工四千餘丈費一百二十萬而麗譙亭障

不與焉。關門僚佐袁崇煥沈縈孫元化力爭下能得皆奏記於首輔葉向高。向高曰：是未可。臆也。當身往決之。公曰：某當往。疏請以六月十五日單車就道。陛辭加太子太保。賜蟒王銀幣。先後控辭疏辭五。口辭二。皆不許。二十六日抵關。閱新城。公語在晉曰：新城成。即移舊城之四萬兵以守乎？曰：當另設兵。公曰：如此則八里內守兵八萬矣。一片石而西北不當有守乎？其戰兵即守兵乎？抑另有戰兵乎？葉闢在八里內新城之背。即舊城之趾也。舊城之品坑地雷將爲

卷一百一十五

十五

虜設乎？抑爲我新兵設乎？新城可守則安用舊城？如不可守則新兵之四萬倒戈舊城之下。將開關延入乎？抑開關以委虜乎？曰：關外有三道。關可入。公曰：若是則虜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關？曰：將建三寨於山。以待潰卒。公曰：兵未潰而塞以待之。是教之潰也。若是則又安用重關？且敗兵入三道關。虜不可尾而入乎？人心一潰。不又爲全遼之續乎？曰：將於八里內南負山北抵海。掘溝二十里以限胡馬。公曰：徐中山之經度斯地也。左山右海。砂少土多。故扼要焉。關

今將踐砂鑿石。火燒水激而成河。不亦難乎？

咸祖棄大寧諸城而獨守遼東。以大寧退有薊門天險。遼西非遼東不可守也。今不爲恢復大計。切切然畫關而守。將盡撤藩籬。日開堂奧。幾車有寧宇乎？關門諸遠佐俱從。在晉數目之。頗倚以爲助。公出囊中揭帖。示之曰：諸君皆以爲不可。今日何默默也？在晉語塞而止。是時關門議防守未決。閭鳴泰主覺華。袁崇煥主寧遠。在晉堅持不可。主守中前。而逃臣張應吾。邢慎言力佐之。公欲便衣策馬歷寧遠覺華。相度形勢。

卷一百一十五

十六

在晉固止之。曰：關外西虜充斥。元老出脫有不虞。當關者何所逃死？公笑而不許。則涕泣告哀於幕僚。乃抵中前所而止。公出關。覩輜輶車雜遢岡阜。駝馬滿野。腥羶撲人。錄關門至寧遠。皆曰：西虜爲防守。而時以刼殺報。乃知守邊助順之不可信。而主撫者之非忠計也。關以東寧遠以西五城二十七堡。獨一城一堡僅存。前哨將左輔名駐中前。實不出八里舖。知守關者之無意於關外。即守中前。亦非其本懷也。入中前所。所過荒落。井臼依然。登其城。泫然下新亭之淚。

通寧寧前。天設重關以護神京。覺華島孤懸海中。與寧遠如左右掖。天設以爲用水制奴之地。而益知畫關者之失策也。公固已決計收復。然欲自在晉發之。推心告語。凡七晝夜。在晉終不應。奴之徒錦義而來也。義州人楊三畢麻子閉城拒守。所殺奴幾與城平。遂奔據十三山爲寨。奴仰攻之不下。築長圍以困之。楊與畢自相圖。楊三死。畢麻子遣陳天民求救。曰。義民十餘萬。忍死以待天兵。公與王象乾計。以五千兵據寧遠。出銳師以突之。俾潰圍以出。象乾議發西虜

欽定四庫全書

十七

爲聲援。在晉不可。乃陽具疏爲請救。而極陳其不可救之狀。圍久不解。冒大雨夜跳者六千人。其餘僅二男子得脫。雙而入關。公督師後之。四日也。公在道。乃條列閩關事宜。以上論守關則曰。奴未抵鎮武。而我先燒寧前。此前日經撫之罪也。我棄寧前。奴終不至。而我堅委爲西虜佳牧之所。不敢出關。向東行一步。此今日道將之罪也。道將既縮。胸匿影關內。而不能轉其畏奴之心。以畏法。化其謀利之智。以謀敵。此臣與經臣之罪也。臣與諸臣議與其以百萬金錢浪擲

於無用之版築。不如以築八里者。築寧遠之要害。更以守八里之四萬人。當寧遠之衝。與覺華相犄角。奴窺城則島上之兵旁出。三岔燒其浮橋。而繞其後。以橫擊之。卽無事。亦且驅西虜於二百里外。漸遠於關城。收二百里疆土於宇下。論撫虜。則曰。督臣撫夷。用夷之說。臣種種有疑。喇慎朵顏諸部。力能爲我守也。何不令守寧遠。以東而我恃以守寧遠。彼不能守寧遠也。亦何取於守山海乎。都塞二酋。自稱佳牧。與奴相連。曰。和也在我。殺也在我。又曰。奴送貂馬於二酋。

欽定四庫全書

十八

欲結婚而未應也。時云殺奴。時云和奴。既窺我所欲。以欲之。於奴若親。且於奴若怨。又窺我所忌。以要之。其通官將無借爲重。而浮湛其辭者乎。虎酋之助順也。犒賞啖食。可二十萬。夷兵二萬守邊。歲犒賞三十六萬。酋之助順也。以何時也。助必有主。我於何時。以何時。何兵從何道出。而但曰助順。或曰塞上增兵二萬。歲費餉一百九十四萬。有奇。募兵又不能不撫夷。歲費銀二百三十四萬。八千有奇。用虜僅一百二萬。謂用虜而遂可省用兵也。臣又疑用虜而終不能不

用兵也。且此五十六萬者，以今歲進兵而一用之乎？將歲仍爲額乎？歲百二萬，已不能繼，而又終不能去兵，將二百萬之餉更繁，而百二萬之額歲益，天下其堪此乎？且此之款也，與宣雲異，宣雲之款，卽作惡之虜，既款則惡息，而調發之費省，今作款一虜，作惡又一虜，借此之款，以息彼之惡，卽款者不能而款之者何可必望？皇上勅經督二臣力修內備，勿倚此爲實著，而忽臣之所疑也。論安插遼人，則曰：有關內之遼人，王田豐潤之間，擁轡車載婦女，朝東暮西而呼

欽定四庫全書

十九

號於道者是也。法當籍所聚遼人，分注其衛所，量州縣大小，分撥鄉堡，無令流移不定，而事久變生也。有關上之遼人，環關城之外，而片席爲窩者是也。法當籍其拳勇，盡募爲兵，置之中前，前屯漸及寧遠，更擇其有家口者爲屯牧，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此大計也。又有關外十三站之遼人，義民十餘萬，因山爲寨，以待救者是也。法當如袁崇煥議，駐兵寧遠覺華，迎護以歸，強者爲兵，弱者屯牧，此復遼之資也。當事者恐其召兵，苦其歸而無計安插，展轉躊躇，聽

其自爲生死，亂賊既不能誅，而忠義又不能援，十萬之衆，盡化爲東西，虜何可緩也。論戰守，大略則曰：爲今之計，不盡洗天下之肺腑，不能起朝氣，不盡改天下之觀聽，不能收殘局，不盡破備人之論，則中外之聞見，見不清，不盡驅逃潰之人，則幕府之是非，非不正，逃不在兵而在道，將哨馬回而道將相率而逃，兵於何有道？臣如張應吾，那慎言，何以抗顏將吏之上，姑舍之以全其生，而關門無攢眉忸怩之氣，亦足啗也。逃將皆肥頭大面，關門有酒肉走路之誣，十

欽定四庫全書

二十一

六里關城，豈堪此數人爲巢，精簡而嚴汰之，別選拳勇膽智之將，邊事尚可爲也。臣之意，實著在及時立練精兵，而練兵在精選良將，其要在有沉雄博識，端謹精詳之大臣，以提挈道將，其主意在守，而其守在力修戰具，其戰具在關，而其提擬全鎮之精神，無一人無一念不在關以外，仍以用西廬角東江爲虛活之著，勿跼足於十六里之內，而日不外窺，趾不外錯，乃爲善守關也。臣至關而真見有人爲主，便可立地化爲強將，強兵種種者數，自可爲計，無人爲主，卽終

日終年調兵調將百毛文龍萬西虜十重城百道塹終是隔鞬極獨是承前人蠱壞之餘正秋高馬肥之日一接于而天下事不可知然而來不可知幸其不來則尚及時可為臣深為經臣懼之亦竊自懼也公入關過一片石閱薊鎮諸口大雨留建昌七日條奏關西東形勢事宜及薊昌諸鎮防守三鎮分轄衝邊水災凡十餘疏無慮數十萬言恭謁定慶二陵注下霑襟慨然有致命遂志之感焉上遣中官賜銀幣手酒以勞其還命仍掌部事上御講筵公面

文獻集卷七上

二十一

陳邊事極言在晉不足倚然勤瘁可念當量移以善其去而付之能者上即召還在晉為南京兵部尚書盡逐逃臣張應吾等而八里築城之議罷是行也省費可九十七萬薊鎮所裁減撫賞又八十三萬五千公督師四年經費財一百三十餘萬取諸兩尚書之所罷而有餘也經略關代者益難其人公上奏曰臣於講筵面陳關城事宜荷蒙一一俞允且急催更易經略而目前人才只是如此關城之事擔閣已久半年來兵未合營將未東伍獨有逃官逃將議築議

鑒主守主退以迎合經臣之指而媒孽異己之不為逃者以畏奴為持重以逃死為老成以媚夷為制虜以棄地為守關以三十萬可了之工而估百萬以八里地百萬之費而糜歲時大將方事經營而彈文已絆其手足道將甫有籌策而軍府又挂其頰牙忠良稟計於逋臣敢勇程材於罪弁滿鎮之旌旗無色一方之喧呶有聲杏山十萬之義兵豈忍其委於夷虜關城數萬之流冗豈忍其盡為捐瘠寧遠以內二百里之疆土奴酋所未到豈忍其鞠為西虜之幕場經

文獻集卷四十五

二十二

臣業蒙召還舉朝似難勝任臣再四思維與其以天下之大付之不可知之人而竄以身從何若以身任之即天下以為不可知而臣猶得以自竭其力臣願以本官赴山海督師奴來窺關以見在之將督率三軍必不使匹馬橫行奴少歛輯則簡驍淮膽智之將訓練士馬指授方略待兵將調和文武豫附進可以攻坐可以守然後擇其可付大事者授以經撫之任是臣所以忠於皇上而報神廟光廟之生成也

上大悅遂詔以原官督理關城及薊遼天津登

各處軍務便宜行事不從中制俟功有次第
即召還朝仍給關防勅書以便行事勅曰夫內
安外攘夙稱重任出將入相尤鮮兼才惟卿以
密勿贊襄之臣兼干城腹心之任既謀謀於帷
幄復莞攝乎戎樞今且秉鉞以統元戎建牙而
專外闕安危之任實惟一身朕所倚賴亦惟卿
一人漢則孔明惟裴度卿其勉建勳猷除兇
雪恥標名集四十七上選前徽用副朕委任至意卿
往欽哉閣臣出將者楊一清即家起翟鸞
奉詔出告不兼閤銜故勅書以裴度爲比葉向

集四十七上

二十三

高橋

高之辭也公乃辟職方主事虎善繼王則古贊
畫軍事請帑八十萬以行八月十九日上御
門臨遣賜內方劄坐膝命百官告服入朝閤臣
送至崇文門外集四十七上度赴淮西憲宗御通化門
慰勉度樓下集四十七上度赴淮西憲宗御通化門
來相臣出鎮集四十七上度赴淮西憲宗御通化門
以九月三日至治所聞兵名七萬逃潰之餘殘
冗漫漶或將數百或總數十各自爲符籍以冒
餉有兵少將多一營纔兵四十而官十員者
一城聚兵數萬民不堪踐蹂空肆而走兵諱於

市白晝閉門民不安居兵不得食乃定兵制立
營房五人一房三十一營十五營爲三部而將
帥以營部爲著兵不離將將不離帥教肄分而
稽核便商販日至市肆充牣民安而兵不復譁
行之暮年聞乃可守計關城埤堦三千有奇量
埤堦爲信地而兵營基布其下續爲十八埤造
直廬三以車營號今爲城操法耳目不驚攻打
徹日子母砲更迭不窮袁崇煥寧遠之捷用此
法也併夾城之役修築關城南防海口北防角
山水則從望海臺出芝蔴灣三面環海安大砲

集四十七上

三十四

高橋

爲橫擊陸則三道關之石城可煩萬人開突門
爲夜擊此水關外有峻嶺築號臺十一置砲以
防外瞰相度山海爲防即設奇山海之閒此守
關之大略也關門習火器者不能二百人公親
按營部短衣教演初有賞無罰既而賞罰參用
因以殿最諸將於是關門有火兵矣調三協諸
將內丁得梟騎三千立爲騎營高其部曲之選
使李承先將之躬酌酒具威儀以遣之於是關
門有騎兵矣罷官之去關也流言於衆曰督師
來將盡殺逃將逃兵欲鼓以爲亂公曰兵逃將

之罪也將可用猶賁之况於兵乎下上賞罰以一切行之久之皆強伏無復偶語夜驚於是大閱諸將汰副總兵以下官數百員皆幸生還捧首竄去汰將然後核兵真保河南兵萬人不足備緩急而中原三輔空虛方數千里有踐更之苦悉罷去之而兵將一清矣按曩錢糧以兵馬軍器火藥撫夷買馬分屬諸幕僚定糧餉關支覈器甲營造肩破者斬嚴硝磺收放厲火禁營若城失火無問故誤皆斬禁饋遺絕宴會罷供帳却郵馬省齎餉撫臣以燕閒置酒下教切責

文淵閣四十七上

二二五

於是閩門凜如負霜矣王在晉之議守中前也故中軍趙率教請守前屯在晉怒今自率其衆三十八人往率教懼留中前不敢歸而陷虜回者六千人棲泊覺華島卽十三山義民乘雨逃出者也公乃命逆擊魯之甲以舟師從筆架山逆之使居前屯率教編次之爲兵薙荆棘修樓櫓而關外之出守始於此矣遼人好潰奴細作多創其中遂破之後東入奴而無遺種西入虜而餓享奴隸入內地而無以自存吾州之遼人皆怨軍也且可以省安家行糧之費而漸爲上

著命烏特祖大壽給管糧器械於新歸者募其流徙閩內者戍寧遠而守之餉不繼以真保四營抵之於是遼人始出關爲兵而屯守始基之矣川湖兵悍不受經略約束結隊而逃踞北山不肯下袁崇煥招之還伍建議以爲可用令陳諫將之出防前屯以佐趙率教於是川湖兵始聽調而閩兵始出關矣於是更置大將以馬世龍佩平遠將軍印行授鉞之禮節制三部王世欽尤世祿爲南北部將公上言唐河陽之役以郭李不相統攝而敗而馬燧李抱真李晟初以

文淵閣四十七上

二二六

獨當一面生嫌後以交相統隸底績故臣謂南北兩部當受中部節制而中部諸營南北部大將亦得過而問焉但不得人自爲制有十年九牧之患裴度督師諸道兵皆有中使監陣進退不繇主將並奏去之兵柄專制之於將以是出戰皆捷及度抵行營獨李愬以計質度曰兵以奇勝官侍言是也愬功成而具橐鞬以軍禮迎度拜之路左愬固良將而度所以馭軍中如此因推監陣之說雜引古今已事以明其當去者四以朝議監之曰中制以朝使監之曰掣肘以

邊之大吏監之曰兼併以邊之文吏兼之曰橫
侵改正總兵官謁經撫儀注持名刺迎送具賓
主禮不得仍前戎裝長跽於是武帥之氣大奮
而文吏退有後言矢軍中車砲惟西丁慣習乃
核宣雲七鎮精銳調萬二千人擇本鎮驍將統
領以來更定營制三大將列爲中左右部中部
駐羅城左部駐角山右部駐海口副將趙率教
孫諫爲前後部前部駐前屯後部駐紅花店三
千爲營五營萬五千人爲一部營名各繫之以
武又調津門水兵以佐舟師而兵威始大振矣

校書集四十七

二十七

公赴關塗次遼安卽具奏建四衛之議遼膠州
人趙佑入長安爲閭部指陳形便咸弗省佑恚
而亡去旣抵關卽移咨朝鮮國王李璲激以同
辭之誼以毛文龍在皮島可遙倚爲聲援不欲
其遽貳於我也四衛在三岔河東實全遼之腹
腴而又近海遼陽陷四衛沒於虜廣寧陷而全
遼失然自四衛進兵直逼遼瀋搗其腹心視蘇
河西入紆遠曠日難易相萬也毛文龍初得旅
順直金州之尾爲四衛南口而奴已震動矣文
龍不能守旅順遂接彌申島聲言自寬設度牛

毛嶺搗奴老寨中朝深倚之而不知越險千里
非地利也公之建置以謂屯大兵於山海以次
第戰守修復於法爲正爲實東連西結分布於
覺華彌申廣鹿於法爲奇而正虛而實乃遣使
犒文龍於東江使之遠結鮮人近撼鎮江用多
方誤之之法移檄登帥沈有容使據廣鹿旁近
洲島奴小至則避之洲大至則遁之海用三肄
疲敵之法然後用登萊兵圖四衛之南覺華兵
圖四衛之北彼之應分而備多而我可以并力
東鄉公欲以春防詣登萊商度爲決進之計而

校書集四十七

二十七

朝廷方急遼弗許也劉愛塔者遼人也爲兒時
老奴甚愛之及長善用兵爲僞都督守金復愛
塔者愛他之譌也奴又以乳媼之女妻之呼之
曰愛塔兒夫畜之如諸壻愛塔見遼人輒左右
之涕泣思自拔歸公遣壯士張盤聞行解腰帶
以招之愛塔遂改名興祚誓死以歸款而四衛
之人日思內附矣廣寧潰王象乾招西虜守關
羅城之外皆虜也我旣收中前守前屯撫場猶
在八里舖象乾又欲開水關撫之關內公執不
可乃復鐵場堡議撫場於前屯之東撫夷將朱

梅不肯公怒欲斬之乃定於高臺堡而前屯以西無虜幕矣公未抵關我哨馬止中前所去關門三十里前屯既復撥馬烽火直抵寧遠而奴哨亦至杏山哨將周守廉密以陰事輸賊逮治之而專屬左輔輔擒其偵騎人漢喇奴哨不復西申明遼海舊禁祖大壽之族又闌出覺華立斬其主者而奴之水謀絕矣奴以數萬守廣寧二萬守右屯至是奴且老賊巢猜忌閒作聚食易盡而我軍漸張乃撤廣寧焚其餘糧度我必追襲伏兵西寧堡以待我兵不出乃徐引渡河

次前集四十五上

二十九

以去遼之遺黎數千人乘閒入廣寧食其燎餘撫夷道萬有孚私於僚佐曰遼人見而從賊亦賊也虎酋遣貴英哈以兵二萬導我誠千餘人復廣寧一大都會可中封侯率以此為相公地不亦可乎公曰是安得幾餘我哉乃下檄曰西虜乘東虜撤廣寧欲復廣寧賞格不可聽其殺我人以當奴必以殺我人論致罰如盟質是役也活遺民千人退而不可知之詐沮抑有孚輩之傲倖冒功賞者而鞅鞅者滿關門矣公出鎮至是才五閱月兵民按堵文武輯睦商旅

填咽卒乘競勸立六館招天下豪傑奇材劍客爭摩厲以求自效占今年主算長客算短選將厲兵用疑設伏隱然有唐韋臯築鹽城八道破蕃之勢而中朝已不能無搖動矣三年二月十六日公朝諸將吏而問之曰公等數言按視寧遠何以屢更衆曰請戒期公曰以明日往何如衆皆愕公曰此無庸再卜也次日即出關抵前屯趙率教以空糧買馬置牛燒土種秫屯練修舉其容有墨公大喜慰勞以所乘輿予之召東廠較事者語之令以上聞自前屯一日馳至中右

牧齋集四十五上

三十

城中僅苦屋兩楹一破几及木燈檠突兀叢骨中質明抵寧遠登首山眺海遂跨琤瓏山南望覺華島三山連蹕若與首山相招邀而灰山連琤瓏與首山相為內護南則大海從東來以覺華灣環寧遠情地內嚮重山疊海天造之以拱衛中華誠必據必爭之地也登其城喟然而歎曰好家居為纖兒撞破安得不致恨於焚城撤守者乎餘虞山橫跨西南車馬煩躑躅沙磧荒草閒夜三鼓仍抵中右乃還治所上念公久勞闕塞遣內臣劉朝臣賁紀光陶文等齎

白金蟒衣資公出內帑十萬犒將士且以內府
器使給軍公執奏曰中使關涉兵政自古有戒
邊人竊見皇上不遣主兵大臣而獨遣治兵
內臣又遣不一人而四十餘人私相擬議一謂
上特重邊人勞親近以慰勞疆場一謂上或不
不信邊人遣親近以體察情形主兵之臣所爲
抗顏軍中令行禁止者惟仰恃皇上信任寵
靈而體察之說一聞主兵者搖搖不敢自信何
以號令文武將吏而使之必信聞諸內臣從北
邊來令將領罷邊務而逢迎士馬釋戈申而供
應臣欲諸將吏却首而當責人則懼媒慢天使
無以自對皇上慰勞之盛心欲其倭首而事
貴人則向來扶養飛揚用壯之氣稍稍見於眉
睫一旦銷鑠於內外交接之儀文又無以仰副
皇上鼓舞之至意兵不可玩使不可當興或以
美而成駭例或以暫而爲久天下不明皇上
過信大臣之心而或疑皇上有不信大臣之
心是皆足以害政臣願皇上嚴於兵事慈飭
使臣令其宣布德意無遂以此行爲常無遽以
觀兵爲威福上得公奏溫旨報公令將士毋

牧齋集四十七

三十二

得過慮是時逆奄方用事剝內操所遣皆提督
內臣已寓中人觀軍之意公故抗章逆折其機
牙公方禁宴會朝等至具杯茗而已朝等亦惴
惴將事莫敢誰咋其後逆奄益侈大分遣諸奄
監督關薊海外必待逐公而後發蓋逆奄之憚
公深矣募關以西遼兵得數千人遣魯之甲將
三千出守中後所王樞將三千出守中右所皆
出上所資蟒紵白金甲馬弓矢親酌而餞之
徽祖大壽移覺華兵七百於寧遠城大而報以
大壽司版築汪翥司鑿造計工命日備而後舉
五城布置已竣量度邊腹諸堡以土官招撫主
守以客將訓練主戰立兩遊擊於要地專備應
援如戊巳較尉之制移拱免市場於興水堡遣
左輔領精騎出哨中右撫夷闌入一步卽以掠
論我兵民得悉屯牧于子章者錦右間一小堡
也河西陷曹恭誠楊文貴將少年數十守之奴
攻之旬日以爲水竭必降恭誠度城外井所直
引其水眼奴僞渴索水城中揚水以示之而與
之酒奴驚而解去王喇嘛自西虜還文貴以蠟
書歸欵公手書諭之輸之粟以駐哨丁于子章

牧齋集四十七

三十三

達為我守自八里舖至寧遠收復已二百七十里矣虎酋部夷主款者曰貴英哈世忠習為中國夷官陰導之為奸利益驕虎酋之妻中根兒故北關之女北關與南關姻婭也其妹嫁桑阿兒寨而南關之遺孽獨力庫歸漢曰王世忠世忠之兄世助為奴偽都堂用事公思顯南關之後招來南北關夷扒魚皮諸旁結虎酋之比妓而柔虎酋因以招世助而間之乃以世忠為副總兵主譯審館虎酋領秋賞貴英哈來公乃撤與蓋解璘繡以予世忠精騎千人導從之款所偏

欽定四庫全書

三十三

禪以下夾立傳呼引見貴英哈世忠習為中國大人語度偃仰自如問訊中根兒姊妹稍及虎酋語款事曰天朝法度嚴非所知也貴英哈歸今以漢物問遺中根及桑酋妻中根兒見使者而泣虎酋宴八大部酋長於揀罕兒出其妻之所得以誇示諸酋報世忠以四駝馱毳帳五間及所乘金轡勒善馬許送夷女及夷卒三百以其監貴英哈曰如得罪中國則殺之每遣使輒商嚮膜拜曰頂上那顏我夷頭也敢不為那顏約束散夷虎酋既服八部皆不敢內訌而主

撫者妬而思敗之矣劉愛塔之內附也遼人王丙為奴守復州微知其狀愛塔欲閒而殺之丙遂告密於奴奴下信將愛塔及其弟與丙雜訊之遂殺丙及愛塔之弟而舍愛塔先是沈有容至廣鹿島令其評布聞諒喧傳大兵且至奴遂棄金而保復州公愛塔不守而以西虜二萬人守蓋蓋以東奴下復至遼人亦不復耕耨地數百里公所遣張盤者乘金州之虛率眾據之奴兵南下盤退守旅順孤軍無援力戰而死奴之襲盤

欽定四庫全書

三十四

也懸軍七百里晝夜兼行殺馬以為食其攻之疾力如此公以為不守金則無以奪海之利而制奴不據蓋據旅順則無以守金我據蓋據旅順以守金則登萊可通遼西可合東江亦呼吸相應而奴勢日蹙聞國之日為勝大兵自遼渡三岔馬雲葉旺自登州取金蓋此高皇帝之所以取納哈出也公初建議四衛其後歸重于復蓋以為恢復之要領在是而中朝亦弗省也公之當關也不問勢要顧情面有干犯者不引洪錫賁則露章劾奏方事之殷也人不得不

聽公已而奴警漸息中外解嚴長安中文法議
論勾萌條引猜妬孽牙怨之文守者憎其
札已也則忘撫夷者厭其教賞則怨逃官逃
將蘇而不肯殺上也則怨無言之文關省之
請託與人成望游閒之徒固金之月不得志
於關門則怨於是朝議籍籍言公開撫閭
鳴秦蜀譙岳和聲及大將馬世昌等是巡關
御史潘雲翼論劾鳴秦故撫其與公牴牾事狀
以陰憾公鳴秦罷以張鳳翼代鳳翼主盡關退
守約略如舊經略指與公異議者也公移書首

校諸集四十七

三十五

輔曰權不得兩操機不容並省此中經撫決不
可兼設當設兩撫分轄薊門山海一總督併制
登萊而為款為防分授於兩撫至某之督師去
歲決不可不來今歲決不可不去不去不獨多
一巡撫抑且多半總督一事之柄而三操之與
夫三人之柄而一操之豈有濟乎公深嘗矛盾
枘鑿之苦誓以隻身任封疆大計遂不惜正告
本朝而老成當國以調停為能事終不能一意
任公於是遠事終不可為矣公奏定出關方略
總督率三總兵王貳移駐永平關崇安守馬

世龍統兵三萬列軍營於門

世欽趙

世龍統兵三萬列軍營於門世欽趙
統兵三萬駐前屯尤世祿孫諫統兵三萬駐寧
遠而水陸各有可恃以為之援勢平兵二萬
扼奴肩背肅清兵二萬襲入之機奴則肅東江
兵二萬襲江九連城搗其心諫諫部有入定
而孫諫者人也怯居前為之先諫諫之
內地諫諫人趨人和門又則諫諫之志曰
諫不肯前一軍正下諫諫之志曰諫諫之
鎮道為力諫諫之志曰諫諫之志曰諫諫之
一二宿猶諫諫之志曰諫諫之志曰諫諫之
雲翼恨益諫諫之志曰諫諫之志曰諫諫之
警而嚴關之志曰諫諫之志曰諫諫之
月促數諫諫之志曰諫諫之志曰諫諫之
罷去而諫諫之志曰諫諫之志曰諫諫之
至兵部尚書諫諫之志曰諫諫之志曰諫諫之
它邊鎮公曰諫諫之志曰諫諫之志曰諫諫之
上可不諫諫之志曰諫諫之志曰諫諫之
地羞今諫諫之志曰諫諫之志曰諫諫之
疆吏不已諫諫之志曰諫諫之志曰諫諫之
以為少今僅踰其半而曰多曰冒諸臣何不各

屬以出校徒反唇相稽乎奏上會漢儒
而當事咸為口法矣九月八日公出關抵寧
渡覺華島復還寧遠歷前屯中後守右寧前
往來數四仍駐劄屯而還寧遠自修築以來河
東人歸者餘令兵民不下數萬登城四望
生氣鬱然不眾議所定之策三無匪指請守
關馬世龍守中後守右寧前屯守左寧前
力主守寧遠公遂從之寧遠三合奏期以春
矣乃定寧遠式公遂從之寧遠三合奏期以春
三月歲事而撤之寧遠三合奏期以春
戰其後能守城寧遠先期
遣覺華將金冠入關以
待相與歎會師寧遠先期
戰具待十萬人數用寧遠先期
進取駭朝廷并使寧遠先期
十里外南從望海臺寧遠先期
處倣徐中山樂山海寧遠先期
度而身自往按視焉寧遠先期
也公出關撫夷將王寧遠先期
震遠中樞揀漢部夷寧遠先期

公神色不動徐撫之而寧遠先期
騎足跡士卒皆恐宿寒兒山藉草而臥風
餓與從行士共之自寧遠先期
乾自薊來會寧遠先期
公遇角端道頭排寧遠先期
山以人為梁寧遠先期
百里為內鎮寧遠先期
言而已也凡寧遠先期
屯漸移寧遠先期
大將更番寧遠先期
可屯之田可寧遠先期
買牛種治耕具寧遠先期
出關者又十餘萬車寧遠先期
棲如承平時行探寧遠先期
度支巨萬因煤以錢寧遠先期
易貨物而軍需寧遠先期
臥牆壁間五部寧遠先期
意盡改諸式車寧遠先期
擇更番之火器寧遠先期
用車別有法騎寧遠先期

步兵之與騎又互相更進以丘陵險阻
以時發伏四方並用而互出之三款列
百戰而不亂凡十二營各有主將有步佐有
騎佐有車以爲之龍率四部以督之至是
乃躬率諸吏日夜督各馬備前屯而進戰之
車營成矣有步營有騎營以爲前鋒堅陣以
爲後勁乃立鋒勁則皆以騎兵爲之前後協帥
各一前鋒營三後勁營五各有砲車以爲蔽分
爲尺寸爲丈手爲馬五校諸將五部之龍武
營水師也水師五營四部一舫二舫爲一船
四船爲一幢一幢爲一營有長有將而遊幢
備衝突隸於中權以水師之制水陸可
以互用又廣募於江南以解流之卒而樓船
下瀬之師具矣奴馬不能數千三潰之後我馬
盡折於奴今之介馬者皆我之遺也三年來
市馬不足益之以寺馬及六營多倒死乃立四
法發瘦馬於內地以爲馬廐馬於內地以就
喂又移冬春之膳馬於外以就水草而所謂
朋特者當閏馬就喂之時扣騎營有馬兵丁草
銀一錢爲大朋無馬兵丁月糧六分爲小朋倒

馬一匹支給以買馬於是聞馬盛而馬價亦省
馬政之最善者也先是虎酋部中有抽扣兒特
竊出盜掠趙寧教捕斬四人撫夷萬有手訴之
督臣象乾欲斬寧教以謝虜公爭之力平教乃
免而王極之城中右之護其兵出降不致虜
素邀之中伏力戰而死或曰有子陰三之公
怒遣馬世龍從大監壓其巢五部叛斯奈
台吉等皆遠在三五百外象乾恐賊款也款之
縛我逃人爲之獻而增其賞千餘金公
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象乾之所能而臣之
所能也因極論虜不可用款不可恃通官與當
事之說皆不可憑口和人不顧國家然恐
事一壞而害及身也多事大人不顧身却恐
大而慎之也亦或裂而難收督臣能治通
官之爲蒙則恐其爲懷而或過也公之婉切
風諭言語妙天下皆類也象乾以憂去公上
奏自請罷職專一撫督以省防撫之紛紜而
人曰上如不欲臣竟其事則令臣姑還闕
下以聯絡邊情也上必不欲

府仍入關以撫而八部三十六家仍環聚於關門其外之二百里二十餘萬人何處安插而却曰惹禍繇此言之即防西虜不可不實寧前而況道不必假東可雜西以東虜拒寧前其禍可勝言乎天下亦念及此乎以恢復言之奴薄寧遠外無可掠中無可希海繞其後山崎其前奇伏閒出彼將何之即或越一城而前寧城已綴其後即或合一城而守各城已扼其吭即或直搗關而前有堅城後有勁兵立見糜碎我若下關城之精甲進圖恢復水師合東陸師合北水

牧齋集卷四十七上

四十三

陸之間奇正出沒必爭之地我據之爲要者敵得之爲害拒賊於門庭之中與拒賊於門庭之外其勢既辨我促賊於二百里之外與賊促我於二百里之中其勢又辨人言奴入喜峰假道西虜果如是也道遠而糗補之費奢不知西虜爲備乎抑東虜自備之也彼既可自備以犯喜峰豈不能自備以犯山海而曰寧遠資盜糧則來否則不來有是理乎昔之東廣寧與今之未即收凡以與賊相遇也寧我遠而賊近寧遠我近而賊遠我不遠而遣賊賊將進而逼我則

山海之於寧遠何如廣寧之於遼陽天下亦念及此乎今天下戒劉杜之浪戰而未察遼廣之坐守其謂減兵去馬需然會而戰者心欲棄遼左而未敢言耳不知失遼左必不能守淪關失覺華寧遠必不能恢復遼左守不在關外不守歟不在關外不歟復不在關外不復即國家真不欲窺遼左而覺華寧遠之防終不可能伏乞皇上勅下廷臣雜議主客之兵可否久戍本折之餉可否久輸關外之土地人民可否捐棄也築戰守可否興舉再營賊奴之時勢果否坐待

牧齋集卷四十七上

四十四

自可消滅臣不敢望爲百年久計祇計及五年閒究竟何如臣身冒天下安危而避忌不言誰爲皇上言者如臣言不當當立去臣以定大計無使紆迴不決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附合衆喙以殺臣一身而誤天下也其言馬世龍曰世龍仰承皇上予以劄章兩部受其節制金穀刑名軍需器械各有司存總兵不得問自移駐三屯而人怒嚴核調兵而人怒投牒不屈而人怒居閒竿牘不得傳達以通臣而人怒一總兵而滿關門滿司馬門盡怒萬口謠譏身其餘幾

貪淫納賄。臣百口保其必無。世龍初練五部。再練車營。初守關內。再守關外。仰仗天威。幸無差跌。假令以訓練十一萬兵馬。復四百里封疆。東極西批。守及三年者。爲虛爲幸。可譴可誅。則舉兩河之土地。人民棄捐殘燬。無一民可借寇兵。無尺土可資盜糧。誠安邊馭虜之長策。而今日當以首功追叙者也。其言鳳翼曰。材鄙而怯。識闇而狃。工於投時。巧於避患。誤入危疆。一籌莫展。而徒假手借面。以攬天下之是非。今且去矣。本官既得遂其觀望規避之志。而國家亦去一

文淵閣集四十五

四十五

選便猾賊之臣。上曰。軍國大計。朕已任卿。卿所自任。中外具知。有何嫌疑。兵餉戰守。卿前後條奏。審的時勢。聽便宜行。不必廷議。遂下部議。撫臣去留。并參看諸指名者。會鳳翼憂去而止。時趙彥爲兵部尚書。銜探邊事如故。公請用彥。自代以困之。彥閉門而泣。屬所親告哀於公。乃止。奴殺僇益甚。水膠之日。渡河東歸者如密雨。西虜駐寧遠。東甌脫地。邀而掠之。無虛日。三遣東謀。皆爲所得。公遣滿桂尤世勳襲擊之。於大凌河。斬首四十三級。傷殘數百人。號泣西竄。公

大喜。具飲至之禮。拜而勞之。是役也。東師銳其於西。丁傳璽行五百。則二千人爭先。乃知遼人之足用也。合關內外半營。大閱於八里舖。更定舊戍。今大營登壇。公幕而觀之。於是軍容益壯。而乞文龍自東江獻虜首三百。公喜其可以厲軍中也。遂賜金幣。而爲請餉曰。文龍報則疑其不實。亦素索餉。則信其非虛。而亦以此等舉動。皆足以順天下之體。而無以鼓動豪傑之心。上是公言。命接濟焉。文龍頗以貂參餌朝右。朝士爭言文龍直奴要害。覺華廣鹿。皆迂遠。文龍即按兵不舉。能牽制奴。使不敢東。公心知其不然。嘗深言其利害。以謂不當以取四衛責文龍。不當以牽制搗巢倚文龍。而中朝弗悟也。朝鮮李侖弒其主。譚數之。以其背我。通奴戕遼人而謀毛帥也。稱權攝國事。因文龍以請命。公報首輔曰。不如因而許之。使文龍得市德於鮮。以自固也。公之意。謂文龍未必能制奴。而可以用鮮。鮮之力未必能搗奴。左臂而可以資我。左掩皆所謂聲而實者也。其後奴入犯。文龍竟不知。鮮亦卒折入於奴。蓋公去而用鮮。用東

文淵閣集四十六

四十六

江之策皆荒矣。公上言前哨已安連山大凌河以西。皇上自爲社稷計不忍。高皇帝百戰土宇陷於逆賊以錢糧工料給臣則工可立奏。上報曰卿謀出萬全朕何難立斷立發帑金十萬其二十萬命戶工二部區處當事相語曰兵馬錢糧湊手。乘便胡做不如許而不與直用文移往復以輟困之。公奏曰今天下快然若邊人居奇於公事而奴酋爲邊人之私賊又若疾臣之爭刺自用薄遂擔負幸臣之一敗而自快其臆向也徵兵徵餉立致數十萬而不敢後時。

校書集卷之七

四二

今也約口裁腹更番萬餘人而不能取辦方忍死以前撐或居安而高議賊愈急兵愈少而更議銷禍愈迫衆愈怕而却益玩會不思七年通寇勢同養癰兩載狙伏狡如隱魅卽千里之工可捐三敗之差可冒而天未悔禍賊自生心開門之利害社稷之安危其可以不念乎。皇上任臣責以恢復而中朝諸臣不明言其不可獨私議旁嚇以爲必不可而不問機事兵力之何如當此時悍然不顧則天下已設虺相待如機苟已成衆議爲顧則又何以作副。皇上之付

校書集卷之七

四二

臣顧中朝以殺奴賊之心急以應邊人勿以殺邊人之心緩以貫奴賊。上銳意恢復申飭諸曹命公指名參處復遣內臣劉應坤胡良轉陶文等齎十萬金。蟒繡百五十端。費東征將士而以坐蟒膝欄四幣有副。白金二百賜公公在。一片石奏曰十萬官兵出關外二百里而關內不過居民行賈謹於九月十八日扶病出關。俟命於寧前用以宣播華夷風示中外寧遠城工告竣公尊藏蟒幣以賜金修傑閣於城中榜之曰恩寧而勒石以記焉。是時逆奄已執國命魏廣徵附麗入相公於詞館中弟畜廣徵廣徵側目視公弗善也。副都御史楊漣勅逆奄二十四罪列謀害皇親一事以公爲徵逆奄深疑之應坤之出也逆奄屬仲意於公且伺公意指公方在告扶掖拜命應坤不能交一言歸具述其狀逆奄自是心銜公矣。寧遠既城名城天塹延袤二百里東南抵右屯西北及錦州東至大凌直通閭陽因屯防以規進取九月公在寧遠遣馬世龍袁崇煥等東巡至廣寧城無間山北鎮祠下還歷十三山。城東二十里

用舟師歷三岔泊二家溝遣將探蓋州遣尤世祿自錦州會師右屯分遣兩營出哨於松錦之間去寧遠幾二百里已而胥會於寧遠文武將吏相與奮臂抵掌以爲春夏之交當決計大舉公遂以是月西巡薊昌閱喜峰古北諸口取道邵門請以十一月十四日入賀萬壽節而奏進兵機宜出與廷臣商榷可否事畢卽繇關門還寧遠廣微急告逆奄樞輔擁關兵數萬清君側兵部侍郎李邦華爲內應公等爲齎粉矣逆奄愕甚繞御林而哭上亦爲心動南郊回趣

校書集四七上

四二九

內閣擬諭次輔顧秉謙奮筆口無言擅離信地非祖宗法度所宥兵部馬上差人傳諭樞輔馬首卽東午夜開大明門召兵部尚書入分三道飛騎止公矯旨諭九門守奄孫閣老若入齊化門便鎖綁進來公以十一日抵通州次日平明接諭卽刻東行人言宮有意各叵測宜惶怖謝罪重自鐫責以安上心公曰李無罪而張皇飾罪是亦欺君也死生禍福天也君可欺乎具疏言薊門昌平一帶皆在賊手臣奉勅自行信地豈敢無言擅離信地

萬壽節

請入賀數千聖諭嚴切衰殘昏昧有席榮待罪而已十九日以還鎮日期并西巡後關內外情形入奏不復牽連引謝皆有旨報聞逆奄之斥逐楊池趙南星高攀龍也公曰上初冲在奸人掌握疏人未必覽覽弗省也往在講帷每進講輒爲心開今得以奏對之閒進其愚忠極論中外膠結奸邪蒙蔽之狀上萬一感悟老臣死不憾矣羣小詭得之流言興晉陽之甲喊逆奄殺公逆奄遣人偵之一僕被置輿內後車惟鹿善繼從不携一甲士意遂少解而公之疏

校書集四七上

五

理正而詞直無以難也廣微乃嘆其黨崔呈秀徐大化李蕃連章劾公臺諫羣和之而蕃至比公於王敦李懷光下九卿雜議吏部尚書崔景榮訟言非公不可乃奉嚴旨趣公視事羣小進謀於逆奄樞輔擁兵以市重浸削其兵柄則易制也兵科李魯生乃唱簡汰之議使兵銷將衰公徒手不能有爲而減兵最餉又可以激兵變而發難端公既視事首汰大將尤世祿王世欽以病去李秉誠孫諫以罷去先自汰鈴下人役以爲將吏先汰官兵一萬七千三百餘人減驛

馬糧草諸費五十六萬有奇。以實錦右營。有
出十二車營於關外。分爲四。以實錦右營。有
車正者。刺股血於酒。其二十五人。其感奮
若此。公留寧遠錦州。久之。還如右屯。自西而東。
借蘭汰之名。爲布置出關之計。惟恐中朝之議
其後也。其戒心其於防奴矣。奴得遼陽。擇地代
子。河北去舊城十里而城之。以畜其珍異子女。
我之漸東也。奴懼遂毀其宮室。北築宮於瀋陽。
甕城屢不就。又懼襲之。漸徙其畜於老寨。而營
城於撫順關外。漸思遁矣。奴老多意思。以劉愛

牧齋集四十七上

五十一

塔故殺愛將王丙。又以我間殺偽都堂王世勛。
奴舊人元爾忽達及李永芳俱罷。而修養性
李伯龍。聘通事李都司用事。郎通事通夷語。善
風角。夜爲人斷其首。大索不獲。李都司兇暴喜
殺戮。嘗裂兩帽自隨。糧少殺遼人而奪其糧。遼
人怨憤思亂。數夜驚。奴每相聚而泣。公謂奴
遼人老寨則難攻。奴死而小酋定。山機驚亂。少
戢則未易爲力也。雖其艱辛覆逆。歷險瀕危。而
進取之志不少衰止。然而小人之心計。不用以
圖奴。而以圖公公之才力。足以勝奴。而不能勝

小人公亦無如之何也。先是歸正人劉伯濶。以
鹽場堡人來曰。四王子在耀州。奴兵不滿三百。
潛師過河。可襲而虜也。馬世龍遣東哨將魯之
甲李承先往。檄水將金冠等。尅日會師於柳河。
冠等奉遼撫喻安性指。弗聽。調九月二十五日。
之甲承先師抵三岔河。冠等不至。以漁舟渡師。
三日渡八百騎。二十八日。我師趣耀州。奴設伏
以待。伏發。我師退走。奴追掩之於河。我師不能
管。縛草橋未就。承先力戰殺數賊而死。之甲既
渡。曰。無面目見閣部。投河而死。八百人死者強

牧齋集四十五

五十二

半而左輔之分道出也。自上流至船城。殺奴一
孤山。虜數十人。收生口五百餘。振旅而還。是役
也。我喪師四百。船城之捷。奴亦奪氣退。保中外
張大其事。以爲我喪師數萬。好馬數千。關門且
旦夕失守。臺諫數十人。希奄黨風指。爭言柳河
事。兵部尚書高第。謁逆奄于工所。伏地而哭。逆
奄亦薄之。公猶在寧遠。臺臣請勒公回關門。以
重秋防。公曰。防秋顧在關內乎。檜之殺飛。不先
風臺臣請班師乎。乃抗章求去。上遂允公歸。
加官蔭子。行人護送如彝典。而高第爲經略。第

在兵部日請減兵請撤關外以守關內公露章力爲駁正而以兩言蔽之曰臣既遵皇上恢復之明詔不能再奉甲楯撤守之意指第以此心恨公柳河之敗請御史往勘欲殺公以媚兩魏而逆奄弗許甫受事卽下檄馬世龍令撤錦右寧前之兵棄關外四百里袁崇煥力爭曰寧前道與寧前爲存亡撤寧前我必不入獨以孤城以當虜耳第不得已止撤錦右兵驅屯兵屯民入關棄屯糧數十萬石死亡塞路哭聲震原野明年正月奴長驅入犯路無留行第撤兵之

卷一百一十五

五十三

故也第念皇叶苦曰闕兵只五萬逆黨喜而相告此可以難倒樞輔矣公遣人告戶部曰高尚書散十一二月餉且有全鎮布花五萬人乎十一萬人乎今戶部發餉止給五萬人則尚書窘矣予姑不置辯尚書可自悔失言予一疏使東有不識兵數之尚書當爲四夷傳笑遂輕中國奴既退再奉旨覈兵第乃具疏認罪曰前止據見在五萬今覈有某兵某兵合十一萬有奇其欺妄如此公先以四年督理事宜條列爲書凡十八務務分三十一則而十八務爲國家一

大經費特先之以錢糧出入軍實總務而後及諸務正項錢糧曰帑金曰部解雜項錢糧曰刷舊曰生新其用有開銷有置辦其存有借支有在庫有現領綱舉目張條分理解軍興之際錢貨騰踴雖名卿巨手往往踴躍錯互公負豪傑倣儼之槩而澹泊如腐儒介特如處女勾稽文簿出納如水謝事之後謔言孔多逆奄使其黨梁夢環磨治督府文書錢物毛舉髮櫛一無所得而止公嘗謂張浚被人言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緡終不置辨士大夫自待當如此然而公

卷一百一十五

五十四

之廉辨詳謹固亦無待於自明也寧錦之捷城池將士兵馬器械皆公在事所料理論功改吏部尚書蔭一子錦衣衛千戶公力辭世蔭得請而止公居東東謀朝夕相聞六年八月奴兒哈赤死其四子河干貝勒立袁崇煥使鎖南僧往弔以探之踰冬而歸報蓋用閒之相懸若此公之東歸也與高第遇於豐潤公謂第曰長安貴人以我輩爲守門而高居堂奧說好說惡今公且爲我守門予且居堂奧觀大經綸也第曰賴主上洪福閣下壯猷第守而勿失可幸無罪公

牧齋集四十一上

غز

帝城遂成間身酌村酒相勞曰昔有兩

惠廟上賓矣。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七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七下

行狀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子太

師兵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孫公行狀

今上御極念公之忠勲累命召用而王在晉入

爲兵部尚書每向人誇當關勞績以關外五城

七十二堡皆其所復而高陽擯其功幕僚茅

元儀以談兵游長安扶武備志道公輒

言在晉當關時關外惟八堡一堡中前所一

城耳當逆奄昏黑之世欺天罔人可也聖人

牧齋集卷四十七下

在上天晶日明敢作此夢嚙語耶爲諸公指畫

先後棄守地同兵志甚強又鈔得在晉南極頌

在疏囊携之袖中出以示人在晉不勝其懷乃

抗疏極論馬世龍及元儀焚憲祭神敗壞關事

逮世龍遂元儀又嗾新進臺省交口試公以沮

其出久之公當關之功益著所指冒沒賞功銀

三十萬者只二十萬收支解驗簿牒井然不能

以餽鉢點公在晉貶世龍之獄漸解言者相顧

慙服曰奈何始人言自唾代他人傳刀耶崇禎

三年十月奴兵入大安口陷遵化將薄都城舉

朝拘駿無可爲訖咸以爲通州京城之左臂守

通以得京非公不可十一月七日詔從廷議卽家

起公以原官改兼兵部尚書駐通州控禦東虜

仍入朝陛見以九日日暮聞命遲旦而首望越

一日而宣召守備之初繼至所謂朝受詔夕引

遣無辨嚴之日者也十五日 上知公抵近郊

卽下帖子召見平臺九門盡閉命啓彰義諸門

以俟日暮詣朝房未及殿而兩內使捧召帖至

朝見當用公服未及啓又兩內使來趣曰 上

立俟平臺久矣踉蹌衣錦繡而入至弘政門乃

牧齋集卷四十七下

易公服趨入平臺扣頭致辭 上慰諭畢問曰

賊至壩上矣百無一傳奈何公曰賊警已久諸

臣料理或有次第 上曰無有卿不信試去看

袖出一哨帖示公公曰賊近矣至壩上或未的

上曰何以知之公曰壩上去都城不過二十里

都城至大內又二十里謀報賊已時至壩謀行

四十里賊尾之而來不已薄城下乎賊薄城下

則烽炮連接居民崩潰何以寂然無聲乎臣故

知其未至也 上沈吟首肯久之又問公曰賊

入半月餘矣衆朝一無可恃所恃惟卿卿如何

為朕調度公奏曰臣聞督師尚書袁崇煥帥所部駐薊州昌平總兵尤世威駐密雲大同總兵滿桂駐順義宣鎮總兵侯世祿駐三河三邊將守三要地勢若排墻地密而層層接應此為得策又聞尤世威回昌平侯世祿駐通州且聞各援兵回本鎮似未合機宜上曰侯世祿原在三河以城小移通州就食公曰聖諭誠然但事緩就食通州事急當仍守三河上曰卿欲守三河何說公曰密雲在北近邊順義稍南三河又南而稍東嘉靖庚戌北虜繇三河而南闖

牧齋集卷七

河西務等地轉入西山繇陵寢而出蓋三河為東來西南必經之路守三河則可以阻賊西奔兼可以遏賊南下西奔則擾都城南下則蹂畿輔故臣以為當守三河上曰卿言是又曰卿不須往通即為朕調度京城閣臣成靜之奏曰陛下以內外戰守事宜一切委承宗必能辦賊上又問公曰卿如何為朕調度京城公奏曰以臣之愚不過調度一大將大將調度偏裨偏裨調度兵丁有糧餉有器甲乃有兵有兵乃有將將得其人則臣調度不難至于應戰機

牧齋集卷七

四

宜當機立辦不可預設若城守則有地可憑有方可據只在調度其人上曰卿言是公曰目前以固結人心為第一義人心固則為戰為守所向無前上曰城守官兵已預支兩月糧仍有行糧有欵賞昨命每人給米二升銀二錢但苦人太多奈何公奏曰陛下當緩急之際不恤將卒之性命而使之饑寒恐非萬全之策上曰卿言是公又詳奏守城器具藥物守垛丁夫及關門車營火炮更番子母之制上一一提之賜茶畢入謝上又曰卿不須往通勞卿為朕調度京城卿不要惜勞此時就煩卿去面諭首輔韓爌卿即擬勅來事權要極隆重賜尚方劍京營總協及坐門文武大小公侯駙馬伯五城御史順天府官盡聽統轄文武官員應用者用後吏兵兩部奏聞戶部有應支錢糧便宜取用戶兵工三部司官違誤軍機許挈問入援各軍便宜調遣自總兵以下有違誤者以軍法治罪其餘合行事宜卿等詳畫之此時即擬來諭禮部即鑄關防又諭公卿即行時不容緩急再賜茶當入謝上傳孫閣老不須謝茶事急

矣乃承旨而出人謂公倉皇奏對詞辨分明
上虛已齊威每言稱是蓋臨御以來所未有公
謂入對時天慈篤摯溫然如家人父子仰瞻
聖顏焦勞屬望老臣之切嗟咨俯仰亮舜一堂
每念之未嘗不感激流涕也公出朝漏下二十
餘刻周閱都城四十里五鼓而畢公登城士卒
僅卧燎之委地守將或博衣長袖醉而許語置
砲多不知點放又不直賊路而直民居城樓角
樓瞭望之地關捷充然所貯器不以授兵安定
德勝二門東北外空無人西北人必置賊首攻

卷一百一十七

之地不為設備乘燭草揭回奏知上念城守
甚切革奏畢即出閱重城乃乘月巡壕整度險
阻是日館閣諸僚吏盛服遲公入直內閣撰初
禮部鑄關防皆簡閱儀注以候頒發夜半內閣
傳奉聖旨卿等傳輔臣承宗星馳通州料理
初書隨後補給公夜宿重門質明門啓始聞後
命具櫛遵旨即行上報曰虜報通通命卿馳
赴不及召見面辭中外聞公之出也皆驚而相
告尚書李騰芳鄭以偉講官羅喻義要東伏闕
請留公聞之疾馳出宣武門宿東便門僧院明

卷一百一十七

日抵通蓋公自此不便入國門矣公之初被召
也朝議以中道責公非召公入也既入而上
留之如退而安坐中書得君行政羣小得晏然
而已乎當國者忌能而畏逼也相與擠而出之
夜半遣發如逐臣還客雖妻公以血地吻弗恤
也事秘人莫得知知者亦莫之敢指斯其故難
言之矣公從二十七騎出東便門故將從行者
竊其三騎逃匿訣別其子姪望塵拜哭而去獨
茅元儀誓死策馬以從行十里許廬屋煨燼屍
骨掌距鳴鏑之聲聒耳數人持挺伏溝阱愕立
曰公何以至此虜昨已屠此矣問賊所在曰去
此纔俄頃耳當不出二三里行四十里日下春
抵通州遣人呼於門莫應有絳衣者乘城踞而
罵曰若所遣偽牌已碎之矣尚敢來送死不知
我箭利耶公聞守通命即遣牌初戒候吏募人
夜縋城以往奴招降逆榜已先二日至巡關御
史方大任謀於衆曰奴至郊三日矣焉得有連
官出春明一步乎奴為間以誑得城耳毀其牌
擲之城外越一日而公至寨帷以示之不信是
時倉場侍郎南居益保定巡撫解經傳巡漕御

史龔一程及大任皆駐通公呼絳衣者馳告之
逾時万至皆不敢登陴懼伏矢及之也經傳總
一弁熟識公者審視詰問而後啓門通兩城新
城庠薄公獨居之向不受大將廷謁總兵楊國
棟以軍禮見公受而不辭曰吾以安衆也兩城
兵保鎮及京兵相半命國棟兼統之有倚恃其
帥不受節制者新徽州守編氓城守具食於其
次出通倉糧加其糈親嘗其食扶其不如法者
兵得宿飽而不敢以沽酒食離次騎兵分布城
下以備緩急設遊兵數百負大砲以策應創懸

欽定四庫全書

七

簾束葦以加土費省而火不能及按四城易置
砲門教以更番不絕之法城守既備上奏者詳
兵事曰虜薄都城止有二路如臣前議袁崇煥
之兵移駐於通近郊當其東南滿侯尤三帥當
其西北則戰於通之外正所以遏逼京之路今
駐兵永定門外則是崇煥之來路而非奴之來
路駐通則可顧京城而駐永定則不可顧通通
危而京城亦危臣在關嘗聞賊曰從他幾路來
我只一路去今久聚而不散掠懼其分也深入
而不反顧我無以創之也我分一兵以守通又

分一兵以守京城則通與京城皆以寡當衆而
我無所不寡臣以爲奴既薄通京城與通之兵
只責之完守而不責之出戰當責總督劉策守
密雲令尤世威率五千兵與滿桂侯世祿聯絡
於順義之南袁崇煥列陳於通州左右不宜逼
駐京城四鎮聲勢相接賊分攻則分應合攻則
合應或夾攻或追躡或出奇所營或設伏邀擊
有機便可一創否則勿迫其戰今天下之安危
在四鎮四鎮不一力戰則賊終無已時一浪戰
而失則畿輔將驚潰而天下危如奕然置于一

欽定四庫全書

八

不定而全局係之可不慎乎臣又聞崇煥不欲
用滿侯滿侯亦不欲爲崇煥用昔唐以九節度
兵而潰是在皇上慰諭中飭務令同心協力
無遺君父憂而已奏上而奴已薄都城矣公歎
曰四鎮兵早從我調度豈令奴騎至此意簡騎
兵三千遣遊擊尤世將之馳赴城下奴方攻廣
渠門見城上不發一矢方擲榆手笑岱兵忽從
東來與殊死戰殺傷過當奴遁入南海子老營
謀知公所遣戚繼光以爲神兵也當是時中外
畏奴甚誼傳袁崇煥扶奴講款底欲倚崇煥以

婦奴而獨難公一人有私於公者曰以靖國也雖城下之盟何害公曰我受命防禦不受命為撫存亡與公共之不可則開門請行無亂人意乃合文武將吏誓於闕壯終之祠將吏皆感奮誓以死守而保定一軍鞅鞅思歸鎮解經傳既上疏令騎士辦嚴待發曰相公駐通當轄通兩營保鎮非所隸也衆議皆不與經傳方大任至拍案詬罵公所受和未至無以難也奴駐京通之閒遠者去城十餘里遊騎夜掠城下火光燭晃整如晝京城消息中斷者數日公欲入衛一決

牧齋集四十七下

九

城下經傳持其兵不與茅元儀私出索金募死士扣東便門守者駭曰尚有通乎曰有守者誼呼相報乃大喜滿桂戰敗坐德勝門城下破車袁崇煥祖大壽戰勝負相當治軍沙河門闕下得報皆大喜所募七人亡其四矣前使者齎勅書旗牌及所賜金帛道梗不知所之至是兵部復遣健卒爲乞丐裝夜縋以出始得達二十六日開讀畢即調防漕副總兵劉國柱率馬步兵二千與尤岱合營發密鎮兵三千扎東直門發保鎮兵五千扎廣寧門奴聞入畿南撤密薊兩

鎮要其歸路諭欽虜無蠢動遣將復馬關三屯濠陽諸城堡上命滿桂爲武經略總理援兵諸鎮聽節制出馬世龍於獄賜之金鉞公恐其兩不相下也下赦和解之桂戰安定門殺傷大王子世龍亦殺一牛虎奴鋒少挫遵化以老弱留守公將有事焉而有遼兵東潰之變十二月四日也祖大壽者故遼撫王化貞之中軍寧遠人也化貞逃大壽率衆七百人保覺華島其甥白臂用事於西虜拱寇拱寇營直寧遠大壽製衣帽將西走御史方震孺遣人招之顧盼未有

牧齋集四十七下

上

所劄公撫而用之再犯法當斬俾袁崇煥力請而後貰之大壽以是厭憚公而感崇煥次骨崇煥之人援也大壽爲東鎮總兵官東兵皆屬焉上逮崇煥下詔獄大壽與中軍何可綱等率所部萬五千人東潰人言大壽且與奴合關寧十萬衆反戈內向禍在漏刻又言大壽據關城則自此以東數十城中斷將割以自玉而師之潰也其勢如崩山決河自通之南二十里趨張灣渡河公遣飛騎追三百餘里弓刀反鄉僅及其居大壽傳語曰事已至此當出搗東不的巢穴

東身待罪耳。公密奏曰：大壽危疑既甚，又不肯受滿桂節制，乘一軍驚駭，有放砲洗營之說，激而東潰，非諸將卒盡欲叛也。當慰諭將領，解散士卒，大開生路，以收衆心。遂將大半爲馬世龍部曲，臣謹遵便宜行事之旨。密調世龍，亟往撫諭。苟見世龍必有解甲而歸者，則大壽可無慮也。公懼大壽之果與奴合也。大書榜示軍前，東奴久薄近郊，急調祖大壽兵往遵化，搗巢，遏虜歸路，用以疑虜。傳檄諭大壽及諸將曰：「今日東兵西還，必無一毫罪戾。」閣部四載關門，從無

艾蒿集四十七

十一

食言於將士，爾輩所悉也。又密劄諭大壽，教以急上疏自列，求兵殺賊，以報浩蕩之恩，以贖督師之罪。而仍許代爲別印。大壽得帖子大哭，諸將亦哭。乃具如公指還報，則前軍已過永平矣。上遂命公移鎮關門，復傳聖諭曰：「朕以東事付袁崇煥，奴東合謀入犯，不能先事偵探，致深入內地，雖兼程赴援，却又箝制諸將，坐視搶掠，功罪難掩。暫解事權，聽勘。祖大壽何可綱等血戰勇戰，朕所深嘉。今或機有可乘，兵有妙用，或乃輕信譌言，倉皇驚擾，亟宜憬省，自效奮勵圖功。」

事平一體論敘，關寧兵將朕竭天下財力養成。又卿舊日部曲，卿可作速遣官宣布朕意。一面星馳抵關，便宜安輯。特諭卿知：公遵旨，卽戒塗東發，而馬世龍之追及大壽於關門也。今二將捧上手詔，往大壽懼有變，密授指麾下，譟而出關。世龍追及於歡喜嶺，單騎入其營，傳閣部語，撫諭諸將。諸將皆羅拜，諸將聞公抵關，多陰規自援。王承胤率所部先去。曹文詔踰牆亡去。及與世龍語，皆目動大壽，心知之大壽妻左氏故倡也，遣人數大壽曰：「孫公大人再賞若死兵。」

艾蒿集四十七

十二

潰胡不死城下，以謝孫公。而覲然來此，我開城設大砲以待，仍自殺以謝若耳。大壽意奪於其妻，而又恐諸將之責已也，乃受詔，歛兵以待命。公急遣世龍報命，發步騎兵一萬五千，令督以入援。世龍兵抵遼州，奴始捷，壩上營歸遼，而京師解嚴。上憂東兵甚，令兵部從獄中出袁崇煥，手書慰止。東鎮將士滿桂死，遂命世龍總理關寧兵馬，督各路援兵，節制諸大將，以其有成勞於東也。公以十四日再蒞關門，自東兵所關而出，我叛人謀挾關合，遂剿以固京師。罷官

廢弁刳城跨海扇動百端閩門罷肆以待奔潰
公至人心乃大定衛城僅二里倚關城以外禦
今賊從西來撲我懷中則關城失其據衛城可
步據而上也乃別築牆橫互於關城穴之使砲
可平出又量度號臺花樓坪坵曲折使衛城與
關城矢砲橫擊而賊不得以薄我北山南海異
時出奇設伏之地公去四年遂依稀如故壘一
一按而修之城中水不足一晝夜鑿百井避難
者十餘萬携餽糧與居者通有無雜流材官失
職僑寓者千人廩之於官分使巡行街衢防護

張清集甲七

十三

倉局各有事而不亂安一管於西關遏賊來路
張兩營爲兩翼馬營在兩翼背負城而營奴善
用謀城中整暇內閒不得發外來者輒爲遲騎
所得而關門之守完矣歲過除奴警益急乃遣
察將黃惟正等率騎兵四營守撫寧而降將劉
興祚合諸將兵護永平興祚者所謂劉愛塔者
也其來歸也依毛文龍於東江文龍死歸袁崇
煥皆悒悒不得志至是乃領降虜親兵二百遼
騎六百拜公於馬前公下車慰諭置之帳下興
祚涕泣願爲公死興祚與諸將遇奴於青山營

張清集甲七

十四

帽兒頭使諸將爲三役自選夷漢丁八百騎夜
所奴營興祚爲奴旗幟諳其軍號奴莫能誰何
盡破其一營斬首六百紕得其婦女輜重明日
永箭水輕兵出兩仄口遇奴數千騎血戰至脯
中流矢而死公故遣興祚護永平道臣鄭國昌
疑之託言糧少移之建昌興祚死永平遂失守
而四營之趨撫寧者先奴二日入守奴忘攻不
能拔也三年正月四日祖大壽整兵入關謁公
督府親兵五百甲而候於門公開誠與語諭以
勉報聖恩大壽喜溢眉眦出而告將士公真
生我矣是日列大壽所統騎步三萬於教場行
誓師之禮公率諸文武西向闕庭叩頭以告已
乃執爵致告山川社稷旗幟諸神爵畢再拜已
執爵以飲大壽及諸將進而誓戒之再拜而祖
之禮畢復西向叩頭大陳斧鉞旗幟成師以出
師行三十里永平遼安灤州建昌失守之報交
至乃檄大壽旋師奴攻撫寧不克東破深河驛
屯范家店前軍至紅花店去關門十里我嚴兵
而待以游騎誘之使來欲以城上大砲及沿壕
所伏射生降虜夾擊之奴聞知不敢逼相持六

晝夜徐引而去。還攻撫寧。分兵攻昌黎。皆不知。公猶恐大壽心疑。間入其營。周視壁壘。部曲安坐劇談。每至移晷。又時時具酒炙呼大壽等入飲於城樓。大壽益自安。而大壽故與奴有連降虜銀定。故給事大壽左右。大壽遣之奴營。留半歲。奉奴書來與崇煥議款。款未就。銀定仍留大壽所。奴破永平。遣三叛人持黃旗大書講和字詣大壽。營大壽以請公。報曰。聽大將軍處分。而又密下教曰。毀其旗及書。焚之。罕辭其人。惟所置之。大壽懼。乃立斬其使。公曰。大壽真爲我用矣。

奴千餘騎。悉掠屯堡。夜宿撫寧東三十里之雙望驕。不爲備。公使大壽夜襲之。分兵爲三伏。我僞入奴伏中。奴方發我兵伏。雙望兩嶠者亦發。追奔二十里。斬首一百四十九級。鹵獲無算。奴勢大挫。遂不得南。聞昌樂東關撫寧自永平陷。東道梗塞。乃遣死士徑虜營沿海以報捷。中朝始知關門無恙也。關門西南三縣城曰撫寧。昌黎樂亭西北三邊城曰石門。臺頭燕河六城東護關。西繞永平而昌樂近海道。漕東兵之要地也。叛人白養粹唱言。剽卒不殺以勾誘郡邑。

遼安令自髡以從樂亭守。其約不納。我兵而黎亦顧望自守。公下檄切責各城捕斬奸細。禁止蜚語。六城皆壹意完守。後先開諸叛人於奴構而殺之。又遣將戍開平。復建昌而守之。而進取之勢定矣。諸將議兵所向。馬世龍請先復遼軍中皆是之。公謂奴據四城。其勁在永。其次在遼。而以遼遼爲羽翼。橫截京關之間。關欲合京取遼。則隔永。永欲合關取永。則隔遼。當多爲聲勢。示欲圖遼之狀。以牽之。馬允二帥赴豐潤。開平聯關兵以圖遼。得遼則以開平兵守遼。而騎兵待戰。以圖永。得永則開永合。天下安危之局定。可以一意圖遼。而董口大安留爲歸路。以墜賊必死之心。取遼易於取遼。遼在北。易取而難守。不如姑留之以分賊勢。而先圖遼。謀言四酋將輦重去。二酋將入重裝去。則身輕無所顧。輕騎來則氣銳有所必求。兵貴乘機。機在去而未來之時。不可不爭也。撫昌樂三邑負海去永各五六十里。步兵守城。騎兵挑戰。使賊騎不得西出。而我又促之逼之。使不得不動。動乃有機。我密過於賊。而機乃可乘也。故曰圖遼便既下。

教世龍再疏爲上分明之然後取樂之議定
建昌既復遣騎兵疾趨據守奴連十日繞城而
戰我師皆捷遣東兵五百騎從田疇入盧龍故
道繞出虜背合三屯以掩遵化迎擊奴之出掠
者於是有鐵廠之捷奴四酋河干貝勒傾巢入
寇僞二王子安明貝勒居守瀋陽公大發教令
治舟師合東江師十萬搗金蓋遼瀋又縱間謂
之曰師期定矣故以榜示者欲使彼疑爲聲也
四酋遂逸去修懸樓掘井運米以待我而祖大
壽又有雙望之捷公欲窺永以牽遵也登西城

牧齋集四十三

一七

樓屏人呼大壽遣發四前鋒抵永城下以一大
營繼之明日復呼大壽曰兵雖發不虞單薄乎
大兵去二百里寧成於帥不虞遠乎大壽曰請
卽行以爲後勁公曰甚善兵在雙望遇敵大將
軍當出撫寧河張弘謨爲二敵在十五里中
三敵不出二十餘里近永多岡巒可伏以前三
鋒爲三伏以一營爲誘賊不深入不發傍山爲
哨瞭既賺入伏當敵兵乃轉戰而伏發可殲也
大壽且行復呼謂曰計明日午後當遇敵機劉
憲國四將自西北來從建昌趨永東北微張存

仁四將自西南來從樂亭趨永東南語畢呼道
將入曰祖將軍議若此何如皆曰善公蓋推其
謀以予大壽不曰自己出及灤永成功皆用此
也大壽如公戒爲三敵三伏奴入伏追奔至永
城下奴遠城東欲入北門應國兵自北至奔南
門存仁兵自南至我伏初起四面皆兵從山半
蔽空而下奴大敗殺傷者數千斬伯言二十三
人伯言或曰擺彥奴精騎也殺其貴人四曰孤
謎僞都堂也曰溫木機郎伯言事台吉皆孤山
孤山僞總兵也公嘗密奏薊遼二千里皆用

牧齋集四十七

十八

遼兵不當防猜東將或使生心捷聞上乃大
喜而又憂逆奴尚踞內地公亦久困行間下
詔撫諭且趣師期公遂以五月四日誓師六日
詣撫寧督戰八日大壽先趨灤州列攻灤園以
示諸將世龍分謝尚政等攻遵化身馳至灤與
大壽分地而攻大壽麾鄉兵人斫一柳頃刻平
其壕世龍身中數矢不還營黃龍兵損傷及半
龍哭而止之仰攻益急攢砲數十以攻數雉奴
少避大砲分擊其旁使不得回救師從間以登
十三日克灤州奴冒雨出大壽伏騎卒邀之殺

掠殆盡。奴自永平趨救。知深破遂并還安兵於永平。屠其衆萬餘。從冷口遁去。公急使世龍邀之。復有新獲公。遂入永平。十六日。謝尚政等攻尅遼化四日。而四城皆下。天下驚以爲神。公至永平。掩遺骸繕城郭。卹死傷。經理新復諸城寨。度奴瀕去。必一犯遼。以示強。使三將出備之。果與奴遇。復大捷。計公所督理。合天下入援及關寧薊昌兵。可三十萬。戰守七閱月。復建昌三屯馬蘭松棚大安。繼復四大城及冷口无坡龍井潘關諸邊堡四十有奇。先後上首虜九千餘級。

卷一百一十七

十九

而四城之復也。斬孤山牛鹿數十人。生擒東夷獐木等二十二人。及我叛人。授僞都堂兵備都督等官。馬思恭賈維翰呂及第等十一人。獻俘闕下。公自馬露布奏聞。上親告廟。布告中外。加公太傅。蔭一子。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賚白金五十錠。一襲三疏力辭。上允辭。太傅又以收復之晚。自劾乞罷。上優詔答焉。公還治所。關政一新。烽火相望。東西哨報無日不至。上以東首導東奴入寇。欲討之。公曰。徐之擊其不備。可大創也。指授諸將。以次撲勦。後先斬首二

千餘級。俘獲無算。近邊三百里外。盧帳遠徙。奴之據遼永也。中朝望公驅之出塞。如救頭然。既而曰。曷不邀之山口。俾死馬無返手。言官欲追論大寺東潰之事。公密奏曰。東兵東將。偶語藉藉。可慮也。且奴纔出口。遽抹殺殊死血戰之功。亦何以服諸將之心乎。梁廷棟。緣邊道開府督師。遂入爲兵部尚書。哆言邊城方略。部署諸將。滿桂爲總理。當提調諸鎮。而畫永定左右安門爲信地。自顧不暇。卒用是敗。馬世龍代桂。不受中制。廷棟恨之。以總理偏許諸鎮。諸鎮皆擁兵

卷一百一十七

二十

不相下。世龍得其所。與昌帥書列之於朝廷。棟乃便其所。善部郎丘禾嘉。監紀軍事。楊肇基守三屯。奴攻之急。世龍遣五千人往救。禾嘉奪之。遠守開平。而使肇基訟世龍於朝。公言。中樞雖調度諸將。戰守進退。隨地換形。當聽之大將。而勿掣其肘。禾嘉當從臣於師。以佐籌策。不當自爲戰守。今將帥不得其任。於是廷棟與禾嘉。皆怨攻深之役。四酋請款。以緩師。禾嘉以其書來報。公叱之曰。行開講款。獨不知閣部有賜劔乎。深之叛。將遣老道士閒行詣禾嘉。請獻城。公謂

大奇姑應之而少與之師我師三抵灤莫有應
恭最後中奴伏幾盡木嘉慙并恨世龍大壽廷
林輩謂禾嘉守間平通京關復城大功出自郎
署遂超拜禾嘉為遼撫公知權要之媚嫉而羣
小比而相傾也自五月遂如遼連章移病求罷
而 上終弗許也禾嘉既驟貴孫元化亦用譚
兵超拜登撫於是關門有橫豎二府二局者登
撫縣登萊取南四衛為橫遼撫縣廣寧取遼瀋
為豎二撫既受事乃各變其說禾嘉請以島兵
復廣寧州右屯元化請撤海於遼以島兵復

內
卷一百一十七

二十一

廣寧三衛廷棟治公書曰 皇上從部議立兩
撫方執券以責成功廷棟無死所矣公奉 旨
詳議上奏曰禾嘉議復廣寧義州右屯廣寧易
復也去海百八十里去河百六十里陸運為難
義州地偏西去廣寧百六十里繞山而東撫臣
雖三城並立必當先據右屯以為家聚兵積餉
以漸入廣寧為進取堵截之計元化議撤海以
復廣寧三衛臣先年議四衛請先復蓋州而守
之蓋兩河之中堅西在寧遠而扼要在右屯東
在蓋州而扼要在蓋州人蓋州城已墮矣金州

遠奴而可速築當先據之以漸圖復蓋若據海
復廣之議則劉興治雖殺甫最恐其懷毛帥之
懼疑而走奴欲留之島上恐其不歸奴而借馬
市以交奴如宋之李全也移興治於旅順以絕
皮島之患而以復金責興治以勢難據撤之島
兵圖終當恢復之全於此便計也劉興治者興
祚之母弟也興祚死興治居皮島東江副總兵
陳繼盛謀報興祚未死其弟興賢自賊中以書
招興治興治深街之偽為其兄誘繼盛等擊
殺之楊帆至長山島而濠永尅復之信至乃復

卷一百一十七

二十一

返皮島公遣周文郁以興祚舊恩招之興治乃
聽命請殺奴以自贖公請移之旅順部議畏興
治不果踰年而為島人所殺禾嘉初蒞鎮奴兵
二萬圍錦州禾嘉懼請按公分調諸將援兵
四集諸將請出奇一創之禾嘉不敢從遂隨大
凌毀雙堡而去錦圍既解益向人鼓掌大言聞
部老矣遼事我隻手可辦朝議皆欲聽公去以
遼事倚禾嘉而 上不可以王威楊嘉謨青山
滿口之捷資金四十大紅氍毹一以 神廟寶
錄進御加大保蔭一子尚寶司丞皆力辭 上

允辭太保公以十一疏乞休 上命閣臣議去
留皆不敢堅決曰吾固知無可代承宗者乃特
遣內閣中書官詣關門宣諭視事 上萬念元
老慎簡使臣 廷臣不與知也公奏謝曰臣欽奉
聖諭謹於四月正月朔日視事食少事煩即不能久
而與疾討賊當可為法八日出關繇前屯寧遠
抵松錦十六日繇三道關一片石歷石門燕河
偏關三協十二路繇石塘路過平谷經盤山入
薊州而還公西巡周遭邊塞幾三千里皆奴虜
出入殘破之地山谷崎嶇扶掖登頓經邊堡臺

集賢堂中

二二

繕詢問地衝緩器有無哨近遠尖夜老卒往往
能置對而將領耗然無以應過馬蘭問路將曰
此防兵為閣部來耳三屯先三日以無虜報俄
而報二萬抵牆公歎曰奴退而大修邊備特遣
御史中貴人督以督撫而今若此予遠以費成
省薊以省成費今於大費中小省而實亦成大
費遼費無馬之馬兵而減其餉費馬因以費兵
薊無器甲無訓練兵幾萬而坐食則費食今天
下不節省不能致太平不去節省二字必大亂
還鎮條大東西邊政分八疏入奏一曰欲定封

集賢堂中

二十四

疆大計當先定封疆大臣二曰欲東大兵當先
分部大帥三曰欲分戰守之兵當先分戰守之
備四曰薊之備守五曰遼之備戰六曰合論薊
遼戰守七曰防插八曰復城其復城之疏曰右
屯城既墜必先築而後守築之賊必來擾必先
防而後修右屯去水二十餘里復右屯必先復
大小凌河以接松杏錦州統海而居賊難陸運
以窺我而屯之後即海則糧可給兵可駐就此
而東不妨為發軔之地 上詳覽八疏嚴諭飭
行曰務使中外共濟議任同心克壯元老之猷
早奏安攘之績於是凌河之役 上從部議
命祖大壽率馬步兵四千出關領其事以班軍
一萬四千供版築護以石柱兵一萬禾嘉親往
相度條九議奏聞未幾而凌河之議紛起公兩
任督師實歷五十五月移咨吏部以聞 上曰
樞輔歷鎮巖關平章軍國忠誠匪解猷績弘多
一品久已秩滿至今方行報考愈見勞謙朕心
嘉說著仍前督理軍務加太傅並支尚書俸廩
一子尚寶司丞賞銀蟒羊酒鈔貫如例公三疏
引辭乃允辭太傅公前督師考滿為奄黨論劾

不敢上考至是六年考績僅用中書三考故事
先是敘復城功祖大壽加少傅世廕錦衣三品
公僅廕錦衣四品前督張鳳翼之賞與公埒朝
議固有意抑公而公初不欲自明也然上之
念公深矣西虜鎖合兒所部來乞賞未嘉收置
墻外遂誇詡入奏曰行將負於駝喙之後以夷
致夷卽以夷攻夷此秦龍飼虎之手也公駁之
曰往以平夷愚奴而爲奴愚以買米愚東而爲
東愚今之愚虜者安知非昔之愚奴來者乎澤
州之役非以夷攻夷之左驗乎張弘謨夜襲虜
於大盤嶺斬首百餘級未嘉劾之曰此王燒餅
達子來投誘而殺之也公曰虜勾奴入犯又來
詐降果王燒餅達子也殺之尤當弘謨功當欽
未嘉議乃絀已而與鎮臣大壽相訐大壽抗章
挾譴其貪穢公止之勿上而聞之中朝遷未嘉
南僕卿以去公曰吾不欲爲鎮去撫且以長東
將之驕也其持大體不計私怨如此屯凌之修
築也梁廷棟實主其議奉旨趣工者三矣廷
棟去朝議反其所建置謂屯凌荒遠不當築撤
班軍赴薊且以邊臣矯舉勒兵回奏未嘉懼

欽定四庫全集

卷一百一十五

言已不與築凌以迎合朝議猶觀凌工已辦
可以邀賞也盡撤防兵留班軍萬人運糧萬石
以給之公曰且不撤兵賊至而戰上策也奉旨
撤兵據見糧以守中策也撤糧罷轉餉委空城
以疲賊下策也今出於無策其可乎未嘉弗聽
八月奴圍凌城十餘日大壽與何可綱固守未
嘉率宋偉吳襄救凌未嘉悻悻易師期而偉與
襄不相能二十七日遇奴於長山襄營先亂我
師敗績監軍張春陷如上書爲奴請款未嘉密
未其事公曰春亦有鬚眉獨不聞其妻翟氏六
日不食而自殺乎士大夫不能飛矢仆此行屍
而忍爲關說春固自愧其妻士大夫亦何以見
婦人乎中樞詒書頗以上意諷公公持之益
堅錦人高應元陳二韓五從奴中自拔回陳二
者願自効其奇應元有心詐曰擒賊擒王拚一
死所四酋耳酋營直白雲山以通夷語者百人
裹大藥入營勾酋帳而刺之卽不成八營皆擾
亂可走也大壽之弟大弼敢死喜結客戰於錦
州四酋免胄掠陣大弼突出搏之刃幾中馬腹
奴兵號曰祖二風子四酋噓指稱之三人在奴

欽定四庫全集

卷一百一十六

中知大弼名樂從之公以三人屬大弼結為兄弟夜三鼓三人為導大弼率死士百二十人斫四首營大藥發煙焰蔽帳前四首跳而免八首營皆大亂相蹂殺既辨色我兵為胡語偽為奴追騎而先之乃出先一日凌城食盡奴招降甚急何可綱語大壽曰公不出無以慰閣部我不死無以報閣部為文以自祭而死大壽率二十人詣虜營四首握其手飲酒驩甚約下錦州大壽以養子為質與之盟而還二十九日我師劫營率二十七人逸山徒步入錦州奴乃墮凌

牧齋集卷十七

二十七

城引去十一月公還關門以十七疏求罷上念公久勞稱病賜金幣命馳傳以歸已而議長山之敗坐公矯旨復城欲中以危法上不許命冠帶閒住削寧錦敘功世廕公故所力辭不拜者也公得請具奏陳謝身雖殘廢終負天恩一腔未死之心未可但已謹列上薊遼事宜十六款并以復城進兵二事諸臣所未悉者具疏略為明白其論復城曰右屯之復臣奉旨酌部議三城之一非繇臣唱也凌河去松山錦州三十餘里我前哨駐于子章馬家湖又在大凌

北二十里大凌直于馬松錦腹中非果如樞臣所云荒遠也使右屯不與凌城並築則凌工六月可竣又使萬石之糧不運則停工散兵賊無所得空城不致坐困臣抱病關城東撫鎮政出多門應斥乃分應遠乃緩應散乃聚致有疎失則臣之罪也今謂復城致賊則遼地將終不可復而又言復城逼賊賊豈效我之遠之也拱揖而不來乎如果不必復也彼何為傾巢而來爭此彈丸之地如以為修築惹賊則已已之入薊庚午之圍錦果誰惹而來乎使鄉者臣不抗天

牧齋集卷十七

二十八

下之議以復八九城則關外皆虜地灤水一陷關何以守而遼東西三四千里皆賊天下又何以為計乎臣願治臣不能禦賊之罪不宜以兵叩關於復城而使天下以復城為諱也其論進兵曰狡奴闖入因糧以困凌河臣欲檄撤凌之兵以援凌撫臣曰不敢臣欲馬步合營前進撫臣曰不如用奇臣欲以騎集錦以步向凌撫臣欲分四路撫臣奉中樞堅壁之指又不肯明言持兩端以觀望臣易師期宋偉不附撫臣則主進吳襄奉中樞而附撫臣則主不進臣抵錦

十七日。進兵。某曰。日者言大壽命宮。

難星數日。當出少待之。偉曰。我安得獨進。臣以二十三日。誓師以賜劔從事。而撫臣猶曰。過嚴也。及與奴遇。也。某曰。營近水。偉曰。近草。議未定。而奴已逼。偉營。柵固。奴連攻。不能入。前鋒多。移攻。某營。某不能軍。以騎將南奔。偉力戰至。晦亦奔。倘兩軍皆固。則夾擊之。勢成。未可謂兵難野戰。只要用奇。只要背城也。兵潰而臣回。寧料。理。竊定。設開用。誤。夜劫其營。奴遂逃。去。兵以奇勝。要必先正。兵賊非必不可勝。而我非必不。

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九

能勝賊也。決曰。轉。我兵潰而殺奴亦過當。如以。一。敗。謂我兵必不能殺賊。臣不信也。臣。願。治。臣。進。兵。敗。奴。之。罪。不宜以兵。後。卸。罪。於。進。兵。使。天下。以。殺。賊。為。戒。也。其。論。遼。薊。事。宜。則。自。西。虜。插。首。東。江。朝。鮮。以及。關。門。內。外。皆。備。列。情。形。操。其。指。要。論。奴。酋。謂。我。必。不。可。講。款。是。奴。而。終。受。其。燼。論。東。野。謂。當。謹。其。繩。約。恩。宥。出自。朝。廷。以。防。貳。尼。之。漸。論。兵。將。謂。奴。各。酋。不。過。伯。言。五。六。千。皆。同。臥。起。共。糧。我。鎮。協。將。皆。有。食。大。糧。親。軍。方。可。殺。賊。又。謂。關。內。不。可。舉。用。遼。兵。關。外。

後唐書四十七

三十

不可盡用遼將。禦虜當急練車砲。不當盡倚騎卒。近遼州縣各設守備兵馬。佐以御兵。無徒責之。必死。西協當專設總兵。以佐昌平。不當分昌平之總兵。以佐西協。至於關門。不當復置經督。請畫閭薊分設三撫。而省轄於督臣。上固已採而行之矣。公雖引退。不忘軍國。拳拳為明主忠言。若此。公之初督師也。熹廟臨遣。隆聖付以兵要。馴至宵小竊枋。讒譖百出。而隱然係官府之重。猶得以恩禮進退。其再出也。受命艱危之際。夜半出片紙。以單車橫穿萬虜。奏汛埽之績。奴退。樞臣請旨分兵遼薊。西兵各轄撫督。而督師為冗從之員。下不願其留。上不聽其去。人主勤思恢復之功。中朝曲肆沮撓之術。左校右梧。前跋後蹙。其得以奉身而逃者。秋毫皆聖主之賜也。庚午五月。以前戎馬。旁午畿輔。危急朝廷。以疆事委公。事權在手。如以一身使兩臂。故功見而言信。五月以後。異口同聲。雄唱雌和。使之有足。不能步。有翼。不能飛。而有寧則專。以責公。故人謂。今上之。聖不啻慶越先朝。而奸邪之。媚忌殆有甚於逆奄。不能不為。

之三嘆也。公督師又閱三年調度京城調度援師調度潞河淪海以及遼西薊北東江經營底定其有功於社稷甚大。而事勢之危且急者危莫危於東便門之一出。急莫急於東師之一潰。其所以危而獲安急而旋定者。天人之佑助而祖宗之護呵也。然今思之。尚爲心悸。而況於當日乎。公里居七年。門無賓朋。室無賸侍。居無玩好。出無輿從。危樸老屋。樞飯事酒。叢書散快。簾燈講讀。夏扇冬爐。孫子夾侍。整襟危坐。儼如圖妙。不讀非聖之書。不作無益之文。身經奄難。戒

牧齋集四十七

三十一

心漢唐撰次。今古中官志。區明其賢奸禍福。以作殷鑒。丹鉛甲乙。夜分而罷。開門舊將故卒。每刺邊遠。以報尺疏。片紙藏。凡案未嘗不傍徨屏營。憂形於色也。崇禎九年八月。奴騎掠畿南。破定興鹿善繼以太常少卿里居死之。公賦詩六十章。有祝予之恟焉。繼陷安州去高陽四十里。公方城守。游騎去城七里。聞城頭砲聲。知有備。引去。十一年九月。奴六復南下。公部署子姪分堆堞。距守百里內。衣冠甲族竄避者皆要勒以入。遣親丁擊奴哨騎。奴之於郊外十一月九

日。奴數萬環攻高陽。填江。壘雲梯守者飛砲擊之。應聲拉折。奴人持門扉如木。城公今以林楷乾草爲束。煎硫黃擲城下。木城盡燬。奴將逃。繞城納喊者三守者亦應之三。奴曰。此城笑也。法當破。圍復合。十日。遲明城中砲石竭火焚西北樓城遂陷。公坐北城樓叱家人速去。我死此。二酋挾公至城南三里園頭橋老營。酋擁公上坐。呼孫率相公跌坐大罵。臊狗奴胡不速殺我。一酋漢語者曰。北朝識好人。待士厚。相公胡不歸北朝。輔佐大業。而徒爲南朝死。公叱之曰。

牧齋集四十七

三十二

我天朝大臣。城亡與亡。死耳。無多言。一酋曰。不降。胡不出金銀贖死。公復罵曰。臊狗奴真無耳者。尚不知天朝有沒金銀孫閣老耶。公今以葦席蓋地。望闕三叩頭。叱二酋趣持纒縊我。既絕。酋相顧嘆息。屬所掠老嫗。此孫宰相屍。可善視之。乃拔營而去。十五日。太監高起潛兵至高陽。詢問遺民及陷奴回者。具知公死狀。治棺製一被。以欲拜而哭之。奏疏以聞。上曰。故輔承宗罵賊死義。慘及闔門。朕心殊惻。該部其從優議卹。及部覆疏上。詔止復原官。予祭葬而贈諡。

易名皆未許視他閭臣考死牖下者有不逮焉
或曰當國者主之非上意也公以一死報國
思立天經明人紀一死而公之事畢矣小人何
知以公之死爲厲已惟恐不抑而沒之也其拜
而哭之也不如奄其相顧而歎息也不如如推
其心惟懼夫仗節死義之事重而賈維綸白養
粹之徒不得交臂於世也吾何責矣哉公妻贈
一品夫人王氏生七男子長子銓以選貢任高
苑知縣銓長子之澐錦衣衛指揮僉事皆守官
不與難三子銓先公歿而從公死義者次子舉
人銓四子康生銓五子尚寶司丞綸六子官生
銓七子生員鋤銓之子之沆之澐銓之子之澐
銓之子之澐銓之子之澐皆力戰罵賊以死銓
一子生六歲依其母棲草中得免公之兄義官
之子鍊鍊之子之澐之澐之澐之澐職方之子
銓銓之子之澐之澐皆死銓頭侯果陷奴逃歸
得公屍於園頭告哀於高奄以其喪歸行求得
諸子孫屍乞於親故歛而殯焉果言公面貌如
生鬚髮郁然舌微吐裸而臥田間野人夜窺之
訝甲怒生如虬龍攫焉莫敢偏視而去柩將引

牧齋集四十七下

三十三

風雷交作天宇冥晦里人驚謂大兵復至移時
乃息公之子孫狀貌皆雄駿能文章負經濟他
日可以爲偉人爲大將者而皆能舍生取義以
從公於九京其所以稱爲公子孫固在此而不
在彼也公識見通敏商訂詳審貫穿典章諳曉
物理發言盈庭紛糾盤錯臆解玦決片語輒了
論事析理刺經諧俗諱言微中諛諧閒出雖悍
璫驕將莫不解頤俯首至於斷國論辨幾事應
機剴諍不出畧矧知如矢輟辨如清泉惟深惟
幾不先不後世未有能窺其崖略者也神宗
顯皇帝彌留方從哲爲政以遺詔屬公公請以
發帑餉邊列詔條中從哲曰東朝節儉不減
大行發帑未可議也公曰相公任軍國大事豈
得預計君上不能而先已之詔條擬發帑若干
使近侍請令旨行之即不許可堅請而得也
從哲以不習近侍爲辭公笑曰交結之禁豈爲
今日設閭中不有日傳文書內官乎詔乃定遂
發二百萬九邊皆謹誦焉顯皇帝之升祔也
東閣集議請祧睿宗禮臣科臣主其議公弗
應閭臣以詢公公曰睿宗今日當祧以當日

牧齋集四十七下

三十四

不當入乎禮臣曰然公曰然則孝宗可終不
祧乎國家祀典不遷之外論功德乎論世次乎
如論功德無論以孫議祖有所不忍倘世世功
德世世不祧世世無功德世世祧乎論其世則
以義制禮祧之非以爲忍所祧之祖亦寧有軒
輊而獨孝宗不當祧乎且神宗皇帝於
睿宗曾孫也祧曾祖矣再世猶武宗也再世
則世宗不遷而穆宗矣親盡之義謂何將
世世祧曾祖乎眾皆曰善乃罷祧睿宗熹
宗卽位臺省集議改元館閣皆唯唯公曰大
行皇帝一月克葬諸公何忍奪其年大行皇
帝詔以明年爲泰昌元年今奪之以奉今上
詔以今年八月後仍爲萬曆四十八年今奪已
讓之殘年以歸大行此一議也於祖非順於
孝非孝臣子以婦寺之忠陷主上於不順不
孝於心忍乎給事魏應嘉曰新君卽位歲餘而
仍舊號似爲不吉公曰帝王以日易月自是變
禮帝王亦人子也豈有人子居喪從變而以從
親號爲不吉者假令大行以明年正月朔升
遐今上柩前卽位將以終年從舊號爲不吉

卷之七

三十五

而遽以是日改元乎自古易姓受命則當年改
元一姓相繼則踰年改元唐順宗八月內禪卽
今改元憲宗仍稱永貞宋太宗卽位改元史以
爲纂誠不忍見一統盛世父子相繼而一年三
號書之史策爲千古議端也衆皆服然其後卒
從臺省改元而識者以公議爲正熹宗日講
罷王安謂內閣劉一燝韓爌曰二公肯做張江
陵我不難做馮司禮皆遠巡不應安復向講官
言講官錢象坤肘公應之公乃前對曰時政廢
弛此言誠救時之藥但馮張不克令終願法其
前鑒其後使韓范呂張不得專美斯可矣安曰
何也公曰馮張肯整飭法紀今欲爲馮張當整
飭各屬衙門安曰公當謂十庫公曰何止十庫
且如一大家做家必使家督以下飽暖歡悅豈
天家一起乎便與左右競刀鉏但當仰遵皇
祖制度酌以見行條例寧以內供分給額供勿
以正供積內賜予節則宜索少又如兵卒之冒
占部漕之闕說衙門之需索司禮一清將二十
四屬俱清內閣自宜仰遵祖法以部務還各部
而以上意爲斷決須先以身立祖法中亦請

卷之七

三十六

皇上一如祖法然後中外臣工有不若於法者
譴者譴誅者誅而我不私德怨如此則馮張豈
足學哉一奄評曰左班官有棄城而逃者何也
公曰子固言之曰有不若於法者譴之誅之矣
纔一建議便如此反唇相抵如何內做得馮外
做得張若內果欲做馮便從此做起安曰所議
者朝家大政也若安得妄言目之而退安退謂
其曹曰孫公大議論常嚮內閣切言嚮內官說
何用時方推公代司馬同官戲曰公不入中樞
矣公笑曰正坐此不入中書何中樞也上既

牧齋集四十七

三十七

即古有司奏請選后三宮俱即世以穆廟
榮妃傳諭禮也此大昏擇吉典禮隆重傳諭當
用寶鄭貴妃固爭曰我有寶何故請劉我遂夷
於後宮大家采女手因厚遺乳母近侍旁側皆
爲鄭言安心不與也而難之謀諸內閣內閣要
講官共議公曰鄭所執以難劉者何也安曰以
無寶公曰傳諭立后慈寧之事也慈寧之寶故
在假榮妃之名而用慈寧之寶則鄭無詞以難
我矣安躍然稱善劉鄭皆先朝妃嬪初奉劉後
奉鄭則鄭將倚主昏之名實封后之末命公一

言而嘉禮定釋宮掖之疑亦奄安能持之也
官坊局侃侃然以天下爲已任多所建白參大
政入直僅百餘日而匡救回輅裨益弘多凡文
書繇御前發票司禮監令小奄抱黃袱篋送閣
門典籍官奉而入有中旨則小奄口傳曰上
傳某事如何處分天啓初中旨頻數閣臣側耳
籍記惟恐錯誤亦有借內傳以行其私者公初
入閣卽上奏曰臣累日在閣辦事文書房時有
口傳如講學如何將如准臣入閣入部皆關係
重大仰見聖意淵深非臣等所能仰贊皇

牧齋集四十七

三十八

上威福自操一時奉法惟謹而事久時移不無
可慮且傳天語者一字抑揚便關輕重臣愚
不勝過計望皇上慎重口傳酌爲札記容臣
等計日具口傳事即并所處分還報御前詳
加參閱更賜面對一一仰質則王言盡一蒙蔽
無自而生矣條上兵政切要數十萬言其末曰
憲臣高攀龍語及宮闈心實忠愛皇上如信
臣爲帷幄近臣令直陳先帝危難舊事臣得
引諸輔臣爲證一一爲皇上剖明之卽內監
亦有知其事者皇上至尊至貴實極孤極危

卽左右小心恭謹與 皇上同甘苦者恐其識
見不定爲人所借將 皇上之言動起居日爲
人伺而求中 皇上之心且如先帝弱疾最禁
房帷而飾美麗進者六七人此天下共知而
皇上未必知知之亦未必盡蓋天下之禍有明
爲姦細如假挺於風癩是也有暗爲姦細如藏
刀於美麗是也 皇祖明知之而駕馭有法故
屢發而無虞 先帝亦明知之而坊範或疎故
一嘗而輒殒伏望 皇上謹慎身體隄防隱伏
以爲天地神人之主以享千禩萬年之安則災
侵不足鉅胡虜不足滅也公在講筵見 人主
勿冲國本單露裾經援我多所諷諭至是乃直
引其端幾 上心動然後極陳之亦欲借助於
同官而同官噤莫敢應擬旨報聞而已未幾逆
賢竊柄羣小用中旨交關取事而燒節交扇濁
亂禁中逮 今上而後息人始服公之愛君深
憂國遠而見幾蚤也奢會之亂請發帑二十萬
內閣私請於司禮王體乾不敢先答日視忠賢
忠賢曰 上不肯奈何公曰四川歲賦一歲不
平一歲不饑况兼小民苦楚藩府動搖 皇上

恐惜二十萬而不惜全蜀賦稅人民忠賢曰小
財不去大財不來公曰然煩卽以此語奏 皇
上又曰更望 皇上早發遲則萬里外就延日
月忠賢曰寧可用在刀刃不可用在刀背公曰
然更煩以此語奏 皇上忠賢唯而出曰
上允發二十萬工部造戰車請帑三萬忠賢曰
可以發戶部百萬分與公曰造車有益戰守便
係軍機若戶工二部彼此執奏豈不耽擱忠賢
又唯而入出曰 上并允發三萬矣御史帥衆
疏言 上當體古帝王自稱孤寡之意臣下不
可導以侈泰但稱萬歲有旨謫外首輔力救不
得請去體乾忠賢盛稱 上怒以柱閣議公笑
向二奄望 皇上做一大分上二奄問何謂也公
曰首輔以救御史不得求去 皇上留御史以
安首輔豈非大分上二奄曰御史不解道理說
皇上不可稱萬歲 上怒甚所以難解公正色
曰御史所云是老學究書本話頭望 皇上爲
堯舜心實無他 先帝末命曰輔他爲堯舜之
君此事傳之後世豈堯舜之世所宜存吾輩要
輔 皇上爲堯舜豈可不力解此事且 皇上

稱朕亦皇上獨稱爲尊耳朕亦微恥如孤寡之意非侈大也若人臣願祝延皇上與天同久豈有謂不可稱萬歲者乎二奄欲容曰便當以公言入奏已而持衆疏并憲臣鄒元標救四言官疏獨授公曰上傳此五人俱釋御史夏之令巡視內草場譙訶羣奄奄欲殿之令摑其面而出忠賢怒令小奄傳內草場疏重處御史公曰此御史素愆三日前朴責首輔胥吏於端門下頗聞罪於首輔今若重處是閤中借公行私首輔何以自解中外相踴獨以中疏處

卷一百一十七

四十一

御史不如置不問如欲問待御史疏到勘覈處分如御史無故設中人便治御史如中人有弊不容御史巡視而反劾御史便治中人決不可偏治御史小奄入報乃不問後竟以他事殺之令忠賢以客氏進女間三宮遂與保和店之獄錄三皇親家僮奴各三四十人下鎮撫掌詔獄劉僑來謁侍坐稱老師公曰君世官也必祖父肯以爲子孫子孫肯以爲祖父子方敢當師稱僑錯愕避席公曰上方以離間疏遠三宮三宮之獄意在三宮也以私家爲喻皇上父也

三宮母也父不禮母而子更發母黨之私重父之怒是可以爲子乎皇上春秋方富悔悟有日此時差錯不念異時手懲惡爲之富貴立至一絢之絲其終幾何委曲解釋卽有少患不過數年平巾耳平巾時是祖父子孫是子孫祖父予亦當欽手拜君僑問若何處分公曰事有易而難有難而易直明外家冤誣盡發矯節陰謀此可奏成手中而禍與手俱易而難也錄三家各一奴無連染無生多職曰彼私爲姦利主人無與也辭成付法司予爲從中理解此所謂難

卷一百一十七

四十二

而易也僑如公言以謝公屬舊司禮宋晉以公語正告忠賢曰如此則可以蔽斯獄矣忠賢乃止其後楊漣劾奏忠賢所謂以公爲徵者謂此獄也葉向高公國子師也而當國公居五人之下票擬商權越席而言無所鯁避人或問公於向高公曰某不識忌諱信口開闢如說法道場却插科打諢豈不念閣體直以賦材下中荷皇上特達之知六十歲人報稱何時待可爲之耶正恐長負天恩然首揆老師也末坐門生也以末坐于首揆之政則不可以門生參老師之

議則可向高笑而謝焉。遂在初用事猶未敢明與外廷抗而尤嚴事公。每見必側行却立。公出則偃仰指擗待閣臣如郎吏。莫敢迂視矣。公嘗言中書有韓稚圭。國事不致決。梁忠賢亦不至殺身。又言。熹庶慈仁。官府事皆可為。而老成謀國任調停。予負朝廷也。公晚而大用。月而不久於內。雖人謀則然。亦豈非天意哉。公出處進退大節凜然。蹈道執禮之死不變。迴翔詞館。歷十八年以相度。慶陵加三品服。遂杜門請告。曰。朝廷待我如此。當裁所以自待矣。首輔力

文獻集卷四十七下

四二

謝之。乃出有勸公為高。新鄭者曰。逆取順守。公曰。人望我殷。望其有為耳。即能順守。當先償逆取之債。一兩事可償。便壞朝廷。一兩事天下有壞事。好問老乎。今人推一人當頭。便欲借此人為大家主張。而此一人為大家所蹈。藉朝廷爵祿有限。即盡在一手。豈能偏給同人乎。今天下得三四正人。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還做得幾分。不然。要聞老何用。其人謝曰。吾固知公之不為新鄭也。公自請督師一出。而中外扞格。屢請入。就條奏戰守大事。事執成。扼之。公曰。諸臣疑臣

一人欲據中書。夫舍所任而求據中書。此亦天下之最不肖者矣。尚能為。皇上肩挾復大任乎。臣雖品望不及古人。亦望諸臣諒臣。無謂五月披裘而猶拾遺金也。公嘗稱曰。范希文暫出而還。李伯紀出而悲。不得還。皆鄙也。伯紀曰。既行之後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陛下亦宜諒臣孤忠。以全君臣之誼。此則君相所當念耳。督師再召。旋被詭沮。奴騎再入。人曰。其可三乎。公歎曰。張德遠有言。上復用我。當即日就道。敢以老病為辭。彼獨何人哉。丑寅

文獻集卷四十七下

四二

之。交右地。虛席朝士數問公起居。公戒子鑄曰。趣歸侍老人。無使人疑我。以若為陽驕也。鑄以使歸。遂及難。逆奄之橫也。所遣縱騎刺邊事者。日夕侍公帳下。公大聲問你。家老公好否。老公者。士大夫呼羣奄爾汝之嘗詞也。騎叩頭聲誓。領之而已。道人宋明時自詭以符法制虜。逆奄以屬。勸督盛供帳。望風禮拜。以符禁四卒曰。可敵萬人。勸督戒諸將却陳。以讓之。諸將皆大笑。招搖至關門。公曰。此妖言亂軍心。繫而欲斬之。勸督固請乃釋之。逆奄觀覲封拜。以捕奸

細上軍功遼人告董成俊駐羅城通如將興大
獄公上言反側窺伺豈盡無因番快極楚何求
不得我方開一面之網借賊殺機以收降附之
心豈可密羅織之條戕我平人以絕來歸之路
今所司一切下反所全活甚衆吳國丙者遼人
從質盡孟淑孔逆歸正人劉伯強於東江淑孔
遣入奴行所設同行者而奪其妻旁徨不敢歸
道逢一書生謂曰魏司禮欲以邊功封王此奇
貨也乃詣厥告變劉伯強拜廷金輦奴萬金行
間孟淑孔主之逆奄遣旗尉密以屬公公方負
晉陽之疑兩道臣相語曰閣部方危須殺此數人
解之遼人殺過多少而惜此數人乎公正色曰
吾輩各一首領十餘輩各一首領殺十餘首領
以護此一首領先十數人死矣檄且下悉心鞠
之果真不嫌聽厥不真勿爲閣部惜首領也倘
失情枉殺當飛章爲十數人爭此首領屬推官
陳祖苞按驗得實發廷金戍居庸安置伯強等
於寧遠旗尉羅拜曰公天人也吾儕小人皆有
父母妻子其敢逆天不以實具報逆奄使人視
其獄辭無可周內而止公每謂奄何能殺人士

牧齋集四十七

四十五

又自相殺耳其枝柱閣宦不畏強禦皆此類
也黨論之角立也人或謂公當親近某某爲君
子公曰附小人者爲小人附君子者未必爲君
子吾輩當斬釘嚼鐵自立人間寧能爲蓬生麻
死乎挺擊之獄起主風癩者斷斷於公公連柱
其口人謂公當與調和公曰爲君子所容未必
君子爲小人所容豈非小人生平不附君子顧
可求容於小人乎每與黨人語輒曰勿墮輪迴
問何謂輪迴曰我方制人隨爲人制一番撥正
又一番輪迴也輪迴幾番人才國運有幾登朝
以來十六七年見幾輪迴矣可不懼乎公舉進
士爲孫慎行所舉慎行爲禮部尚書劾故輔方
從哲進藥藥殺先帝當誅公昌言於閣曰進
藥不止一人實出聖意當之曰弑非律令也
庸醫殺傷人有罪而況萬乘李可灼當論如
律平人父母族華誤藥而傷家人歸怨長子之
失主張理也從哲宜削去先朝所與恩蔭以
當長子失主張之罰慎行志以爲反已而從哲
亦憾二魏亂政賢者相繼貶斥公抗疏自劾曰
臣故孫慎行之所取士而高攀龍左光斗之所

牧齋集四十七

四十六

嘗薦引也。義不當幸指撻未及自爲聾啞以姑容於天下。又極論趙南星高攀龍之去曰：去兩臣而出於上意則皇上之獨攬未必協於天下之公。今去兩臣而出於惡兩臣者，將內結外援，天下盡入其牢籠，而大患立至。雖以皇上之威靈立縛奴酋於闕下，天下之患未已也。兩臣之嘷嘷者去，而臣獨留，必其有遺行而愧於兩臣使臣不早自裁決，臣所居何地？所任何事？他日求如兩臣之去，何可得也？公不屑因依部黨相倚爲名，高立朝抗議，每引義相駁，正遭

卷一百一十七

四十七

逢末流時危運否，不惜與之同禍。若此，公爲政惜名器愛國體過微幸，禁貪冒綜覈澄汰每事皆可以爲法。則遼陽陷中外紛然議添官設鎮通州新兵萬人多赤脚持白梃而監之以提督總兵道將多官公謂無事則多官徒以擾萬人而有事則萬人不足以衛多官。文官好聽遊客妄人談說練兵一聞警則以無制之兵付之不相習之將，率率遷延卒以取敗。乃奏罷撫鎮留一道一裨將後亦罷，又請罷天津巡撫以督餉侍郎兼理士大夫廢斥者多求用於關門公謝。

却之人曰：范文正辟置幕客多取謫籍，未牽復之人可法也。公曰：讀古人書當觀其所重，文正之言曰：有才而無過朝廷自當用之。若實有可用之才不幸陷於吏議，不因事起之遂爲廢人，夫實有可用之才而陷於吏議，又爲不幸。此文正之所急也。若無可用之才而吏議又非不幸，文正安得而用之乎？已巳之役，朝議以石亨楊洪周尚文故事出馬世龍於獄，閣臣告公曰：上知世龍爲公舊將，公入對當爲世龍言。公曰：某新從田閒來，未得一當而亟言其舊將之有

卷一百一十七

四十八

罪者是將乘急以要君乎？卽世龍可用，上赦出召見，問以戰守機宜，然後用之，則恩歸於上而世龍不敢愛死試之行，聞愛者不能飾其所不能忌者不能抑其所可見，亦所以安世龍也。上聞公言立召世龍出之，公在關城長子庀家政幼子就家塾銓銓鑰踐更省侍每還往俸首韓袴握刀揮矢與旅人戍卒雜飯邸店中揮鞭驟馬而去，自大將軍以下欲遣使持一壺漿勞馬首不可得也。尤世祿鎮固原以名刀組甲狐白裘來問公還其裘而以刀甲予王世忠。

令佩之以誇西虜東歸之日高第厚有饋遺公笑曰我不取亦可不與公可不取那得不與留此以塞輦上君子可也初開鹽屯之利兩歲可十萬餘再至則息益饒丘禾嘉輩因緣為市每為鎮道所持御史王道直按遼言鹽屯十萬可買馬幸上旨不究或曰中朝不欲究禾嘉也非徒免者也道臣陳新甲以籍報公以諧語應曰吾具知本末亦具知該撫之苦而憐之觀音大士觀聽衆生苦惱寧不發大慈寄聲香財童子但防竹林鸚鵡饒舌勿猜大士也其後以告

使齋集四十七

四九

遼撫方一藻著為經費遼人賴焉公嚴於持已恕於御物謹於持法詳於用刑激勸忠義鼓時蒙傑作使貪詐籠挫宿猾至誠惻怛而機牙四應閑止淵靜而條鑣百出鑒別人才洞晰情偽人謀思諫有告如響公固不知其所以然也趙率敦滿桂拔之於偏裨者也卒為宿將王樞何可綱魯之甲拔之於逃將者也卒以死事祖大寺犯法當斬赦而用之者也卒以收復自效袁崇煥馬世龍輩公所優禮付託者也一不當即欲行大法而謹詞其中軍愛將世龍累被彈劾益

自感奮挿酋出賀蘭山入犯寧夏六戰六捷上首虜七千有奇卒以功名終王樞之歿也公請官其子曰昔人解官以子生臣願解官以贈死陳諫廣獠也尤智夷種也以勤事死皆請優卹死遼事者張銓子道濬張承胤子應昌皆繼之塞下念羽林孤兒之意未嘗不撫之泣下也李平胡者寧遠伯成梁家丁也善戰累官都督東西虜皆呼三都督得罪亡命去東事起有自稱平胡末歸者言李氏舊事甚悉公見之曰偽也與之餼假其名以懼虜而勿使虜見也後乃知

使齋集四十七

五十

為羅三杰李如松乳媪之夫也王之臣拜為大將卒為虜笑劉興祚之來也與其弟興賢遇公於紅花店相揚拜馬首公撫之退而曰興祚將為我死興賢終當作賊永平之戰興祚家人歸報興祚射死興賢為奴所得鬻而食之矣孫元化議并卹興賢公曰未也興賢面無死法已而興賢果在奴中招興治興沛反東江卒滅劉氏公之為人齊莊中正篤誠易直未嘗專門講學而資與道近其在班行自言得關西馮從吾東越周汝登青州鍾羽正三人摩切之益為多軍

少間與虎善繼華燈危坐徒御不警鈴鐸
聞作蕭然書意道院也夜初鍾而入曉鍾而起
歷八百昏旦聽百八聲之高下疾徐覃思却視
以窮極車營之變作車營百八扣語善繼曰平
生不解格物物格今於車營窺見端倪矣戊寅
春閩人蔡鼎重跣而告公曰奴將復來高陽不
可守也公曰父母之邦也去將安之鼎曰入保
定可以守公曰非君命而守與非君命而逃奚
擇乎君且休矣奴警至諸孫有反馬於河間者
詔書郡守夜絕而歸歸六日而城陷城陷之日

卷一百一十五

五十一

父死忠子死孝婦女死節奴僕死主爭先就義
無一屈辱者公嘗曰先帝以漢武卿唐晉國
侯我則何敢成敗利鈍非所逆睹生老病死
時至則行庶幾竊比於二公乎從容致命慷慨
殉難人以爲奇偉大節於公亦何有哉公生長
北方游學塞下鍾崆峒戴斗之氣負燕趙悲歌
之節爲文章雄健深厚似其爲人不煩繩削不
事模範每一屬筆如蛟龍屈蟠江河競注雲霓
訊集波瀾灝灝雖未敢方諸古人實近代所
有也有文集一百卷奏議三十卷兵火之後

元儀得之顏垣敗屋中南叅贊范景文刻而傳
之別有督師全書一百卷督師事宜十八卷車
營百八扣一卷歷官舊記四卷撫夷志十卷高
陽縣志十四卷惟中官志若干卷未就前督師
紀略十六卷後督師紀略十卷定興鹿善繼所
輯於公之行事爲得其大者公品望在館閣功
勞在社稷威名在夷虜忠義在宇宙海內雖邇
塾之老儒邊障之退卒隸人牧圉小兒窻婦語
及於公靡不盱衡戰手嗟咨歎泣而關塞之離
隙朝著之謗焰出自縉紳學士之口相洽而不
能若夫讒書穢史流傳吳下者雖蕪累不足
造然其大端可得而數也一則曰公不當自請
督師自請爲督師信斯言也孔明之討賊集今
之督戰皆非純臣當以矯制伏罪乎舍台席而
董戎旃釋平章而事征伐積身以冒難匪躬以
殉國而便文自營之輩顧欲以腐鼠相嚇不亦
傷乎身爲焦牙腐草承之也二則曰其重擔
置之善地創定而規畫之也三則曰其重擔
牽連門戶擁戴之語真以愉悅國論而自蓋其
憤恥此猶東家之毀瓦子彌自增其醜者也一

卷一百一十五

五十二

則曰公不當自請入覲請觀爲偏主不見馬首
卽東之詔乎君側之疑種族之懼非偏主也而
偏奄也興元入朝則有橫岡應識之誣蘭門請
覲則有石頭便橋之詆姦牴牾類古今同軌至
於今聞兒媼子交章累疏者固已九則不亡丹
書未收而何然奉爲聖書承其餘氣此則其罪
狀首伏不待於案考者也一則曰公不當力主
恢復恢復爲失罪試問西虜之羗帳何以遠徙
老奴之蠃穴何以屢遷整焚棄之遼土變爲金
湯拔陷沒之遼民改爲生聚公力而關之於竟

後集卷四下

五十三

外彼坐而攬之於紙上戎索昭然焉可誣也柳
河之師期達也大凌之墜廟昇乖也覺華之
降復政失也執是而議進取之非以先去爲能
臣以數奔爲良將以割地爲陰待以自盡爲終
局此國之閒臣而與於逆奴之甚者也據中外
之議與公抵牾者有二一曰守一曰款彼非能
爲守也退而已矣亦非能爲款也和而已矣公
嘗詒書當國曰今合天下只有一怕耳初怕而
開鐵失退守遼陽再怕而遼陽失退守廣寧三
怕而廣寧失退守山海今山海之怕更甚曰遼

陽一十萬而敗廣寧八萬而敗三敗之後何
恃而不怕縮項歛足徒延挨以了目睫曰勿惹
古今夷狄之禍莫係於宋玉帛子女與而又與
疆場土地退而又退與而至於無可與退而至
於無可退當時亦只一怕以斷送社稷而今可
蹈其覆轍乎公何嘗不主守怯者諱言退而以
守之一字相抵此一反也公嘗論講款之害曰
未服而構之款其心必驕有挾而要其得願
必奢幸全而竣其局其費必大既款而仍防與
恃款而弛防其禍皆至於不可支公之意以謂

後集卷四下

五十四

我戰守局定生聚教訓於兩河之間沿海爲家
以坐待其變彼旣警脫搖尾乞款則柔而奉之
羣孽并吞降人內應則侮而取之若今日之講
款戰則不能守則不固退則無所徒欲以國家
外市結饒酒之歡而徵歌鍾之賞求和不獲其
能款乎公何嘗終廢款昧者諱言和而以款之
一字相蒙此二反也惟公之立人本朝志在於
正朝廷清宮府杜私門破朋黨警諸青天白晝
橫目四足皆仰其清明而秋霜夏日善人君子
亦憚其凜烈小夫壬人不寒而栗視以爲骨

血怨生擠而死排之固其宜也公生於嘉靖四
十三年正月壬申享年七十有六公歿後八日
之芳至自京師改棺以斂又一月銓自高苑來
奔喪日月有時慙給未備乃以崇禎十二年七
月六日葬公於城西二里祖鄉之西原謙益壯
而登公之門今老矣其忍畏勢焰遺棄舊自愛
一死以欺天下萬世謹件繫排續作爲行狀以
備獻於君父下之史館牒請編錄垂之無窮
蘇子瞻之狀司馬君實曰非天下所以治亂安
危者皆不載謙益猶是志也戊寅九月出獄南
還謁公高陽之里第親見其屋廬苟完什器麤
給無中人十家之產然後知公之居身廉辨一
介不取可信不誣此於公爲細事有識者所不
道然世之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必以是爲質的
不可以不蓄謹狀崇禎十五年八月戊戌朔門
生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事兼翰
林院侍讀學士前史官嘗熟錢謙益狀

從齋初學集卷之四十八

行狀三

故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理詹事府
事贈太子太保諡文肅王公行狀

曾祖永寧

祖宗仁皇贈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

父邦憲皇任山東萊州府通判贈吏部右侍
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西安府耀州牛邨里王公年七十一狀

牧齋集四十八

公諱圖字則之其先太原陽曲人國初徙耀州
家世孝弟力田景泰中有諱志者明春秋舉鄉
試知宜賓縣四傳爲萊州公以詩經舉于鄉歷
官有聲跡是爲公父生三子長曰國舉萬曆丁
丑進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巡撫保定而公其少
子爲兒時質貌魁傑有大人之度稍長從其兄
問學博問彊記才思風發年十六測人徐用簡
督學關中擢冠諸生每行部必召公與俱雜諸
生中試之所至必第一遂挈公登太華上太白
經藍田出潼關浮淮涉江東游吳越闢河川陸

形勝要害之池前迎後却極目從心慨然有澄
清宇宙之志用簡好性命之學周旋杖函微言
叩擊臨岐慨然而歎曰吾道西矣丙子舉鄉試
第一丙戌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簡討當
是時保定公爲御史不附執政拳殿其私人於
朝堂以仇直外轉公在吏部方嚴易直頗然以
公輔自待士大夫爭爲北正人公兄弟爲之巨
擘然南北部黨之萌從此起矣公可簡討十五
年於時相一無所附麗四明沈公當國有妖書
之獄公少嘗及其門援引古誼極言規切四明
弗善也久之陞右春坊右中允掌南院還坊充
東宮講官以右庶子掌坊事又四年陞詹事
府少詹事副祭修玉牒又四年以詹事充日
講官又以詹事教習庶吉士次年以吏部右侍
郎掌翰林院公言後服官自宮坊歷亞卿皆不
出詹翰資望最爲深茂神宗深居大內撰進
講章寒暑不輟肅容法服如對御三年外計
邸舍蕭然苞苴竿牘絕跡庭戶天子察知公公
忠可與寄大政者也萬曆二十一年當論起山陰
王公歸德沈公之後資地請可以紹二公

牧齋集四十八

二

衣鉢者咸屈指江夏郭公南昌劉公竝公而三
江夏遂南昌逝物望始專屬于公而黨人之側
目者日甚一日矣當是時富平孫公爲冢宰秦
人幾滿九列而東南之講學者遙相應和羣小
忌而謀閒之會無錫顧公馳書救淮撫乃嗾富
平登單詔訪廷辯東林淮撫是非以爲鈞黨之
計公嘆曰秦人與東林一網盡矣亟言于富平
止之羣小知其所繇解皆恚恨移兵向公而公
之主庚戌會試也宣城湯祭酒以領坊爲同考
官與知貢舉崇仁吳公爭論聞事盛氣相詬評

牧齋集四十八

三

湯之門人王紹徽間行構崇仁于公公正色拒
之於是公與宣城之隙成矣是時大計京朝官
紹徽計湯必不免嗾御史之欲避察者飛章逐
公公杜門求去上不許乃仍主計事湯亦竟
坐不謹罷諸附湯見黜者及惜湯之黜者與夫
向之忌秦而間東林者攢耳并目雄唱雌和聚
族以求逞于公公求退堅言者持公愈急公乃
抗疏別白極論湯所以被察與紹徽等所以媒
孽見中之故削株掘根窮極底裏其詞直其事
核其心事已曉然于天下然後移疾出國門浩

然長往以申明不可則止不受汙辱之義蓋公
之以古大臣自處者如此後先求去二十餘疏
皆奉溫旨慰留又傳諭內閣挽留者至再既
去上猶不欲舍公姑令給假又三年始以病
予告丁巳內計羣小方用事遂以糾拾中公是
時上方有所重怒當事者從中下其事上

遂不得終庇公以神宗之神聖知公之深而
爲黨人切持卒不能自行其意此可爲嘆息者
也泰昌元年敘光宗講讀舊勞蔭一子天啓
二年以原官起用四年陞禮部尚書兼翰林院

牧齋集四十八

四

學士協理詹事府事居無何而逆閹之難作其
黃緣至大官居中用事如紹徽喬應甲者皆辛
亥被察所謂附湯見黜者也應甲有狂易疾紹
徽用之撫秦將起大獄公雖削籍家居睚眦連
引洶洶如不終日紹徽死事少緩而公遂屬疾
不起天啓七年六月十五日也嗚呼哀哉紹徽
深中多數當秦人勢盛時自詭不附桑梓以表
異于時其中考功法也天下爭惜之而以公之
斥紹徽爲過及其交關宦豎蕩掃名節鄉里塗
炭海內咀嚼然後天下如酒醒寢覺始知此一

輩果奸邪小人辛亥之察典是非邪正始判若黑白而公之力擯紹微在疆壯盛氣虛譽翕集之日其蚤見辨奸爲不可及也初公之子淑朴舉萬曆丁未進士官戶部山西清吏司郎中再坐公罷官削籍如宋黨人子弟故事公卒淑朴跣跣苦出未敢具禮今上卽位所司援例具上淑朴亦詣闕追訟上乃贈公太子太保賜諡文肅蔭一子子祭葬如故事淑朴乃以崇禎元年十一月大葬公于牛邨之裕慶原嗚呼奸佞者施生僂死忠正者生榮死哀令紹微有知

牧齋集四十八

五

遊魂殘魄寧不媿死地下語有之聖人作而萬物覩又有之蓋棺論定豈不信哉公明允篤誠忠君憂國出于天性登朝以後貫穿典章諮諏政術參國論與大議矯尾厲角有倫有要聞者咸傾聽悚伏語及于朝政得失天下治亂容有感而色有墨惻然若痕瘡之在躬也與人交推心置腹洞見肺腑尉薦賢士大夫如恐不及小人在側割席分坐必遠去之乃已故士之豫附公者望而知其爲青天白日其畏而忌之者則以爲秋霜夏日惟恐其不吾容也詞林之官類

皆寡言低首優游養望以待拜遷公獨不然居官奉職敬共夙夜不以閒曹冷局少自假易甲午典試福建初用京朝官御史用監試法相壓公抗詞斥之大聲琅琅徹鎖院入朝上言其事御史服罪省試官得專舉其職公之力也癸卯以南院署國子監事樞丞升堂頒禮嚴重六館士畏服逾于真祭酒拔今相嘉善公于儔人中遇以國士先侍郎與故相華亭公之父卒業南雍皆被賞識又因二父以知其子皆曰公輔器也萬曆閒館閣有所謂四錢者其三出於公之

牧齋集四十八

六

門翰苑以爲美譚公延見門人故吏娓娓論天下事分日移晷語不及私所謂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者也嗚呼山陰歸德吾不得而見之矣福清以後宰執拜除不可勝記其賢不肖亦不可勝道也以余所見謀王體而斷國論在公伯仲之間者高陽一人耳公之不得相天下與天下之不得相公也而豈細故也哉生平不事生產不遜聲色焚膏宿火老而不倦有文集奏議若干卷文體頗評史記側講筵日錄玉堂制草韻客偶談又若干卷娶安氏繼娶魯氏皆贈淑

人子一人卽淑朴孫若干人公天性孝友保定公性方嚴事之如父師既第猶名呼公捧手唯諾惟恐後母左淑人蚤世育於保定之母雷雷病荆公和劑嘗藥旬月不解帶其卒也疏請以歸會葬明有報也君子以爲禮保定公之教戒淑朴也如其子淑朴罷寶坻令歸懼杖責候其出獵平巾短衣迎拜道左僅而得免公兄弟之家風如此及羣小傾害公恭聞同氣僞爲淑朴劾保定章流傳邸報公上書言狀天子爲下其事購捕主名然後天下知公兄弟果無間言

杖齋集四十八

之

而因以知淑朴後先之被錮果以公也淑朴葬公後四年自秦之吳間關跋履而告於謙益曰古之撰行狀者爲考功太常議謚及史館編錄地也今先君幸徵易名之典矣國史有傳玄堂有誌則槩乎未有徵也敢具歷官行事狀以累吾子謙益哀選白首慙負師門追惟二十年餘登頓踰蹙與黨論相終始痛定思痛有餘感焉當庚戌辛亥之交陰陽交爭龍蛇起陸援公者欲登之九天擠公者欲墜之九地高壙深壘隱若敵國公左足一動班行頓空黨人猖披不可

禁禦其爲世道重輕何如也天啓初元朝論乍清舊學再起於時樞軸一新物論改易視公如眉之著面以爲殆不可少耳而枋用之意則已衰矣然而羣小之耽耽於公摩厲而思割刃未嘗須臾忘也向進則以宿素謝榮鈞黨則以渠魁重禍君子之薦樽者如南箕北斗僅有其名而小人之齟齬者如骨離血怨死而未已故吾以爲世之正人君子欽公之賢而歎惜其不遇者蓋有之矣若其畏之之深忌之之切悉力而排之窮老盡氣而不悔固不若奸邪小人知公

杖齋集四十八

八

爲尤深也伏惟辛亥察事具在定陵錄中蕉園之稿流傳人間者固以脫落踳駁不能備舉其本末矣而況於一字之褒片言之貶乎又況於二十餘年之後見聞異辭又將指歷昌之年爲隱桓之日乎謙益舊待罪太史氏竊取書法不隱之義作爲行狀其或敢阿私所好文致出入曲筆以欺天下後世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謹狀崇禎七年十月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門生錢謙益狀

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簡討

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穆公行狀

曾祖王

妣惠氏

祖恒皇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
侍讀學士

妣桑氏皇贈淑人

父炆皇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
侍讀學士

妣夏氏皇贈淑人

穆公集四十八

本貫常州府江陰縣東興里

天啓四年應山楊忠烈公劾奏逆閹江陰穆公
在左坊羣小怨公於閹謂穆與楊厚善老於文
學奏草實出其手閹銜之次骨是年推公掌南
院疏閣不下旋移疾乞歸勒令致仕明年坐楊
公獄詞牽連追職又明年詔下急捕公公坐檻
車取故紙敗筆籍記其平生使其子授子曰敢
以是累俊死者公歿于時時捧其書歎且泣曰
予兩人同里同館同志同謀黨籍城西之亭止
寺之獄行且從公而後何暇以餘生游覓理筆

穆公集四十八

札之責乎後十年予又坐黨放逐家居久之喟
然而歎曰嗟乎予於公乃今可以言死矣其
所以已謹按公諱昌期字當時舉萬曆癸丑進
士選翰林院庶吉士丙辰授簡討請告歸里七
年 熹宗初補原官主湖廣省試壬戌升左春
坊左贊善丙封建德王甲子復命升左諭德是
冬勒致仕又三年而有逮捕之禍丙寅四月某日
革命于詔獄今上卽位詔贈詹事追及其二世而
蔭一子入監公之先為嘗熟人居小山之湖橋國
初徙江陰曾祖王父及王父皆為儒任俠修長者
之行其父世則行孝謹臨耕相敬有古儀法雖其
聲名不出閭巷而鄉之言家風者歸焉公少負雋
才也今詔文胡士熱賞異其文問知其父連染繫
郡獄立請出之弱冠有盛名遠方宿儒多捫衣受
業無錫顧端文公延致家塾端文前輩名家公與
之上下議論才辯鋒涌端文無以難也年三十九
舉於鄉兩都人士聚觀歎息以謂衣冠有異如唐
之李邕矣公與同年生顧雲鴻鏃礪志節以古人
自期許子從雲鴻識公於公車雲鴻歿經紀其喪
事定交稿文與高忠憲公開講堂於東林公退

而語子東林諸君子有爲講學而有意立名黨錮
道學之禁殆將合矣公既登朝癸丑甲寅之閒朝
論攻東林甚急還觀其所爲壹皆便文養交蠅營
狗苟附時相走私門惡清流清議爲害已欲鋤而
去之首也公未嘗心許東林而疾黨人滋甚每歎
曰吾懼恐人爲偽君子肯與入爲真小人乎往往
肝腹扼腕形於言色朝論遂以東林目公公弗辭
也當是時予以史官里居羣小畏予之出而忌公
之異予也曰必亟剪之是將令虞山速飛於是嫉
予者亦移師向公矣乙卯有 東宮挺擊之事御

牧齋集四

十一

史劉廷元以風癩蔽其獄提牢主事王之案挾摘
主謀御史劉光復主廷元議疏攻省垣之右提牢
者公爲之評曰一御史以風癩二字出脫亂臣賊
子一御史以奇貨元功四字抹殺忠臣義士之案
惡以公言爲微廷元頓足曰繆官吏館安得司空
城旦書耶吾屬他日無噍類矣明年將散館工垣
劉文炳再疏侵公公甫拜官未上移疾歸又明年
內計公與予竝中蜚語南昌劉公掌院力持之而
止自時厥後予兩人取次爲黨人射的黨人之忌
余甚於公而其恨公而欲殺之也尤亟於予則以

挺擊前議也天啓初逆閹已驕橫殺 光廟伴讀
安遂南昌福清葉公召至公正告之以謂內傳不
可奉顧命大臣不可逐公三朝老臣當以去就爭
之力過其漸無令中人手滑福清迂其言領之而
已又二年高邑趙忠毅公爲冢宰號召海內清名
之士澄汰品流塞絕微倖公與高公楊公及桐城
左公嘉善魏公參預其議位置標榜傾動朝著朝
右皆側目按手怨詛交作楊之草疏也公密告左
曰內無未外無文襄一不中而國家從之可幾倖
乎左默然不應疏上福清言於閹曰此豎在君側

牧齋集四

十二

小心一旦去之不可易得公勃然曰誰爲此言者
可斬也福清色變而起號於人曰西谿欲殺我西
谿公自號也福清口語籍籍流聞大內與草奏之
說相應而公之禍不可解矣公罷歸未踰年劉廷
元以副院入坐賊未竟旋被收考無何王之案亦
考死廷元者故所主風癩御史也被收日出就廳
事邑令岑之豹遽前捉其手妻妾不得訣別惟聞
銀鑪聲琅然撼版扉慟哭徐傳語慰勞而出閹既
飲章捕公繼聞實誣奏始上且有收捕五人後命
公中途得之疾呼家僮曰虞山兒矣喜見顏閒忘

其身之在貫索也詔獄死狀秘外人莫得知四月二十九日橐中傳出寸紙自是而絕五月二日獄吏以死上竟莫知何日也正統八年六月閏振殺侍講劉忠愍公球忠愍之亡以二十一日二十三日常家人始得聞其諱祭自二十二日後凡三舉蓋疑之也今公之絕命則未知其爲四月爲五月也而其家遂以四月二十九日爲忌辰忌辰一也劉則疑之繆則意之亡於禮者之禮孰是而孰非均可以痛哭矣其歛也十指墮落捧掬置兩袖中蓋閤以草奏故屬獄吏

北齊集四十八

十三

加桎拳焉其宅楚毒備至又可知也閤自以爲得甘心於公不知其代人操刀爲議挺擊者釋憾也嗚呼慘矣哉公性純孝父末疾臥蓐十七年午夜聞聲欬悵悵若杵臼撞臂趣整衣立牀下執喪致毀踰禮覃恩再贈皆以制詞屬于肅拜請乞渾渚淫覆而也邦君大夫少受一言之知使車雖必枉道過其家哭其墓與人交推賢讓能救過分謗死喪急難爲之側席而坐作秀才時卽以民瘼吏敝爲已憂邑令臧罪狼籍官舍有井闌唐李嘉祐手刻詩句載以歸楚任滿

求保留公移書遂之去江陰民比屋謹呼曰繆舉人活我癸丑上公車無以辦嚴刺促借貸幾不成行雅不欲以廉潔自喜曰此細事耳樂易疎豁不立厓斥少而讀書於所謂西谿者既貴誅茅種樹棲息其中度阡越陌與田夫牧豎偶語啁嚅疾苦爾汝相狎軒車造門意有不可直視旁睨手掇衣裾一揖之外忽忽不相酬對好爲人親切過失不少鯁避或其人護前諱短面頸發赤更刺刺不已信心而行衙口而言事過語闌如颺迴浪息都不省記而福心之人驟

北齊集四十八

十四

而與之值者鮮不以爲深東溪刻領有鱗而胃有甲也同年進士醵金燕會戚里接席觥籌錯互公至兀傲據上坐視殺敵啖茗枕半發一語舉座愕眙失色久之欠伸思睡顧左右取馬去坐客始叫喚相慶更酌盡歡闌焰之方熾也士大夫或中立祈免公從衆中面數之其人赧而亡去公顧問曰彼得無未喻吾指于益猶以爲有隱乎爾也嘗爲人撰制詞或訴之曰彼賣公去矣一日來謁使人尾其後追還其名刺而焚所撰稿於通衢行人走卒填咽聚觀弗顧也初

欲祝揚疏其既上也匹馬過從朝於楊而夕於
左開弗往則雙藤以拒門往往離立長安道上
停車松馬戟手罵詈閤刺探已十餘曹公等故
自若也生平不識酒醴不好歌舞客至設食饌
資錯列餽餽雜進劇談極論移日分夜客皆騎
倚假寐公方整襟危坐如昧爽盥頰時權情偽
計成敗揣摩天下事不失毫髮几席戶牖之間
多受人欺給瞪目顧視而已爲人謀周詳微密
處分井然至於屏營箱篋等并錢穀心慵手懶
雖庸夫稚子皆睨而笑之口多微詞兼好諧謔

秋齋集四十八

十五

就急微行至毗陵驛舍緹騎抹首鞭袴爭植
立與客談時宰詣附高邑狀俯躬起立伍聲折
支曲盡情態緹騎爲譴笑失聲其跌宕嗔矜紆
緩可笑多此類也讀書爲文不事訓故不傍注
脚聊且繙閱通曉大意穿穴解駁別出新理陶
淵明書不甚解孟浩然學不爲儒庶幾近之虛
懷下問自視歉然每語其門人子弟勸學曰無
效吾腹笥枵然爲貧子挹拾度日也嗟乎世之
高冠長劍大儒臚傳者多矣其亦知公之自命
夫學者乃所以爲善學也歟公生於嘉靖壬戌

七月既望其歿也年六十有五娶李氏累封淑
人生男子五人女子五人李柔靜仁恕有婦德
痛公遇難蚤夜呼憤得疾驚惑不嘗以死李有
姪曰應昇官御史後公考死所謂收捕五人者
應昇其一也考諸國史詞臣門難者惟劉忠
愍一人後一百八十三年而得公天子旣愍
而恤之矣而易名之典行焉或曰有尼之
者也邇公之爲人篤於君親重於名節厚於朋
舊慎於取予是其所長也勇於爲人急於疾惡
疎於防奸忽於細物是其所短也其所短者雖

秋齋集四十八

十六

有深離積怨吹毛索瘢亦不過如此而已矣而
其所長者耿然著明如秋霜夏日顧猶有異議
焉何哉忠愍以血裙葬公以墮指斂死無辜復
歿無家忌後先慘死寃動天日獄卒之殺忠愍
者悔作逆天理事懊恨成疾未幾而死羅文恭
公記其事今之士大夫離公於死後曾不如忠
愍之獄卒是何可令文恭見也恭惟甲令大臣
應得諡者禮部廣加咨詢得實應諡而未
諡者覆奏補給固非一人一時所得而專決
也當都堂叢議時予已罷歸無從奮筆彈駁謹

撰行狀一通上之有司他日節行定謚廷辨可
否庶幾可考信不誣謹狀崇禎八年七月望日
舊史官嘗熟錢謙益狀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八

牧齋集四十八

十七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九

行狀四

湖廣提刑按察司僉事晉階朝列大夫管

公行狀

曾祖江

祖和俱不仕

父鰲封承德郎南京兵部車駕司主事母錢

氏封安人

蘇州府太倉州某鄉某里管公年七十三狀

公諱志道字登之世爲崑山人割隸太倉所居

牧齋集四十九

近東海學者稱爲東溟先生生六歲讀書塾中能拜羣兒之所習補博士弟子員強學矯志文行嶄然嘉靖甲子耿恭簡公以學使者唱道東南檄公與焦公竑李公士登入留都明道書院而公爲都講隆慶丁卯郡守廣平蔡公聞中吳書院簡習郡之孝秀而公爲大師公長不滿六尺聲如鼓鍾振衣升堂頌禮甚嚴嘗稱曰士必有避世不見知而不悔之根器而後可以載道必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之力量而後可以立身諸生爲之改容易慮人皆名管

氏學矣庚午舉於鄉明年中會試除南京兵部

職方司主事載風快船三百艘攤江濟兩衛以

蘇貢艘之困復裁馬船餘夫募材官以備浦口

四十八衛軍謹聲沸江水而浦口始有屯戍矣

江淮悍卒謀殺千戶軟血署名約日爲變公密

檄衛弁簡壯士數十人備干楯而竄渠魁主名

其中詰而縛之堦下變遂息丁太公憂服除補

刑部貴州司主事公入朝江陵奪情議起舉朝

交章請留公與沈修撰懋學趙簡討用賢閒行

過從獻款嘆詫沈趙詒書具疏皆與公商訂而

牧齋集四十九

二

後發趙途與諸言者拜杖闕下長星亘天中外恟駭公謂沈子當速去無負趙汝師中夜飲痛搥床撫心縱斯人改圖爲伊周終不入其牢籠以負瞿黑子矣明年戊寅春大婚禮成公上疏曰臣竊觀今之時勢以末流事例爲綱紀而不究法之所從來以牽合世情爲中庸而不處弊之所底止駸駸手極重不可反矣及今不救後將無及謹考覈祖宗成憲及當今事宜撮其緊切重大者條九事以聞一曰復議政之規二曰務講筵之實三曰開進言之路四曰公銓選

之法五曰釐巡察之弊六曰處宗室之繁七曰
定河漕之策八曰核邊陲之弊九曰核取士之
制其曰復議政之規者謂太祖既革丞相事
權分屬九卿羣臣奏事即於御前而決可否取
旨奉行未有殿閣大學士預機務也永樂中始
以編修解縉等預機務然面奏取旨仍舊未有
票旨批發之事也宣廟始令閣臣楊士奇等
尚書蹇義等票旨以進然每遇大政令大臣面
議處分不盡從中批發也正統初英宗以冲
年踐阼三楊因權創制每日早朝許言事八件

■牧齋集四十九

三

閣臣預處白上臨奏傳而行之自此法一行
天子鮮御午朝九卿不奉面議而官府之閒壅
蔽假竊日以弘多矣臣以爲今日欲陛下親
決萬幾輔臣公持國是則宜復午朝之制朝廷
有大政事應會議者該衙門先具事繇送御次
日午朝公同面議取自上裁至於中外章奏必
須一一經自御覽默察是非或預令輔臣分票
旨以進而出與九卿面決或閒令九卿各候旨
以進而入與輔臣裁定務求當不嫌異同則
天下洞然知上意所嚮而大臣之恩怨亦潛消

矣其曰闢進賢之路者謂高拱在先朝自擅吏
部之權而廣布腹心于科道有爲之排擊同列
輔臣者不幾于律之所謂姦黨乎有爲之文章
稱述救解者不幾于律之所謂上言大臣德政
者乎此無他大臣惟憚言官之能劾已而輕視
諸司言官唯恃大臣之庇已而蔑視公論也臣
讀臥碑有許諸人直言無隱之條馮堅一典史
也條陳開國政體而太祖納之潘叔正一州
同知也建言會通河事宜而成祖用之豈獨
科道之言爲重哉自隆慶以來各衙門言事者

■牧齋集四十九

四

始寡而科道之言又未必盡出于公臣恐耳目
之漸壅也然臣以爲不除言官之廷杖言路終
不得而開也臣願陛下永勿以廷杖加諸言
官而鎮撫司亦非拷掠言官之地卽有以言得
罪者下法司鞫問情實罪不可赦律例自有明
條死且瞑目況生者乎如此不惟言路大開而
和氣且薰蒸宇宙開矣其曰釐巡察之弊者謂
按臣代天子巡守實一方司命也今流弊大
約有六一民情太隔一案牘太煩一趨承太過
一耳目太偏一名實太淆一憲綱太峻而所謂

憲綱太峻者國初昇巡按以糾察之權又慮其秩卑爲方面官所壓故令與都布按三司分庭抗禮知府則相向長揖而讓左體亦隆矣今兩司素服而謁知府屈膝而參豈憲綱之舊哉方面官大計京師以素服參部院蓋倣成周冕服見天子因服歸司寇之意至於王官出使雖序諸侯之上未聞諸侯以素服見也太守等古諸侯國初最不輕授自屈膝按臣京朝官始薄郡守而吏治浸不如古宜一循國初之舊仍申明憲綱令外臺官與御史得互相糾察所以乾綱

■牧齋集四十九

五

靡振風紀莫先於此江陵方總攬威福把持中外公欲驟奪其柄以歸人主深中其所諱焉之膽張心動上言德政廷杖言官雖譏切時政其詞直無以罪也而心計公所條憲綱自世宗朝習爲故事一旦出公於外則公既不能不自顧其言而御史又不能不自顧其體兩相顧恤且兩相枝柱而公始不得不坐困遂遷本部山西司員外甫三月出爲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南韶道公知江陵之困已也命下之次日復申前疏以違勅諭申憲綱請將入告上風紀未盡

事宜凡十二款兩疏皆言外臺事持論嶽嶽不以權臣欺壓少爲衰止則固已氣吞之矣明年春單車之任廣當羅防用兵後方議揭巢議開礦公奏記制府曰勦殺之勝不可徵果徵也必貽焚林竭澤之災開採之額不可繼果繼也必啓摸金校珠之漸議乃寢英德之礦徒南韶之江盜連江之山賊囊橐竄逋盤互扇動實軍伍嚴連坐嚴徵巡分要害方略井然嶺海肅乂而中朝趣御史龔某露章逐公降一級補鹽課司提舉明年外計以老疾致仕海忠介公折簡讓

■牧齋集四十九

六

龔奈何不能爲國家容一正人龔每握筆嘆恨生平名節壞此禿管中矣江陵歿御史饒位李瑄顧雲程交薦公僅引例復僉事銜致仕歲辛卯有疇禽之變九卿臺省舉尚實司丞周弘禴閱視寧夏弘禴上疏揣愚分以讓真才曰臣私心所推轂自謂不及者二人一則原任僉事管志道一則原任副使隨府志道心品忠赤意思深長決策運籌八面應敵故新建伯王守仁之亞也隨府騎射絕倫膂力兼衆激昂慷慨千里折衝先總督劉燾之儔也臣極知器識不如志

道技藝不如隨府故不若罷臣而用二臣也隨府之被降只以性氣欠平爲忌者所構欲用之易也志道爲故相張居正所深惡假考察例禁錮臺省諸臣翕然特薦部議復其致仕而未卽起用非以考察例不可破乎不知京考外考其例一也主事趙世卿以條陳爲居正所惡吏部尚書王國光以王官陞隨以京察罷志道亦以條陳爲居正所惡王國光以提舉降隨以外察罷世卿既可破京察之禁志道獨不可破外察之禁乎國光阿奉故相禁錮志道其事尤可駭

牧齋集四十九

七

異兩司與撫按不協例止調省同時布政勞堪與巡撫爭禮于淞江志道以僉事與按臣爭禮于廣東堪以原官調福建志道以憲職降提舉一異也聽降者必俟本官起文赴部隨行降補志道身未離任卽補提舉又補廣東夫廣東之僉事與廣東按臣爭禮而卽補廣東之提舉以挫辱之二異也志道自審進退具疏乞休此萬曆七年六月也國光停疏不覆必至八年正月方以註疾提舉考之不准休致于半年之前而以疾考之于半年之後且未任提舉而考以提

牧齋集四十九

八

舉年方壯強而考以老疾三異也今不援趙世卿之例爲志道昭雪又欲假志道立例而禁錮後來建言得罪之忠良乎臣愚謂志道之黜必無以服人心而其才必可以備緩急伏乞 勅下鈐曹再探輿論或從臣之論先將臣 賜罷斥而後起二臣或行臣之言姑試起二臣觀後日之功罪以定臣之功罪庶真才不棄而邊務有裨公論大明而察典益重不惟臣可藉手以不負 陛下亦可藉手以不負諸臣之交章薦臣矣於是吏部覆弘綸疏特起湖廣僉事分治辰沅公以錢安人老疏請休致候命蠲工科李養質奉當國風旨劾公部議謂科臣言風聞失實管某宜遵命供職而回籍聽用之旨從中下矣丁丑之事公實先沈趙抗議固云明年大昏後當有勸 主上躬挽萬幾之疏摩切柄相落其機距非後於論起復也改革之後陸莊簡李瑞庸在事羣賢導力邪許推轂而卿袞當國振華去公如振落葉公自此決絕仕進壹意以鳴道淑人爲事矣嗚呼天之有意於斯文也而豈人力也哉公少篤信好學精研五經性理確

然以聖賢爲己任壯而從耿恭簡游與聞姚江良知之旨已而窮究性命參稽儒釋疑義橫生心口交馳經年浹月坐臥不解求久之縱橫體認專求向上本儒宗以課業資禪理以治心視世閒詩文著述不啻如空華陽燄矣隆慶己巳應選貢入北京閱華嚴經於西山碧雲寺至世主妙嚴品頓悟周易乾元統天用九無首之旨與華嚴性海渾無差別豁然若亡其身與太虛合炤見古往今來一切聖賢出世經世乘願乘

力與時變化之妙用大概理則互融教必不濫

凡

順而相攝則以師家退就弟子列而顯彼之道逆而相成則以同盟擺成敵國勢而樹此之標或庸德庸言隨順衆生以示同或特智特勇首出庶物以示異時而潛則韜光以磨性種舉朝野而莫識其威音時而亢則遠衆以冒譏嫌通古今而難白其心事位在則悶實而彰權又或不純任夫權而以實終之道在則廢權以明實又或不純顯其實而以權參之應濁世之機緣則大聖或修偏行而迷心者反裁以胡廣之中庸當逆行之變局則至仁徑發殺機而執見者

長齋集四一九

十

將責以宋襄之仁義種種出沒種種張弛各有條理難可思議此無他龍德不可爲首也孔子無可無不可予思親承家脉故曰竝育竝行川流敦化孟子而後全體太極貫通三教者周元公一人耳大抵孟子以前道學爲上達乾元一路孟子以後道學爲下達坤元一路蓋孔子之所重者唯易易道與天地準故不期與佛老之祖合而自合後儒之所執者唯孔孔教與二教時故不期與佛老之徒爭而自爭士生斯世自有祖述憲章之的焉吾夫子師老聃而友原壤何損于聖而其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教在素位而行粹然不可雜也此祖述之所在也我聖祖攬二氏以通儒而各理其條貫以儒治儒以釋治釋以老治老與其相參而不與其相濫此憲章之所在也教理不得不圓教體不得不方見微圓卽以仲尼之圓圖宋儒之方而使儒不礙釋釋不礙儒極而至于事事無礙以通竝育竝行之軌矩欲方亦以仲尼之方方近儒之圓而使儒不濫釋釋不濫儒推而及於法法不濫以持不害不悖之衡公之書浩汗宏肆論辨達

涌囊括百氏鎔鑄九流可以使五鹿角折三木口柱然而大端具此矣作六龍解發明乾元用九之奧義也乾元之位一其數九用九以九為用也純陽之卦用皆天則冠以乾元謂以純天之德而用純陽也六龍純乎天德寧有首不見其首而以時乘之則觸處可以為首時潛而潛即潛為首時見而見即見為首人見之以為首而羣龍未嘗有首也故曰天德不可為首乾元用九乃見天則知至至之知太始也知終終之見天則也知至難矣知終尤難天地無終萬物

牧齋集四十九

十一

無終聖學焉得有終至于從心不踰矩之後而聖學之成終愈不可窮至者至於何地終者終于何地孔子發此二字於乾爻中非指乾元而何至于乾元則顏子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之頃是已終乎乾元則必滿其資始統天之量而後可是以有過此以往窮神知化之說也聖學不達於知命從心則至之果未結不達於大明終始則終之果未結此孔子仁聖二學之究竟處也程朱以從不知道岸之所歸使二氏之狂徒詆吾儒為無究竟之學諄諄揭此義

為孔子表上達之學贊佛果之至處即贊乾元之至處贊乾元之至處即贊孔子至之終之之實際處也論潛龍則曰有堯舜之德而不飛有孔顏之學而不見者也非中庸不稱龍非遊世不悔不稱潛有善世之中庸有遊世之中庸別潛於見者所以稽見龍之弊也論見龍則曰欲明明德于天下者豈必在飛龍之位故天下文明歸諸見龍之德施焉然聖人在下位亦何敢自任作師之道但以庸言庸行見於世而已孔子乘見龍之任存惕龍之心禪見於惕所以救

牧齋集四十九

十二

見龍之窮也論乘龍之聖人則必以九五之飛龍為首操三重之聖王出三界之法王其選也合堯舜文王孔子與佛老同入乾元因果位中此則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其現相有勝劣現教有權實固一生之時位亦多生之願力故曰見羣龍無首唐宋以來儒者不主孔奴釋則尊釋卑孔皆於乾元性海中自起藩離故以乾元統天一乘兩破之也五龍皆立於知進知退知存知亡知得知喪之地而亢獨不然以進為正則不顧其退以存為正則不慮其亡其進不思

退有不思亡乃其所以知進退有亡而不失其正也非亢不足以見聖人非聖人不能亢伊周之處亢尚未履喪亡之地然聖人固應有喪亡時矣謂亢爲非龍而聖人必無死地者此後世闢然媚世之學脉而非龍德也耿恭簡讀而歎曰不圖待盡之日忽得此奇天假以年吳門雖遙亦當徹皐比負笈受易卒業不令張子厚獨著聲於闕中也尚論孔子則有爲孔子闡幽十事世咸謂孔子以刪述接千古帝王之道統公獨闡其終身任文統不任道統道統必握於有

欽齋集四十九

十三

三重之王者此於文不喪天述而不作之案參之其事一世咸謂孔子以講學樹天下萬世之師道公獨闡其終身居臣道不居師道師道必遜於作禮樂之天子此於夢見周公竊比老彭之案參之其事二世咸謂聖人不生則已生則必有刪述之六經有從遊之七十二子公獨闡孔子設乘不易世不成名之潛龍寧有六經設乘不在天不在田之惕龍寧有七十二子此於天何言哉及中庸遜世之案參之其事三世咸謂大成之聖人不見於世則已見則必不爲伯

夷之清柳下惠之和公獨闡孔子設有遜國之事在先有養老之遇在後必不從鷹揚而從叩馬如伯夷設有叔梁紇顏氏在堂有益蹠之弟在外必不從周流而從三黜如柳下惠此於天下有違不與易及父母在不遠遊之案參之其事四世亦知聖人之學莫深於知天命而孔子於五十進之公獨闡知天命不專以理兼通氣運是以能知文之在茲能知百代之損益斯乃大而化之之終聖而不可知之之始也此於易傳何思何慮過此以往窮神知化之案參之其

元

十四

事五世亦知聖學之傳莫要於聞一貫會子獨得其宗公獨闡聞一貫尚屬悟門實之必以行門是以聞道雖同而會子不得與顏子同稱好學子貢默銷多學於一貫而不以言唯其悟境亦在會子之上此於孔子問汝與回也孰愈答諸家語得賜得回之案參之其事六世咸疑孔子與西方聖人不同道公獨闡其教化通於性海川流通於行海經世之中有出世方見孔子之道之大此於乾元傳中大明終始乘龍御天之案參之其事七世咸疑孔子問禮老聃之事

高謬悠公獨聞其龍之背與受盛德若愚之
俱是實事名曰問禮實參道德方見孔子之
心之虛此於曾子問助葬巷黨呼丘名之案
參之其事八世咸付孔子之從先進在月朔之
禮樂公獨聞其以野人爲先進必遯黃帝堯舜
以上而及於衣裳文字未立之先蓋聖人懷古
之思之遠也此於志大道之行與追太一之禮
兩案參之其事九世咸付孔子得位必不圖桓
文之伯功公獨聞春秋之事必用齊桓晉文孔
子得遇齊桓必繇管仲九合一匡之轍但不繇

校注集四一九

十五

其三歸反坫以齊分君過蓋聖人匡時之權
之審也此於志在春秋與義取魯史兩案參之
其事十其論孔門諸賢則曰孔子羣龍無首之
學顏子子貢步趨焉顏子蓋智及而仁守之矣
子貢似仁守之力未充故鍛鍊獨密晚年入顏
子地位無疑會子以弘毅任重道遠不無有首
意在而不忘若亡若虛之故友則意又向於無
首較諸顏子子貢委身默贊夫子寧首人而不
首已者則有間矣子思敏達不下子貢弘毅不
下曾子中庸一篇宛然無言之家也蓋孟子而

校注集四一九

十六

龍首全見矣以孟子孔子歿後一案證之孔子
存日以顏子子貢爲二輔裏子思之喪祖者匪
子貢其誰主門人治任入揖而子貢築室獨居
非徒戀師之切以了道也非將悟而求亟悟則
已悟而靜以養之也會子啓手足而戰兢始免
子貢之戰兢卽免于築室之時無疑也以夫子
事有若古人尸祝祖禰事亡如存之真意也三
子未便是無首之龍而此舉却從無首豚來會
子未果是有首之龍而此執却從有首意來孟
子執會子以裁三子正從會豚中來也其論孔
子之惡鄉愿則曰誅鄉愿正所以誅亂賊也凡
亂賊之得行其志者不自帶鄉愿之標必有爲
鄉愿者輔之田恒以厚施篡齊三晉以得人分
晉故曰竊國者爲諸侯侯之門仁義存焉鄉愿
竊仁義之尤者也周以鄉舉里選取士春秋時
三物之教雖衰士猶從鄉評中出所以養成鄉
愿者有本而其流不盜國不已欲斬亂賊之根
先自誅鄉愿始鄉愿而外又有反中庸之小人
鄉原有忠信廉潔之似用之以媚世其格局尚
小小人有時中之似駕之以其氣力充大

三代之後有爲亂臣賊子之羽翼者必鄉愿有
爲亂臣賊子之渠魁者必無忌憚之小人今世
不受楊墨之害而受鄉愿小人之害以此知孔
子之立教遠也其辨儒釋之低昂則曰孟子四
十不動心豈非偏近神光雪際安心慧能燈前
見性之悟境晦翁晚年悟禪其因地亦豈後於
五宗若程朱者殆修道位中之人暫隱夙生見
地而未乃歸根耳以孔子之道眼合如來之佛
眼而參紹之則一切訶佛罵祖稱單傳之龍象
者未必非行未起解未絕新發意之衆生而純

牧齋集四十九

十一

臣碩士具大人相迥出凡流者卽不參禪不講
學安知非行起解絕之大士也佛雖以一大事
因緣出現當其整頓綱常雖絕口不提亦可而
當下所值忠孝因緣纔起一毫躲閃則今生之
功行虧而多生之業債重矣人知禪師之不屑
爲忠臣孝子不知忠臣孝子乃鍛鍊禪師多生
之習氣耳其在今日必不以大慧中峯之見地
易程叔子之修持蓋宗風易入而孔矩難遵也
其稽講學之流弊則曰講學非自孔壇始也成
周鄉三物之教未遠孔子正九兩中之以道得

民者羣弟子相與師之乃從授受間發明六德
六行六藝之蘊以仁聖孝友挈其綱以禮樂詩
書博其藝杏壇之規模亦未必大於五家之塾
其事則皆述而不作自程叔子敘明道以爲千
四百年得不傳之學以遺而姚江之後泰州
張皇其說曰達則爲帝王窮則爲萬世師仲
尼不但以萬世師自擬亦不以天下師自居
曰天生德于予不曰天以道統屬于也曰文不
在茲不曰道不在茲也以千古絕學昂中庸之
道借孔子爲桓文以爲堯舜湯文之主盟世儒

牧齋集四十九

十八

但知鳴道淑人之爲王道而不知言過其量願
侈于力霸心卽伏於任道之中原其所自則以
儒者高擡聖學失孔脉之正針而違乾龍無首
之旨也昔之創書院者多名儒據道統之雄心
今之創書院者多豪儒立道幟之霸心則江陵
之毀書院或亦他山之石而講學聚徒誠不可
以不慎也公以深心弘願值三教之末流慨然
思身爲砥柱以祖述憲章爲學的以圓宗方矩
爲教準而其所痛疾而力挽者則在狂僞二端
今日之當拒者不在楊墨而在僞儒之亂

眞儒今日之聖聞者不在佛老而在狂儒之濫
往禪又曰唐宋之際有真禪亦有真儒儒禪合
於心而不合於迹故不以行勝解劣之方儒爲
金湯而以禪解之足爲儒門導者爲金湯當今
之時多僞儒亦多僞禪儒禪合於迹而不合於
心故不以解勝行劣之圓儒爲金湯而以儒行
之足爲禪門重者爲金湯又曰孔子圓千聖以
立極其後爲會爲思周子圓三教以標儒其後
爲程爲朱皆以圓宗倡以方矩承姚江拈出無
善無惡之本體重新周子之太極而承學者以

■牧齋集四十九

十九

圓應之三傳而刑僂之民出則以其創始者因
地或未正而知微知彰之哲不無遜於古人也
公之論學貫穿千古未嘗不以姚江四語爲宗
迨公之晚年梁溪顧端文公講學于東林力闡
性善而辭闢無善無惡之旨公與之往復辨折
先後數萬言梁溪雖未能心服度終不能奪公
而止然而公之論學亦因乎其時姚江以後泰
州之學方熾則公之意專重於繩狂泰州以後
姚江之學漸衰則公之意又專重於砭僞嘗以
兩言蔽之曰從心宗起脚而不印合於應世之

儀象者皆狂也從儒門立脚而不究極于出世
之因果者皆僞也淵乎微乎其思深其慮遠其
猶作易者之有憂患乎公雖不居師道而其言
可以爲百世師也又何疑乎謙益少游於梁溪
顧獨喜讀公之書私淑者數年丁未之秋執弟
子禮侍公於吳郡之竹堂寺公老且衰矣晨夕
訓迪不少勅閒嘗涉公之書而驚其才辯以爲
如河漢如鬼神驟而卽之有道貌無德機渾然
赤子也聞公之風而欽其風節以爲如高山如
烈日餘而挹之有披引無迎距盎然元氣也退

■牧齋集四十九

二十一

而語門弟子公真古之博大真人者與吾見天
下賢人君子有矣見真人則自公始是年冬公
疾有加足不良行舌閒強不能舉少閒呼子珍
而命之曰三經竊訂而七篇未述終闕典也期
以殘臘卒業于此明年當夢奠之歲予欲無言
決矣當其擁被執筆寒威痠膚冰稜拒筆漏盡
而少息雞號而旋起氣息支綴欲絕而續者每
夕以數計迨除夜而始畢每正色語家人曰吾
非不惜死君子畏天命進修欲及時也明年病
益劇扣擊諄復不舍晝夜病革命輿過中堂端

坐而瞑公嘗謂曾子言死而後已吾謂士之任
道當死而不已嗚呼斯公之所以自道者與公
卒於萬曆戊申七月十六日享年七十有三妻
陳氏封安人子五人士珩府學生先卒珍歲貢
生次士瓏士璞士珙戊申九月葬於吳縣鐵山
之新阡士瓏深達佛乘唱演台教白衣說法繼
素歸仰號為卽中大師公嘗懸識當有麒麟出
于膝下士瓏豈其徵與公所著書有周易六龍
解一卷剖疑一卷石經大學測義三卷辯義二
卷訂釋一卷中庸測義一卷訂釋二卷論語測
義十卷訂釋十卷孟子訂測七卷刑曹疏議四
卷從先雜俗議五卷續原教論評二卷惕若齋
前後集六卷憲章餘集六卷問辯酬諮噴說諸
錄合二十餘卷覺迷蠡測六卷嗚呼楊子雲之
書桓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文中子之
徒皆為公卿國史不為其師立傳至唐末而司
空圖立碑以表之公嘗言名根未斷不許著書
斯文之顯晦固有時節因緣豈以沒而言立為
沒沒者哉昔者新安趙汭作黃澤楚望行狀閔
其師之書不傳也略其行而詳著其言謙益竊

牧齋集四十九

三二

有志焉故於公之書撮取其要言大義炳如日
星者著之於篇若其窮玄極深之學橫豎三界
出塵沙而放煙海如覺迷蠡測一編應門人段
給事然之語叩者其一班耳不賢者識其小者
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吾未之敢及也公表章
石經大學為劉歆賈逵所傳者出於鄭端簡之
古言而門人瞿太僕汝稷著書力辯其偽綏安
謝兆申作石經考證尤為詳覈或曰嘉靖中四
明豐坊偽撰也謙益墨守舊聞頗以二子之言
為然姑闕如以俟後之君子謹狀崇禎元年門
人嘗熟錢謙益狀

牧齋集四十九

二十二

牧齋初學

四十九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

墓誌銘一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贈右都御史加贈太子太保諡忠烈楊公墓誌銘

天啓四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公劾奏逆閹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明年七月二十四日考死詔獄後三年今天子卽位追錄死閹忠臣以公爲首又五年其友人陳愚撰次行狀率其二子跋涉數千里請誌公墓嗚呼公之死慘毒萬狀暴屍六晝夜蛆蟲穿穴畢命之夕白氣貫北

斗災肯壘見天地震動其爲冤天猶知之而况

於人乎當其昇輓號微自却抵汴哭送者數萬人壯士劍客聚而謀篡奪者幾千人所過市集攀檻車看忠臣及炷香設祭祀生還者自豫冀達荆吳綿延萬餘里追賊令亟賣菜洗削者爭持數錢投縣令匭中三年而後止昭雪之後街談巷議動色相告其夫牧豎有歎有泣公之忠義激烈波蕩海內夫豈待誌而後著乎好之誦忠忠之綸大書特書載在國史雖微誌誰不知之若夫光宗皇帝之知公與公之知於

先帝君臣特達前史無比公之致命遂志之死不悔者在此而羣小之定計殺公者亦在此諶益苟畏禍懼死沒而不書則舉世無有知之者矣先是光宗久在東朝問於鄭氏儲位危艱謹然後定神宗寢疾皇太子希得召見日肝尚傍徨寢門外公爲兵科給事中走告閣臣當直宿閣中日率百官問安效宋文潞公訶內侍故事傳語伴讀王安太子當力請入侍遲明而出日暮還宮以備非常安故守正力擁佑太子同心憂懼者也光宗踐祚五日而病趣

封鄭貴妃爲皇太后及所愛李選侍爲皇貴妃傳旨旁午中外奸邪調知上病不能自還扇勅鄭李謀踞兩宮挾皇長子以專國命公要諸大臣集左掖門面折貴妃姪養性貴妃知不可奪卽日移慈寧宮去公遂上疏極論鄭氏所遣醫崔文昇侍疾無狀宜下司禮監推舉窮究宣示中外罔俾賤臣誣汙起居發病狀虧損盛德上暫輟萬幾進皇長子及皇子扶床繞膝導迎和氣收回封太后成命無經發詔令以尊國體事聞禁近皆人臣所難言者疏上二

日 上特命錦永召公人意公且得罪 上對羣臣從容言病狀而視數歸手公指 皇長子科臣謂不當去朕左右皆理公疏中語也故事宜召羣臣止及吏科掌垣他垣不得與公以兵垣特召閣部咸在兵衛甚嚴示以設九賓廷見之意自是再召與聞 末命馮几注視與執手付託者何異公雖欲不誓死以報其可得哉 先宗崩選侍踞乾清宮羣閣教選侍閉 皇長子不聽出度外廷無可如何公首定大計 大行在乾清羣臣哭臨畢即擁 皇長子升文華

東漢書卷五

殿呼萬歲暫御慈慶宮須選侍移宮而復則羣奄之計格我輩得以事 少主矣初詣乾清宮閹人持梃誰何公大罵奴才手梃却之將及宮門內豎傳李娘娘命追呼拉還者至再公復手格叱退之 皇長子既居慈慶選侍猶踞乾清不肯去宣言將垂簾詰責御史左光斗疏中武氏何語公抗疏於朝房於掖門於殿廷者日以十數叱小監於麟趾門者一叱閹臣方從哲及大奄於朝者再選侍乃移一號殿而 天子復還乾清後先諍辨謂選侍不得毋 天子 天

東漢書卷五

四

子不當託宮嬪反復病切聞者口噤移宮之日奮聲叫呼聲淚迸咽選侍能於 九廟前殺我則已今日不移宮死不出矣聲徹 御座殿陛皆驚 上亦語近侍胡子官真忠臣也當是時三朝大故變起旬月舉朝旬旬不知所為公儼然行顧命大臣之事外戒金吾簡緹騎周廬儼備內戒中官乳母禁宮人闌入身露坐宮門外五日夜不交睫頭須盡白每有大議大臣左右顧視問楊給事云何莫敢專決也自 神廟中年羣小窺菀枯之執開離間之際浸淫蘊崇而發作於鼎革之交公察知與變誓死伏節奪人主於婦寺之手其功最爲奇偉昔漢武帝之識霍光金日磾也近者數十年遠者二十餘年先帝以一疏知公不假歲月上無負圖付託之跡下無伏蒲涕泣之語意喻色授屬大事而安社稷吾於公庚申九月事未嘗不奇其遇壯其決而因以頌 先帝之神聖爲不可幾及也移官既竣羣小失其所馮依膏唇拭舌造作蜚語聳動朝士好異者進安選侍之揭以憾公公乃上移官始末疏優詔歎嘉則誣公交關司禮土

士膏取中旨以惠公公發憤再疏移病歸而魏
忠賢漸用事構安殺之羣小私相幸以爲殺公
有基矣明年卽家起太嘗寺少卿擢都察院左
僉都御史轉左副都御史羣小日夜中公忠賢
所顧猶未敢卽發使其私人疏糾左光斗魏大
中牽連公客汪文言以嘗公公家居時嫉忠賢
閹通阿母竊弄威福必爲社稷憂扼腕流涕草
疏藏棄篋中至是乃修飭上之忠賢驚且恚擲
地輾轉號哭羣小教之曰毋恐遂揚某公可安
枕矣忠賢喜假會推盡逐公等羣小又嗾之曰

文齊集五十一

五

不殺楊某公之禍未艾也忠賢大懼急徵公等
坐故經略熊廷弼職考死先是考文官五毒備
極迫使引公文言號去呼公仰天笑曰安有貪
賊楊大洪乎至死不服及考公獄吏顧以文言
爲徵公大呼太祖高皇帝神光兩宗竟坐
誣伏以死初羣小謂移宮之名正故坐賊罪殺
公公死後大舉釣黨轉相連染死徒廢禁逮捕
相望乃爲閹定三案判要典借公爲質的以欺
誣天下而羣小所以殺公之本謀始大露然後
知公之死不死於擊閹而死於移宮定計殺公

者非操刀之閹而主張三案之小人也今上
旣修閹詔所司上公死狀閹孽猶用事初贈僅
平進一級再贈削去部銜不肯上羣小之忌公
而憎其骨餘至於此極也適足以暴公之忠甚
公之寃與自旌其殺公之志而已矣公何憾矣
哉公之爲人孝友絮廉公忠誠爲家貧喪父躬
自相地勞瘁得疾幾殆夜聞鼓樂聲有神人降
其室爲處方病良已事繼母至孝事其兄清更
水并食如一人其妻有違言於母兄痛飲之令
長跪謝罪乃已爲諸生落拓自喜里中呼爲狂

文齊集五十一

六

生少與陳愚結交以豪傑相期許嘗雪夜兩人
行歌徧邑中倚柱而嘯畫地而書狂呼痛哭人
莫能測也舉萬曆丁未進士知嘗熟縣其爲治
好古教化豪强大姓爲姦猾亂吏治收案致法
吏人捧手索氣丞尉嚴事如大府字養小弱問
民所疾苦徒行阡陌問執手慰勞如家人父子
亦更以此察知謠俗及問里奸利訟衰盜息邑
以大治邑令僦海不足贍家口其兄賣田以資
之五年入覲毀所束帶以佐辦嚴舉清官第一
在省垣四方賁賂不敢窺其門聞受故人問遺

緣手散盡家無餘財知與不知皆稱為廉吏所謂無貪賊楊大洪者也在戶兵二垣條奏天下大計言遼事必大壞宜更置經略擇可以辦遼者經略者即公所坐賊熊廷弼也蘊義生風抗論僭俗憤邪穢濁淵之徒持祿養交賸耗誤國不啻欲咀嚼之其風裁峻拔所謂以利刃齒腐朽也採纖芥之善貶毫末之惡是非非明白洞達推賢讓能尉薦單素手疏口贊如恐不及與人交輸寫心腹貿易首領奮迅感槩急人之危甚於已輕財重氣手不名一錢揮斥數千金

校齋集卷十

七

如棄涕唾與之遊者雖小夫壬人狼子悍卒皆傾心倒身願為公死無所辭也蓋世之議公者有三其一曰以移宮貪功夫以先帝之長主操危慮深猶不免入鄭李之彀中况以幼冲之君而付之婦寺之手乎女主專制何啻阿母羣閹連結豈第一忠賢議者不深惟國家之大憂而徒懷婦人之仁惋惜選侍於踉蹌出宮之頃斯已偵矣漢庭欲窮治趙昭儀議即耿育以謂不當覆校省內暴露私燕空使謗議上及山陵自古事關宮禁愛國奉公之臣動而禍從挾持

校齋集卷十

八

邪說者往往剽竊經術依附長厚動以離間訐揚為詞幸則為撤簾不幸則為移宮一成一敗何嘗之有萬曆之末指翼儲為沽名天啓之初目移宮為生事譏夫懦臣異口同喙此可為歎息者也其二曰以交奄釣奇奄亦人臣也懷恩覃吉可與振理同科乎王守仁楊一清不嘗用張永乎先帝二十餘年之儲宮三旬之堯舜皆賴此老奴之力移宮之議與朝論相表裏雖欲與安異其將能乎當熹宗出乾清時安擁於後英國奉右手閣臣一爆奉左手公奮出班行手格羣奄盈朝之人咸屬耳目是可謂之交結乎當安用事時公不以此時通關致公卿乞身引退及其身沉灰冷顧乃黨附枯骨與刑人腐夫爭衡取滅亡之禍善交結者如是乎此奴婢小人論公之語不足辨者也其三曰以攻奄激禍譬如猛虎一搏不中飛而擇人則曰虎本不噬人是搏者之為也其可乎益裕妃害皇子危中宮此朝廷何等事而公奮筆書之彼雖凶豎亦破膽矣公死之後封爵踰上公祠廟窮四海卒以寢移鼎之謀正參夷之罰公一疏

逆折之也閭老門生之訴交姻於公朝刊章錄牒之藉競獻於私室奄用是氣壯手滑瞋目語難今沒黎霍不採之功而議一掌埋河之失逢閭者不以教孫正罪而擊閭者欲以撩虎追罰為此言者是與於閭之甚者也其知公者則曰以公之才之志身兼數器惜未盡其用以死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曾子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夫人生而爲志士仁人亦可以已矣爲人臣託孤寄命奠安社稷其爲用亦不小矣不

牧齋集五十

九

咀藥以自屏不引刀以對君慷慨對簿從容絕命千載而下讀枕中噓血之書殆未有不正冠肅容傍徨涕泗相與敬忠而勸義者也議公者固失之矣惜公未盡其用者亦豈知公者哉公諱漣字文孺其先故關西之裔流入安南居唐街宣德中從英國歸附賜居湖南徙家應山曾祖諱公鐸好任俠爲人報讎祖諱萬春以好施于破家里人稱楊二齋公葬之夕思誼呼護其窆穴父諱彥翔少爲儒性端重不侵爲然諾亦以好施著母劉氏以隆慶五年某月某日生公

其卒也年五十有四娶張氏繼室詹氏生四子之易之賦之言之環詹有婦德公遇難與後姑棲止譙樓風雪中二子乞食以養崇禎元年之易等詣闕追訟父冤天子追贈公祖妣其官祖母及母妻皆一品夫人而任之易爲郎是年後姑始沒詹遂擢誦歐血卒某年某月之易等卜葬公於某地之賜塋兩夫人附焉公令嘗熟時語謙益曰吾生平畏友子與元朴耳元朴陳愚字也愚於公周旋生死匿其幼子於廬山間行過子謀經紀之事子方遭黨禍杜門絕跡

集卷五十二

十

相與屏人野哭今年之易寓書曰婦翁罷公車歸屬疾且死猶以謁銘爲念謙益法然久之是以技淚執筆不復敢固辭不獨不忍負公抑亦不忍負愚也銘曰

國有靈孽牙於承平有城有社狐鼠作朋衆口磨牙嚼噓絨滕眇然一絲九鼎曷勝時危運當異人乃興奮臂一呼宮禁肅清乾端坤倪載清載寧先帝知公克殍之明臥內受遺參列公卿公之報塞誓死隕生上見九廟下從大行夷之初旦奄忽晦盲碧血輪囷震爲雷霆天門

誅蕩雲旗紛迎御我 三后陟降帝廷闕西之
楊清白齊聲暮夜無金夕陽有亭青蛇胡點大
鳥俊鳴沉沉黃土炯炯汗青我作銘詩永詔簪
纓

太嘗寺少卿管光祿寺丞事贈大理寺卿
賜諡虎公墓誌銘

崇禎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奴酋兵破定興太嘗
寺少卿鹿公死之明年正月其子化麟伏闕上
疏曰奴之掠畿南也臣父移疾村居無城守之
責臣父念定興當涿南保北背障神京我入郡

世齋集五十一

十一

邑誰與守自己已奴警望風鬚首臣節掃地非
不知孤城難守老親當念誠不忍桑梓當存亡
之會朝廷無仗節之臣遂令臣侍臣祖居江村
辭丘墓授兵登陴令弱民疲號令不一死守七
日而城始陷臣父守南門奴從東北隅上挾刀
索衣臣父噙齒大罵天朝鹿太嘗永肯覆燭狗
奴耶奴怒甚斫三刀復射一矢罵不絕口而死
臣父贊樞輔於闕門屬志恢復奴素懾其名肉
薄環攻志在必下臣父以無備之城必破之邑
獨堅誓死之心衡拒方張之虜捧一璞以塞潰

波挽杯水以澆烈燄以投閔之吏死朝廷以抱
病之身死鄉里不獨城存與存効斯民勿去之
義且欲人戰家守折殺虜南下之謀假令人盡
臣父則一隅可保九塞可寧是臣父為一城死
義為小為天下大義死忠為大也疏上 天子
下所司按覈十一年二月兵部覆請 詔贈公
嘉議大夫大理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專祠賜
諡予祭造墳恤終之典無不備蓋異數也先是
公殉義之冬十二月十二日化麟奉其祖太公
命權塋於祖塋拜疏歸待命苦次哀慟不勝喪

世齋集五十二

十二

而死化麟之子盡心謀於其祖之執友孫奇逢
與其徒張果中請吾師高陽公志墓而屬予表
其隧十二年五月予哭高陽公既除服乃喟然
而歎曰嗚呼高陽既沒鹿之誌非予其誰宜為
乃按歸安茅元儀及盡心所著公事狀而誌之
曰公諱善繼字伯順其先小興州人也國初有
諱榮者徙居定興南之西江村曾祖諱府封文
林郎山西平陽府襄垣縣知縣祖諱久徵江西
道監察御史贈光祿寺少卿直言厲行蔚為名
臣考諱正累封如公官妣田氏贈恭人正貴公

子少爲諸生縣令宋繼登請與相見正方真田
投畚鍤而往縣令歎息遂奄時傾身急諸公之
難所謂虎太公者也公端方謹愨歸如斷山少
以祖父爲師小章句薄溫飽慨然有豪傑聖賢
之思萬曆丙午舉於鄉過容城與孫奇逢酌酒
切肅定交楊忠愍墓下癸丑舉進士與吳郡周
順昌吳橋范景文樸被蕭寺雞鳴風雨以節義
相期勉選戶部山東司主事職鹽法與同舍郎
袁世振爬搔利病洞悉源委後疏理兩淮卓
有成效著爲繁令焉丁田恭人憂服除補戶部

汝書集五十

十三

河南司主事署廣東司事遼左方闕餉請帑疏
皆不報會廣東解金花銀至公奏記大司農李
汝華曰每歲廣東解金花銀兩恭進大內此近
例也頃督部有扣留之議此時仍進大內則部
議終成畫餅欲徑解太倉則俞旨艱如拔山莫
若題留爲便考會典國初金花銀折糧俱解南
京供武臣俸祿各邊或有緩急亦取足其中正
統元年始改解內府歲以百萬爲額嘉靖三十
二年題准三宮子粒及各處京運錢糧不拘金
花折銀等項應解內府者一併催解貯庫悉備

汝書集五十

十四

各邊應用不許別項那借夫曰緩急取足是內
府與外府分用也曰備各邊不許那借是備外
府需用而內府不得旁分也今邊烽告急軍需
乏用卽舉金花全數一旦復還太倉亦率繇祖
制非奪大內所有而益外府也唯是皇上批
發度之高閣而中涓榮惑其閒急難得旨一面
題知一面剗納銀庫轉發遼左權自外操不至
如帑金之絨滕不可問天下事爲之有機留與
不留係於進與不進此際閒不容髮萬一宸怒
不測請以身任罪不然局外者方議留而局內
者且議進無論清議不可卽主上視吾輩何
如也司農如公議上請上怒奪公俸一年勒
令補還司農不敢違公力持不可謝恩日中官
閤門扇不聽公出勒問太倉云何管太倉主事
劉榮嗣報曰發三日矣然實未發也中官傳嚴
旨促令補還公曰有銀何用借無銀又安用補
中官愕眙不敢應公曰但執善繼語回奏死生
唯命不敢易一字也中官數息而去無何堂官
奪俸二月公降一級調外任舉朝交章請留不
報擬降山東運判亦不報公遂移疾去而司農

竟如數補進矣嗟乎金花不可予邊而他賦乃可補金花忽而扣留忽而補進忽變無所執持奈何不令 人主厭薄臣下哉 光廟御極首復公官典新餉改兵部職方司主事是時遼陽初陷中外匈匈公受事誓天淚流浹面杜絕請託申明法紀爲大司馬草疏請逮某斬某以申國法法不能行請自臣始言官羣噪之公抗章力爭無以難也大司馬以撫夷行邊請用廢弁坐贓敗者職方郎耿如杞持之不肯覆司馬疏爭之奉旨命司官不得違阻公上書福清曰邊

牧齋集五十

十五

疆之壞繇於債帥中外諸貴人入其債而請求於職方職方自愛其官不得不徇諸貴人之請今幸得一憂國奉公不徇情面之人反奉不得違阻之旨胥天下以職方爲市永無不債之帥者自此一言始勿謂能違阻之司官爲易得勿謂去能違阻之司官爲小失也福清謂其刺已也怒已而屈服焉歲壬戌高陽公以閣臣理部事高陽清嚴果銳以天下爲已任請寘逃臣熊廷弼王化貞於理公舉手加額遂委心焉從高陽閱關以歸高陽自請督師公請從吏部司官

封太宰堅以屬公公不可曰相公一日在師中卽一日在幕中鹿善繼輯績如戰肯回頭作吏部郎手高陽當關四年經營遼河東西恢復遼疆四百里安插遼人四十萬入而造膝密畫出而指授二三大帥實倚公爲左右手禁餽遺絕宴會朝齋暮鹽漠然兩書生也布衣敝馬出入亭障聞延見老較退卒與相勞苦因以勾稽將士察識營壘鼓勇敢拔跣跡錄寸長理小過二十年名將咸出高陽之門公之功也高陽自寧遠還鎮屬公入都門催軍需甲仗已事而還去家

牧齋集五十

十六

二百里不違省視中朝自此知關門決計進取而沮抑之謀百出矣十二車營成高陽將渡河入奏逆奄懼有晉陽之舉矯旨趣令歸鎮中朝忌高陽老進謀於奄議省餉減兵以陰撓之公詔書兵垣曰遼之當復非直以故有之封疆不宜委敵無遼則不能有煎禍遂迫於京畿也今之持論者大端有二一曰慎重一曰簡汰夫進取則當慎重振刷則宜簡汰而出於今之君子則慎重非爲進取意在退怯簡汰非爲振刷意在隳兵而總以巧行其撓沮恢復之計夫百計

而鼓之進不能當一言之退也三年而集此衆不能供一日之饗也不征不戰去將去兵垂成之緒既發前日之禍復作遼廣潰陷時都門之光景猶能記憶否身在事外之朝士以隔壁之猜而索邊人之情心在事外之邊人以一面之詞而迎朝士之意索邊人之情者遂持邊情以爲朝論迎朝士之意者因借朝論以撼邊情從此恢復兩字無人出口錦片河山并心腥穢忠臣義士有負戟長歎而已未幾高陽解兵柄公亦移疾乞歸迄今十四年舉世無復有言恢復

牧齋集卷五

十七

者矣嗚呼此可爲痛哭者也公在關門不以邊吏邀一階半級以久次擢員外陞武選司郎中家居四年上卽家起公爲尚寶司卿陞太常寺少卿管光祿寺丞事公再起物望崇重精勤吏事夙夜在公一如爲郎吏時未三載復請告歸以沒已已冬虜薄城下公昌言於朝非急召高陽出馬世龍於獄無可辦虜者先是公物色世龍於羣帥中薦之高陽推轂爲大將諸誹謗高陽者皆以世龍爲質的及高陽再鎮手復四城以還主上世龍之功爲多而世龍亦卒

以功名終於是人咸謂公能知世龍世龍不負公而公與高陽果能相與以有成也公天性純孝母既沒念太公獨居共臥起者二十年其子亦馴行孝謹四世一堂更永并食雍雍穆穆如也里居教授生徒以百數隣邦升堂離經辨志江邇之上有河汾濂絳之風畿南之士殖學修行鐵礪自好者不問而知爲鹿氏之徒也晚而師事高陽曰不圖周孔猶在人間高陽亦曰伯順在幕中如清風止水助我神明者多矣公之沒也高陽哭之慟爲挽詩六十四章又二年高

牧齋集卷五

一八

陽亦殉虜難公與高陽與遼事相終始公又與高陽相終始嗚呼痛哉公爲人齋莊中正明允篤誠辭受取與如水之有坊而不以一節加人是非可否如食之必吐而不以一青掩人以身命歸君父以心膽質鬼神以深心冶鑄善人以至誠變化異類其道之不行而以完節自見則天也斯世之不幸也公之沒也年六十有二娶王氏贈恭人再娶王氏封恭人子化麟天啓辛酉舉鄉試第一人後公一年卒孫男四人盡心舉崇禎丙子鄉試洗心以蔭入太學悅心從心

皆幼孫女二人曾孫男三人所著有四書說約
三十一卷文集若干卷公與子俱出高陽之門
予以枚卜被許公正告蒲州當爲上別白忠
佞無以門牆故混淆國論上負明主蒲州不
能用遂終身不見蒲州當是時予待罪郎舍公
數過予執手而不使予知也予是以愧公銘曰
幽朔之地斗極崆峒三光五岳篤生駿雄生不
獨生有孔鑄顏高陽定興二百里閒堂堂鹿公
羽儀斯世矩方規圓渾然元氣羯奴鴟張全遼
如燬白首郎吏獨抱國恥帝命視師輟我綸

牧齋集五十

十九

閣公辭銓郎出贊戎幕枕戈席馬抱冰履霜指
授將吏魚麗武剛軍書少閒危坐促膝麤飯瓦
盆寒燈土室羯奴外訐讒夫內扇白山未勒黑
水猶戰誓涓七尺以報天子吁嗟鹿公與遼
終始碧血不變白光如虹江邨之肝有氣熊熊
彗星角芒參旗先後驟乘高陽扈我三后高
墳宿草我友我師人之云亡孰知我悲

銘
山東道監察御史贈太僕寺卿黃公墓誌

天啓逆奄之難測河東西忤奄考死者兩人故

吏科都給事中諡忠介魏公山東道御史黃公
也先是神廟末年浙人浸淫黨論雄唱雌和
一詞同軌一二方正之士離而不服者如蘭蕙
之孤生於荊棘而已自兩公之死然後兩浙之
人曉然知此之爲正彼之爲邪雖樵夫牧豎皂
隸庸丐語及忠臣義士靡不嗟咨涕洟如不獲
見其人也語及於闖兒媼子靡不呼號罵詈恨
不得食其肉也三十年以來士大夫立名矯行
聚徒植黨所以鼓動激颺者至矣而人未必從
兩公以死教而人從之子言之有殺身以成仁

牧齋集五十

二十

豈不大哉黃公諱尊素字真長其先江夏人十
六世祖諱萬河爲明州錄事徙家餘姚國初菊
東先生諱珏精皇極經世之學祖諱大綬父諱
曰中世有儒行母盧氏公少負軼才槁詞棧藻
下筆不能自休年三十未補博士弟子員授徒
茗雲閒意豁如也萬曆乙卯舉於鄉丙辰舉進
士授寧國府推官郡多能人以氣力漁食閒里
持吏長短公精強廉辦執法如山咸相戒莫敢
犯入爲山東道御史當是時先帝沖幼官府
晦蒙都城一日三震公上疏曰阿保重於趙嬖

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禍慘於狄宵人爲之
咋指應山楊忠烈公劾奄二十四罪公抗疏繼
之極論廷杖非祖制曰後世史臣書之曰某年
某月工部郎萬燦以言某事死杖下可不爲惜
哉乙丑黨禍大作楊公魏公考死公除名爲民
丙寅以織監疏逮繫坐臧考掠體無完膚慷慨
談笑抵死不少屈臨難賦詩一章南北向叩頭
以謝君父丙寅閏六月朔日也年四十有三越
五日出獄肌肉漲爛頭面不可別識矣公爲人
通敏博達明習掌故自爲理官引大體折大獄

集卷五十一

二十一

多所保全者定及爲御史南樂附逆奄入相朝
右交關鼓扇楊公魏公暨高邑趙忠毅公無錫
高忠憲公出死力相權柱公語門人徐石麒曰
乾六龍一亢姤豕至矣姤一豕蹢躅玄黃至矣
羣賢之龍戰可謂亢矣南樂其姤豕也不務堅
貞用晦敦復以俟時而出一決無復之計其
可幾乎羣公善其言而不能用也公去郡郡人
持短長蜚語相中總憲鄒公力持之初入臺卽
進規於鄒曰京司非講學地也徐文貞已叢議
於盛世矣鄒公卒用是去羣小之憾君子自此

集卷五十一

二十二

始也萬燦之杖也公語楊公可以去矣楊曰苟
濟國生死以之公曰言不用何濟君子不顧生
死成敗不可不顧出處魏公將攻南樂公曰頒
朔後朝小過也攻之急勢不反顧二憾交作不
可爲矣魏曰一死可以盡節公曰不然李固機
失謀乖遺梁冀書猶戀戀不能已君子愛國之
心甚於愛臣節也公志在弘濟艱難雅不欲婢
直債事每有搏擊飛章廷爭未嘗不爲人先公
固曰吾寧不與諸君子同其功不願不與諸君
子同其禍也臺省詣閣請救止廷杖羣奄數百
人咆哮詢詈閣臣噤不發一語公叱之曰內閣
絲綸要地司禮不奉命不得至若等何爲皆稍
稍引去京朝官奉詔乘馬羣奄顧京營馬馳突
爭道公語京營嚴顧馬之禁奄無所得馬遂少
戢矣彰德進玉璽將御門受賀公執奏曰宋詰
宗得璽蔡確等爭言祥瑞改年元符其後朋黨
煩興宋祚不永弘治十三年陝西進玉璽止命
取進祖宗成例當法不應踵襲宋事其據經守
正援據切當皆此類也楊魏死公爲位慟哭是
夕夢楊公告曰大禍未解公之與諸君子同禍

天爲之矣又何尤哉公沒之次年子宗義詣闕訟寃 天子贈公太僕寺卿祖父皆如其官蔭一子入太學立祠於邑之文昌閣前慈谿馮公元颺與其弟元颺其特牲注拜諸生馮文昌等數百人胥會祠下溯河西東與魏公相望焉於是宗義以己巳十一月廿五日葬公又十餘年而以墓銘屬子公娶某氏封恭人子五人長卽宗義次宗炎宗燧宗韓宗懷葬在化安之新阡予往識公長安退而語人黃公豐願廣賴長身山立巋然福德大人也公沒人或以墓予在昔元季有以南臺大夫抗節死僞吳者袁廷玉相之曰公大貴人也當秉忠致命名垂後世公必勉之繇此言之士大夫非具福德相其能以忠義顯聞乎予之相公蓋未爲不驗也銘曰
夷之初旦明末周虹蜺揚輝蔽贊旒天門誅蕩叫莫繇一夫九首擇肉投高冠長劒部黨儔一葦誓塞江河流一擊不中恥下韝衣冠血肉填厠廬艱難弘濟需巨舟風顛纜弱拖不收人謀不遠輸鬼謀長年三老空嘲啁抗辭同日自我求芳膏煎灼非我尤天晶日光死何憂幸哉不

從李范游淋漓碧血閔一丘蓀芳蘭茁天汝醺我銘其藏語不儵丹書青史俱千秋

陝西按察司副使贈太僕寺卿顧公墓誌銘

天啓中羣小嗾逆奄興大獄謀殺應山楊忠烈公桐城左公嘉善魏公逮其客汪文言下詔獄考問無所得聚而謀曰先是經撫之獄刑部顧員外引八議議熊廷弼廷弼楚人也顧員外楊左之黨人也以鬻獄坐顧以關通坐楊左則諸人一網盡矣公已調兵部再調禮部出爲陝西按察司副使奉嚴 旨逮繫與楊左等六人竝下詔獄五人後先考死移公下刑部獄命法司定爰書公慷慨對簿曰某奉 旨送法司據招定罪豈容復辯欲辯則抗 聖旨也欲不辯則自欺本心欺法司且欺天下後世是亦欺 皇上也不抗卽欺無一而可也且五人者皆前死矣借某以實五人之招則某既自誣服又代五人誣服何以見五人 地下手明公能昭雪此案則萬代瞻仰不然有鎮撫原招在某復何言法司環坐愕眙無以難也已而歎曰汪文言猶

能爲貫高我獨不能乎吾不可以再辱矣乃呼
酒與其弟大夏從弟大武訣別趣和藥飲之未
絕復雄經而卒天啓乙丑九月十四日也享年
五十後三年丁卯 今上卽位僭逆奄贈公太
僕寺少卿命法司更定先朝爰書於是公等六
人寃狀始白嗚呼痛哉公登萬曆丁未科進士
除泉州府推官移病免歸改嘗州府儒學教授
稍遷國子監博士是時黨議已成朝右以東林
相挾譴斥逐殆盡公歎曰昔賈彪不入顧廚之
目西行以解其難吾不預東林正可以彪自況

牧齋集卷五

二十五

也廣文官冷非世所指名公又能奕棋謔浪與
朝士浮湛上下而實以其閒爲收拾人才改紀
國政之地迨 光廟御極南昌爲政楊左在臺
省除舊布新海內煥然改觀知公者以謂居中
幹旋有功爲多而羣小之側目深矣遷刑部歷
主事員外以久次議改調而經撫之獄起司寇
王莊毅公以爲非公不能辦也留公署山東司
事欲以重公然卒用是敗嗚呼經撫之獄厥罪
惟均公惜熊之才議賞之以責後効然卒定熊
辟者公也楊初抗疏請易熊魏抗疏請辟熊其

不受熊賕甚易明也公之禍醞釀於庚申鼎革
之時而發作於甲子擊奄之日機不深則禍不
烈寃不極則白不早其始終借端於公則天也
公何憾矣哉公精敏彊直明習法比集牘山積
手批口決老獄吏皆爲吐舌遼瀋之陷也臺省
搜獲奸細棄市無虛日繫者二百餘人饑寒瘦
死莫敢問者公請於王公曰以一身易五十餘
人命某猶甘之況一官乎卽日獻之論一人頌
繫二人他皆移大理縱遣王公歎息稱焉杜茂
者冒登撫之餉逃匿僧舍爲邊吏邏得者也張

牧齋集卷五

二十六

鶴鳴以司馬行邊勅與佟卜年約李永芳謀叛
獄已具矣王公以問公公曰招謂卜年今河間
茂匿解舍三月偕其二僕往來永芳所具有本
末獨不知二僕姓名何也同謀三月聚首摩腹
親踰骨肉豈不識其僕爲誰某往來永芳所同
行數千里不一扣其姓名者何也以原招覆之
茂之誣服無疑也王公曰然然則何以處卜年
公曰卜年雖非叛實修養真族坐叛族流三千
里可也王公去而侍郎楊東明署事奏卜年實
奴酋族每歲拜金世宗墓當伏誅公曰此語何

從得之楊曰聞之人言公曰刑部奏事有審得某人云云無聞得某人云云也楊大驚奏已發亟追止之楊欲更坐十年論死曰修養真既以謀反論十年乃反族非叛族也公曰律反族不同謀不同居者止其親論斬餘不坐楊作色曰謀反竟三族寧論其親公曰明公所言者漢法員外所執者大明律也從容簡律以進楊默然慚恚而止公之據經察獄不詭隨徇人皆此類也公與其弟大韶學生竝負異才有二陸兩蘇之目長而通經術諳掌故慨然有經世之志典

欽定四庫全集

二十七

試廣西作財賦文武對策識者以爲今之子瞻也卒之前數日手指重傷強拈筆作自敘筆記訣別書凡數千言酒酣慷慨語曰自唐虞至今纔四千年吾生世五十年已得八十分之一不可爲不壽卽以凶終不猶愈於老死牖下者乎又爲偶語曰故作風波翻世道長留日月炤人心曰此他日祠堂對聯也公之豪爽自喜通達死生之際如此公諱大章字伯欽世居嘗熟之均墩村曾祖諱江贈南京太嘗寺卿妣賈氏贈淑人祖諱早妣陸氏贈如曾祖妣父諱雲程歷

官南京太嘗寺卿母周氏封淑人生母張氏以公封太宜人娶蔣氏封宜人貴州道監察御史以化之女子麟生邑諸生女三人嫁太學生趙士晉諸生申濟芳知府凌必正公在西曹數與奄黨抗論相擊排及議卹奄黨猶在事有贈而無蔭麟生詣閤訟寃上下其事於部寢閣者又十二年矣於是麟生卜以崇禎己卯三月初八日葬公於均墩之新阡而屬子爲之銘銘曰公入詔獄芝生廟旁一莖六瓣獄卒告祥公曰惜哉芝產非所六人畢命芝亦隕墮豈惟芝祥

欽定四庫全集

二十八

天亦告異白氣亘天南斗失位誰無七尺誰及百年孰如公死上感昊天霜飛愍綸日炤高闕星辰昭回芝蘭空拂我作銘章鑽石幽扁丹書永刊青史足徵

文獻初

卷第五十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一

墓誌銘二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贈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謚文毅郭公改葬墓誌銘
萬曆中歸德沈文端公在政地江夏郭文毅公在翰苑咸以公廉彊直爲時斗杓而兩公者亦深相得也四明沈文恭公當國日久嘗議叢集不能不意忌歸德郭公署禮部事於四明多所枝拄言者詆訶四明連及其黨其人皆宿昔歸附郭公者於是四明之私人謀傾郭公以霸歸

牧齋集五十一

德械旣成矣楚宗人華越上書首告楚王非蔡王子王大懼輦輸其金錢走闕下使人私於郭公幸毋窮治楚事請以餽首相者餽公公怒揮之去而特楚事益力四明以下皆宛轉爲王請公固不可及楚中勘疏至假王事頗有踪緒華越首不盡証公持議益侃侃諸爲楚者疾其梗已也又惠其知楚賄而札已也訟言楚宗之來皆公使之相與盡力排公而嗾王飛章劾公以相抵公抗疏伸辯以王餽金書上聞且向人極言楚藩行賄狀移病疏四上乃得允舟泊楊邨

須解凍而後發而妖書之獄起 上初得妖書也以謂牽連宮禁其間骨肉憤懣不能食下詔大索四明之私人聚族而謀曰楚事方殷而妖書踵作此可以一網而盡也以楚事傳致妖書則妖書之人可懸購而以妖書證明楚事則楚獄可立解也於是四明從容爲 上言妖書非他人必臣下相傾爲此微引其端以聳動 人主御史康丕揚則曰自華越訐楚王而奸人無所忌憚妖書楚事事不相侔實一根抵給事錢夢阜則曰首相一貫不主楚事則妖書不出矣次相賡不上楚揭則妖書不出矣妖書實出郭某而沈鯉爲亂臣賊子實與同謀四明乃擬旨窮治務得真賊并勒公以楚事聽勘荆門州故同知胡化老而狂易上書告州官阮明卿謂妖書出其手事下刑部夢阜等告尚書蕭大亨胡化與郭同舉於鄉郭在楊邨乘婦人與宿歸德邸舍相與竄謀不可失也大亨獻胡化使引公及歸德化叩頭大叫痛哭曰阮知州殺我一家我自來叫寃郭舉進士後二十年音隔不通何謂同作妖書我亦不知誰爲歸德公等但爲蜀

牧齋集五十一

二

犬殺人媚人卽見 皇上斷胡化之頭亦如此
說蜀犬者斥夢阜也刑部郎王述古如其言具
讞 上曰誣也盡釋之而東廠捕得妖人嫩生
光異時嘗以宿憾把鄭皇親造妖詩大署其門
者 上意欲歸獄於生光四明意未厭揭請詳
鞠丕揚抗章訟生光之枉請少緩其獄賊之父
子兄弟可授首闕下所謂兄弟者指公與其兄
國子監丞正位也 上怒以阿庇反賊罷丕揚
四明力救之以免而獄益急丕揚方巡城與提
督陳汝忠追捕無虛晷逮賢人沈令譽及名僧

林清集卷五十一

三

達觀從令譽床頭獲片紙語連歸德門人刑部
郎于王立吏部郎王士麒皆削籍而恨王立尤
甚欲并殺之歸德與監丞之門邏卒周徹戶閭
不敢晝啓楊邨竝岸重圍擊柝踞呼徹晝夜喧
傳 上出龍票逮公及王立喝令早自裁也可
以無辱公曰大臣有罪當伏法死都市何爲自
屏草外時五十初度乃賦詩曰濁酒一盃聊自
壽大家頭上有青天意氣自如也汝忠盡械公
僕隸竈婢乳媪及傭書者男婦老幼共十五人
刺焚滅灼五毒參至每上彭考兩脅肉拉毀墮

地竟無所得汝忠以金吾告身誘書役毛尚文
令引沈令譽而以乳媪龔氏十歲女爲傲會訊
之日東廠陳矩詰龔氏女汝見妖書版幾何曰
版有一房矩笑曰妖書僅二三葉而版有一房
乎詰尚文曰沈令譽語汝刊書何日尚文曰十
一月十六戎政廣平王公曰妖書以初十日獲
而十六日又刊書將有兩妖書乎考嫩生光妻
妾及十歲兒以鍼刺指爪令引公皆不肯生光
坐篋輿中瞠目仰罵康錢死則死耳千刀萬剮
我一身當之奈何教我奉沈相意妄扳郭侍郎

沈清集卷五十一

四

總憲三原溫公禮部侍郎晉江李公越席而起
曰獄獄者苦不承安有旣承而反相抵者乎御
史牛應元湯兆京沈裕皆爭之力矩嘆曰朝廷
有人遂具讞上大獄乃得解公旣去御史史學
遷勘楚事其寃大白四明積不爲清議所容乃
拉歸德與偕去而楚宗與王相構不已至於刼
王人殺開府三十餘人駢首就僇假令華越之
來公果爲禍始公與諸宗衡宇相望當此之時
或取一編官焉或取一禾秆焉公其能晏然而
已乎羣小聚謀殺公欲借妖書以解楚事久之

妖書寢而楚事乃益白公之不爲釐小所殺者天也其大節凜然終不得而抹殺者亦天也公何憾矣哉先是楚勘疏入詔廷臣會議人持一牘李公在部爲檄略以進而諸人謂公匿議單不上公不置辯李公上言曰臣爲之也言者乃息妖書獄急翰林華亭唐公偕晉江楊公卽墨周公會稽陶公正告四明郭將不免人謂公有意殺之四明跼蹐無所容揮杯茗酌地以子孫爲誓唐公復進曰亦知公無意殺之臺省方希風下石而公不早結此獄似有意瓜蔓何以

性清集五十一

五

辭於天下後世乎四明色沮獄漸解而蕭大亨欲脫皦而坐公也手削爰書授王述古述古抵其藁於地曰此獄若成刑部諸郎當盡數抵償不獨明公也大亨默然而止順天通判孫許面折戶部尚書趙公世卿奈何附權相以害正人趙立命駕往說四明四明亦爲心動當是時權相之勢焰熏天障日官府震動海宇軒簸而詞臣散僚引据名義獄獄不少鯁避如此然自時厥後詔獄繁興黨籍代有傾危之禍釀於縉紳而婦寺小人相挺而乘其敝誰生厲階至今爲

梗吾觀國史至癸卯甲辰之間未嘗不廢書而嘆息也公諱正域字美命楚之江夏人其先世有諱聰者以驍勇事高皇帝受長弓大矢食案之賜子孫世習武至公父諱懋始以文舉於鄉仕至趙州守以公詹事考贈如其官母王爲淑人公舉萬曆癸未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除編修甲午充東宮講官陞春坊中允歷諭德庶子凡五年皆不離講幄神廟嘗夜飲偶問哥兒此時出閣否自是東朝每午夜出講以爲嘗天寒甚爐無宿火公大聲語近侍曰無論

性清集五十一

六

皇太子玉體柔脆不耐寒凍卽我輩三四措大承乏禁近亦何忍其霜天雪夜膚僵口噤以死乎翼日語傳禁中爐火郁然矣事雖瑣細公所擁佑東朝良有深意也敘遷陞南京國子監祭酒條上監規七事請倣司馬光十科胡瑗二齋以揆真才請罷納貢母以明經之選夷於鴈爵李都督者寧遠之孫魏國之壻也騎而過文廟門學錄李維極執而扶之侯家奴百數踞邸門而寧遠魏國盛氣愬公公曰以學錄扶都督誠過雖然公侯子入學習禮亦國子生耳安

得褻衣走馬橫絕先師廟門以先師扶國子生
非以學錄扶都督也卽上疏曲有所歸不若兩
平之令詣門交相謝而罷居二年陞詹事府詹
事諸講如故壬寅晉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篆
踰年回部攝部事公在部請典故惜名器堅執
持敢諫諍不貸錯胥吏不假權郎吏部務爲之
肅然孟夏朔日食值廟祀公言禮諸侯旅見
天子入門不終禮者四日食其一也當祭而日
食牲未殺則廢宜以朔日專赦日翼日享廟從
之封益王使者將發而王堯公斷以聘儀遭喪

卷五十一

入竟則遂也諸侯相聘必致主命况天子之於
臣耶卒遣使行夏至陪祀諸臣託疾不至公謂
祀事不虔繇上久不躬祀所致請下詔勅厲
其意實以諷切人主回夷候內府王價羈留
病死號泣道左公曰明主可以理請奈何以
小費失外夷心疏請支給上趣令承運庫予
之其援據典訓顧恤國體皆此類也日食之占
曰日從上食占君知佞臣安心用之以亡其國
四明惡之召欽天監臺官罵曰若妄言禍福當
叅公曰宰相憂盛危明顧不若替史乎彼能叅

我能救母恐也四明聞之而止兩淮稅使魯保
請專勅關防兼督漕直織造歸德持不可而四
明票旨兼予之公曰改造礦稅之別名也保得
關防是總督四省也勅可與關防不可與也四
明強應曰好而使文書房近侍以 上命脅公
公持之益力四明告歸德 上怒甚必有處分
歸德曰郭以此去官可矣四明慙并恚歸德而
上顧司禮曰保不要關防也罷郭侍郎是好
官四明疑公有內援益比而孽公矣秦王爲其
庶子請封世子公堅執不與又請封郡王四明

卷五十一

擬旨下部公堅執不肯覆四明又使前奄以
上怒脅公公弗應勝示部門曰秦王縣中尉進
封次子不得封郡王母妃年未五十其庶子不
得封世子不得違條例告擾於是秦府所推金
錢皆不效而恨公者益深矣謚議起當奪者之
子孫訴於政府四明曰我在誰敢奪公曰敢奪
者我也援筆判曰如黃光昇當謚是海瑞當殺
也如許論當謚是沈鍊當殺也如呂本當謚是
鄢懋卿趙文華皆名臣不當削奪也疏上竟格
不下而謚議不果行公之與四明相杖柱者其

大端如此而其它固未可悉數也公在儲講日久深悉神廟父子慈孝儲位必無乾施罔立之後政地頗自負定策公爲詩志喜有曾誇麟趾周公子不俟鴻飛漢老人之句妖書事發請戒諭東宮侍衛伴讀等官以公爲東朝講官可鈞連發難雖震驚弗顧也上召皇太子慰諭曰哥兒莫恐不干汝事皇太子亦語近侍何故曲殺我好講官奸人間之氣奪本公所以得全者神光二廟之力也公歸田後聲實益著海內望旦夕枋用以爲一出則太平可立

九

致聞公之訃雖共夫紅婦無不嗟咨歎息謂天之無意於斯世也公在史館與福清葉文忠相厚善公高明果毅勇於擔荷福清樂易善柔妙於調御兩人交相親切心皆不以爲然而不相非也福清大拜而公溢逝海內惜福清不得公自代而福清亦用以爲恨雖然公雖不用其所自樹立已足以表見於天下矣嚮使得君專政優游綸閣之中以調停爲變理以適養爲包荒以朝廷爵祿爲果蓏以國家元氣爲癰痔身羸老成長厚之福而國食敝祿朽蠹之禍公亦豈

願之乎用而負國家不用而自負用不足以伸而用不足以爲詘以此易彼必有能辨之者矣福清之論楚事曰七國未削而錯先危公弗是也卒有妖書之禍嗚呼錯則已愚矣人臣殺身有益于君則爲之矣安得謂胡廣趙戒賢於李固也舉世悠悠鮮不習彼而愚此可勝歎哉公卒於萬曆壬子五月二十四日享年五十有九妻張氏繼室畢氏生子四人文封武封昭封宣封其三爲任子女二人嫁宗人蘊鍊李柳公沒後之四年上俞禮部請贈禮部尚書賜

九

祭葬天啓初奉先廟遺詔疏恩舊學加贈太子少保蔭一子中書舍人加祭一壇諡文毅嗚呼成先廟之德者先帝也孰謂先帝不聖明哉公爲文章雄健磊落似其爲人生平好有用之學於朝章國故河漕鹽屯兵食大計四方風土人物利弊興革儲峙胷中倒篋而出之裕如也所著有黃離集若干卷皇明典禮志武昌江夏郡縣志楚事妖書始末十三經補注凡若干卷葬以乙卯二月墓在龍泉洞山文忠公旣誌而銘之矣其改葬於某阡也昭封以續志

屬余曰昭封生於楊邨僅十日而乳媼之夫械去媼日夜哭乳潼不下懂而不死以父任爲郎坎軻跋扈幾填牢戶真世之不幸人也惟夫子哀而賜之銘他日庶可以見先文毅於地下余曰此吾之志也其何敢辭銘曰

於穆上帝高居法宮靈璫沈沈應門九重日車中天雲旗在下豈無宮隣厥有金虎矯矯郭公江漢炳靈如弦斯直如冰斯清豫章銅山淮南寶賂火齊堆盤金錢塞路經書滅節史紀易馬九廟神靈誰與敢假銅匱旁午銀璫錯互鬼神

東齊集卷五十一

十一

畫號真宰上訴殺機蹶張箱網林植全身保名聖主之力自公之去視天夢夢章奏寢閣朝著霖霖自公之亡讒人罔極華筭籍盈端禮碑泐嗟公一身繫國紀綱國論職志黨禍濫觴流言丹青木沈石浮窮塵一昔枯竹千秋勒銘幽石爲示無止母耽黃扉而媿青史

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李公墓誌銘

天啓初纂修神宗顯皇帝實錄朝議歛然以謂舊史官京山李公起家隆慶中早入史館四十餘年朝書國故皆能貯之篋笥編諸譜牒且

又老于文學諳識吏事誠非新進少年所可幾及昔馬融三入東觀張華再典史官竝取博聞咸資舊德誠今得專領史局早歲厥事於國史有光焉當國者格其議不果行久之起南京太書寺卿稍遷南京禮部右侍郎陞尚書名曰錄用實不令與史事而公遂以年至移疾致仕天啓六年閏六月卒于家春秋八十公卒之五年而神廟實錄始告成事嗟乎蕉園之削藁久閱人間芸閣之署名未知誰某羣公之金紫已陳作者之墓木將拱顧欲執鉛墨以相稽撫汗

東齊集卷五十一

十二

青而流涕豈不迂哉此吾于李公之葬爲之傍徨三歎而不能自己也公諱維楨字本寧其先豫章人高祖九淵徙楚之京山九淵生珏珏生景瑞景瑞生淑舉進士官至福建左布政公之父也公主而夙惠讀書能記他生之所習年十八舉于鄉二十一上進士第選翰林院庶吉士除編修穆廟實錄成陞修撰在史館與新安許文穆公齊名同館爲之語曰記不得問老許做不得問小李仁聖皇太后修胡良巨馬橋詞臣撰碑進御江陵公獨取公文同館皆側目

焉乙亥內計遂出爲陝西叅議遷提學副使自是浮湛外僚凡三十年始稍遷至南太嘗其閒居艱者再左遷量移者再同時故人多在臺閣公流滯自如終不一通慇懃願蒙子公力得入帝城也凡自翰林出爲外吏者多鄙夷其官不肯習吏事公官于秦晉梁蜀江淮歷叅議副使叅政按察使以至右布政使討虜于邠衍征番于洮岷行河于潁平妖于潮採木于蜀精彊治理不敢以詞垣宿素少自暇豫文人才子不得志于仕宦則往往者聲色縱飲博以耗雄心而

文淵集卷五十一

一三

遣暇日公自讀書而外泊然無所嗜好簾閣據几焚膏秉燭拮据舊聞鑽穴故紙古所謂老而好學者無以逾公也公初在館閣有重名碑版之文炤曜四裔晚僑居白門廣陵間洪裁艷辭既足以沾丐衣被而又能散骸曲隨以屬厭求者之意海內謁文者趨走如市門下士爭招要富人大賈受取其所奉金錢而籍記其目以請公栖毫閤筆次第應之一無倦色也其生平儻儻好士輕財重氣坐客嘗滿干謁請求貧者以爲棄而黠者以爲市其或假竿牘竊名姓恣爲

奸利者窮而來歸遇之反益厚交游猥雜咎譽錯互頗以此受人誣染終不以介意也天性孝友遇其諸弟患難緩急異面而一身其傲弟不見德反較轢之家居懼禍衰晚避地屬有急難未嘗不手援也公之自翰林出也劉御史臺論江陵罪狀數其忌公而逐之江陵敗人或謂公當抗論自白公曰江陵惜我才欲以吏事練我彼未嘗阨我我忍利其死以爲贄乎揚忠烈唱移宮之議權倖交嫉噴有煩言奮筆爲庚申記事人或咻之公曰吾老矣舊待罪末史不惜以

文淵集卷五十一

一四

餘年爲國家別白此事 聖朝不以文字罪人非所患也人知公樂易博達修長者之行不知其所期待持擇如此 今上四年辛未其孤國子生營易詣闕請卹于朝 贈太子少保賜祭葬如令甲十二月葬公于游山之原公娶王氏子三人營易營室營國孫若干人營易既葬公持所撰行述及周吏部士顯之狀謁余而請曰願有述也余以史館後進受知于公公乞休時余在右坊寓書相告曰能援我以進又能相我以退者必子也余是以諾營易之請彙括其事

狀舉其所知者以爲之誌公有大泌山房集及續集若干卷行于世其文章之聲價固以崇重于當代矣後世當有知而論之者銘曰

穆廟戊辰館選聿隆七相蟬連倚嗟數窮煌煌列宿太微紫宮嚙彼抱歎實命不同沙堤道在平津閣空歸然靈光壽考顯融八座引退八十考終挹彼注茲天之報公金聲王色大呂黃鍾銘無愧詞以質幽宮

南京國子監祭酒馮公墓誌銘

公諱夢禎字開之姓馮氏其先高郵人也國初

牧齋集五十二

十五

徙嘉興之秀水以漚麻起富至鉅萬祖父皆不知書憐公少惠試遣就塾暮歸吟諷不輟王母惜膏火呵止之引被障窻疏帷燈至旦其專勤如此隆慶庚午舉於鄉再試不第王父母及母相繼卒家漸圯再喪婦脫身游外家其爲文穿穴解故擺落畦迥含咀菁華匠心獨妙嘗自詭規摹唐瞿二家得其衣鉢萬曆丁丑舉會試第一選翰林院庶吉士海內傳寫其文果以爲唐瞿再出也與同年生宣城沈君典鄞屠長卿以文章意氣相豪縱酒悲歌跌宕俛仰聲華籍甚

亦以此負狂簡聲鄒忠介公抗論江陵拜杖遠戍公獨送之郊外執手慷慨歸仰屋直視面氣墳赤太公流涕曰盍從我而歸乎吾不忍見壯子流血死墀下也公填咽不能答淚血數升請急從太公南歸三年赴闕除翰林院編修癸未分考會試丁父憂又四年丁亥京察以浮躁謫官公在史館人或戒之曰翰林官婉婉靚閒如好弱女子眉下於顧尻高於頂至公卿如傳遽耳公曰我則不能如赤脚婢弓足躡踏行數步便思解去亦欲耐事口噤生癭肺腑槎牙迸出

牧齋集五十二

十六

齒頰我亦無如也江陵歿執政精求史館中觚角斬出能槩牙異同者及其未異也而翦之公坐是謫終以不振公庶嘗假歸師事江羅近溪講性命之學居喪蔬素專精竺墳叅求生死大事紫柏可公以宗乘唱於東南奉手捫衣稱幅巾弟子鉗錘評唱不舍晝夜里居十年蒲團接席漉囊倚戶如道人老衲流連山水品香鬪茗如游閒退士四方學者日進身執經卷朱黃甲乙如兔園老塾師蕭閒淡漠身心安隱超然無意於榮進矣癸巳補廣德州判官量移行人

司副尚寶司丞升南京國子監司業遷右諭德
署南京翰林院再遷右庶子拜南京國子監祭
酒公文章舉望學者以爲高人朗士秀出天外
不可梯接惟誠導和誘掖獎勵諸生橫經挾策
如牆而進如聞鼓鐘如聽誓命自成均教衰橫
舍鞠爲園蔬博士倚席不講公至而方領雲集
夜誦盈耳後先四年文體士氣歛然一變端居
造士間略酬對南曹郎疾其慢已飛章劾公公
笑曰此代西湖移文趣我也遂移病去官太學
生張榜舉幡小教場諸生千餘人會幡下奔走

校書集五十一

十七

訟訴榜獨上疏願冠鐵冠挾銀斧殺身以直公
有詔許留用榜繇是顯名天下而公遂不復出
矣築庵於孤山之麓名其堂曰快雪山雲圍戶
湖水浮堦禪燈丈室清歌洞房海內望之以爲
仙真洞府凡九年而卒卒之日晨嗽粥僦拾箸
于地臂不能舉屈一臂以支枕熟睡至夜分形
神離矣書生朱鷺作放箸歌十章以謂公方寸
湛然人世間功名富貴恩讎毀譽撒手放下不
啻如一箸云爾公爲文章疎朗通脫不以刻錢
求工惟佛乘之文爲愁山諸老所推服有真賞

居士集若干卷其子有俊才不重督課嘗曰古
有神人生數子各取著一深窟中與七日糧頭
身入青冥數子各勇怖奮迅忽到父所過七日
不出死矣我於汝曹亦如此其解脫世相皆此
類也昔者元好問之論士曰氣曰量曰品品之
所在不風岸而峻不表襮而著不名位而重不
者艾而尊天地之美器造化靳固之不輕予人
閱千萬人之衆歷數百年之久乃一二見之嗚
呼如馮公者豈非其人與不然則何以其位不
大齒不尊而風流弘長衣被海內迄於今未艾

校書集五十一

十八

與謝安石之採藥携伎房次律之彈琴奕碁天
下後世胥以王佐歸之豈以用不用爲軒輊與
公固已觀化而去視身後之名亦一著耳而余
之所以論公者如此公卒於萬曆乙巳十月廿
二日享年五十有八子三人驥子鵷雛去邪葬
公於西溪之梅塢公所樂游欲携家地也余與
鵷雛好而驥子之子文昌游於吾門公歿後三
十八年文昌奉其父所述行狀來請銘銘曰
公嘗夢游金膏水碧宛委之山標峯置嶺錯落
周陸朱門雙鰲銖衣委珮旌幢導迎藹藹仙官

上皆平城庭樹擊虜爭瑟珊瑚金床瑤席服御
尚煖封識宛然九秋爲期如屈信臂放箸却還
孤山西溪梅花萬樹清瑤明玕山高水深鳥啼
花落總非人間良嘗舊篆桐柏新銘閱千萬年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贈資善大夫
兵部尚書徐公墓誌銘

公姓徐氏其先處仁以尚書從宋南渡僑居姚
江四傳爲彥明令嘉禾占籍海鹽今爲嘉興海
鹽人也公諱從治字仲華會祖璫祖鼎父應奎
祖父皆贈資善大夫兵部尚書妣皆夫人公之

東齋集五十一

十九

祖病隆冬思食瓜父泣禱於西疇瓜累累臥葉
葉下人呼爲孝瓜徐母黃氏夢金甲神執干舞
中庭寤而生公甫四歲海潮夜溢床榻掀蕩忽
有廚浮床下端坐而免十歲讀袁紹檄豫州文
拍几歎詫塾師問之曰恨不生當其時手誅老
瞞耳萬曆癸卯領鄉薦丁未舉進士知安慶桐
城縣勾稽畝稅平亭獄訟暮年而大治大水浪
過峽山口視其刻石曰宋理宗紹定四年洪水
至此蓋五百年矣乘船破浪軒頓巨浸中相度
捍禦灑沈賑饑全活無算水降按行圩岸築堤

東齋集五十一

二十

八萬七千餘丈晝夜雜作土實石堅水不復爲
害居官彊直不善事御史外計當量移自請改
武學教授轉國子助教遷南京禮部主事至郎
中知山東濟南府屬邑官吏解銀林立堂下公
援筆判牒尾次第舒鴈引去東方多事募百金
之士捐金推食搏力勾卒其後征妖捍萊拳勇
歛集蓋取諸此也舉治郡卓異賜金錫宴升山
東按察司副使分守兗東而白蓮賊之變作公
受命監軍韓刀策馬亂漲河衝黑雨夜半入兗
城賊塞路要遮弗顧也大軍將攻鄒公語大將
楊肇基曰兵法攻城爲下賊精銳聚紀城夏店
踞鄒滕之中吾擊其首尾其中必兩救不如搗
其中堅中堅破則兩城皆瑕矣分一師陽攻鄒
大將從間道疾趨攻嶧賊恇駭焚其營寨奔滕
賊之末勢燔矣我軍圍鄒未下公曰師老矣頓
兵城下無益不如分兵勦滕斷其右臂使不得
相救鄒可立破也乃率三將簡驍勇直搗滕城
賊棄滕退保兩伏山以輕騎躡擊之而逸者勿
追伏山之賊盡矣於是急攻鄒鑿城通道賊泥
首乞降擒賊首徐鴻儒獻捷救脅從四萬六千

有奇觸冒矢石櫛沐暑雨巢車盡鉅鐵夜偵
在行閒六月勞不解甲倦不支枕計殲妖之伐
公功爲多陞布政司右叅政分巡濟南叙功加
右布政使督漕江南會連妖再發東撫王公惟
儉謂非公不能辦賊題留守沂按臣力主撫與
公異議遂請告歸養復中外計量移卽家起薊
州兵備尋加左布政使奴警益急薊撫皆庸人
不可與共事復移病歸里不兩月奴入大安口
陷遵化薊撫伏法而公益見推重辛未起山東
武德道兵備及淮而孔有德叛攻陷濟南六邑

牧齋集五十一

二十一

信道宵征赴監軍之命於萊無何拜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巡撫山東二月朔與萊撫謝公璉同
日受事卽日賊已抵城下自二月四日至於四
月肉薄環攻不舍晝夜礮石星流飛矢雨射城
中蒙頭而炊負戶而汲公意氣自若激厲將士
拊巡夷傷栖止麗譙誓共生死賊舞梯衝攻我
自三面至於八面我伏鎗砲須其上而擊之賊
棄高臺瞰我自一臺至三四臺我縱機火焚其
臺而墮之賊闕地道穴我深可旋馬自一洞至
數十洞潛隱響穿城隅迸塌幾陷者數矣我用

牧齋集五十一

二十二

穴壑與壺焚穢縱火之法薰尸滿窟賊死者無
算公又與總戎楊御蕃遊擊彭有謨選擇死士
懸門突擊後先搏戰殺賊數千人贊畫主事張
國臣奉撫議以出援兵皆畏賊左次主者亦聽
之以爲撫成則萊圍自解姑以援萊爲名耳三
月初國臣遣使爲賊求無公得尚
方劒斬此大奸細乎乃抗疏白其狀曰國臣以
撫爲賊解朝而賊借撫爲緩兵急攻之計國臣
使每一至則賊攻轉急國臣曰我不當縋城出
擊以怒賊也果爾川必使賊任意攻打我拱手
以萊授賊如孫元化斷送登城故事而後可成
國臣之撫乎當孔賊之過青也舊撫臣余大成
擁兵三千追擊甚易元化遺書云賊已就撫兵
不可往東一步以壞撫局大成如其戒而止及
至登城明知張燾兵已順孔賊又使燾領兵出
戰又聽三百餘賊誑言而開門揖盜致登城數
十萬生靈盡作刀頭之鬼今萊城被圍賊視臣
等猶元化也公然爲之解曰吳橋激變有因也
一路封刀不殺也一聞詔使遂止兵不攻也吾
誰欺欺天乎今元化入京已久又得國臣僞報

盈庭集議必以爲一紙賢於十萬援兵絕跡不
來職此故矣臣死當爲厲鬼殺賊斷不敢以撫
之一字而謾至尊淆亂國是遂封疆而戕生
命一誤再誤不可收拾也疏入中朝皆不以爲
然公方重圍困守無以罪也而賊徒益棄疾於
我四月十六日架元化所遺西洋大礮攢擊城
西南隅勢甚厲公方簡閱丁壯指麾出戰左右
請少避之公曰不可語未絕口礮中額額身仆
血管中菜撫馳而撫之絕矣菜人大臨守陴者
皆哭其子同貞等自剄來奔喪扶櫬返葬朝

牧齋集五十一

二二二

廷聞而傷之追贈資善大夫兵部尚書蔭一子
錦衣衛百戶世襲予祭葬賜祠額曰忠烈嗚呼
兵部條上方略固曰菜撫守萊東撫駐青調度
公不入萊可也公不入萊必不死公不死而號
於人曰我奉詔駐青不敢失尺寸雖亡菜不任
受罪也公之意以爲東撫控壓全齊駐青不足
以鎮萊人之心而入萊則可以繫全齊之命委
一身於孤城示全齊之人以必死而劫之以不
得不救是公之居萊者所以救萊也賊盡銳合
圍累旬浹月慮我師之綴其後必不敢解圍退

驅狼豕奔突是公之守萊者所以保全齊也賊
致死於萊力盡不拔勞瘁單乏師老形變解圍
之後以全力賊登賊三鼓氣竭枝梧撐拒不翻
城內應則銜尾宵遁是公之固萊者所以復登
也柳子厚論睢陽之事曰俾其專力於東南去
蒲於西北力保於江淮而功靖乎醜虜以此論
公斯得其大者雖然世知公以死守萊之爲功
而不知其以死拒撫之尤爲功也賊以撫謾登
以撫謾萊且以撫謾中朝而獨不能謾公公死
之後馴至於侮明詔戕命使而萊卒堅守不下

東齋集五十一

二十四

公以死持之也故曰其功在萊登之撫疆吏主
之萊之撫中朝主之公之拒撫非拒賊也而拒
中朝也拒求撫之賊易拒主撫之中朝難以死
拒賊易以必死拒中朝難故曰其功在社稷嗚
呼斯其故難言之矣公爲人孝友廉潔正直忠
厚矜細行勤小物和不徇人介不絕俗蓋質有
其文彬彬名實之君子也爲吏去胥角絀雕琢
有所施設機張鍵閉往往能出人前門軍索餉
圍撫院於遵化公單騎馳入陰部署夷丁標兵
分營四門按兵不動登城而呼曰給二月糧趣

歸守信地否將擊汝衆聲誓如雷薨然而散其
沈幾應變類此而惜其所就之止于此也公歿
時六十有一妻黃氏累封夫人子五人同貞恩
貢生襲錦衣衛西司房理刑副千戶有貞益貞
濟貞復貞俱庠生女一字諱某崇禎七年十二
月二日葬於曹家湖之阡在海鹽縣西三十里
公宰邑考文所取士多以文章風節著周忠介
順昌方御史震孺官諭拱乾其尤也於是同貞
屬官諭件繫事蹟爲行狀而介御史以乞余銘
銘曰

林清集五十一

二十五

獨奴外証王略中否專城失守列郡風靡婪婪
孔賊閒霧反戈月暈重圍雷轟專車援孤虬虬
控絕虎豹誓命沈城碎首飛礮公雖隕節萊完
登復虛危之壁四履如幅遠西畿東朔馬縱橫
金析罷擊和門不扃禡牙樹燾孰非臣子委而
去之如脫敝屣公碎一身以奠全齊使知國邑
重於命軀帝庸勅節峻逼台司逃臣骨驚志
一髮植享祀有嚴鄉夢不假睢陽廟中雒陽城
忠表汗竹烈光羽林斷石幽竈永質古今

南京大理士

事張君墓誌銘

崇禎壬午四月闖賊再圍汴城五閱月不解張
君以南評事里居分守北城傾家以給守者民
皆願爲君死秋盡黃河水大至挾霖雨灌城越
三日賊游騎入之君猶效死不去賊怒揮刀
墮水中其子寧生乘船來援乃得出十月初九
日創甚卒於封丘之寓館享年六十有五十一
月十六日渴葬于城西三里河之新塋寧生避
難南奔持宗伯孟津公之書哭而謁銘於余嗚
呼今天下士氣竭臣節靡逃亡俘虜相視以爲
固然頃者刑襄陷沒持斧之使俛首臣服夾侍

林清集五十一

二十六

而先馬又見告矣當此之時有如張君者唱明
君臣大義技柱於重圍絕地之中洪水浸之而
不驚白刃臨之而不懾使天下士大夫相勗以
致命遂志無委辟之患難無倖生之臣子所以
勸忠孝而勵頑頓者可謂至矣吾將取以爲臣
鵠焉其忍不誌而銘之乎君諱如蘭字子馨其
先山西沁水人也高祖銳弘治中爲開封府推
官因家焉銳生舜臣舜臣生雷雷生尚德尚德
徙睢州君之父也君之姑嫁孫中丞中丞愛君
夙惠俾從其姓補博士弟子員弱冠舉鄉試久

之不第署封丘教諭知同官富平二縣遷南京
大理寺評事章恩請勅命始復張姓君為政
潔廉慈愛疆力者事在同官建重閣以拓虜築
石堤以捍城人至今賴之富平簪筆吏千餘人
囊橐盤下通輕使傾京師君壹切案治相傳勅
莫敢犯逋賦益起咸寧為冢宰依倚逆奄修怨
於舊宰富平公君力持之政聲藉甚僅量移南
評事復坐除名咸寧鰥之也咸寧敗奉詔以原
官起用而君遂不復出家食十五年而終君自
少至老讀書強學朱黃二毫不省去手手鈔經
史別集說家之書至數百卷好法帖古印斷碣
殘章搜訪於崩屋古冢榛莽煨燼之中考點畫
辨款識今之趙明誠吾子行也有亭園在吹臺
繁圃閒與詞人張林宗阮大冲飲酒射獵登高
賦詩極望平蕪歎杜甫高李之不可作蓋君之
為人不獨其孝友忠義凜然大節而惆悵博達
中原豪俠亦未有能先之者嗚呼已矣可勝歎
哉君娶雷氏王氏生三子曰寧生恭生保哥寧
生為國子生以城守有功題敘碣石有志節稱
為君子者也寧生之來也余與之坐而問曰君

牧齋集卷五十一

二十八

所著書及金石錄猶有存乎泣曰皆問諸水濱
矣王孫西亭竹居父子藏書及王損仲之彝鼎
猶存乎曰盡矣問張林宗阮太冲曰林宗盡室
以筏渡筏絀於屋角覆焉太冲漂浮遇大樹入
於其腹槁而死嗚呼中州數百年文物與儒雅
風流一旦俱盡其不獨為君悲而已也銘曰
汴京城闕今再困重圍河伯不仁兮相其淫威
矯矯張君今魯死自持河身可徙兮我心不移
佳城鬱鬱兮大河之湄滄桑陵谷兮刻此銘詩

牧齋集卷五十一

二十八

投齋初學集卷第五十二

墓誌銘三

兵部右侍郎孫公墓誌銘

崇禎十一年十月奴酋犯薊鎮 天子命推擇廷臣有才望者勝樞貳之任于是潼關孫公繇大理寺丞擢兵部右侍郎拜命之日廬兒戍卒靡不戟手相賀甫一月無疾而卒年四十有八十一月之三十日也公之弟必茂奉喪歸秦以次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公于先塋撰次行狀走使四千里屬余志其墓嗚呼今天下最急才

投齋集卷五十二

者有二曰銓事也兵事也公于二者皆有專才皆將試于用矣而不得竟爲可嘆也公舉萬曆丙辰科進士蘇戶禮二部郎擢吏部佐冢宰趙忠毅公澄汰仕路一日而徙諸清郎之淹久者基置銓司北則劉廷諫南則程國祥閩則鄒維璉朝者欽然改觀而小人多所不便比奄以逐趙公未幾公謫去再奉嚴譴除名及公再起長垣爲冢宰小人倚爲窟穴公侃侃舉其職不少假易小人比長垣以計典中公又左遷以去公廉辨彊直人才物論儲峙于胸中有萬曆初名

選郎之遺風再起再謫不得竟其志而銓事亦不可爲矣公居潼關諳識阨塞要害通知其豪傑流賊之起也公以山西司按察司經歷量移南祠部請急里居建議設重鎮以扼關秦賊不出豫賊不入挈餅口而墮之寇可盡也鄉人恤其私以勞師動衆枕之寇自是渡澠池而西莫可禁禦矣假滿還畱都途出柘城歸德遇寇設守皆恃以無恐在歸德也賊潰堤而入數十騎薄城引弓詬罵城中兒懼公曰此欺我無兵也令僮從環射之賊中傷迸散登陴者始有固

投齋集卷五十二

志賊既退人皆謂公知兵可辦賊也賊逼江浦公守石城門參贊范公移咨假公署職方以備非常其倚重如此久之遷南吏部考功司郎中升尚寶司丞轉理丞既任樞貳謂虜懸軍深入我援兵已十三萬當扼險邀擊聚而殲之無藉口老謀持重以成南下之勢晝夜呼憤莫有應者盛氣結轡強陽暴亡竟用是死而人徒知其以勤死而已公之父給諫公以危言讜論不容于朝公少而與聞國論有澄清天下之志雖在郎署小人以黨魁目之逆奄誅謖朝士皆公所

雅故銀瑤過關門者倉皇出餞畱連涕泣奄聞而惡之欲殺公而未果也及朝政更易奄餘黨仍用事公所與同志汲引者賣公以媚長垣久之遂取大位而公猶滯散寮每嘆曰程郎之綸扉不如劉郎之繹綬也吾陸沉于此有餘榮矣公生平連蹇仕宦實以黨論之故此天子知公且大用矣而一昔殲死嗚呼此亦黨人爲之乎抑亦黨人之網所不能盡而天爲之殄瘁乎其尤可悲也已公爲人孝友忠信誠心贊行信于士大夫而與被于孤寡煢獨周恤拯救死生

牧齋集卷五十三

三

急難多人所不知事繼母撫孤稚皆非人情所恒有者公歿而必茂喪之如父撰公行狀別白邪正是非一無所鯁避蓋家庭閒風義如此此亦可以觀公矣公諱必顯字克孝先世自泲之餘姚徙秦數傳居潼關祖諱承光選貢知沔縣父諱振基戶科給事中外轉山東僉事今上覃恩贈奉政大夫改京銜母覃暨前母劉俱封宜人繼母賈封太宜人蓋異數也妻張氏繼妻景氏皆無子以必茂之子士驥爲後一女適朝邑周雯余辱交于公二十餘年戊寅之秋執手

邸舍悲余之蒙難而傷其不能相明也公方駿駭向用若有閔默不自得者徒以余故也其何忍不銘銘曰

太華削成兮潼關屹然是生偉人兮枝柱金天河流奔騰兮衝關却阻展如之人兮排界齟齬是父是子兮兆域相望元氣熊能兮浮薄華陽河水南流兮潼水東迴千秋萬世兮孰塞我悲嘉議大夫南京工部右侍郎葉公墓誌銘萬曆中東林之君子退而講學海內負清名者爭相引重而黨人則深惡其軋已閒執其一二

牧齋集卷五十三

四

瑕疵者以相詆譎指清議爲橫議陰護其所扶謫之人以箝天下之口甲寅乙卯之間其說始大熾葉公官南太僕抗疏開之以謂決裂國論敗壞人心莫此爲甚當是時言者方雄唱雌和引繩批根公眇然孤踪忽發謔議羣驚且恚聚族而攻公公不激不隨端坐而肆應之且累疏乞歸言者卒無以勝公神熹之際東林之與黨論迭相勝負然公之言卒未嘗不勝其故何哉嗚呼公之所以勝者蓋有所以爲公者在也公諱茂才字參之其先世自吳江徙居無錫

高祖諱昌會祖諱茂祖諱謨世有潛德謨生聯
娶許氏而生公公面日清削不苟嘗笑體骨稜
層若出衣表自爲諸生見者已改容異焉舉萬
曆己丑進士選刑部主事念父老改南京工部
權關蕪湖盡革它稅不名一錢胥吏以嘗例爲
請公爲俚語訶之曰勿多言左右排列金剛槿
我不動矣已事上美金數千奏疏曰久旱而得
通故有美金請不爲例且進美非臣志也神
廟嘆嘉賜白金松布以旌異焉改吏部郎中再
請告歸久之起禮部郎中歷陞尚寶司司丞少

牧齋集卷五十二

五

卿南京大理寺丞南京太僕寺少卿始一出家
居十五年矣又七年起大僕寺少卿改太嘗寺
少卿皆不赴陞南京工部右侍郎甫三月請致
仕公仕宦強半在南什九在告布衣蔬食食淡
攻苦有堂三楹不施丹牖安人老矣躬親紡織
青燈白髮榮榮丙夜其肥遯苦節雖小夫稚子
無閒言也富言官與公爲難盛氣爭欲有
加于公問影吹聲描頭畫角已不遺餘力然終
不能毀公之廉以爲貪而訾公之恬以爲躁至
于今衡門如故子姓肅然雖屢操戈向公者

牧齋集卷五十二

六

未嘗不聞其風而感讀其書而思望其室廬而
低徊不能置也嗚呼此吾所謂有所以爲公者
也公生平學問躬行實踐信心爲已感民彝痛
國是是非非如風檣弦矢觸而必發豈有意
與黨人爭勝負哉天啓中閹禍將作急流勇退
優游終老高忠憲之殉難也慷慨急難以免其
子緹騎遂卒交跡於道不少鯁避人始知公非
以智免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又曰仁者必有
勇其公之謂與公卒於崇禎二年六月十七日
享年七十有二安人華氏卒於天啓四年二月
二十六日享年六十有八公性篤孝自營生墾
於江陰馬鎮先人之穴左沒後之五年十月與
安人合葬焉安人生子繼武九歲而殤生一女
嫁秦雷震側室胡氏生二女嫁孫耘禾薛憲伯
公之卒也其嗣子繼斌光輔得請賜祭葬乃
屬職方華君允誠爲狀而謁銘於余華君學行
卓然稱爲公後進者也其狀公爲信銘曰
居官三十年泊然儒素閱世七十年渾然赤子
夫人不言直哉如矢角巾東歸虛堂隱几顚然
真氣沒而不死我銘詩用勵頑鄙

山東兗州府滕縣知縣 特贈太僕寺少

卿姬公墓誌銘

天啓二年五月白蓮賊陷滕縣知縣事姬公死之九月賊平公之父收屍反葬蓋六月而後殮撫臣趙彥上其事 詔贈太僕寺少卿有司立祠春秋祭祀給其父母誥命陰一子入監四年二月歸葬于州西郭之北後十四年崇禎戊寅任子琨官刑部河南司主事奉 上憲宗朝詔令所司覆奏簡牘及黃諭德景昉所撰行狀謁謙益于請室而請誌其墓謹按公諱文胤字士昌

牧齋集五十二

七

西安府華州人也生于萬曆壬午之三月癸卯以春秋舉于鄉六上春官乃以祿養謁選年四十有二其淮勝壬戌四月下旬也奔走參謁未遑視事居三日而難作當是時滕民什九從賊公徒步叫號從兵登陴不滿三百人比賊至才數十人耳問民何以從賊則曰禍繇董二董二者延綬巡撫某之子也公登城呼賊而告之曰若等皆吾民以董二故鋌而走賊吾執董二窮治其罪以伸若冤而赦若等復為良民其可乎公長身赤面鬚髯奮張兩門牙如施丹腹乘墻

牧齋集五十二

八

大呼聲殷殷動樓櫓賊望見以為神人謹呼羅拜俄而箭發于西隅二賊斃焉視之則延綬沙柳簪也賊憤盈肉薄而上遂不可禦五月之十八日也公緋衣坐堂上嚼齒罵賊賊前搏公裂其冠裳以銀鎗鎖之公大罵胡不速殺我賊顧不忍越三日不食賊勸之食不可勸之去又不為詩八章書于屋壁以縣印遺狀付門子魏顯昭僅守務北向再拜自縊而死二十一日之夕也顯昭乞棺于賊不許乞布裹屍許之遂瘞于官署之池側公父所從收公屍也賊考掠顯昭索印顯昭以印于父國臣以遺狀于妻之父高登士及守務反而罵賊死之 詔卹公也并錄顯昭守務復其家而董二者城陷遁去其後卒以賄免嗚呼公以視事三日之官守巷無居人之邑率數十子遺之民抗數萬方張之寇城之未陷也可以去而弗去賊之勸行也可以走而弗走絕百可倖生之塗而定一死無復之計用以明示天下後世無破城不死之縣令無陷賊不死之臣子公之自處審矣致命遂志忠也無忝所生孝也明恥教戰仁也是公之三

節也 秦廟之詔亦有三善焉旌不踰時也功
不濫敘也卹不下逮也終天啓之世蓮妖滅蜀
寇平而奴孽不內躡者復膝之實足以勸也若
董二之侯罰則有司之過也余故牽連書之無
使其求名不得焉爾公世爲華州人曾祖諱仲
祖諱夏皆有隱德父諱錄增廣生員倜儻負大
節有聲關中先後娶四婦生五男子三女子與
公皆異母而同仁均愛家門無閒人以爲難公
妻杜氏生三子長琨次堤次璟琨服官廉辦慷
慨厲節能繼公之志者也銘曰

牧齋集卷五十二

九

公逾弱冠兮初歌鹿鳴夢一偉人兮緋袍面頰
口余同姓兮周之宗盟要公汴橋兮前期却迎
公之之膝兮汴冰砭砭瞻彼李路兮廟貌孔明
高冠佩劍兮儼如平生迴車伏軾兮流涕怔營
會未信宿兮寇盜搶攘食焉不辟兮死而結纓
天畀完節兮如射雉正季冬贈夢兮叶彼大貞
匪妖匪噩兮受命穆清天門誅蕩兮乘風上征
扈從 先皇兮雷車霓旌蚩尤前驅兮玄武後
行骸奴盪寇兮汛掃櫓槍報命 帝所兮旌旄
央央河渭抱紫兮太華削成高墳歸然兮配此

令名忠臣孝子兮請視斯銘

文林郎陝西道監察御史李君墓誌銘

宗禎初謙益以與枚卜被訐 天子下法司雜
治法司覆驗漸闡成案再三考讞具如前狀條
奏以聞計者慚且恚遂并攻法司其勢張甚於
是陝西道監察御史李君上言謙益無罪所司
爲國家執法不肯傳致反受誣詆讒夫高張欲
以一手障天無人臣禮反覆數千言其言直其
指平夫已氏抵調放恣亦口噤無以答君疏出
而國論益大定嗟乎國論亦何嘗之有然而有

牧齋集卷五十二

十

可恃者恃夫子我者之必爲君子而阮我者之
必爲小人也夫已之賢不肖不可知而人之爲
君子小人如黑白之不可假以不可知之賢不
肖而取徵于不可假之君子小人則是非邪正
不待後世而已明矣若李君者吾所謂君子而
可徵者也君諱柄字汝謙曾祖諱英祖諱滿父
諱承式嘉靖丙辰進士歷官福建左布政自大
同徙家江都遂占籍焉生子九人舉進士者三
舉鄉書者一其長子遼東巡撫兵部侍郎諱植
而君其第四子也舉天啓壬戌進士選中書舍

人秩滿選授御史奉命巡視廠庫查刷光祿巡按浙江雲南卒於官君鄉舉二十餘年中舍六年廉靖閑止有大人長德之目及爲御史所至益著聲績廠庫之役巡視者多所連染商人獨交口頌君上爲歎異焉荆西海塘壞親乘小艦掀舞洪濤颶風中估計工作省費十餘萬塘成陞俸一級雲南加派羨糧不報大農者數萬君下車一切聲華普齒爲心折焉乃飛檄曉諭禍福禽俛首就撫此君之歷官其大事可記者也君家世居雲中布政公在職方議復采顏

牧齋集卷五十二

十一

三衛而巡撫公請復舊遼陽皆國家大計不幸中格方奴挿交警君論戰撫機宜糾劾宣大將帥旬月間條議數上且言臣父兄生長塞上習知邊事灼見利害故敢爲明主別白言之蓋君自爲諸生則已講求兵農鹽鐵曉暢經國之務其建白邊事意欲求以自試卒父兄未竟之業而止于優詔報聞而已此君之有大志而未遂者也最君之生平其家居也父黨稱其孝鄉里稱其修交友稱其信其服官也天子知其廉朝廷推其能臺省服其平其卒官而歸也滇

民道祭過車而昔曾亦撫膺慟哭其誠信于蠻夷如此其他可知也嗚呼君之爲君子也斯可謂信而有徵矣其在言路未嘗苛求一人未嘗毛舉一事其於余又非有部黨之誼雅故之好而慨然公正發憤千載而下讀君之奏疏知君之爲君子而因以知君之所彈治者爲小人以余之不肖亦或有追而惜之者豈非厚幸哉今君之子以余之獲援于君以謂非君之所鄙夷也俾志其墓余方恃君以徵于後而君之子顧欲恃予以徵君則又豈不過哉君卒于崇禎五

牧齋集卷五十二

十二

年十月十九日年六十有九妻高氏孝敬慈祥相其夫爲清白吏稱女師焉卒于崇禎四年十月年六十有九子六人元素元介皆國子生次元聘元瑞元觀元翰女三人某年某月合葬于白陽山之新阡銘曰

水則有坊帛則有幅凡今之人云胡不淑倚嗟李君東修自牧有物有恒式金式玉國有煩言浮石沉木障彼狂瀾奮我簡牘夫人不言百世所矚悠悠青史我以君卜

吏科給事中贈太常寺少卿侯君墓誌銘

大啓七年正月史料給事中嘉定侯君卒于家
十五十有九明年其子南京兵部武選司主事
哨會奏疏曰臣之先臣震賜以狂直得罪先朝
幸遇陛下卽位復官諫垣而先臣已不待矣
先臣獨忤權倖持忠入地得此死事諸臣共沐
霽恩死且不朽於是天子褒君素著忠謹特
贈太常寺少卿又二年將葬哨會次君之生平
爲狀泣而請于余曰願有述也余與君同年進
士同事 憲廟後先同被譴逐其知君爲深鳴
吁黨論之相持也自萬曆之末蘊崇沸騰以迄

牧齋集卷十三

十三

天啓元二之間君居恒惄然心憂謂其禍與國
家相終始誓欲以其身爲楮柱旣入諫垣論三
案論經撫以謂當斬除葛藤別白功罪其言明
白正大舉朝避之亡何而事益難言矣當國論
之殷也士大夫堅壘不相下若鼠之闕于穴也
久之羣小知公論不可勝折而入于中官阿姆
若鼠之伏於社而食於角也言者或不知知者
又或不言而君獨早知而極言之客氏之再入
也君請收回成命以勾結奸閹傾危椒寢爲言
奉 嚴旨切責其後一疏糾劾四輔暴白逆奄

殺舊司禮王安事尤切忠諫而君又抗章
再上得罪然後已當是時逆閹猶未熾君先事
察其機牙摘發其所與鈞連者君去三載而禍
大作刊章尋棘糜爛朝野君以病且死愷而獲
免 今天子慎惜名器獨於君贈卹不少各其
亦曲突徙薪之忠有鑒於 聖心矣乎君雖死
矣誠哉君之少也從其母育於外氏稍長侍其
祖宦游漸黃湖湘間暴露跋涉良苦故雖生長
世家無執袴子弟之容君之祖父皆倜儻好施
不事生產相繼捐館舍而君久困公車送往事

牧齋集卷十三

十四

居衣食百須經營晁勉備所不堪君之更事練
智疆力忍詢亦賴此也釋進士褐爲行人馳驅
楚粵數萬里單車匹馬不擾衛傳曰此亦使職
也爲給事中巡視皇城暨巡青多與內侍錫譙
所執奏多寢閣不下閑居休沐輒討論軍國大
計或語及人才國恤則慨然如不終日蓋君之
大志欲以虛公正直爲國家塞朋黨之議救清
流之禍其稍閒則修復歲輔水田及吳淞水利
講求數百年利病以康天下而遭時齟齬萬不
一試徒以諫官自見而已君孝性篤至其父深

念之至焉詩以示子孫其為人質厚沉深不苟
嘗笑與人交能為人盡賓筵客座談讌款洽聞
人死喪急難之故必為之側席而坐嗟咨嘆息
坐客皆為不惟君之為勞人志士連蹇坎軻其
骨相或亦應此而君子知其必有後也君諱震
賜字得一祖諱某福建布政使司右叅政父諱
某明經歲貢贈吏科給事中母陳氏封太孺人
妻龔氏廣東布政錫爵之女生三子長峒會也
次曰岷會岐會岷會早死而岐會猶未仕人皆
以為國士女四人崇禎四年十二月葬於圓海

墓誌集卷五十一

十五

沙之祖瑩君父附祖葬于穆而君葬於次昭不
敢與穆齒禮也銘曰

君嘗涉風桅傾軼覆轡呼掀帆指血滲漉長年
賴君以脫魚腹及乎登朝波濤粘天刺蛟驅鱗
冒沒九淵事雖不克能以身旋翹君之生蹇始
坎終死遇渙恩天晶日融吁其悲矣銘此幽宮

直隸河閒府儒學訓導劉君墓誌銘

崇禎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奴兵陷吳橋訓導
劉君廷訓死之其子肅成以其喪歸葬奉其叔
吏部郎中廷諫所撰行狀再拜稽顙屬先友武

進憚厥初寓嘗三千里謁銘於余謹按君字式
伯順天府通州人也祖諱鈞不仕父諱某某贈
刑部主事母王氏贈安人以歲貢謁選得官奴
之掠畿南也縣令謀棄城走君要止之率眾以
守凡三月奴偏軍嘗我輒引去已而盡銳力攻
令絕城遁去君入學舍麾其妾趣去我將止死
屬其稚孫於所善僧隆貴介而趨南城誓守者
曰守死逃亦死曷若守死為滿城忠義鬼乎守
者噉然而哭曰願為公死守三日夜城三隅擾
亂獨南城晏然奴肉薄而登如牆引射矢注衣

墓誌集卷五十二

十六

甲血朱殷穴胸而出濡縷屬于屨君猶強自力
東胸拒戰連中六矢乃仆踰月其子發棺更斂
面如生須髯奕奕奮舉喪之歸也諸生及閭左
數百家道哭過車兒僮傭保皆剪紙買漿以奠
君兄弟博文繕行自相師友吏部僞偽為世名
臣君老於明經亦卒用殉節顯吏部稱君讀書
盤山諸生以其間藉草坐語君吾伊自如口吻
喃喃如夢寐諸生故叫喚大聲屬其耳若弗聞也
與人交無貴賤賢愚少長處之油油然好談人
善盱衡抵掌噱唾噴溢頤頰否則瞪目顧視一

言錯誤面赤墳起歸自刻責慚其人者累日遡
君之生平樂易樸誠謹畏人也其臨大節侗儻
自力如此君之歿也享年六十有五娶唐氏繼
室以張氏王氏子爾成郡諸生孫二人曰坦增
增卽所屬僧者也未知其存否於是君之子葬
君也渴人謂宜需 國家之愍綸以庀大葬而
不克待也嗚呼古之人主于其臣之死事也得
其尸而祔之道而哭之引而親推之或吊其妻
或養其子可謂備禮矣士以死國爲市君以死
士爲餌士之自待與夫君之待士也不已薄乎

北齊書

十七

君守師儒之官無民社之寄致命遂志自辦一
死而已向令回翔身後糜爛七尺以博半通之
綸此所謂左手據圖右手刎其頸者也而謂君
爲之手以學官死以士禮葬傳不資船舉寔不
費錢物於其致身之初志庶可以無憾君之自
待與國家之待君殆可謂兩得矣君之子其知
之矣余既爲之誌於其銘也變而爲招魂之辭
以哀之曰

胡塵壓兮城堞墜 祥靈車兮聲殷雷 綸中鎧兮
縫衣甲 流矢攢兮殪兵接 矢洞胸兮鐵貫腸 膏

塗福兮血漬裳 登空同兮縹我馬 雲冥冥兮絕
轡之野 竟不歸兮 威靈怒撫箕尾兮 鳴河鼓幽
都虛莫兮 竟歸來 蚩尤誓兮 玄武旗 蔑東腰兮
華裏屍 辱軒直 蓋今非我 須夫人兮 自有美子
孫何爲兮 獨愁余 梁山隋兮 潞沙紆 長終古兮
安汝居

陝西延安府延長縣知縣郝府君墓誌銘
崇禎丁丑新城張果中訪余請室爲我稱郝君
萬曰君萬之父爲延長令處流賊巢穴中賊營
蔓延數百里上覆飛鳥延長公之官君萬帕首

北齊書

十八

袴褶負弓矢前驅以鞭梢扣壘門大呼曰我霸
州舉子郝傑也從父之官過而假道于若若許
我幸甚不然則我無以見我父請先死于此以
頭血濺虎落矣賊會壯其言許之君萬顧旁賊
曰我馬痛矣趣秣我馬又曰饑甚趣飯飯我賊
爲進酒食飲啗如流食已軒睡鼻息撼壁壘已
而公至羣賊猙獰髮植公端坐使輿中平視指
揮騎從伍伯如也賊益異之相與傳遂之他壘
過數壘賊會有介馬而馳者君萬躍馬及之賊
笑曰能騎是乎卽以與公君萬躍上賊馬挾已

馬而馳所過賊壘見所乘馬皆辟易辟道莫敢
誰何矣君萬出入賊中熟識會長部落具知其
常壘行陣堅瑕虛實賊環攻延長不勝諜知設
守者假道舉子也遂逡巡引去果中奇士也余
心識其言明年戊寅余出獄君萬過邸舍余爲
道果中云云君萬曰主臣有之非傑之能也吾
父之之官也貴千金之產以行單車叱馭烈日
就道父既以身許國矣傑敢愛死乎孤城斗大
墟落無人烟賊設長圍困我微吾父忠誠感激
父老子弟效死弗去傑能伸兩臂捍賊乎圍既

牧齋集卷五十二

十九

解冒雨循城墜而折脇移病歸數月城遂陷延
人至今尸祝吾父也傑何庸之有余嘆曰有是
父斯有是子果中之言徵矣公家居六年脇病
瘕劇今年七月二十四日年五十九卒于家君
萬將奔喪卜葬撰次事狀屬其友楊主事希孔
拜而謁銘于余按狀公諱鴻猷字勳甫先世自
秦徙霸州父諱智輕財好施以能成其志事繼
母如母撫兄之遺孤女如已女鄉之稱孝友者
歸焉娶于王生四子俊傑位佺俊皆早世傑
則君萬舉丁丑進士今官太嘗寺博士公器資

傑出少讀左國班馬南華鴻烈之書作爲制義
感發泉流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年三十
登賢書晚而與君萬偕入鏤院君萬既登第課
其孫惟訥日移漏卮方晚毫厘思公已落筆盡
數紙撫而嘆曰聖子遂先我著鞭阿婆雖老大
猶堪壓倒三少少年也其側儻堅強老而自負
如此銘曰

幽都北極野惟崆峒角立精悍是生俊雄賊避
單車民保窮髮風施廊延氣厲教碣勤官屯膏
死事實冥哲人乘其孝子見星海抱岳迴戴斗

牧齋集卷五十二

二十

之下我銘幽寯與此終古

齊孝廉墓誌銘

齊君諱國璽字符卿其先自漢平敬侯受居高
陽會祖諱能贈徵仕郎祖諱敬才四川都司斷
事贈承德郎父諱養蒙文華殿中書舍人擢戶
部江西司主事母許氏封安人君少有夙惠弱
不好弄孫仲子楚惟以尚書教授爲大師楚惟
者吾師高陽公之子而齊君之姑之夫也君負
笈從楚惟游括羽鏃礪益宏肆于文詞今元輔
綿竹公從其兄游高陽之門與之馳騁上下

不少退次而同縣李文敏公在史館亟以英妙目君年三十得惡疾臥蓐三年與疾試京兆輒得雋明年試禮部疾甚不能自力乃罷歸未幾而卒崇禎元年之三月也年三十有四妻韓氏兩浙運使作楫之女生二子煜與煌也既葬之十年煜已為諸生有聲以其姻家蔣戶部範化所著狀謁銘于余狀稱君內行淳至奔其祖之喪四百里見星而行不言不食撫棺慟哭絕而復甦家本素封與朋友交補衣蔬食如後門寒素蓋士之孝友壹行懷仁蘊義者也而以一舉

牧齋集五十二

二十一

子病天豈不悲哉嗚呼高陽之門海內之雄俊集焉余犬馬之齒長故第畜楚惟而文敏綿竹皆以一飯先予而君又為楚惟之弟子蓋高陽之門長則選余而少則推君也十餘年以來文敏以故相為先朝舊臣綿竹新在日月之際而君已前死余則幽憂窮處祈死而不死蓋少而不遇者莫如君而老而不遇者莫如余也今吾師歸然若魯靈光楚惟兄弟鄂拊競爽余乃執筆志君之墓覲然供文字之役不已惡乎豈吾師之門固亦如許商之

四科鄭玄之薄官闕

而君之子不以我為老耄而舍我乎抑亦君之札瘥天折為天所奇左非世之卓犖偏人固不足以求其幽而抒其憤乎不然則或者君賦命之窮及其枯骨墓中之片石猶不獲微惠于演綸畫詔者以耀泉壤而固以屬余也斯其可悲也已銘曰

此子也才余為之銘可以不死有子而孝謁余為銘斯為有子高河湯湯佳城儼儼有光如虹長映箕尾

博野王秀才墓誌銘

牧齋集五十二

二十一

秀才王姓不知其名博野人王教官之第三子也娶吾師高陽公側室之女崇禎戊寅吾師園門死虜秀才亦死焉高陽公之長子銓以高苑令奔喪歸湯葬以俟天子之恩命哀其妹之早寡懂而不死也屬余志其大之葬銓之言曰秀才之世父諱興與先君同舉于鄉吾弟舍之岳翁也秀才又娶吾妹兩家蓋世為婚姻其為人俊俊退讓攻苦力學不以家門炫耀鄉里生于萬曆戊午死時年二十有一數生子而殤遂無後吾妹莞莞寡婦秀才之介弟磨牙相吞噬

賴上官保全之耳得吾子之一言以葬其夫未
亡人實藉鎮撫焉子其無辭嗚呼志其墓不知
其人敘其人不知其名古未有也雖然吾師之
子孫接踵而死虜者河岳其相而鍾呂其音皆
雄駿奇偉人也秀才為吾師之壻相與棹鞅詞
場頡頏下上知其器資倣儻非庸庸佼佼者也
吾師之闔門乘城而死轉戰而死中惘襁褓而
死靡不裹創飲血握拳裂眦秀才之死我知其
非望風逃遁引頸而就刃者也秀才死矣進而
陪吾師之後乘登頓九天迴翔帝所退而與諸

牧齋集卷五十二

二十三

子相從英薨瀨氣乘雷載雲匿薄宇宙之間秀
才雖死猶不死也余老且衰矣槁項黃馘視息
田閒使吾師含飲之事慙卹之典僅託于殿師
之風沙驟乘之同子不能扣閣詣闕以片言自
效于師門余之生曾不若秀才之死也已徇銓
之請為之志以慰其妹之思而又作招魂之詞
以詔其哀銘曰

天門閉兮九坑瘡黑水沸兮白溝斷甲耀日兮
城壓雲虜肉薄兮士爭先隳斗極兮裂天鼓列
星從兮隕如雨戈搏喉兮矢穴腸膏生燐兮骨

負霜結余冠兮整余帶須龍輶兮雲之際從公
子兮挾鬼雄怒風悲兮嘯雨靈冤歸徠兮反故
居祝背招兮婦為尸青春謝兮白日短蘭膏明
兮長夜遲祀國殤兮陳浩倡靈娛樂兮聽歌詩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二

牧齋集卷五十二

二十四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三

墓誌銘四

山東青登萊海防督餉布政使司右叅政
贈太僕寺卿譚公墓誌銘

天啓元年登萊闕監軍道譚公以才望推用公
至則西兵闕於登淮兵謀於萊和門晝扁邑屋
洵駭公責鎮臣沈有容曰撫方杜門謝事而鎮
縱兵譁撫撫之禍不可知鎮則何以自解手有
容懼乃傳箭禁戢捕獲其戎首衆少定公曰登
城斗大聚卒四萬月費一萬五千餘金軍無見

牧齋集五十三

糧需呼閉作即少定亦隔日瘡耳欲保登萊非
散兵不可乃建議請於朝曰登萊海淺多礁石
舟難載騎奴必不渡亦不能渡擊奴此地斷無
用此兵斷不能養此兵登萊之民亦斷不能與
江淮之兵相安於無事方今遼事敗壞召募金
錢俱投滄海不得獨爲江淮惜募金倘變生不
測更大費金錢以收拾登萊惜費而費滋多悔
無及矣乃以出海無期踐更抽替未一月客兵
去者過半登萊之民帖然而兵不知一板也
自奴酋發難建

以用海爲名而坐請益兵獨公之論能如此島
帥毛文龍自詭能搗巢制虜多誠遼人首以當
虜或毒遼人之舌購譯者指爲奴俘公廉得之
繫之密室與飲食旬日舌藥甦能自言被俘狀
覈實而縱之海外俘級日侈交關逆奄魏忠賢
張大其事覬覦封爵公堅持之弗與勘覆島帥
益驕構內旨得舉刺文吏造蜚語中管餉同知
翟棟緹騎突至械翟於公座公歎曰以我故累
廉吏而不能救何以生爲憤懣不食嘔血數升
頓致羸疾亡何遂不起嗟乎用海以扼奴用島

牧齋集五十三

以掣奴疆場之虛名也糜物力以奉驕卒竭功
賞以易僞俘國家之實禍也世之謀國者以虛
名則相蒙而不疑以實禍則相沿而不悔如公
之蚤見梗立卓然而不回者幾人哉公沒五年
而島帥以矯僞被僇迄於今二十年登萊之舟
師未聞以一葦涉海公之言至是而大驗然而
公之死者已不可復作而遼事終不可爲矣嗚
呼其可歎也已公諱昌言字聖俞萬曆甲午舉
鄉試第一辛丑舉進士知蘇州嘗熟縣改徽州
婺源縣外艱服闋補真定樂城縣陞南京兵部

職方司主事轉車駕司員外陞郎中內艱服闋入爲兵部車駕司郎中出爲福建提學參議以山東布政司右叅政爲青登萊海防督餉監軍天啓五年三月十四日卒於官年五十有五今上御極其子貞默貞和相繼陳請上念公以死勤事追贈太僕寺卿賜祭葬蔭一子蓋異數也公三爲令計口食俸齋廚蕭然摘奸伏養小弱省供億裁贖緩清明惠和所在治理膏熟五年編徭有不承者出片紙與之曰若果無田無貲不應役者以此紙自榜於區中吾不汝禁

牧齋集卷五十三

三

也皆逡巡首服而去婺源有爭山之訟鬪殺不解公封山著禁有鑿石鎔灰者罰無赦而兩家之訟息開江灣金竺嶺以避芙蓉五嶺之險蒸徒謳歌呼爲譚公嶺樂城荒禠民逋盜發公給買官牛躬督墾闢鑿井灌溉履畝耨穫流亡復歸盜賊衰止樂驛支八省公杖柱勢要爬搔假冒中貴人進御沿途騷抵樂戒儆從曰勿犯此疆項令也在南兵部不以閒曹少自假易在北駕部抗論四路出師必敗聞者咸竊頌既而皆服督閩學甲乙殿最凜如神明不私書事

竣以尺疏侑原函歸之閩人謠曰來一封去兩封以爲不信視郵筒公之爲吏清素方梗獨立行意茂著風績皆此類也性沈毅能剴割大事糾紛變故應手立斷機張理解非凡所知南中驟更錢法日中罷市蜂擁衢路丁司空道遇之停車下揖衆益洶洶薄暮公勅職方邏卒持白梃列炬而出縛首惡數人傳呼與大杖一瞬而散無敢顧視者福藩之國詔需馬快船五百艘船尚艤通灣待其歸修船復住水涸冰堅必不能赴而來春之國之期將復以王舟不具爲

牧齋集卷五十三

四

詞且有後命司馬仰屋咄咄計無所出公建議急檄止通灣船勿動遣官就彼修船計往返工費略足相當旬月而報完舟楫已具則之國無愆期之慮矣司馬如其言事遂竣藩封大典舉朝舌敝心嘔僅而得之者微公建議其不以遷延藉口者幾希公之功與伏蒲廷諍者並矣灘令與遼將相構令謬以遼兵叛聞東撫倉皇上疏檄登兵會勦登營多遼人偶語藉藉公大言曰遼將吾將遼民吾民也誰敢言發兵者卽入營握遼鎮李性忠手令飛箭諭灘營趣遣三騎

往將士皆感泣聽命東撫蒙幾激大變賴公一言而定島帥索餉二十萬詔令汰登兵那其餉以給發公曰餉可卒那兵可卒汰乎此窘我也兵之汰久矣餉無庸那也一月內足那餉之數而登無汰兵之援公在登以精勤策應援以恩信結將士散江淮為集之師輯遼左驚伏之衆數定禍亂不動聲氣始終以東江進兵為厲局直斥島帥為登寇不惜身試其毒而島帥亦嚴憚公逆自引避登人謂無公必無登萊信也公為人疏通樂易樸誠簡愴與人語傾倒輸

世宗憲皇帝御筆

五

寫咳唾時拂人願頗端居深念焚香讀書其中湛如也通籍二十五年先世薄田敝廬一無所增益朝鮮李倬弒其主介島帥携重賂以請於朝故事使舟從登上公斥而拒之乃迂道縣天津卒之日床頭文籍封識宛然箱篋空虛不加鎖鐫舍歛時如道旁僧舍士庶縱觀街號巷哭靡不噴噴稱真廉吏也譚之先出於山陰永樂間徙嘉興會祖諱起鳳祖諱可賢太學生選授通判父諱守範贈福建提學叅議娶嚴氏封淑人齋莊淑順具有儀法佐公以廉辨起家後公

八年卒生子六人貞默進士工部虞衡司主事貞和貢生以蔭入太學貞易庠生貞良以五經中崇禎壬午鄉試貞碩中天啓辛酉鄉試貞紘庠生女三人孫男十六人女十二人葬於白亭都一陽圩之新阡旋淑人附焉葬之後十八年貞默謁余請銘公令嘗熟時余為書生揖余而語曰吳中士大夫田連阡陌受請寄遊縣役貽累閭里身歿而子孫為流傭者多矣君他日必自表異以風厲流俗余嘗過公之里訪問其素風然後知公之所以勗余者蓋信而有徵也貞

世宗憲皇帝御筆

六

默凝然負經世之器吾畏友也銘何敢辭銘曰公才有餘其志則窒拮据棘手酸辛嘔血公文甚富而家則貧冰稜玉尺稱其為人士歸赤誠吏絕瑕謫真氣瀟洞歸返大宅書策納棺帝命不假掩詩於幽以告來者

湖廣提刑按察司副使許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成器字道甫許之族出於高陽唐亡遠孫儒自雍入江南儒孫規羈旅宣歙閒遯家宣州語在王介甫許氏世譜祖萬相知巫山縣父某舉進士河南按察司副使母某氏君年十四

河南公守職方閱視寧夏屬君居守邸舍君孀
棲被宿於周盛邊帥夜囊金扣門君呼盧兒列
炬火闔門而叱之曰趣負去不去將繫汝河南
公歎曰兒他日亦廉吏也河南公沒哀毀幾滅
性終喪舉應天鄉試數試春官不第署嘗熟縣
教諭君爲諸生從寧國守盱江羅公講學尊其
所聞以教邑之子弟振衣升堂頌禮雖肅孝秀
競勸梗楚廢弛任滿遷翰林院孔目乙科官遷
除多州郡冗長而君自孔目陞司務歷戶部都
察院吏部陞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歷車駕司郎

教書集五十三

七

中皆通班要地世所以待射策甲科者也少宰
楊端潔公署吏部楊方嚴四司官候門不得見
每獨召許司廳與語楊卒時惟兩蒼頭守舍君
庀治喪事殫竭誠信太宰富平公歎息以楊爲
知人在車駕值福藩之國舟楫銜尾烝徒宿戒
藩封不得藉口改延君之勞也陞湖廣副使備
兵辰沅拮据以詰戎備爬搔以給軍餽清嚴以
御土司恩信以結蠻峒鎮草諸苗以維處剽掠
聞君禽而難之歸逋逃正疆理而蠻荆帖服平
徧四衛以孤懸偏戎索君關而除之立管哨絕

教書集五十三

八

鶴導而滇楚通道辰州守瞿君汝稷有治蠻書
極陳勦苗生事之害君奉爲律令五開土司讎
殺日聞布威信曉禍福咸搖尾聽命本君善用
瞿所著書得制馭之法也在沅三年以年至乞
致仕五谿之民皆歌思立祠歸而爲德于鄉存
問故舊收卹貧癯角巾布衣契闊談讌又三年
而考終鄉之人以爲孝友淳備名行修立稱其
爲鄉先生也羣請祀之於學官君以萬曆丁巳
十二月廿五日卒年七十有二妻胡氏繼妻汪
氏子四人士恒士恂士銓士愉皆爲諸生某年

銘曰

忠信篤敬可行蠻貊臯比蜚聲榮發載德大冠

將將裴永抑抑彼都人士眎此斯石

扶溝縣知縣贈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左

府君墓誌銘

君諱史字子箴西安府耀州人也曾祖諱進封大理寺評事祖諱倫贈奉德郎父諱思明知永城縣陞趙州知州趙州起家乙科君起明經後先爲令中州皆以廉惠顯聞沒而其民祀之君初除光州訓導樞丞升堂頌禮甚嚴計口食俸與弟子員共之橫經講德歲時鄉射彬彬如也署遂平固始皆有異政遷知扶溝縣三月而政

扶溝縣志

九

成五月而以官卒君之蒞扶溝也朝國人而告之曰縣多奸猾積爲民患令具有主名嚴將不治前事風告不改卽收捕致法如扣囊底耳縣中傳相悚懼莫敢相試奸民把持掾吏短長告許抵罪遂長子孫爲吏舞文作奸通行爲囊橐君鎖吏舍門盡逐去擇小史謹愼者補吏延它邑老獄吏教習律令踰月漸次通曉手定爰書吏俛首繕寫有解如壁巨石莫敢仰視它吏如木偶植立堂下舒鴈相望竟日不知令案何事斷何獄也民多鬪殺盜賊充斥因固垣漏君講

習鄉約用古教化民有壹行表異雖華門圭竇

月三往拜焉立重囚于庭吏披記籍數其罪狀

以次受掠血肉狼籍觀者咋舌汗下兩市月獄

訟衰止人有悛心矣縣故多盜平沙百里秫田

彌望盜行劫輒鳥獸散莫可誰何君設法購斬

盜發某保切某家保正保副督鄉兵往捕置二

驛馬尅時報縣縣發馬兵八人分四路偵賊去

所發兵十六人再發二十四人亦分四路要遮

鈎擊賊向何路逸去則偵者以報收案所去路

兵罰無赦盜賊最桀黠者用子時發不能過午

扶溝縣志

十

時卽得彌月盜無留跡矣縣西北地庫下水潦聚焉河溢則助河爲患君行視商度疏決壅積淺者堰之深者堦之腴者稻窪者漁淖者竊家各占業人爲勸課縣北竟鄆陵尉氏地勢尤下三縣民互相穿穴或竊塞張單口惠民河則河溢如烝又或盜決秦家崗三十六陂則水決如雷君躬自相度止舍離鄉亭總計三縣病利作均水約束刻石水畔三縣共守之援遼兵取道中州所部畏其擾也檄君駐襄城鎮之君遣人入楚籍記其將領部曲某兵前驅某兵後拒車

馬易牧各有成數乃按籍定約飭次舍庀飯糧時器用供給資糧扉屨斤俛鈴析軍聲肅然援兵所至如歸自襄城歷彰衛出磁州居人按堵市不改肆入邯鄲境卽脫巾大譟曰何不如左知縣好逆我大掠潰去首將自刎遠近嘆服以謂君有文武大略能當幾馭變者也君視事決月政聲籍甚旁近邑爭訟不決皆願得左君按治死且無恨黠者僞稱扶溝民投牒上官冀得下左令君益自喜爲治益力晝循阡陌夜決詞訟午夜不交睫徑旬不休泮遂過勞發病以死

牧齋集五十三

十一

●死之日百姓叩道慟哭相與賦斂致奠醑喪西歸民庶設祭按于路號慟聞二百里君之治扶溝與趙州之治永城相似五十年之中祠屋相望也萬曆乙卯君親篆固始仲子佩珰舉于鄉永城父老走會祠下植竿注旌大合樂以饗之佩珰後用沙河令察廉除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贈君如其官三世以循良顯所謂有作令家譜者也往余待罪國史論次本朝忠良吏附兩漢之後隆萬閒徐氏九思貞明令句容山陰父子政迹茂異今又于左氏得永城扶溝何家

牧齋集五十三

十二

寥也豈有如求初之詔所謂求之其勤得之至寡者乎抑亦勸課風厲之德意未能及兩漢而有司亦郵傳其官如所謂游光揚聲拜除如流者乎循良之蔑聞此弊吏之無法而民生之不幸也余故誌扶溝之墓詳載其法行他日以上史館君卒于萬曆己未七月初九日享年六十有五娶任氏繼室曹氏王氏皆贈孺人子三人長佩璋早夭次佩珰佩琰女二人適辛綿宗宋篤忠孫男女九人佩琰與佩珰之子重光亦舉于鄉而佩琰實來謁銘墓在某地之某阡君生

七歲母安安人卒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宋至孝歷官受俸未奉母不敢先食喪至自扶溝母馮棺哀慟絕而復蘇者三最君之生平蓋孝友忠信篤實光輝之君子也銘曰
漢有良吏樂府流傳弦歌薦祀安陽亭西扶溝勤死風愛郁然我銘幽寯國史考焉

承事郎平樂縣知縣郭君墓誌銘

平樂在嶺表爲府治灘瀧險惡徭獍雜處官其地者用漢法治人而用夷法自治睢盱贍耗流官之于土其相去者幾希錢塘郭君爲平樂令

大治攝修仁亦治政聲流聞而不幸以勞瘁卒
官萬里輿觀天之困賢吏也亦用資格耶嗚呼
可悲也已平樂民殺人商肆前政已得主名
復牽連坐羣商考問時震雷擊案者再君下車
悉縱舍之越人相告曰活羣商者雷公與郭公
也却美餘斤贖鰥魚疏菜茹必平價而後取養
少弱惠鰥寡案治奸民猾吏奮髯抵几越人服
其廉說其慈憚其彊是以大治而其御搖撞尤
有法修種象猺相讎殺監司議用兵君曰夷關
我何與焉謹斥候禁闌出而已永福搖關峒中

十一

卷五十五

十三

倉皇告變魏澤至荔川數百里舉烽燧設塘報
一夕數驚君自修仁還撤兵罷成慰父老趣歸
安枕竟不見一賊竟內晏然水枕村撞劫觀官
沒其田餉兵更沒他撞田俘其子以邀贖撞嘯
險拒命君曰田宜沒何贖不宜沒又可贖質子
何爲命罷遣之撞父子相率首服夷人安土重
舊畏官府文法吏利其賂贖重困之夷輒服毒
藥斷腸死迄君任夷無毒死者夫搖撞亦人耳
罰不止清酒而贖必求俵錢侵擾迫脅馴至用
兵是豈知山裏教之受教于鄭牢者哉君之治

夷在西南可著爲繁令者也君諱一緯字維垣
其先陝西西安人勝國時始遷于杭祖諱世賢
封刑部主事父諱孝嘉靖乙未科進士貴州按
察使繼妻江安人生君君少負志節布衣勤學
江安人病革命婢以巾箱遺君君拜而受命旋
以獻其兄弗忍視也受易里中江生遂以易爲
大師天啓元年用易舉于鄉署桐廬教諭以文
學禮義爲官崇禎八年九月卒享年五十有九
妻孫氏生三子代仕僑皆弟子員卜葬于秦亭
山祖塋之傍而代來請銘余初入史館得侍崇

十二

卷五十五

十四

仁吳公公曰聞中評文有基子者曰是年長矣
應之曰老成人不可不惜又曰是將不登甲榜
曰得良乙榜亦可矣余得君於乙卷讀其論而
收之良亦此意自今觀之君之所就與甲榜壯
盛者未知孰多而余于崇仁所云亦可以無愧
也敘而識之亦以著前輩道義相勗之意云耳
銘曰

千章之木蔽于蒿萊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材不
大試實則允食銘以昭之亦以志恤

明故陝西華昌府通判錢君墓誌銘

鎮江有好學修行之君子曰錢君翊之以明細起家爲山東萊州府膠州州同知遷陝西鞏昌府通判以年致仕講德譚道爲鄉先生凡十餘年以卒其子玄以戶部郎中賀君煥之狀來請銘於乎自宋以來儒者各唱師說以立門戶謂之講學而姚江之良知爲最盛世之談良知者其是與否吾不能知也以謂莫若反而徵諸其人以其人爲質的而學術之是非較然矣君少卽有志於問學聞良知之指有所契合會以貢入南雍江西鄧文潔公楊端潔公皆官留都

牧齋集卷十三

十五

君樞衣兩公之門往復扣擊及其官膠州楊公爲吏部侍郎檄致君銓曹署中是正所著書決歲而畢故所得於端潔者爲尤遽君居官計口食奉蕭然如老書生膠州有孟公堂宋蘇文忠公遺跡也刻後杞菊賦於石陷置壁間時時誦之以自廣焉州有軍丁戶絕者臺使者欲勾補之君奮筆署其牘曰有軍不清官之疲也以民代軍官之橫也臺使者怒甚卒不能奪君議然亦竟以此知君鞏昌通判分駐西寧逼處土番覈兵餉繕城堡戒嚴以待變而又請於監司賞

番酋就擒者以風動之諸番感慕卒以無事其去官也惟載長安石刻十三經以歸頗其堂曰石經我冠深衣與諸生端拜講貫老而不輟此君之生平也君其有得於良知之深者耶抑亦扣擊于文潔端潔而不自有其少學耶抑其進而求諸古人之學知而允蹈之而不復涉歷乎近儒之門戶也然則世之講學者以君爲質的焉其可矣君感端潔公之知遇晚年走數千里漬酒墓下其在長安故丹徒令龐君時雍抗疏忤權要交知縮頭莫敢問君獨送之國門執手

牧齋集卷五十三

十六

而別君之剛毅特立如此其所得于問學者要不可誣也君之卒以天啓壬戌二月二十四日年七十七配呂孺人先君十六年卒年六十一孺人與君合德自學以至宦成篝火宿肉內外斬斬子一人曰玄以某年某月葬君于丹徒縣之黃澁合附呂孺人塋銘曰

錢氏武王始開迹點簡尾蹕徙厥邑雲洲傳芳弘祖業有子七人君奕奕樸學拙宦絕藻飾元氣浩然返玄宅厥子辭賦美金璧後如有聞訊絃石

封監察御史謝府君墓誌銘

鄧縣謝府君諱一爵字君錫其先出晉太傅宋丞相深甫自台徙慈之香山再遷鄧之月湖祖諱瑜考諱九阜世有壹行君以次子太僕寺少卿三賓封陝西道監察御史以崇禎八年二月廿四日卒年六十有四其配孺人周氏以是年十月廿七日卒年六十有三三賓與其兄三階弟三台三卿以崇禎十三年某月甲子合葬君夫婦于郡西翠山之陽三賓余門人也狀君之行來乞銘授其語為銘曰

牧齋集卷五十三

十七

謝自太傅家於東中宋有丞相外屬後宮自台徙鄧華胄遙遙柱史卜宅食於契龜祖考載德閱其芳塵長源洪柯三世乃振君少秀出及壯砥礪枕籍書詩穿穴室疑踔厲風發作為文章丹黃勘讎其書滿箱高冠長劔有志當世七制三略藏弃腹笥行河救荒防邊禦虜如醫有方如奕有譜隱而求志壯不逢年仲子長矣頭角嶄然君曰三賓克繼我志我其已哉係遯有德三賓為令東海之隅告誡促數嚴于簡書爾為爾邑我為我家如農有畔安知其佗耕則有紐

刈則有筥朝齋暮鹽不以累汝嘉定之政吏民懷察廉舉尤登於西臺孔賊狂獬踏登楷萊帝曰三賓女往視師君聞師命欬欬感發扣其囊智以佐捷伐擐甲即死獲醜乃還愧我老矣不從行閒我師復登賊遯浮海帝庸晉秩以勞敵儼來歸飲御燕喜便蕃鏡歌鼓吹戎車在門愷樂方獻讒言孔興君曰何傷白璧青蠅世方小住我則大歸從容燕笑飭巾之時先甲三日語言琅琅忘期揮手如旅散裝惟君平生崇智卑禮孝手惟孝友于兄弟情惜吉人虛止

牧齋集卷五十三

十八

靜默簾閣帷燈凝塵蔽席花下閉關竹間扃戶東阡南陌杖屨可數旁搜博覽百家之書其尤精者青囊青鳥醫通因能葬識地脉活彼黎庶安我兆宅翠山之陽馬鬣牛眠君所相卜今則藏焉君生五男四為食子五幼而殤女嫁人士諸孫競爽高門有慶賓子于宣克舉于卿君之子女皆出周氏維周淑慎作配甚似克共克倫允孝允慈制書褒美稱為母師生而媳德死則同穴松栢九九高墳石闕史傳壹行亦載列女我儀圖之民鮮克舉梔貌蠟言流為丹青大

書深刻慙彼幽局述德繼言惟君有子庶無媿辭訊于舊史舊史樸學質勝斯野掇其緒餘以告來者

曹府君墓誌銘

崇德曹廣舉崇禎庚辰進士歸而將葬其父乞銘于舊史氏錢謙益曰廣之先世家歙之嚴鎮以貴雄里中吾祖逐什一行賈于潮樂崇德之士風將卜居焉吾父生于斯長于斯念先人之遺志命吾兄弟毋去此土也曹之定居崇德自吾父始也吾父年十二卽代吾祖治家政有獄

牧齋集卷三

十九

訟于會城僮奴千餘指薦鷺行列莫敢陟輪流視市少年以殺人誣中表連染吾祖三年未白往見錢塘令拂衣奮袖詞辨蠶涌令大悟立置誣訟者于理吾祖自此得騎從出入閭里雍容修長者之行矣吾父性行高邁口不道錢貨吾祖歿執其手而語曰吾傳食伯仲間獨久恩汝吾病汝逾月不解帶良苦也有汝母私蓄千金以償汝父頻首謝已而瓜分之不忍私一錢也爲邑令重客出富人以誣坐論死者其人數輩金錢以謝拒弗與通桀黠奴以盜貲繫獄獄吏

來告彼得出必致死于公請爲公殺之父笑曰吾豈以我它日之死易彼今日之生哉奴竟得出吾父少讀書負經濟數踏省門視一第如拾芥萬曆甲子以國子生試南畿故人有大獄親知縮首莫敢過其門傾身爲之彙彙奔走盡氣病大作弗克試而歸歸而數病遂不起吾父嘗語曰南閩之役失一舉得一友所得奢矣嗚呼豈知其并以失身也哉吾父之才可以先人其志與氣不能後于人而抑沒不自聊以死則天也其歿也顧視妻子無可憐之色自述其生平

牧齋集卷三

二十

命筆志之壹似重有屬者不能舍然于身後其可知也敢以請于夫子夫子其哀而銘之謙益曰府君蓋孝友順粹深中篤厚之君子也其行已也此於節其御物也近於俠要以仁心爲質修業而息之至于子而發聞于後宜矣是宜銘府君諱以成字王汝祖祺父弘淮先世皆葬於歙今卜葬崇德府君之志也卒于崇禎甲戌三月十三日年僅四十有四娶程氏子五人序廣度修來廡女子嫁仁和鄭鎮葬以某年某月甲子銘曰

君子五人序廣長成伯仲就夷廣先序鳴廣也
英妙朝翔上京明發不寐有懷嫫嫫街衰述德
以乞斯銘我銘既勒乃卜佳城隨山廻水叶彼
經營仁人孝子惟後之歲

明故徐府君墓誌銘

太舍徐文任將葬其父母謁銘于其友太史氏
錢謙益曰吾先世望東海吾曾于國初之福孫
公後十代吾父也福孫公自長洲徙崑山籍茜
涇里弘治中割隸太倉州曰東漁公者吾曾祖
也曰南平公者吾祖也吾父性莊強子易有氣

徐府君墓誌銘

二十一

略其接人煦煦口出氣恐傷物有不平則肆言
折之不畏彊禦其理家囊篋細碎無所遺漏緩
急叩門手提數百金如棄涕唾州有大凶裁及
力役鈎稽之事吾父急病者事具有條法州人
賴之吾從祖御史公既貴吾祖嘗嘆曰叔也能
大吾門雖然不如吾之有收子也御史歿遺孤
漂搖如斃之未卯吾父曰先人有墜言矣必再
立叔氏傾貲竭力屢速于訟弗悔人咸謂吾父
能子謂吾祖能知子州多高門鼎貴吾父以國
子生入貴授光祿寺署丞終元其京州之人母

舉手相謂曰猶望徐公也萬曆三十八年吾父
歿年七十九又七年吾母終年八十五吾母大
原王氏也事君姑遇子婦皆有節法吾少多四
方之交吾母宿膏火治具至老不勌生子男三
人大任光祿寺署丞尹任蚤死文任則吾其幼
也今為國子生女子嫁顧文謨孫曾孫男女若
千人將以今年十一月合葬于某地之新阡葬
宜有銘吾子辱與文任游又于辭直而不華願
有刻也謙益曰今人跡友道如糞土獨文任堅
勇自意以交友聞于人為難能也雖然亦其父

徐府君墓誌銘

二十二

母成之也文任有友曰西安方應祥字孟旋年
四十未有子府君命文任相眠婢之宜子者以
子應祥夫人躬庀裳衣具膏沐教誡而遣之應
祥見于府君握衣趨隅執子弟之禮府君歿拜
夫人于堂下夫人亦闔門見焉謙益之友于文
任久矣敢不諾而銘諸東漁公諱忱南平公諱
整府君諱可久字復貞今年實萬曆四十七年
也銘曰

徐氏先世本自伯益十望其九載在史冊東海
僑郡播遷吳中必復其始羣支海東福孫之後

光祿廓之仁孝襲訓委祉來茲于德爾劬于家
所處匪家則羸惟後之成妻江滔滔幽室渠渠
隆道之石多于儲胥惟公有子謁文于友纂此
銘章以言遠久

漳浦劉府君合葬墓誌銘

漳浦劉履丁以諸生應辟召擢鬱林州知州將
歸葬其父母而謁銘于舊史氏曰履丁之先世
自光固徙莆田元末有尉漳浦者而家焉正德
甲戌會大父友仁與從叔勳同舉進士勳以諫
南巡廷杖巡撫寧夏爲莆名卿而曾大父歷郡

水滸集五十三

二十三

守至叅政有聲跡劉於是乎始大大父諱祥鵬
爲諸生祭酒年八十猶踏省門試元配鄭無子
有二側室各生二子而先君與伯氏其母林也
先母黃氏其父郡守公理學鉅儒與從伯父國
徵介徵同鄉舉先母年十八歸于我先君二十
爲諸生含英浮華蔚有譽處先母習禮明詩閨
房之內朱黃研席與刀尺錯互燈火青燐儼然
士友也嫡母既沒諸姑妯娌爭產連訟磨牙吮
血先君分甘讓肥所自予者皆寢丘之田西益
之宅先母無後言撫其子姪必先已子賓祭冠

皆皆于我乎取先母無難色先君晚而習靜好
江門餘干之學焚香盥讀梯几簾閣凝塵蔽榻
雙趺隱然先母儉樸靜好華髮相莊四十年如
一日先君卽世家廟綽楔不能保一畝之宮揮
千金復之如棄涕唾人咸以爲丈夫女也先君
居嘗目二子曰癸也余子丁也收子癸之所不
可知者年也先母悅二子書潤翻成誦乃令就
塾每誦衛詩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未嘗不流涕
預面也先君歿七年而癸補弟子員又六年而
丁始應省試先母歿九年而丁應詔得授一官

水滸集五十三

二十四

今將以某年某月葬先父母于某地之阡風停
樹靜有懷二人養生送死無可爲者矣丁聞之
石齋黃夫子惟夫子之言質而不華可以信于
後願有述也余曰子之夫子吾執友也古之爲
文者必有所徵余之知履丁以其師知履丁之
父母以其子可謂有徵矣其忍不銘銘曰
劉氏二徵始有聞唯君金友儷王昆厥配媿德
孔云萬曆壬子君歸神四十七齡生不辰距
生嘉靖唯丙寅後十九年配亦湮六十始壽加
三春三男子子癸丁辛癸也早喪二子存二女

如王達乎尹朱孝林節播鬱芬丁也並仕蒼梧
濱立堂石闕崇高墳鬱林廉石比貞珉大書深
刻鐫斯文

嘉定張君墓誌銘

崇禎六年十二月嘉定張鴻磐合葬其父母於
南翔龔家浜之新阡泣而乞銘於余曰鴻磐之
先世自祥符徙松江國初居南翔嘉靖中有名
任者起家官開府而其從弟以軍功授陘陽驛
丞以卑官自著稱者吾祖也吾父少自力於學
橫經籍書寒抄暑講踏省門五六不得一舉授

校書郎

五十五

徒百里外歲時親省自傷貧而違親未嘗不泣
下也以膏腴讓昆弟退而居於槎浦荒江白葦
老屋數間二親之腆洗不乏而朋好之過從有
餘歡者恃有吾母也吾父歿鴻磐生十齡後二
十年為天啓甲子吾母亦歿吾母之生於世視
吾父稍贏送往事居艱苦萬狀凡以終吾父之
事也鴻磐長矣而困於諸生吾母歿又數年而
尚無以葬是以痛不思生而又病不敢死也癸
酉之冬僅而襄事為之側席而坐飲助窆旁之
役者同里侯豫瞻大梁張子襄也以鴻磐之不

肖親死不能葬而又忍死而乞銘于夫子其不
獨以昭吾親且不沒吾之所以葬吾親者也夫
子其謂我何余曰子之父有高才而無貴仕子
之母有令德而無厚祿子之乞銘以昭之宜也
若子之葬其親則又何媿夫潔身修行不辱其
親此南陔之孝子所有事也若夫顯融富貴時
至而起則天也記不云乎斂手足形懸棺而封
其誰有非之者哉繇此觀之世之生榮死哀傾
動流俗而其為聖賢之所非者必多矣子又何
媿古之孝子祭其親也則必求仁者之粟祭如

陳齊集卷五十五

五十五

是葬其可知也豫瞻子襄今之有名行人也其
助子之葬也斯亦可謂仁者之粟矣乞銘以昭
其親又不沒其親之所以葬詩有之孝子不匱
永錫爾類子與二子交相錫也法皆宜銘張君
諱承寵字君貺享年四十有九妻王氏享年六
十有八男一人鴻磐娶李氏女一人嫁嚴某銘
曰
藏之固刻之深斯之謂不朽不義而富且貴鑿
桓氏之櫛而題原氏之阡於吾親何有也嗚呼
日月有時吾亦將渴而葬其母矣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三

七

七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四

墓誌銘五

李長衡墓誌銘

長衡姓李氏諱流芳其先徽州歙縣人也其祖贈奉訓大夫諱文邦始徙嘉定文邦之子諱汝筠繼室以陳氏生長衡長衡風流儒雅海內知名者垂三十年其歿也識與不識皆聞而悲之然長衡之生平孝於親友於兄弟澹蕩於榮利而篤摯於君臣朋友則世未必盡知之也長衡少有高世之志才氣宏放不可絀羈自其兄翰

牧齋集五十四

林君蚤世始撫心下氣求工應舉之業以慰其父母更十餘年與予偕舉南京當是時長衡之年漸長而又以爲不逮其父雖橋樑趨時其中固已不能無厭薄之矣再上公車不第又再自免歸皆賦詩以見志自是絕意進取誓畢其餘年暇日以讀書養母謂人世不可把玩將剗心息影精研其所學於雲棲者以求正定之法未久而病作猶焚香洮穎手書華嚴不輟又以其閒寫唐宋大家詩至數十帙皆未就而卒嗚呼其可悲也長衡事母色養甚備敬其長兄撫其

弟妹若姪絕其分少皆人所難能者輒不修事飭邊幅以孝謹取名與人交落落穆穆不以握手出肺肝爲信磨切過失周旋患難傾身瀝腎一無所顧避平居不入公府諱居閑竿牘之事輒頭面發赤家貧資資修脯以奉母稍贏則以分窮交寒士卒未嘗立崖岸之行以潔廉自表襟也性好佳山水中歲於西湖尤數所至詩酒填咽筆墨錯互揮灑獻酬無不滿意山僧榜人皆相與款曲軟語閒持絹素請乞忻然應之其爲人和樂易直外通而中介少怪而寡可其於君

牧齋集五十四

臣朋友之閒大節確然不可得而犯干也歲壬戌廣寧陷都城震驚遂喟然東裝南歸其意以爲母老身未仕猶可以無死也以可以無死而歸則其不可以無死而死焉必也假令世不幸而有有唐天寶之事苟受一命如王維鄭虔之爲我知其必不忍也丑寅之交每竊歎曰事不可爲矣住住縱酒無聊至於注下遂病咯血不能止病且革聞余被放撫枕歎詫亡何遂不起崇禎二年之正月也享年僅五十有五嗚呼其尤可悲也長衡交知滿天下其少所與游處曰

鄭胤驥聞孟王志堅弱生故其子娶聞孟之女而其女歸弱生之子其尤敬愛者曰程嘉燧孟陽孟陽謂長衡書法規撫東坡畫出入元人尤似吳仲圭詩彷彿斜川香山晚於格律更細尤歎賞阜亭南歸諸篇以爲非今人可及也長衡既亡三年以今年二月某日葬南翔之祖塋其子杭之泣而言曰宜銘吾先人者誰乎有先人之友程與錢在孟陽曰吾老矣過時而悲不能文也銘莫如錢氏宜於是杭之縈然喪服來徵銘孟陽助之請尤力嗟乎長衡精勤學佛既了

牧齋集卷五十四

然於去來之際矣余銘之不勝其悲其以余爲怛化已夫銘曰

雲棲之教落日懸鼓西方爲家華嚴樓閣湧現筆端重重開遮人世環碎譬大海水跳擲魚鰕矯修介節紛然建豎猶箕河沙命耶才耶疑頓屈信其又奚嗟文章紛繪留世閒者燦爛春花後千斯年與此銘章倬爲雲霞

王淑士墓誌銘

余爲諸生時與嘉定李流芳長衡崑山王志堅淑士交已而與長衡同舉於鄉萬曆庚戌與淑

士同舉進士三人者器資不同其嗜讀書好學而銘之今又哭吾淑士而其子又以銘爲屬嗟乎余衰遲無用久居此世天其憊遺之以銘吾友乎其可哀也已淑士初任戴冠其字曰弱生與長衡同所席爲詩文已知法唐宋名家而深鄙嘉隆之剽賊塗堅者以爲俗學窮經辨志有古先儒者之風及官南駕部雅不欲以游閒談讌把翫日月而又謂隨俗詩文徒以勞神譁世非有志者所爲乃要諸同令郎爲讀史社九日

牧齋集卷五十四

誦讀一日講貫移日分夜矻矻如諸生時少閒借金陵焦氏藏書繕寫勘讎盈箱堆几嘗爲詩懷長衡曰一編餘故篋字畫麻姑細彷彿共丹鉛深夜重門閉亦自狀其居官况味如此也通籍二十餘年服官僅七載後先家居薄榮進寡交游壹意讀書而其讀書最爲有法先經而後史先史而後子集其讀經先箋疏而後辨論讀取說家之有裨經史者以補予之不足讀集則刪定秦漢以後古文爲五編尤用意於唐宋諸

多碑誌援據史傳摭採小說以參覈其事之同
與文之純駁蓋淑士深痛嘉隆來俗學之敝與
近代士子苟簡迷謬之習而又恥於插齒牙樹
壇墀以明與之爭務以編摩繩削爲易世之質
的其自任最重讀佛書研相而窮性開教而闡
宗手寫華嚴至再著太上感應篇續傳以輔翼
因果之書闇以楷柱世之盲禪而不輕與之辨
駁亦此志也南駕部秩滿陞僉事提學貴州辭
疾不赴用言者薦起浙江以母憂歸再起提學
湖廣卒於官淑士恂恂體若不勝衣居官執法

朱子集卷四

五

屹然如山南駕部典司勘合不以片紙假人所
至守律令謝請託理冤抑問疾苦手削髮書雖
老於文法者無以過其在浙也議鹽法者欲行
溫州票鹽以佐餉議水利者欲盡墾諸壩客艘
直達會城皆名美而實不便力陳其不可而止
其奉職循理不欲爲好名生事皆此類也督楚
學惇行崇禮好古教化楚士聞其公而喜觀其
明而服習其反覆教誨出於至誠莫不洗心回
面誓不忍負方奉 旨紀錄爲海內學政第一
而竟以勤其官死嗚呼其斯以爲文學政事彬

彬文質之君子歟往長蘅語余子才高意廣近
於通淑士小心精潔近於固我通不及子固不
及淑士然居二子之間者必我也今長蘅之風
流儒雅與淑士之束修好古皆足以傳於後世
而余獨棲遲連蹇老而無成執筆而志其葬其
能無愧色已乎王氏出琅邪十六世祖某爲崑
山州學正始家於崑曾祖諱三錫知河南光州
祖重鼎贈奉直大夫父諱臨亨知杭州府母張
氏生三子淑士其長也仲志長季志慶皆舉於
鄉以文行有聞妻朱氏封安人子四人偁偕倣

朱子集卷四

六

皆有聲膠序而衍尚幼一女嫁顧錫眉淑士辛
於崇禎六年八月八日年五十有八次年十二
月葬吳縣西山之真珠塢銘曰
鄧尉之山有宅一區君今葬焉空山老屋梅花
千樹礪戶依然展如之人焚膏宿火落月殘編
我懷君詩南園北郭竊比前賢鈞玄提要著書
滿家朱黃駢闐以方水心次則石礪誰曰不然
過而式者徵於斯銘後于斯年

都察院司務無回沈君墓誌銘

萬曆時杭有三士焉曰胡胤嘉休復卓爾康去

病沈守正無回奮手流俗之中以文章志節相摩厲海內稱之如唐人所云四變者休復舉進士選翰林庶吉士踰年卒去病無回皆不第無回官都察院司務卒於官其子允令屬去病為行狀而謁銘於予予之諾其請者蓋十年於此去無回之歿十九年矣嗚呼去病之稱無回備矣稱其行誼則曰為子而孝也初舉於鄉痛父之未葬衰絰而襄事不以公車為解鄉之稱孝者歸焉為友而信也視友如其兄弟視朋友之父母如父母視朋友之子如子鄉之論交者準焉

牧齋集卷五十四

七

為舉子而廉也公車二十年不以名刺謁監司不以竿牘干縣令自守泊如也鄉之自好者觀焉稱其經濟則曰為學官於黃巖以文墨而精吏事學田之伏匿者八百畝一昔而鉤得之台卒之謀也設方略購死士佐兵使者定變老於兵閒者莫及也稱其立朝則曰為司務四十餘日以散寮而著風節嘗朝之日司廳應奏事者不至無回獨被糾免冠待罪口不置一喙皆得不生人謂古大臣風彷彿錢若水欲與知州陸奉贖銅事也嗚呼無回之可稱者如是而已乎

余為舉子與休復無回方舟而北休復蕭閒淡漠如定僧靜女無回神宇高徹顧盼風生余居其閒兩相得也已而與無回游處觀其所撰著鈞玄提要朱黃盈帙知其人博學深思而好古者也盱衡揚眉指畫天下事其辨博如環之無端其斷割若觚之能解客散辨息端居燕處若風之已過而水波湛如也車蓋成陰生徒成市道廣智周人人以為親已介性所至戒標榜絕依附如松栢之獨立人未嘗不望而自遠也嘗以宋人儼之休復似孫明復去病似尹師魯無

牧齋集卷五十四

八

回似蘇子美明復諸人其所遇斯已窮矣三君者之自見於後世與諸人孰多才耶命耶其可為歎息者不獨無回而已也今年余過休復故宅其寡嫂具特羊之饗去病居主位允令以子婿行酒炙明燈促坐譚休復無回游跡相顧涕洟而罷去病方罷官歸門仍蕭然意殊不自得而余亦已老矣允令諱復以銘墓焉請去病助之允力余之慨歎於無回以謂去病稱之未盡者余之文果足以盡之耶天之厄無回也使其可稱者如是而止余與去病又將若之何嗚呼

其可悲也已無回之先自南宋已家臨安父煙江公諱某母某氏天啓癸亥三月二十八日卒娶謝氏子二人長允含次美含某年某月葬於某地之阡所著雪堂集落河防倭議行於世他著作皆燬於火銘曰

祿命之術通天咫煙江有識詒厥子玄駢涪灘發麟趾鹿鳴之秋歲陽癸有才無命一官死五十年昔夢耳請視中箱尺牒紙我作銘詩歌蒿里有如不信問瞽史

大中大夫兩淮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李君

墓誌銘

校書郎集卷之十四

九

崇禎丁丑子有半修朱竝之獄時相設刀俎以待道路洶駭君老且病矣輕舟走三百里追送於吳門淚淫於睫唾交於頤語喃喃不可了曰天道神明公必無恙我且死有墓中之石以累公再拜鄭重而別戊寅歲歸君復造余山中誣謗如前請益力語益不可了明年己卯六月二十日君卒其子光浹孫鏡以少司寇朱公行狀來請銘余爲之泣下曰君於余瀕死時祝以不死而且以其死累余也非余其誰銘君諱衷純

字玄白其先世建炎中自江陰徙長水遂爲嘉興人祖某父敷以君贈奉政大夫前母徐母張茲贈宜人君以萬曆壬子舉於順天謁選知揚州府如阜縣行取授南京工部主事轉兵部車駕司員外郎陞福建邵武府知府擢兩淮都轉運鹽使司運使致仕君少警悟六歲授曲臺禮日誦數千言父歿其兄游國學君以孤僮執喪舍殮盡禮哀毀骨立來觀者皆異之從父諸兄皆奮跡科第衣冠都雅君自傷幼孤蚤夜呼憤讀書倍文才名蔚起歸安茅順父太倉王元美

校書郎集卷之十四

皆以字呼之令其子折節事焉庚子試北闈不中館閣諸公賦詩贈行者數十人壬子放榜葉文忠公在內閣語公卿曰李玄白得舉矣萬曆中黨論鋒起潮人與東林相枝柱而君與長興丁長孺游於顧端文之門潮人深嫉之曰此操室中之戈反而內向者也如事考最將入爲給事御史逆奄之黨羣相譏揣曰此應山虞山之朋徒宿爲黨魁者也應山謂故楊忠烈公虞山則余也君聞之急自引匿得南曹郎以去迨其後鞅掌外吏浮湛窮老而其以部黨爲人指目

則自爲舉子時已然君亦不自悔也君諳習吏事老於文法才具通明果辨傲絕如臯濱海膏腴千畝爲豪右占匿丈而歸之官邑多盜以沈命法購捕禽獮無遺種堤郭外牙橋以絕盜販飭甃土石畢具一夕而就在南曹榷蕪關理街道管鼓鑄爬搔蠹弊咸有聲績在邵武申明條要齊和寬猛杉關有稅歲飽冗從之橐而守因緣爲市君請充餉以省加派不肯名一錢也兩淮鹽政盡壞商竈俱困君簡胥史嚴商賈旬稽俸漁清理支借三月解冬課三十餘萬半載解

牧齋集卷五十四

十一

遼餉六十餘萬持籌握算仰屋畫地唇舌燥蜚心氣耗潰得風病手足奇右遂移疾以歸客有過淮者余問君治狀客曰君晨起視事按治豪商宿吏伍伯林立梧樺呼譽之聲殷動牆宇抵暮入會校文書達旦不知其囊中裝云何也余笑曰淮海鹽利以商吏爲囊橐轉運使與通酒食握手啣嘔恐失其驩今放手決罰一切以威猛從事吾有以知李君之窮也君歸財逾年盡典其章服幣帛以供朝夕死而家無餘貲人以余言爲信君少喜爲歌詩多名章麗句有激楚

齋若干卷長而淹經術負經濟文人通儒也其爲吏顧不屑爲褻褻水博帶紓緩養名以廉辦幹濟島能事昔趙廣漢擇吏好用彊壯諳氣見事無所回避而張武謂梁國吏民凋敝當用柱後惠文彈治之其兄敬以爲必辨治梁以君之材力不得射策甲科欲以彊力自效一吐其偪塞而年至慮耗精華銷獎矯首於功名之會而衰落不振豈不悲哉此其所以重有屬於余而庶幾有聞於後也與君卒之歲享年七十有六妻呂氏贈宜人子四人長光陞先卒次光垣光垓

牧齋集卷五十四

十二

光基女五人孫三人鏡銚鍔光垓與鏡俱有文能繼先志者也銘曰

過都之足係於籬樊剝犀之器鈍於草菅才耶志耶比土一棺羸其子孫既固且安

張元長墓誌銘

君諱大復字元長世家蘇之崑山祖誥父維翰世爲儒生君生三歲能以指畫腹作字十歲講論語至假我數年一章告塾師曰仲尼至是韋編三絕始知易道簡易本無太過故曰可以無太過矣大當作太非大小之云也塾師避席曰

此非吾所及也既長治科舉文詞不務為抄掠
自目前自漢唐以來經史詞章之學族分部居
必訓根本見始終而又能通曉大意不為章句
舊聞所糾纏其為文空明豁蕩汪洋曼衍極其
意之所之而卒不詭於中才筆之士
敢以鴈行進者文益奇名益噪家亦益落中年
不得志於有司又以哭父喪明乃謝去諸生垂
簾瞑目溫習其已讀之書有不屬則使侍者雜
誦繼之關節開解冰釋理順絲是益肆力於文
辭若壅江河而決之沛然莫之能禦也所居梅

校齋集卷十四

十三

花草堂古樹橫斜席門蔽虧軒車至止戶屢相
錯君從容獻酬談諧閒作眸子矇矓然光芒猶
映射四座久之疏笑離進絲肉競奮參橫月落
笑語如沸家人問晨炊有米乎曰未也相視一
笑而已壯年再游長安登呂梁過齊魯覽宮闕
之盛觀東征獻俘思奮臂功名之會晚而病廢
自號病居士名其庵曰息詩境酒社歌場伎館
杖杖拍肩人以爲無車公不樂酒酣曲奏劇然
長歎若有不舍然者雖馬老猶未已也嗚呼其
可哀也已君之爲古文曲折傾寫有得於蘇長

公而取法於同縣歸熙甫非如世之作者僞耳
剽目苟然而已撰崑山人物志焚香隱几如見
其人衣冠笑語期畢肖而後止記容城屠者濟
上老人及東征獻俘諸篇雅之熙甫集中不能
辨也君未歿其書已行於世人但喜其瑣語小
言爲之解頤捧腹未有能知其古文者也君嘗
語余莊生蘇長公而後書之可讀可傳者羅貫
中水滸傳湯若士牡丹亭也若士遺余書曰讀
張元長先世事略天下有真文章矣蓋文章家
之真賞如此君卒於崇禎三年七月廿九日年

校齋集卷十四

十四

七十有七娶顧氏生三女無子以弟之子桐爲
子桐有文能筆授君所著書天啓五年自爲誌
文而卒桐二子安淳守淳以崇禎十四年九月
葬君於祖塋持歸昌世行狀來請銘君與先君
生同年友余於弱冠呼先君爲叔父其何忍不
銘銘曰

秋風蕭蕭兮秋露漙漙葬此秋士兮于彼秋原
我銘斯石兮千秋永安

金府君墓誌銘

嘉定唐時升叔達爲金君子魚記所居福持堂

曰子魚生百世之下而尚友百世之上自聖賢所以和順於道德與經綸曲成之務者皆默而識之矣古今興衰成敗得失之故莫不畢觀而於天人之際幽明之故感應之理晚而尤究心焉至於非法不言非禮不履與人居未嘗以其博識愧寡聞之徒以其篤行恥浮薄之俗其中則與古爲徒而其外則油油然不求自異於鄉人蓋其可見者成人之美必彌縫其所不備稱人之善必覆護其所不及導人以義若恐傷之振人之急若恐聞之不求多於天不取盈於人

牧齋集五十四

十五

故其至行有以感動神明而聲譽及於里巷兒童婦女之間當是時君年七十矣吳之賢士大夫登君之堂皆以爲無愧詞君讀而喜曰他日雖取以誌我可也又十有二年君年八十有二以崇禎戊寅二月卒次年三月其子德閔德衍葬君於界湮之祖塋屬程嘉燧孟陽爲行狀而謁銘於余孟陽之狀君敘述其末修勵行積習於家庭而發聞於鄉里者可謂至矣要不出於叔達所云予又欲別爲之誌不已多乎無已則以叔達爲徵而以孟陽之狀足之按狀君諱兆

登字子魚世居嘉定羅店鎮會稽縣柯村諱翊以孝弟力田起家父諱大有嘉靖戊午鄉貢母傅氏此君之族出也少爲文章汲古振奇大變吳中舉子熟爛之習萬曆壬午舉鄉貢十上不第授都察院都事以老此君之履歷也罷公車年力方富迄不復往以有母在也年七十舉觴流涕謝絕賀客痛父之無年也偕計吏北上夜亡其行囊有司窮治勒主家賣藏以償君憐而舍之年幾艾生子德開人以爲冥報君之孝友忠信仁心爲質皆此類也余於孟陽之狀取其

牧齋集五十四

十六

與叔達相證明者數端而已蓋余之所以誌君者如此君爲人深中隱厚與人交不衿衿熟皆急爲加損一飯病革猶數問余歸期何如也余何忍不銘銘曰

周官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二曰六行最君之生平醇和粹美庶幾乎三代之遺民使其比肩七十子揖讓於聖人之門吾夫子不以爲君子則必以爲善人天子方行徵召之典玄纁備禮公車交辟而君顧老死於荒

江寂莫之濱嗚呼哀哉有考於斯文

張異度墓誌銘

崇禎十四年正月六日吳郡張異度卒於泌園之書舍年七十有四友人錢謙益題其銘旌曰鄉貢士孝節張先生之柩某年某月葬於花園邨之新阡仲子奕家孫邑泣而來告曰先人有墜言曰銘必以錢氏錢知我者可無庸以狀也余曰諾爲序而銘焉序曰君諱世偉字異度南安府太守諱銓之曾孫鄉貢士贈翰林院侍詔諱基之孫太學生諱尚友之子也君總角明惠

牧齋集卷十四

十七

善屬文太學君携之游婁江奔州太原兩王公歎息以爲國器久之其聲藉甚江廣交粵之士有知張異度者不以名有知異度者不以姓此君之始年也萬曆中門戶科場之議鋒起君扼腕拊頰多所題覈裁量壬子舉順天出新城王季木之門黨人大譁御史遂呈身排擊卒不能有所連染坐罰三科累試不第謝公車以老此君之生平也世居吳江之越來溪君卜居吳門得陳惟寅之淶水園誅茅灌畦却掃誦讀清談竟日樵蘇不爨爲古文辭取裁韓柳每一削稿

仲紙點筆不知老之將至此君之晚節也君七歲喪母朝夕上食號慟塾中書生皆爲流涕其祖歿六十年表襮遺行用陳公甫例得贈官立祠事其父如其祖事其兄如其父此君之內行也吳中以名行相鐵礪者文文起其執友也姚孟長則其高第周忠介朱德陞其後輩也忠介遭奄禍周旋經紀奮臂出入視緹騎惡于市駟伍伯如也鄉邦有大利病摺紳相顧囁嚅必自君發之其歿也家無餘貲司理倪君往賻乃得發喪此君之大節也君娶徐氏男子二人長弁

牧齋集卷十四

十八

次奕弁早世邑其長子也女子二人嫁崑山顧咸建長洲姚宗典君嘗讀范史黨錮傳至於蘊義生風鼓動流俗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君以一老孝廉屏跡丘園十餘年來吳之吏有所規士有所做民有所賴相與俯躬抑氣曰彼有人焉文姚旣歿風流益長奚其爲政斯可以興矣君七十時余坐告訐下請室君戒子弟徧謝賀客罷酒不樂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所謂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者非偶然而已也爲之銘曰惟孝與節古有良誼仲車二反君則有四高冠

德鬼細行不墜介居沉冥市義若嗜輕財涕唾
取無施易安居美食家無委積少不踐石老而
立字耳非兩門孰云我賸勛德振華加彼康惠
作銘詩流詠清泌

徐元修墓誌銘

崇禎己卯正月吾師高陽公徇國報至余爲位
如衰而哭之是月江陰徐元修以哭母死訃亦
至嗚呼居今之世忠孝之道不絕如綫天柱將
恐折矣地維將恐裂矣吾師死忠元修死孝元
修雖一逢掖方諸吾師是亦枝天柱立地維之

牧齋集卷十四

十九

一人也是可使之無傳耶元修諱時進其先公
輔國初爲右副元帥戰歿贈東海郡侯公輔之
弟按察使公弼繇鳳陽徙江陰曾祖亮進士官
知縣祖旦父某母馮氏元修以諸生久次將貢
於京師而母馮氏以疾卒元修自傷爲子無狀
幾得微祿以養其親而不待也號呼擗踊促數
叫絕越七日庚午一慟仆地其子卿麟卿麒環
呼之形神離矣年五十有八遠近哀之皆致賻
乃克殮葬二月某日葬於繇里山之祖塋元修
其身美鬚髯易直退讓與人語惟恐傷言言如

也善飲酒與之飲未嘗不醉三爵之後油油行
衍如也矯志勵行奮乎流俗之中以師友之道
爲已任過不可奮髯掉臂必達其志決非苟然
者自元修抗顏爲人師樞衮升堂收威夏楚而
師道于是乎始尊自元修與其友黃介子錫余
輩鏃礪文行死生患難奮身相收卹而友道于
是手始著其事親也盡志與物不以亡爲解所
得修脯不下百金其父每呼盧博塞緣手而盡
一夕自悔恨召諸少年酌酒謝絕之居亡何元
修窺其父微瘖意默默不自聊跪請於父復召
諸少年祖跪飲博其父乃大喜旦而腴澤如故
自是不復言戒博矣今上下詔辟召兵使馮
公徐公將以元修應固辭不可曰小人有母他
日有廣文升斗在比將貢而親沒此其所以傷
而死孝也余嘗爲容城孫奇逢敘其所撰取節
錄曰忠臣孝子人世之砥柱也末世之人薄視
忠孝名節反加挫抑焉者譬如楊焉之治河患
砥柱而欲鑄之者也嗚呼兵刃鋒鏑戎狄鑄之
也譏謗機穽小人鑄之也死喪禍患天鑄之也
具是三者其鑄之也不遺餘力矣而吾師與元

牧齋集卷十四

二十

修猶相望於世斯世道之不幸也夫其亦世道之幸也夫元修將葬介子為行狀而以書屬余曰是當應銘法請為之銘余曰諾銘曰

聞子將墓誌銘

子將姓聞氏諱啓祥杭州之錢塘人也子將生而神姿高秀所至能隱數人工於應舉之業揮灑落筆雲煙月露生動行墨閒馮祭酒開之方提學孟旋以經義為一世師子將皆入其室於是子將之名藉甚武林東南一都會江廣閩越

牧齋集卷十四

三十一

之士躡屨負笈胥挾其行卷是止於子將子將鑒裁敏品題精丹鉛甲乙紙落如飛士之側古振奇隱鱗戢羽者得子將一言其聲價不蹶而走游武林者得一幸子將如登龍門之阪而子將亦傾身延納庀舟車潔酒食請謝賓客如置驛然雖後門寒士落簿無聞者人人以子將為親已也子將性故淡蕩厭棄濁穢思出世閒法雲棲標淨土法門子將篤信之外服儒風內修禪律酬應少閒然燈丈室趺坐經行佛聲浩浩儼然退院老僧也卜築龍泓清平之間將誅茅

以老焉買紅西湖做掘頭五瀉之制為文以要同志風流婉約為時所傳為諸生祭酒二十年始舉於南京偕李長蘅上公車及國門興盡而返余遣人要止之兩人掉頭弗顧也卒時年五十有八祖諱鎮年九十五而卒父諱淶有賢豪長者之風子二人淡明淡成女四人余觀東漢之季太學士數萬人嗟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嘗出其口卒有黨錮之禍唐宋之季亦然萬曆中子將以一書生握文章之柄一言之褒誅近秦市而遠雞林奉之如金科

牧齋集卷十四

三十二

玉條可謂盛矣然而卒以無咎者何也職思其居言不出位有古人讀書尚友之志而無今人游光揚聲之習也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其子將之謂手余於子將之葬敘而銘之于稽其世蓋俛仰三歎焉銘曰

玉輝於璞兮珠媚于流西湖之山熊熊兮與子千秋麟傷斯哀兮鳳衰則憂西湖之水洋洋兮閱子一丘

周府君墓誌銘

吳江周永年葬其先人於高景山之阡排續其

行事而來告曰吾父躬令德享高壽諡曰康孝
吾子以爲允若其精修密行世出世間法具備
則固非節惠所可盡也有墓中之石在敢固以
請余謹按永年之狀其書族出壽年者曰君諱
祝字季華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諡恭肅諱用之
孫國學生諱乾南之季子少而工文爲名士長
而稱詩爲詩老晚而負經濟修長者之行爲鄉
先生其歿也崇禎十三年七月廿九日享年八
十有六娶楊氏生三男子長卽永年永言永肩
其次也二女子嫁楊士修金之銘葬以十四年

牧齋集五十四

三十三

之三月其書其世法者曰君三歲而孤宛轉母
膝前能相其悲哀而慰解之母嘗謂曰汝孩幼
能慰我汝父服玩當多畀以償汝稍長果如其
言君泣涕交頤弗忍受也談文師馮開之談詩
友王百穀湯若士談經濟交徐孺東萬和甫于
中甫中年蹭蹬省試扣囊底之智爲其鄉人勾
會賦調櫛爬垢病旱滂凶饑閭井恃以無恐少
孤兩世父撫之如子世父老且多難周旋扶持
不啻其子也於羣從篤愛宗建宗建忤奄考死
君歎曰得死所矣勝老人槁項牖下也其風義

激昂如此書其出世法者曰君少游衰了凡王
龍谿之門知有性命之學長師事達觀可公觀
神姿嚴重鉗錘棒喝如雷風之狎至口授偈頌
傾寫千言侍者目瞻聽熒轉盼錯誤君聞記默
誦借書於手伸紙執筆運肘如飛觀之門無兩
子也觀自寶林游攝山命車中記八識規矩頌
三鼓入室授以指要諸弟子遙矚之燈光煜然
隱見庭戶以爲傳燈有人也扣擊日久悟門歷
然研精相宗終其身不拈禪宗隻字母薛夫人
蚤修淨業君聞毗舍半偈之義於本師歸爲母

牧齋集五十四

三十四

覆說證合於圓覺普眼一章母繇是發悟丁亥
秋持佛名號三十晝夜泊然坐脫君提唱之力
爲多雲棲宏公歎曰諸上善人同會一處其周
氏母子之謂乎於有爲功德不以有漏之因小
之復古利刻大藏立懺飯僧皆竭蹶以從事小
築太湖之濱架木爲閣徜徉其間客至不裹頭
不布席晚尤矍鑠憎杖而却扶臨終示微疾從
容燕語吉祥而逝謙益曰府君之令德不可以
悉數白樂天有言外以儒行修其身內以釋教
治其心旁以山水風月歌詩琴酒樂其志此三

言者庶幾盡之矣余與永年兄弟游皆工詩文
小詞孝友順祥人也君不置妾媵三子者日視
膳夜侍寢十日一踐更蓋十餘年而君卒君之
安樂令終亦其子之力也銘曰
億萬佛土從母往生如子赴家是母是子如清
淨地生寶蓮華世出世法如寶羅網重重開遮
我作斯銘現文句身于彼塵沙

牧齋初學集卷五十四

牧齋集五十四

二十五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五

墓誌銘六

徐元晦墓誌銘

元晦之卒也爲天啓癸亥之四月年五十有一
余與西安方孟旋哭之而慟退而與南司空張
公司馬王公經紀其家事孟旋元晦之執友也
張公王公其同里爲婚姻者也又九年崇禎辛
未其孤璣等卜葬于橫瀝之東原奉王公所撰
行狀來乞銘元晦諱文任吳郡之太倉人也少
有俊才弱冠入南太學爲祭酒馮公所知當是

牧齋集卷五十五

時孟旋爲諸生都講歸然長德元晦一旦與之
齊名登堂拜母以交友間于東南又十餘年元
晦辱與余游又進余而友於孟旋蓋元晦之取
友始于孟旋而卒于余也元晦之與人交也彊
直摩切責備行誼至不可容忍其爲人無所不
盡死喪契闊靡不相卹未鹽璣碎靡不相同家
人婦子之詢詳靡不可相告語也諸生子弟有
來歸者必爲之授室授室危幃帳具膏火又爲
之警其情而勸其勤曰吾庶幾古人爲國家養
士之意也才智蠡涌精彊有心計閭里銖兩之

奸皆知之或把其宿負其死力好爲人緩

急以排難解紛爲務黠者或陽以急難來元晦
以爲窮而投我傾身爲之弗卹也家本素封揮
斥數千金綠手輒盡亦時用居積自救其所贏
不能當什一元晦心獨自喜以爲非他人所辦
也東事之殷也王公奉命經略元晦將策蹇走
關門縱觀阨塞間將帥奮臂爲之助會王公
召還乃止余在長安每手疏國家兵農大計相
告曰子其勉之無使人謂詞垣無人也應山楊
忠烈公識元晦於余家卽以忠義相期許每遺

牧齋集卷五十五

書論天下事必曰元晦視如何也其推服元晦
如此嗚呼元晦少年時腸肥腦滿願與海內雄
駁君子招擢胃腎以自效於國家至其中年身
名寥落疆圉多故瘡痍然惟恐不得一當以謂
不得之于身猶庶幾得之于友如余之不肖元
晦不以爲非其人也元晦沒未幾孟旋亦謝世
而余再被放逐衰遲連蹇蓋已悄然無復當世
之志矣豈元晦之取友非與抑元晦之不遇猶
足以窮其友于身後與其可哀也已元晦之父
曰光祿公諱可久母王氏其家世具光祿志中

初娶金氏今合葬于墓繼室以唐氏男四人瑤
瑗瑤瑗女子四人銘曰

嗚呼元晦捐不貲之身爲國家車齒牙樹頤頰
可以爲世之偉人扣囊底之智爲縣官理鹽鐵
蒐兵食可以爲古之能吏嗟夫元晦止於如此
佳城鬱鬱東海之限潮汐往復波濤喧歷後千
斯年孰知其爲元晦而悲

邵茂齊墓誌銘

嗚呼茂齊死矣銘非余其孰宜爲之茂齊少負
俊聲甫壯爲諸生祭酒科舉之文傳寫海內窮

牧齋集卷五十五

鄉陋儒挾兔園一冊其中必有茂齊氏名生徒
雲集至賃屋列肆以居茂齊不爲程文熟爛之
習析理斬絕匠心獨妙閒亦譚諧以出尖巧其
于學旁通鈞貫不名一家隨資開導學者如行
大霧中不自知其沾濕海內咸以爲通儒大人
不謂其猶老諸生也然卒不得志于有司以死
或者曰盧攜文章有首尾韋岫知其必貴茂齊
又起伏無餘地其不得貴且壽宜也嗚呼科舉
進士之業誠足以相士也吾見有黜昧若頑鐵
者矣有勢若亂絲拆若機線者矣若契戾取科

第胥不一驗而獨茂齊驗乎今小宗伯隨州公
往在左坊嘗語余曰已酉應天瑣院中幾得邵
生竟不知復落者何也嗚呼豈非其命哉初余
與茂齊讀書山中茂齊早起宿膏火走筆盡數
紙颯颯如蠶之食葉冠盥整衣橫經列席應四
方學子之叩擊從頌洛誦聲出林表午飭已偕
余散步北山信足輒數里觀某水某峯乃知行
之近遠閒過遜國忠臣黃公墓索繫蓬顆中必
要余斂容肅拜摩娑臥碣愀歎久之乃去當是
時余方冠首茂齊折輩行與交以文章事業相

牧齋集卷五十五

四

期許余因以有聲諸生閒以此知茂齊之爲人
風流弘長急于風義而長于善善者也茂齊竦
身昂首儀觀偉然稠人衆會冠蓋駢列茂齊眉
目軒出其上若踰丈尋羣言沸羹聲壓屋片
語劈分洞中肌理四座閒然無人聲賓筵客座
主賓闕疎瞪目顧視茂齊獻酬羣心譚詭閒作
暄然若陽春之入座隅也達心而多可不爲崖
斤表襮之行門有好事之客而不拒雜賓薄有
金蘭之交而不厭微逐長裾義冠下帷講授輕
衣緩帶文酒流連山水之徜徉僧廬之禪寂歲

時伏臘烹羊博塞之宴游并日促暑應之有餘閒酒闌燈地譚說古今人才節槩與夫經奇俠烈之事欲奮臂出其閒遇不平奮髯張目或嚙齒大罵不少休蓋其志之所存者不得自見而世亦莫有知之者矣此可爲痛惜者也茂齊少意氣奔放視功名可以引手致其與余交既倦游矣寒窗紙燈顧影擲筆撫几悲吟意欲颺去庚戌之秋執余手而語曰余病消渴甚自此無意于人世矣視其中若有不自得者病革之日顧稚子在前指以屬余無甚憐之色偕僧徒頌

廿齊集五十五

五

佛號奉手而逝年四十有六萬曆三十九年某月也初茂齊有二僮子稚而黠時誘之妄言以爲笑一夕戲問曰我它日作何官皆對曰老教官耳一僮子爲老儒謦咳一僮子爲弟子員僕而前謁茂齊顧余大噓我爲鄭廣文子當時時乞酒錢矣嗚呼豈意其老死諸生二僮子之言亦無徵也哉茂齊諱濂茂齊其字也別字曰齊周姓邵氏高祖曰恥齋先生某有一行門人徐禎卿志其墓大父某父昌鈕四十七年某月葬于北山之新阡嗚呼茂齊死矣茂齊之傳于後

者實賴于斯文而文之傳不傳亦有命焉不可得而知也雖然天之厄茂齊甚矣不當復厄之身後余之文其又或以茂齊傳也然則銘茂齊者非余而誰也銘曰

九九長松其身千章臥于壑谷弗施棟梁雖然弗施其膏爲肪化爲茯苓千年有光吁嗟乎斯爲茂齊之藏

瞿元初墓誌銘

虞山之西麓有精舍數楹直拂水巖之下子友瞿元初君之別墅也君諱純仁字曰元初祖曰

廿齊集五十五

六

南莊翁布衣節挾奇君之才以爲能大其門買田築室庀薪水膏火以資士之與君游處者君所居北山面湖有竹樹水石之勝而其所取友曰瞿汝說星卿邵濂茂齊顧雲鴻朗仲皆一時能士秀民相與擺落俗慮讀書咏歌其中晴煙晦雨春腴夏陰互見于研席之上悉收覽之以放于文辭故拂水之文社遂秀出于吳下君才情駿發以文章意氣自豪而累不得志於場屋余弱冠與君游君時時顧余嘆曰吾往從尊府先生授春秋見子之長與書案等耳豈自意今

日與子上下筆硯間哉已又嘆曰吾祖父皆在
淺土墓未有刻文而逡巡不克舉庶幾歐陽子
之所謂有待者也吾髮種種矣吾少與同學者
星卿仕而歸茂齊朗仲窮而死而吾猶蹙蹙不
休者念吾祖之墜言也子爲我識之吾死不恨
矣言已輒舉酒霑醉哀歌泣下余聞而悲之然
卒快快不得志以死君狀貌豐偉如河朔僮父
垢衣蓬髮不事濯盥其爲文鮮妍妙麗嫣然如
時花美女見之者意其神仙中人也驟而與之
語落落穆穆如不可人意者周旋久之聲氣款

牧齋集五十五

七

洽棋酒雜進談諧閒作與其居者往往不能捨
去孝於親篤於友婉猶斬然自負其有欲以見
於世遇精彊少年色稍不相下必折抑之乃已
蓋君雖困而文章意氣未嘗少衰也初君之祖
以力田起家及其歿也僮奴穿穴其中慮君或
有所勾稽謀所以困君君方清譙談笑輒相與
聒譟鷄豚幾何米鹽幾何鄙猥瑣碎語刺刺不
休君搖首曰我已知之矣若且去率以是爲嘗
君之生產以此日挫而卒亦不以屑意也病且
革屬其友曰吾死勿近婦女勿歸城市斤山居

以營齋供佛無爲俗子所洞盈吾志矣迄無他
言而卒萬曆己未之十二月也享年五十有三
天啓七年正月葬於寶嚴灣之先塋君有四男
子忠美肅美蚤夭今之葬君者共美宣美也余
觀唐末嘗錄有名儒者方干等十五人賜孤寬
及第每念君與茂齊朗仲輒泫然流涕唐以詩
取士如干者誰不第其詩已盛傳於後世而君
等之譽場者獨以時文耳嗚呼今之時文有不
與肉骨同腐朽者乎君等之名其將與草木
卒漸盡而已乎當今之世有援唐故事追錄名

牧齋集五十五

八

儒者乎縱欲錄之其何所挾以附於干等之後
乎茂齊歿余爲之志而今又銘君之墓余之文
其信足以傳君於後世乎否乎亦姑寫余之所
以哀君者而已銘曰

斐然之文散爲寒芒魁然其質歸於山岡有光
熊熊珠含玉藏才耶命耶刻此銘章

何季穆墓誌銘

季穆何氏名允泓淮王府左長史諱鈞之子也
年十四五則已厭薄程文熟爛之習姑爲之以
塞其父之意窮日分夜發篋中書誦讀之爲詩

歌古文累數萬言長史公沒流離世故有飄薄之歎始欲以科目自奮而其學問亦日以成就蓋自唐宋以來經世大典如杜鄴馬丘四氏之書儒者多不能舉其凡例而李穆攝撫解剝窮極指要久之涵肆貫通儼然如專門名家凡古今地理官制河漕錢穀與夫立國之強弱用兵之利害上下千餘年年經月緯如數一二閒有所舉正辨駁矯尾厲角若賢古人於憲戶之閒而與之抗論也好譚三吳水利訪問三江故道及夏周疏濬遺跡窮鄉沮洳扁舟往返嘗遇盜

牧齋集五十五

九

奪襖被忍凍以歸家人咸竊笑之遼亡之後論失地喪師之故每拍案呼憤或斬之曰遼東西是君田舍耶相與一笑而止生平落落穆穆不飾容止衣垢不滌履決不紉其遇人意有不可目直上視不交一言里人忌而惡之聞履屐聲率搖手避去嘗引鏡自笑安得渠一昔死令滿城人開口笑耶顛覆日久憂生歎世抑鬱不自聊遂發病不汗以死天啓五年之五月也年四十有一年榘某年葬福山之祖塋季穆少於余三歲實兄事余余官官相駁駁通顯而季穆

諸生嘗語余曰王介甫侍王逢原以天民計之逢原死嘉祐中不及見介甫得政是亦介甫之不幸也余應之曰石守道作慶曆聖德詩范希文猶目爲鬼怪今逢原不死安知不爲金陵之吉甫耶今季穆既窮死而余亦晚晚放廢追思壯年盛氣朋友相規切之語十餘年閒俛仰如異世矣陳同甫王道甫之歿也業正則立新例併志之其言曰同甫得無以死後餘力引而齊之使道甫亦傳而信乎古之君子悼賢人志士之抑沒而惟恐其不得而信也其用心至于

牧齋集五十五

十

如此今吾季穆之抑沒甚於道甫而又無同甫可以併誌則其可以傳而信者將何恃乎嗚呼是余之罪也夫銘曰
余哭季穆舟次界首有詩千言灑淚漬酒胸懷鬱盤鬚眉抖擻此詩可傳銘于何有嗚呼詩之與銘孰傳不傳身後之名亦有命焉哀哉季穆其又將俟之於天

王季和墓誌銘

昔者聖賢之在天下知其身之非我有而戚戚然迂其身以濟一世也席卜煖突不黔身體偏

枯手足胼胝至於老死而不悔故曰舜禹周孔
彼四聖者天民之憂苦遑遑者也佛氏者出以
塵沙爲國土以歷劫爲歲年撈龍拔濟至于舍
王位弃氏髮投厓割肉而後究其所欲爲其願
彌奢其道彌廣然而有本焉吾夫子固謂博施
濟衆克舜病諸而如來亦言滅度衆生實無衆
生得滅度者顏子之簞瓢陋巷淨名之杜口毘
耶彼固非超然燕處而置斯世于度外者也古
之君子退而誅歌一室非以自爲也出而驅馳
一世非以爲人也求其志而已矣吾友季和少

牧齋集卷五十五

十一

而服習名教讀書發言鏖進士之業壯而游
于顧則仲瞿元初邵茂杰長而游于顧仲恭何
季穆通經汲古東修厲行是是非非里中人嚴
憚之中更家難事連池和尚于雲棲稱幅巾弟
子遂以金湯弘護焉已任視伽藍塔廟猶其室
廬也視方袍圓顱猶其眷屬也視焚修講誦營
齋利生之事猶其省試應制也俗之人有欲交
關季和者必之于僧僧之徒有欲交關僧衆者
亦必之于季和迨其後也交知之緩急間族之
保受與夫馬醫洗劑一揖半面之人勃蹊誣謗

靡不之于季和季和亦傾身任之不辭炎風流
汗朔雪刮面旦旦而求之未嘗不在五父之衢
也日旰不食足繭不息窮年累歲率以爲嘗會
而計之一歲之中其自爲謀者百不得一焉句
月之中其爲親朋謀者十不得一焉捐捐然戚
戚然古敝唇乾懷憂召怨久而其人抗手不相
顧已亦自忘之矣嗚呼季和其亦天民之憂苦
遑遑而小用之者與抑其志之所存撈龍拔濟
以多生爲誓願而此生其發因與斯其可悲也
已顧伯欽以奄禍逮繫季和要仲恭冒暑走數

牧齋集卷五十五

十二

百里求解于要人傷暍道病歸而寢劇遂不起
其沒也不欲死妻子之手武林聞谷禪師與嚴
忍公持誦佛號撫之而絕天啓乙丑之某月某
日也享年四十有季和王氏諱宇春山東叅
政諱之麟之子也天性孝友事其諸兄如父嘗
謂余曰吾昆弟死不忍相離也將共兆域以葬
不以家室稱子爲合而誌之余曰宋張暘愛其
弟輯臨終遺命與輯合墳議者非之子雖有治
命子之諸子未必從也季和沒其子昌諱昌誠
葬于某地之阡而屬余銘銘曰

吾有友譬一車朗仲執伏以趨邵瞿蓋却泥污
仲恭箱雜任居季穆蚤能揭持君為輪周通塗
材器良困契需行千里敗兩轡我為御徒踟躕
作銘詩悲祝余

馮嗣宗墓誌銘

君諱復京世為嘗熟人國初成懷遠衛高祖諱
玘官御史弘治中疏請歸故籍祖諱梁父諱覺
皆不仕妻盛氏生三男子舒偉節知十天啓二
年卒年五十君強學廣記不屑為章句小儒少
而業詩鈞貫氣疏嘯宋人為固陋著六家詩名

牧齋集五十五

十三

物疏六十卷謂冠昏喪祭不當抗家禮於會典
作遵制家禮四卷羅舊聞述先德作先賢事略
十卷族譜四卷年四十餘始見本朝實錄謂通
紀詳而野吾學裁而疎弁山炫博妄而繆憲章
典則自鄧無譏作編年書駁正得失曰明右史
略草創未就而歿君形容清古風止詭越翹身
曳步軒唇鼓掌悠悠忽忽如也性嗜酒酒杯書
帙錯列几案歌嘯少倦則酌酒自勞率以為嘗
數踏省門不得舉詠左思詩馮公豈不偉白首
不見招往往被酒高歌至於泣下嘗之白門日

肝輟登雨花臺縱飲慟哭哭罷復飲飲已復哭
人不知何所為也死之日語家人曰吾將為冥
官以日中上人曰須明日乎曰非也鬼神以夜
半為日中耳及時而絕銘曰

阮籍死矣哭聲千年君字嗣宗其哭亦然唐衢
謂別後善哭者君亦何為有淚如寫遺書滿家
子孫繩繩先號後笑請哂斯銘

李緝夫墓誌銘

牧齋集五十五

十四

吾先君之執友曰李丈伯樗篤學好修人也伯
樗母過先君攜其子緝夫以來先君教余呼緝
夫為兄曰安得若能文如李家兄乎是時緝夫
長于余三歲余才十歲耳余稍長即與緝夫同
視席余居城東緝夫居城西緝夫晨來而暮去
風雨明晦足跡可數也余少跼蹐自喜好越禮
以驚眾緝夫故淳謹及與余游則亦蓬跣跳號
類余呈閑閒相與訾訾之弗顧吾伊稍閒輒與
緝夫譚霸王之大略評詩文之得失放言極論
不為町崖緝夫所然而笑以余為知言也居數
年有婚宦之事各自解去余幸取科第而緝夫
治曲藝專門名家屢不得志于有司緝夫自

念祖父爲儒者百年單家寒素未可以旦夕振起遂從事于宮宅地形之術忘廢食寢扞冒風雪以爲功名富貴可以戾契致也終歲所得束修羊不足以市方丈之地則假諸倍稱之息以故緝夫之遇益左志願益奢家亦益貧而其勞瘁拮据亦益甚卒用是以死嗚呼其可悲也已緝夫少有大志中年爲儒生低首樞衣顧好學天官士遁家言閉戶握算以爲天下方有事是兵家所必用也丑寅之閒逆奄煽禍余惴惴懼不免緝夫過余私語曰歲在甲子七月五星聚

牧齋集卷五十五

十五

講于張王室必再興子其無憂上卽位更始緝夫喜而相告曰吾言有徵矣子必勉之吾窮且老復何恨哉其語意感慨一似重有屬者別數日而病未幾而死崇禎元年之四月四日也緝夫諱胤熙卒之年春秋四十有九明年余罷官東歸其子象璧葬緝夫于興福祖塋之側而泣來請銘嗚呼緝夫意氣抑塞有尊主庇民之大志不能自出既窮且老矣則汲汲然冀一見之于其友而余又未有以慰其望焉誦白樂天贈友之詩所謂待君贊彌綸者千載而下可爲

隕涕也矣銘曰

歲在己巳陽月日吁嗟緝夫返此室有山如室形氣密青鳥告祥邇襲吉宜爾孫子世朱紱

繆采璧墓誌銘

采璧姓繆氏名純白故宮諭贈詹事西溪先生之次子也西溪初與余定交采璧已能文章有聲諸生閒矣以父之執事余捧手樞衣俯而納屨余安之弗爲止也西溪遭閹難徒跣告哀相向而哭西溪不使他子而使采璧以其習于余也已而鈞黨益急余有抱蔓之懼采璧有完卵

牧齋集卷五十五

十六

之憂執手踧踖不敢出氣痛定思痛喜極而涕未嘗不相顧霑裳也西溪之歿十有七年蒙天子之恩卹十五年矣而弗克葬今年五月余過江上召諸子面數之其語切直不可聞采璧閤默不語退而深自刻責咄咄嘆詭若無所容未幾屬疾七日不汗而卒采璧之子晚擗踊而號曰天乎吾父之不得葬吾祖以死也有諸父在而吾父獨死晚之不得葬吾父也晚之責也晚其容有死所乎於是卜以十一月某日葬采璧于未安之新阡母徐氏附焉哭而乞銘于余

公羊子不云乎不及時而日渴葬也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過時而不葬則比于慢葬矣謂之不能葬則亦君子之所隱也余之有隱于西溪者蓋亦公羊子之志而采壁乃以余之一言而死治以不能葬之罪則采壁可以免矣公羊子又曰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若采壁者豈特免于罪而已其亦可以爲孝子矣乎晚之葬采壁也不得爲渴葬當時而不日正也其此之謂乎若采壁與晚也斯可以爲西溪之子孫矣采壁年

牧齋集五十五

十七

十七補博士弟子員數試京兆將以明經歲貢而死死之年僅五十有七娶徐氏繼室張氏子六人晚啣嘆晦畦女九人采壁讀書好古卓犖有志行余皆不備書書其所以死者則其生可知也銘曰

身死而父不葬吁可誠也身死而以父之不葬亦可喝也余之於繆氏也隱其父閔其子刻斯文以志焉昌黎有言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趙靈均墓誌銘

諱均字靈均姓趙氏父宦光毀家葬父偕其配陸卿子隱于寒山之丙舍世所謂趙凡夫者也家世在凡夫誌中靈均娶于文諱倣字瑞容其高祖父衡山公微明會祖父文水公嘉祖父虎丘公元善父爲貢士從簡字彥可彥可以名行世其家靈均少而受學遂以其女娶焉靈均從其父傳六書之學又從燕山僧見林授大梵字并諸國字母變體形聲譜韻之奧指畫形聲分暑部居移日分夜父子自相講習瑞容明詩習禮既饋而公姑贊賀謂靈均曰此我之賢婦

牧齋集五十五

十八

而汝之逸妻也寒山一片石可以無恙矣凡夫歿靈均家益落賓客益進其弛置自便視流俗如糞溲日益甚端容性明惠所見幽花異卉小蟲怪蝶信筆渲染皆能撫寫性情鮮妍生動圖得千種名曰寒山草木昆蟲狀摹內府本草千種千日而就又以其暇畫湘君擣素惜花美人圖遠近購者填塞貴姬季女爭來師事相傳筆法靈均入而訖其妻施丹調粉寫生落墨畫成手爲題署以別真贋日晏忘食時時如也出而與賓客校金石書畫問弄手紅蓮葉長石求

夕無所理賴閒託于虞初諸阜以耗磨光景陶
陶款款如也酒食祗飭旨蓄尤具晨夕百須靡
不出端容十指中靈均不知其所絲辦也以是
得蕩滌情志隱居放言者十餘年崇禎甲戌六
月端容卒年四十有一又七年庚辰五月靈均
亦卒年五十靈均無子以從弟之子銳為後一
女曰昭嫁平湖馬氏撰其父母事狀使銳來請
銘余嘗讀李易安金石錄序嘆其伉儷之賢才
藻之美而惜其不能終也如靈均夫婦者其才
可以耦其窮亦可以老而天不與之壽且斬其

牧齋集五十五

一九

後何耶生同志死同穴視明誠所得不已多耶
先趙氏之金石今獨其目在耳小宛之堂芸籤
縹帶亦如所謂連臚累舳散為雲煙者有無聚
散不可重為嘆息耶凡夫之有靈均許叔重之
有昭也靈均之聯蔡中郎之有琰也有女而能
傳其父其遂可謂之無子耶嗚呼其可悲也已
靈均夫婦以某年某月合葬于寒山附祖父之
阡而余為之銘曰

臺傾池涸兮寒山之廬灰飛煙燼兮寒山之書
粉繪剔軸兮金石蠟車長夜不瘞兮光氣有餘

子祝類我兮女歌弃子銘以告哀兮予彼幽墟

張孟舒墓誌銘

吳有君子曰文文起姚孟長周景文名行為一
世所宗而張與度朱德陞以孝秀奮袖其間與
相下上孟舒異度之兄也諸君之交孟舒也以
異度而其重孟舒也則自以孟舒孟舒之父益
之先生於先君為執友余之交孟舒而重之也
猶諸君也癸酉之秋余訪孟舒于越來溪登素
心堂夾憲助明凝塵栖几經久列左旁行度右
知其人修然自好讀書尚志者也堂之失也六

牧齋集五十五

二十

十年而復又以其閒葺祖墓梓家集凡三族之
葬皆度身量腹以有事焉知其修古六行尊
祖敬宗而收族者也越三年丙子孟舒年七十
異度屬余為記以得壽孟舒頌之而喜是年七
月病卒異度哭之慟退而作行狀率孤子梓
請銘于余狀言孟舒孝于親信于友恭謹狷潔
內行淳備而尤稱其慷慨慕義周旋景文于逮
繁之日人以爲難景文者忤閹考死所謂忠介
公者也孟舒嘗語余景文削籍屏居每指憲下
小池曰有此小池吾何憂被僣促別顧而語曰

疇昔之夜夢池中荷花盛開與兄執手談笑其猶有生還之望乎柩車北歸權厝池上顧視荷花爛然不覺噉然而哭孟舒儒者晚而好佛其亦感景文之正夢悟死生夜旦之故與孟舒之葬在巳卯之某月異度悲諸君之奄逝知人世之不可把玩欲及其身以章厥兄也渴而謁銘余爲之愴然嘆息故敘孟舒之生平而以夢終焉孟舒諱世俊世爲吳江人曾祖諱某歷官南安太守祖諱基鄉舉不仕今上用按臣言追贈翰林院待詔父諱尚友爲諸生祭酒母袁氏

牧齋集卷五十五

二十一

副使尊尼之女妻陳氏布政使鑒之孫女皆明德之後生一男二女葬吳縣西花園邨之祖塋銘曰

越溪之宅老桂數章有莞有桔幽幽空堂衡門剝啄軍持流囊霜空月駕禪誦將將經營塋廟護持金湯如賈欲贏如旅倣裝楞伽之巔雀離回翔後千斯年配此銘章

張叔子墓誌銘

秀才陳式來告我曰崇禎壬午五月東陽張叔子親省其八中丞公于濟上而式與之偕病暑

疾增劇六月三日卒于憲莊舟中生十六年矣叔子名世鶚字峙君少警悟與其二兄競爽筆騰墨飛風發泉湧文人才士弗如也治毛氏詩及尚書戴記穿穴訓故證據今古嵩門老師弗如也其爲人孝友順祥無子弟之過能使其大母安于家中丞公安于官成人長德弗如也卒之前一日誦出師表祭十二郎文琅琅有金石聲戒儻從勿以病聞詒大人憂舟次清口夢旌幢從空下有夫朱衣援筆點其額挾以上升卒之時彩雲壓舟如幔移時而散將反葬中丞公

牧齋集卷五十五

二十一

撫棺而慟曰兒知讀書卽好虞山夫子所爲古文誦夫子贈余詩發兵頭白憂國鬢絲之句未嘗不涕漬于筵也今其死矣假寵于汝師乞夫子之一言以葬汝而有知庶不悼其不幸于土中而亦可以慰汝祖母于堂上式聞之不自知其泣下霑襟也爲論次其事以請于夫子嗚呼中丞昔保釐南國功德在人南人聞叔子之喪巷不歌春不相如喪其昆弟也聞叔子之亡而憂中丞之失其愛子而盡傷如憂其父母也余于中丞有一日之長猶其州民也銘何忍辭中

丞名國維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兼工兵二部
侍郎總理河道朝議推擇爲大司馬銘曰
主而趾美命弗長也沒而修文夢告祥也我刻
斯銘以垂汪錡之例書之可勿殤也

何仲容墓誌銘

余小學舉子之文知里中有何仲容者彊學繼
文好鏤版以行世長與諸名士爲文會仲容亦
與焉余方壯盛觀仲容衰晚婆婆筆墨擊戛捐
捐然取次爭長頗目笑之久之仲容以窮死聞
其人內行修整不苟取予悔向者之意輕之也

牧齋集卷十五

二十三

仲容諱德潤爲嘗熟甲族父諱鏞通內典工小
楷修布衣長者之行仲容公襲素風食貧自守
泊如也性好潔焚香布席書帙井井隣富翁欲
并其居倍價以請仲容固不可乃爲高樓下瞰
食罷戡骨雜擲屋瓦颯拉積不能堪一夕自徙
去僦居荒郊外忽忽不得意以死其卒以天啓
二年十一月年五十四娶秦氏生子五人述禹
述稷述契述皐雲女四人葬宣家村之先塋雲
吾徒也既葬來乞銘銘曰

土一抔墳四尺儒衣冠載營壘草茫茫風蕭然

讀書聲林木間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五

牧齋集卷十五

二十四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六

墓誌銘七

明故整飭遼陽等處海防監督朝鮮軍務
山東按察司按察使蕭公墓誌銘

萬曆間東師久不決中外攘臂主戰以梗壞封
議而石司馬所遣說士曰沈惟敬者頗能得倭
要領我師老將驕志不在戰陽欲殺惟敬以傾
司馬而陰又欲委惟敬以弭倭當是時蕭公以
遼海道監軍朝鮮制府一見卽以惟敬屬公南
原之役我師大勦總兵麻貴謀棄師走鴨綠公

牧齋集五十六

單騎赴王京趣惟敬詒書退倭而制府乃以大
捷聞公再三力爭謂倭之退以惟敬手書青山
稷山不交一矢若詭詞奏報功罪錯迕不惟欺
罔朝廷抑且貽笑外國制府自此大恨公矣
先是惟敬已奉 旨逮解及王京解嚴公卽繫
惟敬抵遼陽制府欲以稽留欽犯罪公至是口
噤不能發而兵垣承制府指 韋章上聞遂併徵
公下獄論戍嗟乎惟敬法在必死倭不退固死
倭退亦死倭退而人知其出於惟敬尤速死也
公督惟敬退倭熟知弭倭情事而又與力爭奏

牧齋集五十六

報彼不整公將安歸乎當制府屬惟敬時公固
已入其彀中矣南原之事公卽嘿不發一詞彼
其能舍我乎公志在徇國義不旋踵解王京之
危急爭南原之功罪功高不賞而蜚禍從之公
之自爲謀則失矣其於謀國不可謂不忠也公
去東事益壞贊畫丁君應泰上書列其狀并極
訟公寃丁亦坐免官居久之奉 恩詔自嶺南
赦還居家十餘年乃卒嗚呼公弱冠負膂力盜
五十餘人夜劫公父公獨身奮挺與鬪盜舍父
父遁去身被創十餘癰痕如刻畫舉進士繇刑
部郎考滿出守東昌親擒劇賊散其黨數千人
備兵潼關固原臨洮所至有聲跡其在臨洮火
落赤萬衆寇邊盛暑擐甲張疑設伏虜望風引
去海內皆以邊才目公及東事孔棘開設遼海
道司馬深倚辦公公亦思一有所奮成功名而
竟以此敗當公受事時封事已壞司馬爲舉朝
射的人皆縮頸却避公勇於爲國不顧利害觸
冒坎壈望塵受誣雖與司馬共填牢戶固其之
也此豈可使庸人小夫容頭過身者評議其短
長哉公修髯偉幹鬚弓躍馬意氣蕭灑歸田以

後簾閣據几奕棋窮日夜漠然若無所事者起
自田家與夫人對啜麤糲或譏其儉嗇一旦相
擇形勝連浮屠於異地揮斥數千金如棄涕唾
以此知公真奇偉變化不測人也公諱應宮字
某世爲蘇州之嘗熟人舉萬曆甲戌科進士卒
於萬曆辛亥八月廿八日年七十有三娶龐氏
封宜人勤勞共儉配君子無違德後公十三年
年八十三而終有子曰可繼先公二年卒其孫
廷舉等十以崇禎二年十月葬公於曹庄之新
阡以龐宜人祔焉往余在長安與奇士馮仲纓
金相輩游聞東征事并公得罪狀與邸報所
流傳大異而過丁贊畫之子出其父手書東
事始末首尾斷爛字畫幾不可辨相與釋而存
之視兩生之云若合符節比分纂神宗實錄
欲以其書上史官不果今獲志公之墓謹撮其
槩而存之亦以信余之志他日有徵於國故焉
其不獨以悲公之過而已銘曰
東師遽延貽國恥毀封飾戰共調抵雄唱雅和
惟一授陽戰陰和廟堂指將帥懼伏如浮蠅公
監九軍杖尺筆介馬并日馳敵壘辨士飛書射

枉矢倭人退舍鮮人救捷書露布亂朱紫掩敗
攘功公所鄙奮驍駁辨怒抵几彼饒剝肉成疾
痾膚公弗奏謗盈匭荷戈瘡鄉魑魅喜終然歸
耕牧羊豕哀哉司馬卒冤死埋骨牢檻流妻子
國有實錄寡惇史捃拾朝報撫故紙浮石沉木
盡如此枯竹腐骨誰能解切舉復我饒公墓矯骸
飢信史可徵百世俟有不如不然視遼水

貴州布政使司監軍都清道右叅議兼僉
事贈亞中大夫貴州布政使司右叅政陳
府君墓誌銘

萬曆四十五年冬黔師有事於勾哈府君以右

叅議分巡都清往監軍事所向克捷閱四月而
振旅以入賀行則君之病亟矣次年六月二十
二日舟抵蕪湖遂卒事聞詔贈君官右叅政
階亞中大夫褒勤事也先是以按察司僉事備
兵川南長珙羣盜田虎熊林輩磐牙連歲酋豪
會良弼作言起事通行爲囊橐諸夷酋皆蠢蠢
騷動君至補卒乘築城堡廣置閒謀明設購賞
募壯士搏戰殺虎林間於奢氏俾誘殺良弼又
移檄諭降凉山酋石波等萬餘人先後四年羣

盜弭散流亡來歸其蒞黔也黔撫張公議勦下
衛一見語合遂以勦事委君君偵知下衛諸苗
倚平定爲謀主誘其酋至勾反接而斬之趣分
兵四逼竝進丁巳嘉平拔養德戊午正月破乾
河馬蹄二月克擺沙高寨凡二十一寨馬蹄有
洞阻險賊敗北者聚爲窟穴用火攻殲焉壘石
封尸繞其石曰天焦紀功而還是役也斬首二
千三百餘級獲生口牛馬無算撫安降夷二萬
四千餘人君以一監司專師旅之寄宿將悍夷
悉稟紀律獷如崇明狡如邦彥鞭箠使之若叱

牧齋集五十六

五

畜狗君沒而奢安踵叛兵連禍結迄於今未解
黔蜀之人謂西南之禍起於招撫駕馭之非其
人相與援手訾罵而尤追數君之云亡爲可恤
也府君諱禹謨字錫玄刑部右侍郎謚莊靖公
諱瓚之長子君胚胎前光敏而好學莊靖公以
爲才子莊靖公表著清德老而不替君孝敬祥
順僂僂繼述所謂晨昏之助蓋有賴云者也莊
靖公歿君始舉於鄉累試不第僂僂就選人再居
學官歷踐郎署提躬著事所至皆有名蹟無忝
莊靖公之遺訓焉當君少壯時以貴公子有盛

名於時厚自貶損補水徒步默默如有所不自
嘽者及其潦倒場屋晚而無子皆爲君歎息以
爲日暮途遠君則信眉抵掌激昂以赴功名之
會若騁騏驎於修途慨然未知所稅駕也勾吟
之役年已七十矣寅緣篲箚扶曳下上手足跛
瘳衣袴弊裂氣息惛憊不少衰止師還之日磨
厓染翰沾沾自喜庶幾有據鞍裹革之志焉嗚
呼其可壯也已君博識強記貫穿經史尤好摭
摭四部中僂事駢語比類相從如古人所謂蒼
叢枝瘻者閱卷有得輒放筆大噱以爲娛樂蓋

牧齋集五十六

上八

其生平學殖如此官兵部司務謨左氏兵略若
千卷以左氏爲經以羣史用兵制勝相比類者
爲緯書成具疏上之 神宗命留備御覽君以
書生談兵其所謨亦蒼粹之屬耳而卒以兵事
顯昔杜牧之注孫子自謂上窮天時下極人事
乃不獲一試於行閒其視君何如哉君又輯駢
志說儲經言技指廣滑稽志若干卷補北堂書
鈔若干卷皆傳於世君之卒也年七十有一後
四年始得贈卹之典爲崇禎三年九月附葬於
莊靖公桃源之賜阡娶秦氏繼娶劉氏皆贈宜

人秦生一女嫁湖廣行都司斷事蔣國珌庀君
葬事使其子來求銘君與先君交相好也莊靖
公之喪先君疾使乳媪劒余往拜君與劉宜人
撫之而泣蓋傷已之無子也今君有賢女實克
葬君而余執筆爲之銘死生俛仰四十餘年於
人世何如也銘曰

出自北門山臨水旋顯允莊靖賜塋歸然豐碑
率律石磴屈盤君所經營沒而耐焉橋梓鬱鬱
松栢九丸龜趺螭首愍綸載宣桃花之源夾以
澗泉過者必式游者或歎我銘幽竈大書深鐫

禁彼樵牧後于斯年

故淮府左長史何公墓誌銘

萬曆初江陵執政以考成法計天下吏吏惴惴
救過不暇而何公以平陽奏最再上計賜金褒
異當是時何公自以不得志於公車思殫力吏
治以自振發世亦知公果可以有爲而終以不
遇年至慮耗抑沒於庸人之中後生小子或不
知其有志於天下者公歿乃稍稍傳道之悲夫
公諱鈞字于宣父墨以貲爲郎贈浙江平陽縣
知縣公中嘉靖乙卯科舉人謁選知溫州之平

牧齋集卷五十六

二

牧齋集卷五十六

八

標考六年滿陞南京錦衣衛經歷久之陞淮
王左長史致仕歸歸二十二年而卒娶許氏後
娶顧氏男三人世滋允澄允泓女二人公以嘉
靖乙酉生卒時萬曆癸卯也後卒之十五年而
葬墓在覆釜山之新塋公之治平陽也當江陵
初政公奉行功令尤慎法寬惠不刻始至慮囚
平反幾千人晝夜視爰書日盡牘平陽東並海
南距閩西連括土曠而民勞歲輸永嘉及蒲門
所二倉凡千五百餘石涉江踰阻公悉以漕例
議折民兩便之平陽之南有江江南有大溪南
北相貫窄是爲東西江灌田可四十萬畝而閩
括之山犬牙相啗海水出焉北流注於溪水則
田爲斥鹵公築復宋嘉定中鳳浦疎佐門以礎
并疎上流八閘月而舉百年之廢永嘉侯一元
記之江東西之田界閩復畝握算得漏田七萬
畝平陽民去水禍增歲食不復轉徙他邑矣公
行視甌閩防倭要害自金鄉衛抵炎亭珠明海
道歎曰嘻信國之築而績溪之守其可以弗念
乎乃築石堡二爲營房百有二十以居戍卒繕
置守備焉歲再饑積穀備荒所活數萬人贖鍰

之輸官者一如憲令給票自填方江陵政行時郡邑騷動齒牙相猾然奉行如公者實寡居平陽六年計口受俸錢毀家爲邑以櫛爬蘇醒爲能事故其事跡可記如此然公少卽好譚僮儻節槩及經世大略既上公車與光州劉黃裳海鹽王文祿以豪傑相命之平陽過瑞安卓侍郎祠感黑虎之事求問所謂寶香山者而望祭焉其在南錦永旣倦游矣謂康新公有開國屯田功力請兵部復其後錦永千戶游燕子磯指示振武營兵變時與黃裳醢酒譚兵之地停杯歎

牧齋集卷五十六

九

息低迴不忍去歸田後徐尚寶貞明開畿南水田詒書詢公公報書言國家兵屯鹽漕四大政皆表裏水田田邊地之法四曰清舊屯重邊引廣招募隆賞功田內地之法四曰貴力田更納贖准徭役定流配田畿南之法三曰近山用閩人級泉法近河用楚人障陂法近海用吳人引潮法鑿鑿數萬言皆可施行而又謂設官行事文法便宜一切掣肘深慮夫底績之不易既而果如其云尚寶議旣格所著潞水客談盛傳而公書則僅存者嗚呼其可悲也公晚年以文

史自娛命觴顧曲談宴終日時時閃默不自得嘗酒間歎息語余甲戌罷公車海鹽王生年七十病臥猶握手相戒勿低頭就選人丁丑上計生素髮垂領姿安部堂前從衆中疾聲呼余郎吏皆驚余至今猶愧王生也公不得中進士第而俛首一官齟齬不得意以老公所爲歎歎感歎或在此於然世方囊帛積金以傳遽至於公卿而公慨然懷古人趨赴功業之意以爲有道路可指取斯已諄矣卽射策甲科其遇合亦豈可期哉以公視尚寶抑又可悲也已公與先大

牧齋集卷五十六

父同舉於鄉以猶子字我先人而余因以童子得見知公爲審乃撮季子允泓所次公生平著公之志以質於幽竈銘曰

覆釜之山對峙海門公卜新宮于此高原惟公之德施而尚屯如彼海波演迤欲吞雖則膏屯渙其後昆鍾水豐物注茲有源勿謂覆釜其丘如敦刻此銘章千載有聞

明故陝西按察司按察使徐公墓誌銘

天啓中逆奄方用事而秦撫喬應甲追比故刑侍王之案職以鉅萬計期旦夕取辦以說閹是

時吾邑徐公爲按察使心薄喬所爲且憐追比之寃也不欲急竟其獄焉故有心疾特聞益張植袖攘臂狂易如瘼狗公侃侃不爲屈退而歎曰此不類人所爲吾其無如矣鬱鬱不得志憤惋屬疾遂以不起嗚呼公不死於奄而死於奉奄之人猶死奄也公不死禍不可知得死爲幸雖然公豈自知其不免而祈死乎抑亦自知其必死而不祈免乎假令公不死其肯造祠廟頌功德望塵拜祝爲奉奄者之所爲乎公歿未幾喬以職敗秦人皆噓其名而公之死至今猶爲

牧齋集卷五十六

十一

歎惜嗚呼孰謂三代之直道不在斯民也哉公諱待聘廷珍字也侯大父也懋德父也樹德本生父也其世系封贈具於余所撰先塋碑不再告也進士公所起也知樂清上虞分宜三縣以刑部主事改工部歷正郎陞湖廣按察使分守荆南終陝西按察使公之所閱官也公爲令廉辦惠和爬坊剔蠹三邑皆有遺愛在郎署斤斤守職完節慎庫勾稽出入洗手不名一錢在荆南黔蜀寇旁午繹騷繕兵庀餉荆南晏然蓋公之歷官聲績可紀者如此嗟乎公起家爲令十

一年爲郎十二年栖遲淹久坎壈失職人皆爲公扼腕顧坦然若無所事於世者晚晚遲暮乃有秦中之行人謂公精已銷亡矣意有所不可耿介於懷之死而不可掩沒此公之所以爲君子也此余之志公所以謹謹書之而不敢略也公晚年與余游最密每從公契闊談讌酒肴嘉美情懷披豁主不告疲客亦忘去以爲有古人嘉賓式燕之風溫文令辭恭而有禮雖小夫狎客長筵末坐未嘗有厭薄之意狎侮之色每竊歎以爲盛德之事鄉邦所未有也韓子有言親

牧齋集卷五十六

十二

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公之亡也余不勝東阡北陌之感今其葬也又何忍不爲之銘哉公卒於天啓丙寅正月初七日享年七十有二娶陳氏贈淑人崇禎四年某月合葬於徐墅之阡公有子四人錫祚錫胤錫雲錫全女三人錫祚錫胤皆與余交好錫祚後公五年亦沒錫胤實來乞銘銘曰殽人作威亂紀綱有夫負恃虎翼張公欲柱之惜莫當載筆入地愬上皇天晶日明公不亡彼哉腥腐聞穹蒼我磨斯石刻銘章微顯闡幽厥

義長

明故沔陽州知州徐君墓誌銘

徐之譜系出自南州其在吾邑至司空始大司空之弟曰徵仕郎徵仕之子曰太學生一德太學生三子而君其季也徐自司空貴盛其子姓多輕衣肥馬左絃右壺以游閒靡麗相放效而君之父獨以讀書修行勅戒其子招延名人魁士爲之師友以鏃礪其問學君甫弱冠已赫然有聲諸生間矣萬曆丙午君與余偕舉於南京同年生私相指目曰此故善曲臺禮徐生也

牧齋集卷五十六

十一

其見推服如此然君當是時感其年之漸長而悼親之不及見也每慨然太息泣下霑襟累試於南宮不利遂僊首州郡之職汲汲然欲援一命之榮以及其親而卒不可得君之志蓋之死而未已也嗚呼其可悲也已君爲教諭在徵之婺源曰此子朱子之鄉學也其敢弗共端拜拱揖示人准程簡習孝秀講貫經籍閭四通之衢以達學宮鄉先生司農汪公太宰余公鏡石以誦焉五載擢知沔陽州沔兼受漢夏諸水水湍悍而岸善崩君乘小舟行視築堤疏門走漲杆

流明年水大至民以不害沔承荆下流有堤界荆沔閒沔壅則病荆荆決則病沔君相度而中分之兩州之民皆曰于我有德楚藩之中涓微阻於沔白晝殺人吏莫敢何問君捕置之法相國之子侵沔民田產君視其質劑立返之豪右皆拱手奪氣君治沔二年米鹽酒脯皆取諸其家從兄分守荆南以令甲當改調沔人遮道挽留不聽發遂以病卒於官舍州人巷哭柩車之歸也男女老壯致奠醑者相望於道舟舡下上聲呱呱然蓋所謂聞於古而親於今也君爲人

牧齋集卷五十六

十四

和平樂易飲酒溫克遇不可必達其志雖強有力不能奪與人交寡言自可無握手指示肺腑之狀其待故人亡友雖一揖之交終不相背負也君於同年生最善余及嘉定李長衡長衡嘗序君之交以爲其人與文清堅沉厚皆合福德相而惜其不遇時也君卒長衡哭之過時而悲今長衡亦歿矣嗚呼長衡之所謂福德相者其信耶否耶以其言爲信則君與長衡其窮與不壽也已有徵矣以爲不信則世之貴且壽者雖三公吾猶以爲隸人雖百歲吾猶以爲殤子也

然則如君與長蘅者其遂可謂之窮且短耶否耶必有能辨之者矣君諱待任字廷葵卒於萬曆癸亥之九月享年五十有八娶潘氏先君而殂享年四十有三生一子曰錫祺某年某月合葬梅里之新阡而來請刻辭曰先人之志也銘曰

譬之車焉器工材良可規可萬養陰齊陽狝膏棘軸馳騁四方行數千里如庭與堂閉門不試小試輒傷負轅長歎嗟我邦良鳴呼哀哉視此銘章

數集卷五十六

一五

廣西平樂府同知致仕進階朝列大夫陸

君墓誌銘

國家設資格用人分進士舉人爲甲乙科而近世輕乙科彌甚郡邑官內徵得臺班者乙科纔一二人而此一二人者又必其精彊蠶氣揣摩捫闔游光揚聲乃僅而得之不若爲甲科者端拜詳視便文無害安坐而致津要者十人而九也世既輕視乙科而乙科之自視亦以爲支子贅壻爲吏而不自力自力而鮮克有終卽自力且有終矣而往往連蹇不得意爲甲科者相與

心非而手笑之於是乙科之自視亦日益輕而吏治益以窳敝甚矣資格之爲吏病也往嘉興譚太僕好抵掌譚吏治每爲余言桐鄉令陸君之賢而惜其困於資格濡滯以老陸君者名枝字達卿嘗熟之卑澤鄉人也祖某父某少力貧好學以萬曆丙子舉於鄉謁選知桐鄉縣事陞夷陵州知州遷廣西平樂府同知致仕歸君治桐鄉懲前政數以墨敗布衾瓦器妻子同甘菜茹勅丞尉各自底厲助尹爲治勤聽斷勸農桑杜請託明購賞貧弱尉安獄訟衰止其治夷陵

數集卷五十六

十六

大指如桐鄉不以隨牒平進稍自衰沮皆以廉平爲天下最此吾所謂乙科爲吏能自力而有終者也桐鄉滿考不當得州守夷陵滿考不當得府佐且在遠方當事者亦知其賢以其爲乙科且惴惴吏姑置之耳此所謂連蹇不得意困於資格者也君既致仕歸以孝友爲政於家以仁厚退讓爲德於鄉角巾布袍規言矩行爲鄉人子弟矜式者二十年天啓二年九月卒春秋八十有三崇禎八年四月葬卑澤圩之新阡君桐鄉之政譚太僕言之甚詳在夷陵勒碑記之

者雷簡討何思也。刺史家北桐鄉富民之急以廢宅荒田易其美田。宅富人子訟之。權要爭焉。宦家地君曰無傷也。使各復其所稅。閹增將抵荆也。故王少宰篆醵金往迎之。以請於君。君曰閹至吾當以死拒之。其可往迎乎。閹瓜牙吏恣爲姦利。率州民追而沉之。江閹不敢問也。君之爲吏其大事可記者如此。銘曰

君之同時蓋有起乙科登西臺。聲執氣焰傾動鄉里者矣。不及百年。高臺傾曲。池平門無遺芳。墓有牧豕視君之所得孰侈。君之八十也。余述

斯言以稱壽。今又銘之於此。嗚呼非夫人之銘以告閭史。

明故浙江溫州府平陽縣知縣陸君墓誌銘

君諱崇禮字孟敦。其上祖治在勝國時始居甯熟。君之五世祖諱潤。爲浙江溫州府太守。祖諱一鳳。福建泉州府同知。卒於官。父重科。娶張氏。女生五子。而君與中子大叅君。閨禮皆成進士。君家世仕宦。高閹紳楔峻峙里門。祖父老於諸生。門戶單薄。君與大叅君蚤歲於奮互相磨切。

寒窗宿火燈影熒熒。敲筆硯墨聲擊。慶相應。君既決起射策。君歿而大叅君克趾厥美。以藏君事。君之兄弟所謂能起家者也。君初令閩之龍溪。據案判讀。颯如風雨。辟名橋令不汙。而辨表民謫吏皆捧手縮舌。中貴人權稅於閩。邑長吏造門傳呼。伏謁君。譙訶門者趣入。具賓主禮。中貴人心慙於君。而邑中豪街君執法飛謀釣誘。具草劾奏。撫臣爲傳遽沮止其事。得解而君行意自如也。已調溫州之平陽。平陽當兵燹之後。歸流人復侵田。畫饋運計算弊餘夜以繼日。君故有心悸疾。遂不可爲。卒於平陽之官寢。萬曆二十年三月十二日也。年三十一。娶王氏子四人。曰某某女二人。大叅君以天啓元年某月葬君於虞山先人之兆。父走書京師。屬余以銘。余先世與君家比鄰。突煙縷縷相接。余王父舉嘉靖己未進士。逾年而卒。而從祖祖父憲副公復以乙丑舉進士。後四十有餘年。君家兄弟如之。兩家門第廢興慶吊錯迕。僥仰里門陳跡宛然。故老過之。無不愜歎。憲副公之孫某實爲君壻。而大叅君與余篤厚。不可以辭以志兩家之故。

傳於閭胥亦余志也銘曰

倚陸氏美汾郁趾機雲比金玉君先鳴振前躅
歷巖邑作明牧罷民蘇閭尹服斥危疑移墊沃
名已飛身則伏大厥家宜式穀虞山宮龍澗曲
於萬年志陵谷

誌銘
誥封中大夫廣東按察司按察使孫君墓

孫氏世居中州勝國時千一公官平江路錄事
司主事遂家嘗熟弘正間西川先生諱艾攻詩
任俠爲沈啓南高足弟子鄧穀文度贊其畫像

牧齋集卷五十六

十九

曰開門延千里不羈之客赤手鑿百仞未開之
之山里人至今傳之艾生小川先生諱未未生
三川先生諱七政亦以攻詩任俠有聞於時而
府君其中子也府君諱林字子喬與其弟諱森
字子桑羈貫成童爽朗王立三川本秦川貴公
子自皇甫司勳王司寇以下莫不造門君兄弟
周旋杖屨吐屬如流酒酣樂闋分韻賦詩刻燭
叉手倚待立就客無不停杯擊節以爲二陸兩
潘復出也稍長攻制科之業踔厲風發文采爛
然而又得一時通人若無錫顧端文里中趙文

穀爲之師聲名籍甚省試榜出三川必問甲乙

云何過此不復省視以爲不足以辱吾子也數
踏省門不見收三川家益落嘗爲詩曰割宅留
松徑開門借酒家被酒悲歌意若有不自得者
君兄弟視形聽聲竭心力以娛老賓客日進詩
酒不衰人皆曰幸哉有子也三川沒子桑與君
之伯子恭甫相繼舉於鄉君以諸生祭酒授高
郵州訓導會恭甫舉進士以刑部考滿君遂膺
封典如其官又十年少子光甫亦舉進士君以
恭甫三品晉封益榮顯矣又數年而卒當君盛

牧齋集卷五十六

二十

壯之時謂甲第可以契屐取已而數困鎖院家
貧親老人以爲君憂君眉宇軒昂龍蓋人上奮
聲樹頰里中少年莫敢陟輪視君者及其晚年
聲華烜赫于公之門日高翟公之客復至君自
念不逮其親抱枯魚靜樹之感歲時伏臘涕承
於眶而墨瘁其色也君天性孝友既貴削衣損
食以收睦賑卹爲事甃道路成橋梁汲汲然如
有所不足者以其閒時花藥片園團親知故舊
岸幘談讌門徒業使耕蔽上壽偃仰極意者二
十餘年斯可謂高明令終備具五福者矣君既

辱與先人游而余與子桑同舉交在紀羣之間
恭甫既第先甫始見知於余余亟稱之君過余
而歎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君之知我子亦猶
我之自知也恭甫歿先於君一年而君之喪先
甫自泉來奔泉之民號咷歌思至於今未已君
之能知其子豈偶然哉君卒於崇禎十年四月
享年七十有四娶陳氏贈淑人子三人朝肅廣
東布政司右布政朝諧國子生朝讓福建泉州
府知府女三人孫男女十五人某年某月葬吾
谷之新阡往余有母之喪倒囊入息於質庫莫

卷一百一十六

二十一

有應者君呼恭甫之守藏者命趣與之余每讀
史至平原君母死無以發喪之事未嘗不潸然
出涕而歎君之能急我也今余離告許之禍幽
於清室而光甫之乞銘也哀曰微夫子之言無
以葬吾先人也俯仰君父子間存亡今昔良有
足悲者故不辭而爲之銘銘曰

虞山大宮谷林小霍新阡之記姚史所作君每
讀之解顏盤礴今歸於斯魂魄所樂絳樹錯繡
丹丘塗獲從而父祖長游冥漠

東昌府通判王君墓誌銘

君王氏諱宇熙字伯明其先嘗熟之石塘里人
也曾祖諱寶祖諱萬齡父諱之麟歷官山東布
政司叅政君之祖中繇役家圯依婦家於無錫
叅政舉進士始來歸焉叅政娶蕭氏生四丈夫
子君其長子也君爲兒時孑身就傅鄰塾孑孑
掉書囊失足墮河水中鄰翁沒而救之乃得出
長益自力問學以國子生選授山東都司經歷
陞東昌府通判左遷魯王府審理致仕天啓二
年二月卒年五十有六妻譚氏子九人某年某
月葬於叅政橫瀝阡之昭穴叅政廉辨長者其

卷一百一十六

二十二

卒於官也東人巷哭以過車君初至父老皆歡
迎塞車帷相指目曰此故王大夫之子也君於
吏治精壯果敏曉暢法律署四縣曰章丘陽信
齊東堂邑署一州曰濮所至興利櫛垢若營其
家東人遮道邀留不肯聽去既去而歌思之曰
真吾王大夫之子也通判職治河是時黃河南
徙漕運梗咽議者紛然以復舊河爲言君極陳
泃溝之利當每歲疏濬以全力從事若分泃治
黃彼此牽掣則萬運必不可復而新河亦坐廢
此兩敝之道也于是開泃之議始定又移驛泃

口以者清事至今賴之蓋君之歷官其能績可記者多矣而此其大者也君罷官歸斗粟尺帛必與諸弟共從父弟死念仲弟之貧也以其子為之後君多男子衣食百須枝梧拮据拾而能推以與弟人尤以為難也君於諸弟恣其友愛而尤愛季弟宇春宇春好佛君亦晚而學佛疾既革修西方儀軌堅坐正定以求所謂往生者蓋決日而後沒銘曰

君初病噎鄭重謁余致幣肅拜携一卷書云將死矣念子相於敢乞銘章以當楬槨死趣安樂

若禪定餘浮屠道人有弗君如顧視人世蟲蝗卿蛆盟饋沐浴撒手來去孰愚孰賢夢與幻與嗟我勞人未忘坎壈斯言贅矣以刻幽墟

天河公生瘡誌

歐陽公記洛陽牡丹以謂天下真花獨牡丹花之鍾其美而見幸於人者也雖然鍾其美者天也王於姚妃於魏荆棘叢生於丹延褒邪之閒雜然而品敘之則固繫於其所遭矣今天下獨重進士科以進士起家者譬如洛陽之花一出於畦塍則已享朱門幄帟之奉其繇它途者則

歐陽文忠公集卷五十六

三十三

歐陽文忠公集卷五十六

三十四

不能也夫進士之才美未必姚魏而它途未必皆荆棘也而世之品敘若是何哉天河公文翰端麗手尹旁達其所鍾美矣鏃礪括羽戰術藝之場掉鞅先登其見幸於人也不難矣然而遷延三北以年資入貢為廣文於高郵於蕭馬令於廣西之天河卒致其事以歸斯非所遭之蹇而叢生於丹延褒邪之閒者歟公在高郵御史徽署寶應縣湖泊多盜咸自首服十旬而城成其在天河四堡久沒於那夷馳片紙叱之侵疆來復嗟乎公遠宰蠻縣窮裔一隅猶能奮臂其閒今得受疆圉之寄其肯喪師失地而以城與虜乎國家過道資格使人才抑沒如此此不徒為公歎也公今年八十筋力方剛博奕談嘯濡翰盡數紙僂僂俯躬不告劬勩子孫服儒襦嬰坐膝還視同學少年射策甲科驟至延顯而奄忽物化有逸若隔世者矣洛陽之花棄置於丹延褒邪之閒焉齊不及或以久延而朱門幄帟之中其萎落滋早人之見幸與造物之所護呵固不可同日而語也公自為壽藏穿塋於先人之墓側而狀其行以屬余曰及吾之身猶有述

也公殆古人所謂達生者將與趙邠卿司空表
聖同游於千載之上余言之咽噍何足以發其
一笑乎噫亦以志余之感而已矣公諱志學字
希之姓薛氏稱天河從其官也今年萬曆四十
八年也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六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六

二十五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七

墓誌銘八

浦君鎔先生墓誌銘

吾邑自唐宋以來人才輩出而流寓亦多賢者王處一之風節周仲美之經術陳敬初鄭季亮之詞章流風餘韻浸淫成俗賢者之所居若此其重也世道交喪而舊老遺民邈然不可以復作蓋百年于此矣如浦君君鎔者其亦近世之寓公也與君諱大冶君鎔其字嘗之無錫人也父諱應麒舉進士入翰林官至左春坊左贊善

牧齋集五十七

娶于陸生子三人而君其少子也君少穎異攻詩文楷書法殿陽率更道勁有骨法十六補博士弟子員代官贊公屬筆札宮贊公以爲類我當是時君方少年爲秦川貴公子其托寄已絕出流俗好書法名畫及雖彝鼎敦之屬傾囊解衆一無吝惜所與游多高人辭客名僧逸民簾閣涕几焚香掃地清談竟日凝塵滿座庸夫俗子望之自遠不待閉門謝客也宮贊公歿君徙家虞山虞山多故家遺老而君之外家爲孫氏

風流好客聞于江左嘉靖中有崑山人周詩

者客于孫氏死葬孫氏之吾谷山人少不婚宦所至以藥囊詩卷自隨孫氏子孫歲時漬酒于其墓君聞其風而說之遂老于虞山其風致蓋與山人相彷彿云君天性孝友先人生產推以予伯仲獨身徙虞山蕭然旅人也性嗜讀書不意泛濫于子家喜老莊于集家喜陶韋外是則旁行四句之書手鈔句讀朱黃儼然評論書畫考正鐘鼎彝器款識專門名家多有弗逮葛中枕杖游行山澤閒城市之中足跡可數積雪拒門突煙不起彈琴商歌聲出金石晚年教其子

牧齋集五十七

世彥蔚爲名士所得東修羊一以奉君君以是能安貧味道老而不辱也天啓元年君八十有二卒之日沐浴危坐命其子簡點書冊中履若將遠適者合掌念佛端坐而逝是年之三月十九日也又四年其子將葬君于虞山之阡而以銘屬余曰先人之志也余少爲文章無所鯁避君讀而亟稱之庚申之秋余將還朝君踏門而拜曰願以身後累子嗚呼余何敢愛其荒言不以慰君也哉銘曰

世之盛也族墳墓聯朋友媿宮室同衣服如周

官之所謂本俗者舉世而皆是風俗淳美士大夫澹于榮利遺民寓公幅巾談笑蓋無往而不得其所止焉今之世盛感靡所騁辟地去國適彼樂土其孰適焉之主手召彼故老徵諸閭史吾邑之傳僑寓者其將至君止乎嗚呼唏矣

張義卿墓誌銘

吾鄉趙文毅公之未沒也故雲南巡撫陳公用賓妻病禱於金碧山之神神降語曰嘗熟趙公爲閭羅王以明年三月某日上弗可爲矣至期陳夫人果卒文毅亦沒於家其日時俱合而張

牧齋集卷五十七

君浩字義卿者文毅之及門弟子也君力學修行博通古今以宿學碩儒自負年三十餘始爲諸生累困鎖院食貧仰屋鬱鬱不得志萬曆癸卯以病卒享年四十九沒之前數日喑不能言一夕忽語曰趙公辟我爲記室已表於上帝須命而往耳自述其七世往因在宋爲池州權守趙卯發德祐初殉義者語訖復喑越三日又曰趙公已得請矣拱坐而逝君沒家貧益甚其妻錢氏撫其孤孫履端食荼攻夢備所不堪後君二十八年年七十五而終君初沒時錢病不知

人兩日而蘇曰見君冥府甲第中冠服都甚與爲期曰待孺子立而來錢及見履端舉鄉試而沒實崇禎四年也又四年乙亥履端舉其柩合葬於君西山之阡而謁銘于余余惟神怪之說孔子所不語而儒者多諱言之雖然以文毅之剛強正直抑於羣小而君之深中篤厚老於諸生屈於生而中於死亦理之不可誣者且夫生而貴厚者其日短而死爲明神者其報長然則爲善者可以不懼爲文毅與君之徒可以無憾也三世之事信而有徵爲文毅與君者靈響昭

牧齋集卷五十七

灼儼然明神則世之一夫九首凌厲恣睢者度不能無死其亦可以思懼矣乎爲世教計者惟恐神道之不章也何爲諱言哉余爲兒侍先君側識君修髯長身儀觀甚偉年十六七讀書山中君僂而過余以丈呼曰吾丈於今日爲絕倫于千古爲名世鄭重肅揖而去余少心易其言至今猶愧之履端又余門人也其忍不銘銘曰生無貴仕沒有神流光靈以趾厥孫來世可徵訊墓文

虞逸夏君墓誌銘

君諱時中字庸父少從景陽秦君游而與少補
蔣君並爲童子師秦君家故饒于貲風流博雅
善度曲鼓琴尤喜藏書朱黃丹白開卷爛然從
人得秘書多用行書好寫簞燈助讎老而不倦
蔣君尤貧不能購書人間多有之書皆手自繕
寫盈箱溢几尤爲專勤君與秦君游讀其所藏
書幾遍又與蔣君是正六書之學故里中言小
學者繇蔣夏規言矩行儼然爲人師五十餘年
余歸田訪問遺老秦君蔣君皆前沒矣獨夏君
在乃備禮請與相見欲延致家塾不果又十餘

年而卒其子士瑚將葬君以余爲知君也請爲

銘

其銘自國初吳文恪公言里中宿儒有陳伯麟
陸子善衛伯京鄧仲琚之徒迄於今遂不能舉
其名氏不及百年如君者豈復有知之者乎夫
布衣修行白首耆艾之士國之老成鄉之祭酒
世之布帛菽粟而人之元氣也世之降也宿素
衰落後生小子無所師範詩書墳壁五經掃地
流風本俗罕有存者鄉井若此朝廷亦然故曰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君山嘆息于子雲文舉
流涕於伯喈豈徒以其人也哉余爲夏君誌於

秦君蔣君牽連書之庸告於鄉之士友以識吾
憂云耳銘曰

君爲人邁叔季身人師腹經笥性孝友寡求伎
壽八十闕其二癸酉卒丙子建墳三尺土一簣
作銘詩詞無媿後千年樵牧辟

龔府君墓誌銘

龔氏自唐宋以來世居膏熟之小山國初有諱
瑜者徙居大河瑜之曾孫耀僦儻智略起家
素封耀生垓垓即君之父也君諱用賓字國光
少落落負奇氣學儒不成爲農歲比不登乃辭

於父母筆往服賈嘗自淮上抵江陰江陰令方

六

試士袖筆入試已事而歸歸數日江陰人夜扣
門告君補博士弟子員家人怒其誑欲歐之君
笑應曰是也君之祖即世家產中落田不足三
百畝君四分之祥其一以養父母而推其二以
子弟操持門戶稍得枝柱久之復嘆曰吾去農
而賈去賈而儒今爲儒復不足賴其長爲老農
乎盡棄所授田躬耕沮洳之地稅衣率作築場
穫稻釀酒召客縱飲盡醉歌田彼南山之詞以
終老焉君爲人峭直不容人過不爲厓岸斬絕

意闊如也又好平亭曲直扶弱禦強人以此多
歸之海忠介公撫吳性嚴重長吏見者皆頭搶
地君謁見白也田利害及邑胥吏不法狀昂首
枕辯忠介爲之俛首曰龔生經濟才也怨家計
君於提學御史御史扶而遣之是日有村巫降
神走數里撫君背曰毋恐事已得直君初不知
也鄉人驚相告曰龔秀才不獨能面折海都且
驅使鬼神矣君好手鈔古書尤嗜春秋左氏傳
以謂能疏通其義邑令有不禮于君者人嗾君
首其陰事君曰無庸將自及未幾令以墨敗富

林齋集卷十七

七

人子奇其孫立本欲以女妻之君曰齊大非吾
耦也竟謝去焉其稱述經義好自引重多此類
也君年八十以萬曆辛丑歲八月卒配范氏少
君一歲先君十七年卒君卒之次年其子復澄
合葬於官蕩之新阡後三十年立本仕爲崇德
縣知縣屬其所與游者彭城錢謙益志君之墓
銘曰

龔氏五世聚族而居有唐龍朔景才表閭曰識
曰沂世乘高車卓犖府君學不純儒高視闊步
佩王長裾屢屢良報謁謁遂廬嘯歌長寢其樂

晏如明德之後必復其初我銘匪說以質幽墟

龔府君墓誌銘

余與立本立本游數年而始識其尊人仰峯君
戊午之六月立本邀余侍君汎舟荷花蕩余聞
君故游于酒人觥籌交錯紉邀促數往往能困
其坐客則亦巧爲令章以當君君嚙蹙曰無多
酌我君當恕老人也余少寬之則又引滿舉白
賈勇而致師酬酢竟日數告困亦數求困人至
於回舟秉燭談笑極驩而罷余退而語立本曰
子之尊人非酒人也向者之游士女駢填絲肉

林齋集卷十七

八

亂作吾觀其振襟危坐蕭然若屏居燕處此豈
非昔人之稱夏仲御所謂吳兒木人石心者哉
立本曰吾父孝友敬恭內行淳至每聞談人過
惡輒掩耳而走嘗糴粟於人價溢一金亟封還
之信使未發爲之申旦不寐其介獨不苟皆此
類也晚年有末疾不良於行扶杖輿坐南榮偃
曝之暇與親知舉杯輒復頽然露醉天啓丙寅
三月卒享年七十有六君諱復澄字清之祖塋
父用賓先世具余所撰厥考誌中配朱氏少於
君一年勤勞恭儉與君媲德後君一年卒是年

十二月合葬於官塲祖塋之次葬之後七年用立本崇德知縣考滿贈官而朱爲孺人子三人長立本今官南京刑部主事次務本正本銘曰賦詩不求工資以寫真飲酒不辭醉用以全神爲德不近名樹德不敢贏畜以遺其子孫虞山之陽大河之濱尚其挈榼載酒以澆君之古墳

陳則輿墓誌銘

陳君於余二十年以長余少伉儷不可人意君折輩行與游嘗語余曰里中貴人遇我多繆爲恭敬時具酒食啗我我輒掉臂不顧公等多狎

牧齋集五十七

九

侮人善嫚罵我顧喜從公等游不知其所以若此者何也居久之君益窮落魄不得志以死余時時念君輒省記其語君歿三十有四年其子夢鳳葬君於虞山而請余爲銘於予余何忍不銘君也哉君諱三吾字則輿少孤貧爲諸生好訪求里中耆舊故事殘碑斷翰一一撫榻藏弄以資見聞賓筵客座遇故家子弟輒盱衡抵掌劇談其祖宗譜牒羣從姻婭坊曲鄰里無不愕眙聳聽性滑稽多智委巷瑣碎與閭里銖兩之奸不出門屏能周知之裨官小令村歌市語雜

山厝吻閒無所差擇輕薄少年爲風謠歌曲諷切時事或譌傳出於君君亦欣然以爲能事初不曰非我爲之也然君之爲人孝友易直不牟利不宿怨知君者以爲有長者之行焉少夢前身爲寒山寺僧每避不入寺已酉春舟過寺門友人強之登焉入亡僧之室窻櫺床几宛如所夢詢其卒之日則君以生意慘然不懌而出遂以是年四月卒年五十三君之生也父方爲令客令以父之年命其小名曰五十既而悔之曰柰何限若子以年乎更之曰百壽而君竟不登

牧齋集五十七

十

下壽卒如今之始名君生平好傳述齊諧夷堅怪異之事而此二事亦其異後當有傳之者銘曰生無所羸騰厥口死何所傳視其友書此哀石告永久

陳府君墓誌銘

余邑有兩明醫曰似虞周翁襟宇陳翁皆與余厚善周翁晚而却杖徒步行里中見他醫乘肩輿盛儀從必障而唾之曰鼠輩惡薄吾何曾見顧愛杏如此顧愛杏者嘉靖中良醫也陳翁家

世通顯有爲侍御史及推官者二子皆登賢書
比封君矣其爲小兒醫村童里嫗篝燈扣門未
嘗以昏夜爲解長身偉衣冠遇華門圭竇僂僂
而入繩床土銚兒呱呱啼敗絮中便溲狼籍視
顛顛察乳哺腥臊垢穢未嘗感頓掩鼻也爲人
溫良樂易語言姁姁兒知孩笑應和人者皆雁
而近之故其所治療爲多以其所得具甘脆買
柜枚以奉老母時時效人家嬰孺啼笑以相娛
說五十餘年如一日也崇禎八年翁卒年八十
三次年九月其妻范氏卒年八十一其子啓元

卷五十七

十一

調元合葬于潤田之新阡而屬余銘其墓翁之
生平爲孫順爲子孝爲兄友睦嫺任恤內外無
間言二子仕爲邑令詒書戒之曰醫誤殺一人
吏誤殺一邑又曰我有十指以糊余口無以盜
泉爲鼎養也其嚴于家訓如此錢子曰周翁陳
翁皆好行其德修君子之行王介甫之稱淮南
杜君所謂寓于醫者也周翁善金吾凌君凌老
而貧故舊皆亡匿不見周翁獨厚遇之凌每言
周翁輒泣下陳翁之鄰兒瘍而危中夜炷香而
祝曰天寧使貞婦無後乎周翁年九十三危坐

而逝陳翁享高年有賢子孫天之報施善人可
以觀矣銘曰

扁鵲聞秦人愛小兒卽爲小兒醫秀眉黃髮誰
無嬰攜鳩車竹馬以遨以嬉天之報之亦旣勤
止壽考令終又多男子我銘好德敬告閭史

終君墓誌銘

君諱某父曰道山翁以孝友世其家君讀書奉
親蔣藥灌竹凝塵蔽榻道山安其養年九十餘
乃終君好西方之教病革賦七言詩如所謂偈
頌者瞪目趺坐而逝萬曆四十六年也年六十

卷五十七

十二

有四娶於顧先君七年卒天啓三年合葬於虞
山君之母吾外王父之從孫女君與余皆顧之
自出也銘曰

死生大矣彌留之時孰能言笑如旅告歸生而
爲善死則考終吾言若此以銘幽宮

王府君墓誌銘

嗚呼天之生斯民也其將使之蝗梁黍藿居室
封已而自爲乎抑亦欲其有補於斯人也古之
聖賢勤身以憂世如列子之所云天民之窮毒
憂苦危懼遑遽者其不自爲而爲人也天之所

使也若夫百年之間一介之士有離立崛起而食報於後者亦必其爲人太多自爲太少者也當其經營拮据之時途窮而道廣智蹇而願奢家無擔石妻子凍餓而恒思三族之人待以舉火窮年盡氣欲奮臂以與造物爭天雖閔之必重困之重困之而不已則天又不勝其閔時至事達若交手而相報焉北山愚公之謀平山也河曲之智叟聞而笑之操蛇之神告之於帝帝感其誠而遂焉繇此觀之世之所愚未必非智世之所智未必非愚也而封已自爲之徒矜其

牧齋集卷十七

十三

目睫之智欲以沮止天下之爲善者而唯已之從可不謂大愚也哉君諱嘉定爲吾邑甲乙族有顯宦而君獨以孤貧起家計君之生平復先墓僦故廬養孤嫠振危急凡所奮臂而爲之者未嘗操奇贏權緩急量其力之可否以故舉事輒大困少與其配陸孺人典衣縮食黽勉有無孺人沒生計益落則仰給于子錢家償以倍稱之息閒嘗仰屋竊嘆人謂君且悔是矣而君顧爲之益力蓋君之二子皆有儒才君之勇於爲人窮老而不已者以有二子也天啓甲子仲子

夢鼎舉於鄉君年六十一矣又三年丁卯伯子夢鼎亦舉而君以是年八月卒又八年崇禎乙亥仲子既舉進士出宰烏程歸而與伯子合葬君夫婦於北山之新阡而謁銘于余嗚呼君之所爲窮遠託大落落難合世之爲智叟者孰不環而笑君且用以爲誠而君顧不自悔而爲之益力而卒以食報於後君之爲人則已太多矣其自爲未可謂之太少也君之父夢神人詒之兩爐曰以是爲而孫遂以名其三子君之爲善不已而食報於後神相之矣操蛇之神之告于

牧齋集卷十七

十四

帝也固曰懼其不已也夫爲善而不已神將懼之又追恤夫環而笑之者乎如君者斯可以立教矣夫銘曰

君之喪母牆嬰敝穿吊者二人足音蛩然今之葬君冠蓋至止柩車首塗觀者罷市累累先隴鬼穴孤丘負畚荷鍤保此一杯菴彼新阡開道樹碣旁置萬家中有雙闕詒而孫子告以兆語鼎鼎及燕帝用錫汝勿謂善小天鑒在茲大書深刻著此銘詩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七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八

墓誌銘九

陳孺人張氏墓誌銘

應山陳愚字元朴故楊忠烈公之友也元朴少與忠烈結交以其女妻忠烈之長子之易忠烈被急徵元朴攜其壻間行荆郢吳越間過余而泣曰親在不許友以死吾兩人皆有老母其若文孺何文孺忠烈字也元朴既除母喪率忠烈二子謁銘于余已而稽顙涕泣以母之誌為請今年之易書來曰婦翁自公車罷歸抱病且死

牧齋集五十八

遺言以其母及吾父之誌為囑再三鄭重而卒余發書悲不自勝泣下沾襟蓋余有母之喪亦將禔矣初忠烈為嘗熟令語余曰子不可不識吾元朴元朴亦以忠烈知余遂定交于長安邸中當是時余方少年豪舉元朴面目稜稜有不可犯于之色見而知為端人正士也及忠烈官省垣余在史館皆侍從近臣而元朴老于公車余兩人每慰勞元朴不以不第為元朴憂而憂其無以將母未嘗不相對閔默也忠烈被禍元朴傾身經紀其家邏者交跡于門母告元朴曰

汝不記與文孺升堂拜母之日乎文孺為忠臣汝能為文孺死斯為吾孝子汝勉為我自力汝以我故負文孺我亦無用見汝矣元朴跪受教屬其二子而行余閒以白吾母且言忠烈母妻譙樓露宿狀吾母為泣數行下也天啓六年七月元朴母卒崇禎元年忠烈之繼母卒余再罹黨禍杜門養母又五年亦至于大故元朴歸楚聞吾母訃為之噉然而哭而今元朴亦死矣嗚呼十餘年來死生患難如旋風怪雨三家母子六喪其五獨余頑狠偷生視息天罰以不得即死之苦其欲久居此世者何也孺人姓張氏貴州府學訓導陳公諱一極之繼室也訓導之為人端方質直不愧古孝廉而孺人與之媿德妯娌八人皆富貴家女裙布操作與之游處無間言撫訓導兄弟之子如其子兄子無賴謀要元朴殺之孺人亦無違言元朴束修自好人曰真孝廉亦稱其母曰孝廉之母也享年七十有六生一子即愚萬曆己酉科舉人孫男女共若干人以某年某月附于訓導某山之阡銘曰子不許其友以死母許其子以死忠臣良友賢

牧齋集五十八

母孝子鳴呼斯銘庶幾久而不泐者恃後之有良史也

秦母錢太宜人墓誌銘

無錫秦君昶葬其母錢太宜人手疏其內行而謁銘于謙益謙益讀之仰而思俯而慟客曰何慟也謙益曰吾有慟于吾母也甚矣太宜人之似吾母也謙益之述先太淑人也其德有七曰順莊貞勤儉仁慈秦之述太宜人也其德有十曰恭敬誠孝慈仁正勤儉介比而觀之無弗同也述太宜人之孝而誠也既饋而公姑交賀華

牧齋集五十八

孺人歿事其舅蘭湯公盡解衣裝以供膳洗歸于秦十三年事其父真定公與周恭人晨夕在左右也周恭人病割股肉以療之里中稱孝女焉吾母之孝而誠猶是也述太宜人之敬也生二十年而歸奉直公歸三十八年而奉直公歿奉直公讀書負大節流連文酒不事家人生產太宜人朝齋暮鹽黽勉佐助數踏省門不見收從容慰籍閨閣中宛如賓友奉直公歿訓其二子言稱先君十八年一日也吾母之敬吾先君猶是也述其仁則宗婦之悍嫠者比屋而炊臧

獲之貧窶者分羹而食述其貞則言不出閨閭足不出廳屏目不觀優舞身不近巫尼述其勤儉則少而操持老而執勤寢門之內機杼軋軋然刀尺琅琅然也不耀珠翠不施薜澤陳永之夕醢醬猶在閨裙布猶在桁也吾母之貞仁勤儉猶是也以言乎太宜人仁慈其似吾母也滋甚秦君之述太宜人也曰置于懷者五十有四十年謙益之述吾母也曰置于懷者五十有二年天下之母有慈焉如二母者乎天下之子有五十餘年而免于慈母之懷如二子者乎秦君以休沐歸養謙益以罪免歸養二母之安之一也秦君之養其母也長筵版輿班白稚齒雍容燕喜以終其天年猶愴然有風停樹靜之悲而況于幽憂兇懼以壯子累慈母如謙益者乎又欲其以未死餘息強顏而志太宜人之墓不已過乎嗚呼河上之歌同病相憐秦君之念母與謙益之念母一也因秦君之請敘其母之令問淑德以昭管彤而吾母之生平亦得以附見焉詩有之孝子不匱求錫爾類其不獨以昭秦母之賢亦可以徵其子之錫類已矣太宜人之先出

牧齋集五十八

四

吳越武肅父曰真定守諱某母曰周恭人嫁泰
君諱某誥贈奉直大夫福寧州知州生二子長
相壬戌進士今官戶部雲南清吏司員外次坊
貢士孫男七人孫女五人曾孫男女三人庚辰
某月朔葬于奉直公軍將山箬塢之新阡銘曰
自劉子政之傳列女有母儀婦道賢明貞順之
目而後世之述婦德者相沿而未已我稽錢媛
及吾母氏婉婉德音上配圖史猗嗟秦母幸哉
有子福壽康寧考終哀死小人有母未嘗甘旨
驚憂辱親志士所恥嗚呼才不才亦各言其子

校書集卷五

五

誥贈宜人陸氏墓誌銘

萬曆間長洲文文起以孝廉特聞與其妻廬居
於竺塢三十八年四月文起下第歸而其妻卒
九月權厝於竺塢之丙舍文起之甥今詹事姚
君孟長爲之狀而其友故職方劉君靖之爲之
銘皆曰真孝廉之妻也後十二年文起以狀元
及第又十年爲今上之五年文起輟講筵奉
使過家改葬宜人於新阡於是文起不遠百里
謁銘於其友錢謙益且曰吾妻歸我凡二十三

年首不耀珠璣之飾身不御執紼之衣嘗欲易
一故藤枕須五十錢無從辦而止妻處之怡然
也疾革屬以嫁時衣欵且曰無美木無厚葬念
我貧也今茲之葬也有宜人贈有孝婦之褒
天光下賁綽袂歸然庶可謂備禮矣撫今而
追昔吾能無腹悲已乎吾妻少讀書識道理其
生平尤知文章爲可貴吾探其志雖歿而奉
天子之慈綸其終不能忘有道之一言也吾是
以有請於子子其勿辭謹益曰宜人之行不可
以一二舉舉其大者以衛輝公爲之舅而廟見

校書集卷五

六

之訓詞奉爲師保易簀之夕始啓篋衍而出之
也可不謂賢婦乎以文起爲之夫而閨門之相
助儼若執友似續之計至脫簪珥以圖之也可
不謂令妻乎吾徵諸文起又徵諸其甥與其友
其可以示於今與後也亦明矣而何有於余言
乎雖然宜人之於文起非猶夫人之夫婦而已
靜之所謂天作之合以相文起者也相之於鴻
鵠未孚之日迨其毛羽豐矣六翮成矣中道弃
之而不及見其遐舉此文起之所以腹悲而未
已也若宜人則知其夫爲孝廉而已知其爲孝

廉之妻而已文起登上第官禁近宜人曰吾知
吾孝廉而已浸假而操化權參大政宜人亦必
曰吾知吾孝廉而已惟文起明允正直以道事
君批鱗指佞後先一節宜人必听然曰此真竺
塢文孝廉哉宜人之相文起蓋夫婦而朋友者
禽息之精陰慶而鮑叔之冤默舉我知其亦若
是則已矣孟長之狀靜之之銘固曰真孝廉之
妻也余惟有謹而書之以昭於管彤而已其又
何加焉文起拜手曰唯唯宜人姓陸氏鄉貢士
再閏之女卒年三十有九文起名震孟今官左

卷五

七

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衛輝公諱元發仕
爲衛輝府同知其上四世皆有名德載在國史
宜人生一女嫁舉人嚴棫子曰秉太學生宜人
沒時秉甫匝歲宜人所置側室生也文起又舉
一子秉及二女皆在宜人沒後其葬也以四月
之六日銘曰

有二美王判而中分一爲鎮圭服御大君五采
五就繅籍續紛一爲蒼璧以禮天神神既降止
乃瘞乃焚雖則焚瘞不隕乎尹竺塢之阡王符
魂宛後于斯年鬱蔚慶雲

封太孺人趙氏墓誌銘

封太孺人趙氏贈文林郎慈谿縣知縣李府君
詩可教之妻工部主事逢申之母也其卒以天
啓七年二月年八十八其葬以崇禎八年祔府
君之墓趙爲松江甲族其父母愛憐長女不忍
遠嫁故府君受婚於趙氏之室及趙生二子太
孺人起府君曰可以歸矣趙富而李貧太孺人
安之恭柔專勤以爲婦妻其舅曰吾婦若習爲
貧家婦者其姑曰吾婦也乃若吾女其妯娌諸
姑皆曰吾女兄弟也府君教授生徒歲致修脯

卷五

八

太孺人紡織佐之使有中人產以安其子於
學卒以成名逢申舉進士出宰慈谿太孺人誠
之曰人知母之慈不知母之廉天下有慈母而
概子之衣奪子之食者乎母慈則必廉官廉則
必慈汝勿謂不習爲吏以我爲師可矣逢申視
事蚤楚稀簡太孺人喜出而迎之屏內微聞呼
暴聲則否逢申每以此爲候逢申罷慈谿歸邑
養太孺人者二年而太孺人沒及官工部以數
言事觸忤世罔道書問銘于余自傷爲子無狀
不得大葬太孺人也余爲之黯然傷悲嗟乎世

之惡子冥狠遺老母憂固有如余者乎才如逢申猶自傷爲子無狀不能自解免而況於余乎又況欲以余之言解逢申之悲而慰太孺人于地下乎余于太孺人之德不能以編書書其爲婦爲妻爲母及其訓詞之大者以示永久若夫君臣母子之間身世無窮之恨余與逢申不能自解免者茲石可泐茲文可朽悠悠終天曷有窮乎銘曰

教慈訓廉兮六載於慈昭我管彤兮百世之師子孫駿發兮福祿鼎來鬱鬱佳城兮安寢壤之

贈孺人黃氏墓誌銘

牧齋集卷五十八

九

封戶科給事中姚君之典之配曰贈孺人黃氏黃氏世家歙之黃川與姚爲比鄰孺人少孤及笄喪其母歸於姚不及舅姑事其夫子嚮言指使若嚴上然君病瘧惡藥孺人跪床下手捧藥盞進之其恭順如此君僑居淮陰游學廣陵之白沙孺人免身生一男子眩運悶絕移時而卒萬曆丙申八月二十二日也年二十八卒三日君負芟來歸帷堂儼然瓦燈青熒以爲孺人猶在蓐也後一年丁酉君舉於鄉明年十月十五

日權厝孺人於歙之祖塋後三十年崇禎戊辰孺人所乳兒思孝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又六年以戶科給事中覃思封父如其官而母贈孺人思孝奉使節還歙焚黃墓下而爲文以告鄉人故老聚觀傳誦相與歎歔流涕以爲美譚而思孝之志不但已也奉其父所述事狀詒書謙益俾志其墓思孝之祭文曰子以戍生母以亥死是以子之生趣母之死也死者不復生生者不速死是以母之死貫子之生也傷哉斯言其有能爲思孝解者乎嗚呼吾母之棄養也十

牧齋集卷五十八

十

年於此矣以終天之痛言之吾母之棄我於艾也猶姚母之棄其子於乳也其短與修無以擇也吾母之生也不復安其子一日之養端禮之碑同文之獄洵洵者垂二十年殆不如姚母之安寢於巨室也思孝諷議瑣閭抗論殿陛爲天子之諍臣其所以榮其親者未見其止也而余也爲僇人爲惡子乃欲以不孝之辭慰孝子之思而解罔極之慕不已慎乎無已則爲敘孺人之存沒與思孝之所以毒痛念母者以質於幽窆以傳於後世而并及余之所以媿不能文

者庶假辭以告哀銘曰

夫存婦逝圭御而璧瘞母隕子孤珠產而蚌枯
天胡不食帝用申錫有光熊熊我銘幽宮

封安人吳氏墓誌銘

故禮部儀制司主事武進鄭氏諱振先字太初
與其子翰林院庶吉士鄭皆弱冠取科第又先
後以抗疏敢言顯名天下而吳安人者儀部之
妻鄭之母也儀部官長安鍵戶草疏安人從夾
窻窺之端坐奮筆須臾蠅張嘆曰夫子其將有
爲也出而告之曰夫子無辟我我爲弱女時諸

牧齋集五十八

十一

父學士公以論奪情拜杖血肉狼籍私心已知
壯之其敢違夫子之志乎夫子勉之脫有不測
老親稚子乃吾事也疏入請求寧尋中考功法
荒邨小築夫婦偕隱以終其身儀部盛年貶謫
能無居隱畏約爲萬曆完人安人有助焉鄭舉
天啓二年進士入史館未踰年亦抗疏歸安人
喜謂儀部幸哉君有子矣逆閹之難作急徵考
死者相望安人曰無恐將自及已而戒鄭曰螻
雖死其螯猶在子無謂閹敗可安枕也安人生
五歲通孝經列女傳其父簡討公以謂非凡女

才儀部而歸之事其尊章以孝相其夫以勤以
廉教其子以學字其庶出之子以壹而至於忠
孝大節凜然不二讀書通理沉幾遠識則學士
大夫有弗如也蓋嘗論之神宗之世以廢藉
爲苦海譬如寒宵噩夢纏綿淹抑能使人精銷
慮耗而安人之夫妻處之裕如當此之時養其
末節不傷其暮氣爲萬曆之臣於是乎有終矣
熹宗之世以鈎黨爲死府譬如震雷暴雨錯
還旁午能使人心悸魄奪而安人之母子處之
疑如當此之時違其氛祲不害其朝氣爲崇禎

牧齋集五十八

十二

之臣于是乎有始矣伯宗之妻之致戒其夫也
善矣然猶有智名焉豈若安人之遂其夫之志
乎范滂之母之無恨其子也賢矣然猶有俠心
焉豈若安人之安其子之節乎夷考安人之終
始君臣之際夫妻母子之間可以觀可以風矣
又豈徒閨門圖史之故也哉儀部與安人晚而
信西方之教捨居第爲寺柴門蔬食然燈相向
如所謂淨侶者儀部以崇禎元年卒四年九月
十八日安人病革自起盥漱誦楞嚴呪呼子女
續之而逝享年五十有九安人之父翰林院簡

討諱可行其諸父翰林院學士諱中行事見
史子五人鄂郟邾邾邾邾邾皆庶出女五人將
合葬邾具事狀走虞山請銘于謙益謙益方有
母之喪拜而辭焉至于再至于三邾曰丙丁之
交並遭閹難互以老母爲託公其忍忘諸乎嗚
呼閹既敗謙益不知戒懼再罹網羅以憂吾母
馴致大故誦安人戒子之語有深痛焉敢假玆
石以告哀遂哭而受命銘曰

維崇禎六年某月甲子孤子鄂啓先君之墓附
其母氏忠孝賢明夫妻母子萬曆終崇禎始吁

嗟刻石信青史

誥封恭人顧氏墓誌銘

恭人顧氏故雲南布政使司左叅政黃公諱時
雨之妻十三而歸十五而成婦七十而卒萬
曆某年某月也天啓某葬于某地附其夫之門
叅政公少食貧恭人朝齋暮鹽辛勤攸助叅政
公舉進士官刑部郎出守惠州歷官藩臬恭人
皆從官舍蕭然內政肅穆養其舅姑甚孝姑之
沒也叅政方上公車帷堂附身悉合禮度事其
舅至于薦老洗腆之奉晚而益勤叅政公六子

牧齋集五十八

十三

而第五子庶出也家嘗被火恭人從烈焰中出
而復入以幼子免恭人卒幼子哭之慟曰夫吾
母吾不生也未幾亦卒余讀周南之詩所謂烏
締爲裕采采卷耳者皆尋常閨闈女子之能事
而詩人咏而歌之先王被之管弦以爲房中之
樂豈非以其克相內治有助于王化也哉叅政
公起孤貧爲顯官恭人恭儉專勤經緯孝慈有
相之道焉斯亦詩人之所歌而女史之所傳也
與叅政公於先人爲友而余與其諸子游最舊
乃爲銘曰

牧齋集五十八

十四

士生窶貧以有車馬如木扶寸至于拱把天既
生之亦有相之黽勉室家聚鍼蓄絲匪勤匪職
匪共匪德匪孝曷承匪慈曷植婉婉恭人實相
黃公令妻壽母賢明考終蛇蜿蜒龍山萬木如茨
往從夫子爰契初龜

徐孺人墓誌銘

孺人徐氏父諱倌母周氏嫁錢氏夫諱某故工
部侍郎諱恪之從孫女而江西叅政贈光祿寺
少卿諱泮之婦也光祿備兵漢中孺人歸於我
錢氏方貴盛孺人裙布操作無驕汰之色光祿

死倭難風雨漂搖家計零落孺人哀以喪其舅
 勤以相其夫黽勉以教育其子孫以一婦人操
 持門戶逾三十年子若孫皆死於諸生再世不
 競而家聲不墮於先祿時孺人力也卒於萬曆
 辛亥年七十有六子某先卒孫顯忠亦卒於是
 孺人久未克葬今年十二月諸孫卜日襄事而
 抱顯忠之遺言請銘於余嗚呼可哀也已余少
 則聞里之先生故老稱工侍之賢必推本其父
 敏叔之家教敏叔之先避亂居吳猶行喪禮以
 勵俗敏叔服習舊德又參以臨川陸氏浦江鄭
 氏之家規每晨朝其家人婦子訓之以肅睦聲
 之以善敗皆相與傳勅教誡而後退故其家之
 婦女皆有儀法如孺人者其流風餘俗久而不
 替蓋不可誣也嗚呼世德不衰而珩璜之節圖
 史之教其不著於閨門久矣以徐氏之教家者
 推而行之先王之治其有興乎今之君子塗飾
 一切急功利而緩教化競邪侈而薄廉隅國多
 罷民家鮮淑女園土之聚不恥而罪隸春臺之
 刑相望職此之故嗚呼憂世者其可視為細故
 乎余故於孺人之葬表揭其先德而系之以銘

牧齋集五十八

十五

銘曰

泉豈無源木則有芝義門之女蔚為母師煌煌
 管彤千古為儀昧昧我思銘以昭之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八

七下

十六

初齋初學集卷第五十九

墓誌銘十

秀才孫舍妻王氏墓誌銘

吾師少師高陽公之第四子曰鎔字咸若喪其妻王氏排纘行事數萬言函書四千里而乞鎔于余其言曰鎔之妻故山東布政司右叅議王公諱興之女保定之博野人也王公與吾父同舉於鄉聞其賢故委禽焉年十五歸於我歸之日吾母方在殯去笄而髻以庀喪事蓋三年而後成婦自虞及祥每祭必哭悲其不逮事吾母也以不逮事吾母而悲則其事吾父者夙夜敬共其可知也歲辛酉虜陷遼陽巨家多盡室南奔王氏曰我少婦也其可以流離道路為旅人手指其所居之室曰此吾死所也吾父在關門邊吏有致餽者聞而嘆曰翁手握重兵關方有晉陽之慮此何為者得無閒以嘗我乎鎔斥其書而還之以相告而後喜可知也已已之役吾父聞召即行鎔從而後每相視輒攢眉嘆息鎔將取海道而東趣為辦嚴曰今而後不敢以君為不丈夫矣孺子活牽衣而哭妻含淚撫之

而勉向鎔曰觀孺子于君知君之為孺子矣吾能為君撫此兒君行矣君自了為兒事耳其性識明而知道理類於古之賢明貞順者如此其它婦德未可悉數也鎔欲以文墨自奮不就尚寶廕又不幸屢困鎖院妻壹以勤儉自將惟堂而飲猶用嫁時之衣補綴之跡斑然其生時可知也妻以崇禎七年十二月卒年三十有一八年二月葬于西原先夫人之墓側生男子三曰之浩之渥之信生女子三殤其二既葬吾父命鎔曰吾老矣過時而悲不忍忘也吾門人唯錢氏為銘文取信來世汝以屬之其可鎔是以請於子子其無辭謙益曰吾師以朝典治其家其居處雖燕必嚴子弟無敢妄舉足發聲生子之妾每晨見必扣頭退而却立其飲食衣服少長貴賤皆有嘗數王氏女既賢又服習其儀法故珩璜琚瑀之節動而合禮至於以大義相夫敦迫之以將父勗勉之以報國慷慨倜儻雖須眉丈夫有弗如斯可以為難矣抑之詩曰夙興夜寐澣滌庭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人知王氏之賢雞鳴交儼以

威其夫而不知其夙興夜寐修子婦之職於子
師之戒戎作過蠻方實有助焉古之君子敘次
閨門圖史之事往往舉細以徵大由近以稽遠
吾爲斯銘以謂因其婦之賢而吾師之所以自
家刑國者庶幾可以觀可以興也銘曰

瑯邪之媛兮高陽之子顏如舜華兮車服有煒
髮鬢然我兮紛而去纚衰麻始歸兮裙布沒齒
輶車燕山兮樓船遶水途君長征兮不悲而喜
一歌陟屺兮再賦如燬冠裳中惘兮孰與彼美
德音孔嘉兮昭示無止我誦抑詩兮敬告彤史

江母金孺人墓誌銘

三

江母金孺人墓誌銘

崇禎丙子六月初三日錢塘江生之浙之母金
孺人六十初度浙之從兄浩爲文以壽孺人讀
之而喜退而手一編命之浙曰我甲子一週矣
念兒輩俱長大漸望成就而我精力日衰一生
辛苦兒輩多未悉偶爾錄出使汝等知我立心
無欺成家不易益敦孝友努力向學以副予懷
言雖不文字字真切汝等念之我父文學公歿
時我纔八齡母爲胡端敏公孫女母子相依筑
菴孤苦辛卯正月初六日歸於汝父是時我年

十五汝父三十有三汝前母郭孺人有女少我
二歲汝父才名籍籍交遊頗盛氣豪性剛我以
年少不更事女子事之賴長女恭敬純孝有若
親生常維持左右我此亦我之幸也壬辰生女
大九姑甲午生一子未彌月殤乙未又生一子
未週歲復殤丙申汝父置妾成氏是冬長女出
閨遂無維持我者我又連喪二子心碎腸裂苦
難盡述丁酉汝父中順天鄉試成又得孕我心
稍寬戊戌成氏生子之淮我心甚喜提携懷抱
不知其非已出也壬寅生女定姑丙午成氏生

女小九姑丁未定姑殤大九姑出閨戊申生子

四

之浙己酉成氏生子之漢庚戌三月汝父病劇
九月初九日遂遭大變我痛苦幾絕每欲從之
地下念兒輩俱襁褓只得苟延餘生甲寅成氏
病歿以荒親俗例爲淮兄娶許氏媳浙兄已七
歲亦能服齊衰哭庶母隨兄行禮我治成氏喪
不敢薄薄成是薄汝父故不敢也辛酉淮兄分
居癸亥浙兄入泮小九姑出閨甲子浙兄娶虞
氏媳丙寅分居丁卯始得親塋也心稍有望矣
是年漢兄娶姚氏媳戊辰亦入泮汝父所存房

產不敢繼事有私他日見汝父于地下庶幾無愧已已陳氏甥女隨婿赴京以家事托我甥女視我猶母我安得不視之如子二載南還分毫無失如未嘗出門者亦我盡心之一事也是年冬汝父始得葬地此我二十年未了之願我不信堪輿之言將汝前母合葬淮漢生母附葬左肩之下他日入地可稱骨肉重聚矣庚午浩姪塤家入橫山浩自幼失母我見其蚤慧德器非凡愛之如子是年復發猛如此我尤驚喜亟令浙兒入山同學城中諸事不待浩請力爲任之

卷五十九

五

今六年於此矣乙亥冬浙兒補廩柝孫入泮是我極喜之事獨念漢兒攻苦未得同遊學宮殊爲不快倘浙兒秋闈得雋當好料理汝弟之浙再拜受而藏弄之未五旬而孺人卒丙子之七月十六日也將葬之浙屬浩述孺人懿行謁銘於余嗚呼孺人之自述備矣浩之言何以加諸余又何以加諸孺人之言曰言雖不文字字真切天下之文章孰加於此余讀晉史至夏侯孝若庭誥諸弟規摹五典未嘗不爲之失笑也故於孺人之誌詳舉其誥子之文不易一詞不獨

昭於女史亦以具訓於世之文士焉耳孺人祖諱鍾工部員外郎父諱湯邑庠生其夫諱鑒宗伯文昭公五世孫也葬以十月某日在妙因山郭孺人穴右如孺人之言銘曰

文昭之文詰曲聲牙孺人矢厥詞作誥厥家端敏之端閨壺著教孺人循厥軌厥聲彌劭舊史考德敢告彤史克昌厥後是在其子

顧母張太宜人墓誌銘

張太宜人者故南京太常寺卿顧公諱雲程之少室陝西副使贈太僕寺少卿大章國子生大

卷五十九

六

詔大夏之母也太宜人本吳中名族徙居甯熟父母奇其祿命欲以予貴人太嘗已登賢書元配周淑人無子遂以歸焉孺生太僕兄弟家貧不能僱乳媪淑人與太宜人交乳之人以爲難用太僕刑部覃恩封太宜人加封太宜人崇禎庚辰七月十八日卒享年八十三十二月十五日附葬於虞山北麓之祖塋太宜人溫恭敬順動有禮法太官居官所至省軒傳節供億太宜人在諸姬中靜約性成不煩焦譙太官備兵顯州太僕南閣提書至材官健兒撼門謹賀家人

僕從呼器蹴蹋太宜人領之而已太僕之遭奄禍也邑屋兇懼一日數驚太宜人督課婢妾晝夜織怡怡然無有所事者太僕歿太宜人享二子之養早起晚食堅強暇豫又十六年而歿嗚呼斯可謂之考終也矣余讀晉列女傳周頌母李氏冬至置酒謂爾等俱列顯位吾復何憂其子嵩以謂兄弟抗直俱難免於世惟阿奴碌碌富在阿母目下後果如其言太宜人之事太嘗與李夫人所謂屈節作妾爲門戶計者何異再膺封誥命服在躬與李夫人冬至置酒時何

世壽集五十九

七

異及太僕遇禍卒依二子以老未知伯仁之母安嘗委順能如太宜人否要其家門隆替暮年晚景約略有相似者余家與太嘗父子祖孫交二世矣余與太僕同難僅而不死於太宜人之葬執筆而爲之銘有餘痛焉銘曰

有特者夫周冕殷尋有壯者子碧血青史於惟宜人不震不驚白髮素襦壽考康寧我作銘詩俛仰永歎媿彼周母管彤有爛

孺人趙氏墓誌銘

崇禎十二年春長洲蔣鏞公鳴謁余而請曰吾

妻之亡也在石埭廣文之學舍吾不獲視舍也其葬也十年矣吾將謁銘於子逡巡四顧而有縲紲之禍甚矣吾妻之窮也今子既免矣吾妻之墓木已拱而吾亦已老矣及我之身而得銘焉以慰吾妻於地下庶其有辭於慢葬乎嗚呼子忍不銘孺人姓趙氏家世嘗熟人吏部左侍郎贈禮部尚書謚文毅諱用賢之女母陳淑人文毅之後妻也公論江陵奪情杖闕下孺人年四歲悲啼宛轉爬搔血肉公委頓中顧而憐之陳淑人教子女頌禮甚嚴公獨憐愛孺人時

世壽集五十九

時抱著膝前也年十七歸公鳴公鳴才名籍甚其舅憲副公喜曰兒能讀吾書婦能持吾家吾老人可以安枕矣公鳴數踏省門不見收晚又數困南宮孺人嫁時裝送甚盛勉數十年故永赦中僅有存者孺人怡然曰爲貧士婦當如是也公鳴性閑達少厓岸孺人規之曰先文毅腊肉至今藏弄匣中君其勉之母貞男子七尺也公鳴感榮立節歷郡縣皆有聞而孺人已前卒矣孺人年四十有二生一女嫁王偁三子沈澧皆生孺人沒後長子汾孺人所抱也葬在

克奉魯塢宋春官侍郎賜塋之旁余少與孺人兄弟游因得交公鳴知孺人內行爲詳公鳴爲諸生赴舉孺人典水治裝行信宿矣一日之別墅則公鳴方召博徒挾妓女呼盧浮白祖跣酣叫見孺人來皆驚走問橐中裝曰盡矣孺人泣下脫頭上簪質錢更遣之余與公鳴談讌輒舉以爲笑然亦可以觀孺人也銘曰
妻道有終匪曰無成風雨寤歎契闊死生肯蓄御窮亦有故舊雞鳴儼戒亦有朋友辛勤黃土容華一丘雖有姬姜嗟命不猶忠臣之女才士

之妻敢告管彤我銘在新

翰林院編修趙君室黃孺人墓誌銘

崇禎辛巳十二月翰林院編修趙君景之葬其妻黃氏於桃源湖祖塋之左手疏其內行而來謁銘曰吾妻故廣東左叅政諱時雨之孫女也年十八歸於我既饋而公姑交賀長釋之閒斷斷如也先大夫以宦減產不能保吾祖文毅公之故第上春析居窮巷衡門兩版黃氏怡然處之歲莫稱責典庫書契滿箱篋指而笑曰此累累者與君所課業孰多士春每下第必好語相

慰藉甲戌歲北歸迎而歎曰君故當上第我薄累君耳我死君必速飛然我之病病矣累君不久矣言已悽然而泣乙亥五月十一日卒年三十有六又三年而士春舉進士及第詩有之以我御窮追思吾妻之言未嘗不爲之流涕也少工楷法讀書通曉大義庶出之子病窮百術以治之己子殤弗恤也鄰媼來唁曰二子病一子殤妻謂之曰獨不曰二子病一子殤乎先大夫宦不達士春又倦游里黨有加於先大夫者士春恨欲死之黃氏從容語曰君父子兄弟家

庭相告語何如一旦欲爲是人死乎天道不遠

必有以處彼君無代大匠斲也已而果然其識明而知道理皆此類也先大夫命士春曰汝妻從汝於艱難不可忘也高祖墓傍崖勢蜿蜒而下吾母陳夫人權厝焉其歸汝妻骨於斯今黃氏葬有日矣而先大夫已棄諸孤惟夫子哀而賜之銘不獨以慰亡者於地下亦先大夫之靈所陰慶也謙益曰余與趙氏交三世矣知其家世爲詳文毅公之拜杖也刲股肉如掌陳夫人積而藏之以示子孫曰此忠臣腊也景之之妻

昨未見景之甲第與其言事然直臣淑媛再世相望今得相從地下道家門之世美頌人主之寬恩知其必執手而相幸也陳夫人權厝之地茲惟墨食若有待焉豈偶然哉孺人生二男一女男曰延先萬林女嫁某庶出子曰瑞南女字某銘曰

桃源之阡北山麓山階岡迴翁穆卜稿於墓中菟所服屐衣闕狄神爾穀

湯孺人墓誌銘

新安之富家行賈多在武林其丈夫十九居外

紀事集卷十九

十一

買田宅置家室治生產與其家等其習俗然也於是商山吳長公諱某娶於畢無子復娶仇於武林已又助之以蔣以孫蔣與孫皆抱子矣孫之子次公諱某娶於黃舉二子畢母得晨夕弄孫自娛而三母之在武林者莫適為婦也次公游吳門聞湯氏女賢不肯配凡兒遂委禽焉既饋而專家政內庀甘旨外應賓客專柔共勤無不順適為三姑之婦交口而稱之皆曰事我者當如此也次公病革孺人籲天請代若病狂易次公忍馮而語曰我以某日死若亦從我去矣

仇母號曰若孺子何張目曰若是則期以三年俄而凶問至後三年崇禎戊辰十二月孺人果卒享年三十孺人生三子長維祺次維藩維則皆為諸生維藩後孺人十年卒孺人教其子有儀法維祺維則皆束修好古有聞於特將歸孺人之喪於新安厝於山東之月角而謁余為之銘余聞諸穀梁子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范武子以謂臣子受君父之命婦受夫之命也太史公論妃匹子姓而歸本於孔子之罕言通幽明識性命則益難言之矣孺人之賢也而助蓮氏之蓮詩所咏實命不同者乎次公之馮而語也以言受命也婦之受夫命侔於天矣君臣之際何獨不然有子而賢又能謁文以示承久斯所謂成子姓而要其終者歟方諸日月茱萸之詩其又可勝歎哉葬以崇禎辛巳十二月朔余之敘而銘也惟十月朔銘曰吳門生武林死葬新安返宅里風蕭蕭旌靡靡菟搖搖渡野水天星迴月角起欣樂康承靈祉述墓文訊女史夫人兮有美子

張母黃孺人墓誌銘

紀事集卷五十九

一二

崇禎九年仁和張秀才岐然之母終於內寢先三日訣別諸內親以學道相勸勉先一夕具沐浴焚香然燈聞早鐘聲扶掖起坐項背山立雙跣儼然及大斂手足柔順容顏香潔四衆炷香頂禮謂杭城有善女人往生西方得未曾有次年附於其夫之阡于是岐然撰行述而乞銘於余曰先母故江西參議黃公葦汝亨之長女也六歲喪母六年不茹葷血事繼母至孝撫弟妹如成人十六歸於我而先君病甚母割股肉食之良已遂茹齋素以終其身先君沒岐然生十

世宗集五十一

十三

三年學夜跪而祝曰吾不願是子富貴願是子長大親近好人岐然稍長好徵逐游戲痛飲叫喚母苦禁之不可爲之擇婦命之取友更數年痛刮磨豪習折節讀書而後母喜可知也祖母思念先君時時撫岐然而泣母慰解以西方之旨遂通彌陀金剛楞嚴法華華嚴涅槃諸大乘經因悟禪家直指見性之旨外祖以文章意氣自豪左官家居悒悒不得志母勸以性命之學以爲言語思惟所及之道理不可以破生死之障感槩奮激所堅之名行不可以斷生死之流

凡世間文人才子詩酒花月纏綿馳蕩之氣息與夫名場怨府是非人我恩讎鬭諍之結習皆流轉生死之根一切掃除淨盡而後可以了生死一大事外祖驚歎曰此吾晚年師資不徒畏友也母身無鮮衣簪無長物恭敬莊強終日飲客危坐處妯娌訓女婦御婢妾必教之損水樽節儉素以爲兒女子淫佚驕痴童心積習未可驟去姑以世法籠挫曲坊而徐殺之然後誘掖牽勒漸入佛智臨終正定脫然於夜旦之際蓋得力於此也母之知夫子久矣每以岐然食貧

世宗集五十一

十四

素居不得事夫子爲恨得夫子一言以銘不惟母之節行賴以不朽且使末後一著有以勘辨證明知夫子所不辭也余嘗論之女子之有節縱箝總袷縵綦屨之制嚴管槩裹具有儀則卽佛氏之律也其有左右圖史珩璫瑤璃之訓德容言功昭於管彤卽佛氏之教也賢明貞順婉婉柔則其守律守教也不啻金科玉條吾徵其修習可以漸而趨淨烈婦孝女斷肌截鼻其護律護教也不惜頭目腦髓吾判其決定可以斷而之彈要其指歸豈有異哉今之女子亦間知



ZW 21101000825291

求出世法其執相而求之膜拜禮誦端勤布施
 蓮花其口榮棘其心一切女人相宛然在也何
 況生死其破相而求之脫落儀範剽竊文句掠
 婆子之機鋒拾團藥之語話此入地獄如箭射
 者也何況於出生死絲張母之道女律即佛律
 也女教即佛教也絲是以趨禪而之淨一切教
 相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譬之首千里之修塗母
 既導其前路矣又何患乎南轅而北轍哉嗟乎
 今之魔民狂禪矢口喝棒影宗而背教者皆是
 母之發明心地不知以何因緣要自大棄諸經
 漸次悟入此末法中現女人身具正知見者也
 其外行則守教而護律其內心則趨淨而之禪
 此現女人身而為女人說法也其生平則顯教
 而隱禪其末後則闍禪而示淨此現女人身而
 為男子說法也然則母之往生何疑求往生者
 其當以母為導師又何疑余又何愛其葛藤之
 言不一為勘辨證明也哉岐然之述不具載母
 生卒之年月與其葬地子姓之詳如母者生無
 生死無死以樂邦為國土以法喜為眷屬是故
 岐然無事於述而余亦不得而詳之也系之銘

牧齋集卷十九

十五

曰
 在世間法女宗母師出世間法禪教律師優曇
 鉢花示現世間甚難希有一昔而萎我言無愧
 諸佛在茲附諸往生之集後五百年其尚弗迷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九

牧齋集卷十九

十六